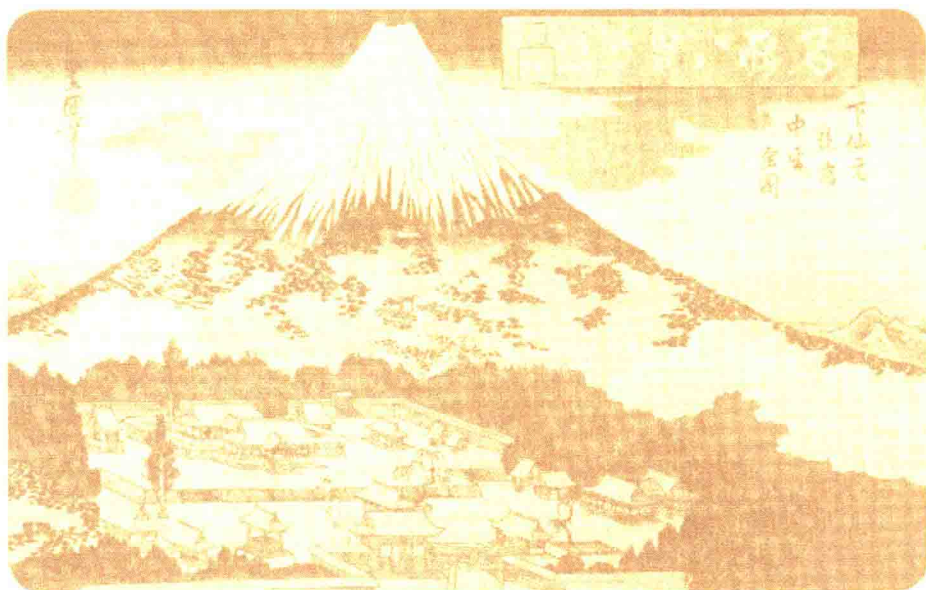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二輯

雜史

二十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第二十冊目錄（總第81冊）

中朝事實

山鹿素行　著

明治四十一年（一九〇八）鉛排本

據明治四十一年（一九〇八）

鉛排本影印

中朝事實自序

恒觀蒼海之無窮者不知
其大常居原野之無畦者
不識其廣是久而狃也豈
唯海野乎愚生
中華文明之土未知其美專
嗜外朝之經典嘐嘐慕其
人物何其放心乎何其喪
志乎抑好奇乎將尙異乎
夫
中國之水土卓爾於萬邦而
人物精秀于八紘故
神明之洋洋
聖治之緜緜煥乎文物赫乎武
德以可比天壤也今歲冬
十有一月編
皇統之實事令兒童誦焉不忘
其本云爾

龍集己酉

山鹿高興謹誌

中朝事實上目錄

中朝事實上

皇統

天先章

天先成而地後定然後神明生其中焉號國常立尊

一書曰高天原所生神名曰天御中主尊

謹按天者氣也故輕揚地者形也故重凝人者二氣之精神也故位其中凡天地人之生元無先後形氣神不可獨立也天地人之成未嘗無先後氣倡之形和之神制之也蓋草昧屯蒙之間聖神立其中悠久而不變是所以尊其神號　國常天中也夫天道無息而高明也地道久遠而厚博也人道恒久而無疆也天得其中而日月明地得其中而萬物載人得其中而天地位恒中之義萬代之神聖所以正其　祚也　二神之迹今雖不

可知焉竊幸得聞　常中之二尊號是　本朝治教休明之實也天下之治恒久而萬物之情可以觀之至誠無息以制其中禮乃明也政恒則不變禮行則不犯　神聖之知德萬世之規範也

凡神神相生乾坤之道相參而化所以成此男女自國常立尊迄伊弉諾尊伊弉冊尊是謂神世七代者矣

謹按次第之天神生生悠久之間因天地之實以建此皇極也此間不可容庸愚之舌頭

伊弉諾尊伊弉冊尊巡國中之柱定男女之禮生大八洲及海川山草木鳥獸魚虫致蒼生可食而活教養蠶之道生諸神定其分功既至德亦大靈運當遷寂然長隱者矣

謹按伊弉諾伊弉冊者陰陽唱和之發語也

二神者陰陽之全集故以奉此尊號也蓋草昧悠久之間　天神生生之後　二神初立中國而正男女之大倫男女者陰陽之本五倫之始也有男女而後夫婦父子君臣之道立　二神終制大八洲奠山川導河海草木種藝鳥獸得處人始得平土播五穀植桑麻而蒼生之衣食居足既足則不無教戒故命諸　神聖以有其境　二神之功業萬世

以免左衽丕顯哉丕承哉

以上論天地生成之義謹按天地者陰陽之大極也陰陽甚殊其用而互交其根遠而近近而遠所其形有五所謂木火土金水也木火者陽而金水者陰也土者兼其二而位其中陰必含陽故水形柔也陽必崩陰故火用烈也水火者象也金木者形也火者氣也純昇而不止水者形也專降

而盈科陽之昇陰必從之陰之降陽必從
之故昇降亦無息矣夫積氣之間其精秀
爲日月星辰其動靜爲河漢風電而有雲
雨霜雷之用夫地者形滓之凝以爲土其
積也不息而山岳丘陵川河谷澤載之不
辭陰陽無窮而有經緯有四時有日之長
短有時之寒暑有一年一月有一日一刻
有二十四節有七十二候有日月之蝕有

四

氣盈朔虚是天地互交以爲千態萬變也
人亦在萬物之一而稟其精得其中其智
之靈致之則無不通其德之明盡之則無
不感故形容天地不言之妙模樣乾坤幽
微之誠以造歷象考時日定人物之極建
萬世之教然乃天地者人倫之大原而
神聖者天地之性心也人君仰觀俯察以
正上下定尊卑致其智明其德而后可參

乎天地也或疑天地有心乎愚謂既有其
形氣則未嘗無其性心天地以無息爲心
故消長往來終而復初　神聖以常中爲
心故常彊明其德是天地　神聖所以一
其原也

中國章

天神謂伊弉諾尊伊弉冊尊曰有豐葦原千五百
秋瑞穗之地宜汝往循之廼賜天瓊戈（瓊玉也此云努）

五

一書曰豐葦原千五百秋之瑞穗國者大八洲
未生以前已有此名而無形相強字其形爲天
瓊矛者也大八洲國者卽瓊矛之所成其中心
號曰大日本日高見名大日本者由大日孁貴
降靈故有此名

謹按是謂　本朝水土之始也初既有此稱
則其水土之美不議而可知之蓋豐者庶富
之言也葦原者草昧之稱也千五百者衆多

之義秋瑞穗者百穀盛熟之意也　天神之
靈無不通故知水土之沃壤人物之庶富教
化可以施焉夫知其機之謂乎　二神從之
以遂其功所其繫全在　天神也懿哉　本
朝開闢之義悉因　神聖之靈是乃實天授
之人與之也故　皇統有億兆之系終與天
壤無窮矣

伊弉諾尊伊弉冊尊以磤馭盧嶋爲國中之柱【柱此云美簸肯邏】廼生大日本【日本此云耶麻騰】豐秋津洲始起大
八洲國之號焉【耶麻止又野馬臺又耶麻堆皆同】

謹按磤馭盧嶋者自凝之嶋言獨立而不倚
之稱也【磤馭盧者自凝之辭也】二神立於天浮橋之
上以天之瓊矛指下而探之是獲滄溟其矛
鋒滴瀝之潮凝成一嶋是也國中者中國也
柱者建而不拔之稱恒久而不變也大者無
相對日者陽之精明而不惑之稱本者深根

固蔕也【或曰大日孁貴所靈降之地故有此號】豐者盛大之稱
秋津者象其形也【蜻蛉此曰秋津】大八洲者其始生
八洲也所謂土者陰之精八者陰之極數而
統八方之義也【後世分天下爲五畿七道乃合八洲之義】蓋是
本朝生成之初也凡地之有洲猶天之有星
地乃一陰水之相積而其間有洲嶋之相顯
如天之積氣裏星宿【音秀】相著也其洲或連續
而異其域或相獨立而異其洲　本朝唯卓
爾于洋海稟天地之精秀四時不違文明以
隆　皇統終不斷其名實相應可并考也以
日本號耶麻騰者猶言山迹上古人民穴居
野處專凭山爲營窟故人迹在山　神武帝
東征之日因其山迹之多以建州設都邑乃
稱號耶麻騰今之倭州是也自此以耶麻止
爲天下之通稱【神武帝起自大倭州也外國猶稱夏般周也】也或
日倭國或曰倭奴國猶曰吾國【吾此曰倭曰倭奴以倭胥】

假用外國不知之以字義論說尤差謬竊按其稱耶麻止者神武帝朝已後史書追稱呼也神武帝紀曰始有秋津洲之號也然乃秋津亦追稱也

皇祖高皇產靈尊遂欲立皇孫天　彥彥火瓊瓊杵尊以爲葦原中國之主

謹按是以　本朝爲中國之謂也先是　天照太神在於天上日聞葦原中國有保食神然則中國之稱自往古既有此也凡人物之生成一日未曾不襲水土故生成平易之土者稟平易之氣而性情自平易也生成險難之土者稟險難之氣而性情堪危險豈唯人而已乎鳥獸草木亦然是所以五方之民皆有性而異其俗也蓋中有天之中有地之中有水土人物之中有時宜之中故外朝有服于土中之說迦維有天地之中也言南人亦曰得天中愚按天地之所運四時之所交得

八

其中則風雨寒暑之會不偏故水土沃而人物精是乃可稱中國萬邦之衆唯　本朝及外朝得其中而　本朝　神代既有　天御中主尊　二神建國中柱則　本朝之爲中國天地自然之勢也　神神相生　聖皇連綿文武事物之精秀實以相應是豈誣稱之乎

神武帝繼神代之迹都日向國宮崎宮曰東有美地靑山四周彼地必當足以恢弘天業光宅天下蓋六合之中心乎遂東征初平中州觀大倭國畝傍山東南橿原地經始帝宅

謹按運屬鴻荒時鍾草昧蚰龍鳥虫得其處異人分疆陵躁唯此西邊可以治故　天孫先降此多歷年以養正逮　神武帝　王澤既霑當足恢弘　天業光宅天下故有此東征始擴中州之實蓋西者金東者木自西及

九

東者征伐之相剋也自東及西者化育之相生也左旋右行乃天地日月五行之道至誠無息也　聖皇之征治乾坤可以法也或疑

二神以磤馭盧島爲國中之柱迺生大日本然乃　天孫之降何在西偏乎愚竊謂是以末季之俗意量上古之　靈神甚涉意見臆說也　神聖之道悠久而其功成先因其易而建其極考其過化而洪其業故其成也

久其根本也固實萬世不拔之大基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也　二神爲國中之柱者大日本所以可爲中州之言也　二神之聖既鑑萬世以此洲爲中國以　天孫主此洲其　天鑒巍巍乎哉

神武帝三十有一年夏四月乙酉朔皇輿巡幸因登腋上嗛間丘而廻望國狀曰姸哉乎國之獲矣（姸哉此云鞅奈珥夜）雖內木綿之眞迮國猶如蜻蛉之臀呫

焉由是始有秋津洲之號也昔伊弉諾尊目此國曰日本者浦安國細戈千足國磯輪上秀眞國（秀眞國此云袍圖莽勾你）復大己貴大神目之曰玉牆內國及至饒速日命乘天磐船而翔行太虛也睨是鄕而降之故因目之曰虛空見日本國矣

謹按　本朝之地形長廣（東西曰廣）短袤（南北曰袤）西上東下皆豐大也背艮位而嚮離明象蜻蛉之臀呫洋海廻四方唯西方少可寄外域之

舶而無襲來之畏故稱浦安國玉牆內國是內木綿之眞迮國也其形如戈而品物無不備尤秀精之地故曰細戈千足國磯輪上秀眞國　帝曰姸哉乎國之獲矣噫大哉蓋國之在地不可枚擧而其文物古今所稱以外朝爲宗　日本朝鮮次焉愚竊考惟四海之間唯　本朝與外朝共得天地之精秀　神聖一其機而外朝亦未如　本朝之秀眞也

凡外朝其封疆太廣連續四夷無封域之要故藩屏屯戍甚多不得守其約失是一也近迫四夷故長城要塞之固世世勞人民失是二也守戍之徒或通狄搆難或奔狄泄其情失是三也匈奴契丹北虜易窺其釁數以刼奪其失四也終削其國易其姓而天下左衽大失其五也況河海之遠而魚蝦之美運轉之利不給故人物亦異其俗如啖牛羊衣毳

裘坐榻床可以見之也況朝鮮蕞爾乎獨
本朝中天之正道得地之中國正南面之位背北陰之險上西下東前擁數洲而利河海後據絕峭而望大洋每州悉有運漕之用故四海之廣猶一家之約萬國之化育同天地之正位竟無長城之勞無戎狄之膺況鳥獸之美林木之材布縷之巧金木之工無不備
聖神稱美之嘆豈虛哉昔大元世祖奪外

朝乘其勢擊　本朝大兵悉敗而歸彼地者僅三人其後元主數窺而不得侵我藩籬況高麗新羅百濟皆　本朝之藩臣乎　聖神翔行太虛而睨是鄉而降之最宜哉（後漢書曰大倭王居邪麻堆唐東夷傳曰日本古倭奴也是皆因商買販人之言記其事故不足以證也）（以上論本朝之水土）

崇神帝十年七月選群卿遣四方同年十月命四道將軍以平戎夷之狀

謹按是　中國分四道之始也此時　王化未習故有此　命

成務帝五年秋九月隔山河而分國縣隨阡陌以定邑里因以東西爲日縱南北爲日橫山陽曰影面山陰曰背面是以百姓安居天下無事焉

謹按是　中國分國境定諸道之始蓋　景行帝五十五年以彥狄嶋王拜東山道十五國都督則東山道等之名既在前朝也（崇峻帝二

年有東山北陸東海觀察使此時或定七道乎及孝德帝定新式始有五畿七道制凡村里以統縣縣以統郡郡以統國國以統道是自一迄十自十歸一猶身使臂臂使指一元氣周還四支百骸故天下之大四海之遠王化無不通正朔無不受也　王畿者七道所以宗之畿內者　王室之小天下也畿內之制明則七道隨風而正是乃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也　聖帝詳水土之制百姓

安居天下無事萬世因之以損益焉　帝之功不亦大乎哉以上論分道境之始

神武帝東征己未年下令曰當披拂山林經營宮室而恭臨寶位以鎭元元上則答乾靈授國之德下則弘皇孫養正之心然後兼六合以開都掩八紘而爲宇不亦可乎觀夫畝傍山畝傍山此云宇禰磨夜摩東南橿原地者蓋國之墺區乎可治之卽命有司經始帝都

先人曰帝繼神代之蹤都日向國宮崎宮

謹按是　中州營都之初也墺區猶言最中墺四方土可居也區物可止藏也蓋　帝以平章於天下之蒼生爲大任深思切謀守　天帝授命之重開　天孫悠久之業遂東征以制　中州始議都宮之地建後世之規以永　祚於萬萬世也此後國勢富庶人物日盛而代代有遷都至　元明帝遷都於平城以揚七、代之

聖風終　桓武帝欲篤　先聖之成烈安億民之所止敬天之休致人之順　詔達視新都之地惟土以中惟卜以食惟民以與故大命庶官以服于土中遷都於山州平安城振明德於萬億世是乃　神武帝墺區之實也古人云遷都之君皆不復振　中州之遷都豈夫然乎非違夷狄之害非畏盜刧之難唯富庶世充土壤不給故遷都日振國勢彌張

矣夫京師爲四方之極猶紫宮爲周天之極也其選都邑非其中乃不得其實所謂中者精秀之氣天地以位四時不違陰陽惟中寒暑不過人民以止萬物以聚禮義惟立武德以行而後可稱塽區可謂土中　本朝者始有中柱中國之號況　神武帝制　中州都塽區共皆得其精秀及平安城選之極中之至一歸　神聖立國之道故時序正而寒暑

不過土壤膏沃而人物文章　中州中華之名實相齊建都之制大備是乃塽區之生成也（以上建都邑之始）

伊弉諾尊伊弉冊尊降居磤馭盧島化作八尋之殿又化竪天柱

謹按是　天神宮殿之始也今其制不可言八者四方四隅之數天者人物之所法也能詳其實則萬世之規制又始于此也

神武帝辛酉於畝傍之橿原也太立宮柱於底磐之根峻峙椲風於高天之原

一書曰神武帝建都橿原經營帝宅仍令天富命（太玉命之孫）率手置帆負彥狹知二神之孫以齋斧齋鉏始採山材構立正殿所謂底都磐根宮柱（布都之利）立高天（乃）原（爾）椲風高（之利）排皇孫命（乃）美豆（乃）御殿（乎）造奉仕也故其裔今在紀伊國名草郡御木麁香二鄕（古語正殿謂之麁香）採材齋部所

居謂之御木造殿齋部所居謂之麁香

謹按是　人皇宮殿之始也此時去荒濛之世未遠唯構正殿以象　神代之天柱始萬世之洪基也凡宮者室也殿者堂之高大屋之殿正也人必有居有居則未嘗無宮殿況人君乎況　帝居乎既有宮殿則不無制度故經始之營上正天時以象文明下隨水土以量豐約中考百世以模聖賢匪樸匪斲去

泰去甚折中以儀形當時垂示萬代是乃
天神天柱之實乎蓋　中州代代之經營專
簡樸而盡力於溝洫唯有大極殿大安殿之
名是乃宮殿也（大極殿以臨朝大安殿以宴群臣是宮與殿也）桓
武帝遷都於平安城牢籠　先王鑒察異域
大張規模造新門營新宮名其門題金榜（釋弘法橘逸勢野道風藤行成書其字）
名其殿以嘉言前殿曰紫
宸其制肖外朝之明堂乃饗萬國朝諸侯之
所（秦漢曰前殿周曰明堂路寢以帝居象天之紫宮也）又曰南殿
天子負黼扆南嚮以聽政之義也中殿曰清
涼常　宸居所又曰御殿平生宴遊之所也
後殿曰貞觀乃后宮也此外宮殿堂樓院閣
丹墀青瑣金鋪玉戺（音俟砌也）井欄綺窓無不盡
善盡美圖以河洛賢聖而法大舜視古人之
象像以乾坤儀形而守　聖皇立宮柱之太
嚴九重之深邃披九條之廣路十二之通門

一八

迭洞十七之寶殿珠聯以　宸儀仰彌高
法座則彌正彼如事固陋與愛紛奢不可同
日而語之也（以上制宮城之義）

崇神帝十年冬十月乙卯朔詔群臣曰今返者悉
伏誅畿內無事唯海外荒俗騷動未止其四道將
軍等今忽發之丙子將軍等共發路十一年夏四
月壬子朔己卯四道將軍以平戎夷之狀奏焉是
歲異俗多歸國內安寧

謹按二神定可守之境之後鴻濛草味而
封疆未分　神武帝經綸　天業制　中州
之後又未弘恢化德　帝識性聰敏尤有雄
謀故大開四方以規邊要下無逸民教化流
行終正蒼生之課役利船舶之運轉天下大
平也

景行帝二十五年秋七月庚辰朔壬午遣武內宿
禰令察北陸及東方諸國之地形且百姓之消息

一九

也二十七年春二月辛酉朔壬子武内宿禰自東國還之奏言東夷之中有日高見國其國人男女並椎結文身爲人勇悍是摠曰蝦夷四十年夏六月東夷多叛邊境騷動冬十月命日本武尊征之蝦夷服罪五十三年巡狩于東海

謹按　帝自征西州巡狩東方封建七十餘子各令如其國是乃定四方之邊境爲　王室之藩屛也

成務帝四年春二月丙寅國郡立長縣邑置首取當國之幹了者任其國郡之首長是爲中區之蕃屛也五年秋九月隔山河而分國縣隨阡陌以定邑里因以東西爲日縱南北爲日横山陽曰影面山陰曰背面

謹按天下之邊要逮　帝其制相成蓋邊要者天下之藩屛也四邊唯以陸奥出羽佐渡對馬多褹爲邊要國以太宰府鎭守府爲藩鎭所鎭西府者備異域之襲來鎭守府者征蝦夷之跋扈異域竟不得侵邊境蝦夷數寇東藩故有國守有將軍有兩國按察使府秋田城介以信夫郡以南租稅充國府之公廨以苅田以北稻穀充鎭府之兵粮常置五千人兵運送許多兵器是愼邊要也凡承平之治　王化之澤無不浴而邊境之廣遠人之俗必異敎殊風故其弊或盜賊刼竊入山藪

險或因吏務之奸謀邊民含恨之事未嘗無之故擇吏幹之才詳巡察之使以安邊疆是上古之　聖戒也豈可忽乎（以上守邊要之備）

以上論水土之規制謹按地在天之中中又不無四邊而得其中曰中國言得天地之中也天地之中何四時行寒暑順水土人物其美而無過不及之差是也萬邦之衆唯　中州及外朝得天地之中故人物

事義大不異其建極以致聖教殆如合節也朝鮮亦同水土然朝鮮者與外朝同封域唯在其東藩也蓋有土地則有國郡有國郡則有都鄙之分而設王畿建都宮制道路四方以通之四藩以屏之故其規也其制也未嘗不盡其道凡上法天象下詳地勢按人物之計會察治亂之機以致其禮用以盡其至誠則遠近都鄙內外無不同其俗通其利也天下之大

國郡之區雖不可一擧自　朝廷及邦畿自　王畿及四方自四方至四疆猶一元氣之周流營衛四支百骸而以統諸於一胸臆然乃　朝廷王畿者天下之規範而兆民所具瞻也豈縱一人之私伐當時之治而不致其規制乎

皇統章

伊弉諾尊伊弉冊尊共議曰吾已生大八洲國及山川草木何不生天下之主者歟於是生日神號大日孁貴大日孁貴此云於保比屢咩能武智孁音力丁反一書云天照太神一書云天照大日孁尊此子光華明彩照徹於六合之內故二神喜曰吾息雖多未有若此靈異之兒不宜久留此國自當早送于天而授以天上之事是時天地相去未遠故以天柱擧於天上也次生月神一書云月弓尊月夜見尊月讀尊其光彩亞日可以配日而治故亦送之于天次生蛭兒雖已三歲脚猶不立故載之於天

磐櫲樟船而順風放棄次生素戔嗚尊一書云神素戔嗚尊速素戔嗚尊此神有勇悍以安忍且常以哭泣爲行故令國內人民多以夭折復使青山變枯故其父母二神勅素戔嗚尊汝甚無道不可以君臨宇宙固當遠適之於根國矣遂逐之

一書曰伊弉諾尊曰吾欲生御㝢之珍子乃以左手持白銅鏡則有化生之神是謂大日孁尊右手持白銅鏡則有化生之神是謂月弓尊又

廼首顧眄之間則有化神是謂素戔嗚尊卽大日孁尊及月弓尊並是質性明麗故使照臨天地素戔嗚尊是性好殘害故令下治根國

謹按是　中國定其　主之始也大日孁（字書曰郎丁反女也）貴者卽　日神鎭坐伊勢州之　大神宮宗廟之嚴　神　本朝之元祖也月弓尊者　月神是又爲伊勢別宮（倭姫命世記云月夜見命二座一書曰御形馬乘男帶太刀）也蛭兒者攝津州西宮社夷三郎是也素戔嗚尊者出雲州大社是也（或曰大社者天神爲大巳貴所造供也素戔嗚行於根國故於中國無降迹後世祭大巳貴故合祭素戔嗚者也）世號一女三男是也凡氣聚形生則必有其精謂之心謂之性是其主也天地相成而陰陽之精縣象著明之謂日月日月者天地之主也四時之運行寒暑之去來云一日云一月云一歲皆以日月爲綱紀天地之氣候不正則縣象又不著明人民之有

君長亦然人民之精可以主之不以其精則人物不能盡其性也蓋　二神共議者不容易其事也以神鏡者明而不倚也雖　天神之靈欲生天下之主而惟精惟一可以見之也故所其生爲　日爲　月而天地茲位爲蛭兒爲素戔嗚河海猛惡亦有其長夫所共生皆　天神之子而因其量命其分噫　神之德大哉公哉竊按　天神欲生天下之主而　日神以生故以　日神爲　地神之太祖　朝廷宗廟之第一然乃歷代之　聖主不守　二神之精一致縣象著明之實則豈承　神明之統乎或疑　二神之聖何生此二不肖乎愚謂噫是何言乎二氣五行之變未嘗無過不及天地之大其精爲日月星辰爲名山大川其粗爲風雲雷雨爲瀆汙丘陵精粗相因而後萬物遂天共覆之地共載之

是其至大也至公也人物在天地亦然故明暗曲直柔剛弱強並行各盡其性是　神聖賛其化也　二神者是天地也生此明暗柔猛以主萬物萬物各盡其性其道不亦偉乎因子之說則取上而遺下貴桑麻而棄菅蒯也生此四神而天下始安萬民得所　二神所共議無俗學可以疑焉。（以上定本朝之主）

天照太神之子正哉吾勝勝速日天忍穂耳尊聚高皇産靈尊之女栲幡千千姫生天津彦彦火瓊瓊杵尊故皇祖高皇産靈尊遂欲立皇孫以爲葦原中國之主召集八十諸神而問之曰吾欲令撥平葦原中國之邪鬼當遣誰者宜也惟爾諸神勿隱所知僉曰天穂日命是神之傑也可不試歟於是俯順衆言卽以天穂日命往平之然此神佞媚於大巳貴神比及三年尙不報聞是後高皇産靈尊更會諸神選當遣於葦原中國者經津主神武

甕槌神誅諸不順鬼神等果以復命于時高皇産靈尊以眞床追衾覆於皇孫使降之天降日向襲之高千穂峯矣到於吾田長屋笠狹之碕矣

一書云天照太神乃賜天津彦彦火瓊瓊杵尊八坂瓊曲玉及八咫鏡草薙劍三種寶物又以中臣上祖天兒屋命忌部上祖太玉命猿女上祖天鈿女命鏡作上祖石凝姥命玉作上祖玉屋命凡五部神使配侍焉因勅皇孫曰葦原千五百秋之瑞穂國是吾子孫可王之地也宜爾皇孫就而治焉行矣寶祚之隆當與天壤無窮者矣

一書曰天兒屋命太玉命陪從天忍穂耳尊以降之是時天照太神手持寶鏡授天忍穂耳尊而祝之曰吾兒視此寶鏡當猶視吾可與同床共殿以爲齋鏡復勅天兒屋命太玉命惟爾二神亦同侍殿內善爲防護又勅曰以吾高天原

所御齋庭之穗亦當御於吾兒則以高皇產靈尊之女號萬幡姬配天忍穗耳尊爲妃降之故時居於虛天而生兒號天津彥火瓊瓊杵尊因欲以此皇孫代親而降故以天兒屋命太玉命及諸部神等悉皆相授且服御之物一依前授然後天忍穗耳尊復還於天故天津彥火瓊瓊杵尊降到於日向槵日高千穗之峯

一書云天祖天照太神高皇產靈尊乃相語曰夫葦原瑞穗國者吾子孫之可王之地卽以八咫鏡及草薙劒二種神寶授賜皇孫永爲天璽所謂神璽劒鏡

謹按是　天孫降臨之始也一書云大國主神亦名大物主神亦號國作大巳貴命亦曰葦原醜男亦曰八千戈神亦曰大國玉神亦曰顯國玉神其子凡有一百八十一神夫大巳貴命與少彥名命戮力一心經營天下蓋

二八

二神寂然長隱之後大巳貴命素戔嗚尊子少彥名命高皇產靈尊子平此國建大造之績大巳貴命及其子事代主神及合八十萬神於天高市帥以昇天陳其誠款之至而后　天孫天降此國也凡　天神者生知之聖神而每事問之俯順衆言其兼容之量噫至哉使配侍五神者共有大功於此國也寶祚之隆當與天壤無窮十字祝　天孫永祚合天地之德也眞床追衾者表覆無外之義蒙澤於蒼生之名也三種寶物者乃　天神之靈器傳國之表物其寄甚重矣神武帝謂饒速日命曰是實天神之子者必正有表物可相示之蓋言傳國之表物　天照太神手持寶鏡祝之　神勅至矣盡矣　聖主萬萬世之嚴鑑也此時雖未有教學授受之名謹讀此一章以詳其義則　帝者爲治之學唯在用力於此乎異域堯舜禹受授之說亦豈外乎此矣

二九

（以上天孫臨降）

神日本磐余彦天皇諱彦火火出見彦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第四子也及年四十五歲謂諸兄及子等曰昔我天神高皇産靈尊大日孁尊擧此豐葦原瑞穗國而授我天祖彦火瓊瓊杵尊於是火瓊瓊杵尊闢天開披雲路駈山蹕以戻止是時運屬鴻荒時鍾草昧故蒙以養正治此西偏皇祖皇考及神及聖積慶重暉多歷年所自天祖降跡以逮于今一百七十九萬二千四百七十餘歲而遼邈之地猶未霑於王澤遂使邑有君村有長各自分疆用相凌躒抑又聞於鹽土老翁曰東有美地青山四周其中亦有乘天磐船飛降者余謂彼地必當足以恢弘天業光宅天下蓋六合之中心乎遂東征定中州

謹按是　人皇平於　中州續　天祖之降跡始也

辛酉春正月庚辰朔天皇即帝位於大倭州橿原宮是歲爲天皇元年尊正妃爲皇后立皇子神渟名川耳尊爲皇太子

謹按是　天皇即位之始也初　天神以磤馭盧嶋爲國中之柱分巡國柱　天孫立於浮渚在平處立宮殿皆後世即位之意也洪濛之間悠久以養正　帝明達大雄善繼乾靈之志善述　皇孫之事一戎衣而東方服故建　人皇之洪基開　即位之大禮蓋即位者何　天子即大寶之位也人君繼天建極萬國以朝元元以仰四海始知　天子之可以崇明明德於　中州之義也即位之大禮人君正綱紀於其始豈可忽乎自是代代　聖主各行此儀於正殿（大極殿是謂朝堂殿）大臣扶翼於左右（大神勅天兒屋命太玉命惟爾二神亦同侍殿內善爲防護是其義也）百官圍護以奉拜　天儀外國所謂月

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是也元者始也本也元年者即位之初年深其根本於此而不傾不拔之謂也（此時既有歷數紀年唐歷本百濟釋觀勒推古十年獻之者）立皇后者正男女之別明嫡媵之辨懲廢奪之失建太子者（在神武帝四十二年）著父子之親嚴嫡庶之分固宗廟之統也故人君嚴即位之禮而後天下之君臣其分定重后妃之道而後天下之男女其別正定建立之法而後天下之父子親三者人之大倫也三綱立行則身修家齊治平之功坐可以俟之　帝建　皇極於　人皇之始定規模於萬世之上而　中國明知三綱之不可遺故　皇統一立而億萬世襲之不變天下皆受正朔而不貳其時萬國稟　王命而不異其俗三綱終不沉淪德化不陷塗炭異域之外國豈可企望焉乎夫外朝易姓殆三十姓戎狄入王者數世春

三一

秋二百四十餘年臣子弑其國君者二十又五況其先後之亂臣賊子不可枚舉也朝鮮箕子受命以後易姓四氏滅其國而或為郡縣或高氏滅絕凡二世彼李氏二十八年之間弑王者四況其先後之亂逆不異禽獸之相殘唯　中國自開闢至人皇垂二百萬歲自　人皇迄于今日過二千三百歲而　天神之皇統竟不違其間弑逆之亂不可屈指數之況外國之賊竟不得窺吾邊藩乎後白川帝後武家執權既五百又餘年其間未嘗無利背長距以得擅場冠猴封豕縱火秋蓬之類而猶貴　王室存君臣之儀是　天神　人皇之知德縣象著明沒世不可忘也其過化之功綱紀之分然悠久然無窮者流出于至誠也三綱既立則條目之著在治政之極致也凡八紘之大外國之汎無如　中

三二

州　皇綱之化文武之功其至德豈不大乎
哉（以上人皇之卽位）
以上論　皇統之無窮謹按天下者神器
而人君者繫人物之命其與授之間豈存
一人之私乎　皇統之初　天神以授之
天孫以受之然乃其知德不愧天地而
後可謂神器之與授凡天不言人代言之
天下之人仰歸則天命之也天下所歸仰
更不他唯在　天祖眷眷之命而已

神器章

伊弉諾尊伊弉冊尊立於天浮橋之上共計曰底
下豈無國歟廼以天之瓊（瓊玉也此云努）矛指下而探之
是獲滄溟其矛鋒滴瀝之潮凝成一島名之曰磤
馭盧島（瓊矛成作瓊戈）
一書云天祖詔伊弉諾伊弉冊二尊曰有葦原
千五百秋瑞穗之地宜汝往脩之則賜天瓊戈

（舊事記）
一書云天照太神高皇產靈尊仍相謂以三種
神寶授賜皇孫永爲天璽矛玉自從（忌部廣成記）
一書云豐葦原千五百秋之瑞穗國者大八洲
未生以前已有其名雖有名字而無形相強字
其形爲天瓊矛者也大八洲國者卽瓊矛之所
成其中心號曰大日本日高見（源親房記）
謹按　神代之靈器不一而　天祖授　二
神以瓊矛任以開基瓊者玉也矛者兵器也
矛以玉者聖武而不殺也蓋草昧之時撥平
於暴邪驅去於殘賊非武威終不可得也故
天孫之降臨亦矛玉自從是也凡　中國
之威武外朝及諸夷竟不可企望之尤有由
也（以上神戈）
天孫天降時天照太神乃賜八坂瓊曲玉及八咫
鏡草薙劒三種寶物

一書云天祖天照太神高皇産靈尊乃相語曰夫葦原瑞穗國者吾子孫可王之地卽以八咫鏡及草薙劍二種神寶授賜皇孫永爲天璽(所謂神璽劍鏡是也)矛玉自從

謹按是　皇代受授之三種神器也蓋八坂瓊曲玉者櫛明玉命所造之瑞玉也(櫛明玉又名羽明玉又名天明玉伊弉諾尊子)八咫鏡者石凝姥神所鑄之靈鏡也(石凝姥天糠戸命之子作鏡遠祖也)草薙劍者在大蛇尾之寶劍也共有大功於此國而玉可以表溫仁之德鏡可以表致格之知劍可以表決斷之勇其所象其所形皆　天神之至誠也此時未嘗有三德之名而自非存其名義而已又有此靈器之相備唯非有此靈器而已又有此靈器之成功最可畏之甚也竊按三器者　天神之功器三德之全備也　聖主用此而內鑒其　睿心外制其治教是乃

神代之遺勅乎若專擁三器而不正內則虛器而無靈用若唯弄性心而不知外則雕空而無神器也凡外朝夏有九鼎殷周相傳秦刻卞玉以爲國璽漢以斬蛇劍爲傳國寶後世以坐明堂執傳國璽列九鼎爲天下之三器比　中州之神器則不同日而可語之也況赤刀大訓弘璧琬琰之屬唯宗器而已蓋皇統之受授必以三神器而期　寶祚之永久表傳國之信誠　聖主必同殿共床以崇治平之道　中州之渾厚系連綿邈之無窮皆　神聖之所致也(以上三種神器)

天照太神手持寶鏡授天忍穗耳尊而祝之曰吾兒視此寶鏡當猶視吾可與同床共殿以爲齋鏡

一書曰日神入于天石窟之時從思兼神議令石凝姥神鑄日像之鏡初度所鑄少不合意(是紀伊國日前神也)次度所鑄其狀美麗(是伊勢太神也)

一書云乃使鏡作部遠祖天糠戶者造鏡日神開磐戶而出焉是時以鏡入其石窟者觸戶小瑕其瑕於今猶存此卽伊勢崇秘之大神也

謹按　神代之靈器不一而　天祖唯以三種神寶爲　天孫之表物　大神唯以寶鏡詳　神勅如此蓋鏡者本有可明之象琢之磨之而不息則日新不暗襲藏深秘以不顧則日暗不新猶人君有可明之質致之盡之而不止則其知日新高威遠下以不規則其德不正也夫人君之道要在明其知其知不明則云寬仁云果斷共不中其節知至而后云德云勇可以行之振古稱人君以明暗其寄重哉　大神手持寶鏡別示　神勅以同床共殿是乃日新日彊以無息之實也治教之義大哉凡　二神旣以白銅鏡　大神鑄坐於伊勢州亦鏡劒惟從則　乾靈　大神之　神虛唯寶鏡而已其重非劒璽之類故代代之　聖主旦暮敬拜　賢所爲事是乃因　神勅也（以上神鏡）

崇神帝六年百姓流離或有背叛其勢難以德治之是以晨興夕惕請罪神祇先是天照太神和大國魂二神並祭於天皇大殿之內然畏其神勢共住不安故以天照太神託豐鍬入姬命祭於倭笠縫邑仍立磯堅城神籬（神籬此云比莽呂岐）亦以日本大國魂神託渟名城入姬命祭然渟名城入姬髮落體瘦而不能祭

一書曰神武帝時天富命率諸齋部捧持天璽鏡劒奉安正殿當此之時帝之與神其際未遠同殿共床以此爲常故神物官物亦未分別官內立藏號齋藏令齋部氏永任其職至于磯城瑞垣朝漸畏神威同殿不安故更令齋部氏率石凝姥神裔天目一神裔二氏更鑄鏡造劒以

為護身御璽是今踐祚之日所獻神璽鏡劍也仍就於倭笠縫邑殊立磯城神籬奉遷天照太神及草薙劍令皇女豐鍬入姫命奉齋焉

一書曰神武天皇定都於大和國橿原時以天照太神御靈八咫鏡及草薙劍安置大殿同床而坐如往古神勅皇居神官無差別宮中立庫藏此云齋藏官物神物無分

一書曰崇神帝漸畏神威勑鏡作石凝姥神之

孫改鑄鏡天目一箇神之孫改造劍移此二種寶於大和宇陀郡以為護身而置同殿其自上古所傳神鏡及靈劍即附皇女豐鋤入姫立神籬于大和笠縫邑以祭之由茲神宮皇居有差別

一書曰至於纒向日代朝令日本武尊征討東夷仍枉道詣伊勢神宮辭見倭姫命以草薙劍授日本武命而教曰愼莫怠也日本武命既平東虜還至尾張國納宮簀媛淹留踰月解劍置宅徒行登膽吹山中毒而薨其草薙劍今在尾張國熱田宮神社云草薙劍在尾張國吾湯市村即熱田祝部所掌之神是也吾湯市村者今愛智郡是也

謹按是置　神器於別所之始也自　天孫至今任　神勑同床共殿天下之承平久而萬機之政令繁　神人之間數則瀆　帝敬而遠之故模於靈樣安置諸溫明殿奉崇

神器於別處亦時宜之節而　神人相去之機也蓋　帝改模於鏡劍而留璽　神以劍與日本武尊而留鏡然乃寶鏡者　神之全體也神璽者人君之所體寶劍者人臣之所司三般之神器其德明哉凡神者鏡也倭訓以神訓加美為加加美之中略恐按鏡音居慶反唐音加加武也加武與美叶音故神其訓鏡也故　天孫後稱　天照太神者皆寶鏡也是因吾兒視此寶鏡當猶視吾之　神勅也然

乃人君日彊而不息君子之道長小人之道消是善敬　神常視　神之實也而體寬仁之量親親賢賢則靈璽之德日以厚矣人臣執四海之柄善通人情明淹滯立禮正政則寶劒之靈威無所不中而后君臣相因天下之化行而三器之用不虛也（以上從神器於別處）

以上論寶器之實謹按有事則有物物乃器也以利其用以通其誠故有物必有則衣食之爲物家宅用器之爲制金玉之財文武之器各有其禮有器而其用不通其制不正君子不與焉況寶器乎夫一人之私器一事之利物非寶曰神曰寶則天下之大器也萬民之利用也　神聖之靈器也古今之法器也而后　天子可以敬天下可由治也三器之神也寶也可併案矣蓋上古賀其人稱其德示其威必以玉劒

鏡　仲哀帝征西之時筑紫伊覩縣主五十迹手掛賢木於三器參迎于穴門引島因奏言天皇如八尺瓊之勾以曲妙御宇且如白銅鏡以分明看行山川海原乃提是十握劒平天下矣又日本武尊征東縣大鏡於王船是乃往古之遺則也（景行十二年征西神夏磯媛賢木挂三器以迎啓亦然）

神教章

伊弉諾尊伊弉冊尊以磤馭盧島爲國中之柱而陽神左旋陰神右旋分巡國柱同會一面時陰神先唱曰喜哉遇可美少男焉（少男此云烏等孤）陽神不悅曰吾是男子理當先唱如何婦人反先言乎事既不祥宜以改旋於是二神却更相遇

謹按是　天神教學之義也陰陽唱和之道天地至誠之實也凡天有中道是爲天之經日左旋於此月右旋於此二十有九日有奇

而日月相會以爲一月月不及日常十有二度有奇是陰陽之道也　陰神先唱而　陽神以教之　陰神改過其教學之義甚明矣天下之間不外於陰陽人倫之大綱造端於夫婦陰陽和而萬物育夫婦別而五典秩萬化之本一原諸此陽德合乎天陰靜配乎地而後　神子生可以主宇宙可以承宗廟夫二神正此禮教示萬福之原猶失選立之

道蕩狡媚之寵失適媵之辨而宮闈預政外家擅權正始之道　王化之基所其繫大哉

以上天神教學之義

二神勅素戔嗚尊曰汝甚無道不可以君臨宇宙固當遠適之於根國矣遂逐之

一書曰日月既生次生蛭兒此兒年滿三歲脚尚不立初二神巡柱之時陰神先發喜言既違陰陽之理所以今生蛭兒

謹按　二神嚴建立之謀正論教之法如此無道不可以君臨宇宙九字萬世建太子之教戒也宇宙之洪人物之衆因人君得盡其性人君不正則政禮不中政禮不中則人民無所措手足品物夭折災害並臻所謂道者人物所由行之名也人物不可由行則雖善無徵不尊人君不由此道御宇宙則不人君故今言無道戒此神以垂後世也蓋建太子

所以重宗廟社稷天下之大義也唯思子孫愛寵而忘天下謀天下大寶而失教諭則非二神公天下之心以此戒之猶有失嫡庶之分遑廢奪之用從好惡之私噫　神之一言至矣盡矣外朝聖賢世子建諭之原千差萬別亦在有道與無道而已至此言此道是乃　聖神教學之實後世所由行之也況違陰陽之理以生蛭兒是　天神胎教之戒乎

（以上建立論教之義）

天照太神入于天石窟閉磐戶而幽居焉故六合之內常闇而不知晝夜之相代于時八十萬神會合於天安河邊計其可禱之方故思兼神深謀遠慮遂聚常世之長鳴鳥使互長鳴亦以手力雄命立磐戶之側而中臣連遠祖天兒屋命忌部遠祖太玉命掘天香山之五百箇眞坂樹而上枝懸八坂瓊之五百箇御統中枝懸八咫鏡（一云眞經津鏡）下枝懸青和幣（和幣此云尼杁底）白和幣相與致其初禱焉又猿女君遠祖天鈿女命則手持茅纏之矟立於天石窟戶之前巧作俳優

謹按是　神代思學之義也初雖有　二神共議（立於天浮橋之上共計曰又二神共議曰不生天下之主者歟）未及然詳凡學者成于思思者審于學蓋思兼神者　神代思學睿聖之神乎思在兼不兼則思在臆說然乃思者內致其知慮兼者外盡其

事物也宜哉天安河邊之謀得其道而　大神復其初萬億世之被其幸此斯民之直道乎一在思兼神也噫深哉此謀遠哉此慮天兒屋命太玉命之寬仁也手力雄神天鈿女命之勇略也其所懸之靈璽寶鏡其所持之茅纏矟其嚱樂之悠然事物茲善盡美盡　神何不復其初乎今竊因　神代之說以演聖學之道亦不外之夫人之爲人不思不學則不異于禽獸不思學以爲自足則猶闇室求物手足亦無所措況事物乎今欲修其道先在思之思之在兼之思之兼之則學習自存而尙不就有道不以正之此間有力行有積累有近本有遠徵有建諸天地質諸鬼神或以說或以樂而後惺惺明明而無不通教學竟不倦厭是乃天行健縣象著明也萬世之今讀此一章以知聖學之淵源始終於此

神之道其誠之不可揜如此矣（以上神代思學之說）

皇祖高皇產靈尊欲皇孫爲葦原中國之主故高皇產靈尊召集八十諸神而問之曰吾欲令撥平葦原中國之邪鬼當遣誰者宜也惟爾諸神勿隱所知僉曰天穗日命是神之傑也可不試歟於是俯順衆言卽以天穗日命往平之然此神佞媚於大巳貴神比及三年尙不報聞故高皇產靈尊更會諸神問當遣者僉曰天國玉之子天稚彥是壯

士也宜試之於是高皇產靈尊賜天稚彥天鹿兒弓及天羽羽矢以遣之此神亦不忠誠也是後高皇產靈尊更會諸神選當遣於葦原中國者僉曰經津主神是將佳也遂以武甕槌神配經津主神令平葦原中國

一書曰天稚彥無以報命故天照太神乃召思兼神問其不來之狀

謹按是　天神問學之義也人必有長有短問以盡其情各止其至善則天下之美歸之若從已縱欲護短塞言或問而不盡其兩端唯虛問而已好問之道大哉夫以　乾神之靈好問遂得成大功其問之審也其俯順衆言也後　聖主求諫納直言之戒至矣蓋人君位九重之深立億兆之上非特雷霆之威非特萬鈞之勢前有龍喉之鱗後有鼎護之責不言不威而人民先懼栗況護短拒諫以

嚴肅威猛則言路何通乎抑冕旒之蔽目黈纊之塞耳出警而入蹕乎故假人以顏也導其諫虛已以採納之待其言弊進激勸來於天下之善者人君之德也外朝之聖主亦從事於斯矣帝堯之咨若帝舜之好問而明四目達四聰禹拜昌言湯坐以待且周思兼三王而善經綸萬化可并按也凡草味之始軍機之要雖君臣詳議思慮之失擧措之間未

嘗無其過　天神既然後世豈容易之乎所
遺示其戒又不明乎（以上天神問學之義）
天照太神手持寶鏡授天忍穗耳尊而祝之曰吾
兒視此寶鏡當猶視吾可與同床共殿以爲齋鏡
先人曰往古神勑也（北畠准后記）
謹按是往古之　神勑也當猶視吾四字乃
天祖皇孫傳授之天教千萬世　皇統謹
守之顧命也其言簡而其旨遠雖堯舜禹之
十六字豈外乎此蓋人子恒存如在之敬則
怠惰之氣終不可張或克始而不保其終或
敬於此而慢於彼者日遠忘之從欲不愼也
祖其祖者下其下未有遺其祖而親其民也
後聖人以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爲孝不亦可
乎凡思其人猶愛其樹愛其人猶及其烏況
杯圈乎況其書乎況此寶鏡乎向視其形則
有明正無窮之象切脩其道則有日疆不息

五〇

之誠況與日月合其光與天地明其道乎況
大神乃是寶鏡乎蓋鏡之爲物也採秋金
之剛精以力銀錫之淬磨遂來光彩之明是
非三德惟成也虛已以容物未來不迎既往
不將掩則藏用則見照之無藏明之不私磨
涅又不磷緇精鍊而悠久也用之有道數弄
則過于明察久褻則生于鉎澁出有時入有
節日新而無息大可得明鏡之實矣凡天下
之鏡皆然故足以爲人君之存養學者之省
察外朝之黃帝鑄神鏡武王作鏡銘太宗存
三鑑之戒玄宗異水心之鏡可并按而　大
神之寶鏡豈此等之屬乎　聖主善愼以護
神勑宗靈鏡之德則洋洋乎　神恒在德
日新唯非天威不違顏食坐見於羹墻而已
（以上往古之神勑）
譽田天皇十五年秋八月壬戌朔丁卯百濟王遣

五一

阿直岐貢良馬二匹卽養於輕坂上厩因以阿直岐令掌飼故號其養馬之處曰厩坂也阿直岐亦能讀經典卽太子菟道稚郎子師焉於是天皇問阿直岐曰如勝汝博士亦有耶對曰有王仁者是秀也時遣上毛野君祖荒田別巫別於百濟仍徵王仁也其阿直岐者阿直岐史之始祖也

十六年春二月王仁來之則太子菟道稚郎子師之習諸典籍於王仁莫不通達故所謂王仁者是書首等之始祖也

百濟王眞道（後賜菅野姓）上表（延暦朝）曰眞道等本系出自百濟國貴須王貴須王者百濟始興第十六世王也夫百濟太祖都慕大王者日神降靈奄扶餘而開國天帝授籙惣諸韓而稱王降及近肖古王遙慕聖化始聘貴國是則神功攝政之年也其年應神天皇命上毛野氏遠祖荒田別使於百濟搜聘有識者國主貴須王恭奉使

五二

旨採擇宗族遣其孫辰孫王（一名智宗王）隨使入朝天皇嘉焉特加寵命以爲皇太子之師矣於是始傳書籍大闡儒風文教之興誠在於是仁德天皇以辰孫王長子阿郎王爲近侍

桓武朝武生連眞象等言漢高祖之後曰鸞鸞之後王狗轉至百濟久素王時聖朝遣使徵召文人久素王卽以狗孫王仁貢焉是文武生等之祖也

謹按是　中國學外國之經典之始也學者以脩己治人爲本脩己治人之道不通人情事物卽不得其誠夫　天神之生知無不通　天祖之明教無不盡故　神武帝建洪基　綏靖帝至孝　崇神帝日愼一日　垂仁帝無所矯飾　景行帝雄謀　成務帝兢惕皆是從　乾靈之正德繹　大神之明教以詳人物之情施當世之急務天秩以叙人物

五三

得處是乃　中州　神聖之學原著明于往
古而萬世足以法之也及　仲哀帝住吉大
神賜有寶國　神功帝親征三韓三韓面縛
服從耀武德於外國自是三韓每年朝聘獻
貢不乾船楫故外國之諸器及經典無不具
百濟王懇欵之餘貢博士女工等於此　中
州始知漢字　應神帝聖武而聰達博欲通
外國之事徵王仁讀典籍太子師之以能通

五四

達漢籍也凡外朝　三皇五帝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之大聖亦與　中州往古之　神聖其
揆一也故讀其書則其義通無所間隔其趣
向猶合符節採挹斟酌則又以足補助　王
化矣竊按　譽田帝虛已徵百濟博士後
中國廣通外朝之典籍知聖賢之言行是乃
住吉大神之賚也或疑外朝不通我而文物
明我因外朝而廣其用則外朝優于我愚按

否自開闢　神聖之德行明教無不兼備雖
不知漢籍亦更無一介之闕幸通外朝之事
取其所長以輔　王化不亦寬容乎何唯外
朝而已凡天下之間詳知並畜校短考長待
用無遺從事是適量之大也內外相持人物
以成若護短拒外非君子所爲况外朝與我
一其致而其歷世尤久也其封域太廣也其
人物衆多政事損益也足共以覩之乎是所

五五

以　中州之冠八紘也後世勘合絕不脩鄰
交之好亦我無不足可并考也或疑王仁德
高且善於毛詩故爲難波津之詠遂以成
仁德帝之聖愚按否王仁者通漢籍之博士
也此時人未通漢字故造端於彼而已後令
阿知使主與王仁記官物之出納見古語拾遺則
其職掌可知也　難波帝者謙德寬仁之明
主時無遺賢朝無謬擧古今以爲　聖帝王

仁之才德不著于國史食祿唯爲文首則可耻之至也俗學末儒蔑　中國以信外邦是貴耳賤目之徒附益助長之弊也（以上學外朝之文）以上致教學之淵源謹按學者效也效其不知不能也近者見而知之遠者聞而知之人之生目幼孩至壯老未嘗不由教學也蓋人長萬物者有知也知之靈也思無不通致無不盡故其爲小人也其爲君子

也皆因學之所習夫火有可然之質而不用薪柴加以風則不能長其威水有可流之素而不因卑下以疏導則不得深其源或暴之或鑿之則其害及人物豈水火而已乎學之於人不愼哉故　天神之生知如動而感言而通猶有思兼議謀之詳及　天孫之臨降有　神勅之嚴有神器常可守有二神以輔養其脩身治人之道至

矣盡矣是後世非聖教之淵源乎或疑　中朝乏書史久絕學校進士之設故人才未得成乎愚謂　神聖者見而知之後世聞而知之恐其差謬紀錄相續其筆削非聖人未免贋說編簡日盛人以書爲學聖教漸隱日用大晦異其端堅其白而雕空虛刻氷水況學校進士之設不得其實則競詐僞趍利勢而已夫以博識則盡　華

夷之書未可爲多能通其道則一言不可以爲少況史編之不闕乎

神治章

天照太神勅皇孫曰葦原千五百秋之瑞穗國是吾子孫可王之地也宜爾皇孫就而治焉行矣寶祚之隆當與天壤無窮者矣

一書曰大巳貴命與少彦名命戮力一心經營天下嘗大巳貴命謂少彦名命曰吾等所造之

國豈謂善成之乎少彦名命對曰或有所成或
有不成是談也蓋有幽深之致焉大巳貴神與
言曰夫葦原中國本自荒芒至及磐石草木咸
能强暴然吾已摧伏莫不和順遂因言今理此
國唯吾一身而已其可與吾共理天下者蓋有
之乎于時神光照海忽然有浮來者曰如吾不
在者汝何能平此國乎由吾在故汝得建其大
造之績矣是時大巳貴神問曰然則汝是誰耶

五八

對曰吾是汝之幸魂奇魂也大巳貴神曰唯然
廼知汝是吾之幸魂奇魂今欲何處住耶對曰
吾欲住於日本國之三諸山故卽營宮彼處使
就而居此大三輪之神也

謹按是　天神治道之始也與天壤無窮五
字祝寶祚以盡治平之道也夫天地至誠無
息悠遠博厚而覆物載物而得此無窮君子
以自彊以厚德則往無不利人君體之而御
四海則萬國咸寧是所以與天壤無窮也天
道虧盈地道變盈鬼神害盈人道惡盈故綏
必有所失升而不已必困亨則盡是謙德所
以保其終也大巳貴命少彦名命所共言謙
亨之謂乎然乃　聖主法乾坤之德以乘六
龍居下濟之謙以御四海則治敎之道應天
壤無窮也

神武帝己未年春三月辛酉朔丁卯下令曰自我

五九

東征於是六年矣賴以皇天之威凶徒就戮雖邊
土未淸餘妖尙梗而中洲之地無復風塵誠宜恢
廓皇都規摹大壯而今運屬此屯蒙民心朴素巢
棲穴住習俗惟常夫大人立制義必隨時苟有利
民何妨聖造且當披拂山林經營宮室而恭臨寶
位以鎭元元上則答乾靈授國之德下則弘皇孫
養正之心然後兼六合以開都掩八紘而爲宇不
亦可乎

謹按是　人皇定　中國建極　詔治道之始也大人者聖人居位之稱也制者禮樂刑政之制也義者損益沿革品節其道也利民者人民樂其樂利其利也聖造者　天祖皇孫所建之道也蓋天下之治必有時不知時則非大人之道　天祖皇孫永悠之際雖土中既定天下大造運在洪荒唯養正於西偏以待　皇系嗣興之時而已　帝勃起而經

綸之初制　中州當此時非義必隨時不得急務之實故下　詔臨寶位隨時之義大矣哉　帝恒拳拳授國養正之志以民心爲心是乃爲民之父母也萬世以此　聖詔立制乃不謬天下之蒼生乎

崇神帝四年冬十月庚申朔壬午詔曰惟我皇祖諸天皇等光臨宸極者豈爲一身乎蓋所以司收人神經綸天下故能世闡玄功時流至德今朕奉承大運愛育黎元何當聿遵皇祖之跡永保無窮之祚其群卿百僚竭爾忠貞並安天下不亦可乎

謹按人君私大寶則天必不與故災害并起　帝公天下之詔無窮之祚所以因成也私大寶故不議群臣公天下故共爾忠貞大哉　帝之德乎宜哉外國之朝貢也蓋人君之治道在公私之間苟以富貴奉一身則佞臣進而賢良日疏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宴安狂

其心聲色聾其耳目當此不顧祖宗黎元之重不因群臣諤諤之諫殆難卓爾於茲間故其謬在公私之毫差而其流至四海之困窮天祿之安危其機微哉（以上謂治道之要）

大物主神及事代主神乃合八十萬神於天高市帥以昇天陳其誠欵之至高皇産靈尊勅大物主神汝若以國神爲妻吾猶謂汝有疏心故今以吾女三穗津姫配汝爲妻宜領八十萬神永爲皇孫

奉護乃使還降之

謹按是命封建之義也大物主神其子凡有一百八十一神以經營天下百姓大蒙其恩賴其功甚大也　天孫降臨之時帥八十萬神以昇天叩其懇欵故　天神封建之永爲皇孫之藩屏以奉護　皇家也自是大神（又曰大和三輪神也）之孫大盛此國也（事代主神生一男一女天日方奇日方命橿原朝爲食國政申大夫媛蹈鞴五十鈴媛命爲正后乃綏靖帝母也）

六二

景行帝四年七十餘子皆封國郡各如其國故當今時謂諸國之別者卽其別王之苗裔焉（天皇之男女前後幷八十子然今七十子封建）

五十五年春二月戊子朔壬戌以彥狹嶋王拜東山道十五國都督是豐城命之孫也然早世五十六年秋八月詔御諸別王曰汝父彥狹嶋王不得向任所而早薨故汝專領東國是以御諸別王承天皇命且欲成父業則行治之早得善政是以東久之無事焉由是其子孫於今有東國

謹按是　人皇封建之始也封建宗子以護王室者治道之要也彥狹嶋王拜東山道都督者乃東方之伯也此時有封建方伯之制以藩屏持維　中國也（以上謂封建之制）

成務帝四年春二月丙寅朔詔之曰我先皇大足彥天皇聰明神武膺籙受圖治天順人撥賊反正德侔覆燾道協造化是以普天率土莫不王臣稟

六三

氣懷靈何非得處今朕嗣踐寶祚夙夜兢惕然黎元蠢爾不悛野心是國郡無君長縣邑無首渠者焉自今以後國郡立長縣邑置首卽取當國之幹了者任其國郡之首長是爲中區之藩屏也

五年秋九月令諸國以國郡立造長縣邑置稻置並賜楯矛以爲表則隔山河而分國縣隨阡陌以定邑里因以東西爲日縱南北爲日橫山陽曰影面山陰曰背面是以百姓安居天下無事焉

先人日國造乃國司名後改云守也聖武天皇
天平寶字二年勅諸國司以四箇年爲任限寶
龜十一年勅太宰府任限爲五箇年
謹按是郡縣於天下之始也至　帝始定封
境制國郡立造長置稻置是乃郡縣之制也
自是歷代因循國有守介掾目及郡司太領
少領主帳等邊要之地有帥大少貳監典將
軍軍監軍曹按察等以任限考課勘公文黜
陟終　王室無封建之義夫封建者封侯王
於天下以爲王家之藩屏行巡狩述職之禮
爲朝覲會同之儀也郡縣者不封侯公於邦
國立國郡之司以任限交替以租稅收公廨
分賜諸子功臣也竊按欲平天下者先治其
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家聚爲邑縣邑縣
聚爲郡郡聚爲國天下者郡之大集也故封
建郡縣者天下之治法也聖人治天下也量

其勢立其制隨其義詳其禮封建亦得之郡
縣亦得之暗主於天下也反之故封建亦失
之郡縣亦失之然其法未嘗無可不可愚謂
封建者如公天下而私天下如世王侯而害
王侯如利百姓而毒百姓如護王室而敵王
室上雖有政令之正下必存跋扈之志是悉
不可得其人一封之則天子速不得變之執
政直不得規之矣如郡縣異是有任限有交
替有黜陟有輔佐有監察易移其任易規其
過上雖無政教之化下無尾大不掉之失故
撰人以任是公天下也王公坐食其祿自無
據險之暴是世王公也恐罪不遑欲志遷勵
吏務是利百姓也土地碎人民庶是護王室
也二者可不可如此而行之在天下之勢
中國草昧之時民各聚結陵蹝或恐其勇悍
或服其姦計或懷其惠施以屬之立其黨自

定封境相屯既久　天孫降臨亦不易民而治故封建八十萬神是不得已之勢也其後子孫漸微而　帝得行郡縣之制是乃天下之勢也凡封建一行則難爲郡縣當時郡縣大行　王統連綿公室不絕可并按蓋考外朝之制自上古至三王皆以封建郡縣者暴秦之所定李斯之所奏也魏曹元首晉陸士衡是於封建唐李百藥柳宗元是於郡縣二

說之可否諸儒不一決然以封建爲公天下以郡縣爲私天下且以暴主定之二世而滅爲凶例今按如郡縣非秦之暴强不可得挫一時之侯王所其制雖非古法尤得治道之要李斯所奏始皇所行其實私天下也故其制不明其法不正遂爲亂賊之基是宗元所謂失在於政不在於制也以上論郡縣之制

天照太神在於天上曰聞葦原中國有保食神宜爾月夜見尊就候之月夜見尊受勑而降已到于保食神許保食神乃廻首嚮國則自口出飯又嚮海則鰭廣鰭狹亦自口出又嚮山則毛麁毛柔亦自口出夫品物悉備貯之百机而饗之是時月夜見尊忿然作色曰穢矣鄙矣寧可以口吐之物敢養我乎迺拔劒擊殺然後復命具言其事時天照太神怒甚之曰汝是惡神不須相見乃與月夜見尊一日一夜隔離而住是後天照太神復遣天熊

人往看之是時保食神實已死矣唯有其神之頂化爲牛馬顱上生粟眉上生蠶眼中生稗服中生稻陰生麥及大豆小豆天熊人悉取持去而奉進之于時天照太神喜之曰是物者則顯見蒼生可食而活之也乃以粟稗麥豆爲陸田種子以稻爲水田種子又因定天邑君卽以其稻種始殖于天狹田及長田其秋垂穎八掘莫莫然甚快也又口裏含蠶便得抽絲自此始有養蠶之道焉

謹按是播百穀之始也蓋　中州本有秋瑞穗之稱則水土之美嘉禾之瑞固有之地也　天神因保食神之教大成稼穡養蠶之道自是天下之人民食以給衣以防皆是　神之洪德也（以上播穀之初）

天照太神以天狹田長田爲御田又方織神衣居齋服殿

謹按是　天神重民之事也夫　天神之尊非無可織之人也而所以躬其事者非但親致其誠信以爲神衣而已先之勞之俗蠶織之艱難嘗盤中之辛苦以帥天下之農桑也蓋人君躬耕后妃親蠶供上帝之粢盛爲祭祀之禮服者建　皇極之無逸示　王業之大本也（織體部曰帝王躬耕而勸農業后妃親蠶而勉桑序況厥百姓暨于萬族廢農績而至般富者乎然乃上古有王后親耕蠶之義也）及後世祈年穀（二月八月）神衣祭（四月九月）神今食（六月）新嘗會及大嘗

六八

會皆以農事行　朝政也往古重其事盡其誠可以鑒焉

神武帝詔曰恭臨寶位以鎭元元上則答乾靈授國之德下則弘皇孫養正之心

崇神帝六年百姓流離或有背叛其勢難以德治之是以晨興夕惕請罪神祇

謹按國以民爲體民勞則國衰民安則國興乾靈所授者則此蒼生也　二帝所恭惕至哉民惟國本本固邦寧故或制　中國或垂民教其德大哉（以上重民之事）

仁德帝四年春二月己未朔甲子詔群臣曰朕登高臺以遠望之烟氣不起於域中以爲百姓旣貧而家無炊者朕聞古聖主之世人人誦詠德之音家家有康哉歌今朕臨億兆於茲三年頌音不聆炊烟轉踈即知五穀不登百姓窮乏也封畿之內尚有不給者況乎畿外諸國耶三月己丑朔己酉

六九

詔曰自今之後至于三載悉除課役息百姓之苦是日始之黼衣鞋履不弊盡不更爲也温飯煖羹不酸餒不易也削心約志以從事乎無爲是以宮垣崩而不造茅茨壞以不葺風雨入隙而沾衣被星辰漏壞而露床蓐是後風雨順時五穀豐穰三稔之間百姓富寛頌德既滿炊烟亦繁

七年夏四月辛未朔天皇居臺上而遠望之烟氣多起是日語皇后曰朕既富矣豈有愁乎皇后對諮何謂富焉天皇曰烟氣滿國百姓自富歟皇后且言宮垣壞而不得修殿屋破之衣被露何謂富乎天皇曰其天之立君是爲百姓然則君以百姓爲本是以古聖王者一人飢寒顧之責身今百姓貧之則朕貧也百姓富之則朕富也未之有百姓富之君貧矣秋八月己巳朔丁丑爲大兄去來穗別皇子定壬生部亦爲皇后定葛城部九月諸國悉請之曰課役竝免既經三年因此以宮殿朽壞

府庫已空今黔首富饒而不拾遺是以里無鰥寡家有餘儲若當此時非貢稅調以脩理宮室者懼之其獲罪于天乎然猶忍之不聽矣十年冬十月甫科課役以構造宮室於是百姓之不領而扶老携幼運材負簣不問日夜竭力爭作是以未經幾時而宮室悉成故於今稱聖帝也

謹按是豐民之産寛民之力之極也夫民之遂生盡性繫天下之人君以一人爲億兆之父母君道厥惟艱哉唯　仁德帝勝其任乎儉躬以賑民家救無告以民之貧富爲　天子之貧富曰其天之立君是爲百姓然則君以百姓爲本　詔實爲人君養民之至戒也故宮室之造庶民子來百姓懼獲罪于天吁至哉大哉蓋先有　仲哀帝之早崩有　神功帝之西征後有天地不順稔穀不登之患君子儉德辟難之義不亦亨乎後世賑民與

土木之功唯以此　帝德爲規則無大過而已外朝聖主卑宮室尙儉德豈過乎此以上豐民之産

崇神帝十二年春三月丁丑朔丁亥詔朕初承天位獲保宗廟明有所蔽德不能綏是以陰陽謬錯寒暑失序疫病多起百姓蒙災然今解罪改過敦禮神祇亦垂教而綏荒俗擧兵以討不服是以官無廢事下無逸民教化流行衆庶樂業異俗重譯

來海外既歸化宜當此時更校人民令知長幼之次第及課役之先後焉秋九月甲辰朔己丑始校人民更科調役此謂男之弭調女之手末調也是以天神地祇共和亨而風雨順時百穀用成家給人足天下太平矣故稱謂御肇國天皇也

謹按是制民之産也既庶既富未嘗不以教人皆有欲民者其蠢爾也有情而不知節有欲而不知制故唯養之而不加制則不可得保其身專戒之而不以養則不可得恒心撫育教導互持而後所以於家給知耻也　帝以養民爲心以導民爲教始制調賦之先後教長幼之次序其化大哉以上制民之産

六十二年秋七月乙卯朔丙辰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特以生也今河内狹山埴田水少是以其國百姓怠於農事其多開池溝以寛民業冬十月造依網池十一月作苅坂池反折池一云天皇居桑間宮造是三池也

謹按是盡農之利也利百穀者莫大乎水今浚狹山及三池盡力於溝洫如此自是歷代因循開水利備非常　垂仁帝作池於諸國景行帝相續竭力百姓大富天下太平也

竊按外朝周以農爲國之後重此莫如漢文景二帝文帝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景帝曰農天下之本也先儒曰文帝有此詔凡三景帝

武帝亦皆以是言冠於詔之先漢人去古未遠猶知所重也今與　帝詔更不異國雖有中外至惓惓千民事一也（以上盡農之利）

仁德帝十一年夏四月戊寅朔甲午詔羣臣曰今朕視是國者郊澤曠遠而田圃少乏且河水横逝以流末不駃聊逢霖雨海潮逆上而巷里乘船道路亦埿故羣臣共視之決横源而通海塞逆流以全田宅冬十月掘宮北之郊原引南水以入西海

因以號其水曰掘江又將防北河之澇以築茨田提是時有兩處之築而乃壞之難塞時天皇夢有神誨之獲塞其堤且成

謹按是除民之害也天地之間爲民害者天有旱潦之災地有河海之暴人君有志於爲民者豫備先謀以爲之制則其災殆可逭是人心所精一物無可以勝也既除其害則民之利百倍也　帝甚以民生爲要開河以疏之築堤以塞之民以子來神以佑之故無隄岸之崩無泉源之涸無沙土之淤無畛域之失吁其德大哉其後大盡力於溝洫百姓寬饒而無凶年之患況爲橋路以利人民以水室規改其政大答　乾靈授國之德也（以上除民之害）

天照太神因定天邑君卽以其稻種始殖于天狹田及長田其秋垂穎八握莫莫然甚快也

成務帝五年秋九月令諸國以國郡立造長縣邑置稻置百姓安居天下無事焉

謹按是　天人建民之長之始也凡物相聚未嘗不有長以統焉也鳥獸之群必有其先況其人乎民有其業乎業必有敎人必有欲不知其敎則百穀違時稼穡失節而民不得恒產不制其欲則鬪諍相起獄訟日盛而民以至死亡故　神之靈既有邑君以播時百

穀後世豈可忽焉乎　成務帝始分國郡定
封域造長者主國郡稲置者司縣邑宜哉百
姓安居天下無事矣夫天生烝民不能自治
遂有之君君統萬民不能獨理付之百官百
官所理其揆惟萬而所其繫悉在民然乃百
官之設非爲民乎人君之重非爲民乎既知
天爲民立已則莫不以重民爲先務重乎民
必在重撰民之長也人非其人則官不明官

七六

不明則民情不可致民情塞則非民之長也
後世得民安國豐者得其人也有民苦國衰
者不得其人也故輕郡主縣令是輕民也輕
民是輕天下國家也輕天下國家非背　乾
靈授國之徳廢　天孫垂統之基乎矣四方
嘉靖之休萬國咸寧之化其機端在于此也
以上建民之長
以上論治道之要愚謂天下之治道古今

之論多岐人君臨之未嘗無亡羊之失夫
天下之本在國家國家之本在民民之本
在君君明則民安民安則國治家齊國家
治齊則天下平也治國家之道在封建與
郡縣矣封建於侯王則親親賢賢因其邦
命其卿建方伯立三監天子巡狩而規禮
觀俗明黜陟之政諸侯朝聘而勤王室受
正朔退存違顔咫尺之敬故宗子惟城侯

七七

王惟藩矣以郡縣命守令則定任限察吏
務明考課正賞罰以按巡之察使監其土
地人民之實矣然乃共維持於國家大寶
之祚竟不可傾是國家治而後天下平也
凡人君之尊下民之賤九重之邃市井之
卑若輕而遠焉則其阻猶天壌之杳也心
誠求之則猶天之覆地日月之照萬物甚
近而不可掩也求之之道以養爲先也物

必有養草木鳥獸有水土羽毛枝葉皆然況民也衣食不給則無恒心無恒心則陷刑罰是人君非可忍之道也養之道在定經界考產業具農家而后正賦斂既庶既富則以教爲本衣食足不教則民又失恒心教之道在秩人倫正風俗抑揚其機勸懲其志以利利樂樂也專愛則縱情逞欲而不知廢業專戒則民免而無耻養教相

持而民安矣然又天地無常人民必有幸否故設其備於無事以除其害救窮民周賑恤否乃百姓必轉于溝壑人君荒政之設年穀之祈是所以盡其誠也養之教之人君以一人之眇豈及天下之衆乎故建其長建長之道民間立保伍以親察之其爭訴論事皆先付焉而規之和之防其評獄之機折背教之萠及其不得止也下吏

計之守令制之伍必有長村里必有老總之郡縣轄諸國司是乃建長之道也然不致其議不盡其道則唯虛名而無實古來定年限明黜陟皆重民之長也民安則國平是所以民繫于國家也而人君以天下【爲大寶拳拳服膺恒致可守之道顧可失之過因　神聖開端之誠以擴充之則與天壤無窮也是治道之要大都所以本人

君之志也

神知章

天照太神乃入于天石窟閉盤戸而幽居焉故六合之内常闇而不知晝夜之相代于時八十萬神會合於天安河邊計其可禱之方故思兼神深謀遠慮遂聚常世之長鳴鳥使互長鳴亦以手力雄命立磐戸之側而中臣連遠祖天兒屋命忌部遠祖太玉命掘天香山之五百箇眞坂樹而上枝懸

八坂瓊之五百箇御統中枝懸八咫鏡（一云眞經津鏡）下
枝懸青和幣（和幣此云尼枳底）白和幣、相與致其祈禱焉
又猿女君遠祖天鈿女命則手持茅纒之矟立於
天石窟戸之前巧作俳優亦以天香山之眞坂樹
爲鬘以蘿（蘿此云比舸礙）爲手繦（手繦此云多須枳）而火處燒覆
槽置（覆槽此云于詃）顯神明之憑談（顯神明之憑談此云歌牟鵝可梨）是
時天照太神聞之而曰吾比閉居石窟謂當豐葦
原中國必爲長夜云何天鈿女命嘘樂如此者乎

八〇

乃以御手細開磐戸窺之時手力雄神則奉承天
照太神之手引而奉出於是中臣神忌部神則界
以端出之繩（繩亦云左繩端出此云斯梨組梅儺波）乃請復還道曰
幸

謹按此時人才最盛哉凡事不得其人其藝
不明當天地常闇非有非常之才不可得也
常之功思慮以致其謀大勇以遂其事雄勿
以盡其用寬優以盡其道而后可大非八成

十萬神之衆唯得此數神然乃才難　神代
既爾蓋才之要知可以遠慮思兼神中其任
乎仁可以力行天兒屋命太玉命是其人乎
勇可以果斷手力雄神天鈿女命是其得乎
三德在此故復洪基以及萬億世才之美至
哉（以上論在得人）

皇祖高皇産靈尊欲立皇孫爲葦原中國之主然
彼地多有螢火光神及蠅聲邪神復有草木咸能

八一

言語故高皇産靈尊召集八十諸神而問之曰吾
欲令撥平葦原中國之邪鬼當遣誰者宜也惟爾
諸神勿隱所知僉曰天穗日命是神之傑也可不
試歟於是俯順衆言卽以天穗日命往平之然此
神佞媚於大巳貴神比及三年尙不報聞故高皇
産靈尊更會諸神問當遣者僉曰天國玉之子天
稚彥是壯士也宜試之於是高皇産靈尊賜天稚
彥天鹿兒弓及天羽羽矢以遣之此神亦不忠誠

也是後高皇產靈尊更會諸神選當遣於葦原中國者僉曰磐裂（磐裂此云以簸娑窶）根裂神之子磐筒男磐筒女所生之子經津（經津此云賦都）主神是將佳也時有天石窟所住神稜威雄走神之子甕速日神甕速日神之子熯速日神熯速日神之子武甕槌神此神進曰豈唯經津主神獨爲丈夫而吾非丈夫者哉其辭氣慷慨故以卽配經津主神令平葦原中國二神於是降到出雲國五十田狹之小汀二神

誅諸不順鬼神等果以復命

謹按是　天神登庸於人之愼也　天神之靈如日中天萬象畢照片言乃通此其所以爲神而盡衆議俯順其言重擧錯也夫人之質雖有美才可以用之不崇德辨惑則不能卓立於富貴威武聲色之場二子之或媚大巳貴或娶下照姬是也經津主神武甕槌神特有確乎不可拔之量故建大業以復命尙退東方以防護　皇孫（經津主神又云齋主神又號齋之大人香取神是也健雷神鹿嶋神是也）其敵　王所懷不忘天下之功大哉凡時在天造草昧動乎險中大亨貞者非大丈夫不得之人才之難知人之艱後世豈忽焉乎外朝先儒曰知人之難堯舜以爲病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乃知人中外爲以重之宜哉（以上詳登庸之議）

天照太神及賜天津彥彥火瓊瓊杵尊八坂瓊曲

玉及八咫鏡草薙劒三種寶物又以中臣上祖天兒屋命忌部上祖太玉命猨女上祖天鈿女命鏡作上祖石凝姥命玉作上祖玉屋命凡五部神使配侍焉

一書曰天照太神手持寶鏡授天忍穗耳尊而祝之曰吾兒視此寶鏡當猶視吾可與同床共殿以爲齋鏡復勅天兒屋命太玉命惟爾二神亦同侍殿內善爲防護

一書曰高皇產靈尊以眞床覆衾褁天津彥國
光彥火瓊瓊杵尊則引開天磐戶排分天八重
雲以奉降之于時大伴連遠祖天忍日命帥來
目部遠祖天槵津大來目背負天磐靫臂著稜
威高鞆手捉天梔弓天羽羽矢及副持八目鳴
鏑又帶頭槌劒而立天孫之前遊行降來到於
日向襲之高千穗槵日二上峯天浮橋
一書曰天孫天降給時天兒屋根命（津速產靈神孫中臣氏祖也）天太玉命（高皇產靈神子齋部氏祖也）奉天照太神勅
爲左右之扶翼如今世左右相輔（親房記）
謹按是撰臣才之始也爲治之道在於用人
况草昧屯難之時乎凡此五神既有功於
中國今又防護配侍蓋世臣舊德功業已見
於時聞望已孚於世如高山巨海其風采足
以具瞻初無運動之勞而功之及人也厚矣
天神得此方而付　皇孫依賴之任以正

　皇統以養其正垂衣拱手以仰其成何强
暴之不服雅俗之不敦哉凡臣有文武有大
小有親疏一闕焉不全文武之大臣經綸康
濟近親之侍臣薰陶涵養雖職重者有安危
之寄職親者有習染之移其繫天下之本一
也此章有五神配侍之事別有二神同殿之
勅是敬大臣也又天忍日命立　天孫之
前天釧目命以近衛是披雲路駈山蹕之時
右武左文而鳴威武之義也吁得其人正其
禮致其道之至後世非可企望也此時既有
輔弼大臣近衛之職以天工人其代之後立
宮任人可忽乎

神武帝甲寅年東征以菟狹津媛賜妻之於侍臣
天種子命天種子命是中臣氏之遠祖也戊午年
夏六月大伴氏之遠祖日臣命帥大來目督將元
戎蹈山啓行乃尋烏所向于時勅譽日臣命曰汝

忠而且勇加能有導之功是以改汝名爲道臣
辛酉年春正月天皇即位道臣命帥大來目部奉
承密策能以諷歌二年春二月甲辰朔乙巳天皇
定功行賞賜道臣命宅地以寵異之
謹按一書以天種子命天富命爲左右臣又
曰宇麻志治命櫛日方命爲食國政申大夫
是皆大臣執政之儀也此時以文武臣相並
也凡文與武猶左右手陰陽相對不可偏廢

唯以時宜爲先後也　天孫臨降及　神武
帝之時皆草味屯蒙之難非武臣不可得其
創業故所其先之賞之可并見也至後世重
文臣輕武臣是殆異上古之　神制也外朝
聖人立政以虎賁並論三事以樞密并稱中
書況　中州自往古以威武建　皇統乎以上
並文武之大臣
崇神帝十年秋九月丙戌朔甲午以大彥命遣北

陸武渟川別遣東海吉備津彥遣西道丹波道主
命遣丹波因以詔之曰若有不受敎者乃舉兵伐
之既而共授印綬爲將軍
謹按是武官之始也　神代既有將帥之任
神武帝時有軍帥之將然未及名號今始
以將軍授印綬號四道將軍其任尤重哉以上
撰軍帥之任
景行帝五十一年春正月壬午朔戊子招群卿而

宴數日時皇子稚足彥尊武內宿禰不參赴于宴
庭天皇召之問其故因以奏之曰其宴樂之日群
卿百寮必情在戲遊不存國家若有狂生而伺墻
閤之隙乎故侍門下備非常時天皇謂之曰灼然灼然此云以耶知舉則異寵焉秋八月己酉朔壬子立稚足
彥尊爲皇太子是日命武內宿禰爲棟梁之臣
謹按是撰其人任其大職之義也棟梁臣距
成務帝號大臣武內任之此後連綿有大

臣之號終有三公之稱也蓋大臣者師範一人儀形四海無其人則闕古來所其重如此是以經邦論道燮理陰陽也其爲乎上也必陳善閉邪以爲乎君之德其爲乎下也必發政施仁以爲乎人之俗如此之人而後任此職俾其上輔人君之道下濟四海之政也

帝因武內之篤行授以大任武內終輔導六世風釆凝峻武儀巍焉是此壽耇老成人歟

後世任大臣之道蹈襲于往古以精一其撰又無大過乎（以上重大臣之撰）

成務帝四年春二月丙寅朔詔曰自今以後國郡立長縣邑置首卽取當國之幹了者任其國郡之首長是爲中區之蕃屏也

先人曰國司者是當一方之重寄察百姓之寒苦非庸才之所可企望故昔時固設格制以勘治否合格者褒賞違格者被黜是所以擇良吏也又曰歷七箇國受領合格之吏勘公文畢拜參議也白河院仰但可依其才

謹案是撰國郡之司也蓋人君者民之父母也以分言之如天壤以情考之如心體之相資故雖居深宮之內坐九重之上恒存誠求之實則守令之撰豈可忽乎其撰一背則億兆之民悉蒙其殃人君可敢忽哉故其精撰往古既然後世因之正年限愼考課明賞罰

相續其制嚴矣外朝先儒曰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愚謂守令唯事租稅調賦不以禮教則非政化之實故督財賦理詞訟之間禮教自敷風化興行而俗自移民自敦而后可稱守令之賢也（以上正守令之任）

應神帝九年夏四月遣武內宿禰於筑紫以監察百姓時武內宿禰弟甘美內宿禰癈兄卽讒言于

天皇武內宿禰常有望天下之情今聞在筑紫而密謀之曰獨裂筑紫招三韓令朝於已遂將有天下於是天皇則遣使以令殺武內宿禰時武內宿禰歎之曰吾無貳心以忠事君今何禍矣無罪而死耶於是有壹伎直眞根子者其爲人能似武內宿禰之形獨惜武內宿禰無罪而空死便語武內宿禰曰今大臣以忠事君既無黑心天下共知願密避之參赴于朝親辨無罪而后死不晚也且時人每云僕形似大臣故今我代大臣而死之以明大臣之丹心則伏劒自死焉時武內宿禰獨大悲之竊避筑紫浮海以從南海廻之泊於紀水門僅得逮朝乃辨無罪天皇則推問武內宿禰與甘美內宿禰於是二人各堅執而爭之是非難決天皇勑之令請神祇探湯是以武內宿禰與甘美內宿禰共出于磯城川湄爲探湯武內宿禰勝之便執橫刀以毆仆甘美內宿禰遂欲殺矣天皇勑之令

釋仍賜紀伊直等之祖也

謹按良臣與姦臣相對君子與小人相敵故何世無姦臣乎蓋奸讒之行未嘗無所其因今謀其遠出以蠱蕩其心以塗其耳目以陰狡之質搆瀾翻之辨況其親戚乎況其兄弟乎　帝之過不亦宜乎凡武內弼亮六世師言嘉績多于當世尤壽耇之老臣也上閱世久而涉歷深　先王之政　祖宗之典古今與褒治亂文武之迹當時沿革廢擧之由莫不知之行之故瞭然於見聞之際粲然於指畫之項可謂天下之具瞻也因一朝之讒望必死之地吁危哉眞根子是何人乎感其忠激其讒速死以充焉天又佑善人也　帝尙不決終有探湯之誓以明寃讒口所以顚倒於是非混淆於邪正如此狹穗彥王因外親欲危　垂仁帝之社稷平群眞鳥擅國政欲

簒　武烈帝之寶祚刺領巾殺王子眉輪王
弑　天皇皆非一朝一夕之事僣與譖同始既
涵也故根使主之奸謀歷十四年而後發覺
以受赤族誅金村臣之大忠輔六有世亦恤
衆口而螯住吉宅矣人君不錯志於此姦雄
簒國之慚愉邪罔上之譛佞幸擅權之私聚
歛媚諛之欲剝床以膚不覺小人得志君子
受屈爲鬼爲蜮營營青蠅可不愼乎以上戒奸臣之讒

以上論知人之道愚謂天下之治道莫大
於得人不得其人則勞而無功得其人則
垂拱仰成猶耳目四支聰明健强而心思
使令之也夫萬機之繁人君臨決則闌膏
以繼亦竟不可得天下之大人君兼巡則
轍瘃以求亦竟不可盡也明君繼天建極
良臣代君分職是至誠之道也矣凡官惟

百職惟庶而總在大臣守司近親之三三
者一不得則不可謂治也大臣不一有文
臣有武臣有舊老臣有勳功臣各得其道
則政體正而衆備豫禮樂與而風俗厚矣
守司不一有國主郡縣司人物事儀各有
其司其撰得其人則民人化土地辟事物
得其處矣近親不一有侍衞有給事有左
右親戚之分非止一類各得其撰則左右

之涵養朝夕之格勤番直之衞儀正而宗
子惟城親戚惟屏故大明安枕於泰山拱
手於北辰四海以朝一天皆共非不勞而
功成乎蓋得人之道在知人知人太難知
之在內主其知德外察其言行試之久之
也若純必知貴敏以言則利口喋喋而其
俗靡弊輕薄也純必德尙篤以行則沉默
唯唯而其俗墨面理遣也奸佞喩於利無

所不至人君深居高坐於事不自裁淵默
寡言於人不叩繫不察功能之實而信毀
譽之偏不規恒久之情而取一旦之事則
竟不可得其實故往古之人君躬覽萬機
以察其事物日接群臣以考其人材大臣
以下各奉職陳言勤忠不隱猶未嘗無其
差　乾靈之神每其登庸必以衆議以試
任可併鑒焉也抑任使之道又不易親則

九四

有瀆之失遠則有塞之過既得大臣則盡
其禮嚴其制豐其祿高其位任事以不疑
是敬大臣也如守令制任限明考課正監
巡之察明其禮則賢賢之道立矣如近親
正風俗避佞奸重世臣慰老臣明親戚之
分是親親体群臣也夫得其人而不用則
人才必屈用其人而不致其制則佞奸窺
舋讒者得間也臣士登庸使令之艱豈不

偉哉外朝聖主堯舜既以知人爲艱其登
用也必咨若以試焉皋陶歌而舜拜之益
進昌言而禹拜之周公獻卜而成王拜之
者非敬大臣乎唐虞之四岳十二牧三代
之方伯連者非撰守令乎文武之聰明齊
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則待漸染之補不
又切乎況百官庶司之任各無不盡其心
可并按也或疑知近臣易而知遠臣之難

九五

愚謂近臣難知之遠臣易知焉夫遠臣者
懼人君之威而重大臣之命故所其爲不
大違也近臣者褻君之親慢己之近以察
大明之間阿大臣之意以竊其膚蠱其心
其害太深人君之暴昏振古無未繫近親
之邪惡是非近臣易知乎近臣者君自試
之所其及最狹如遠臣者所其友所其宗
所其學所其爲人人以毀譽之而後黜陟

焉所其索太廣故曰近臣難遠臣易矣或疑奸讒不行愚謂人君之使令正其禮嚴其制以致其道恒敎令恒省察則臣竟不可得顯其私若一任而不規詳命而不省從其譽而不試之重其功而不察之則猶新柱久而朽淸水塞而濊夫彼之罪乎

九六

中朝事實下目錄

中朝事實下

皇統

聖政章

神武帝己未年春三月辛酉朔丁卯下令曰今運屬此屯蒙民心朴素巢棲穴住習俗惟常夫大人立制義必隨時苟有利民何妨聖造

謹按是政令之始也民心者天下之人心也習俗者人皆習以爲俗也言天下屯蒙而人心不與詐僞穴居野處以爲習俗今　帝繼天建極以欲正天下之禮新其舊俗故有此　詔也人心之朴素如易染善政而習俗之舊汚又難變時義是革之時又大也非聖英之天縱不可得之也蓋政之要在察民心與習俗人心必與俗化善惡以成人君立政明敎率之則民心化而風俗成風俗成在習熟之久習熟久則民不識其然故曰政之要

在察民心與習俗此章可謂盡政教之大體
也以上政教之大體
四年春二月壬戌朔甲申詔曰我皇祖之靈也自
天降鑒光助朕躬今諸虜已平海內無事可以郊
祀天神用申大孝者也乃立靈時於鳥見山中其
地號曰上小野榛原下小野榛原用祭皇祖天神
焉
先人曰神武天皇定都於大和國橿原時以三

種神寶安置大殿同床而坐給蓋如往古神勅
由此皇居神宮無差別宮中立庫藏此云齋藏
官物神物無分此時天兒屋根命孫天種子命
專主祭祀事是乃執朝政之儀也
謹按天下之政事莫大於郊社宗廟之祭祀
夫人君以天地爲父母況　帝承　乾靈
天孫之統以臨於四海乎蓋交神之道在誠
至誠以祭祀則鬼神之幽冥亦可格思矣蓋

爾黎民至誠以求之則無不感故往古神祇
之祭祀朝廷之政事不二其義深哉俗政訓以祭事
是也凡主祭祀者皆執朝政如天種子命神八
井耳命神八井耳命者神武帝皇子綏靖帝兄也神八井耳命曰吾是乃兄而懦弱不能致果今汝特挺神武自誅元惡宜哉乎汝之光臨天位以承皇祖之業吾當爲汝輔之奉典神祇者是卽多臣之始祖也是也　帝守　神勅以
敬靈器且郊祀　天神用申大孝其兢兢業
業而愼政教萬世之規戒也以上祭政之實

崇神帝十年秋七月丙戌朔己酉詔群卿曰導民
之本在於教化也今既禮神祇災害皆耗然遠荒
人等猶不受正朔是未習王化耳其選群卿遣于
四方令知朕憲
謹按是發行人以施教於四方之始也導者
啓廸也教不至化則民與教別也民情化適
而教成之謂教化正朔者　王曆也天下皆
受正朔同其事天也正朔不受則民殊俗

王化者天下皆守其教令而正其三綱也
王化未習則民異意也憲者法也憲章以示
人也言民皆有此心教化不明故不盡其性
啓廸之在教之化敬鬼神與教化民其本不
出至誠而鬼神者幽而信人民者習而駁故
事鬼神在致敬治人民在盡教　帝既晨興
夕惕齊明盛服以敬鬼神灾害既耗然天下
未一軌四方未均俗今建憲章以考時月同

禮樂制度以節民性一道德以同俗及十二
年教化流行衆庶樂業富庶既滿人民皆知
長幼之序課役之制宜哉稱其至德乎蓋迄
後世有巡察按察宣撫之法以正革風俗制
度及　推古帝聖德太子定憲法　孝德帝
詳天下之政制　天武帝定律令法式　文
武帝朝淡海公奉　勅撰律令終爲萬世政
令之準標其本皆基于此　帝之功不亦大

哉（以上憲章之致）

垂仁帝二十八年詔曰夫以生所愛令殉亡者是
甚傷矣其雖古風之非良何從自今以後議之止
殉

謹按殉者以人殉亡者也夫人君者民之父
母也未有父母而不愛其子殉亡者哀之過
而愛之溢也聖人之政豈用之乎此時去古
未遠人民從情習俗上下以行　帝建制改

法有止殉之　詔三十二年野見宿禰作明
器土梗易之　帝大稱其德以賜土師姓是
所以擴充爲民之父母之誠也自此　朝廷
殉亡之制不亦行　帝之德大哉竊按外朝
始有俑以至殉其弊以及亂國　中國始有
殉以至作土物竟止殉其風俗之渾厚可以
見之也（以上禁殉）

景行帝十二年秋八月乙未朔己酉幸筑紫

謹按是巡狩之始也此時熊襲反之不朝貢故有此幸而大觀西方之諸侯以正風俗明制度也後又巡守東方以定政事此時天下大定封域以建迄　成務帝國郡縣邑之制造長首渠之法竟定天下猶一家教化同俗巡守之道大哉（以上巡狩）

仁德帝十一年武藏人強頸河內人茨田連衫子二人以禱于河神

謹按妖神殺人爲牲者夷狄之習俗也是天孫未降之前惡鬼妖怪之餘政也蓋爲堤設溝洫愛人之道也神之爲神享非禮之祭乎　帝信夢寐之妖以用人祭河伯噫何是惑乎夫　帝之聰明儉德天下之太平無事後世非所企望猶信鬼神不如衫子之淺謀以知神之妖僞此失奚處在乎唯思辨之道不盡其誠而已人君政教之要豈不愼乎今

擧此一事以爲　帝之政弊未嘗不懼隱惡之戒然　帝之爲仁德天下無不知之猶有習俗以瀆德後世執政之道最可以鑑焉矣（以上改弊）

履中帝四年秋八月辛卯朔戊戌始之於諸國置國史記言事達四方志

謹按是置國史之始也史者記事之官也言於諸國立此官上以記　天子之敎令下以記國郡之事是正國俗達人情之政也凡五方各有其俗民又異其習故人君不知其事物則政令必乖今置國史記言事正其制度知國俗之化以致其政也後世國守之外有目史等官皆記國之事以正其政是也（以上國史）

清寧帝三年秋九月壬子朔癸丑遣臣連巡省風俗冬十月壬午朔乙酉詔犬馬器翫不得獻上

謹按使臣之巡察者政之恒而以巡省風俗

是教化所繫其俗之大也且不得獻翫器犬
馬是乃正其風俗也人君翫物則喪志物者
至微而志者至大也不愼至微則至大不可
制人君所好天下歸焉豈可忽乎　帝欲正
其俗故有此　詔而又欲寬人情賜宴於群
臣大酺五日是儉而寬也宜哉海表諸蕃進
調海內安康矣（以上正風俗）
繼體帝元年詔曰朕聞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

下或受其飢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天下或受其
寒矣故帝王躬耕而勸農業后妃親蠶而勉桑序
況厥百寮暨于萬族廢棄農績而至殷富者乎有
司普告天下令識朕懷
謹按凡天下之人物未嘗無其事業既有事
業則其成敗必繫于勤怠農以養天下之饑
桑以防天下之寒人一日無之則苦故　聖
主賢后親耕親蠶備嘗稼穡之艱難勸勉天

下之黎元是人君父母于民之義也　帝錯
志於政教即位元年有此　詔以告天下可
勤其事業百寮有司豈可怠乎（以上致民政）
以上論政教之道謹按政者在以誠教者
在致密凡政教之道能察其時以沿革損
蓋能知其水土以考風俗能通其人情以
節過不及能詳其事物以定制度能明其
大倫以序禮用而后數省以化之可謂聖

神功用之極也否乃或煩碎而不厚或不
教而期化竟不可得政教之實也或疑外
朝聖人以政爲正也今所解多在以政爲
誠何也愚謂　中國以祭祀郊社宗廟爲
政之要故以祭事訓政字是祭祀政事一
義也蓋祭祀者主於誠政事亦在人君之
誠政不以誠則唯存條目而無綱領日煩
月勞而無教化之功是所以民免而無耻

也惟誠之至鬼神亦如在況人民乎所以治道其如示諸掌乎然乃正誠之二字更無間隔也或疑政教法令者徳之末而形之下乎愚謂否有物必有則有天下國家必有政教法令政教法令之外豈有此徳乎明聖之主亦用之愚昧之君亦用之其利鈍煩簡而治亂相因共在此四者四者正明猶權衡設而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設

而不可欺以曲直否則平直眞僞邪正何能辨乎或疑政教法令者猶器用人君修徳則器用自利否乃雖有器用不可乎愚謂雖良工無器用則無施工之用良工之爲良工器用利而備也如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竟不遂功也凡政教法令之備也猶乘舟濟大川能水與不能共濟而逸安專以脩徳期其功猶能水者恃已力以泅水

濟甚勞而少功危而寡濟者況不脩徳不以政教法令唯以私知妄作要治平之功猶無舟之可乘技之可泅恃力搆私以入水不溺而何待之乎故治國平天下之要不可出修身以正政教二者相持而后可談功化之實　中華往古之　聖主政教之功所著于舊紀不乏後世襲之律之以祖述憲章乃無爲過化之治千萬世可蒙

其澤也

禮儀章

天先成而地後定然後神聖生其中焉

謹按天先而居上地後而居下在上者高而文明也在下者卑而厚順也其中生萬品而聖神長于此以定其道是乃天地有天地之形聖人因以字之曰禮禮者辨上下以定天下之人心分貴賤以通天下之便用之道也

禮之行也本天地之陰陽因乎其自然以立今日日用之制天下襲之行之則終不奢不儉上不遺於君父之尊親下不超於臣子之分限自此天下之廣萬機之衆悉有其禮等級分明不可相混亂禮之義不亦大乎凡治平之要其本在禮君臣定貴賤位小大守分動靜有常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伊弉諾尊伊弉冊尊以磤馭盧島爲國中之柱而

二

陽神左旋陰神右旋分巡國柱同會一面時陰神先唱陽神不悅曰吾是男子理當先唱如何婦人反先言乎事既不祥宜以改旋於是二神却更相遇是行也陽神先唱陰神對廼生大日本豐秋津洲

謹按是　天神正禮之儀也　二神者乃天地也陰陽也男女也萬物之宗源也　中國之大宗也　本朝所以爲　中州人物所以爲人物聖教所以爲聖教也蓋理者條理也有條理不亂者禮也此時雖未有禮名既言理則禮以屬于此也夫經營於宇宙生成於人物之始未嘗不以此大禮天下之禮繫于人君人君正禮而后天下之條理可行之故陰陽各自左旋右行以循天地之序正先後唱和之節以定天下之事物禮之時其用大哉乎此禮一立而后後世先後上下男女之

三

道大明萬民皆由之　二神之德可不仰乎

素戔嗚尊之爲行也甚無狀天照太神發慍乃入于天石窟閉磐戶而幽居焉故六合之內常闇而不知晝夜之相代

謹按無狀者無禮儀之言也　神者寬仁之聖明而嚴正其無禮如此蓋禮者安上治民之道也無禮則上下混尊卑不分上下混則人人從其情直行故君臣不正尊卑不分則

強陵弱富侮貧大傾小故邪正不明是　神深所以戒其無狀也　神乃入于天石窟閉磐戸而六合常闇是示無禮則天下邪正混不可知其慮不遠乎後世臣僭上子蔑父皆所以禮之不明也然乃去　神既遠其靈驗雖無可速懼若有亂臣賊子以縱志　神必可入石窟而六合常闇不知　神今日在耶不在禮之用可不愼乎

允恭帝四年秋九月辛巳朔己丑詔曰上古之治人民得所姓名勿錯今朕踐祚於茲四年矣上下相爭百姓不安或誤失己姓或故認高氏其不至於治者蓋由是也朕雖不賢豈非正其錯乎群臣議定奏之群臣皆言陛下擧失正枉而定氏姓者臣等冒死奏可戊申詔曰群卿百寮及諸國造等皆各言或帝皇之裔或異之天降然三才顯分以來多歷萬歲是以一氏蕃息更爲萬姓難知其實

故諸氏姓人等沐浴齋戒各爲盟神探湯則於味橿丘之辭禍戸碑坐探湯瓮而引諸人令赴曰得實則全僞者必害（盟神探湯此云區訶陀智或埿納釜煑沸攘手探湯或燒斧火色置于掌）於是諸人各著木綿手繦而赴釜探湯則得實者自全不得實者皆傷是以故詐者愕然之豫退無進自是之後氏姓自定更無詐人

謹按姓氏不明故下僭上卑踰尊是禮不明分不正之由也往古　神聖因其功業或賜姓氏命名號旌別淑慝流芳遺臭將傳百世而未混是令人民守禮不混尊卑不亂善惡之道也姓氏之出一違則人皆忘所其由出失所已可宗而悉不知其本非章善癉惡之禮故　帝定姓氏以誓盟諸人之眞僞相著尊卑初定是禮之大端也此後作八色之姓以混萬民改其姓近臣各賜朝臣宿禰諸歌男歌女笛吹傳己子孫令習其伎及　弘仁

帝御宇勑萬多親王右大臣藤原園人等撰
姓氏錄　延喜帝朝正親司勘皇親籍以掌
賜服改姓之事皆糺姓苑之瓜瓞明禮儀之
分定之教而否乃民情不厚而詐僞日行也
推古帝十二年夏四月丙寅朔戊辰皇太子親肇
作憲法十七條其四曰群卿百寮以禮爲本其治
民之本要在乎禮上不禮而下非齊下無禮以必
有罪是以君臣有禮位次不亂百姓有禮國家自

一六

治
謹按禮之大至此始著諸憲章以令天下之
人民知之由之也夫禮者天地之大經而往
古　神聖以定　中國　天神以非禮入石
窟所其繫大重所其由行不以禮則無所措
手足既有天下國家則有其禮不由禮則無
所謂治平是所以治民之本要在乎禮也人
君示不以禮民之俗不易糺下不以禮民不

心服禮讓行而后教化之極可始著也蓋人
之爲人　本朝之爲　中華由此禮也夷狄
亦人而其國亦治禽獸亦物而其群亦類然
所以爲其夷狄也爲其禽獸也不由禮而行
之也人而無禮則不異於禽獸　中華而無
禮則不異於夷狄故　神聖建教於初　天
神懲戒於無狀以正其禮矣皇太子聰明美
質始定冠位親選憲法以禮爲治國之本其

一七

教可謂著明也此後連綿天下衆庶之禮制
度之法大定終律令格式行于世天下萬世
皆知禮爲大本皇太子之功大哉（以上惣論禮儀之用）
神武帝辛酉年春正月庚辰朔天皇即帝位於橿
原宮是歲爲天皇元年
謹按即位者人君之大禮也天者人君之所
宗而人君者庶人之所天也天高于上而文
明照於四海人君位于大寶而明德周於天

下故行卽位之禮以始天下萬機之道也
帝東征之功大成定　中國以始卽以之禮
以是歲爲元年以　王正月授時一天地之
氣候著人君之大禮也自是歷代因循有此
儀大臣北面以捧神器　天子南面以　詔
萬國正上下尊卑之禮布道德聖明之政所
其繫太重哉乎蓋此時未知外朝之三統而
人統自立四時以宜是乃　神聖之靈妙也

爾來正朔終不失授時相正而天下一其俗
一中華之渾厚大哉（以上論卽位之禮）
神武帝庚申年秋八月癸丑朔戊辰天皇當立正
妃改廣求華冑九月壬午朔巳巳納媛蹈韝五十
媛命以爲正妃辛酉春正月庚辰朔天皇卽位尊
正妃爲皇后
謹按是后妃選立之始也蓋聖人得聖匹則
有聖子聖子聖孫相續則百代猶一日是人

君所以愛天下之至也凡　帝王之匹風化
之本禮儀之大也撰立不以其道則唯縱欲
從情雖克其始不可保其終　帝當立正妃
廣議正族姓詳女德及卽位乃爲皇后其隆
禮以序男女之別辨媵妾之品垂戒於萬世
也然猶後世未嘗無淫亂黷德嫡妾相妄廢
奪相行之失矣夫有男女而后有父子然乃
國家大事福祚所繫在妃匹之際其禮豈可

苟乎
繼體帝元年三月庚申朔詔曰神祇不可乏主宇
宙不可無君天生黎庶樹以元首使司助養令全
性命大連憂朕無息披誠欵以國家世世盡忠豈
唯朕日歟宜備禮儀奉迎手白香皇女爲皇后脩
教于內
謹按是立皇后備禮儀脩教于內之詳也蓋
人君恒居九重之深御萬乘之富近臣進媚

佞臣逆悪少怠縱情則鴆毒無不根其哀故
外設諫議置史官正其言行猶未嘗無其闕
遺妃匹之親皇后之睦輿內助之益賴規警
之戒以拾補於此是良匹賢配所以尙之也
此後立后之禮世世相續以至　皇統連綿
也凡女德之撰不以其道則淫婦妖女必蠱
其心族姓之戒不嚴則外戚專權竊威必構
天下之害立后之禮不正則男女之別不明

而內修之戒不行皇妃之道不規之以其禮
則宮闈臨朝垂簾預政至使嗣主擁於虛位
故禮本夫婦治亂因之興亡繫焉往古之令
典舊紀之所載可不監乎（以上論立后之禮）

神武帝四十有二年春正月壬子朔甲寅立皇子
神渟名川耳尊爲皇太子
謹按是立皇太子之始也蓋建太子者定國
之本所以重宗廟社稷也凡立子必以長是

禮之恒也然時有治亂屯蒙承久地有新故
大小人有賢知愚不肖故愼思明辨以致其
道在人君之德　帝始定　中州建　皇極
其間未嘗無强悍不律之賊信是屯難之時
其建立可不愼乎太子者　帝之第三子而
風姿岐嶷少有雄拔之氣見子不可如父竟
立以爲皇太子建立之禮一行天下之大本
定自是連綿以建儲之儀成於乎懿哉

崇神帝四十八年春正月己卯朔戊子天皇勅豐
城命活目尊曰汝等二子慈愛共齊不知曷爲嗣
各宜夢朕以夢占之二皇子於是被命淨沐而祈
寐各得夢也會明兄豐城命以夢辭奏于天皇曰
自登御諸山向東而八廻弄槍八廻擊刀弟活目
尊以夢辭奏言自登御諸山之嶺繩絙四方逐食
粟雀則天皇相夢謂二子曰兄則一片向東當治
東國弟是悉臨四方宜繼朕位四月戊申朔丙寅

立活目尊爲皇太子以豐城命令治東是上毛野
君下毛野君之始祖也
謹按建儲之禮者天下之大本也今以所其
夢定其計後世未無疑椒此時去古未遠人
心朴素而誠信感通故有此議二王子亦肯
之終永承　帝詔不貳是　帝之聖德也王
子之渾厚也非後世所可似效之蓋　帝位
者大寶也人誰不欲況皇子乎故建立之禮

二二

貴蚤定不發定則嫡庶之分不明或以智求
之立功欲之以力爭之古今宗室之亂天秩
無不由焉其禮蚤定則衆望絕而天下之勢
定宗室分極而　王家以固人君豈可忽乎
應神帝十五年秋八月壬戌朔丁卯百濟王遣阿
直岐貢良馬阿直岐能讀經典卽太子菟道稚郎
子師焉於是天皇問阿直岐曰如勝汝博士亦有
耶對曰有王仁者是秀也時遣上毛野君祖荒田

別巫別於百濟仍徵王仁也十六年春二月王仁
來之則太子菟道稚郎子師之習諸典籍於王仁
莫不通達
謹按是太子諭教之禮也此時稚郎子未有
皇太子之命然　帝既建儲之計定於衷故
有此諭教也蓋諭教之禮豫定則其薰陶正
明變化氣質不由其師傅保以不可得其實
也太子聰明天資謙讓而又有雄武之俊才

二三

熊熟　中國之事物兼通外朝之經籍其啓
廸開悟習貫如自然故以表狀無禮責高麗
之使讓大寶於　仁德帝存昆上而季下聖
君而愚臣之常典其豪英也其脫落也皆繫
敎諭之得矣萬世法之以立師置傅保爲太
子家令之官可不愼乎竊按敎諭之道多以
外朝之書籍爲事是後世之訛也　中國古
今天下之興廢治亂事物之制度人民之禮

儀載在文獻然乃日用言行脩改之暇詳致其道監其古而后及外朝之經傳以廣其知識証其事迹斟酌用捨就有道以正之可謂得教諭之實也（以上論建儲之禮）

愚竊按有父母必有子子以嗣孫以承連綿引及萬世者人倫之大綱也子有嫡有長有賢愚貴嫡者正宗族姓氏之所由明后妃適媵之所配也用長者順天倫之序正長幼之

道也用賢者其器堪以任之也故以嫡庶則在嫡以長幼則在長其德其智可以覆之則用賢是立子之常禮也國家之世子所其任既重所其率既衆況天下之太子乎然乃建立之禮不可苟是往古　神聖或生或及或措長或撰智所以不必專常禮也夫皇太子者受天下之重職爲億兆之君師安危治亂一歸之其高明也其寬悠也其博厚也共畜

而后可堪三器之任抑欲撰其人則無蚤建之定欲蚤其計則君父亦不可知其終故蚤立嫡長之序定國本而諭教相持扶翼以正可謂建儲之大禮也凡上智與下愚不可移而亦不易得多唯中人而已中人之才必由所慣習薰陶變其氣質建儲而不盡於諭教則錯諸宴安冊諸深窻所以蕩其志愚其質而非成君德之道豈是子子之謂乎未有如

此而知治平之實者矣教之諭之在孩提有識之時於此選左右置師傅言行日與之化風俗月與之移所其入既深所其習既積則其知其德大成我不知所以其然是諭教之實也人皆知用天質之賢愚不知諭教之變氣質也故不致開悟啓廸之戒知其惡可以懲之不知幼孩漸治之訓而見其惡始教戒切諫譬如木之初生鳥之出卵其養習全在

此間既可把既可搦則矯習竟無功況人之有知而薫涵于惡習何有容受於諭教之地乎然乃建立諭教各不致其道則有名而無實終至父子失天倫天下陷危亡其幾唯在其初而已矣

雄略帝二十三年秋八月庚午朔丙子天皇疾彌甚與百寮辭訣握手歔欷崩于大殿遺詔於大伴室屋大連與東漢掬直曰方今區宇一家烟火萬里百姓艾安四夷賓服此又天意欲寧區夏所以小心勵己日愼一日蓋爲百姓故也臣連伴造每日朝參國司郡司隨時朝集何不罄竭心府誡勑慇懃義乃君臣情兼父子庶藉臣連智力內外歡心欲令普天之下永保安樂不謂遘疾彌留至於大漸此乃人生常分何足言及但朝野衣冠未得鮮麗教化政刑猶未盡善興言念此唯以留恨今年踰若干不復稱夭筋力精神一時勞竭如此之

事本非爲止欲安養百姓所以致此生子孫誰不屬念既爲天下事須割情今星川王心懷悖惡行闕友于古人有言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縱使星川得志共治家國必當戮辱遍於臣連酷毒流於民庶夫惡子孫已爲百姓所憚好子孫足堪負荷大業此雖朕家事理不容隱大連等民部廣大充盈於國皇太子地居上嗣仁孝著聞以其行業堪成朕志以此共治天下朕瞑目何所復恨

謹按是顧命之禮也凡人君崩于正殿者禮之正也況切切顧命事以天下爲任以百姓爲心以死生爲常歸功於大臣爲億兆發具子之惡以垂戒於後嗣其義深哉蓋死生之際者人倫之所甚重也故　天神臨訣以有拳拳之　神勑今　帝垂絕之言經遠保世之謀及此以不崩於婦人女子之手讀此章以至此則未嘗不措卷歎之吁　帝所以爲

雄略宜哉（以上謂顧命之禮）

神武帝七十有六年春三月甲午朔甲辰天皇崩于橿原宮時皇太子孝性純深悲慕無已特留心於哀葬之事焉其庶兄手研耳命行年已長久歷朝機故亦委事而親之然其王立操厝懷本乖仁義遂以諒闇之際盛福自由苞藏禍心圖害二弟

謹按是諒闇之禮也夫父子者天性也臨終者永訣也以天性之親至永訣之期是哀葬之情所以不得已也以不得已之誠從其情則無不至故聖人立其制中其過不及是禮所以由行之也此時未有喪哀之制然　神聖既建其極則此禮亦可類推之故史官以諒闇書之也手研耳命爲其貪忘父子之親失兄弟之友竟至亡其身不孝不義之至父既措之天既顯之可不鑒乎此後至　孝德帝葬哀之禮始定及　文武帝大定天下皆

因焉蓋喪服之禮者愼終之道子弟所可盡其實悉在此可盡而不盡之者孰不可忍也然俗不正教不詳則皆事於苟且貴於異教各任其意遂不得其中故往古　神聖所建之法亦混淆以不明豈不歎乎（以上謂大喪之禮）

神武帝二年春二月甲辰朔乙巳天皇定功行賞賜道臣命宅地居于築坂邑以寵異之亦使大來目居于畝傍山以西川邊之地今號來目邑此其緣也以珍彥爲倭國造（珍彥此云于砮毗故云）又給弟猾猛田邑因爲猛田縣主是菟田主水部遠祖也弟磯城名黑速爲磯城縣主復以劒根者爲葛城國造

一書曰此時天兒屋根命孫天種子命專主祭祀事是乃執朝政之儀也

謹按是封功臣立官職之初也

崇神帝十年秋九月命四道將軍

謹按是立武官之初也

景行帝五十一年秋八月巳酉朔壬子命武內宿禰爲棟梁之臣

謹按是以大臣爲棟梁之臣也　成務帝朝初號大臣　仲哀帝朝有大連之號大臣大連相並知天下之政

成務帝五年秋九月令諸國以國郡立造長縣邑置稻置

謹按是立國郡守司之始也初有國造縣主

之號未致其職掌及此撰其器以授其官也

推古帝十一年冬十二月戊辰朔壬申始行冠位十二階　孝德帝大化五年春正月始置八省百官

謹按是立百官之始也先是雖有群臣百寮諸卿有司之名未致其職掌至此置八省百官始群臣之職分定天下知其禮及　文武帝撰律令大定官位職員其後損益相續而萬世襲之以爲準據也蓋立官者治平之道

而有其事則不無其職有其職則不無其官有其官則不無其位是有物必有則也既立官設位則其道其禮未嘗不正之也竊按官惟百而所其統在文武之二職文以守禮武以糾違故草業乃以武臣立其功守成乃以文臣正其禮文武互根先後以時而輔佐於一人是乃往古　神聖所以遺經津主神健雷神平諸不順者命二神侍　天孫且先天

忍日命也故　神武帝封賞道臣命饒速日命令天種子命天富命以爲左右歷代因循以重此二職也夫有土地則立其司有人民則建其長帥有物則設其司有事則令其職而置師以教其道立監省其務以糾其禮記其事垂法於萬世期治平於天下是乃立官之禮也官立位定則百寮有司及四民之制其禮自正因官位從尊卑以制家宅衣服設

飲食器用定交際言語之法正冠昏喪祭之禮舉三綱而明明德立官之義其用大哉否乃官空設位虛名非其人而貪其職無其功而居其高於茲百官大紊職掌日違猶桃梗土偶附金蟬貂敌天下之禮混于上而四民僭紊于下豈往古　神聖之心乎（以上謂立官之禮）

神武帝辛酉年春正月庚辰朔天皇即帝位於橿原宮是歲爲天皇元年故古語稱之曰於畝傍之橿原也太立宮柱於底磐之根峻峙榑風於高天之原而始馭天下之天皇號曰神日本磐余彥火火出見天皇焉初天皇草創天基之日也大伴氏之遠祖道臣命帥大來目部奉承密策能以諷歌倒語掃蕩妖氣倒語之用始起乎茲

謹按是朝儀賀正旦之始也是歲即位之元年故有正月之賀而雖不同後世歲首行朝賀禮賀正旦如于此是乃朝儀之禮也凡朝儀者朝廷之禮儀也朝廷以天地立其基天下以朝廷爲標準朝廷之威儀在以嚴正也凡　王朝禮有年中行事有恒例有臨時有每月禮有公侯朝聘禮有饗燕禮有巡守田獵大射禮有神祇祭禮而以歲首慶賀禮爲大儀正月者一年之始歲序更端萬物惟新之節臣子畢朝會拜賀奉其慶信義之當然也蓋朝儀不一代代　聖主或追其例慕其風或新立其儀斟酌其制而后悉備其間多有習俗之儀以因循來又足存禮之大意也竊惟朝賀者臣子拜慶　宸儀之禮否乃臣子之情不可安故一月有朔望晦之禮其間又有大朝賀之節群臣悉致敬於　君上以奉祝頌是臣子之分定也宴會者　君上賜宴於群臣也有饗焉有食焉有燕焉此所以上下交君臣和德業成相親愛也故以朝賀

嚴尊卑之禮以燕會和上下之情故由朝賀正其威儀因燕會作其風雅外則以觀禮容內則以廣恩惠然乃非徒威之儀之非徒飲之食之皆所以訓恭儉示惠慈也夫　王朝之儀載粲然于舊紀然能致其事物以正其儀乃其禮大成可啓朝儀之實後世必外朝之例以附會　中國之禮尤不正之至也（以上闡王朝之禮）

素戔嗚尊昇天之時溟渤以之鼓盪山岳爲之鳥响此則神性雄健使之然也天照太神素知其神暴惡徑詰問焉素戔嗚尊對曰吾元無黑心于時天照太神復問曰若然者將何以明爾之赤心也對曰請與姉共誓夫誓約之中（誓約之中此云宇氣譬能美難箇）必當生子如吾所生是女者則可以爲有濁心若是男者則可以爲有淸心

謹按是　神武之誓約乃後世誓盟之禮也

凡誓者所以明己之信解人之疑也事物之間或未嘗無其疑解疑之道在誓約祈鬼神期信於幽冥故　天神許誓以明其淸濁之心也後世因之終有誓盟之禮蓋誓者唯以言辭請神祇而約其信也盟者以物證其事直決其信僞遠請神明灑血載書之其禮嚴於誓也猶遥納釜煮沸攘手探湯遥燒斧火色置于掌是曰盟神探湯（盟神探湯此云區訶陀智）及後

世有作載書瀝血告神祇之禮也（孝德帝即位召集群臣盟告天神地祇曰天覆地載帝道唯一而末代澆薄君臣失序皇天假手於我誅殄暴逆今共瀝心血而自今以後君無二政臣無貳朝若貳此盟天災地妖鬼誅人伐皎如日月也）人皆非聖賢有信有僞有直有曲有正不可疑有奸不可無疑是天下之通情也　神聖之教通人情事變詳致其道故起端於此垂戒於後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天下之疑惑忽解而事物之大義可決行之否乃人人

可存疑戶戶可各辨今襲誓盟之禮信偽曲直一擧而歸于道其爲禮大哉或疑君子屢盟亂是以長作誓而民始畔作會而民始疑愚謂聖人之道能從天下之人情故無偏無倚徒杠輿梁成而后民不病涉水盟誓以約而后民可免其疑每人而試之日亦不足矣然盟誓必有禮用之不以禮民畔而不耻何必誓盟乎凡知也仁也不致其道猶不如蔑稗事要神屢盟是用之不以禮也如周豐言過而無徵何足取之乎（以上論誓盟之禮）

推古帝十五年秋七月戊申朔庚戌大禮小野臣妹子遣於大唐以鞍作福利爲通事十六年夏四月小野臣妹子至自大唐唐國號妹子臣曰蘇因高卽大唐使人裴世淸下客十二人從妹子臣至於筑紫遣難波吉師雄成召大唐客裴世淸等爲唐客更造新館於難波高麗館之上六月壬寅朔丙辰客等泊于難波津是日以餝船三十艘迎客等于江口安置新館於是以中臣宮地連磨呂大河內直糠手船史王平爲掌客爰妹子臣奏之曰臣參還之時唐帝以書授臣然經過百濟國之日百濟人探以掠取是以不得上於是群臣議之曰夫使人雖死之不失旨是使矣何怠之失大國之書哉則坐流刑時天皇勅之曰妹子雖有失書之罪輙不可罪其大國客等聞之亦不良乃赦之不

坐也秋八月辛丑朔癸卯唐客入京是日遣餝騎七十五疋而迎唐客於海石榴市衢額田部連比羅夫以告禮辭焉壬子召唐客於朝庭令奏使旨時阿倍鳥臣物部依網連抱二人爲客之導者也於是大唐之國信物置於庭中時使主裴世淸親持書兩度再拜言上使旨而立之其書曰皇帝問倭皇使人長吏大禮蘇因高等至具懷朕欽承寶命臨仰區宇思弘德化覃被含靈愛育之情無隔

遐邇知皇命居海表撫寧民庶境內安樂風俗融
和深氣至誠遠脩朝貢丹款之美朕有嘉焉稍暄
比如常也故遣鴻臚寺掌客裴世清等稍宣往意
并送物如別時阿倍臣出進以受其書而進行大
伴囓連迎出承書置於大門前机上而奏之事畢
而退焉是時皇子諸王諸臣悉以金髻華著頭亦
衣服皆用錦紫繡織及五色綾羅（一云服色皆用冠色）丙辰
饗唐客等於朝九月辛未朔乙亥饗客等於難波

大郡辛巳唐客裴世清罷歸則復以小野妹子臣
爲大使吉士雄成爲小使福利爲通事副于唐客
而遣之爰天皇聘唐帝其辭曰東天皇敬白西皇
帝使人鴻臚寺掌客裴世清等至久憶方解季秋
薄冷尊何如想清念此即如常今遣大禮蘇因高
大禮乎那利等往謹白不具
一書曰群臣議曰妹子懈怠失蕃國表罪合流
刑具狀聞奏天王問聖悳太子太子奏曰妹子

之罪寔不可寬然修好善隣妹子之功也加以
隋國使共來思復如何天皇大悅免罪又曰隋
帝書曰皇帝問倭皇云云天皇問太子曰此書
如何太子奏曰天子賜諸侯王書式也然皇帝
之字天下一耳而用皇字彼有其禮天皇召太
子以下而議答書之辭太子握筆書之曰東天
皇敬問西皇帝云云帝謹白不具（通鑑綱目集覽曰隋煬帝
大業四季戊辰三月倭國入貢倭王遣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

謹按是修隣好之始也隣者何可以相對也
修好者何氣候水土人物事義可以好之可
以通之也同氣相求同類相應金終止于山
玉終入于水各從其類天之道也天地之博
宇宙之渺泛泛乎此州嶋唯外國一事義於
中華故修好善隣猶石水相投膠漆相入
千載之 神聖一日遇之萬里之遠波一葦
航之自是隣交之道大啓互相聘禮外朝之

經典廣行于世人人知聖賢之事迹文字言語之用不乏大補　中國之治平是風從虎雲從龍所以雲行雨施品物大成也善隣之時其賚不懿乎蓋以國之大小則彼大也以人治之遠近則彼邃也土地廣故人物衆庶也治平邃故事義無疆當時初制書以東天皇敬問西皇帝唯非太子大手筆其志氣洪量能知所以　本朝爲　中華也夫外朝其

地博而不約治教盛則所畫惟泛守文不明則戎狄據之吳越荊楚之僭列諸侯平王之東遷於洛或割十六州以路契丹或退臨安稱臣於讎虜皆是所逼於戎狄也是一大土中畫地築城以立封域接境於四夷也故天下之勢或衺南北而東西蹙或東西長而縮南北或有九州十二州或以十道二十三路而經畫不一王統數易姓是博而不約之失

也人主治世之來久治亂盈虛大變人心悉澆訛春秋之時去古未遠而亂臣賊子弑君父猶薙草大臣世臣行妖事猶禽獸是非治道變化微言日隱之失乎唯　中國反之卓立于亘海封域自有天險自　神聖繼天立極爾來四夷竟藩籬亦不得窺　皇統連綿與天壤無窮況　神代之治悠久　人皇之祚永算今日之澆季亦尚優於周之末也（凡自帝堯至今四千有餘年自神武帝至今二千三百餘年自堯至周末殆二千餘年）雖言若果澆訛當爲鬼魅上古者人少而氣淳治久人多則氣漓而人澆者天地之數也後世誠不及古遠矣然乃人物亦不厚乎且往古之　神化　人皇之聖治　神勅之明教歷世之法令知仁之行威武之嚴何事乏乎外朝故與彼相對自稱　皇帝修好善隣更所以不耻之也或疑高麗百濟新羅之來朝

亦不修好善隣乎愚謂新羅王子來朝任那來貢既在　崇神垂仁帝之朝其後住吉大神賜高麗百濟新羅任那等　譽田天王及　若櫻宮壹戎衣而各面縛輿櫬封圖籍降從指阿利那禮河以誓請神祇以盟伏爲飼部不乾船柂每歲不絶朝貢初每國置官家爲海表之蕃屏自是歷代以子弟爲質常朝貢否乃征伐以懲不庭然是海外之諸蕃皆爲　中國之屬唯外朝可以通信而已諸蕃不足稱隣　中華終不行聘禮於彼地厚往薄來以柔遠人懷外國耳或疑外朝亦來聘乎愚按　推古朝隋煬帝遣文林郎裴世清來聘　天智朝唐客郭務悰等來聘其書曰大唐帝敬問日本國天皇　天武朝郭務悰又來聘其後　中朝置遣唐使通信於外朝然外朝之書簡多以諸侯王世衰人訛以此

爲足其失何在乎唯造端於記誦文字之俗儒以至我國之不知爲我國噫輕家雞愛野雉何德之衰乎以上論善隣之禮

應神帝二十八年秋九月高麗王遣使朝貢因以上表其表曰高麗王敎日本國也時太子菟道稚郎子讀其表怒之責高麗之使以表狀無禮則破其表

謹按是正表狀之禮也凡太子讀外朝之典籍在此十五年然乃外朝之文字相通未遠而太子之聰明雖莫不通達　中州非同氣相應如何速得弘文之盛乎高麗者我屬國而表狀無禮太子破表責使其嚴如此志氣德量可并按也

履中帝四年秋八月辛卯朔戊戌始之於諸國置國史記言事達四方志

謹按是置國史之禮也

推古帝十二年夏四月丙寅朔戊辰皇太子親肇
憲法十七條
謹按是作憲章之書初也
十六年聘唐帝其辭曰東天皇敬白西皇帝詳見論善隣之禮條
謹按是　詔書之禮也此後公式之禮大行
賜新羅王渤海王於　璽書以　天皇敬問
某國王是乃　天子賜諸侯王書禮也凡文

辭命令者國家之大禮也因文字言辭之褒
貶以存尊卑親疏之禮爲後世國史之例草
創討論潤色之義更不可忽也
二十八年皇太子嶋大臣共議之錄天皇記及國
記臣連伴造國造百八十部并公民等本記蘇我稻目宿禰之子馬子家於飛鳥河之傍乃庭中開小池仍與小島於池中故時人曰島大臣
謹按是爲　皇記國記本記之始也　孝德
帝四年有鞍作之事蘇我臣入鹿更名鞍作父蘇我臣

蝦夷臨誅悉燒　天皇記國記船史惠尺即
疾取所燒國記而奉中大兄天智帝也此時往古
之典籍悉燒失之其後　天武帝詔群臣令
記定帝紀及上古諸事命境部連石積等更
肇俾造新字一部四十四卷自是連綿典籍
日造文書大行于世然　中國往古之實記
入于火舊紀不明唯摘灰殘之燼竹以間存
此往事亦足爲萬世之戒吁惜乎或疑言語

文字愚謂人既有口舌則有音聲故情之所
發自有言語有言語則終有文字之象其直
出曰聲有曲節曰音其形象可以通曰字其
條理有節曰文共是天地人物自然之勢也
豈唯　中國外朝乎四夷之侏離禽獸之噑
喁亦然直不得其正而已往古　神聖既有
唱和嘖讓誓約之義太玉命之稱讚天兒屋
命之太諄辭況　天神之聖勑乎至素戔鳴

尊於稻田姬也彥火火尊於豐玉姬也　神武帝之御謠道臣命之諷歌乃有章有句有文有藻乎夫文字之作也因其言語音聲象其事物之形氣造端於其始修飾楷模備完於其後蓋往古有假名字（俗曰伊呂波）是乃文字之父母言語之音象也以通其事以表其情後世因循增益爲千變萬化之文字爲天下之用音聲之委曲婉轉也人情之精微幽玄

也莫不繕寫而盡之及　應神帝外朝之文字相通字畫規楷殆類　中華之文字五音之平上去入亦不異於此和漢之字相通用譯外國以漢字詳言語以倭訓然乃　中華之文字其實在倭字以倭漢字互相用以爲天下之利也或疑今所用之文字皆外國之文字不知上古之文字何有形象乎愚謂凡文字之制必與時變化往古之文書鞍作亂

悉爲灰其時既不可知之況後世乎且外朝之文字相通爾來文學之史生留學之博士専好外書所其記所其言悉用漢語是倭漢之事義筆畫互相因也鯛鰡年魚堅魚鯯魚爲魚也枺椿梶櫻楓爲木也或不同外朝之字義或外書無其字之類甚多皆國俗之制也或疑然乃何無　中國之字編乎愚謂外國與　中國一天地之氣候同　神聖之撰

而人物事義殆不異漢語之相襲猶水流濕火就燥少頃天下之人人皆倭字漢字相用不異外朝治平之遼遠人物之敏其事文書史編字畫悉致之故　中州乃因之以補益之假借之來是措其短就其長之道也竊按往古之言語名字其說其義而今不可審之強解之則似附會來或有上古之辭或有後世之訛言或有漢字通用之語或有方言或

有時俗之辭相襲大抵　中朝之言語者悉
用訓故言辭之間事物尤易通不足盡文章
辭令矣外朝反之言語盡用音故雖一事不
謄于文字難明辨焉於此文章及辭令日繁
年累矣夫外朝之古鳥迹以代結繩科斗以
代鳥形篆籀以代科斗隷書以代篆籀而後
草書飛白之類相續起漢時去周未遠而科
斗之文字人不得解之然乃上古近代字畫

之不同外朝尙爾況武后作圀字國字也昌黎
作猔字音敎上聲收錢了訖庵隋唐作奄十唐音爲平
聲唐詩爲平聲音當爲諱謂之長安語香否則詩不叶∴字梵音詩人
用之∴伊字佛書用之唐王維詩三點成伊猶有想繃字無之升庵
用之繃字書無之楊升庵有繃巾之義廉縕有字無音無義
如此之類尤多故經史有不出之字音義有
不可知之字或有奇字近作或有釋梵俗字
或有叶韻假借然外朝文字之祖以易爲本

以奇偶爲畫以形事意聲爲體只日趨便簡
字楷失古意豈字畫之爾乎事物之修飾不
以其道則其實泯沒而失其古可併案也或
疑因此則文學必以外朝爲長乎愚謂漢語
之文學者不倚外朝不可知之故　推古帝
修好善隣之後外國通信不已置留學生以
令講肆漢語外朝之典籍無不來至其如吉
備眞備阿倍仲滿與盛唐文人詩仙相並不

愧其慕風繼塵相與者世世不乏人詩賦文
章之集以爲冊亦何異乎彼矣抑文學者我
文學而不必彼大底　朝廷之紀錄史書
勑集皆假借漢字訓倭語也其間專有以漢
語有倭漢相襍有以倭字如日本書紀萬葉
集古今集及六條宮以眞字模謄伊勢物語
菅爲長訓倭語諺說貞觀政要是也不知
中朝之文學而學漢文猶未能事人問事鬼

神矣或問書畫亦有　中朝之法乎愚謂既有文字則未嘗無模楷上古之事迹今不可知之中古以來眞行艸之精秀或入于神或入于聖鬼神亦感之木石亦動之其勢飛於龍鳳其機通於未然之輩相續連綿各與一家之風又相並於外朝故藤道長藤佐理及野人若愚之善書之稱見彼國之書況畫手之妙更不愧于彼也凡文字之形象日變其壯于觀者殆失古意筆資之縱意點楷之任手淩雲垂露之逞可是可而字畫所係參差俗字所由興起也外朝善書者亦然字變爲楷大背古體而鍾繇王義之以善楷名家者吁修飾之禮非君子不可得其實也矣（以上論文）

（書之禮）

五〇

素戔嗚尊之爲行也甚無狀天照太神由此發慍考入于天石窟閉磐戶而幽居焉故六合內之常闇而不知晝夜之相代于時八十萬神會合於天安河邊計其可禱之方故思兼神深謀遠慮遂聚常世之長鳴鳥使互長鳴亦以手力雄神立磐戶之側而中臣連遠祖天兒屋命忌部遠祖太玉命掘天香山之五百箇眞坂樹而上枝懸八坂瓊之五百箇御統中枝懸八咫鏡（一云眞經津鏡）下枝懸青和幣（和幣此云尼枳底）白和幣相與致其祈禱焉又猿女君遠祖天鈿女命則手持茅纏之矟立於天石窟戶之前巧作俳優亦以天香山之眞坂樹爲鬘以蘿（蘿此云比舸礎）爲手繦（手繦此云多須枳）而火處燒覆槽置（覆槽此云于該）顯神明之憑談（顯神明之憑談此云歌牟鵝可梨）是時天照太神聞之而曰吾比閉居石窟謂當豐葦原中國必爲長夜云何天鈿女命嘘樂如此者乎乃以御手細開磐戶窺之時手力雄神則奉承天照太神之手引而奉出於是中臣神忌部神則界以端出之繩（繩亦云左繩端出此云斯梨俱梅儺波）乃請曰勿復還幸然後諸

五一

神歸罪過於素戔鳴尊而科之以千座置戶遂促徵矣

一書曰其物既備握天香山之五百箇眞坂木（古語佐禰居自能禰居自）而上枝懸玉中枝懸青和幣白和幣令太玉命捧持稱讚亦令天兒屋命相副祈禱又令天鈿女命以眞辟葛爲鬘次蘿葛爲手繦（蘿葛者比可氣）以竹葉飫憩木葉爲手草（今多久佐）手持著鐸之矛而於石窟戶前覆誓槽（古語宇氣布稱約誓之意）

擧庭燎巧作俳優相與歌舞於是天照太神中心獨謂此吾幽居天下悉闇群神何由如此之歌樂聊開戶而窺之云云當此時上天初晴衆俱相見面皆明白伸手歌舞相與稱曰阿波禮（言天晴也）阿那於茂志呂（古語事之甚切皆稱阿那言衆面明白也）阿那多能志（言伸手而舞今指樂事謂之多能志此意也）阿那佐夜憩（竹葉之聲也）飫憩（木名也振其葉之詞也）爾乃二神俱請曰勿復還幸

謹按是聲樂歌舞之禮也此後火闌降命爲俳優道臣命奉承密策能以諷歌皆樂之一事而竟定呂律制樂器立曲調習舞節各制作一代之樂也蓋樂者人心之和悅也中有和樂（洛音）之實則外有節文之事是爲情文之稱既有節文之事則音聲以發手舞足蹈於此考五聲合八音分六律六呂節文其七情以正其聲容皆聖人發其端待其人以令成

其道也凡禮者正而嚴也樂者和而安也禮者所以節於人情也樂者所以樂（洛音）神人也故事神祇和上下育人才養性情莫大於樂樂非獨喜衆相會以成其樂（洛音）其制不備則不得是重其本而未嘗遺其末盡其實而未嘗舍其文也徒有其物而無其道則非成敎化之實徒言其德而無其制則非感神人之全聖人制樂又思與四海共之百世傳之豈

本末偏廢乎　神代因思兼神之慮其所制
之道大備故　神亦感之其功效廣大深切
可以見之也此後樂之制日備風雅頌以正
之有神樂以事神祇有樂舞以和上下有催
馬樂風俗以知天下之俗或有四夷之樂或
有雜藝今様以示教化之德以發和樂(洛音)之
實況呂律樂府之詳樂器之名物珍奇伶人
之通音律舞曲之感鬼神更不乏其人也

五四

素戔嗚尊遂到出雲之清地焉(清地此云素鵝)乃言曰吾
心清清之(此今呼此地曰清)於彼處建宮時素戔嗚尊歌
之曰夜句茂多菟伊都毛夜覇餓岐菟磨語昧爾
夜覇餓枳菟俱廬贈廼夜覇餓岐廼
謹按是詠歌之始也初　二神既有唱和爲
憙哉之辭是乃雖歌曲之父母未及章句至
此三十一字相備爲萬世詠歌之基此後下
照姫之夷曲彥火火尊之擧歌及　人皇此

道日隆而以至動天地感鬼神和上下正人
倫通事物之情是乃樂律之其一也蓋內因
七情之蘊外發其言辭以述其懷者人情之
道也既有言辭則有章有句有章句以可詠
之則有諷而託之(曰諷歌乃外國之風也)有陳而直之(曰加增倍歌乃外國之賦也)有喩而比之(曰準擬歌乃外國之比也)有
起而引之(曰譬歌乃外國之興也)有正而平之(曰正言歌乃外國之雅也)有祝而壽之(曰祝歌乃外國之頌也)詞林言葉之

五五

繁文海筆藻之廣千變萬態亦不出此六義
波流分派而天下皆詠歌於此柿本人丸山
邊赤人獨步於古今神仙于當道　朝廷以
之佐教化以之試其賢愚人臣以之諷諫以
之表衷鬼神以感之人民以和之所其繫甚
重所其基太深而制長歌短歌旋頭混本之
類雜體又不少況因　二神之唱和上問下
答之連歌(日本武尊有筑波之詠而乘燭者獻九夜十日之答)洋洋乎

盈耳是　中國之文物而猶外國之詩代代之　勅撰家家之別集五車亦可折轄且集歌林之良材聚詞海之浮藻文人筆之書女史著之册豈三萬軸耳乎及後世漢語相通外國之詩賦文章亦大行于世凡李翰林王右丞者盛唐之詩人天下稱之而阿倍仲滿相並贈答唱和陸龜蒙皮日休者文人也詩人也有高致有聰悟而釋圓載交擬金欄如

五六

仲麻呂者　中國之一書生也唐肅宗上元中擢左散騎常侍安南都護累遷北海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遂卒於唐是人才不愧於外國也況吉備眞備博洽也菅江之名其家文藻詩集及國史家集之廣布於世以貴洛紙之價豈立外國之下風乎且詩文之入于禪南禪信義堂(有空華集)相國津絕海(有蕉堅藁)少林岩惟肖(有東海瓊華)建仁泒江西東福錬虎關(有濟

北集)巖東沼(有流水集)澤天隱三橫川(有京華集)及村庵月舟之等各橫行而並馳又不可枚擧也或疑先人曰　中朝之文士發名於外國粟田阿倍而已然乃粟田阿倍之才賢於吉備乎愚謂粟田入唐武后賜宴於麟德殿見外國之史粟田眞人養老三年卒無遺行之可稱於今仲滿雖播名於外國　中朝又無可知其才吉備眞備入唐而詳唐禮博涉經史以

五七

審思明辨而大興儒風釋典之禮通武義兵法以籌平賊其功尤懿也故自從八位下轉正二位右大臣改下道賜吉備姓凡入唐之輩無可立此上竊按仲麻呂者反之夫雖信美而非吾土者人之情也仲麻呂放其還鄕不去卒於唐終不省父母不輔　王政家乏葬禮有闕又賜其賻襚眷遇如此而忘其本豈是才之實乎唐帝賞之以美官大祿外國

之衰亦可并按也
神武帝東征於菟田血原以酒完班賜軍卒乃爲
御謠之曰（謠此云宇多預彌）宇儴能多伽機珥辭藝和奈
破盧和餓末菟夜辭藝破佐夜羅殊伊殊區波辭
區娓羅佐夜離固奈彌餓那居波佐麼多智曾麼
能末廼那雞句塢居氣辭被惠彌宇破奈利餓那
居波佐磨伊智佐介幾未廼於朋雞句塢居氣儴
被惠彌是謂來目歌今樂府奏此歌者猶有手量

五八

大小及音聲巨細此古之遺式也
謹按是謠歌之初也夫謠者無章曲而是又
詠歌之一體也凡神樂催馬樂風俗所歌皆
是謠也蓋外朝三百篇之詩者　中國之謠
歌也　中州三十一字之歌者外朝之律詩
也五言七言之詩者起於漢康哉之歌出于
唐虞　中朝之歌謠共造端於　神代以降
風於後世吁和上下通人情事鬼神之道太

備哉（以上論樂聲之禮）
以上論禮儀之道謹按禮者則天地順人
情考事物致其至誠省其始終之道也儀
者正威儀以修飾文章之謂也禮立則儀
行故治平於國家不以禮則猶無衡無繩
墨無規矩其輕重曲直方圓終不可知定
禮不以道則猶衡之不正繩墨規矩之不
明誣之以奸詐亦不須得其實五倫之大

五九

經事物之周通莫善於禮禮不因儀不行
儀不本禮無誠禮儀相因而后本立文成
矣儀禮之經緯於天下其品節甚多其條
目數繁故制儀禮審修飾非聖人不虛道
非　天子不能盡其用也人有親疎有貴
賤有貧福有男女有長幼有官位有職掌
其事之吉也凶也軍也賓也嘉也其物之
云衣服云飲食云家宅云用器其威儀文

章之隆殺豈容易乎故天之道也之義民之行無不以禮　神聖垂其端以戒萬世其旨不亦大哉或疑樂與禮相對而今以樂屬禮何乎愚謂樂亦儀之禮也禮立則樂行猶天之在地曰天則地在其中也

賞罰章

二神共生日神此子光華明彩照徹於六合之内故二神喜曰吾息雖多未有若此靈異之兒不宜

久留此國自當早送于天而授以天上之事故以天柱擧於天上次生月神其光彩亞日可以配日而治故亦送之于天次生蛭兒雖已三歲脚猶不立故載之於天磐櫲樟船而順風放棄次生素戔嗚尊此神有勇悍以安忍且常以哭泣爲行故令國内人民多以夭折復使青山變枯故其父母二神勑素戔嗚尊汝甚無道不可以君臨宇宙固當遠適之於根國矣遂逐之

謹按是　二神賞善懲惡不私之義也蓋人情必有喜怒有喜怒則有好惡好惡必偏所其私而不得其至公則善惡混而不正故雖　神聖亦未嘗無取舍取舍之道其分始於親親以不私則所其及可以知也今欲命中州之主而於其四子其名分之嚴其取舍之正是乃萬世賞罰之源也

天神遣經津主神武甕槌神使平定葦原中國於

是大巳貴神薦岐神於二神故經津主神以岐神爲鄕導周流剗平有逆命者卽加斬戮歸順者仍加褒美

謹按是賞罰之始也凡賞刑者齊其過不及之道而勸導人於善懲示惡於人之事也人之氣質不同俗之風敎不正則或習惡而爲恒或以暴逆爲業故刑以威之罰以懲之者君子所以愛之而非惡去聲以害焉不刑賞以

潛御之則善惡不明君子之道消小人之道長
可不愼乎（以上賞罰之義）
大物主神及事代主神乃合八十萬神於天高市
帥以昇天陳其誠欵之至時高皇産靈尊勅大物
主神汝若以國神爲妻吾猶謂汝有疏心故今以
吾女三穗津姬配汝爲妻宜領八十萬神永爲皇
孫奉護乃使還降之
謹按是　天神行賞之始也

六二

神武帝卽位二年春二月甲辰朔乙巳天皇定功
行賞賜道臣命宅地居于築坂邑以寵異之亦使
大來目居于畝傍山以西川邊之地今號來目邑
此其緣也以珍彥爲倭國造（珍彥此云于砮毘故）又給弟猾
猛田邑因爲猛田縣主是菟田主水部遠祖也弟
磯城名黑速爲磯城縣主復以劒根者爲葛城國
造又頭八咫烏亦入賞例其苗裔葛野主殿縣主
部是也

謹按是　人皇行賞之始也有功則有賞祿
君臣之禮也然不定其功則大小輕重不正
而有賞失其道故定功而後行賞是明世之
事也　帝初東征之間奉策荷戈自當難之
功臣勇士不可舉數今行賞之始在道臣命
而及頭八咫烏其定功之道大哉公哉（以上行賞之禮）
天神欲令撥平葦原中國之邪鬼賜天國玉之子

六三

天稚彥天鹿兒弓及天羽羽矢以遣之
謹按是賚其臣之始也蓋樹其風聲以異人
之耳目鼓舞其勸勤之意興動其善忠之實
者人君治平之要道也故賞以厚之待以深
之而後所其任甚重所其責能通　天神賞
此神如此而此神不忠誠忽中還投之矢隕
命其責速通可以見也後世立將賜鈇鉞異
其器服皆賢賢所以崇奬有德興起人心造

端於是乃外朝之旌淑也
皇孫勅天鈿女命汝宜以所顯神名爲姓氏焉因賜猿女君之號故猿女君等男女皆呼爲君此其緣也

謹按是因其功賜姓號之始也　神武帝東征之日日臣命忠而且勇加能有導之功以賜道臣之名蓋姓名之號者所以流芳於百世而鼓動其善心也故賜姓命氏必有道人臣不稟諸時君則不得爲其姓氏其分嚴哉凡物部大伴之爲姓者以其威武（饒速日命物部氏之遠祖也物部者武夫之訓也道臣命大伴氏之遠祖也日本武尊以靫部賜武日以爲大伴氏也）中臣忌部之爲姓者因其中直而主祭祀況藤橘菅江之分源平紀清之派未嘗不以其勳業也夫名者實之著也無實而有名則竟爲虛名虛名而傳之後世者遺臭於子孫也其所賜其所受不愼乎（以上賚賜之義）

神武帝辛酉年春正月庚辰朔天皇卽帝位於橿原宮是歲爲天皇元年故古語稱之曰於畝傍之橿原也太立宮柱於底磐之根峻榑風於高天之原而始馭天下之天皇號曰神日本磐余彥火火出見天皇焉

謹按是人臣奉尊號之始也　神代既有尊命之說也凡善惡之應終不可掩故臣有善惡則君糺之君之善惡天必糺之天不言而人代之所謂尊號之善惡是也至後世有謚贈之制唯非人君賞黜於其臣臣子亦議其君父臣子非議焉天下以議之天下之議者天之命也君臣之道可不愼乎夫以一時之好惡蒙百世之榮辱未知其履歷而一聞其號謚則知其人故所以勸化人心與懲善惡者在此然乃賞刑之實本於人君以流於天下行之迹功之表出於己成於人是其終不

可掩也以上尊號之禮

諸神歸罪過於素戔嗚尊而科之以千座置戸遂促徵矣至使拔髮以贖其罪亦曰拔其手足之爪贖之已而竟逐降焉

謹按是行刑罪贖流之始也凡刑者衆以惡之事以涉衆其著不可掩而後察之行其罰尊之無狀至六合常闇所其繫最博大也故衆議行之刑又贖其科可謂刑罪之公自是

至　人皇刑法大定律令周旋天下悉知刑之可懲矣蓋罰以耻之刑以害之　神聖豈欲之乎否乃善終不長道終不行也故詳聽斷之法謹詳讞之議伸寃抑之屈親死囚之决以愼刑憲正典獄之任存欽恤之誠戒濫縱者歷代　聖主之明戒也人一死而不生身一黥而不復事一謬則千悔亦不補故以至誠臨焉以至明致之而可得其中其孚也

以上行罰之義

以上公賞罰之省謹按賞則勸罰則懲者情之恒也　神聖因其人情以制政正其道是所以刑賞爲大柄也凡賞罰之道在建極於其初而省效於其後也其制不明于初則人不知守其準的其效不糺於後則人不能克其終法之明也猶久則怠緩則褻故有巡守巡察之省以陟黜其政著

芳臭於其時是治平之大權也唯欲人之歡欲人之畏而數賞刑私一人之喜怒逞一時之好惡不以天下之公則人狎之輕之賞刑不得勸懲之實也或疑明聖之君刑賞錯不用然則刑賞者衰世之政乎愚謂明聖之君審賞刑而不惑故稱諸明聖凡登用默退者擧錯君子小人之道也既有人則有喜怒好惡既有君臣則有慶賞

刑罰何唯人而已乎天地有春生秋殺以一齊萬物乎外朝唐虞之盛擧十六相錯四凶大功二十爲天子其天命天討是也不知唐虞之外亦有聖明之君然乃賞罰之省非所以爲治教之要乎矣

武德章

伊弉諾尊伊弉冊尊立於天浮橋之上共計曰底下豈無國歟迺之以天瓊（此瓊曰玉努也）矛指下而探之是獲滄溟其矛鋒滴瀝之潮凝成一島名之曰磤馭盧島

一書曰天神謂伊弉諾尊伊弉冊尊曰有豐葦原千五百秋瑞穗之地宜汝往循之迺賜天瓊戈於是二神立於天上浮橋投戈求地因畫滄海而引擧之卽戈鋒垂落之潮結而爲島名曰磤馭盧島

一書曰豐葦原千五百秋之瑞穗國者大八洲

六八

未生以前已有其名雖有名字而無形相强字其形爲天瓊矛者也大八洲國者卽瓊矛之所成也

謹按大八洲之成出于天瓊矛其形乃似瓊矛故號細戈千足國宜哉　中國之雄武乎凡開闢以來　神器靈物甚多而以天瓊矛爲初是乃尊武德以表雄義也

素戔嗚尊昇天之時溟渤以之鼓盪山岳爲之鳴呴此則神性雄健使之然也天照太神素知其神暴惡至聞來詣之狀乃勃然而驚曰吾弟之來豈以善意乎謂當有奪國之志歟夫父母既任諸子各有其境如何棄置當就之國而敢窺窬此處乎乃結髮爲髻縛裳爲袴便以八坂瓊之五百箇御統（御統此云美須磨屢）纏其髻鬘及腕又背負千箭之靫（千箭此云知能梨）與五百箭之靫臂著稜威之高鞆（稜威此云伊都）振起弓彇急握劒柄蹈堅庭而陷股若沫雪以蹴

六九

散（蹴散此云倶穢簸邏邏箇須）奮稜威之雄誥（雄誥此云烏多稽眉）發稜
威之嘖讓（嘖讓此云舉廬毘）而徑詰問焉
一書曰日神本知素戔嗚尊有武健陵物之意
及其上至便謂弟所以來者非是善意心當奪
我天原乃設丈夫武備躬帶十握劒九握劒八
握劒又背上負靫又臂著稜威高鞆手握弓箭
親迎防禦
一書曰天照太神疑弟有惡心起兵詰問

一書曰日神曰吾弟所以上來非復好意必欲
奪我之國者歟吾雖婦女何當避乎乃躬裝武
備云云
謹按是　日神裝武備起兵之義也　日神
之聖靈也天下誰敵之而猶設大丈夫之備
以防禦是令垂戒於萬世設備於未然之謂
也蓋備者豫爲之義也有備則安無備則敗
天下之事物皆然況兵之爲用必有不虞有

不意故遠慮深思以裝武備則臨難而無患
素戔嗚尊者　神之弟而嚴其武德責之者
其以無狀臨天思八洲爲之泯滅黎元爲之
沉淪而裝武威懲其機最可畏也
高皇產靈尊以眞床覆衾裹天津彥國光彥火瓊
瓊杵尊則引開天磐戶排分天八重雲以奉降之
于時大伴連遠祖天忍日命帥來目部遠祖天槵
津大來目背負天磐靫臂著稜威高鞆手捉天梔

弓天羽羽矢及副持八目鳴鏑又帶頭槌劒而立
天孫之前遊行降來
謹按草昧之際非常之戒不可忽之故天忍
日命備軍裝以前驅敵其所懾威武之道設
而不怠克終之戒也　況　天孫初降乎
神武帝甲寅冬十月丁巳朔辛酉天皇親帥諸皇
子舟師東征戊午年春二月丁酉朔丁未皇師遂
東舳艫相接方致難波之碕夏四月丙申朔甲辰

皇師勒兵步趣龍田而其路狹嶮人不得並行乃還更欲東踰膽駒山而入中洲時長髓彥聞之曰夫天神子等所以來者必將奪我國則盡起屬兵徼之於孔舍衞坂與之會戰

謹按是　人皇東征定　中州之武威也有舟師有步兵有會戰有神策有神瑞有凱歌有祭齋戰勝而存戒以從營於別處聊以爲御謠慰將卒之勞爲練士卒示誠信建功於六年其兵律之制神謀之略陳營器械之用法元將偏帥之撰任無不備故井光之有尾土蜘蛛之手足長不能著其術況長髓彥之愎恨菟田兄猾之逆謀竟戮殺而區宇安定

中州初平其策其兵皆出於神神乃天也天以授之人以與之是　帝所以爲神武也或疑天授人與神武而不殺者聖人之兵也然乃何有此許多誅戮乎愚謂草昧之間草

七二

木成言邪鬼爲蠅聲各自建封境占其有非神兵終不可得速成之功流血沒踝偃屍枕臂者會戰誅殺之制也桀犬吠堯何時無黨奸之賊徒況屯蒙乎其死神兵者所天討之其他不易民以治之東征六年之間鳴其兵僅一年（自戊午年春二月至己未年春二月）而　中國絕風塵神武不殺之大兵天授人與之至德可併考也（以上神聖之武）

高皇產靈尊更會諸神選當遣於葦原中國者僉曰磐裂根裂神之子磐筒男磐筒女所生之子經津主神是將佳也時有天石窟所住神稜威雄走神之子甕速日神甕速日神之子熯速日神熯速日神之子武甕槌神此神進曰豈唯經津主神獨爲丈夫而吾非丈夫者哉其辭氣慷慨故以卽配經津主神令平葦原中國云云故大已貴神乃以平國時所杖之廣矛授二神曰吾以此矛卒有治

七三

功天孫若用此矛治國者必當平安
謹按是　天神撰將之義也蓋用兵之要一在軍將將者軍之司命勝敗之源也　天神三會群神以得此二將終遂其功所撰所任共得其道也二神平順　天孫臨降以開萬億世之　皇系其武威吁愗哉懿哉矣大巳貴所奉之廣矛亦靈器也凡兵以律輿以策立以器械爲用兵武之字皆以其器況　中

國初有瓊矛以成此洲　天神以寶劍備神器乎宜哉二神有不血及之勳乎
神武帝東征大伴氏之遠祖日臣命帥大來目督將元戎蹈山啓行
先人曰神武天皇東征之日物部氏祖道臣命爲軍帥（物部氏者恐誤平大伴氏也　道臣命者乃日臣命之名也）
謹按是　人皇撰將之始也蓋將才足以將物之稱帥智以帥人之名也危急草屯之時

其用最在將帥滔滔武夫非好謀挫機之精未中其任故將帥之爲用不必以攻戰要折衝屈敵之智本誠信撫教之實其任重其撰豈易得乎道臣命殆其斯也上有　神武之聖下有賢才之應其制區宇弘功業所以無所不利無所不成也（以上撰將帥）
高皇産靈尊賜天稚彥天鹿兒弓及天羽羽矢以遣之

謹按是　天神授將於節刀之義也及　人皇　景行帝以鈇鉞授日本武尊自是連綿修飾而有立將之禮凡節度者所以示其信也斧鉞者所以專刑戮也軍旅之制不可以私人臣又無專制之義故樹風聲於四方著天表於所愼將帥一受閫外之寄適時中之宜於是三軍之任歸于此無二三其倚付也蓋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其才其德不並行則

不得其實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然安常不安一人有齟齬杌棿即轉危矣人君當無事之日人才彙進之時儲其器以備急難令隆　天寵之優布懷綏之德則凡事無不成也將有將兵將將將相兼任有知信仁勇忠有禮將嚴將然其本在知仁勇之三若擧兵討不庭不精其撰將則自招傾覆以墜三軍也古來重其任不亦宜乎（以上賜節度）

七六

神武帝即位二年春二月甲辰朔乙巳天皇定功行賞賜道臣命宅地居于築坂邑以寵異之亦使大來目居于畝傍山以西川邊之地今號來目邑此其緣也以珍彥爲倭國造（珍彥此云于砮毗故）又給弟猾猛田邑因爲猛田縣主是菟田主水部遠祖也弟磯城名黑速爲磯城縣主復以劒根者爲葛城國造又頭八咫烏亦入賞例其苗裔即葛野主殿縣主部是也

謹按定功行賞者軍國之盛事也賞不當其功則禮不明無功而有賞則小人進而倖奸行故行賞必在定其功也今　大君有命開國建業其時最可畏於是賞不踰其禮而功臣保全國家安靖矣蓋賞罰者人君之大柄也更不可忽之金帛器物祿位土地之與奪不精其撰則不得其實定功行賞之一句萬世行賞之模格也（以上行賞之格）

七七

景行帝二十五年秋七月庚辰朔壬午遣武內宿禰令察北陸及東方諸國之地形且百姓之消息也二十七年春二月辛丑朔壬子武內宿禰自東國還之奏言東夷之中有日高見國其國人男女並推結文身爲人勇悍是捴曰蝦夷亦土地沃壤而曠之擊可取也四十年夏六月東夷多叛邊境騷動秋七月癸未朔戊戌天皇持斧鉞以授日本武尊曰朕聞其東夷也識性暴强淩犯爲宗村之

無長邑之勿首各貪封堺並相盜略亦山有邪神郊有姦鬼遮衢塞徑各各令苦人其東夷之中蝦夷是尤强焉男女交居父子無別冬則宿穴夏則住樔衣毛飲血昆弟相疑登山如飛禽行草如走獸承恩則忘見怨必報是以箭藏頭髻刀佩衣中或聚黨類而犯邊界或伺農桑以略人民擊則隱草追則入山故往古以來未染王化今朕察汝爲人也身體長大容姿端正力能扛鼎猛如雷電所向無前所攻必勝卽知之形則我子實則神人是寔天愍朕不叡且國不平令經綸天業不絕宗廟乎亦是天下則汝天下也是位則汝位也願深謀遠慮探姦伺變示之以威懷之以德不煩兵甲自令臣隷卽巧言調暴神振武以攘姦鬼於是日本武尊以受斧鉞以再拜奏之曰嘗西征之年賴皇靈之威提三尺劒擊熊襲國未經浹辰賊首伏罪今亦賴神祇之靈借天皇之威往臨其境示以德教

猶有不服卽擧兵擊仍重再拜之冬十月壬子朔癸丑日本武尊發路之爰日本武尊則從上總轉入陸奥國時大鏡懸於王船從海路廻於葦浦橫渡玉浦至蝦夷境蝦夷賊首島津神國津神等屯於竹水門而欲距然遙視王船豫怖其威勢而心裏知之不可勝悉捨弓矢望拜之曰仰視君容秀於人倫若神之乎欲知姓名王對之曰吾是現人神之子也於是蝦夷等悉慄則寒裳披浪自扶王船而著岸仍面縛服罪故免其罪因以俘其首帥而令從身也蝦夷既平

謹按是東夷征伐之始也自是蝦夷朝貢不怠敎化大行于東方綿綿以至今日武內宿禰之知機也日本武尊之雄武也神劒之發威也靈鏡之明光也殆武德之盛矣故　帝終至錄其功名以定武部示諸後世也凡少碓王之用兵也于西于東所向無寇勤　王

而無息此時邊鄙之反人悉平夷賊從服四海大寧皆是王之功也惜哉瘴之害而夭其命乎（以上征東夷）

神功帝因住吉大神之教便結分髮而爲髻因以謂群臣曰夫興師動衆國之大事安危成敗必在於斯今有所征伐以事付群臣若事不成者罪有於群臣是甚傷焉吾婦女之加以不肖然暫假男貌强起雄略上蒙神祇之靈下籍群臣之助振兵甲而度嶮浪整艫船以求財土若事就者群臣共有功事不就者獨有罪既有此意其共議之群臣皆曰皇后爲天下計所以安宗廟社稷且罪不及于臣下頓首奉詔秋九月庚午朔己卯令諸國集船舶練兵甲時軍卒自集爰卜吉日而臨發有日時皇后親執斧鉞令三軍曰金鼓無節旌旗錯亂則士卒不整貪財多欲懷私內顧必爲敵所虜其敵少而勿輕敵强而無屈則姧暴勿聽自服勿殺

遂戰勝者必有賞背走者自有罪冬十月己亥朔辛丑從和珥津發之時飛廉起風陽侯擧浪海中大魚悉浮挾船則大風順吹帆舶隨波不勞櫨楫便到新羅時隨船潮浪遠逮國中即知天神地祇悉助歟新羅王於是戰戰栗栗厝身無所則集諸人曰新羅之建國以來未嘗聞海水淩國若天運盡國爲海乎是言未訖之間船師滿海旌旗耀日鼓吹起聲山川悉振新羅王遙望以爲非常之兵將滅巳國讐焉失志乃今醒之曰吾聞東有神國謂日本亦有聖王謂天皇必其國之神兵也豈可擧兵以距乎即素旆而自服素組以面縛封圖籍降於王船之前因以叩頭之曰從今以後長與乾坤伏爲飼部其不乾船柂而春秋獻馬梳及馬鞭復不煩海遠以每年貢男女之調則重誓之曰非東日更出西且除阿利那禮河返以之逆流及河石昇爲星辰而殊闕春秋之朝忍廢梳鞭之貢天

神地祇共討焉時或曰欲誅新羅王於是皇后曰
初承神教將授金銀之國又號令三軍曰勿殺自
服今既獲財國亦人自降服殺之不祥乃解其縛
爲飼部遂入其國中封重寶府庫收圖籍文書即
以皇后所杖矛樹於新羅王門爲後葉之印故其
矛今猶樹于新羅王之門也爰新羅王波沙寐錦
即以微叱巳知波珍于岐爲質仍賫金銀彩色及
綾羅縑絹載于八十艘船令從官軍是以新羅王

八二

常以八十艘之調貢于日本國其是之緣也於是
高麗百濟二國王聞新羅收圖籍降於日本國密
令伺其軍勢則知不可勝自來于營外叩頭而歎
曰從今以後永稱西蕃不絕朝貢故因以定內官
家皇后從新羅還之

謹按是西戎征伐之始也　仲哀帝朝住吉
大神以西戎之外夷賜之　帝不信而早崩
皇后繼志述事不血及而高麗新羅百濟

皆從服三韓爲官家之藩屏　應神帝生備
聖武之形産之完生腕上其形如鞆故稱其名謂譽田天皇上古俗號鞆曰褒
武多奉論八幡爲天下之武神以其祭祀事之
猶伊勢　御神武家殊崇敬之噫靈德盛哉
自是三韓每年來朝奉貢受正曆於　朝廷
問政事於我國四國來作池應神七年秋九月高麗百濟新
羅任那來朝時命武內領諸韓人等作池因以名池號韓人池示其柔懷質
子弟貢博士以叩款誠間有不庭之罪發將

八三

帥討之百濟殺王以謝其無禮鐵鎖酒君以
獻其虜應神四年百濟辰斯王無禮國中殺之謝酒君事在仁德四十一年狹
手彥討高麗入王宮獲珍寶以奏其捷在欽明二
十一年或高麗獻鐵盾及的栗盾人之枝在仁德十
二年或慢表章奉羽表抗禮索知而以受責察
高麗表無禮在應神二十八年奉烏羽表在敏達元年故西戎懼其武
德服其雄才悉爲我屬國也蓋　垂仁帝既
命田道間守遣常世國求香菓然乃此時有

幷呑西戎之機以成其功於　若櫻朝也
皇后又發軍帥以平定比自㶱南加羅喙國
安羅多羅卓淳加羅七國屠南蠻以賜百濟
處處置日本府以布政令　中國之武德至
此大盛矣吁　中朝之文物更不愧于外朝
如其威武外朝亦不可比倫故外朝之海防
唯要倭寇倭寇者何西州之邊民虜掠于彼
也非　官兵之寇而其落膽戰股然明朝太

祖三遣使於我國請寇彊之禁欲修好眷眷
終垂祖訓以絕倭爲其一是恐其威武之餘
風也（以上征西戎）
以上論武義之德謹按五行有金七情有
怒陰陽相對好惡相並是乃武之用不亦
大乎然用之不以其道則害及人物而終
自燒所以聖人以興亂人以廢也豈是兵
之罪乎蓋　神代之兵武也惟神惟聖而

天討也天兵也其將帥軍伍皆靈神也然
猶存其道備其禮而示其大事可以鑑也
凡內有好惡之情以外與其狀耳目視聽
之手足防護之筋骨剛中之爪齒把嚙之
者人之天險也君子以內備宮禁之衛外
固國郡之護密四邊之藩練士卒利兵器
撰將帥制陳營審戰策常戒盜賊之機奮
威武之嚴是所以警不虞昭文德也夫征

者正其不正也彼不正輒興師侵伐之士
卒無罪而入死地故征伐者人君之大權
也豈容易之窮黷之乎而遠之疎之乃國
勢日衰天下大弱是所以兵爲大事也或
疑兵者覇主之業而非聖人之道愚謂陰
萠其根於陽故火以有烈烈之威陽交其
元於陰故水以有嫋嫋之柔天生五材民
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乃武乃文賛

堯之德也以聖武稱湯以武功歌文王以
神武不殺贊周易禮樂征伐並言者孔夫
子之聖戒也國家常以武備與文教並行
先事而爲之備無事而爲之防所以遏暴
亂乎將萠護治安乎長久也外國之聖主
未嘗不左右於文武況　中國者所其與
在瓊矛而　天神以天征賜　天孫以寶
劒況　神武帝之東征天賜以部靈此云

赴居能溯陟磨其武威所及無不服乎故　中華
之武四海之廣宇內之區終不可議之武
之德惟神而文之教惟聖也函陰陽生殺
之機妙致仁義生成之化矣夫仁義者人
之道而或用之師敗或因之國亡然乃其
要在其人兵亦如此廢興存亡全在其人
非有聖人覇者之名也　皇統綿綿之後
大修飾其制　崇神帝作一千之兵器

持統帝置陳法之博士令天下之民練習
之雖安更不忘戰　神尙戒之兵器祭神
祇垂仁二十七年令祠官卜兵器爲神幣吉之故以弓矢橫刀祭之所其
由來渾厚乎矣

祭祀章

天照太神方織神衣居齋服殿

謹按是祭祀　天神之義也雖無祭祀之說
既曰神衣既曰齋服殿則　神自織之以供

神明也　大神之靈親營其機巧事於　天
神其至誠可竊按也　朝廷終有神衣祭以
參河赤引神調系織作神衣以供伊勢　太
神宮是乃往古以至誠事神之遺則也孟夏季秋
有神衣祭謂伊勢神宮祭也此神服部等齋戒潔清織成也或疑神書所謂神衣者大神
之親服乎恐謂自服豈曰神衣乎令義解云以供神明故曰神衣是神織供天神之服故
素戔嗚尊之惡最可惡也以上天神祭
高皇產靈尊因勅曰吾則起樹天津神籬及天津

磐境當爲吾孫奉齋矣汝天兒屋命太玉命宜持天津神籬降於葦原中國亦爲吾孫奉齋焉乃使二神陪從天忍穗耳尊以降之是時天照太神手持寶鏡授天忍穗耳尊而祝之曰吾兒視此寶鏡當猶視吾可與同床共殿以爲齋鏡復勑天兒屋命太玉命惟爾二神亦同侍殿內善爲防護又勑曰以吾高天原所御齋庭之穗亦當御於吾兒

謹按是建宗廟而祭祀於祖考之禮也神籬者乃宗廟也寶鏡者乃宗廟之主也故曰齋鏡矣夫　天祖之靈體物而不遺然無宗廟之設神主之寄汎乎不可一定故宗廟以萃之神主以寄之而后神人之靈氣相集至誠可通齋戒可致是　天祖因　勑起樹神籬以爲齋鏡也夫　天子以天地爲父母故祭祀天神地祇以報其本建立宗廟以貴其始者人君之大禮也況　中國之生成直在天

神地祇也乎（令曰凡天皇卽位惣祭天神地祇散齋一月致齋三日義解云天神伊勢山城鴨住吉出雲國造齋神等類是也地祇大神大倭葛木鴨出雲大汝神等類是也皆依常典祭之）蓋人未嘗無思其父祖既有念其父祖則未嘗無念所其由出故遠乃思其本始近乃慕其父祖而祭祀之禮起況本始之有大功父祖之有大敎乎既有祭祀之禮則其道不不致之祭必有時祭必有地祭必有祠部祭必有器用奉物祭必有齋戒祭必有其事以糺其禮以盡其誠是祭祀之道也祭祀不致其禮則神不可享之禮儀不以其誠則神不可格焉禮致誠至而后可得祭祀之實凡人之誠莫大於祭祀祭祀之大莫如天地萬物之生成歸於天地子孫之綿續歸於祖宗是所以天地祖宗一其本也蓋人者萬物之長也人君者爲億兆之長人君祭祀於天地合萬類之散氣咸歸諸於天報本反

始以親盡其至誠莫大於祭祀也齋者何齊其不齊之謂也祭祀之議以齋戒可交之故天神詳　勅其禮也（以上宗廟祭祀之義）

神武帝四年春二月壬戌朔甲申詔曰我皇祖之靈也自天降鑒光助朕躬今諸虜已平海內無事可以郊祀天神用申大孝者也乃立靈畤於鳥見山中其地號曰上小野榛原下小野榛原用祭皇祖天神焉

一書曰神武天皇從皇天二祖之詔建樹神籬所謂高皇產靈神產靈魂留產靈生產靈足產靈大宮賣神事代主神御膳神（已上今御巫所奉齋）櫛磐間戶神豐磐間戶神（已上今御門巫所奉齋）生島（是大八洲之靈今生島巫所奉齋）坐摩（是大宮地之靈今坐摩巫所奉齋也）日臣命帥來目部衛護宮門掌其開闔饒速日命帥內物部造備矛盾其物既備天富命率諸齋部捧持天璽鏡劒奉安正殿并懸瓊玉陳其幣物殿祭祝

詞次祭宮門然後物部乃立矛盾大伴來目建仗開門令朝四方之國以觀天位之貴當此之時帝之與神其際未遠同殿共床以此爲常故神物官物亦未分明宮內立藏號齋藏令齋部氏永任其職又令天富命率供作諸氏造作大幣訖令天種子（天兒屋命之孫）解除天罪國罪事所謂天罪者上既設訖國罪者國中人民所犯之罪爾乃立靈畤於鳥見山中天富命陳幣祝詞禋祀皇天徧秩群望以答神祇之恩焉是以中臣齋部二氏倶掌祠祀之職猿女君氏供神樂之事自餘諸氏各有其職也

謹按是祭祀社稷宗廟之始也　中州既平先建社稷宗廟以萃天地鬼神之靈報其本追其遠其禮之盡然矣夫人君出于神而又爲神人之主有人民社稷之寄故郊時以事天地宗廟以祭鬼神大臣司其禮重臣相其

事至誠之道如此以此臨天下則人人豈有遺親後君之薄漓乎　帝制天下先及此其聖德之厚至哉

崇神帝六年百姓流離或有背叛其勢難以德治之是以晨與夕惕請罪神祇先是天照太神和大國魂二神並祭於天皇大殿之內然畏其神勢共住不安故以天照太神託豐鍬入姬命祭於倭笠縫邑仍立磯堅城神籬（神籬此云比莽呂岐）亦以日本大國魂神託渟名城入姬命祭然渟名城入姬髮落體瘦而不能祭

一書曰崇神帝六年乙丑秋九月倭國笠縫邑立磯城神籬奉遷天照太神及草薙劒令皇女豐鍬入姬奉齋更令齋部氏率石凝姥神裔天目一神裔二氏更鑄鏡造釼以爲護御璽是今踐祚之日所獻神璽鏡劒也仍其遷祭之夕宮人皆參終夜宴樂歌曰美夜比登能於保與須我良爾伊佐登保志由伎能與呂志茂於保與須我良爾（今俗歌曰美夜比止乃於保與曾許侶茂比佐止保志由伎乃與保志茂於保與曾許侶茂詞之轉也）

謹按是別建神籬之始也神籬乃神社之義宗廟制制也（以上祭祀天地宗廟）

七年冬十一月別祭八十萬神仍定大社國社及神地神戶

謹按是祭群神之始也大社者社稷宗廟之名國社者郡國之名山大川所其由祭之神社也神地神戶者事神之祠官奉祭祀之田園也國家有事則徧告群神以致其誠是禮之恒也（以上祭群神）

垂仁帝二十五年春三月丁亥朔丙申離天照太神於豐耜姬命託于倭姬命爰倭姬命求鎭坐大神之處而詣菟田筱幡（筱此云佐佐）更還之入近江國東廻美濃到伊勢國時天照太神誨倭姬命曰是

神風伊勢國則常世之浪重浪歸國也傍國可怜國也欲居是國故隨太神教其祠立於伊勢國因興齋宮于五十鈴川上是謂磯宮則天照太神始自天降之處也

一書曰天皇以倭姬命爲御杖貢奉於天照太神是以倭姬命以天照太神鎭坐於磯城嚴橿之本而祠之然後隨神誨取丁巳年冬十月甲子遷于伊勢國渡遇宮

九四

謹按是伊勢國內宮鎭坐之始也（舊記云內宮號者內者宇遲郷本名因稱內宮）蓋　神者以天下爲體以黎元爲本天之覆而明地之載而厚人物之爲人物　神皆體之不遺移其靈於神鏡以照皇統之化垂其迹於渡遇以存億世之敬茅屋乎大廟不斲乎粢食以示令德仰彌高崇彌靈　朝廷既置內侍所　天子且暮拜恭不改往古之道矣禁僧尼絕梵釋顯聖教之在人倫縣象著明示其道之在知德其洋洋乎彌綸于四海巍巍乎經緯于萬物是　神之德也然乃明人倫日用之道五典惟秩三德惟致則當猶視吾之　神勑豈夫空乎（以上）

（內宮鎭坐）

雄略帝二十一年丁巳冬十月伊勢皇太神教大倭姬命令迎豐受大神於丹波國與佐眞井原大倭姬命奏之明年戊午秋九月差勑使奉迎之九

九五

月鎭坐于度會郡山田原新宮

一書曰外宮者傳言天祖天御中主神也皇太神託宣先祭此神先拜此神且皇孫瓊瓊杵尊在此宮相殿故天兒屋根命天太玉命亦同在焉因號曰二所大神宮

謹按是外宮遷坐之始也（以上外宮遷坐）

欽明天皇三十一年冬肥後國菱形池邊民家兒甫三歲神託曰我是人皇第十六代譽田八幡麻

呂也諸州垂跡于神明今又顯于此其後差勅使移而鎭坐於豐前國宇佐宮譽田本名而八幡爲神後自所稱者也謹按是　八幡鎭坐之始也蓋外宮　八幡共後世所崇敬也　朝廷立神官以致旦暮之敬唯在內侍所是因往古之　神勅也蓋天祖乃宗廟也天地也　聖主內嚴內侍所之設外仰內宮之鎭坐以崇尊社稷宗廟其餘者在群祀之列以上八幡鎭坐

以上論祭祀之誠謹按延喜式所載　中朝大小神社三千一百三十二座其外石淸水吉田祇園北野號式外之神　後朱雀帝長曆三年秋八月定二十二社之式每歲　勅神祇官以奉幣帛祈年穀　伊勢太神宮八幡宮謂之宗廟賀茂松尾平野春日吉田大和龍田等謂之社稷又祖神之祠謂之苗裔蓋祭祀之禮有郊祀天地有宗廟饗祀有國家常祀有內外群祀而祭祀之道有祭告有祈禱有齋戒之敬有奉幣之物有神官有神地有神戶夫禮莫大於祭祭祀之道非至誠則不可致之至誠之格不以其道則不可得凡自天子以至庶人祭祀必有分人君爲天下求福報功天下之鬼神悉御之故大祭祀天地親饗宗廟小偏告群神疎及群靈　中朝

者　神國也以　天神地祇爲　皇祖天地乃宗廟之　神也後世別社稷宗廟爲二矣鬼神之幽而無迹可視聽亦設此社廟萃其靈於此則鬼神之精不分散祭祀之誠有著祭祀又有時煩乃褻疎乃忘各致其道而后如在之實明也否則鬼神何享之乎不可享而祭焉所謂淫祀也或疑

中朝所祭之神社甚多殆淫祠之謂乎

愚謂淫祀者不可祀而祀之也凡祭祀之制或有功於民或有功於事或始祖于其事物或當難捍患或致忠孝於君父或其鬼無所歸而爲厲皆祀之是乃八十萬神也如外朝四方百物無不祭貓虎昆蟲亦與焉況吾　神國之靈乎或疑外朝有七廟而我國不然何也愚謂郊祀　天神祭祀內侍所是乃祭祀社稷宗廟也如七廟

者外朝之禮也　中朝又有　中朝之禮況　神祭之義　天子自盡其誠重臣相其事神官守往古之法則更無可擬議之或疑社稷之祭祀得聞之如祭其祖考未與聞之愚謂　伊弉冊尊神退去葬於紀伊國熊野之有馬村焉土俗祭此神之魂是上古祭魂之始也　天祖高皇產靈尊日吾當爲吾孫奉齋矣是示祭祀宗廟之

教也祭其祖考之禮豈外于此乎後世修飾其節文明于舊紀其不一於外朝者因水土國俗之殊是乃天地之勢也近世雜浮屠之法大變上古之制尤可歎也矣

化功章

崇神帝六十五年秋七月任那國遣蘇那曷叱知令朝貢也任那者去筑紫國二千餘里北阻海以在雞林之西南

一書曰崇禮朝額有角人乘一船泊于越國笥飯浦故號其處曰角鹿也問之曰何國人也對曰意富加羅國王之子名都怒我阿羅斯等亦名曰于斯岐阿利叱智于岐傳聞日本國有聖皇以歸化之到于穴門時其國有人名伊都都比古謂臣曰吾則是國王也除吾復無二王故勿往他處然臣究見其爲人必知非王也即更還之不知道路留連島浦自北海廻之經出雲

國至於此間也是時遇天皇崩便留之仕活目
天皇逮于三年天皇問都怒我阿羅斯等曰欲
歸汝國耶對諸甚望也天皇詔阿羅斯等曰汝
不迷道必速詣之遇先皇而仕歟是以改汝本
國名追負御間城天皇御名便爲汝國名仍以
赤織絹給阿羅斯等返于本土故號其國謂彌
摩那國其是之緣也

謹按是外夷投化之始也　帝小心明德國
內漸謐五穀既熟教化大行天下稱謂御肇
國天皇故外夷亦投化聖德之隆可以見之
也

垂仁帝三年春三月新羅王子天日槍來歸焉將
來物羽太玉一箇足高玉一箇鵜鹿鹿赤石玉一
箇出石小刀一口出石桙一枝日鏡一面熊神籬
一具并七物則藏于但馬國常爲禮物也

一書曰初天日槍乘艇泊于播摩國在於完粟
邑時天皇遣三輪君祖大友主與倭直祖長尾
市於播磨而問天日槍曰汝也誰人且何國人
也天日槍對曰僕新羅國主之子也然聞日本
國有聖皇則以已國授弟知古而化歸之仍貢
獻八物

謹按　崇神垂仁二帝之德化及外夷遠人
重譯來朝貢獻聖德治教之餘仁風遠揚之
至其柔懷懿哉

應神帝十四年弓月君自百濟來歸因以奏之曰
以領已國之人夫百二十縣而歸化然因新羅人
之拒皆留加羅國爰遣葛城襲津彥而召之十六
年乃率弓月之人夫來

二十年秋九月倭漢直祖阿知使主其子都加使
主並率已之黨類十七縣而來歸

一書曰至於輕島豐明朝秦公祖弓月率百二
十縣民而歸化矣漢直祖阿知使主率十七縣

民而來朝焉秦漢百濟內附之民各以萬計

謹按遠人之來化於此最盛也秦漢二氏者外朝之封疆也皆來歸之況三韓之來服乎故國國置其人立其郡以安之柔之其後吳王朝貢渤海武藝奉表獻土宜皆　中朝治教休明之化也（吳王朝貢在仁德五十八年渤海王武藝上表者在神龜）（渤海者本粟末靺鞨附高麗者姓大氏高麗滅率衆保挹婁之東牟山築城以居高麗逋）（殘稍歸之地方五千里戶十萬戶唐睿宗先天中遺使爲渤海郡王自是始去靺鞨號武）

（藝者祚榮之子稱武王武藝立朝貢武藝死子欽茂立稱文王又上表朝貢）

以上論功化之極謹按地有內外勢有遠近人有華夷故治教之道自內而及外先近而後遠親華而柔夷夫　朝廷之上國都之內何預四夷之遠疎乎然內之和近之治華之溢知之明也德之充也無不通無不感者道之精妙也四夷不遠千里之險萬頃之涉歸仰投化畢獻方物不期其

然而然者　中華之文明　聖主之治教天以授之人以與之實過化之極功也

明治戊申五月
刷印以代謄寫

清河八郎（正明）著

潛中紀事

明治二十一年（一八八八）山形縣齋藤誠明鉛排本

據明治二十一年（一八八八）

山形縣齋藤誠明鉛排本影印

清河正明著

潛中紀事

齋藤氏藏梓



[illegible]

清河正明碑

君諱正明氏清河通称八郎號樂水羽前東田川郡清川村人也弱冠遊江戸嘆曰大丈夫讀書豈可不經理天下哉時海關多警憂國之士爭唱攘夷而廟議未有所定也君謂夷狄之汚神州古今未曾有也聖明憂於上志士奮於下幕吏回循國體殆滅矣乃仗劔遊四方交道漸廣名聲動一時既而得罪幕吏來

捕君與安積五郎變服遁匿
後潛還于江戸文久三年四
月十三日夕過赤羽根為刺
客所殺生於天保元年十月
十日享齡三十有四葬于某
寺所著有論語篇學庸論文

道篇兵鑑潛中紀事其他詩
文若干卷傍好劍善書明治
二年官追嘉君之節賜祭粢
料今茲丙戌其門人将建碑
以予為知君者也来請銘嗚
呼君懷慷慨憂國之志間關

崎嶇終不免乎禍何其不幸
哉雖然禍福窮達之理不可
執一而論君雖生而遺禍死
而沐至大之　天恩則猶生
抑亦何憾焉予所私憾者不
能俱優游聖世談咲當年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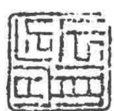
吐懷抱而已矣碑銘之請寧
得辭哉銘曰

奕奕神采　昔者吾友
慷慨憂國　身死人手
天嘉其節　雨露既厚
千秋萬古　斯人不朽

明治十九年

正四位山岡鐵太郎撰并書





潛中紀事第一

芻蕘子清河正明漫記

文久元年五月某日、正明觸宦禁、某夜沈水爲魚網所羅、遂蘇漁人之手、欲微行省父母、然後自處、物色旣嚴、不得復入國、乃去崎嶇於越國之際、大息自歎曰、噫、命也、何窮矣、不有所述、何以自明、乃序曰、正明生於天保紀元、今歲三十二、父母俱全、二弟兩妹、獨亡一弟、餘皆無恙、少爲祖父所愛、長未有所報、實以昨年亡之、正明年十八、始遊學四方、東西莫所不抵、名山優都、或再或三探其勝、一奉母西遊、三垂帷東都、再遇災、所交非俊士不友、故寄食者、多奇偉倜儻之士、其學本經義、講武屬文、詩賦實其餘力、側好斂書、有暇則從事焉、

學書凡十有五年、奇蹟異墨、莫不歷觀、而特出入晉唐之間、以顏家爲所親炙矣、劍亦試於諸家、專唱練心膽、曾不取花法虛樣、以故士之志實地者多從遊焉、而氣性豪果、不肯局束於小事、平生議論唯持正、動噴感奮激烈之辭、頗有所矯拂、親朋或危之、而性之使然、每不能自禁、然愛士禮賢、交應之際、或至傾資財、亦不自顧、而處已甚固、足未嘗一過權家之門、以是外雖優、內實窮苦、而世少知之者、正明每讀書、抵感慨激烈處、雙淚不自禁、掩卷長息、以爲士固不可不如此也、彼徒役文字者、是乃腐儒之學、大丈夫讀書、豈可不經理天下哉、正明所著芻蕘論、有論語篇廿卷、去訓詁之陋習、以文說義、以義作文、謂聖人之道莫備於論語、而後世學士、不

能著明仁義之大道發揚洙泗之原流者抑亦偏見陋讀之所致吾故撰漢唐宋明清之正說參以我諸儒之議飾之以吾文遂爲一家之學矣有學庸論二卷闡道德之本義明格物之眞理爲後世言學庸者新其說焉有文道篇二卷夫治民御世之法莫正大於尙書焉蓋二帝三王之所用心無復餘蘊者也故爲政不範於尙書猶求規矩於繩墨之外雖巧吾不信也吾故專據尙書觸類暢義立論凡百餘篇謂爲國之道格君心爲本君心一正萬機悉正而格君心之法顧爲臣者之道何如耳吾故著此篇使爲君臣者知所取捨焉有武道篇二卷明將卒之略論當今之務併及器械用捨之辯有文一百五十餘篇吾固好屬文而風花雲月之文亦所不

屑故所作爲概與朋友所議論者併有古今人物治亂興衰之論夫當世所謂古文者雖曰古文其實非古文虛麗而浮華脆弱飾體與吾所謂古文相違矣吾所謂古文者韓柳氏所謂古文是已約六經之旨節諸子史之要爲體剛簡文理字義自脩先秦古書之法嘗欲以此術鳴天下衆務鞅掌遂誤宿志不知後昆果有成否有古詩三百餘篇夫詩者本於人情故觀風察俗莫速於詩而其弊流浮華或傷士氣吾是以不甚求於詩然少遊歷天下每感山川都邑人情誠僞險阻艱難動有所作爲遂集爲卷斯以附餘著庶使觀者有目視足踏之想且知天下人情之所在焉有奉母行若干卷以國字記之乙卯之歲所奉母而西遊者也燈下執筆頗雜

俚言鄙語唯夫樂父母之老後使爲子弟者知吾所以奉母
之意已其餘紀行頗多又有古文集義若干篇皆略焉有兵
鑑三十卷凡千百有餘條上與周下迨明清其間奇策忠謀
莫不兼該焉在我仿源平氏至近代英略雄圖殆盡矣夫兵
死地也非所易言而輓近兵家啻求之於机上動局器械動
泥力戰殊不知兵者無常或異勢而同情或同形而異事因
土變化隨時遽移曾無一定之法而漢之長謀戰我之力戰
變夷之器戰是皆有素習非所今日速移也而眩兵理者或
棄其長就其短僻其固有曾不知變通是皆與尸之將未足
與議兵也已蓋亦由不知古今兵略耳苟詳古今兵略左右
逢原器也力也莫用之而不如意也岳飛所謂運用之妙存

乎一心蓋亦由明古今兵略而已夫鑑於水者必知妍醜鑑
於兵勿乃知所勝敗乎吾故特用心於兵鑑使爲將卒者有
所鑑焉果熟此篇於孫吳之術思過半矣芻蕘子曰噫吾著
此諸篇將有所裨益焉而血氣一不忍身且不保而況其餘
乎悲夫悲夫然而是數者皆出於我成於我苟身而無恙豈
莫復成哉非所深惜也已唯夫所以日夕痛悼者高堂父母
之身是已使吾遊學至於斯者亦皆父母之恩其所以抛其
衆事助其資力者蓋亦樂吾一日有所成已然一朝遇此禍
不唯害我身一家悉爲戮辱使祖宗知于地下乎其謂之何
悲夫悲夫他年有所報父母已垂老且未有所處裁一念至
此膽若焚噫若之何哉噫若之何哉正明既愛客頻散資財

七

而其所結者、率皆悲歌慷慨之士、每飲酒會語、頗作燕趙諸子之感、快潔絕乎一時矣、而其所以深結客者、豈徒快目前哉、亦有所志也、夫夷狄之汚　神州、古今未曾有也、　聖明憂於上、草莽奮於下、唯夫幕廷爲僉議、因循至於今、國體殆滅矣、正明不自計、頗抱報國之志、如何下流卑賤、不能遠下手焉、於是乎、深盟義勇忠烈之士、欲及秋高風寒、使虜有所懲創焉、會議之際、稍憚嫌忌、姑謀散離、先期旬日、忽遭此厄、弟與妾已所牽逮、親朋二三坐獄中、其餘概渙散、未能知其所在、其遂如之何、其遂如之何、吁命矣夫、乃斯賦感篇、且以自序、

述懷詩五言古并序

八

一

某在都城、日會文武俊秀之士、與至飲酒談古今、曾無涉塵事、所謂會天下之英士、談天下之快事、似耶、及去、都城日爲寂寥、雖憩店就舍之間、方以自警戒、姑不能遣情解意、而時當極暑、晝苦炎熱、夜亦窘蚊賊、體膚殆疲、雖儘命杯酒、甘其何以自解也、抑亦嚋昔之愉快、轉爲今日之艱苦、而所使自然、其又孰怨乎、所以賦此詩也、

蕭蕭泉濺聲、寥寥客舍士、有酒斯可飮、憂來終不已、豈是尋常憂、憂彼又憂此、彼憂狡夷侵、此憂義人毀、彼此俱相憂、艱難應時起、懶聞隣座弦、堪食肴核美、嘗夸都城中、還是屈草里、晝倦炎時行、夜喜間睡裡、夢會親朋人、覺疑山河否、誰詔

夢幻生、眞是夢幻似、

二

至愚之性不自計、甘爲報國之營、先期忽引禍、百事殆誤矣、而一點之心猶不能自已、潛匿侵艱苦、卑辱莫所不至、悠悠蒼天、其謂之何也、設夫我黨不能樹是志、國脉愈壞、其必有忠臣義士、回狂瀾於既倒耶、若夫不然、其遂爲侏離左衽之俗耶、吁、所以賦是詩也、

大期一相失、忽爲潛匿身、所至踽且蹐、變體事苦辛、文抱古今議、恭默混俗民、武練折衝劍、路傍汚馬塵、破產爲報國、結交智與仁、仰見日月耀、俯感品類淳、切患醜虜事、不唯致國貧、綱紀爲之滅、或爲左衽人、空拳張下位、攘夷淸天神、赤心

誠無他、怪底大孼因、

三

嘗自顧其處己待人、未嘗有愧于他也、而致此禍、命之不可解、其若此乎、矧期志于報國之事、曾不用心於自己、宜天之所眷也、雖然、身而善懲戒、愈期報國之志、上有聖明之君、下有感奮之士民、豈不可復爲乎、所以賦是詩也、

命也何無常、曾致此禍厄、勞神文武途、買交悉金石、期名俠節傳、怍此腐儒迹、大志有所期、自任拂虜責、身卑無所攀禁密難就策、所賴上天　君、且恤下民劇、正路生荆楚、魑魅侵安宅、雨雪觸貞松、晦風遮勁翮、禍兮福所因、大德容小隙、料

知有所運、天日如此白、

四

吾嘗云、上古王政之盛、文武其道一、治之所以優美也、何則文武之道合爲一、出爲將、可以撥亂也、入爲相、可以致民也、岐而爲二、自後世始、治之所以愈促也、何者、文武之道分爲二、必至於相攻擊相惰怠也、故不合是二者、非所以善御世也、而况於夷狄紛紛之時乎、若夫不併合併用、則偏擧之、亦可也已、今也偏失其道、其治可思夫、所以賦是詩也、

撥亂英雄武、定民聖賢文、國有文武士、治亂乃立勳、爲士踈文武、豈是列士員、文武眞國器、國器乃旌君、旌君文武士、或

隱抱孤貧、君熟便嬖手、士離報國勤、文武誤其理、後岐遂相分、腐儒與俗士、攻擊更紛紛、紛紛釀戎狄、倉皇爲氤氳、文武無所擧、魑魅自在群、

五

風雲龍虎、其勢固不可相離也、相離則失其勢、雖有其靈、其若之何哉、自古感奮烈節之士、倡萬衆而爲報國之企、其豈一人一衆之營哉、必有相馮依者也、而一朝忽遭變故、失其所馮依者、雖有其志、不能爲其勢、是士之所以號泣于天地也、雖然持其志而不怠、則天壞之間、又將有所相會合、於是乎、風雲龍虎之勢再成、是以有志之士、不敢自輕也、

虎嘯千里風龍騎萬里雲風收虎無力雲去龍離群虎抱爪
牙哭龍蟄入氤氳乳犬咆虎側蜒蚰馴龍文虎興風不生龍
躍雲未愍龍虎失馮依隱迹混其分今我兩雄士實以龍虎
聞千里離同志萬里圖功勳落拓無所就感膽日如焚奚乘
風雲勢致身報　大君

六

勢之於人甚矣是以堯處匹夫不能理天下桀居大位能
亂國家信夫雖孔孟之聖智不能得其君遂老於路途雖
韓信伍胥之智略不能得漢得吳則不能就其志而況以
中材之士企報國之大義潛匿而變其體乎縱令雖有所
挾持者其見奴視隷待於衆俗其豈足深怪乎士之苦節

自古然所以賦是詩也
鴻鵠傷其翼栖遲嗓澤邊衆鳶嗤其迂鴻鵠獨自憐自憐王
孫節擬乞吳下廛龜玉匱中秘游魚離故淵巨眼射螻蟻瑰
聲駭衆鳶非士無所帶非買不用錢臨池雲錦字訴謔遠筆
研折衝三尺劍脫鋒讓少年自薦和氏璞三所楚王遷及光
輝一信趙氏連城傳

七

潛匿流離之苦殆不可勝言也或剛而侵危險或柔而屈
思寬猛相計緩急處宜今日潛于東而明日匿于西有問
路左投步右有外日去內實止有出舍反舍有晝臥夜步
或棲樹陰社或臥虎踞龍頭千慮萬思不可豫計又不可

不豫計、殆非筆舌之所悉、吁、奇矣、心之勞也、所以賦此詩
也、

悲夫荊棘中、駑駘圖千里、重任燒徵軀、笞策徹骨髓、駑駘化
爲驥、凌險且侵岨、千里比一瞬、東西馳不已、又化爲俊禽、栖
遲深樹裡、饑苟不躡禾、或所燕雀齒、又化爲飛龍、乘雲又汨
水、徜徉六合間、所好乃所止、駑駘脫化來、信是應機徙、尙抱
稻垂心、夜夜夢舊俚、

八

自古揚義報國之士、未必不由多士之力也、故曰、大家之
崩、非一木之所支、上自聖賢、下至英雄、撥亂之人、必由多
士之力、誠然哉、故周公吐哺致士、燕王用死馬喩、以擧郭

十五

十六

隗、其雖大小不同、鈞苦心於是、事豈容易也、或散財救其
窮、或卑辭厚禮、以攬其心、或藝能以服其意、或言論以感
其材、收于彼、結于此、固不一道而止也、要之皆由至誠致
之、否則一朝變故、必渙散、所謂小人比周之交是已、某雖
不肖、用心于是、亦久矣、幸結奇偉倜儻之士、亦多矣、今也
忽相離隔、亦出於不得已之故、感慨之餘、歔欷賦是詩、後
有天幸、必相會聚矣、

日月生光輝、淑靈爲瑰奇、在人俊傑士、會遇誠無時、有異時
相信比肩誠、不知只以類、求類風雲乃追隨、或在劍家裡若
埋草野卑、市井少所獲、文家固陵夷、已詫虎豹友、死生保盟
辭、氣節難世容、常抱不平悲、猶期報國約、一朝有故離、深祈

天地鬼、再會尋舊期、

九

天生人、各有處分、所謂四氏是已、某爲山間農夫之子、不志耕耘耒耜之業、顧志文武之道、父母感其志、散財資之、遂得專其業、某感父母之恩義、刻苦自勉、亦至矣、而血氣一失、向之所苦心者、反爲辱父母之基矣、自古奇偉倜儻之士、或過觸刑、其後立大功、以顯天下、何啻一人哉、是以不自計、隱忍謀後功、蓋亦欲補萬分也、果適天意、其必有所成焉、

生兒思父母、血淚漾旅裝、愛育三十二、半遊學四方、致譽鄉隣際、名期東都、望文武合二術、豪俠結俊良、經學說本義、韜略練膂腸、文章肆著述、所編已滿箱、劍氣或使酒、不虞致大狂、所成悉脫遺、僅負一身藏、徽志難自棄、忍羞子胥量、只懷父母憂、晨昏遺恨長、

十七

十八

十

父母之思子、子之思父母、天下之至情也、故無賢愚、莫不欲揚其子之善、掩其惡也、而爲子者、亦必痛疾而慘怛、必號泣于父母、不有一日遺父母也、而人情之易動、每遭奮激暴怒、或自輕其身、遂爲血氣所害、往往有之、而退自省、不啻慚悔也、所謂一朝之怒、喪其身、辱其親、是也、吁、不可不懼焉、某讀書解義、凡於是等事、自警且戒人、亦至而盡矣、而一朝自犯之、其謂之何哉、而當其忿厲激發之時、雖

我不自知之也、今也慚悔若之何、只當致身報國家、補萬
一於既倒而已、吁哀矣、賦是詩也、
鬱陶我幽思、天高不易訴、假寢見父母、婉轉顧我呼、兒汝抱
何心、我實所汝誤、命也若之何、汝唯愼前路、我莫復見汝、汝
莫復我顧、餘齡互自愛、吉凶委天賦、天若知汝心、後來必有
護、天若不知汝、汝遂莫所樹、言罷夢忽覺、怵惕汗如注、警我
平素狂、感夢賜高諭、

十一

父母之下、莫親愛於兄弟、故爲之男、莫不欲緩急相扶助
焉、爲之女、莫不欲疾病相撫恤焉、故無兄弟則已、苟有之、
必不能不相愛相育也、某爲嫡不能繼宗家、爲兒不能相

十九

二十

撫育妹弟、顧令弟辱累紲、是不啻無詞於兄弟、亦令父母
之遺體辱戮、萬萬誠無辭已、雖然、已爲骨肉之親、禍福存
亡、亦將同其所爲、吁、汝有知乎、其恕諸、乃賦是詩、
兄弟非有他、二弟與兩妹、長弟跨世久、一弟隨我謫、季妹已
歸嫁、長妹留在內、連理歡無恙、俱辱父母愛、弟嘗學劍家、多
年練姿態、爲我遊蕩故、欲還歸我代、禍福無二門、忽見獄中
穢、骨肉遠相哭、阿兄迹慚悔、唯求天地神、早免連坐逮、恕我
前後心、失過有所貸、

十二

閭門之事、大丈夫不忍言也、然古來閭門之淑慝、以輕重
其主家、往往是已、夫爲國君愛奸嬬、必亂其治、爲匹夫育

奸婦必亂其家而人君所育不唯一婦人假有奸婦亦將
有所裁制者而匹夫愛奸婦必舉家受之害其禍其內必
及其外不可不慎也吾性豪果頗疾牝鷄之晨苟然必懲
戒之不曾顧慮也人或甚之而不顧也吾舉野妾於遊里
鄉黨頗有議之者余意非耽色也舉其賢貞也亦何究其
所由出哉遂名以蓮蓋有意也夫靜之於源豫州二娼之
於曾我兄弟苟有適其意思則未必不從侍於崎嶇艱難
之間余是以遂率東都至委以內事而私愛之所視耶徵
之外事人皆稱廉退或呼爲內君蓋我有深意未有所娶
也且我愛士客每滿座杯盤狼藉彼動奔走於終日未有
所厭也悲夫今也所逮于吏門及詰問之際其能持其操

若古時烈婦之類乎抑斧鉞嚇前諭辭在後其終陷倡婦
氏之故乎夫婦順人者也非所深責也而況我得之我失
之其豈何痛乎滄浪之歌曰清斯濯纓濁斯濯足其在斯
乎雖然彼之從事於我未曾有過失其亦不可不哀悲唯
夫與一時俊秀報國之士所併坐此亦不幸中之幸吁汝
有知乎其恕之他日我所獲于天汝亦必有所舉其自重
之也哀而賦此詩

我有巾櫛妾每慰我不平十八我所獲七年供使令姿態與
心艷廉直見至誠未聞他謗議只期婦人貞我性急且暴動
作奮怒聲彼必忖我意和顏解其情我嘗使酒氣彼必節醉
程施與無所吝賓客日來盈吁今已所坐再會不可衡必記

糟糠節、俟我有所成、

述懷詩七言古幷序

一

悲夫、澆季之世、賢愚易其位、有廟堂傳粉脂、白屋說仁義、當是之時、雖有至智至勇、莫如之何、而隨天待時、非感奮之士所能忍也、而國脉即毀、若夫先衆倡大義、即斯取顚沛、士之處是世、嗟乎亦難夫、

陰雲漫々天未開、白日西生月東回、鸞鳳還群燕雀際、喬木忽所幽谷擢、

二

某在東都、以文武會奇偉之士、其名漸傳、而後有窺其呼

二十三

二十四

吸者、是以一時忽取轉敗、其當是之時、夷狄紛至、事日多繁、而令報國有志之士流離、抑亦神州之不幸而已、而猶有冥護乎、所至有同志、善保有之、相機察隙之術、亦不乏、此餘蓋亦有所處死耶、乃賦是詩、

功名還爲得孽門、忠魂徒歸逋逃園、神州久抱羶夷辱、幕下唯說苟偸論長鯨、破浪蒼溟動鴻鵠、高飛天地軒、知汝遨遊有所事、溝壑何日埋此元、

三

韓信子房之智、而不得時則屈于婦豎、或爲僕妾之役、以是孫子雖挫强魏、其初不能免臏脚也、而史遷留空辭、蓋亦由忍恥包辱也、項羽得茫增、而不能自保、楚國之亡臣、

悉爲漢之元功要之奇偉倜儻之士其變態不可極而命亦難自知也唯夫鞠躬盡心力然後已耳乃賦是詩

王孫寧怯淮市兒落魄猶甘漂母施圯橋豎子就大謀博浪一擊血氣馳意思慷慨天所許千古龍門固同基屈伸已見英雄節忍耻包羞丈夫爲孫子臏脚挫强魏史遷感激存空辞奇計難支楚天下亡虜倶樹漢紅旗

四

自夷狄事起頻年災變殆徧海內未曾有者人實所知也而近頃少穩且無大水旱生民僅得蘇息也而當是無道之世今年又爲大熟抑亦何意也若燈垂消之理乎且雖有此大熟物價騰揚小民之患不異乎水旱莫所至不呼

窮也而當夫途者覘然若無視者益親睦夷虜國實日匱嗟呼可悲夫夫秦之亡非待勝廣而始獘也且夫物極則反周之幽王是也管仲憂之故發於桎梏之中魯連怨之故有踏東海之言古今有人心乃悲而作是詩

行々歎息汗沾膚回顧寂莫人影蕪村落莫處不呼窮連年高價百物渝昊天視民如嬰子中有冥吏滿四隅壟斷不啻罔市利冠冕坐冒穿窬徒信哉苛政猛于虎刷我膏血徇彼需漁陽幸無勝廣激秦政猶傳黔首愚嗟夫可畏大決後犬戎一擧周都屠今日果無管仲畧東海獨浮魯連軀

五

人恒過而後能改人恒失然後能得困於心横於慮所以

生於艱難、死於安樂也、自古志節之士、誰不存心於國家哉、而痛時不庸、或板蕩而去、或血氣自恣、每有不平無聊之言、而察其心事、豈必在可疾哉、而況赤心誓天、無他思者乎、苟得時致身、未嘗不具於報國之萬一也、故余自失而不屈、益奉微志而隱、唯恨不若古之豪傑之困苦艱難焉、蓋是此心、人若不知之、天必知之矣、乃賦是詩、

天將大任賦是人、或勞筋骨或困身、自古英豪比奇迹、鄒氏所論書在紳、太上立德聖賢業、其次立言君子倫、刻苦自任立功事、血氣不忍忽辱親、刑餘流離子胥節、過化空作孫叔仁、微志益奉夷吾畧、百里去虞且興秦、奚知大凶變爲吉、萬物益虧轉車輪、蚤昏瞻望昭日月、注致丹心誓天神、丹心注

二十七

致吾黨志、奪王攘夷率土濱、皇威落々功名就、緩眼詠風東方春、

二十八

六

夷之可殲也、不一而足矣、內有致之者、故有櫻田之舉、外有譯虜之通姦者、故有赤羽根之舉、而未有大舉者、不唯禁察之嚴、人心未一、時機未至也、豈遂可使醜虜恣其趯腥哉、側聞水府義士、擊東禪寺醜虜、感起而作是賦也、後聞義士失地理、頗有遺策、而護夷之衆、爲夷竭力、與義士相抗擊、相死傷、吁、是何事也、何倒理之太甚、彼寧非皇國之人耶、夷之仇皇國、孰不疾之、者則義士爲國致身、拂之豈私謀哉、雖有官命、護夷可也、傷義士、抑失人心之太甚

者、天下孰敢食其餘乎、可悲夫、若拮夷遷延乎、化於夷者日多、必至傾頽我國氣吁、可不及今而殲之乎、且聞義士之中多少年、或被傷伏劍而死、或重傷所擒、而抗議動人、鈞非人哉、一爲夷狄亡身、一殉於忠義、醜芳其何如也、後又聞義士實殲醜虜、將去也、護夷者放砲傷之、然夷等秘是事、官亦金財賂之、遂俱眩其實、殆若無故者、其奸計邪智瞭若觀火、其不亦可疾也哉、

聞道義士驅醜夷、驚喜不覺雙淚垂、多年經營報國志、曾是他人先揚旗、信邪我黨何不幸、一朝顚沛後大期、仗劍東向嘯月下、赤氣燦爛彗星施、神州命脉已委地、傓臣挾夷日恣睢、赤心不銷草莽會、何人爲張東方眉、料知我兵一敵百、劍

鋒觸處輿虜尸、神風假不鏖虜艦、豈莫一箇慰天思、信耶邊隙自此起、餘醜會合犯四陲、我黨一旗先嘗寇、飽膏腰刀魁六師、嗟乎信僞未可料、空將微躬潜天涯、天公果知我輩義、何緣區々抱此悲、

七

世之變遷也每汚下、而夷狄之患爲殊甚、三代猶然、而況於後世乎、而中國氣盛則夷狄邊巡、及中國氣衰也、夷狄乘其隙而至、是百世夷之定勢也、故待夷狄之方、勉在盛我氣、我氣盛則彼氣則屈、可不察哉、若夫隨求應乞、必開溝壑之欲、不奪則不饜、豈啻金帛貨財之爲哉、故與其一日偸安以自畫也、寧致戰以啓我士氣、故曰變速則禍小、

三十一

變遲則禍大、是之謂也、然而及夷狄之已倔也、我必用因循苟偸之宰臣、故雖奇策忠謀、英略雄籌之臣、遂不能爲之擧用、至陵夷而自滅、可不悲夫、要之氣運之使然、亦不得已而已、然而擧用是此臣庶、或興或盛、未必至滅國毀宗、而用是此臣士、必由其君也、故赤壁之役、雖有魯肅周瑜之策、非其君孫權、不必至斫案奏功、誰言治亂之機、在人君其人、其謂之耶、我作夷狄治亂之賦、而不知所以自處、噫、

天地剖判流形浮、東西建國五大洲、百世可知沿革迹、蠻夷猾夏仿于周、秦築長城萬里程、漢高嚙臍自登羞、武帝傾國府庫財、中原遂隕五胡流、北虜助基唐天下、石晉父事一時

三十二

偸、胡元滅宋衣冠改、滿清代明罌粟頭、人道至此已充塞、弱肉强食唯利謀、萬里奔命四海外、無數幣帛輸仇讎、平王東遷全無力、一匡天下管仲籌、奇策鮮圖陳平手、至誠斥胡郭武侯、忠言致身李綱議、赤心用兵韓岳儔、青史落落奏金石、功勳寧能其軀酬、秦檜誤國宋社稷、和臣因利滯壑求、孫耶若無斫案決、江南誰支阿瞞舟、

八

語曰、不假賢於異代、然則治之亂之、必由時人手、而求古今之理亂、天之生大賢也、又必生大奸悪、以交相攻擊、故世之治也、君子所用、其亂也小人在上、爲人主者、不分君子小人、或併用併擧、或分之不能斷之以斥小人、姑愛其

便嬖、其如此、必害君子、其國隨敗、身亦隨廢也、爲人臣者、或急於得君、與其小人併進併行、或已甚疾之、或優游容之、其如此者、亦必危其身、其事必不行、蓋君子之疾小人也緩、小人之疾君子也、莫所不至、何則君子者寛大自頼其正、且有好名譽之僻、小人者自知其罪惡不容於天地、故强忍而遂其利欲、吁、可不懼乎、故君子之斥小人也難、小人之去君子也、在指顧之間、雖然不用君子必危、用小人必亂、吾故作是賦、痛斥小人、雖然在君子之善處其術耳、何必小人罪哉、或君子自取也、

蕩々天地陰與陽、四時生殺交害傷、在人忠奸正與邪、君子小人互障妨、若何忠奸奸每勝、君子在野小人堂、天之未定

總如此、天之既定奸必僵、君子所用萬民幸、小人在堂天下殃、唯是氷炭不一器、薰蕕固難處、同牀彼小人者何得意、讒諂欺君其所長、吾謹考之古今迹、青史歷々其說詳、至誠御世延喜世、有若左相害馨香、功略蓋世源廷尉、有若梶原間同房、元弘與基大塔王、有若高氏誣君王、甲有跡部駿三浦、各國用之忽敗亡、忠言逆耳行於利、良藥苦口治痼瘡、任他公門炙手熡積讒刺骨譖浸方、吁讒諂人眞可疾、執之投畀豺與狼、豺狼不食委郊北、郊北有鬼必懲創、

九

人之所樂因性資而不同、故劍士文夫、而有好歌舞音律者、有好圍棊投鞠者、我性疎豪、於此數者、不一經其心思、

也、唯夫好劍書、講暇未嘗不從遊此二者也、唯夫劍一人
之敵、書亦足記姓名、實重曈氏之所笑、不吾欺也、雖然劍
是護身之器、苟佩帶之者、不可一日不講也、何者、人有不
虞之禍、苟國君而失身於不虞、則危宗祏、匹夫而失身於
不虞、必毀其身家、荊軻之刼秦皇也、使秦皇善講劍乎、何
必至回柱三哉、可一擊而足也、又使荊軻猶熟劍術乎、可
以報六國之仇、周祚可復振也、次報燕丹之義、足遂易水
悲壯之志矣、故論而至此、劍何必一人敵哉、我國古來貴
劍術、上自王公、下至士庶、苟佩劍者、必精其術、唯夫太平
日久、頗流花法、支擊之理殆失矣、但於進退運動之事、稍
幾乎練熟矣、而本意則遠焉、吾每患之、與二三親士日勤

三十五

三十六

實地、欲著論以諭天下、而未暇及也、故劍者士之急務已、
唯其王公諸侯而專嗜之、曾不暇講、萬人之敵、則不可已、
可不察哉、書亦一時遣鬱結之具、自古英偉非常之士、皆
嗜好之、甚則至馬上携筆研、蓋英雄之心自有餘裕、雖羽
檄萬緒、矢石急遽、不自迫已、吾雖不敢如此、性之所嗜、不
能自已、唯其當世所貴、流麗妍弱之字、亦所奴視而唾也、
則遂奉顔家、貴其神彩飛越、氣韻流動也、蓋於公之事業
何啻書哉、自有晨夕相期者、書實及其屋之烏耳、乃賦劍
書、
是身從來少所嗜、文武講暇頻酣醉、酣醉養性又損性、即有
劍書練心思、草聖振筆唐三家、年少所誤狂僧字、墨池逸出

漢張芝、遺形超然難復企、右軍俗了乏奇骨、漫具衆姿所人
媚、孫子草訣遂不訣、百家草行背吾意、吾意卒歸顏家法、蟬
脫鍾王歐褚至草行變化風雲勢、介冑對敵正隸位、羯故蹈
破唐山河、平原開基乃公義、豈啻筆下驅書奴、功勳誰復擬
高志、志氣固馳支擊術、十年探盡劍家祕、元是東方所固有、
姿體縱橫神鬼避、庖丁鼓刀屠牛手、丈人過潭忘水致、天眞
處一心技力、霧中掣電應機出、不比荊卿劍術疎、怪底相如
嗚劍事、古來幾人其術精、豈獨我等備一二、重瞳寧解劍與
書、劍是各國護身器、願使萬人振是劍、能樹皇威驅魑魅、

十

世有以兵家自名者、以世其祿、而推其說、屑々拘器數、以

三十七

三十八

机上計實地、而古今之興亡不必論也、英雄豪偉之略不
必閱也、孫吳之遺書不必解也、而云彼傳此傳、苟非其所
傳、不必相舉用也、其如此者、用之於非常而可乎、不可用
諸非常者、曰之兵家可乎、吾謂之兵家之蠹矣、故漢之中
興、王莽用明兵法家三十餘人、而所敗於昆陽之白徒、趙
括善談兵、人莫以難之、而陷生民四十餘萬、身亦所擒、故
兵者至變無常、唯在人君委其人耳、苟得其人、李廣之散
戰、程不識之持重、併行不相佛也、苟不得其人、雖器械百
方、糧兵百萬、其何較於勝敗乎、夫兵非常之器、故用之必
在非常之人、爲人君者、平時用庸衆之人、行諸非常、其敗
也必、不疑、故非常之士、不可常不養也、不常養之、及非常

而俄用之其能盡其心力哉吾賦兵理唯陳古今之迹已
專待其人其時其機而行之何必多言也論不可盡焉吾
有兵鑑庶鑑之
兵有至道變不已上象陰陽下象水天時地利和爲本智信
仁勇同一視弓矢不調羿低臂六馬不和造父止湯武用兵
只附民金城湯池不必恃王征迹熄爲霸鬪權謀勢利正奇
起後之而發先之至圓居方止應敵徙乘其不意所無備信
賞必罰整其撲寧致人勿致於人狐疑猶豫害百爾穰苴斬
買後會期孫武收妾約軍紀武侯豈莫馬謖親曹公斷髭法
自已長平尸積趙括學連城反齊田單子陳平同跡楚君臣
虎豹倶慄昆陽士陣頭刎首楊素師淮陰背水士期死山岳

三十九

四十

不撼岳家軍將軍有令面六矣江河三尺鞭可埋議論未息
城先毀險也不保蜀劒閣鄧芥一舉成都靡料知兵勢有所
歸所歸非正亦非詭吮咀屠姿一箇術誰道運用方寸裡方
寸豈自他生來今古將略知彼此自笑天涯流離身客窓何
意賦兵理

十一

嘗竊自怪從古至今上自聖賢下至閭巷之寒士苟持志
節抱信義以磅礴乎當時者率皆會禍災求其所歸死於
艱難者每多致安樂壽耇者殆希矣夫若此者寧天之所
不與乎而奸惡不祥好爲陰慝以安富壽耇終其身者不
可勝數其若此者寧天之所與耶若求之當時其侵吏議

覆宗敗家顚沛流離者皆有公無私患夷忠國忘身家報
皇家毅然不自顧之士也若夫頑然貪祿居貴位致高官
以威福自恣揚々上于政事堂皆是飾公營私刷民自贍
挾夷傷國姑息賊主之流也是二者既已如此於天意其
何如也大史公曰天道是耶非耶吾亦曰天道善耶惡耶
然性之使然終不能以彼易此則自忍從事乎艱難之間
也若夫一步顚脚或爲伯夷或柳跖士之所感激非苟而
已雖然奸惡不祥狐媚欺世若今所謂吏目者則吾所斷
斷乎不爲故賦古來英豪之艱難以自慰焉耳矣
嗚呼寥兮流離兒不發感篇奚釋悲文王所囚紂羑里三日
絕糧大聖尼傅說版築箕子奴太公釣渭夷齊飢士人賜塊

晉公子子胥乞市夷吾縶會稽嘗膽越勾踐顏氏簞瓢陋巷
卑百里飲牛孫子臏簀中醉溺秦范雎豫讓爲啞趙氏仇荆
卿和筑高漸離機上看他蘇子嫂侯生七十抱關司胯下屈
折韓信履橋上獻履子房姿彭越爲盜英布黥屈子所離賈
子逐勝廣荷鋤婁敬輅大史宮腐李陵夷胡中持節蘇武信
龔勝不汚莽官賜馮夷抱薪禹熱火劉秀燎衣嘑沱滬淮上
織屨劉玄德武侯躬耕隴中坻斗米不屈陶靖節捫虱俱談
王猛奇平原倡義顏光祿雎陽食妾張巡師柳子貶柳韓子
潮克用獻欲沙沱陘岳武班師九金牌李綱抗議山河移天
祥作歌幽窨裡疊山謝元郤聘辭崎嶇改卜明高祖青田避
時劉家基虎洞漂泊王文成孝孺不屈燕王詞嗟夫此五十

餘人、天成英雄世所知、苦節如此眞可怪、若何氣運未開時、

十二

自古企大事抱大志者、其自重也不啻萬金焉、何者機事一露、非獨禍其身併及同盟也、某何人、獨莫是心哉、而所以致是禍者、雖我實不自知也、蓋或有冒天忌、故取之敗耶、要之在其再舉已抑亦有所未練于事機者、故刻若其心思耶、殆不自知也、雖然、既已至此、豈逢一摧折屈其志節哉、益奮厲激發焉耳矣、唯夫同盟之被此禍者、家人之所逮坐者、欲救之未有術、所以泣天哭地禱於鬼神也、若夫我苦辛、固期百折、非所聊屈已、自古抱大事者、孰容易成其志也、顧關山二親垂老、而不能詳我踪跡、或憂沈致

四十三

四十四

疾病、萬有不測、是我所以日夕痛悼也、庶有天地日月、憐小子平生之志業、令父母兄弟、全其餘齡、是願已、小子誓不與夷虜倶同是天、上奉戴聖明之君、下察萬民之心、中載父母之思、相機伺變、必有所懲創焉、則使四海知神州草莽之民、有某氏之子某者、是乃所以自期所以求于天地神祇也、噫、作是賦、不覺自嗚咽矣、

大志垂就軀忽顚、不虞失路機事遷、貫天精忠運未會、驅雲將士散何緣、是夜彗星東北掛、過處丞民血淚濺、任屬棟梁潛匿去、若其親士所牽纒、神州已知體益毀、勤王義士漸飄闔和臣苟偸日護夷、東西何邊絕腥羶、敢將微軀爲可惜、志士所期不偶然、范子簣脫存秦紀、文山篠厄且稱賢、或起縲

絨夷吾畧、若發逋逃子胥傳、看過幾度感苦節、豈圖今日躬
自憐、關山慈親加大辱、阿弟阿姿已逮連、昔日鄉稱化爲詭、
刑餘逋逃身僅全、晨昏變化風雲裡、虎豹倶屈狗鼠前、平生
不慣野人際、自恨剛氣猶難悛、晉侯興霸因國忌、君臣窮處
十九年、大任所降豈容易、心思筋骨百夏懸、上奉天庭散積
憤、下旋父母忠孝篇、路次偶注遣鬱酒、念及獄中膽忽旋、天
地有公日月眼、幽陰不泄大明宣、元是尊王斥夷外、曾無一
箇謀私偏、黄龍遂非池中物、魑魅固難御雲烟、不愁流離汨
是軀、一朝機會先着鞭、君不聞天地開闢大羞耻、肉食且嘗
醜夷涎、草莽義黨計報國、成敗利鈍總附天、
芻蕘子曰、余作此詩時在越之松山浴客載舍、同席者亦衆、

乃談笑竊聞、凡七日而成、客怪之曰、子所執者何書、余曰寫
佛經耳、客乃止、吁、有旨乎、有旨乎、當潛匿流離之際、其處已
待人固不一道焉、吁、有旨乎、外衣商賈之服、而非商賈也、内
有士林之氣、而所佩者唯一刀、常無所職、所過唯用詭遇、而
素習之所使、然雖欲自晦、百事觸感、動有磊落奇偉之態、殆
不能擧其波同其塵、每以自恨焉、宜夫傍人之所怪也、當是
之時、天地既否塞、驥騏束其足、鷙鳥收其翼、曾不能伸威力
發志節、遣其萬分、雖命之所窮、不亦自痛乎、後無所成、豈能
暝乎地下乎、芻蕘子曰、感奮之士、不幸遭無禮者、立戮之、遂
從事於潛伏、豈所惜其身哉、亦有所深志也、夫自古英偉豪
俊之士、先天下企大義、以率邦家之命者、雖其志氣之所備、

必也非任天下之憂患、經非常難處之艱苦、百折不挫者、奚得能樹其志功乎、蓋亦天者、不使人徒成其功名、故將有所與也、必先刻苦其身志、然後降之任耳、而爲士者、是之不察、不忍小辱、自傷其身、是管子雖智、不能匡天下攘夷狄也、可不察哉、可不察哉、語曰、死或輕于鴻毛、或重于泰山、謀道計義、參而處之、其必知所輕重矣、吾故戮辱而不羞、隱忍而就大謀焉、芻蕘子曰、遁逃之士、雖欲自潛、而耳目滿世、或所戮奪、未可知也、苟就戮辱而不能自伸、是遂屬庸衆之名、不唯掩平生之志行、不能自明、雖父母兄弟、遂不能解其憾也、豈非士之所深疾哉、雖前所著多、既已脫遺去、或留官家、或附鄉里、不能復詳其所在、感慨不已、斯引類取譬、賦古詩二十

四十七

四十八

四篇、聊述其志、且序跋以誌其本末、雖不足以自盡焉、亦足知其一二矣、後有君子、庶葑菲恕之、辛酉牽牛夕、芻蕘子淸河正明志、噫、

潛中紀事第二

芻蕘子清河正明漫記

正明多年懷報國之志矣、而短臂徒手、不能漫舉事、則以文武會義氣俊秀之士、頗有乘風雲際會、擯斥夷狄之企、唯夫若刺一醜虜、斬一奸吏、固在不屑焉、是以猶不能有爲久矣、辛酉正月、聞水府義團、漸涉歷境外、募金財、欲以擊横濱、雖東都諸口、甚警戒之、正明則欲乘是機而奮起、先往伺其形勢、衆悉危之、遂率一奴、至佐倉、浮評稍甚、店嫗止我曰、君不可東行、若有不虞、悔之何益、比至酒々井、土人皆云、今日天狗至飯岡邑、俗稱義團曰水戸天狗、後倣之、將藉金於豪富某者、且詣成田山、民情頗懼矣、既至成田、有佐倉衛士、甚怪我而已、曾不見天

狗者、乃欲說諭飯岡豪富、圖事於無故、彼頗怪我形狀、謝病遂不遇、而詗其門室、舉族會聚、面如土、亦可憐哉、至神崎村、會村上政忠、見我悅甚、且得其友石坂宗順者、壯士也、隱于醫、一見許死、我快飲每不去傍、此間遠近、唯天狗是懼、路途絕人影、非不得已者則不過也、則聞我至、以爲天狗頭也、畏避殆極、村司令舍人故厚待我、吁亦可嗤者、遂伴二子、至潮來、潮來者天狗所巢窟也、距神崎凡七里、行人逢我等者、雖三尺孺子、皆頓首於路傍、足以觀人心畏亂矣、至佐原、飲于一樓、天狗所嘗過云、舉家畏避、唯命之應、殆足憐、已浮舟乘潮來、快歌豪笑、響達遠近、止之不能止、既就一酒屋、婦曰、天狗聚會隣屋、願靜之、少之天狗來、詰問舍婦、婦詭遇應之、天

狗又來、強問姓名居處、宗順挺進、請直會其主領、以盡其狀、天狗屈其勢、遂辭謝、於是快飲痛歌、若傍無人、曾不有所顧慮、舍人皆失色、至五更而漸閑臥、鼻雷驚人、蓋我已入急地、氣勢愈盛、精神自定、遂至于斯已、明旦復使人請會語、天狗終辭之云、公等觀樂縱任其所爲焉、嗟夫、以僅々百有餘名、不唯噪遠近、行路絕人影、殆動天下人情、而及我等二三來迫也、忽奪之氣、曾不能談片言雄辭、抑亦不足與議者、於是豪笑出舍、更過宮本茶村者、極論時事、茶村以詩鳴水國、最有名士也、及初至也、倨傲不下、將去頓首相謝云、此間見公等殆若夢也、蓋自天狗起凡歲餘、曾莫過此地者、偶至還爲之說破、宜也其懾服矣、舟復舊路、距潮來百餘步、過一酒店

五十一

五十二

下、命酒食、店婦笑言、若諸公眞勇剛哉、前日諸君過我樓下、天狗八九悉携妓來、快飲方酣、忽觀諸君音聲狀貌、即云、是何者敢至此境、不可不反議焉、乃去、又聞遂不得與諸公相會語而止、何其殊也、三日泊神崎、乃歸、事傳遠近、云自東都某者至、遂折天狗鼻、官吏自是終用心我動靜云、於是乎知水府義團之不足俱有爲、則更會同志、而居薩邸者七名、居幕下者三名、居處士者十餘名、此皆卓犖不群、其餘在近里者、及相從隨者、日來會、急促義舉、不可一日弛寇也、會則快談痛飲、其勢不可自制、自二月至五月、殆無虛日、乃知事不決、恐還沮同志之氣焉、則欲以八九月之間、大舉義旗、相謀曰、凡醜虜之在內地者、一時悉攘之、其策非火攻不能也、

而馳檄遠近、大募尊王攘夷之士、相敵者與虜同其罪、王公相將悉斬之、一舉然後奏 天子、奉錦旗而號令于天下、則樹回天之大業矣、若夫不然則橫行八州、廣募義民、以壯其事、苟有姓命、至死莫易此義也、於是乎大期已定、欲姑散離以避忌諱、正明乃期五月念八件妾及五郎侖平二子、東省家鄉、餘各以緣相去、且以廣結同志、五月念、約同志七人、飲于一樓、歸路黃昏、有一無禮人、即斬之、事遂自此敗、吁命哉、然其所結者、曾莫一人易是盟者、其亦有所賴乎、噫、余久結奇偉倜儻之士、曾莫以廣文學、售武伎爲事、去秋已還尤甚、聊無虛日、頗度物情、以故官用心於余動靜、有將擒獲余之令、而吾不知之也、偶生此變、一時渙散、是以官尤課

劇、悉力而搜索之、非唯斬一無禮人之故也、或云、官既察我義舉、或云、有洩之者、未可知也、唯夫依遲歷日、必爲獄中物、天幸生一無禮人、使余輩脫網羅、未可知、人生萬事塞翁馬、殆是歟、唯夫逮坐者、獨不可如何、噫悲夫、

芻蕘子曰、吾嘗遊學于天下、足跡殆徧矣、若既已所述者焉、其行之所記載、不啻滿箱也、且有古詩三百餘篇、竊謂寫盡物情、無復餘蘊焉、不圖今復從事於山川都邑之際、其所不嘗經歷、觸感文賦自成、或所嘗歷、所感不同、不得復不賦陳、於是乎詩賦又成篇矣、蓋非用心於斯也、客裡多閑、抑鬱之餘、觸物生感、是乃我之所以未免文士耶、唯其流離之士、不携寸篇尺册、獨操之於胸臆而已、其疎謬、寧可勝言哉、噫、

五十六

五十五

余固不屑書畫會者、自垂帷于東都、未嘗一應其乞、偶有吉艮某者、催會於萬八樓、強請余及同社曰、水府志士、幾請因會見子、再應強之、於是遂伴諸士至、歸有一無禮人、遂斬之、直欲訴之、顧身抱大志、不可早卒訴之、故以相渙散、及夜而還、余與五郎尤後、或言已所擒、眞風挺身欲潰圍奪之、衆唅之、偶還、於是相會議、或欲焚屋刺姦、直屠虜館、以立微志、而官情未可虞、則遂欲避之也、池德尤有力、欲獨留處其變、遂所獲、悲夫、

潜中紀事第三

芻蕘子清河正明漫記

辛酉五月念一、有譏察將至之氣、同志悉會、乃相計避奧富、（在川越二里）將處其變、則留者曰池田德太郎、曰笠井伊藏、曰齋藤熊三郎、（即余弟）妾在外相伴者、曰安積五郎、伊牟田尙平、村上俊五郎、會議已定、則變體出家門、時已未、

我棄家奚去、白日方暖時、中心有機不須語、只沈默向西馳、一步一顧意在後、不知終是永別離、（余固貯軍資若干金、弟及妾若干金、及去分路途亦分之）

（同志以故俱衛不乏）

二十二日、至奧富廣福寺、二十三日、北有馬太郎來會、西川練造又至、皆同志也、二十四日、有一書生、因西川氏來

語云、二十二日、有捕吏百餘手、會入間川、不知何故也、於是乎衆相目、或欲入御嶽、或欲奔水府、遂相決入東都、然後處于變矣、乃決飲裝身、約云、苟遇吏手、殲戮無遺、衝圍潰隊、使夫素輩目皆眩惑焉、於是乎、日已黃昏、雨蕭々鳥聲悲、頗生悲壯之氣、臨去乃令太郎窺遠近、然後敢出寺、主善處之、殆無遺策、太郎練造止之後、遂所獲云、捕吏相去在半里、强因循二日、曾不出、或使人問我黨、知其難近也、遂不出、何其畏懾甚也、初欲伴太郎、遂止、及余輩出寺、捕吏來捕之、送之東都、後死獄中、薄命至於斯、可憐哉、

親朋相伴急患躬、仗劍自警四豪雄、風雨蕭々鳥聲惡、決意

東馳兕烟中、平生苦練支擊術、膽氣已定心自佚、白徒千百
何所畏、宜矣逡巡不敢出、一騎當千期得成、壯心已誓報國
盟、不易醜虜膏腰劍、笑點燭花間路程、
自輿富三里、至處澤、曾莫支限者、心少安、而夜已暗黑、施
糧點燭黎明至四谷少休、訪山岡氏、不居、則與五郎先伺
池田氏、使倘平俊五更伺家宅、乃約會於昌平橋畔大坂
亭、既伺德太郎宅、聞若無人者、殆異于平時、於是乎、轉使
五郎伺家宅、亦既殊、乃知家族已所獲、反訪大坂亭、遇笠
井伊藏叔母、駭云、既已悉逮坐、於是乎、二子先去、殆不見
其蹤跡、則變體易形、更訪山岡氏、道遇水野行藏、少話市
谷八幡山、云事既至於此、不若先自決、某云、何待足下言、

固所期已、彼即忽々避去、即往訪山岡氏、鐵太郎云、事已
敗、若之何、雖吾亦不自免也、往倘俊二子至、乃使之速奔
水府、不若卿等亦疾奔之、莫爲徒自輕已、則贈乾糧、於是
平即去、唯有沈吟而已、
當此時、余欲於八幡祠下自屠、既作鄉書、而五郎止之、假
自屠、不若訴事於官府、然後自處、或子姑自忍入獄中、官
必出他連坐者、然後募同志、焚獄出子耳、余曰、既至此、不
可自汚、且既露布、余雖訴之、他不必免、於是愈歸於自屠、
雖精神爽、抱大志徒殺身小故、遺憾不自已耳矣、
四雄已過兕烟中、忽至都城失二雄、二雄俱探二雄跡、若何
皆々紫陌中、再會難期潛匿日、薄命也是碎心衷、

薩同志、爲神田橋直助、樋渡八兵衛、頗盡心思、有不堪感者、蓋亦深相結久要

當是時也、體膚殆疲、五郎最甚、而炎天侵面、乃姑潜入叡
圯中、憩樹間茶店、又至闇子坂上一酒樓、謂五郎曰、事已
迫、不若以今夜自屠、徒莫辱汚吏手、則決抔、作沒命辭若
干、後事悉委之五郎、五郎亦嗚咽云、莫忽々爾、於是快飲
移時、五郎云、相子顏貌、曾不異平時、最見精神秀徹、抱是
大志、空殺身於細事、不亦惜乎、事及急迫、靜自處亦不晩、
請先訪嵩氏、然後善計之、嵩氏亦有奇節、必不拒也、二十
五日夜、訪嵩春齋、春齋善待之、爲我多方計生路、余云非
惜死也、死固其分、唯抱大義如此、而殺身無益、是恥已、是
日薩二同志來會、共計我生路、曰、丈夫立志、何累區小細
瑣、唯公善忍之、以要後舉、公若許、我輩亦將脫走、則止之、

六十一

識其志焉、時余所與樋渡之双刀、今在薩邸、志士皆傳稱、刀亦幸哉、其留家之刀、悉入官吏之手、刀亦不幸哉、蓋我所與志士之刀、半皆爲有志家之傳寶、在永國者二、

而深服其義矣、既開戸、彗星懸於北辰、赤氣爛燦、則不覺
慷慨淋漓云、我志已決、不若百方忍之、則復會薩同志、更
計脫走、託之以水死、於是頗託後事、且有所遺貽者、二十
八日、黃昏旅裝已成、則與五郎俱變商賈姿、二更辭嵩氏、
主人送之和泉橋、家婦及兒女皆惜別涙泣、或伏地矣、或欲
爲僧、或欲爲救火夫、百方會議、遂爲商賈之姿、衣服悉與樋渡、相易、
已聞家拏已所逮、處身未由、將自欵、丈夫不辱汚吏庭、勿乃
自屠、伴前輩、有人重要報國盟、徒死不若姑自愛、古來英豪
抱大志、固從風雲處變態、吾聞此言、愁然起、自期包羞且忍
耻、逋逃餘力、無他念、義氣愈凝、殉國理、庶懲醜虜、償前過、余斬
無禮者、何其過、然抱大志、會致此事、故自稱俦曰過、再揚舊名報家子、暫時苦心、非所悲、遂

六十二

將徹躬潛遠邇、
是夜墨水揚花火、兩國橋頭人誠群、則至永代橋、脫雙刀
及短訢、若以水死者、五更便舟、輾至行德、夜既明、平生不
慣、忽爲商賈身、或笑或悲、自八幡至龜鳴、將至神崎問宗
順、馬夫即云、近頃官吏甚馳、急劇捕人、今猶留佐原、於是
轉至府川、欲自土浦奔水府、前路譏察頗譟、又轉至筑波
山、黎明上嶺、四望豁露、山容如霞、而奇石怪嚴甚多、回男
體女體兩祠、昨夜香人甚多、今朝猶有泊山頭者、但一年
今夜、唯許宿山頭云、

山路崎嶇勸香人、時維六月第一晨、四望開豁天色朗、八州
沃野脚下陳、痛夫東方用武地、直屈國威汚膚塵、萬里空濺

坂東水哇咋自耕苛政民、天道幸無水旱失、猶有妖星出北
辰、還懼天孫憂勞日、連年驅除報國臣、我黨志義比鐵石、一
時顚沛誠困身、祠下所祈非偶爾、天地開闢筑波神、

自筑波至羽黑、將過水府、譏察愈嚴、即決意先姑避迹北
越、然後相宜處變、於是自羽黑轉至宇都宮、忽聞前月廿
八日夜水府義士、斬東禪寺醜虜、感慨殆極、而譏察愈急、
不能復留迹八州、則自宮入山、泊瀑湯、頗深僻、比日困炎
熱、身體殆疲、至此始覺清涼、

溷水龍蛇躍、岸潮噴溫泉、長廊臨流起、浴室上下連、深鄙莫
所具、野蔌僅和杯、猶有侑醉友、對酌慰邊幅、任他人界苦、脫
然與雲分、物色適眞性、鳥雀只類群、功名寧不朽、七尺背所

負感臥醉夢中、雷雨訝客趣、
欲過會津、至北越、高原山下失路、進退斯極、
天困吾黨何多方、窮途行盡豺狼鄉、巖下淵水深千尺、連嶂
重復鳥只翔、進乎人跡已晦滅、退乎村落遠相藏、兩人相對
姑長息、一氣攀嶺猿獲行、榛莽遮面棘刺髀、一僂一傴石塊
偃、刀芟榛莽足躡塊、漸探細徑先施糧、至此大息互相賀、且
歎落魄背志望、爲賦短詩記其迹、會陽道中高原傍、
高原山傍、有川路溫泉、寂寥人莫過之者、而奏奇功尤甚
云、
可憐川路湯荒蕪、無人浴、或洗耕夫垢、若濯馬牛足、所措失
其理、靈物還所遺、若轉之都會、千金日夜輝、嗟乎造父心、吾

余欲致書於父母下、更非有求也、唯欲告我向日所圖之大志、以廣其心而已、

每有所怒、所怒非在他、賦物誤其數、
旣至若松、四面皆山、城外方四三里、僅爲平郊、其勢似米
澤、鄙陋不可言焉、
萬山經歷慣溪聲、三日漸探會陽城、始信英雄爭路日、蒲氏
空懷遠逐情、雄略嘗說豐公耳、忌諱一著身先傾、可惜是人
蓋世氣、大勢已去難復爭、誰言兵勢在地位、此間守禦只須
利、中原有人若相謀、天下已定然後事、
自若松、至津川、泛舟至越鳥下村、此間山水、頗似我最上
川、若自清水至鄉里、殆有感慨、過五泉、出新瀉、止三日、渡
信濃川、至岩船、泛海至溫海村、風波荒唐、舟如矢、則令五
郞問家鄉、不得信而還、蓋國譏甚嚴、殆難相近、乃復泛舟、

不然或爲以
余不忍一無
禮人、又潛匿
辱父母、無謂
者、此乃所以
欲通一二、豈
有他慮哉、而
不知者、爲有
求而然、豈知
我情實者也
哉、而不待通
天哉、

反新瀉風波平利、與我心殊異矣、（途中忽得一便船直至新瀉、余蹤跡爲之和暖亦天也、）
鬱蔚山草木、當旭遮其光、黯淡北海涙、泛舟一帆翔、飛鳥高
奮翼、雲垂將風揚、悲乎我與汝、潛身伺家鄉、家鄉近難入、沈
吟遠避迹、心熱恰如焚、午炎又沾背、思彼囑昔事、形容何落
拓、杜康斯銷憂、嚬顏慰晨夕、龍躍萬仭淵、虎嘯千里澤、人若
無變通、乃遂苦火宅、

往至岩舟、路與二婦人相伴、云家在新瀉熊谷巷、君若過
新瀉、必來泊、於是往、因此樓曰戸川、相迎大歡、遊宴三日、
云將浮海至越前、故令婦探舟便、不得即去、眞意非在浮
海也、故云爾已、

路途相遇兩婦人、一婦可寡一婦新、談笑伴得一日程、臨別

六十七

北越固多文
華之俗、昔生
亦毎來寓、吾
至隣舍吟詩
詠歌、頗極無
鳥處中之蝙
蝠態、而自顧
我身商賈、是
比曾不能吐
胸中之一奇、
感慨殆極、唯
與五郎相沈
默而已、噫、

俱約再會因、因緣忽會旬日裡、乃是新瀉繁華身、新婦妓也
寡誠寡、俱供佳肴慰我神、我曾幾度抵此地、落落豪放排風
塵、是行何意背舊事、至此轉覺興味新、人生歡苦無期極、客
中日月奇態頻、若使我心莫憂患、飄然重尋四海春、

當是時也、殘炎猶甚、行路頗疲、而五郎故欲避跡越前、姑
伺動靜、我即云、既有所約于同志者、今若不東、其何以信
之也、不若決意東行、應其變而處之、五郎猶不肯、而時未
涼、乃先潛溫泉其宜處、然後靜決之、於是出新瀉、過三條、
出長岡、南探松山溫泉、頗在山間、而客舍五七樓、悉巨大、
爲越國最一湯泉、偶間暇頗宜潛匿、浴止十五日、始覺安
寧、七月十日、即辭去、決意東行、五郎雖不平、遂不能止之

六十八

也、
松山湯元湯溫々若玉瀸山繞掩日色家峙八九連浴客淩重嶂來訝昭瓶中湯滑克和客情定與味豐謍歌賑村酒野蔌杯盤催海鮮不常乏妓亦有時來地幽用錢少給閑樂浴餘故有燕居趣心廣體自舒不覺潛中苦旬日鮮積疲乃期終焉地溫泉其所宜

牽牛夜感夢書

我夢汝汝夢我否夢中聲貌子細是此夜牽牛織女會有雨蕭々感客子獄中一日長如年逋逃艱難膽日旋夢中驚起汝出獄對我喃々說宿緣吁我舉汝風塵際還使汝身累絏縶彼得此失只由天噫汝莫尤我有誓

發松山沿信濃川出飯山至澁湯路途遙望川中島作文

自陳曰嗟夫命耶甲越二氏之戰川中島也寧不能爭天下耶二氏之雄畧天下誰支之者抑一家之託不能自捨耶志天下者其量何淺々也將股肱之不足恃耶二氏之臣所世稱者而遂畫于一方使四隣諸侯恣伸力乎天下抑天命使自然耶將人事未至也昔時賴朝之忌克猶至爲追捕使於天下而義經之多智多材瞥不能措其身若足利之姦回克奪天下而新田楠氏之忠畧不能有保王家嗚呼命者誠不可計而要之殊所遇耳然而自古至今莫不亾之世又莫不死之人則其存而至今者唯有其名之薰猶異而已然則數子之所遇雖薄命哉其存者不亦

落々著明乎、因是言之、二氏之遭遇、亦不可深悼、而顧其
如我身何也、某已賦長古、再弔鬼雄、今也重陳之、魂有知
其饗之、

自飯山至澁、時浴人悉散、而此地清麗、冠遠近、日未末、即
就舍、命杯致肴、閑然對酌、偶有筮者、筮之大凶、五郎嘲曰、
固然矣、

信國多雲霧、奇怪隨地生、數區温泉處、是特所世鳴、高岳隔
草津、郊野連四郡、諸湯隷其側、川原尤有韻、川原湯、去澁半里、莫言
山野鄙、華屋貯嬋妍、莫言魚膾少、杯盤自清鮮、我過中原前、
浴人曾無跡、只爲會草津、日夜群過客、草津限夏秋、此湯賑
春冬、若何寒雪裡、遠里難駐筇、

七十一

七十二

越澁嶺、至草津、凡七里、處々有休店、其勢頗艱險、山上有
池、曰琵琶沼、奇觀甚、土人云、龍神所潛居、

山晝兩國信上間、嶙峋數里佝僂攀、壯氣不屈汗如玉、曉來
快晴望曠閑、山上有池琵琶容、怪底龍蛇伏其中、願起雲霧
因君力、天地六合自在通、或姑潛伏與君伴、脱遺世累解紛
澁、此生已知難世處、苟徹君力見誰管、佇立看池池更玲、白
日當顏照汗青、昨夜筮得山水蒙、誰圖山間如此靈、我黨盟
約尊攘策、赤心固足徹金石、縱令一著誤是身、豈遂銷盡報
國責、

將垂草津、有毒水、自小池出、頗清徹、

行々漸聞潺々聲、流光淸徹塵不生、一顧欲掬炎時客、豈圖

岸上毒水名、怪底天公賦是水、或誤一掬病即起、不似此間
多湯泉、療治疾病救遠邇、願將是水、鮻姦臣、腐潰塵腹殺厥
身、何啻區區治疾病、國脉與起淸天神、
草津若世所稱、繁華誠冠日東諸湯、而心有所戒、雖逢若
繁華、不能遣情散鬱、空屈在旅舍、剏五郎頗不欲我東行
如與我殊心者、唯沈默相面而已、不亦殊乎、
山間風月擬都城、佳肴美酒競新聲、夏秋已征一歲利、嗚呼
盛矣温泉榮、吾人經過中元節、家家香火奠招靈、不覺感泣
倒燈下、夜來忽夢故園庭、曉起自訝物我理、莫復繁華慰餘
情、天授是軀父母懷、還爲功名殘至行、
自草津、經大戶驛、驛外有劇盜忠二墳、婦女會聚香火甚

薰、蓋爲中元節故耶、余嘗作文跋其傳、頗有所感慨者、今
也過此地、非獨感彼事、亦足以自感耳、吁、盜且所傳於世、
顧我何人也、可不思夫、可不思夫、
吏不吏盜亦不盜、賊民者盜利民吏、此盜取足補不足、是乃
吏事孰疾視彼吏刷、不足又刷足、是乃眞盜反居位、衰運每
乖公與私、旻天所視果何事、昭昭爲惡吏誅之、冥冥作善鬼
乃志是盜野刑香火傳、彼吏坐死餘殃至、
自高崎、至本庄、左轉過手斗村、訪尾高長七郎、將以探東
都動靜也、不居、云跨此四里、在寄居村、寄居者在秩父郡、
則自岡部過松原二里餘、未刻至、不居、云側在二里、乃往
訪之、彼方試劍、見吾至、驚愕、乃閑話、有所約者、去宿八幡

七十五

町、炎熱之行甚疲、明日長七至云、都下譏察、今猶甚、此間遠近、皆云往擊東禪寺者清河黨也、清河者、故爲處士頭領、與水府同其志、是以遠近莫不評公者、又官吏之譏察公尤嚴、今也至、殆如踏水火、公其姑西走、以待時機之至、公耳目滿遠近、公同志有馬太郎者、亦所擒獲、其餘亦頗多云、男兒抱志、要其成已、何必今日也、公其熟察焉、余聞之不覺愕然、長息曰、何其事之相廣也、於是相俱至新町、而所約者遂不成、彼則贈一文遂相別、以委後事耳、當是時、五郎故忌東行、雖余亦不能深强、或西或東、殆若狐疑者、施施至倉野、余遂斷云、長七之心、雖足以服、而事已至此、況路費且不繼、不若決意東行、詳東都情勢、然後或東

七十六

或西、唯意所欲、雖危哉、其若之何也、乃相謀曰、自陸者譏察可畏、不若舟以至闕宿、自東而入焉、七月十八日、詰旦浮利根川、十九日至栗橋、關吏故令舟人上陸、譏察具至、我則爲東都商賈、五郎爲之奴、無故過之、尤閱總髮者、舟中有一神主、詰問陪我、亦可嗤哉、當是時也、我儕兩人者形容甚疲、亂髮垢面、遂免密綱、其然哉、既而舟中客子有言、本月初旬、有水府浪士在越後、足跡具見。官使捕手廿餘名急追之、抑亦擊東禪寺者耶、於是兩人相目、心竊喜曰、吁、亦天哉、客子又有言、近頃水浪士甚譟、以故雖栗橋如彼其故嚴耳、又止關宿舟、不許直入東都、自松戸皆上陸、其餘禁譏、莫所不至、於是乎、又相目、至權現堂、詫事上

陸、大息相語曰、何其幸也、往莫容子之言、其遂陷網中乎、往日自越賵書於嵩氏、恐是入官吏手、則詳我踪跡而已、而曰之水府浪士者、當時俗間之通言耳、唯夫天耶、既乖其所往、捕吏千百、豈能羅之乎、是夜泊越谷驛、識察三至、亦所嘗無也、俱以東都商賈兒、廿日入東都、形容至變、先訪薩邸、增盈新八、不居、又至其赤羽邸、詭辯問樋渡神田橋兩子、云六月中浣既已所歸于國、於是大失望去、而莫可寄身之地、間行或休或浴、暮後過我舊門、自若有人守之者、又轉窺嵩氏、幽聞其婦言、便令五郎決意探之、其婦見五郎云、可先入、兒等見之駭入奧、問其主人、云不在、既有自側蹶起者、豈圖是其自官守其宅者、五郎驟走出、於

是、乘暗東走十餘丁、至山下、大息曰、吁、亦踏虎尾哉、不若先機避其難、又不可潛是地、乃就閑處食、脫笠破姿、比過千住驛、月色明朗、殆如晝、故病兩人心、乃嗤曰、平生喜月明、今夜還困月明、人生變態、何其多也、比過草加驛、體殆疲、則憩軒下、犬吠之、蚊侵之、百苦俱逼、非筆舌之所盡也、至越谷朝食、懼捕手偪、故取間道、是日午炎甚盛、田間不見寸陰、殆難自前、則決意泊菖蒲邑、時未至此、或欲西走、或欲東走、而路費已乏、亦不可遠行、且夫因循漂泊、或懼事不成身先辱、不若疾走水府、與其義士同其存亡也、則去栗橋五里間道出利根川上、渡野渡、出館林道、又轉出古河、此間迂屈取路、故眩其踪痕、自眞岡出茂手木、此間

有識察、新設之者、怪我二人狀貌、故詰問、我則爲川越骨
董師、往岩城者、五郎爲之同伴、而其勢若閱我行李者、我
則詭辯百方、遂過至茂手木、亦有識察、故詰五郎狀貌、既
至野澤、渡中川則泊、是爲水府封內、初以爲水府封內譏
察尤甚、豈圖莫一問姓名者、殆不異于平時、意始安、自野
田泛中川七里、至水府、先就旅舍、殆無忌嫌、乃令五郎贈
書故人菊池某、始知尙俊二子之踪跡、感喜不啻也、則轉
泊菊池氏、始知其弟已今也又知其兄、兄弟俱待我不淺
也、云俊尙二子、既已訪至、待兄七日、六月上浣既去、蓋亦
還來、當是時、水府義團、漸凋零、且有武大岡之三大夫之
廢、今也新任大夫、政方垂改革、雖義團懼不可復安也、不

若先避此機、然後相變又來、於是止三日、出海濱、浴潮湯
七八日、出平潟、景狀頗美、東至勿來關、有感八幡公、即賦、

英雄事罷吟空傳、櫻樹化石人歸天、想見兇賊據奥土、前九
後三鞍馬苦弓矢俱練父子忠、功名相擬八幡宮、勿來關上
舊時驛、至今感無數過客、

自平潟、至岩城、過相馬牧野、謁妙見祠、牧野方里、平郊如
席、馬群世所知、即賦一詩、擬昌黎伯樂解、

是地稱多馬、多馬必有驥、驥必待伯樂、伯樂必知驥、伯樂其
何在、馬群末分、驥駑駘飽菽粟、枯草空委驥、駕御已無法、笞
策只責驥、逸蕩苦難制、乃云世無驥、豈信無騏驥、抑是未知
驥、果微伯樂眼、天下遂無驥、

至相馬中村就旅舍會故人岡部某彼嘗待余云公乃事
固既聞之唯公自愛之酒以亨之頗慇懃且云待俞平既
久彼必來問則詳子行先於是有所遺約者且期及三冬
再會及別寄一詩
欲問君遠徘徊君無恙賀我來唯有酒說舊事感意氣喜且
哀落落乎丈夫會結信實開襟懷懲既往戒來日誓天神興
死灰
　燈下感起
誰言河水不當清迴制狂瀾報國盟若使吾無懲醜虜九泉
率興閻羅兵
自中村十六里抵仙府訪故人景敬間會於講武館無人

處乃竊語故景敬一駭一悲唯云兄安之大丈夫爲天下
企大義其艱難固所自然何其痛之我有所思唯兄安之
而是地多識兄者不若至松洲間計之兄疾去是地待我
比丘尼坂我其速追至即去至比丘尼坂待多時已至黃
昏心竊不安則問伺其來頃有二騎從容談笑至其前騎
則景敬而不知其後騎何人也怪避之竊思余與景敬約
必不告他人雖其父廼君堅戒之何者懼累其老心也矧
其他乎景敬何事誘外人來其意殆不鮮也乃沈吟遠隨
其後而至後騎者先觧馬於別店下景敬獨前至所與我
相約者直反騎迎我遇諸途余則云子何敢誘他人來景
敬笑云兄安之彼固我所深知戸津某耳忠義人之窮約

我竊語諸故、彼則喜來計耳、兄安之後盡之、於是余大息
曰、吁、然哉、我固非不知其名也、然當此窮約、雖舊知或避
之、彼果何義也、特來趨士之窮約如此、眞可謂知己夫、則
與景敬俱會戶津氏、憾慨不已、不覺浮涙、謂余在都城、以
豪雄自持、天下之士、非不貴之也、然落拓至此極、變體毀
姿、或辱於奴隷人之手、而此二兄者皆大藩之英俊、天下
所俱知者、則騈騎趨士於風塵之中、觀者莫不駭視、何其
豨塊也、於是快飮移時、二兄使其僕反騎、特徒步誘我於
福室村、村在八幡側、戶津所知云、里餘侵雨、訪其村長某、
戶津君乳母家、喜迎之、時已亥、則濁酒三杯、豪氣愈發、感
知己之心、賦詩示之、半夜則臥、

八十三

秋原失路士、落日悲歌情、無他伴節俠、困我寄餘生、結交非
信實、緩急互不平、尙有斷金友、風雨聞鷄鳴、
二騎追跡來、伴我潜草廬、凌雨情愈切、徹夜談益舒、濁酒加
豪氣、斗餠腹不虛、感服舊知友、傾蓋知寒疎、
八月三日、二兄伴我於蒲生村小野某、即去、云姑潜焉、後
計間更定其處、蒲生在鹽釜南二里餘、小野氏者戶津氏
親族云、所謂鄉士者、主人未三十、自耕自耘、頗精農事、我
等二人、俱爲東都商賈嘗知二兄者、主人漠莫怪之者、於
是或助農事、或觀濱海漁者、居八九日、有二兄書、使五郎
東潜石卷某氏、十五日、間行越二口山、至最上郡、欲探鄉
里動靜也、宿天童、迎明月於孤樓、則賦所感、

八十四

中天明月雲外清樓上有客訴深情月照人間曾不極人對
月色感衰盛是月經來文明世又照英雄撥亂兵近茲月色
故怪奇遠照蠻舶寄東瀛晦明不分妖與德君子在陰小人
明陰陽凝結天地閉陽氣消耗陰氣盈是夜中秋閉萬戶誰
能瀉涙悲陰晴報國潛人不自已月下泣盡至五更
此間余固所熟過至閭巷小夫莫不知余名者以是百方
晦耳目然舍夫知我顏頗怪此形狀熟視乃云君非某先
生乎我則驚嚇陽若不知者遂眩之是夜作詭名訪故人
星野某請來會不圖其兄來訪曰家弟既死唯夫在世也
屢說先生高義至死猶在口今也幸得待盡抂駕敝廬願
情好與亡弟同之其人吾未知也而殆若知我願者余則

辭極言窮百方晦其實漸去之亦潛中之一奇事唯懼因
是洩吾踪跡焉於是乎明旦忽去訪故人於山口村彼固
有義氣者乃先其實稍得此間動靜酌酒而去某云此間
非不能令兄潛也唯其有自東都新來寓者聊憚之耳若
及來年必來潛我其盡力矣余云家鄉在近固不可潛居
唯因兄而得家鄉之勢狀則足已則辭謝而去越關山還
仙府問戶津氏遇景敬十八日還蒲生五郎不得意而還
於是更轉潛仙府北山某寺某日景敬贈衣及刀且有乃
父廼君詠我詩
聞水府義士斬井伊氏者所刑追悼之即賦
國有綱紀日大義維持人道奉天位正德厚生撫臣民外建

八十七

國威內修治斯出權臣挾私偏擁護醜虜自唯恣昊天淑慝
只由民七道洶洶悉疾視乃生義士發某家連鋒屠首天所
致寄身囚室歲時月柳下受刑委汚吏澆季運命誤曲直每
將刑賞乖人意料知大戻其所歸吁我爲君潛九地

自悲在浦生賦之

天下英雄寧如此落拓破家且忍恥剛氣猶誓廻狂瀾赤心
自保汚俗裡屈身邊陲市井姿耘耕混迹草野里任他親朋
弟與妾獄中戮辱何日已苦節至此裂體膚時運未會誤百
爾豈比子房潛匿軀致望中原兵馬起若斬僉臣斥醜虜發
揚天威擧國士天下人心安大義草莽英雄誰復擬

贈五郎

八十八

余欲從田氏東行子因津君留府城客中離隔無他念須愼
飲食愛性情側聞水府報國黨復入東都唱義名不銷神州
固有氣莫患僉臣掩聖明料知運會亦不遠吾黨興復其機
萌乃寄短刀我所佩且添書夔附此生孫孟正文今方寫田
氏還時總返呈又期小春上浣頃俱窺故園通至誠嗚呼人
生苦節極何啻區々艱難榮男兒慷慨是時事堅忍不拔保
舊盟

二十七日戸津氏至蒲生云子同志伊牟田某尋子至因
景敬家景敬則伴伊牟田疾至鹽釜以待子至請俱與行
余聞之不覺感立雙涙不能自禁也即辭小野氏與戸津
氏倶至雨泥不可言裝悉濕而不自知也既至景敬疾伴

倘平及五郎酣醉於一樓侯多時於是一見唯說無恙殆如見異世之知已潛然唯有淚而已倘平曰一別已來百方欲再會而不可得則與俊五俱潛於水府義人之家轉旋至今得以無恙而義士固忌菊池則深秘我輩雖兄至不得相知殆爲此故也今也義團勢已迫則欲期十一月大擧入京師僕亦欲西募鄕國之有志會大期於京師偶訪岡部正藏得以詳兄蹤跡所以狂奔乃至也於是酣醉無量更轉於一樓歡樂殆極明旦又飮一樓上即泛舟於松洲戸津氏先還有官事也

辛酉季秋遊松島記

東潛之秋吾與同行某會故人二子於塩浦又有同盟新

尋至實潛中之奇遇也乃飮酒放歌俱鮮向來之苦辛不知夜雨之滴皆故人二子之所營也黎明乘晴放舟於千松洲奇觀極于此而故人生此國熟此境余亦屢過此景而一客生西南邊國距此三千五百里一客生武藏亦相距六百餘里宜目之所觀心之所感賞觀不措也然是行各有所挾持時亦處艱難同盟悉離隔或幽閉難通或千里失蹤跡而所以晨夕欲再會者唯要之於天地鬼神而已矣今也幸得一二相會一喜一哀感何堪哉乃俱說胸中無限之鬱結奇事百出不啻松洲之奇也已宜夫不暇寄目放觀也夫松洲之爲景在千古不極我之變態一日萬機所以殊於尋常遊觀也舟已艤松洲驛乃上一酒樓

談亦徹夜黎明分手去不得已也
美人相逢壚浦秋扁舟共趂千松洲微風吹顏醉氣促一艫
一洲怪奇浮莫遮舟中奇節士慷慨只談報國理風雲胸襟
共鬱勃奇奇相會奇山水不似風流詞藻徒且笑且悲且豪
呼舟子若知亦當怪洲神有靈晴氣都
景敬送余至小舟越潜高城氏五郎亦還北山佝平遠還
水府然後西行於是俱舉離杯相笑曰忽會忽散丈夫胸
懷何其瀟洒也他日得志頗足談緒乃余與景敬北去五
郎與佝平俱至仙府蓋佝平衣服頗疲往日遊壚浦樓婦
或頗卑之不啻爲布衣看也則懼人怪之因託戸津櫻田
兩家整衣及金也及別有一詩

九十一

九十二

嗟夫天乎亦命乎百事乖戾只餘軀平生氣節愈相擬七道
否塞困所徂同盟半奪穢吏手顚沛相失二三徒風雨鷄鳴
朱郭裡俱養義勇天所扶切求再會鬼神力俄然相見眞奇
蘇何啻感淚沾雙袖也聞義軍大舉圖嗟夫天耶亦命耶時
運回復其機符須磨腰刀報皇國是時不起非丈夫
小舟越在石卷三里高城雖祿小也爲伊達氏一族而學
劍於景敬頗信之士氣亦壯是所以託余也景敬以余爲
東都商賈獨語主公實而已景敬已入奥余獨居典謁處
始至也未刻及明日辰下景敬曾不出卑跡極此則贈書
云不愛遠來客徒夸其勢位世間如此者何足託大事余
雖假卑姿抑亦遠來客耳主公若有心何不早見之而況

足下所伴乎、景敬即出云、未有問耳、唯兒姑忍之、我何惰
焉、午後劍士試劍、於是始見主公、薄暮景敬誘主公外、蓋
欲語實也、主公還、直請余與、頗見慇懃、景敬亦語余云、主
公既諾之、唯兒安之、乃談笑如常、是日劍士七八至、余亦
試之、久廢絕、有不如意者、然田舍疎技、何足載之、於是衆
士驚駭、頗怪之、而地已聞鄙、莫敢所忌者、遂至於斯也、則
謂景敬曰、蓋聞水府義團以十一月大擧、事既決乎、須有
信報也、余則欲糾合餘燼、會大期於京師、雖兒所不敢安
也、不若以此間遠野故人、間關消日、以待時期而已、久
在此地、非得策者也、景敬諾、於是九月五日、語主人以少
遊南部、然後又來潛、景敬還仙府、余則東北去、至氣仙沼、

伴一賈客、自大津左轉入山間、泊瀨田前民家、詰旦將出、
忽見五郎來、相見驚起、乃詭言謝賈客、更取道左、五郎云、
本月三日、我輩耳目至仙府、今將物色、蓋云總髮劍師淸
河八郎者、其餘一生訪櫻田良佐、至速撿察捕之、自幕府
命乃云爾、仙府大夫之言云、如此者每多來、何必足深譏
之、雖然既有命、不可措已、事速泄、戶津氏乃有戶津氏書
云、不若姑避此機、及事穩然後復來潛、五郎云、往遇途景
敬景敬又云爾、請俱避南部、遇諸途、則天之所幸、凌諸山
澤、七日至遠野、直訪故人江田重威、重威固義人、有奇氣、
聞余音即云、某氏至、文武可以試、兒等其歡之、未會語、既
已泄吾名、殆不可掩、乃速戒重威、重威許諾、百力詭兒等、

以誤名者、蓋邊境書生、頗待遊學士、而重威以文學師之、久傳吾名於此間、宜夫一言爭傳也、是夜有二書生來話、始以爲我也、後頗怪姓名殊、醜體殆極、居四日、勢不可自掩、乃與重威親弟子文庫者謀、姑避跡於濱海、辟遠以試官之物色至否、於是持重威書、至大浦估家、以爲觀濱海景狀者、不可復訪文家也、而俗家厭遊士、固所然、飲食且厭之、況於久淹乎、馳驅八日乃還、

自遠野越一險路、山間凡八里、皆雨泥殆不可行、既至大槌濱側有一濱村、至某家、以致重威書、而濱村方製蛸、舉家雜沓、頗厭來客、則使五郎俱與助手、聊慰舍人之情、初爲觀辨天島、島在村前、孤島亦佳、居二日、至大浦某屋、主

九十五

自大槌還遠野、遂失行糧、且誤路於山間、疲飢共逼、

人頗俗了、不足與談者、寓二日、過山田村、遂歸遠野、此間艱難非筆舌之所盡也、噫、而行路甚多佳境、稍慰情思已、遂欲探宮古、而路費既乏、固不可用心於遊覽、遂止跡於山田、

自遠野東至濱海口占

天賦怪奇每邊陲、步至天下方相知、奥土南部濱海處、漁灣光景眞怪奇、一山一溪挾村屋、一灣一洲風波移、漁舟曬日滿海網、大尾小尾山積爲、不奈店舖無所息、只有濁酒漂大卮、上國人情不耐嘗、旅舍小婦臭氣施、且令行旅意凋零、百里險路人影稀、即知廣漠鎭東國、猶有異產天下馳、

是夜潛入重威門、重威喜迎賀其無恙、且云、物色來至、其

九十六

漸漸探一屋乞食、與之麥粥、醜不可食、五郎遂與二椀、且笑余曰、君未眞飢耳、眞飢何擇醜美、既去、飢甚、遂穿田間菜物、充暫時食、雖地鄙哉、艱苦殆至於此極矣、

遂至哉、唯公安、公踪跡亦眩之、唯公安之、余云、高意何可忘、唯夫日已隔、不可以不還仙府、於是一夜綏話、惜別而去、事誠有不虞之患、余至遠野之謂乎、

訪江田士固偶遇重九即賦呈

重陽時節遠問君、籬園黃菊處々薰、耻我落魄莫所就、感君高義擢世紛、金石結交久要志、赤心共話天下事、寧患遊士無所因、高堂幸逢佳日儀、風雲已見變態深、人情苦節秋氣侵、更把一杯爲君賀、即是家山會親心、

記長嘯子說

友人士固、以長嘯子見人稱、遂以自號、而人莫知其所以爲長嘯子也、吾得以立之說矣、或曰、長嘯子所以比諸葛氏也、

吾曰否、彼自彼也、我自我也、不足以榮士固也、然則士固賦詩屬文、一瀉千字、若水涌而風生也、以爲長嘯子、可乎、否、然則士固飲酒一飲一斗、雄談動人、以爲長嘯子、可乎、曰否、然則士固執筆、畫如萬頃之煙波、書如流水之東注也、以爲長嘯子、可乎、曰否、是不長嘯也、且夫以此數者品士固、是則士固一風流子、一蘇大士而可而已、何責士固之甚輕也、吾意士固之長嘯也、蓋在其家系耳、吾聞士固之主家、與士固之祖先、俱爲南朝堂々之臣、金石存竹帛、賞賜貽子孫、吁亦可謂壯矣、而及天地既定也、當時相仇讎視者、或顯達於皇家、而爲勤王之子孫者、獨不能較著于天下、是豈忠臣孝子之所以一日遺念哉、夫爲臣欲旌其君、爲子欲顯其祖先、固人

情之至、而況於士固之志氣乎、而時有命、不可幸而致、則唯
存諸心耳、存諸心、然後嘯于口、是乃士固之所以長嘯也、余
與士固、爲莫逆交、以是說質之、士固笑而止、且言可以存、乃
書贈之、

自遠野、越五輪嶺、出水澤、至衣川、探藤原氏舊跡、諸堂落
拓、頗感人心、

山紫水明秋已深、奥東行路毎傷心、後三前九雄圖盡、感服
梅花一首吟、

兵馬當年敵已無、鎭撫奥羽大雄圖、豚兒誤爲鯨鯢食、空使
行人訪舊途、

蕭瑟衣川秋路行、四山黃落繞斜陽、英雄遠去空留迹、千載

議論一夢長、

行過莫處不傷心、雄畧已竭遺鐵沈、三世廟堂光氣落、摟禽
高去衣川林、豚兒踪跡與塵銷、節士山墟松栢深、噫汝戒之
與滅理、一時耽利身先擒、

至一關、與劍士某、西看五串瀑、且欲假路資、不果、空費二
日、遂至川口、入鬼首、越六角嶺、即賦、

曉起高攀六角巓、秋風卷雲天氣鮮、千里沃地眼下露、乃公
經畧馬上鞭、時平白髮勸行樂、世久中原勢已遷、山河歷々
舊自若、令孫繼弘乃公傳、感古歎今仗劍賦、立見風雲背嚮
旋、怪底龍蛇躍脚下、訝底吾人駕長天、

至鬼首、四面皆山岳、中有湯泉數箇、頗爲盤谷之形勢、清

潜中問故人、不得意者、唯至一關之時已、蓋亦行過訪之耳、非固信其人而至也、後異風亦有不過云、

此間固乏浴客、況於秋後

平、朝暮所聞見者、唯山色水聲已、眞閑雅哉、

閑不忍去、二日浴、嚢有此作、擬韓文送李愿序、
山繞爲盤谷、水甘注湯泉、嘗困形勢裡、轉覺適眞仙、丈夫不
世用、閭巷講文武、自卑混賈兒、每慕高擧許、節屈不忍去、勢
變爲潛人、寧致濁世力、終爲潛匿身、旗鼓不易樹、將相難致
位、形勢非所堪、盤谷眞適意、進退不人牽、毀譽亦不侵、無苦
又無樂、木石比是心、豈壯士所能、不若奉舊盟、舊盟設不就、
即知天命傾、
自鬼首至向町、是爲出羽、是歲三入鄉國、一不得通家鄉、
感慨殆極、止向町三日、留星湯七日、苦秋夜長、感夢記其
實矣、
夢中消息母公居、隱忍因人賜返書、遺憾未看夢先覺、書中

安否果何如、
星湯者、在屋前中山之間、路旁數百武、抱山枕水、有屋二
三、頗爲深僻、而此間溫泉甚多、若鳴子赤湯、人之所偏知、
而是湯最在隱僻、而最奏奇功、而人最不知之也、蓋地勢
然耳、
自酌自炊何等閑、非仙非樵漂山間、人世歡苦知難測、物極
必反天所觀、枯木還華春暖日、三冬方耐霜雪寒、

潛中紀事第四

芻蕘子清河正明漫記

十月七日、至仙府、問戸宗、不居、則就逆旅、夜復問戸宗、尙平既在、驚起不嘗也、戸宗曰、兄等物色漸弛、唯其有大可戒者、何爲容易寄逆旅也、於是疾還、詭爲之伊達者、昧爽移戸宗家、朝景敬至、俱喜無恙耳、尙平曰、水府義擧、少沮軍資、未遂西行、然有東都義士報水府義團住谷氏者、曰某月某日、幕府執事安藤對馬守、竊命和學師塙某急閲天皇讓位例、某子諫其父、其父不聽、某子悲憤、遂泄之於義士中、奸吏之逆、一至此極、乃欲先事斬安對以沮奸策、始有死士十人、今也只存五人、請更得五人、足以就事矣、

百三

戸宗曰、事若露、潛之他亦累、潛之家亦累、是累遂不免耳、而我家比櫻田氏少遠耳目、盍潛之於我家耳、則託事散離僕從者、

於是住谷氏約尙平及外二人、更令尙平勸余及五郞、而二人者繼至、自仙府直越東都也、然尙平之至、吾既東去、尙平追之、一至遠野、再至一關、艱苦俱嘗、遂不得蹤跡而還、水府二人者亦未至、而物色愈嚴、始尙平因櫻田氏、於是耳目者悉疑櫻田氏、昨夜遂轉於斯來、當是時也、水府浪士七八名、奔至仙府、公然唱水府、水府捕吏亦追跡來、與仙府捕吏俱與探之、或捕或奔、物情譟然、兼物色我輩、最疑景敬家、殆如釜中、既已迫矣、蓋安對頗施奸計、往誑水府公、故斥武岡大三大夫、更出奸小者、大撿察義團、自七月至今、嚴譏甚密、義團者或奔或潛、尙平亦在其中、艱苦備至、於是乎義團與三大夫計、遂欲大擧、軍資未備、又

百四

會此讓位之議、彼此紛至、事遂齟齬耳、二人者未至、殆爲之耶、余乃謂倚平曰、斬安對其策雖潔哉、然自櫻田之役、奸吏皆戒之、守禦盡心、矧於安對乎、懼不能得志、事若不成、不啻殺身無益、祇足激其奸計已、況二人者未至、此地物色如是其密、彼此支吾不若別有所圖焉、夫斬一醜虜刺一奸吏、固我所不屑、不若直至京師、因田河州、竊奉書於 天皇、悉奏奸吏之逆謀、且以致吾黨多年之志、然後趣鎭西、募薩國諸有志、以鳴大義於天下矣、衆皆同其言、於是乎、愈期西上、更調旅衣、戶宗景敬奔走莫不至、事漸修理、吾亦留鍔於景敬、舊來所傳彫蚣者也、八日夜酌離杯、景敬之父廸君、故來訪餞、乾糧悲壯感慨潸然促淚去、

宜乎、景敬父子久辱情好、不啻兄弟父子之親、而景敬長余三歲、義氣奮烈、倶期乘風雲際會、橫戈於戎馬之間、以尋此盟、心雖惜別、頗有壯氣、唯其老父年已垂七十、義氣雖壯、前途漸近、或懼難期再會、其心亦不可不悲也、嗚呼、當艱難流離之際、特結是情志、抑亦唯因一片之信義而已、而若景敬父子、久要識其志、至戶宗最足謝其志而已矣、十月九日、昧爽辭戶宗家、戶宗景敬送之門、笑相別離去、

非義必不期死、不期死必惜身、吾黨同志死不易、緩急託來倶相因、奸吏追捕日急迫、義人擁護愈碎神、暫時分手三百里、約卷風雲拂虜塵、

倘平曰、身延何足屑、戲拔奮、得三銖金、遂以給酒食、

自仙府出白石、至信夫郡、過飯坂溫泉、秋葉已落、潤水之景尤烈、是日衝雨、問佐藤嗣信兄弟墳墓、且觀器寶若干、是地有佐藤氏城址、

君克知臣臣知君、兄弟殉身又絕群、忠義餘芳感千載、一馬弔祭動三軍、九泉有靈其何云、斯件三士訪舊墳、

託言詣伊勢皇廟者、則自大田原出今市、自栃木越利根川、處々有譏察、則勸二子新求珠數、懸之首、以爲詣身延山者、於是曾莫怪之者、閑道笑言、欺人自欺、遂至此極、抑亦可知潛中之艱苦耳、過手斗村、問長七、不居、西出寄居村旅舍、主婦觀二人者、以爲詣身延者、厚待之、且託書贈之身延宿房某、吁亦奇哉、入秩父、山閒曲屈、眞天險哉、宜

百七

百八

曰、天憐吾輩、以賜一杯之酒價耳、老婦亦幸也、與之奸僧也、寧致之於天下之義士、

夫、士人之强悍也、他日縱橫天下、其亦有所用耶、夜行二里、攀三峯山、山路暗黑、僅賴燭花耳、上五十餘町、泊三峯山房、夏春之際、詣人群會、以故寺院頗巨大、雖今日寂寥也、猶有詣客若干、蓋神威所倘及、恨祠祭屬浮屠氏、豈唯此祠也、天下概然、眞可浩歎者、

忝聞天孫過此地、鎭撫東夷定大義、社下拜祝我等心、勿乃一箇適神意、神意固知今猶本、餘光分明耀靈位、

自三峯入甲州、曰之雁坂、上下八里、曾無人家、眞可謂鳥道也已、嶺北里餘、踏積雪、樹林恍忽、僅見人跡、一步轉脚、不啻陷溝壑也、嶺上忽見富岳、白雪凜烈、神氣爲之飛動、不覺忘倦疲、乃聚枯葉、爇火施糧、下里餘、沿潤傍暮前泊

湯平距甲府七里殆有入異境之思始自三峯來有關門稍識之及入湯平又有撿關頗卑遇之雖有聳動天下之氣其未會風雲也還屈里孺勢之關人其大矣哉自甲府至福本村訪土橋鉞四郎鉞四郎者與吾同學劍千葉頗有義俠之氣久持報國之志約黨數十人厚結山岡鐵太郎爲甲府義團之總督及吾至一見驚喜始聞山岡氏之無恙吾心大安之乃作書贈山岡氏悉載潜中之危苦且告徵志耳鉞四郎曰此間多忌諱難以留公等唯其有機會願俱致志於皇家而已於是飮酒餤飯談頃刻乃辭去亦可謂一鄕之快士耶若夫得吾機會其必在所振焉

國恃山河眞可憂古來覆轍墜同流人心不歸何所恃恃乃

士民恃乃子偶過是邦感舊時且探義俠結徼思山河歷歷人空去青史落落詳所處乃知成敗非在天古來成敗只在人

自鰍澤浮舟富士川急流世所知自辰至申凡十六里出東海岩淵村泊由井間道越大井川出相良歷橫須賀自見付過三方原越蹴川關出豐川詣稻荷祉索神讖文云

鑿石方逢玉淘沙始見金青霄終有路只恐不堅心於是俱大喜自御油詣熱田祠是爲十一月朔日

吁赫神靈耀日東雄威千萬鎭諸戎縱敎後嗣居憂勞終殲姦回及不窮

至名古屋使尙平齎書至大光院大薩少乞路資不果吁

尙平曰和尙雖心唸之唯

憚左右不果
已、其或然乎、

彼何者、其始雲水也、一因吾家人之力已、至此反眼若不
知者、抑亦禽面獸心者、其餘雖美、不足取、蓋亦無膽智無
慈悲者、眞一箇鄙僧門徒、雖盛名聲雖馳、殆末矣、自熱田
浮舟至桑名、舟中見薩士五七名、中有尙平所知者、頗勞
心肝、彼遂不知也、自追分左折至阿濃津、時已寒冬、行路
甚寂、四日至山田、五日拜　皇廟、
謹告天神草莽臣大倭名義誤姦人、聖明在上、所民望願復
皇威率土濱、
是日蓄髮、復爲總髮、訪神司大御炊山田大路陸奥守親
秀者、爲薩國神司、尙平所嘗知、頗有淸識、長言論、殆不易
得者、少異所見而已、神司中皆曰之狂獧、而溫敦愛人、待

百十一

吾等何曾兄弟義、二日會語、及別頗有所惜焉、既而反月
本、左折至上野、休所謂荒木某復讎場茶店、主曰、某年某
日某刻實爲酉年十一月七日朝、諸公方至、眞可謂奇會
已、於是更酌酒食鰯、笑曰、匹夫之復讎、猶且傳天下後世、
況爲天下復讎者乎、至笠置訪　後醍醐天皇行在所、頗
在山巓狹隘之地、蓋事趨倉皇、出於不得已、固非帝王臨
御之地也、山下八町、東有飛鳥某村、爲當時逆賊之鄉導
昭帝坐者、至今四隣皆鄙辱之、不通婚嫁云、亦足以順逆
之戒耳、偶過山上稻荷神會、里民雜居、與其祭食焉、
九重神器盜侵之、笠置山中汚六師、一夜忽夢南柯事、回天
名義起斯時、

百十二

自笠置至南都詣春日社頗有感於般若寺頭雖皇子之
尊時運未開也或潛於經函之中況於寒微我儕千辛萬
苦何所辭乎唯要其堅忍不拔終始若一而已若其成功
固在天非所敢知也自南都至宇治泊菊樓臨流而擧杯
乙卯之夏奉母西遊亦泊是樓慈顏如在目不啻起源平
氏之感也十一月九日入京師訪田中河内介於丸太街
不居則就逆旅于三條譏撿不甚密也河内介者本但馬
某郡人弱冠仕于中山家頗有所輔益蓋中山家之鳴天
下雖由愛親卿之遺藉抑亦在河州輔之耳而大納言不
能眞用河州河州爲此致仕今年四十八以處士自任有
馬太郎及倚平等皆爲之知友則所以相訪問也十二日

河州歸則告以舊來時事河州曾不知之也喜而容之蓋
其爲人也沈毅而果斷實爲不背其所聞者同行倶安則
相謀轉舍於二條川側刀屋七兵衛河州所熟狎者也居
二日爲譏撿累之遂眩迹潛于河州家初託七兵衛也詭
爲下總民遊詣京師寺社者然七兵衛者爲叡山僧徒定
舍猥不舍他客譏司之所以相疑也則謀河州以擧大義
曰大丈夫爲天下立尊王攘夷之企何必區區累小故苟
有事適于義者雖强矯以結衆心其何嫌也方今天下皆
思亂而所以不敢發者無所受命也今也有青蓮宮錮於
相國寺天下愁其幽鬱皆思戴之則相矯爲有密旨募天
下義俠以斬姦攘夷則事莫不濟矣則速至鎭西率義魁

留河內介詩
大義誓天地
致身攘醜夷
赤心有所徹
機會乃相知

來然後期中春以舉義旗耳又豫作之令書既至則令之
見中山忠愛卿間與之書以爲自忠愛卿相通者忠愛
卿者則大納言忠能卿嫡豪放不協其父久謝疾而閑居
以河州爲師父言莫不聽用也以故鎭西義士往往有請
謁者皆河州所結也大計既定則令河州見忠愛卿託事
作招薩國義士所嘗通者七名之書公所親書也更令河
州贈書於肥豐義士皆所以有密旨募義俠也則贈書於
水府住谷氏仙府櫻田氏詭辭以告其意十五日辭河內
去豪氣勃々倍舊時笑曰此行不動鎭西將何顏以丈夫
自任事成則回天之大業孰敢讓之風雲變化實在此行
踊躍出門取路東淵院詣石淸水八幡宮盟拜頓首謹言

日草莽賤臣敢企大義誠不忍國辱也顧神垂威靈使是
行有所就焉是日也雨雖垂以十五日故香客亦多自橋
本託舟初夜解纜十六日至阪都直便小倉舟留河中二
日風波淸穩繫舟於諸港滿舟客子或酒或魚頗謀劇是
間余屢經過風光雖美佳不復寓目也唯投閑草回天封
事且寫述懷詩叙等之書而舟中概久留米下士頗疑吾
等之容貌言語不常衣服雖鄙疎彼等加敬亦至足以一
笑耳二十七日達赤馬關問白石正一致河內書正一者
爲此間街吏少抱志氣固稱豪富眞風所嘗知也而所以
問之者苟有適我等意乃欲藉路費及衣服也然商賈之
悲也聞我等之變態頗有恐怖之色不唯說之不足取事

事皆畏避自遁於是乎一宿而去浮海至小倉寒風揚波
衣頗濕乃相謀曰路途遼遠若有遲滯誤花時擧義之期
而五郎頗軟足不能與我等俱步及松崎驛五郎疲尤極
則約至松村大成期會遂先五郎十二月二日至松村大
成大成者肥上大夫有吉某之臣以醫爲業居高瀨驛南
下村安樂村以豪富稱于遠近父子抱義嘗約河州苟有
機會俱與同其心力而在我等唯聞其名而已未知其心
果何如則先詭爲東方遊學生伺其意思無他然後致河
州書父子大驚喜忽結無二之義大成曰父子之心既決
矣唯顧熊府同志何如耳又有筑國亡命士平野國臣者
客歲潛我家專志義擧俱謂不起諸侯恐事難濟近頃謀

眞木保臣有動薩侯之企今日當還唯公待之雖然既已
受是密旨豈必出薩之動靜唯當結諸同志與公等俱盡
之而已則召川上彥齊者川上亦隈府之義魁雖年壯頗
有俠氣乃亦致河州之書既而國臣至其爲人沈實有膽
智亦不易得者聞我等之至喜見乎言面則相會俱與咄
情緒國臣曰既爲入薩之策乃有保臣所贈於薩之上大
夫島津周防君之書及神速說余觀之亦有所感動國臣
又云蓋聞薩侯頗起勤王之氣專有義擧之企則所以與
保臣相謀欲是行幸矣公等之至也天亦有所命耶大義
必有所成也而肥國多議論少成事唯其足談者獨有眞
木保臣而已保臣者爲久留米水天宮前祠官嘗論國事

久所幽閉義氣愈壯云既而保臣使書至曰乘此機速入
薩不可一日緩也蓋國臣使人告吾等至也於是乎伊牟
田眞風亦欲親忍入薩國陰率同志至吾甚危之而勢不
能已則作與美玉樋渡神田橋之三氏三書及寫述懷詩
序二卷託之眞風國臣亦詭爲筑國使者旅裝已成七日
決策而去笑曰丈夫企非常之義不踏非常之險豈能成
之哉

　贈平野國臣

既有回天勢風雲俱相苦忽會又忽散遂施萬里雨
逋逃之身耳目滿天下剡入其鄕國乎雖危不能已由就
天下之大義吁壯哉

　贈伊牟田眞風

千慮盡國事萬苦募義師十分已成九一則俟君歸
謀曰國臣若不得志眞風必有所得者若夫并失并擒吾
將糾合肥筑豐諸義士必與起之是日乃與保臣使者角
照者俱至水田水田者保臣所幽也初夜問之保臣喜見
面親調酒食待遇甚厚其爲人豁達豪毅此間眞不易得
人俱與談時務或喜或悲噴丈夫肝膽盡半夜反宿角照
家蓋幽居避人也

　贈眞木保臣

天地晦蒙日月藏山崩川竭百殃妨魑魅罔兩乘時競率起
衆陰歐諸陽群龍是時困所處俱卷風雲躍四方欲歐衆陰

力未會、忽得一龍勢益壯、萬里偏圖回天術、逐除衆陰諸陽
光、天地照明物得所、群龍論功悉平章、
角照家爲水田天神祠官、照雖年弱也、稍抱義氣、蓋亦保
臣所相薰陶已、
贈角照三郎
氣運未來只要時、時乎已至在敢爲、書生俗吏失此理、天下
俊傑僅相知、嗟乎是二十八字、雖曰非文又非詩、爲好君超
絕不惑、偶然書去一片詞、
欲至豐後岡訪小河一敏傳密旨、其國劍士頗有知我願
者、不能漫入、於是乎、更欲請水田一義士、附屬五郎、俱與
遣之、保臣旨之曰、遠陲之幽士、雖抱義氣、不能深踏艱苦、

獨使諸公從事於患難之中、是所甚耻已、苟有可盡心力
者、其豈所敢辭乎、於是乎、會其弟鳥井敬太小瀧外記其
子眞木主馬(今爲水天宮神司)、其餘義士某某、遂決義擧、居二日即
去、竊謂得此間不易得者、蓋保臣一族有十餘人、及吾至
奮然自期曰、一家悉死於義而已矣、不亦壯哉、小瀧外記
爲往豐後者、
美玉雷西、本曰高橋雄次郎、爲薩國有志之渠魁、沈深有
奇畧、久遊學于東都、士之有奇節者、率與之相結、實不徒
文徒武之士也、有河州之書、吾亦附此書更贈述懷詩序
一卷、
與美玉雷西書 季冬六日

正明頓首雷西君足下、嘗見足下於東都、恨不相盡、然足下所親者、僕多友之、因屢詳其消息、乃知於足下、亦猶此也、男兒胸懷、固磊落、苟有適我意氣、隔世而足相信耳、而況於土地遠近乎、而以尋常容易煩其交應、僕所不敢爲、乃所以相潤然焉、今也大有可相告者、即與眞風子俱至貴國近境、而闕有鎖方、不能漫入、是以寄固陋於書已、幸恕諒焉、神州既犯於夷狄、幕府僉臣所悉誤、而天下義兵、依遲不發、是乃所以目擊切齒、又何汚筆端乎、今也天機忽發、有募草莽義俠攘斥夷狄之密旨、於是乎大義始決、乃稱乎天下百姓所以日祝祠渴望者矣、然而機事不密害生、則使卑賤若僕等者、先徵西藩義俠、一擧奉錦旗、然後號令于天下、是誠萬世一

百二十三

百二十四

時、豪果英決之斷、又何疑乎足下乎、凡物不極不反、夷狄猖狂、至修築城營於東都、而奸吏益親之、屢廢斥詔旨、罪已充塞于天地、且要既許嫁之皇女、陰有旋轉天位之議、姦謀邪智備至、蓋亦自速敗亡耳、乃奉戴皇子某君、斥逐狄虜、戮殲幕府奸吏、此實所以回興皇緒、明功罪、定名分、藉威德於天下萬邦、苟有人心者、孰不雷動風靡乎、願足下躁促同志、俱致身於皇室焉矣、事固求巧而失、欲速而敗有之、是以變故已來、天下義士、率取顚沛、僕即云、當今足恃者草莽義俠獨是已、而草莽者必恃聖明而興、而聖明不易忽通、區々之心、亦不能自止、則遂竊募同士、將先天下倡大義、機事一敗、反煩同志艱苦忍耻、遂得以會大機、抑氣運所至、天地鬼神通

之而已矣、嗟夫、多年所困心者、幸當回天之秋、唯當竭心力、
死而後止焉耳矣、是乃所以大告于足下、誠不尋常容易事
也、丈夫此時不奮起、更俟何時、庶足下疾促駕焉、書不悉意、
唯期會語、多罪多罪、
樋渡八兵衛、爲薩邸勇士、固與吾深相結者、嘗與眞風等
斬譯虜於赤羽根、足以知其爲人也、吾之去東都也、頗有
力、其後彼亦見還、不知無恙否、果無恙、得此書、豈所默止
哉、人誠貴膽氣、殆曰若人耶、彼屢欲斬東禪寺醜虜、吾實
止之、蓋有大望也、還出他人手、亦非所悔焉、

與樋渡某書

一別既久、有異天地之思、幸全餘生、倶得以無恙、而所志日

壯、一日遂會大機、奉密旨而募鎭西勤王之士、願兄速決起、
爲天下報國之倡、始莫敢後、同志焉、嗟夫、大故已來、屢脱重
圍、密網、其所艱苦、還爲會大機之基、信天地鬼神之所爲、氣
運開發、又何疑乎、請疾揚鞭、倶奉戴錦旗、膺醜虜千百于腰
刀、殲戮天下奸賊、實萬世一時、乃横戈而會談于戎馬之間、
豈不亦一大愉快乎、因眞風子行斯致書、唯仰果毅、已頓首
白、
神田橋直介、嘗在東都深結于我者、皆爲眞風同胞之士、
與樋氏倶還鄕國、苟得此書、必有所與起者、

與神田橋某書

辱天地之大靈、遂逸奸吏之手、斬奉密旨、而募義兵、唯兄速

果毅致身于錦旗之下仍冀戴聖明鑒醜虜而殲姦回實前
古未曾有之大機會若依遲不斷必爲人所先唯兄速斷之
萬在會語頓首白
人情有所感奮必號告於天神地祇況圖回天之大義乎
諷之非我心也
告天神
天有日月地有天子大義旣定名分自起何者奸賊售國醜
夷乃殲渠魁復我神威斯誓致身募草莽士願垂靈德成功
若揆
一日與大成飲悲歌慷慨賦是詩其豈偶然哉大成雖老
哉頗有壯志焉

示松村大成卽賦
遠至西陲募義師樽前每見淚痕垂徒手俱圖報國策赤心
偏誓致身期聖王艱苦一朝迫臣子偸安百事移草莽男兒
獨不忍閑吟櫻下俟花時
十日隈府士轟武兵衛至亦有志之徒云然多議少要頗
勞口舌蓋亦里言難解之故耶乃與大成息深藏俱至水
田遂至佐賀爲結諸同志也當今之時成敗非所論唯當
盡心力死而可已各國有風亦不能强之吁難夫是日小
瀧外記至乃與五郎俱之豐後岡吾亦與至阿蘇欲說諭
之也自植木穿田間四里泊大津驛日未申外記携棘鬣
魚至爲我開一宴而肥釀固不堪嘗更酌濁酒啖鹿肉亦

足一笑也、明日申至宮地、訪大宮司維善、維善固知外記
兄保臣、以故外記爲我先容也、大宮司位在三品、以武岩
立神孫世固所尊重者、其求謁頗持尊大而我單劍卑服、
不啻服褐也、然所說正々堂々之論、彼遂大喜服、更命酒、
待遇異于他、若有所思、乃示是書、

與阿蘇大宮司書 季冬十四日

天地有大命、人情從之、所謂大命、莫致之而自致者也、所謂
人情、不期然而自然者也、故將欲大有爲者、必因此際會、因
此際會、不勞而功自成、不因此際會、盡心力而後禍必至焉、
謹按神州以統爲本、以本理末、萬古莫易之也、自從大權之
歸武門、本遂陵夷、歷世患之、而我有可奮之機、則彼無可乘

之隙、彼有可乘之隙、則我無可奮之機、是以千百餘年、遂不
能回之、何則大命未至、人情不從之也、方今宇內崛起、爲弱
肉强食之世、夷狄則乘我隙而至、强以無禮無狀之言、征夷
府不能征之、相僞售國、天下人心悉反之、而
今上皇帝睿明特達、屢下詔書、斥之征夷府、侮其寡弱、不啻
奉詔旨、遂廢黜公卿、誅殺草莽義士、陰謀日甚一日、其勢將
以旋轉天位、天下聞之者、悲泣感奮、速思食其肉、而諸侯愉
懦、曾無倡義者、事既已迫矣、夫以 皇帝之睿明特達、迫之
以讓位、而甘聽之、是必無之事、而天下莫有一人致身勤王
者、左右親近、亦皆奸吏所置、其勢不能獨自存、則必有大可
諱者、豈臣子所以一日安枕哉、僕嘗欲先天下倡大義、機事

百三十一

一失今亦聞之感慨不忍即欲逞怨於其人天哉會於莽草莽義士之密旨乃相率而西焉夫物不兩全彼既化于夷狄天下人心皆厭之莫不有尊王攘夷之志唯未會其機而已當是之時以　皇帝之英邁萬邦所望則任親王某以征夷職樹錦旗而號令于天下沛然雲聚何啻水就下乎是乃莫致之而自致不期然而自然者也而彼主幼臣僭反天戾人上下抱離心所謂我有大可奮之機而彼爲大可乘之隙以順討逆斧鉞所動天下倒戈實萬世一時天運循環時方至矣側聞執事堂々神孫天下所尤知仰且有勤王之大勳實與王室相存亡者也執事又以賢明稱於遠近則赴王家之急厄何必待區々說言而後發哉僕始至鎭西告義士以密

百三十二

旨皆感奮激厲莫不相率而左袒焉乃云阿蘇者國之所望固爲勤王之名族阿蘇聞之必扼腕不若奉阿蘇而爲倡主阿蘇若不聽則自勤矣是不唯執事成勤王之志鎭西義氣亦爲之什倍則亦莫致之而自致不期然而自然者執事思得不感奮乎若依遲不發徒論成敗見釁而後動是處心於利者也草莽義士猶且不忍爲而況於堂々神孫若執事乎夫既不能赴乎王家之急厄又不能稱遠近之望使人獨致其身家雖後有勤王之志遂不能成勤王之義或反爲怨之府悔之何及也不若疾豪果英斷爲鎭西勤王之嚆矢矣回天威於既倒誅姦偸而鑒醜虜誠千古無前之大勳天下後世孰敢加執事者哉夫機不再至我既不能乘此機彼必充

其兇惡、忽爲大可諱者、然後我欲倡大義、既已失其所望、彼又更奉其主、加我以反逆之名、我必支離滅裂、其勢終失矣、雖然天已厭其德、必有凶年饑歲、盜賊蠭起、華夷擾亂、土崩瓦解而止矣、惡在神州之爲神州哉、故當今時狐疑不斷、因循論成敗、此非特失時機、徒藉口舌、自欺欺人、已罪實不許、又何曰義與忠乎、後有大政必匡之、執事願熟計之、僕固無因于執事、而僭忽干之、或大怪之、而事已迫、不可猶豫、故盡言而不憚也、請唯恕之、若夫聽與不聽、在執事心耳、僕又敢强之哉、惶懼頓首、

維善觀是書、沈吟久焉曰、國家大事、非容易所決也、須待明夕而再思焉、不圖會公等之至、快愉殆極、有先祖某殉

國刀、請示之、更命守者出之、爲來國俊所作、長三尺三寸、嘗有螢靈、遂名之云、

觀阿蘇司官所傳劍螢丸賦呈

大方名寶殉國劍、淸光凜烈電霆閃、盥拜坐思當日難、使人忽奮勤王念、聖王急厄臣子死、何者奸賊來觸此、一時成敗誤名分、忠奸已明千載史、料知忠義感人深、與夫豺狼果何心、方今天步殆艱苦、何處節刀安宸襟、嗟夫劍也東方靈、神德正感萬點螢、傳至百世光愈著、志士俱仰照汗青、

大宮司固不泊他客、半夜乃使人探逆旅、人家既睡、莫復所託者、於是乎大徘徊、寒風徹骨、漸泊祠前一敝廬、卽知威令之不行、莫足與計焉、夫以大宮司之勢位、苟能得人

心遠近唯命是聽而況於祠下一逆旅乎蚤曉小瀧外記
安積五郎之岡城相跨七里期明相反更作書贈小河氏
余別轉一逆旅

與小河一敏書

嘗聞足下芳名粗慕足下之爲人而東西相隔無因于相見
今茲至京師訪田河州詳足下之爲人且携贈足下之書
斯欲以相訪勢有不便者乃止更囑同行二子而致此書夫
二子之見足下亦猶僕見足下也願足下盡言而莫隱焉夫
天下之形勢日爲駸々足下固所目擊切齒今也又有甚迫
者苟知其狀實懦夫必扼腕而況於慷慨果毅之士乎夫所
謂以報國自任而因循抱狐疑徒論成敗者言至此而窮若

百三十五

百三十六

猶依遲不發是則遂自欺欺人而已惡曰義與忠乎僕以爲
義士之倡義亦唯今日節士之立節亦唯今日雄夫之樹功
名亦唯今日姦傑之圖富貴爵祿亦唯今日今日誠千載一
時今日速不決大勢已變必爲人所制是不唯失時機盡心
力然後禍必至唯足下善斷之二子必有所備論者請熟圖
之餘期面拜多罪多罪

外記沈着抱志氣不愧於保臣之爲弟是行也雪風凜烈
山路登降區々感觸心腸即賦詩示之亦供他日談緒已

寄小瀧外記

雪中行路勵客思肥山豐山穿得奇身在草莽任愈大心存
朝廷僅自知風流不似是此旅相會偏責致身期人情已見

多變態、松栢青々時寒涯、吁我與子隔千里、俱結此行互相
依、昊天所視果何意、嗟上高岡白日輝、
是夜獨見維善、彼遂歸于老怯還欲引吾於因循之域、則
察其不足有爲深晦其踪跡、殆若隨彼意者、去居逆旅二
日、外記等還曰、小河一敏頗有所感動、約易成、於是乎發
宮地、泊大津、別外記、更作書贈保臣、余獨至隈府、

與水天宮前司官眞木保臣書

正明頓首白、往日辱慇懃、加戴莫測、則與令弟俱至阿蘇司
官、先說以當今形勢、彼久化于因循、始大疑懼之、及聞讓位
之事、不覺嗚咽悲憤、若將有爲者、則勸以忠臣節士之義、彼
大有所感、曰兄等先去、我有所思焉、及明夕相見、遂復依違、

自愁曰、年老勢微、死且難期、縱欲奮起、家族必沮之、所隨僅
不過數人也、或懼情見謀泄、必擒於路途、徒負遠近之望、內
實恥之、僕察其色、非莫志於王事也、而既已疑懼、且其勢寡
弱、莫足相奮者、則卒慰愉而去、因是觀之、有土侯伯固不足
恃也、名家巨族、亦不足恃也、上焉者愈弱、則下焉者愈强、誠
爲草莽崛起之時、古人所謂神堯以一旅取河北、後世不能
以天下守河北、抑是之會耶、而草莽有二氣、意同而所動則
異、請論之、自關以東久熟幕府之治、雖既厭也、少有不忍之
心、而憎夷狄爲殊甚、至婦豎小子、莫不欲攘之也、雖幕府士
概有其志、特有司者否耳、蓋亦其毒切于膚、勢不忍見也、自
關以西、頗患皇室之不振、動有勤王之志、而疾夷狄則繼之、

是乃天下大勢所以自異也因此誅之錦旗一奉疾詔關西
侯伯若薩長者速至京畿討反伐逆因形勝而設行在更任
親王以征夷職忽進錦旗於東海斯令天下侯伯曰幕府屢
背詔命放容夷虜乃奉詔而攘之汝君臣速勤王依遲不發
去官削職彼其君臣固愉懦或趑趄不進則有志者必揭戈
而至尤先令東海沿路關東諸州之士民曰幕府每廢皇命
肆戀交易辱國苦民汝人民固所視聽乃奉錦旗而攘之汝
士民速勤王功賞從所望乃不出有嚴戮莫所許彼頻年艱
苦游食者殆思爭奪關東殊甚詔令一至則必鼓舞欣動沛
然雲聚今日之勢乃然也人孰去功名富貴而敢就嚴戮者
也吾懼錦旗未出勢路大兵潮生無所居身乃撰將拔士直

超函嶺鏖醜虜幕府欲防之將士內去草莽奮於外茫然失
措而非曰敵幕府也奉詔命而攘夷狄名正義明孰敢制之
哉我大勢已集然後明令幕府曰汝屢違詔命就夷辱國罪
誠在族滅而主幼權出臣下乃好祖宗之功更除某國某主
令至速去城彼必畏懾奉命若夫不聽然後喩天下以其爲
叛賊明討其罪彼假有世臣舊族將士已散諸侯亦奉詔令
或勤王或貳沮不必爲之用而我大權既盛一擧族滅不足
疑也已夫以北條氏之餘威新田氏徒手鏖之猶有殉死者
數百千人而不能禦之何則大命已去人力莫之如何也僕
熟視幕府將士心上下相欺愉懦成風萬有志者或爲尊王
或爲攘夷曾不爲奸吏所用吾懼錦旗之加之也不能保有

一人殉死者、然是知機者所獨視、彼齷齪拘故常者、豈足與
議之乎、夫既復皇威、明功罪、定名分、去穢除臭、嚴守沿海諸
道、彼夷狄固就利避害、侮弱畏强者已、觀我大勢既已如此、
必逡巡而去、是亦勢易觀者也、或來觸之、上下一心、悉殲之、
相機乘變、自我加于彼、必有籠絡宇內之偉功焉、夫英吉利
蕞爾小戎已、而猶以强暴侵畧萬國、萬國畏之、不啻鯨鰐、而
況奮我東方之精氣乎、國勢强弱、誠在所用者何如、非因大
小衆寡也、或以匹夫有天下、或不能以天下當匹夫、殆爲之
故也、僕往讀神速說、頗感足下之方畧、則敢述所持論者、庶
參而處之、有補于萬分、然成敗難豫期、變化應時、今日所貴
者、唯當鞠躬盡力、致身報國、他非所輒說也、請熟考之、餘囑

令弟、多罪多罪、頓首、

隈府有長島三平者、爲大成弟、固以謀士自任、是日訪至、
所謂多談少要、倨而失人、所覩殆殊、乃訪川上彦齋泊焉、

寄川上彦齋 應其求也

誰言群疑在滿腹、衆難塞胸書生學、鬼神避之峻斷方、寧知
齷齪拗執俗、生憎議論誤時機、勝敗兵家不可期、臣子苦節
只有死、敢圖成功其身歸、古來盛名空墜地、獨有忠義促感
淚、疾風難偃勁草枝、蟠根曲節知利器、竭我心力天所酬、風
雲際會不必求、須俟春風拂此鬱、櫻花開時足優游、

右賦是詩、肥國志士、徒陷議論、少投眞機者、獨有彦齋及
深藏、聊持果決而已、乃留是詩、亦所以諷其黨也、

示鎭西諸有志

今日所貴只節士、致身竭力先期死、名分已明人望歸、誰疑功業成與毀、孫耶斫案果何情、江南立幟曹瞞兵、從容計敵安石畧、苻堅百萬一時傾、羯胡盜破唐名器、河北獨倡顏家義、睢陽不屈張巡師、天祥致節宋末地、甲興乙伏巽邦兒芳勳、落々世如斯、怪底百王一代國、曾莫一箇揚義旗、

廿四日、眞風國臣自薩還、事詳于後、遂決意上洛、廿九日、與眞風至豐後岡、賦是詩寄一敏、

雪中行路自淸々、除夜訪君多少情、欲奉聖明攘汚賊、誰將微命惜餘生、

有所思

等閑休說致身事、財且難之死豈易、忘家忘族唯一氣、赤心報國始相識、

正明何人也、久去鄉里、艱苦備至、每逢佳日、思慕之情、不能自堪也、今茲又爲潛匿逋逃之身、迎春於萬里之遠陲、而謀回天之時務、倡先萬衆之大義、身雖微也、何其壯也、自顧眞足絕倒矣、

岡城小河氏會元豐

天將艱苦賦斯身、頻年馳驅西又東、岡城還是會除夜、等閑迎春唱元豐、家山父母夢僅比、小子微志徹所至、天地淸映旭日新、鷄鳴喈々報佳瑞、知我前途有所就、瓶中寒梅開待盛、尙將傲骨抱操節、松柏靑々自分明、

隈府士宮部鼎藏、以兵學鳴于肥國、肥國義志之士、亦爲之輕重、往者會於永島之家、有故不盡而別、松村源藏、請吾與之書、余以爲一國得一士、爲難、況有素望者乎、吾何惜一文、於是乃贈焉、

與宮部鼎藏書

抱經畧天下之才、期志乎忠臣節士之爲、此世所以感奮興起、然而所視有遲有速、或反爲人所先、徒誤際會、不亦甚憾乎、蓋時機所至、間不容髮、雖俊士儘失之、故曰巧遲不若拙速也、是以將有爲者、必貴際會、際會已至、貴斷之不疑矣、唯夫世運陵夷、人情流姑息、動以因循擬持重、往々後于人、爲凡侶庸夫所笑、我每患之、側聞足下忠憤義烈、變故已還、頗

用心國事、艱苦備至、若何時爲因循、隨所廢斥、夫不唯廢其身不用、使彼夷狄者、獨恣羶腥於天下、聖明之大君、空幽在九重之中、有志之士、悉切齒之、矧於足下乎、僕願沛之餘潜至鎭西、斯有密旨、寄松村氏、蓋聞足下稱於遠近、乃欲敢見之耳、夫天下形勢日益危迫、機會悉見、苟眞有志國事、唯願斷之如何耳、而熟觀今日人情、既已爲循環之秋、盈者必缺、盛者必衰、故少持富貴利祿者、莫不怯懦偸安也、苟貧賤勞苦者、莫不感奮激厲也、上焉者愈弱、下焉者愈強、而弱者有兵有衆、強者無兵無衆、其勢所以不相發動也、然則今日所徇者、莫若動草莽也、而草莽有二氣、不可不察焉、自關已西聞夷狄之侵淩、而未覩夷狄之侵淩、唯其所朝聞夕視者、皇

家陵夷是已、是以人皆抱勤王之志、惡夷狄則繼之、故知徇關已西、莫若勤王也、自關已東、所視所聞者、莫非夷狄之侵凌、而慍奸吏售國、皆莫不欲攘之也、況頻年艱苦、人抱爭奪之心、地勢亦類郡縣、動欲崛起、而所以不敢遽起者、久慣幕府之治、不忍直叛之也、乃知徇關已東、莫若攘夷也、是乃天下大勢所分、要之人皆懷尊王攘夷之志、猶瞽思視聾思聞、不能一日忘之也、僕竊以爲既奉錦旗、速會關西義士、因形勢而守行在、更詔東海關東之義民、直攘夷狄、使天下人心、悉傾心於朝廷、大勢已集、然後討反伐賊、唯我所欲爲焉、夫事不因際會、必難就功、智者唯知之、何以言之、承久之亂關東浴北條氏之治已厚、故泰時一鞭、八州雲應、是獨廣元所

視也、元弘之亂、關東已厭北條氏、故新田氏一旅忽斃之、是獨義助所視也、所視者非他也、顧人心合離何如耳、非謂大小衆寡也、不然一騎之鞭、豈所能令八州哉、一旅之兵、豈所能敵鎌府十萬之軍哉、今日人皆所狐疑者、患諸侯不相奮已、患草莽之不相會已、是但獨視大小衆寡之形、未察大小衆寡之實者也、今日視其形、　聖王如此其孤獨也、公卿如此其寡弱也、諸侯如此其愉懦也、草莽如此其鄙薄也、而幕府如彼盛隆、見兵如彼衆多、夷狄如彼親睦、我乃欲加于此形、猶以卵投碬、爐上一羽不啻也、而察其實、　聖王如此其英達、公卿如此其抗議、諸侯如此其遵奉、草莽如此其感奮、而幕府如彼主幼臣放也、將士如彼離隔相怨也、夷狄如彼

因利何隙也我乃欲乘其實猶火就燥水趨下所至潮生所招必應語云今時易然豈不然乎夫因其民心若奸賊北條氏猶得以逞其志矧順天應人名正義明自上加于下何啻新田氏比哉誠皇威回復天運循環在此時誰敢禦之者古人有言天與不取反受其禍若夫姑息不斷彼必旋轉天位更挾其主益逞大權令夷狄恣其術然後欲揚義徇節既已失其所望者反致反逆之名孰敢應之者也人心無常唯利是向民知我不可倚賴也相率而入其域入者固主之出者必奴之我乃欲復回之不亦晚乎其必遭凶年饑歲萃夷雜擾至土崩瓦解而止焉耳是我今日所以奮而不已者非徒欲開兵端也僕所視既如此願足下亦泄其所蘊蓄者爲我

啓視聽則幸甚多罪白

聞岡城志士建楠公招魂表乃賦贈

天使斯人啓我民忠魂義膽曾無倫千秋遺愛岡城上遙向湊川表赤眞

居一敏家二日會一敏所結諸有志期約既定則以壬戌正月二日辭岡城別時一敏臚金五十圓亦不易成者耶渡部彥右衛門送我三里亦健達之士也三日至三佐因後藤今四郎託舟事也四日訪素方師於府內頗奇僧哉

贈素方禪寺師書

會天下非常之人談天下非常之理滾々相盡莫以新知相疎隔者一見而冰解談罷乃風散是實丈夫之所公明正大

者、世復有此奇遇哉、僕往慕尊師之名、今也覩尊師之爲人、嗟乎、尊師誠超然高擧者耶、則不與世相阿、又不與木石無其性、有凌轉天地之外之氣、兼濟萬物之心、抑亦使貪夫廉懦夫興起者耶、而其爲道也廣大、其爲術也淡泊、是以世徒知尊師之形、而未有察尊師之實者、然於尊師也又何痛、夫旣爲士而不能致身報國、爲民而不能聊生樂化、區々嘗濁世之糟粕者、深有愧於尊師之風也、然而尊師不以自淸而汚人、不以年老自屈、頗有關世敎者、則知相風雲察機變、於天地萬物之運動也、蓋亦有深寓其意者、我實有待於尊師也、又何浮屠道士視於尊師哉、斯乃呈蕪詞以兆他日再會之時、尊師其思之也、多罪多罪、正月六日頓首白、

百五十一

居三日、有便風、便幸德丸於乙津港、諸船爭先、頗有壯氣、開春始浮舟之故耶、發三佐港、作偶正月六日立春第一日、

鎭西義氣握掌中、仗劍東行二壯雄、三十六洋將出港、白帆爭進立春風、

是夜便風大至、吹徹不已、八日至攝津兵庫、舟子云、便風如此、眞不易會者、非獨客子之幸、雖舟子頗喜之吉兆、舟泊兵庫、更轉小舟、九日達坂都、余屢浮是海、快絜如是者亦少、抑亦有所抱者、天地鬼神相感而然而已、殆非人事也、

驗風借便白帆飛、百里山色一時違、萬丈波瀾迸水晶、千仞

百五十二

海底迅雷轟勢卷垂雲鵬翼起氣壓南溟鯤鬣峙滿舟客子顔如土中有二士獨翔舞回天大義掌握來鬼神加護日東魁感得立春第一日乘是佳辰會元吉

舟繫播磨坂越港將問兒島君墳賦

勤王名義世未明七道空助豺狼情天步艱難笠置裡西狩鳳駕莫人爭斯有兒島魁義擧赤心難通道空齬記得天莫空勾踐時非無范蠡之語千秋裂膽反側子櫻花一枝春自美執筆欲書我黨心嗚呼忠臣亞楠氏

舟中遙拜楠公墓

磊落日東大義臣楠公墓畔遙屈身南北名分世未判天生斯人忽啓民義勇堪挫東夷虐膽智已期回天策廟謨不滅

功半殘精忠空傳三世藉遺恨長注節士淚至正久恐反側意嗚呼楠氏亡墓存千秋又會勤王志

居坂都二日稍有所調理者十一日達京師河州待久見共無恙感喜不啻也於是乎備悉鎮西義氣相奮之狀快然擧三杯相笑曰回天之大業實在掌中唯當戒後事則寄是書

與田河州書

丈夫爲天下企大義終始如一而已矣不爲威奪心不爲利挫氣愈困愈堅至死而無易焉是乃古今之所以爲貴也自東變起偶然唱義者有之而遇一摧折則飄翩奮然趨義者有之觸忌諱則失身二者其心非不好也而於濟國家立大

業、殆有遺憾矣、唯夫從容抱義、終始不變、堅忍不拔者、獨以大兄爲其人矣、乃我等所以相依賴也、然則今日求於大兄者、非瑣々小故也、廣攬英雄結豪傑、而達其心而已矣、熟觀古今人情之所至、清節之士則失於狹隘、而得人心者少、英雄之人則失於豁大、而持志節者少、然則今日所期者、寧爲清節之人耶、將爲英雄之士耶、雖然非英畧不能廣大事業樹立雄圖、非節士不能先天下侵萬死、此二者遂所以不可相離也、願大兄善處心於此二者、天下誠不足計也已、僕往始見大兄、不啻傾蓋之義、今也復得相見、有不偶然者、於是乎喜呈此書、以賀再會之資、願大兄葑菲之、正月十一日頓首白、

河州有所嘗信豪富某者、則欲嘗藉資用、輙告情實、彼始若肯者、於是乎、贈是書、然商賈之鄙也、臨事而懼、遲疑不果、雖然亦非露泄是事者、所以輙告也、

與某書

正明頓首白□□君足下、往日一見足下、乃服足下之言語動靜、又觀足下嘗所答河州書、益欣慕其爲人、乃敢致書、願足下善思之、凡人之處世、貴賤雖殊、其所以爲心者、未嘗不同也、而心者趨舍無方、及利害紛至、義理雜亂也、動至失其心、故丈夫執事、乃先不動心、爲主、心既定、利害自明、義理自解、焉苟然唯在斷之而已矣、自夷變起、國家多事、天下將動搖、其機既在近日矣、其如此京師必先被其亂、雖足下不必

免也、何者京師四達九通之地、英雄豪傑之固所馳驅奔走、而況於今日之形勢乎、一旦事生不測、金鼓震旌旗飜、雷擊電發、人鬼俱駭、當是之時、爲足下者、欲相變處宜、其勢固不可得、然則爲足下計之、不若結義士與之俱致其心力也、則回天之大業、足下必居一於其中矣、今也勢已成、止之不可止、唯其少有不慊於事者、是以區區求於足下而已、若能得足下之力、事不勞而功自成、願足下善計之、是乃不唯令義士伸其羽翼、亦轉禍爲福之術、與彼倉皇束手而待亡者、殆霄壤矣、在足下其如何也、請疾斷之、嗟乎世之徒抱富貴利祿者、今也誠居薄氷之上、悲乎人莫告之者、則不能自悟之、縱有人告之、狐疑塞胸、不能斷以從之、而及噴然兵起、倉皇

百五十七

失措、欲致其萬一、不亦晚乎、其遂歸乎腐潰泯滅而已矣、因是言之、如足下眞善知機者、唯在疾斷之而已、後有青史必輝之、多罪、

百五十八

潛中紀事第五

芻蕘子清河正明漫記

初眞風國臣之入薩國也、國臣僞爲筑國使者、至島津周防君者、乃脩之書牘、不圖周防君、今改名和泉、關吏怪之、遂護送國臣於鹿兒洲、有一吏竊來、取其所携之書、故深潛逆旅之中、曾不許外出焉、眞風之犯關也、既入境爲巡撿使所怪、錮乎一官舍宅、衛甚嚴、悉閱其所携之書、撿使大怪之、竊詰眞風、眞風知其難免也、悉告以實、且曰、爲國家有是事、非一人之私營也、唯願熟圖之、撿使曰、觀今日之國勢、非復他日之爲、其必有故、我當周旋達其意也、於是陰使眞風爲已奴、俱與至鹿兒洲、悉致其所携之書於

眞風嘗作行記、夜々不穩、五郎戒之曰、逃潛之身、何爲其然、苟遇不虞、使恩人還困累離也、不亦殊乎、遂墨斗以沒其姓名、今也忽爲薩侯之物、恩人亦爲之幸、人世之難量殆此耶、

大目附、大目附致之於和泉君、遂入君公父子之手、於是乎有特命、曰、彼本亡命者、然有故不許世之人深晦其至、且命眞風、更潛侍御司小松帶刀家、遇待甚厚、二子既爲意外之幸、且我所贈三子之書、述懷詩序、及眞風行記、皆爲薩侯父子之所觀、雖侍御者、曾不許觀之、吁亦何奇遇也、國臣所携保臣之書亦皆然、可謂得意外之望哉、蓋聞薩侯父子、頗起勤王之志、將以明年八月大擧、唯有議論未決而已、及二子至、觀其所携中山忠愛卿書、河州書、及吾所贈之書、保臣所奉之書、皆募薩國義士之意、或懼是事一洩、有志之士、一時蜂起、至不可制、於是乎深秘二子之至、不使藩士知之也、則擧幕府當所求西鄕吉兵衛及

諸幕府之所忌者、更改之姓名、皆用之於當途、頗施新令、雖老吏苟不堪役者必斥、苟有幹材雖卑必揚之、二子之所聞見殆有相信服者、二子居幾日、更有命于二子曰、遠來之情、足深謝之、其所求亦當思慮之、唯夫久淹此地、必至疑人心、請先暫去、則臚二子各以十金、二子臨去、伺間會美玉三平及是枝柳右衛門、更有所議圖者、眞風亦會其父母兄弟、喜出乎天地之外、不亦宜乎、二子既至松村氏乃告以不嘗事支吾、身且所擒、僅得脫走、衆大失望、偶川上彥齋及富永某者至、皆茫然醉臥而止、半夜眞風告實余曰、所以不敢咄露情實者、肥人多議論、未覩其赤心、或懼聞我國家之起、輕躁妄驅、萬泄之幕府吏事未成必

生禍端矣、是所以晦其實也、我深服其言、明蓋託他事、與國臣眞風俱至瀨高、夜竊招保臣於瀨高、保臣之喜可知也、則相議曰、吾與眞風直至京師、奉勅書至、更促薩侯父子、期中春速揚義兵、保臣與國臣、糾合肥筑諸同志待吾西下、俱與入薩國矣、初眞風與國臣、約薩國志士也、必以奉大原氏來、不然國議因循、必不能擧事於早春、既至保臣俱與會議、眞風猶執其說、余獨以爲不能也、然奉勅書來亦非所難處、與其優然在此地、寧先至京師、與河內有所圖非所豫斷也、初國臣亦將上洛、至此遂依遲唯俱至肥國耳、味爽別保臣、還松村氏、告以往豐後藉資用、獨告實於五郎耳、既至隈府、遇深藏及彥齋、爲二子之請、強至

永鳥氏、會限府有志黨、久之、宮部鼎藏至、始相見也亦唯有紛紛議論而已、未曾有赤心致死之心、則謝去、就逆旅、深藏彥齋追至、乃奮曰、人假然在我二人、既已決矣、願諸君勿棄之、十二月廿八日、別國臣、與眞風俱至岡城、訪小河一敏、一敏固赤心之士、議論雖迂、志則合矣、而未告之實也、猶能約義擧去、

薩先侯順聖公、頗有勤王之志、天下皆所知、慕不幸不得意即世、今侯弱冠、亦能繼述先侯之志、其父周防君參之國政、終欲成先君之志、亦太平之良大夫哉、果有爲天下後世必爲勤王之倡首矣、

乃與河內謀、欲奉中山忠愛公而入薩國、屢請謁頗有適

百六十三

其意、然强辯好勝中間甚苦心、且有資財不便於是乎、河州欲獨奉令書至、稍脩行具、欲以正月念五去京地、偶小河氏使者至、則留之、以充西下之奴、名喜助頗有膽智尤善强步、日行二十餘里云、

本月十六日、宮部鼎藏蒲生太郎 深藏事 至、曰敝邑義徒、其志概定、則使我二人表其赤心、願因諸公之力、得令書而還、遲速唯命、於是使二人者見忠愛卿、更作書與之、二人者大喜、當是之時、有人忽報正月十五日、有浪士若干、斬安藤對馬守、戰死者五人、對馬亦纔死、吁去秋之事終相符、人心不消、一至于此、亦足以知我黨之有天助耳矣、凡不因際會、難就功、天幸降是好機、不可以猶豫、則 反二

百六十四

人者、待河州及我黨之西下、俱與上洛、一時揚義旗、二人者踊躍、奉約而去、是爲正月廿日、宮部實肥國之所望、苟籠絡是人、肥國義士、亦爲我黨掌中之物矣、其往也與書於保臣及一敏、速促義徒、

肥後二子之至也、則與河州及眞風、俱與飲于圓山酒樓、遂過祇園一力樓及鴨西吉川樓、極一時快娛、而田夫不解事、大有足嗤者、

當是時欲速西下、調理未成、而支用障礙、彼此苦心、遷延歷日、胸中如燃、屢贈飛書於薩國有志、或請京中舊識者、以足日用、典衣鬻財、孰知之者、初欲奉忠愛公、爲費時日若干、後決與河內俱西下、更製所齎之器用、漸々至仲春

百六十五

百六十六

而已、

正月二日辰半刻、南都春日社神鏡自碎、又聞多武峯鎌足公像自裂、

二月十五日、薩士柴山愛次郎橋口壯助、東行見過、乃云和泉以本月念五發薩國、廿日至伏見、遂之東都、爲謝國侯東勤之緩也、其實率天下諸有志、欲奉一橋君、擧義兵也、衆皆迂其策、於是與二子相議、欲先事徵鎭西諸義士、要泉州於伏見、俱與起兵於京師、其義遂決、於是眞風與二子俱之東都、遂欲糾合水府士、至三月中浣起事於東都、東西一時動搖、必奏回天之偉功、蓋二子未熟時事、則以眞風助之耳、於是我黨止西往之事、更作書若干篇、速

使小河氏奴投之於鎮西諸義士期先和泉君上洛也奴善走是亦天之賜於我黨者耳吁氣運將至也不勞西征而其機自至則欲以三月舉兵於輦轂之下奏回天之大勳使天地鬼神清其積鬱我黨雖微也抑亦關與之耶眞可謂會百世之一時哉

二月下浣薩士是枝柳右衛門貞至來貞至與河州爲義弟之約爲人沈果且能國歌亦可愛之人

貞至在下流往會眞風未解其國論奮激之餘欲獨進刺九條關白以感動國士挺身而至何其壯哉及既至詳大舉之事喜甚而不幸無幾患血瘡足不能立不獨貞至憂悶同志者皆患之天之賦義魁何其偏也雖然會議之際頗有足碑補者豈易得之人也哉

岡城志士渡邊彦左衛門加藤長家至彦左嘗與余相約者雖老頗有膽決抑亦岡城中不易得者二子淹留數日倶往東都蓋從其本謀也本謀在竊誘其國君臨別加藤長家贈金五圓余曰具求器械之萬分蓋義舉之事悉振岡藩中以故二子有東行耳

二十日薩國大舉既已露布非獨斂藩激動多其人鎮西大振如小河氏既已至松崎驛以待諸君之西下倶與速上洛以是國議先使我二人者竊促寡君之西下而已於是懼泄幕庭也百方止之遷延歷日彼遂東下當是時日已歷縱泄幕庭亦莫妨此舉也

三月中浣筑後久留米四士至、（四士、酒井氏、古賀氏、中垣氏、續米氏、）因西村氏
余往問之、則眞木同盟耳、乃曰、凡亡命者十八士、或過長
州、或過備前、眞木保臣與其族三士、白日閃槍劍、遂走薩
國、蓋譏察將至也、則使四士悉來潛焉、
訪藤本鐵石於三條御幸街、鐵石者元備前士、以畵鳴、善
詩書、亦奇士也、余年十七、過我鄉里、頗與我相親、爾來四
方探之、今也忽相會、而視其志頗壯、欲俱與會議、擧於是
乎、時時來往、稍有所謀議、蓋亦奇遇奇知信足相感耳、鐵
石名眞金、姿容雖微脆、精神秀徹、文士中眞不易得者、其
妻亦有奇節、與夫同其志、此亦不易得者耳、
說薩士井上彌八郎、募資用若千金、彼更浮飛艇疾往促

和泉上京、蓋懼後草莽義擧故也、（初和泉以二月廿五日出薩國、既閒延三月十五日、彌八郎所以促之也、）
時務管司、不得寸隙、唯夫竊閑儘過刀亭、聊遣胸鬱、主人
有志氣、市中不易得者、況於京地乎、
伊牟田眞風還云、既至東都、與藩士堀某會、遂止東擧、蓋
和泉眞意在擧事於京師、東下實其名、獨堀知之、已故雖
東都藩士、苟知其微志者、卒亡命至京師、云衆皆笑之、曰、
假然何爲止東擧也、苟然益募水士、東西合致、必濟大事、
子豈婦女子哉、既至品川、又還來、抑亦觀遊者乎、眞風激
之居一日、又東下、無幾亦還來曰、堀既西還、不可以往東
都、衆於是失笑、遂止、惜夫、

贈書薩邸留守田中仲左衛門某云蓋薩侯贈軍資萬
金京邸留守頑固不分配頗支時資故贈此書耳

正明頓首白田中君足下頃日聞足下盛名欲速相訪時事
紛集未得相見雖然其心既融通勝乎千萬相見者蓋丈夫
爲天下企大義固殊於尋常齷齪者則知於足下亦猶無所
隔焉請與排布心腸磊々落々鈞致力於報國庶有所就耶
若夫區々拘執彼此相疎隔人各生其心不啻誤大事其所
以盡心力者還爲禍　皇家之基不可不深慮焉蓋志非常
之業者必結非常之人其爲事猶王良御驥騏也志非常之
事而徒與庸衆相結其爲事猶欲千里而鞭駑駘也足下固
被非常之大任者苟能結其人事易而功必倍矣僕雖無似

也多年抱報國之志聊實勞心力矣往則謀乎田河州奉
密旨而使鎭西遂聳動肥筑豐之諸義士且檄貴國諸同志
其書幸轉悉入于君公父子之手實有過乎志望者蓋天地
鬼神之所徹底誠爲不偶然焉今也貴國既已決大擧各邦
義士亦皆來會將以投大期乃其所潛匿乃其所相用者皆
已布畫經營矣唯夫所以聊忠者獨支資用而已去秋已還
奔走於各邦頗有所費及諸義士之來謀者或不携資用皆
不得不爲之處置是以苦辛雖募之既已無所得或强要之
唯懼機事自此洩矣則典衣鬻財轉々至於今日況各邦義
士其來會者皆磊落絶群其所以待之固不得以常律局之
且當日所用之器亦不得不豫備之彼此竊實碎肺肝矣伏

思足下藩邸留守、且被非常之大命者、其於軍資必有相備
者、顧恕僕等所以苦辛之如此、暫時借資用三百金則幸甚、
蓋此間來會者、率皆赤身來奔、其所携資用者亦未達、是以
暫時相苦耳、若夫大期已迫、如其資用咄嗟自生、固非所相
支也、剏大旗已揚之後乎、又何煩資與粮也、願足下善慮之、
夫各邦義士既已聚會、或困資用、大舉支於此等事、不唯爲
我黨之不幸、必至於沮大藩之義舉、誠生亡望之患、此實僕
等所以痛心勞思、雖足下不得不爲之慮也、嗟乎、積年所志、
今日誠爲致身之時、男兒所以報國家者、其又何所憾乎、請
與咄露赤心、莫以親疎遠近相疎隔、則回天之偉勳必有所
成也、書不悉意、庶期會語、多罪多罪、壬戌春三月既望、清河

正明白、

余作此書示薩邸諸士、皆云誠然、有鵜木某者、固爲之邸
密云不可示之、意則致之、余不解其心、於是乎更贈書、

與鵜木某書

鵜木兄不亦思之乎、丈夫致身企大義、何爲不釋然於其心
也、天下之事、不愼必敗、雖然有既適其志義、宜大公至正以
誠實處之、則天地鬼神亦將有所感動、而奇策忠謀亦自得
行乎其間矣、是以丈夫處事、必先貴公明正大耳、若夫一點
懷私慮、屑屑拘細故、則人各生其疑、必至相離隔、大事亦爲
之誤矣、兄之勞國事、僕之企是舉、雖所謀或異、其所以志者、
未必不同也、是以自初會於兄、有可言者必言之、有可告者

必告之莫一相隱焉爾竊以爲不如此不足與議大事也往日有可談於田中氏乃致之書兄輙斥之曰別有所謀不必示之雖不知高意果何如吁何容易也僕致此書非欲啻借資用也亦所以吐露心膽熟成大事而已僕等雖不敏自企大義既已有處裁假一時支之說若不合何必區區累於貴藩哉唯夫欲俱與成此事故敢陳腹心而所以獨患者方大期已迫時務急劇之際一片之書猶不能相達而況自此大者哉苟然是在兄有可言者未必言之僕等有可告者未必告之也丈夫謀大義固不可如此仰望公明正大俱與熟之此實非鳴不平而然也唯懼彼此相離隔遂誤大事矣乃敢陳固陋庶恕其狂直速辱報復則幸甚

百七十五

百七十六

某自還京師時務管司曾不得寸閒或募資用或作羽檄身在京師遠與鎭西相應其所往復事之所支吾或當日所用之器或與薩邸諸士所論議不得不一一相關焉其所以勞心思殆非潛匿中之人也而天哉曾無生忌諱白日公行奔走於四方苟有閒則探名區勝地儘遺胸中千萬之抑鬱頗有快胷臆豈敢自輕哉亦出於一時風情耳戲作此詩幸勿以辭害意可也

春日在洛城偶成

洛陽城中一醉民正月二月三月春鴨頭勝區日經過豪放雄舞排風塵淡雪漸收梅花綻柳條弄色水噴烟不禁遊杖無紀極曾將人生比一瞬千秋更留落々業好機已迫一二

旬脫遺金杯鞭鞍馬也佚珠簾旗下陳至此何得放與味不若乘閑先養神莫怪行樂何日已櫻花滿開須振身

或日與鐵石飲於三本樹或與河州酌鴨頭諸樓頗極行樂唯夫必有所挾雖酣醉夢睡之中或蹶起忽處時務丈夫變態千萬無疆吁奇哉

一日與河內謁於清水寺田村將軍蓋當將軍千五十回忌開龕群香客則有緣東夷征伐故聊徹赤心耳遂過中村主計者爲太郎弟蓋聞太郎以去秋死於獄中不亦惜乎我始聞之潛然促淚則欲使其弟繼其志也有三弟長弟爲主計稍有志氣庶有相隨乎

京地乏人物固無足言者况坂津乎試見河州所結者比

之東都諸士皆庸衆尋常者耳非所結不善實人物乏也則知東都誠爲人物之冀北焉設使我所結之同志悉會此間乎群羊中之猛虎不敢啻也古稱關東用武之地其勢敵全國其人之精悍所固然也今也太平陵夷其人雖衰哉比之關西諸士豪果峻决殆霄壤矣我生東方久習關東風氣今茲圖事於關西未嘗不感慨於舊事抑亦廉頗思趙卒之心耶氣風之使然亦所不得已也噫

安積五郎至曰鎭西義氣既調理宜以次相會聚也因竊語五郎曰今茲聳動鎭西義氣全出我等數人倡始唯憾不使東方同志者會此一舉徒成鎭西男兒之名雖然我等既倡始之亦足以揚東方面目請善自警必莫辱東方

百七十九

士氣矣吁弟思之哉大魚離海爲螻蟻之制在人亦然苟在其土地勢十倍苟去其土地勢則十損我何人也爲潜匿逋逃之身更企此大事爲各邦諸義士所推戴勢莫殊乎舊時抑亦赤心有所徹乎豈可不自警也哉正明漫誌

與薩士橋口壯助詩 諱兼三

平生志願時至哉男兒胸懷與櫻開須唯優遊投機會佳看美酒乘興催還恨議論陷因循多才多謀猶誤人僥嬴一言死不易也報君恩致此身與君交會一二日精神所期悉充實丈夫交態宜如此願結情好莫相望

百八十

上今上皇帝封事

謹按夷狄者禽獸之族非人類也神聖則斥諸四裔不敢與華相交焉然而夷狄之常情貪婪無饜侮弱而畏強是以待夷狄之道勉在盛我國勢國勢已盛夷狄必逡巡而去及國勢已衰夷狄便乘隙而至故及其至也我又張之以國勢彼必畏憚而去是萬世夷狄定形求和漢古今莫不皆然也是故外有與我反側者則有神后之征三韓有加無禮無狀者則有弘安鏖元虜之役有我國勢甚盛可張威武之機則有文祿朝鮮之役是皆神聖英俊之所深慮遠思者非庸儒凡夫之所敢知也及干戈漸穩德川氏握兵柄有洋教間內地則深絕其根株頗盛國體矣然升平日久武臣夸隆治遂弛

祖先之大禁於是乎夷狄復伺其隙俄然侵南海請以通商不聽則兵繼之其冀土覦于我不啻弘安元虜之比也　聖旨甚烈痛斥之天下士民聞之者皆勃然奮起欲爲之禦侮而幕府執權阿部氏私許之大勢終失矣當是之時內雖恬安而外悉慍夷虜之暴虐士民一致勝氣既成唯夫當路者怯懦偸安飾武備未成之議遂使夷狄逞其猖獗罪誠不容於天地宜乎封土未乾火焚其墓也堀田氏繼之益循其獘規以爲詔旨可斥夷狄可聽乃先蠱惑百官欲漸晦　陛下則嚇以承久故事陪臣擅國命一至于此極焉頼　陛下睿明百官正議空抱奸而去及井伊氏繼之益張獘援藉祿大權重輕蔑　陛下不啻土偶而深親夷狄　陛下有詔輙

廢之義臣有議輙斥之　陛下則特詔侯伯獻議則陰醸講和之說苟不如其意威權要之遂廢錮尾水二公及侯伯之正議者立幼主而自恣又使內藤豐後守者痛譏察京畿上自親王公卿下至士庶苟正論者禁戮不餘或莫罪可加者則誣以舊罪或冤或强殆莫脫遺也然後陽黜豐後守占他日委罪之地其奸計邪智備至乃悉誅除草莽志士遂令天下皆甜口而不敢言於是乎天藉手於十七士授首於路途始快人心矣而繼與者猶守獘政益練奸計邪智而外委罪於先臣內實巧其術水府有義士則患其難去先蠱其主引之入已黨然後使自驅除之是以無噪天下人心實則殺其勢且憚　陛下英明難誣罔託姻親而弛　陛下之心至於

要既許嫁之皇女、陛下不聽、則百方哄公卿、乃云夷狄之
可攘、幕府已知之矣、而所以不敢奉詔命者、先臣既誤之也、
今而俄絕之、於彼有揚兵之名、我乃爲背約之詞、是以不敢
已、若得請皇女、漸奉詔旨、終與之絕矣、是亦眩　陛下最甚
者也、　陛下不得已許之、彼盛飾皇女、更請以內親王之名、
是則以臣忝君、其機已見、彼但非不知名分也、有深意而自
然而已、側聞皇女所過路費億萬、皆懸民生膏血、乃莫不哭
泣相悲也、是乃所以使天下相賀者、祇爲致怨之基、不亦甚
殊乎、而奉　陛下于一小宮、僅給以小諸侯之祿、終生不聽
一出宮門、及降皇女、則刷無數百姓膏血、脩飾無用戯翫之
具、人心休戚、曾不在所顧慮、無他、其意以爲雖天子之至尊、

百八十三

莫不如我意也、從我言者如此、不從我言者如彼、徒誇虛美
以駭俗目、而深意所存、殆有不可料知者、　陛下不自戒、必
陷彼術中矣、嗟乎可不懼乎、蓋澆季人情、率爲利誤身、故雖
當途執權者、其始未必如彼狡佞也、及一旦躡其勢位、既已
爲苟安之俗、而繼之者皆出其族類、愈出愈汚、豈可復待吏
治哉、謹按夷狄之所以不敢開兵端者、自夷狄之始至、數有
斬夷侶者、最斬用事譯虜、而不敢生他變、何也、夫以俄然偪
南海之暴、無故斬其黨類、自常情視之、必開兵端矣、而彼所
以不敢生者、亦有深意而然也、何則因細故而起大事、勝未
必期、而費國力幾萬、或顚沛取敗、往所經營籠絡者、皆已爲
烏有、是以唯責諸當途者、不敢强之於天下也、而當途者固

百八十四

愉懦畏戰則厚賂金財故令重士護衛其居處往來於是乎
夷狄坐得上策公然益不憚也其後水府義士擊東禪寺醜
虜其實已得志矣而夷狄等忌之官吏亦秘之終晦其實殆
若無故者此其譎計密謀足最證者夷則更起高居於横濱
又請地八萬步於高輪願除郤藩邸入家擅修築其城郭以
横絕官路今方經始云蓋夷狄本謀在全國而取之幕府吏
乃與之相結視夷狄若重戚親所求必應之所欲必與之於
是乎夷狄莫不若意也乃云責諸下士愈難求諸長官愈安
苟有所求必責諸長官長官不聽又責其長官而長官者必
怯懦充其意故夷等視佩長刀者必問其居處曰之江戸士
則狎侮不憚也曰之藩邸士即避去尤畏水府士嗚呼堂堂

征夷府士而輕蔑於夷狄如此豈足復爲國家鎭衞耶是乃
征夷二字所可尤議者以赫赫大號附之爲虜所輕侮者欲
以振國威得乎苟非其任則援諸其人乃可已當今之時夷
狄既呑我全國幕府吏又舉國而售之然則夷狄之不敢開
兵端官吏之擁夷狄較然可以觀也已而區々誣　陛下以
與夷相絕抑亦以　陛下視嬰兒者蓋有陰謀秘計而然也
不然先臣誤之後臣救匡之誰敢議之則不能乃奉身而去
斯可已今也徒委誤於先臣以爲誣　陛下之口實何輕侮
　陛下之甚也　陛下不察必陷其奸計矣當是之時幕府
之所最忌憚者上有聖明之　陛下下草莽義俠之士是已
其餘侯伯悉在所不屑而草莽者必有所倚頼而興是以尤

忌憚 陛下何則 陛下往怒詔令不行特下倫旨于水薩
越三侯而水公者最負天下人望每以尊王攘夷自任天下
之盛義氣未必不由其鼓舞也而猶區區拘宗藩不能毆除
王家之奸吏顯揚宗祖之大勳雖有詔旨猶且依遲不斷是
以井伊氏乘其隙一朝悉斥之詔旨亦隨廢矣其餘二侯皆
由水公居動而薩侯即世若越侯土侯亦隨廢退其他諸侯
皆貪利祿事安樂者耳或雖心尊皇室外實畏幕府或恬安
自棄或頼幕府世臣而苟免故假下詔書必不能先萬衆而
倡大義幕府善知之乃至今所獨憚者 陛下一人而已其
所以憚 陛下者或懼詔旨廣募天下義士草莽報國之人
也故陽尊揚 陛下陰頓抑 陛下左右親近悉置幕府耳

百八十七

目者 陛下一言一動皆通之於幕府 陛下一朝有變動
必爲大可諱者臣側聞幕府長吏某陰命和學師急撰讓位
例事洩於義士中皆哀痛悲動或誓欲斬長吏勢有未易施
者乃止雖然 陛下若不自警變必生不測何者彼百方蠱
惑 陛下而猶有不可自掩者其勢必去 陛下既去 陛
下唯其所欲爲而既懲元弘之亂不必海島 陛下必仙洞
陛下必也爲大可諱者此臣等所以感心痛哭也 陛下
聞之奮然震怒明詔天下此亦促幕府奸計也爲 陛下計
之不若陽晦之因循從其議彼則稍緩奸計臣等以此間誓
募天下義士倐忽勤王 陛下乃自天飈之奮然赫怒先去
幕府征夷之號更任親王以征夷之號樹錦旗而號令于天

百八十八

下天下執不沛然雲聚乎則一擧攘醜夷然後責幕府罪過
復皇威明名分寘萬世一大機會不於今斷之必有大悔者
而　陛下不必勞親征任一親王而足矣且疾令薩長二侯
固鎭護京畿更詔天下侯伯而勤王或不期會速去職除官
彼假愉懦不奮詔令一至利害接于目前必有振袂而起者
矧當時名分漸明率存心於皇室雖婦女小子皆知德川氏
之將喪也然則義士奮於前侯伯應於後天下一統翼戴
陛下假有無靈奸賊斧鉞所向必殲滅又孰疑之哉雖然
陛下在深宮而不動徒令義士竭其心力則天下百姓皆失
其所倚賴者必不能奏回天之大業焉夫佛之始侵也其責
獨歸乎時君直萬世而不能免則天不幸當　陛下之御又

致此醜虜　陛下若不自任而攘之天下後世必以　陛下
爲誤國之倡主矣　陛下若赫然攘之天下後世必以　陛
下爲萬世中興之英主矣淑慝之機實在此一時　陛下獨
得不憂勞乎夫北條氏雖賊也猶我國中之一事已後醍醐
天皇猶怒其不臣奮然震怒屢御艱險之間遂爲中興天下
之勢矣矧以堂々神州三千年之餘威忽逼于犬羊醜虜
陛下假忍而措之其若祖宗神靈何哉願　陛下熟察之
陛下若不早自決必爲幕府奸吏所除天下義士大失所望
矣然則必遇凶年饑歳盜賊蠡起華夷殺擾强者爲雄義者
不必奮臣懼皇緒落拓必至於土崩瓦解焉苟然是三千歳
之天下至　陛下而忽毀也　陛下豈能瞑于地下乎因是

觀之、不唯國家安危之機、抑亦皇緒存亡之秋、臣等所以號泣誓乎天地、奮身而不自顧也、夫交易者、以有易無、誠有益彼此者、而視今日夷虜所携者、皆翫弄無用之物而已、然我所輸者、皆國實有用之器、豈足與此較乎、而彼所尤重者、醫藥耳、火器耳、戰艦耳、此亦不深考其實者之說已、夫天地建國、設土、未必待諸他而各自有足其土實者、是以山居者不必待用於海、海居者亦不必藉資於山、猶得能全其天生矣、矧以堂堂天地純正萬物饒贍之邦、而借洋夷而給國用、此亦賈孺貪夫、不知足者之所爲、苟達理義者、不亦可甚恥乎、且夫洋藥未有之前、人不必短夭也、病不必多方也、洋藥既至之後、人不必壽考也、病不必少損也、適見頻年妖病、民生

百九十一

沒非命者益多而已、然則夷藥之莫益於大計、可以知矣、火器亦然、其始洋夷實仿之、然於我既已傳之、益精究其術、殆有不減于彼者、何必足區區擬其制哉、唯夫浮薄淺陋之徒、啻外慕眩目、動揚彼抑我、殆傾我固有之氣矣、殊不知兵要由土地、隨人情、不在屑屑器械也、彼素特器械之俗、非氣力活動者也、故千萬求諸器械而已、其心既已自殊矣、然以我活氣之情、區區傚用其器物、心固不與器相協、豈足能致之大勝乎、是故頻年所模擬者、已費億千萬金、今也槪廢之、天下行其法、十無一二、而皆復其舊貫、是其不稱我心氣、其實可觀也、不稱心氣者、施諸實地必敗蹶、不若恃固有之氣、施素習之器之爲得焉、至於戰艦尤有利有害、彼艦巨堅、戰諸

百九十二

大洋廣港、我艦固十不足敵一、然艦大者必賴風力、不便進
退周旋、而艦小者其用反之、且夫艦大者必因深水、而觀我
地勢平郊之土、其海必遠沙難近、深水處必有斷岸絕壁、假
迎之、我守之甚易剏我大計在使夷虜上陸步鬪、則知彼艦
無所畏焉、洋艦大者概費五萬金、當內地大艦二十餘船、而
洋艦雖堅牢也、苟一大炮中之、舉艦必毀、我艦雖脆薄也、未
必爲命的、而運用之便、固既優於彼、然則敵一洋艦、以我二
十艦、其勝敗果何在也、不費國力、不殘人命、而於我有素習
有固有、苟善相機應變活動而用之、其勝敗爲何如焉、達於
兵理者、其必知之、況於兵固不由器、器者必由人而行之、豈
有以兵隨于器之理哉、而眩兵理者、唯求諸器數、此皆不闘

古今兵略者已、未足與議兵也、故交易者、彼利之、我損之、假
神聖許之、在後嗣必斷之者、剏神聖戒之、天下病之乎、而奸
吏所以必結之者、外怯戰鬪、內貪財貨、苟與其事、則龍斷罔
利、內地奸商、亦乘機伺奇貨、實敗風俗毀國體甚大者、臣頻
年遊歷諸邦、察民俗情實、皆云官何不斥夷、夷不斥、則交易
不已、交易不已、則百物騰起、莫聊我生、雖三尺孺子、皆切嚙
之、苟有所會聚、必爲疾夷狄怨官吏之言、莫不所至而皆然
也、是以每夷狄往來、群觀中必有拗礫飛沙者、護夷士制之、
不能禁也、足以觀人心嚮背之理矣、而夷等既已籠絡官吏、
今也唯爲根本深據之計、不甚用心於交易、專結遠近之心、
傾民俗之情而已矣、民者無遠圖、苟當視其利、雖非類必親

之、是故橫濱近地之民、往頗疾夷之無狀、動則欲奮起、今也旣狎其利、且覩幕府吏之不相斥、甘昵親乎夷狄、不復聞有出怨言者、至其太甚也、向日東禪寺之役、護夷者爲夷竭力、反傷義士矣、彼寧非本邦之民耶、義士爲天下致身擊之、雖有官命、護夷乃可也、爲夷傷義士、豈不逆理之甚乎、此亦足觀人心易變動矣、夷旣患水府義士不安、有勸幕府長吏滅水府之謀、吏肯之、旣命某侯擊之、或有諫者則止、夫愛護犬羊戎狄、而欲亡親藩若水府、報國若水府、此亦逆理亂常、可疾可笑者、蓋幕府吏旣知天下人心不信服、故深結夷狄、以爲之援助而已、此乃征夷之任、還爲制於夷之資、辱國辱神殆可勝言乎、故幕府吏每與夷狄相應接、至其深密之議、必

退其左右近士、長吏獨與夷長相會語、曾莫洩其說、夫以赫々征夷府吏與夷相親睦如此、吁亦不可不深察焉、夫所謂講和者、彼此共宜之謂、今也不啻人民窮困國體滅裂、而百方供其使令、所欲必與之、所求必應之、一莫之技捂者、是謂之化於夷者、非講和也、故雖曰我之講和、在彼曰旣已服柔之、噫可悲哉、以神州三千歲之威德、犬羊戎狄一觸而未交一矢、旣已成服柔於夷之大辱、苟有人心、豈所敢忍哉、臣又按兵者誠存亡之道、死生之地、固非所易言也、然閱古今戰畧、自有一定之理、則合人情應地勢、變化隨時焉耳矣、所謂本邦之長力戰、漢土之長謀戰、蠻夷之長器戰、是也、故由其所長而用之、雖拙哉必勝、任其所短、雖巧哉必敗、何者旣有

素習、有素器、非所今日速移也、而眩兵勢者、動外馳無實、或棄其所長而就其所短、自取敗亡、往々有之、且夫兵專尙氣變、而唯求之器用乎、彼大艦以攻之、我亦大艦以禦之、彼火器以侵之、我亦火器以應之、此我與彼每同其用也、物之常情、既同其器用、則熟習之者必勝、不熟習之者必敗、而彼徒外馳者、屑屑擬夷狄之器用、是以彼之陳腐、每爲我之新製、每每如此、其足較其勝敗乎、夫兵固貴乖其所之、故善用兵者、氣變應時雷霆霹靂、變化而制勝、而視彼奉夷敎者、千萬唯求諸器械曾不講練心氣之術、所謂器械者、是兵之一片耳、善用兵者皆屬之臨時應變之具、何者兵勢無常、非所豫備也、而化於夷者之言曰、我非不欲戰也而所以姑與之相

和者、備我器械耳、是亦誣罔之甚大者也、夫夷之至、非至之日俄至也、先其未至之日、而不能豫備之、既至乃云爾、則自夷之始至、已歷幾年也、其所備者果何器也、其所熟者果何用也、徒視人心渙散、國勢日相傾頽耳、是無佗、外怯戰鬪、內懷貪婪偸言以欺世者耳、世豈若此其愚哉、祇足示其腐心潰腸而已、而又云所以與夷相和者、亦知彼知己之道、是乃漫引古言、自飾其怯懦已、所謂知彼知己之道者、謂天時執得人心執一、賞罰執明、將士執强之類也、而今之所謂知彼者則不然、故擬其法令、故摸其形容、故傚其器械、每每用其制是已、是日之學於彼者、非知彼也、學於彼者、必制於彼、雖三尺童子必知之矣、是以奉彼夷敎者、未知我之善、先既唱

彼之美云不若此則不能有爲也吁亦化於夷甚者古之善用兵者剏稱敵國之美者今也相率唱其美不戰既已沮我氣豈非國賊之甚者乎彼又曰以蕞爾小國獨爲萬邦之標的當奔命之不暇也是徒見大小衆寡之形而不察大小衆寡之用者也夫我以古來國法而絕之彼則强要之罪誠在彼也不在我也矧以蕞爾小邦萬邦擧攻之何其無策甚也夷狄雖蠢哉非若我奉夷狄者之甚愚也何則擧兵十萬日費千金而隔萬里跨絕海勝未必期之孰敢容易擧之也假萬邦悉傴之既勝之後必相爭奪少知機者其必難之故是必無之事也而況於我豫有形格勢禁之術擊吭擣虛之策乎若夫不然我人心凝結以天下爲一城蠻夷千萬何足懼

彼必畏懾而去不足疑也或不勝則擧國致死而止又何有愧于地下神靈乎彼英吉利誠蕞爾小戎已而以强暴推于諸戎諸戎畏之不啻豺狼也然則我大勢既復然後相機伺變自我加于彼孰敢敵我之精銳者必也有籠絡宇內之偉功矣國勢强弱誠在所用者何如非在大小衆寡也故至於戰萬萬有勝氣而無敗算彼非眩于夷者之所與知也而臣所以區區論戰者非易言兵方今之時不戰則渙散擧國而爲彼之制不唯無術無力傳笑於天下萬世以神武絕倫之日域一遍於犬羊戎狄曾不一戰試利器甘受之腥羶苟以無事爲得其所以爲神州者果何在願　陛下熟察勿爲偸臣誤國焉夫異敎之入本邦也漢學爲之始而我與漢人情

風氣粗相同、故制度法令、頗有足相益者、是以歷世交通、至今而不改也、唯夫佛教者、本夷狄之一法、滅倫理、毀綱常、巨害深禍、殆不可堪言、而猶有可蠱惑愚夫愚婦之理、故其始至也、一時信奉之、雖有蹇諤忠直之言、遂不用也、其法忽蔓莚于天下、歷世抱其憂、至於不能如之何、而皇威之衰廢、末必不由於斯也、及中古王權既衰、兵亂紛擾、我學與漢學皆廢棄、一委之於僧徒道士、於是乎奸僧乘機、益逞其誣罔、歷朝神祠、率配胡佛、是以天下神祠遂衰、胡佛十居八九、百姓人情、唯知敬佛耳、不復有善奉神祠者、豈不甚痛悼哉、而及升平學興、士民漸明名分、而佛教猶有盛者、抑亦有說焉、夫以四海率土之主、僅給之以小諸侯之祿、幽在乎一小宮之

中、耳終生不聽出宮門、而苟非其黨類者、必斷滅之、故微其子孫、是以雖　陛下、猶不能自封親王諸皇子、至攝家親王公卿嫡長以外、率落飾入寺院、而自絕人理、豈信崇其法而然哉、勢莫所處身也、其既自高貴出、則其位不得不尊重也、是以身雖服僧衣、猶居於卿相之上焉、其既入其域、則其居室不得不高大也、是以華屋重閣、必因形勝焉、其既唱其法教、則其門流不得不隆也、是以勉盛其門徒、相競而入其版圖焉、蓋亦人情自然之勢而已矣、故爲之門派者、自賴其本山之貴重、益信崇其法教、甚有斷臂嚙身而不相顧者、於是乎、固有之神、邈乎墜地矣、吁不亦太甚乎、其病皆由於皇威不振、武臣不勤王焉、今也又加之以洋教、夫洋教者、蠱人愚

世、不啻西方胡佛之比、必腐潰其肺腸、湮呑其國家、而止焉
耳、天不幸當　陛下之御、忽來此一大妖禍、夫以十失九之
皇威、又侵之以洋敎、其所餘者果幾何也、　陛下若赫然攘
之、其妖未甚浸民俗頗有感起者矣、若夫不然、汚毒徹骨髓
國脉必毀、瞭然若觀火、　陛下豈可不熟察哉、　陛下善震
之、皇威必歸于一、然後擇一二親王家、委以征夷大任、必不
假權於臣下、若古時法制、則速改胡佛居宇、復法親王、更奉
神祠以新百姓耳目、苟有奉胡佛者、雖貴必斬之百姓愚頑
見我神祠之如此尊嚴、胡佛之如彼其禁廢、必也相率而奉
神祠、必復前古之隆治矣、故欲攘胡佛、必先復我皇威、更奉
顯我固有之神、盛飾其祠宇、尊重其神主、其如此、百姓之情

日改、必將有鼓舞踊動者、然則回天之大機會、誠在是時、以
臣觀之、天附　陛下以是一大機會、而　陛下不自奮、必致
天之禍、　陛下豈得不赫怒乎、不然洋敎必傾天下、以近日
奉夷者之益多、可以觀矣、事固有以禍爲福、以不幸爲幸者、
然不因際會、竭心力而必取禍、故際會之未至也、謹待其時、
際會既至、在斷之而不疑也、夫以四海率土之主、大權一失、
僅給之以小諸侯之祿、靦然自安、皇威之衰頽一至於此極、
抑亦不可甚耻乎、及德川氏興、稍脩飾之、猶且懼皇威之回
復、陽奉之陰幽之、不啻芻靈之待也、故外護宮門、內實鎭壓
之、唯懼天下人心之翼戴皇室也、是以　陛下有施與抑而
止之、唯懼人心之歸皇家也、然而昌平日久、海內士民、皆已

化於幕府之治、至復不知有皇室、是實皇家大不幸、不唯百姓之罪也、今也夷狄侵其外、幕府不能征之、而屢違詔旨矣、於是乎、天下士民始憂王權之衰廢、皆有背德川氏戴皇室之心、此乃天之生此際會、誠不偶然也、　陛下善乘此際會、赫然奮怒、數百年頽廢之大權、可復與也、百姓數百年之罪、可復謝也、往者外夷之始至、幕議未分、是以天下之議論者、皆進之於幕府、庶幾乎一覺悟焉、而不啻覺悟、反刑進言者、讜戮兼至、歲時益甚、於是乎天下之議論者、亦皆鉗口而不言、人望既已絕之、豈獨人望絕之也、雖天既已絕之、何則往者夷虜之將至也、天災地妖徧於諸路、其所以警戒天下者、莫不備見也、而當路者曾不警懼之益親睦乎夷虜、於是乎

天災乃止、反有豐熟之秋、頗惑識者之心、抑亦燈火將消之理乎、噫可長太息、夫伏惟　陛下一天萬乘之主、爲善爲惡、莫不歸之於　陛下、而唯其所懼者、　陛下獨幽在重宮之中、外言一至、必洩幕府奸吏之手、是以莫敢獻言於　陛下也、臣乃獨自奮獻言犯萬死、豈不自惜乎、竊慮　陛下天縱特達、固莫所不通達焉、然而九重之中外言難通、或懼有失時機者、於是乎條陳而獻之、願　陛下善熟圖之、苟有可取者、勿以芻蕘之賤棄之、臣又以爲　陛下既聞此言、必深秘之、雖左右親近不必泄之、何則機事一泄、非獨禍　陛下、天下義擧、必爲之誤矣、唯願　陛下姑自晦之、臣等乃誓糾合天下義人、不出數月、必有大擧、然後　陛下相變察宜沛然

震六師、必成回天之偉勳、　陛下其勿疑之、臣等恐懼恐懼、
頓首頓首謹言、
余作此封事、欲疾上之、未得其兆、既懼事一洩、不唯失其
身也、既而西州義士、既已奮起、乃以爲臨大期而上之、縱
雖洩不害已、既而事期亦遷延、殆堪大息已、幸哉、飯居簡
平者、嘗以醫侍於議奏正親町三條公、則與之謀、請閑親
上之曰、願閣下爲志士達之、公大怒曰、汝不知我爲此官
耶、何爲容易然也、罪在不許、爲其賤愚故、聊相許而已、仍
投封事去、簡平恐懼取之、唯有外表而已、公依竊謂簡平
曰、我在此官多、天下之曰我奏事者、故我一切斷之而已、
唯是可上於　陛下耳、愼讐筆者、勿必洩之也、一可、再不

可也、簡平望在天外、噫何至幸也、後有倫命、有密奏之事、
未必不由我上封事、故也、匹夫而達於天庭、在忌諱之世、
噫幸哉、幸哉、四月念五日書、

潛中紀事第六

芻蕘子清河正明漫記

上本藩太守公書

謹白本藩太守公閣下、某聞之、文武者維持國家之大術、故善爲國家者、必尙此二者、爲國家而不尙此二者、猶梓人之失規矩也、故自古爲人君者、必用心於此二者、苟有能之、雖徒文徒武之士、必擧之、而況於併行併能者乎、苟有能之者、雖在異邦必致之、而況於出其封內者乎、又何論其親疎論其貴賤也、何則維持國家之具、不可一日忽之也、某發身於山間芻蕘之家、因父母之恩義、致志於文武之術、多年刻苦成家、遂得以優游於天下士林之間、雖不知以有取否、其於

天下古今之形勢兵法韜畧之術、聊不爲無一日之長也、竊以爲以此二術、列於本藩之下風、未必無一補助焉、然身之卑賤也、終不能一望閣下之淸光、閣下亦一不有垂德音於是乎本藩之士、亦皆疎某所爲、曰雖彼能之、其身卑、其人不足擧也、雖彼知於世、因有資力、其實不足稱也、則極其舊而不圖其新也、論其身而不察其能也、吁亦流俗士之所妬、某之不遇一至於斯焉、然性資豪果、不能以不用之故毫自屈於人、是以疎者愈疎之、遂至於不以相容、則更立經畧天下之大志、專結節俠義氣之士、不曾起用於人之心焉、雖然豈有自棄國家之心哉、不遇故亦不得已也、而其所以結節俠義氣之士者、固非徒博文學售兵法之故也、亦有深意而然

二百十一

耳、夫自夷虜之變起、十餘年于斯、神州之大辱既已極矣、聖
明之　大君獨憂勞於九重之中、草莽志士亦皆感奮在下、
唯夫中間有奸吏、擅結夷虜、國勢日爲駸駸、某乃不自計、欲
奮一臂之力、相機投變、使夷虜大有所懲創、以致報國之萬
分、抱志多年、則以去夏約同志、凡二十餘人、皆充一方之任
選者、其餘從隨甚多、則欲俟秋高風寒、一時飛揚義旗、懼官
吏之生耳目、姑圖散離焉、先期旬日、有一無禮人遮路途、某
乃不自忍遂斬之、事徹官府、物色忽至、則知大計既已露布
矣、乃欲屠腹自訴、同志者堅止之、曰假不忍小忿、何爲忘大
計、今日不能、勿乃要後舉乎、丈夫不必自輕也、某乃隱忍包
羞、遂爲潛匿逋逃之身、而平生之所感乎、方艱難流離之際、

二百十二

同志者益親睦之、不曾有一相反眼者、所至多知己、所謂風
雨鷄鳴不自已者、物色雖嚴也、耳目雖切也、保有某甚厚、於
是乎身雖在潛匿、每得伴同志、頗謀義舉焉、遂至京師、百方
戴密旨、乃以去冬十一月下鎭西、馳驅肥筑豐之間、大募諸
義士、遂激動薩侯父子、則約以今茲三月悉會京師奉錦旗
殲奸賊、且以攘斥醜虜、實所以雪三千歳未曾有之大辱、奮
三百年未曾有之干戈、以樹回天之威武者、皆出我數人者
之倡募、身雖微其所致既已如此、蓋亦天下皆抱尊王攘夷
之志故焉耳、今也致身於錦旗之下、聳動天下勤王之氣、其
期既至、豈亦一大愉快哉、側聞閣下怒某潛脫、痛譴辱某父
母兄弟、極力而搜索之、且訐某所贍之行李、悉致之幕府、假

雖曰憚官命、吁何恤我民之淺淺也、某不幸出閤下之封內、雖勉文武如彼、不啻爲閤下一試利器、曾莫辱一言之譽、而方遇一過失、則還破譴戮、如此、抑亦終不容於閤下者耶、其所以致之果因何宿咎也、某固懷大志而不忍一無禮人實識者之所深嗤、雖某亦深慚之、苟非抱是大志、既已自屠、不復累閤下也、唯夫有大志、故自隱忍包耻、天哉不唯脫密網重圍、反起回天之大機會、立天下一新濟世安民之偉勳、不成此一擧必成繼之者、是乃所以遂我積年之微志、且報爲我連坐者之志、且揚父母兄弟一族之面目、抑亦天地鬼神有所感動乎、然則雖萬所戮辱、不亦足以償之哉、願閤下幸恕某平生之志、解往時紛々之怒、使某父母兄弟一族者、少

有安其心、則雖某死深服其恩、足以瞑於地下矣、夫既奉錦旗、乃號令天下侯伯、廣募勤王之師、誅賊臣攘醜虜、則雖閤下不得安然不決其所向也、方此之時、某幸生、則爲閤下聊致其微志焉、此亦所以報閤下、非所敢期也、嗟乎、發身於深山大澤之中、久遨遊乎文武英俊之間、今也又得翼戴　聖明天子、爲天下勤王之倡始、匹夫之願實過乎志望、其又何所憾乎、而生某者父母、出某者閤下之封土、固有不偶然者、豈必芥區々小故哉、願閤下恕某志疾垂德音於某父母兄弟一族者、少有安其心、非所敢望也、若夫金鼓震旌旗飜、四方動亂、恐不能贈簡書、則先期三日敬獻之閤下、唯願有所擇焉、惶懼惶懼頓首白、文久二年壬戌初夏、

此書一贈東都留司黑川一郞、一託阪邸、因都丸廣治
五郞八、而上之、贈東都邸者、別添檄文十餘篇上之、

與薩國大傅和泉君書

某不佞、不能通曉時務、詳執事之心、恐還傷執事之明、有害
執事之義、以故因循不敢言、以至今日、側聞執事使人窺
聖意、然後欲從事、某竊懼執事不察　聖意之所以自在之
實、又不諒各邦義士之所以倚頼執事之情、或失時機、故敢
以書陳之、某聞之、處非常之變者、必爲非常之擧、然後能有
非常之功、故爲非常之擧者、必在非常之斷、言民可與能終、
而不可與計始也、某竊觀執事之擧也、實有超越百世之氣、

二百十五

故各邦義士、皆以身委於執事、執事亦幸居之於客館、令之
各安其心、以待執事之居動、蓋亦執事實告決擧之言、故皆
受命而從其言也、今也執事公然奏於天闕、不量情僞、而欲
以　聖決從事、某竊危之、夫　天子神明之正胄、國　神武
之餘威、實所冠絕於萬邦、然自變故起、外辱於夷狄、內迫於
奸臣、皇緒將落拓、天地爲之災變、鬼神爲之妖殃、天下人心
皆莫不扼腕切齒也、而　聖明天子、獨孤在於深宮、左右近
親、皆奸人所圍、上自關白、下至公卿百執司、悉眩關東賂賄、
皆爲姦回之所媒孽、以是雖有　聖思、徒爲之隱晦、一言一
動、皆爲姦人所矯誣、曾不能出於　聖旨、其僅所以窺　聖
實者、唯有歌詠而已、或不堪叡憤、則有鑾關白頭、或義士斬

二百十六

東禪寺醜虜聖意甚喜曰天下有義士如此耶後知爲水府士乃又歎曰吁亦水戶耶夫以赫々神州有義士限水府使　聖意發此言豈感慨之士所自堪哉是以各邦義士頗奮死於草野或戮辱於圜牆之中殺身無益旋延至今日抑亦有待於執事乎然執事不察其所以如此之情公然以鎭天闕爲事以某計之天意決不可鎭勅命決不可得必爲奸臣之所矯誑徒致之警益練其譎計矣然則其所以竭心力者還爲累　皇家之基願執事熟計之斷然從事以副天下萬民之望則幸甚矣某聞之倡大義者不煩小嫌故能奏大功蚤知之士發於未萌故能制人若執事之此擧眞所謂天地之大義哉欲雪神州未曾有之恥回狂瀾於既倒斬奸賊

攘醜虜而拘區々細故以常律踏事恐卒累大義矣某以爲苟從天下人情名非所必先也苟背天下人情假有之名非所以必發也剏　睿斷既已昭明天下人情既已歸仰果何所容疑耶且夫兵道貴密雖天下之至計機事一泄必制於人故曰始如處女後如脫兎今也執事之强梁如此奸僞之柔情如彼是以依遲至今日已若使奸臣生其心耶狹天子而令幕府疾正犯上之罪不唯失神器執事將何所辭也此所欲忠者反爲不忠所欲義者反爲不義非獨衂兵挫銳情見勢屈而已也願執事斷然從事疾斬姦回然後奉　勅而令幕府則凡百之事唯其所欲爲乃回天之偉勳亦自此始矣若夫不然恐陷一時狡佞不唯爲姦賊之所翫雖諸邦義

二百十九

士各生其心必至煩執事之居動何則既已失所倚頼也夫機不再至方今之時不斷然從事所謂功虧一簣者抑亦皇家之大不幸實天下之大失望而已矣此則某之所甚惜也某雖不佞多年周旋於國事聊有關於此擧往又姑受惠於貴邸義雖不畢情自不可疎故敢献書唯願執事熟計之惶懼頓首白

某作此書故婉曲其言希一有覺悟以至決擧而頑然不動居月餘日遂奉勅使而東行非其素志也夫和泉之至關東幕吏果能從其言也京地姦魁且不能退之况於幕下長吏乎大原氏雖爲特使彼元怱卒無膽智之人而雖附屬者有和泉其支兩既已如彼幕吏豈能莫愚弄乎矧

二百二十

竊所持之　勅旨猶有因循偸寧之氣不覩斷然從事之決然則幕吏一旦奉　詔命又且流姑息必不能就回天之功苟然爲和泉者跋前疐後進退維窮懼失面目於天下後世悲夫和泉足以失面目耳爲有志者爲之殺身喪族事亦隨敗此可尤悲焉耳矣

上前青蓮院宮尊融法親王書 此書不上而已

臣等謹言夷狄汚　神州奸臣亂國命輕誣　皇威陷生民平士炭實天地鬼神之所以相赫怒　殿下則以公明至正之心補翼　宸襟奬勵公卿將以發揚　皇威天下志士莫不感戴之也而奸臣憚之遂幽　殿下於一小宮中天下義士悉痛奮之而空拳無力遂不能如之何臣等則矯以　殿

二百二十一

下密旨遂發動各邦諸義士薩國長老亦大率諸勤王之士
至大勢已集乃欲以今夕奉戴　殿下揚義旗於輦下斬奸
臣然後進義旗於東海攘醜夷以安　宸襟奏濟世安民之
偉功願　殿下斷然促駕使臣等有所受命焉若夫依遲猶
豫不唯誤大事雖　殿下不得安然自居何則既矯以　殿
下之密旨也則與其幽于一小宮獨憂勞　宸襟使奸臣遲
滅國家也奮然赫發以輝回天之威德於四海萬國天下後
世也臣等誓不與此賊同斯天則慎伏於　殿下唯願疾垂
大命焉臣等惶懼惶懼頓首頓首再拜謹白
考古今之理天之將撥是亂也必降非常之英主又必生
非常之輔佐故元弘中興之世有若後醍醐天皇英邁有

二百二十二

若大塔王後宸今之世皆言中興天下之勢也而可比大
塔王者獨有粟田親王是中外所以屬望僕等所以矯命
也然大塔王之倡義也一敗變身崎嶇乎南山之際與樵
夫野父混其迹其苦辛何其切也是粟田王之所未有也
既而作中興之勢爲征夷將軍此亦粟田王之所未有也
唯夫遭讒觸譴厄在幽宮之中是所俱同而一以脅殺一
以再出迹雖相比緩急甚殊功固不可安坐而成唯願昔
節如大塔王勉作中興之勢以副萬民之望矣此書垂上
事忽敗而中興之勢不可自止亦足以資他日之用則存
之憾

臣等作此封事欲速上於　陛下實懼　陛下左右皆奸人
所圖機事一泄彼非獨誤大事其所以盡心力者祇爲禍
陛下之基是以不敢上已則遂聳動鎭西各邦之諸義士且
結薩國諸同志相約而期大擧蓋薩侯久有此企則不謀而
相會同耳今也各邦義士既已聚集薩侯又使其長老和泉
者率諸勤王之士至長侯土侯肥侯岡侯亦將以次相發大
勢既成臣等則先欲以今夕揚義旗於輦下伏願　陛下疾
自戒莫使　玉體汚于奸吏手則幸甚所謂奸人者九條殿
下爲之渠魁身在關白翼戴　陛下補佐百官使　皇威輝
于四海則其所職也然貪幕府賂賄百方掩　陛下之聖明
又引百官皆入已黨使幕府甘結夷狄辱國體困生民恂恂

至此極皆斯人之所爲往者　陛下怒其奸佞姑斥之職則
竊謀於幕府奸吏有幽閉　陛下於彥城之企實天地之一
大罪魁而所以媒之者全所司代若狹其人也天下義士悉
痛奮扼腕欲爲　陛下速除之而因循至今日者不忍直加
于殿下也若夫不然爲掃部頭爲對馬守固不待今日而後
發也臣等以爲不除此人則不能清禍源禍源不清則不能
使　皇威昭著于天下故臣等隱忍先除此禍源然後欲進
於義旗於東海誅奸臣攘醜夷則所以奏回天之威武一新
天下安濟生民願　陛下疾發　英斷速下　綸言命薩長
二侯堅護行在更任青蓮院前尊融親王以征夷大帥使臣
等有所翼戴焉大勢已決事不可少猶豫伏待　天決而已

臣等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謹言

臣往日作封事、因正親町三條公而上之、此書亦欲及事上之、垂成忽變遷、蓋爲薩國和泉誤之也、夫禍源如九條殿姦媒如酒井若狹、皆依然不貶、何也、抑天之所觀、未至戮殺耶、將和泉屈其勢位、不能用力耶、抑 朝廷猶被之狐惑耶、旣發有功者於幽室、有罪者不得不罰之、賞罰不明、豈足以有爲耶、感奮之餘、猶存此封事、

夏日述懷

健々日月行、感我志士情、鬱々氣運移、奚遂報國思、苦節凝三冬、九春將開封人世不如心等閑度綠陰、芳芬僅結實、蔓

木還遮日、佳禽漸作響、鴟鴞頻鳴蕩、驢駄屈槽櫪、駑駘馳荆棘、好機吁已矣、復斯碎微旨、

偶訪人於六條、遂過本國寺、欲就蔭少憩、倚佛殿欄干、仰見天井、血痕淋漓、戰趾具存、或留滯點餂、或散裂抹潑、有若指相摩、足相蹴、梁間凡數十丈、莫不皆然也、令人氣慄神聳、不知何人之所血戰乎、將在伏見古城者、抑所移於坂城、客裡不記其詳、唯其感立人心、何嘗所見于史圖、矧我等命在旦夕、則所暴尸處、其何在、果使後人感立如此、皆未可知焉、夫留其痕、不知其人、猶感立人如此、則況詳其人、審其地、感慨必陪蓰焉、士豈可不自勉勵哉、回顧不能去、遂詩吊之、詩曰、

班班當年戰士趾、紅波淋漓千載驪、縱横纈錯指可掬、努氣奮擊踏且蹴、想見鬪乱汚作血、紛々紜々散又結、若戰如此還失名、吁嘻哀矣何人兵、擬採草花弔鬼雄、不圖感時傷微衷、

春來欲游嵐山、時務紛集、遂不能至、自以爲與花俱發、是榮、不圖時事變遷、今也閑然至是境、無花無月、空往空還、殆與時事相類、雖然花待明年而復開、時事豈有所復發邪、感慨不已、遂賦之、

訪花嵐峽山花已落兮鳥空鳴、問月嵐峽水月未出兮舟自横、寂寥渚岸店有客無酒徒喫茶、靄曖風日暖欲進無力漸次嗟、春光絡繹滿城士、天機發揚人氣起、時乎已乖吁如何、

等閑停杖綠陰裡、

上毛利侯執事書

頃日嶋津和泉率薩國諸士至、遂因其勢發既廢公卿諸侯乎幽室、奸臣莫支吾之也、又逐除既諸草莽志士、獨恃其力、從勅使而至關東、以謀攘夷之事、某頗有不釋焉者、是以更陳固陋於執事、願平心擇之、庶有補於萬分也、夫機之至、非至於至之時也、蓋必有所由致者、事之敗非敗於敗之人也、亦必有所由取者、今日之勢、人皆謂成於嶋津和泉之手、某獨以爲成於草莽有志者、其敗也、非敗於有志者、敗於嶋津和泉之手、何則往者有志者約鎭西諸義士也、薩國固依

然顧其激之有志者倡動之近國也夫隣有奮者然後知自戒前有作者然後愧自後彼和泉元何知也意其所以使和泉爲此地者蓋亦由其兄之力耳聞其兄之將沒也託和泉以王家事苟然爲和泉者宜宵衣旰食致天下之士以對其兄之遺志即相歷四年不唯莫一著聞戊申之春其國失信於水府頗誅殺義士猶且頑然不愧至去冬漸作此企耳嗚呼和泉果欲能蹈其兄之遺託耶假怨之於初亦當要其終焉矣殊不知也有志者義後其主恩遺其親擢肝拆肺以周旋於國事豈自好事哉不忍在位無其人也故其始結鎮西義士也固斷然不有賴諸侯之心以爲肉食者偸惰不奮不若相機投變直卷旗而勤王也大期已迫然薩國懼其所先

也欲必俱謀之且曰亡命千百悉託之幕吏譏察無傷也於是乎衆壯其言遂委身而入其邸既至無幾又逐斥之加以小得失有志者既陷之欺罔進退惟谷措身無處爲之殺身喪族者何限而大機亦爲之誤敗矣夫以匹夫企天下之大事豈必繩趨矩步苟有事適於義行無私於身何必極其所由起乎若薩國可謂忘本矣可謂失信矣方是之際使爲和泉者眞能致各邦有志者面謁以自勤則　王權可復興國辱可復雪惜夫絕志士之望爲奸賊助其力也所謂藉盜糧委寇兵何以異哉近世諸藩莫盛於水府烈公之賢優乎諸侯其臣亦有過于他者而專盡心於　王室禮賢致士頗開言路苟有進者雖芻蕘莫斥之故其生也天下鼓義氣其死

也其臣奉遺志而不已何則恢廓用人也顧薩國者富陪荏
於水府名位勢耤亦邈殊異其於爲 王家除奸臣攘醜夷
何所憚然猶不能報國志士且容之失信背本區々欲以自
己之力自任何其狹隘甚也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吾不
信之已初和泉之至坂津約有志者以決擧斬賊不必東今
又背約而東行是其心欲進退幕吏乎此烈公之所甚難者
顧曰陪臣和泉能行之歟縱奉 勅命懼爲奸臣所弄況於
當今時務日暮道遠唯在斷然從事也夫既不能隨其素志
斬京師奸魁以清禍源以令幕府又且去至東都蓋亦無
特操之人試計之去東都奸魁與斬京師奸賊何難何易何
順何逆不能詳察此勢抑亦邊幅自飾之類宜矣因循至今

日貽笑於天下有志者也伏惟執事天下之雄藩世執忠貞
今亦特來衛輦轂雖未有著聞者其必有所深謀遠慮者唯
願爲天下疾開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使四方有志者有所倚
賴則事易而功必陪矣夫所謂有志者皆亦心報國莫他慮
者唯其感奮之餘不能自安其國耳與夫戰國趨走之士殆
邈異豈可不撫恤乎何者有責者乃能任其責於亡命逋逃
之者乎何有唯其有責者失其責故無責者冒其責權遂歸
乎有志者焉耳矣然則欲振回天之偉業者莫先於收攬有
志者已收攬有志者天下唯其所欲爲縱不如吐哺握髮周
公之勉亦當卑辭厚幣以致之士縱不能如死馬之喩不可
不自隗始此實當今急務願執事能任容之語曰河海不擇

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刧衆庶、故能明其德、今不能及焉還斥有志者、以助奸儉之力、使天下之士、緘口而不言斂迹而不歸、向若薩國果足以有爲乎哉、顧執事反其道而行之、庶幾乎其成矣、若夫頑然不有處裁、徒疑遠近之心、亦可以愧於薩國耳、薩國舉動、亦豈容易乎哉、冒瀆尊嚴、唯願恕其狂直、草莽潛士正明頓首頓首恐懼言、

比日觀薩邸舉動、頗有不充鄙意者、而長藩亦悠悠不決、唯在觀望時事、某則故作是書、欲以激動長藩、奮飛薩士、五月念八、訪長藩長吏浦靱負者、託謁者請因長吏而致諸長公、有頃謁者出曰、諸將達貴意、周旋頗厚、某則慇懃重囑去、蓋浦氏稍負志士之望、固來與其世子君俱留京

師、而猶觀望不決、莫一有所處裁、抑亦不免志士之責者、某豈無故而致此書乎、

三月廿日、并伊掃部頭將上京、於是撿察京地流寓者甚嚴、而我等有潛士十餘名、或有不虞、欲直掩賊庭、以身奮戰自警亦甚嚴、然薩士頗懼之、或先事露洩、必累大期、彼此俱敗矣、則相謀欲潛乎阪邸、吾謂既至此、潛阪邸不如潛伏邸、潛伏邸不如潛京邸、愈遠京地、所以愈迂、大藩苟晗之假幕吏迫之、豈何所忌憚、抗辯百方、薩士猶不旨、於是遂期阪邸、柴

山橋口二子先行爲之周旋其在京邸鶉木某者更爲此地
應酬則欲藉資用若干漸所贈數圓金其略可知已既而欲
以今夕下阪稍修行具吾則更携五郎過刀樓一宴蓋亦識
舊來別已先是眞風伴留藩三十士行吾則與河內及諸士暮
後浮高瀨川抵伏見留司者爲千葉郁太郎姉阿元尤有機
智自伏見轉浮淀川廿一日昧爽至土佐堀則問薩國逆旅
虎屋者見橋口柴山兩子又會益滿新八郎感喜不啻也二
子曰館舍未定願暫時就逆旅於是更至兵庫屋者竊以爲
二子既有約而館舍未定何也輙在逆旅速來嫌忌不可不
警焉既而二子至愀然相謝曰僕等疾欲定館舍於邸中然
後待諸君不圖留司者俗了殆不解國情頑愚拘怯百方說

諭不能肯也蓋僕等始至此地未熟其狀情容易與諸君相
約誠足赧愧耳而不能如之何請與諸君俱同安危更別有
所謀焉今日見諸君殆無顏色請恕之於是衆愕然會議一
日或欲泛海待和泉至或欲潛有馬溫泉余獨奮然謂二士
曰既與尊藩相約禍福固難相離以是其在京地每謂若有
不虞奮擊潰圍直入貴邸貴邸豈得拒之今也既至此不可
復入京邸又入阪邸不便不若決意斷策直入伏邸留司固
有知者不可復拒之若依遲不去必生不測變衆從之二士
曰策固然唯令諸君直趨之僕等何顏請先至伏見通諸君
意然後唯其所欲當是時藤本眞金伊牟田眞風皆會二子
既行益滿新八來話具得東都情實我意頗安新八招余及

五郎眞風於其亭、終夜快飲、出於感喜之餘也、後又得山岡氏書、故詳夫形勢、天之所附助、嗚呼何幸也、居二日、二士至、喜曰、既至、伏邸、謀之堀二郎、二郎唅之、曰吾將處之、倶與至留司者則肯之、吁何快也、既然、亡命凡百、悉受之、非所敢辭也、蓋二郎固懷國君命、此間相周旋者、與二士邈異、宜夫留司之肯之也、然而二士之爲人、快潔雄邁、勝於堀氏數等、唯未熟練耳、其雖熟練若堀者、於決大事議大節、君子猶鄙之、三月廿五日、夜移薩邸、是爲二十八坐、邸外迸屋、雖非邸中、與邸同其事矣、相伴者十餘人、是夜有移居之宴、則謂二士曰、乃所以託貴邸者、欲暫時避世忌、與諸君倶待和泉君耳、雖和泉君至、說若不遇、非所强累貴邸、願諒之、且夫若飲食

者、固足充饑耳、非必所累庖丁也、而若其出入、固所自警、亦不得强局藩法、其亦恕之、

豐後岡城亾命士二十餘名亦至、小河一敏爲之魁、云既觸寡君內聽其實非亡命、以故相感奮者甚多、因熊藩居動、繼至者亦多矣、乃使岡士倶與潛爲米藩原道太荒卷半三郎亦至、於是米士合爲六人、飯居簡平者亦至、平野國臣亦至、倶賀無恙、且謂余曰、公施萬里雨之語相驗、苦辛至此、亦快哉、因絜飲相祝、意氣爽然、於是東都薩邸者聞此擧往々亡命至、皆居之虎屋、蓋薩雖有決擧之志、未表諸他、故雖京坂邸中者、知其情者甚少、是以雖藩士亡命至者、猶不能處之邸中、蓋亦避俗吏耳、擧天下之大事、區々累小嫌、懼不能盡

平大事矣當此之時毛利氏志士既已奮起次日會聚者稍
多而其君在東都以故國論依約唯其慷慨之徒攫後各國
決舉往々亾命去國議亦爲之勵大夫浦某者率徒衆至兵
庫云兵庫者其所鎭戍也而長士每持觀望若攫萬衆而處
義猶所未安也土州志士亦奮起稍有亡命者蓋其國有姦
大夫衆議未定或云先斬姦吏然後一般倡義來若然乎志
士相會者概不携器械唯赤心相奔來而已於是往往備器
械或製燒彈丸竟日洶々殆如在營中壯快甚器械百方求
之市中價爲之倍增而俗吏不能敢譏察其狀勢威既蓋遠
近或酣醉酒家肉屋亦唯意氣相壓曾莫正目之者實天下
之至快然猶嚴存法律或有再奔酒家者必懲創之不敢有

二百三十九

二百四十

所借也然本赤心相盟來者與夫君臣主從者邈異故其所
管轄情法相摩或過激烈必至離乖亦毀義之甚者主宰之
何嘗一道哉我黨頗乏資財以至支器用蓋因奔走相貴而
已於是謀之薩士猶不能得既而橋口柴山深患之漸調數
十圓來別分之諸士製當日所用之袴巾之屬小河一敏固
有富人僕待其至既至即圖軍資之事一敏云寡君雖在東
都國議既有與義徒之言以故軍資亦自公家出眞意外之
幸耳唯夫坂邸留主俗了未解頗支數日唯君恕之於是支
資無所募大煩調理大期既迫煩心於此等事人生不如意
眞足感奮而已方是時鎭西既已震動山陽南海亦風起急
馳東都日甚一日遠近搖動人情頗疑懼京都鎭衛亦甚

警備姦魁九條殿下所司代酒井若狹最懼之風聲鳥語以躁擧邸云幕府亦陰托毛利侯使其臣永井雅樂者勉圖講和處天下有志之所望蓋亦緩一時奮興者雅樂亦奸佞稍出入縉紳志士爲之益奮或欲斬之路途以創奸偸薩近侍堀某亦周旋含奸陽附有志陰行柔佞之策是以殆多所障礙焉蓋時機沸涌有陽稱勤王陰營私利者或有慷慨自飾內既虛者苟不具活潑眼非唯爲人所陷忠義還爲不忠之極以是雖快潔如此哉爲之管轄者其苦心爲何如也一夜與橋口壯助田中河內小河一敏平野二郎閑相會議曰和泉雖能來未見決擧之志懼欲公然得天決然後處宜是誠迂愚之事已蓋由未詳時勢耳而天決亦決不可取或懼情

洩奸人還爲彼所先而佞偸亦周旋其間和泉必不能斷然擧旗大期亦爲之誤必至虧功於一簣不若比和泉之至先陰結各邦有志者若閑然從和泉令者待其至伏邸伺閑投隙忽然上洛忽屠奸魁携血刄以要和泉然則和泉雖努豈得不雷動也况和泉亦非無決擧之志唯局時議乎我黨所結及薩士所來奔者既已充一百人斬奸屠賊何有疑慮計議已決唯警諸有志日具器械斷然待大期之至而已吁豈不壯哉而我等頗患堀某之奸佞欲以屠之而薩士唯未察之獨患長士永井某耳亦知外不知內之論決擧之誤未必不由是二人因是觀之苟立大義企大事者一懷姑息必被其禍不可不察也我黨固警無故外出而酬醉之餘壯士不

堪其情、或閑行辭歸、稍度時議、老輩頗懼之、於是余與鐵石大警、同盟勿必外出、苟外出、決不許歸來、壯輩或誚之、亦勢自爲不可限耳、四月九日、島津和泉至阪邸、相率者凡千餘人、其行粧與國侯相比擬、遠近疑懼、蓋亦物議自洩故而已、和泉既至、各國有志、唯懼後決擧、蓋亦不知和泉情實也、在邸二日、將上洛、有志者欲悉追隨、和泉則懼各國有志之特建義旗也、使橋口壯助及其他重任者語我徒曰、諸君促決策、雖愉快哉、非得天決然後行之、懼庶暴擧、我則欲速至京師、因陽明殿下強伺天意、然後與諸君倶斬奸亡賊、已天意若不可窺、則更與諸君倶決其策、請暫時俟之、若我東行、所不必爲也、則更留壯士二十餘人、使與諸君倶待報於此地、

若夫不然、恐動物情、彼此支吾、必沮大事、非所敢隔也、於是乎、諸士遂從其言、蓋我既有所內決、故甘受之耳、而若薩士若眞從其言者、縉紳固爲因循之說、佞媮亦周旋其間、雨霧蓊鬱、天日倣隔、既久、偶有和泉之奏、豈所能伺天意哉、不乘機投會斷然決策、嚙臍何所及、有識者陰歎之、而勢不可止、遂至此、亦命哉、和泉在邸二日、十二日至伏邸、頃聞筑侯來朝於東都、既至兵庫、遂至伏邸、沮止和泉之決擧、諸士爲之欲止筑侯、平野二郎挺進欲行說誘原道太、余以爲筑侯既至此、假容子說、子既其亡命者、懼所擒獲、二郎躍曰壯士不蹶艱險、豈能爲非常之大功、我意決矣、余曰、然則措原氏說之行不行、在子一人、不可拘原之有無、或誤所擒、非獨亡足

下、又亡一壯士耳、於是强留原氏二郎、更誘眞鳳、眞鳳固輕
躁、甘從其言、二子既行、筑侯遂自途還、而二士亦所擒獲、二
郎錮筑國、眞鳳投薩國、吁悲夫、二士之周旋、雖不無失得、盡
心於國事、固既擢於群衆、今也遂至不可若何、後有命夫或
會集乎、亦可不浩歎哉、和泉既至京師、其報期有十五日前
後、於是乎、諸士皆作鄕書、述離別之情、我亦投書東都及諸
藩諸舊友、最作鄕書、且上書於國公、聊述懷、皆因其國邸託
之、意思既決、又無所顧慮、快々愉々、回天之事業、既在目前、
衆悉踊躍矣、初去仙府、約戸櫻二士、必揚事於西方、事若成、
東西應嚮、以有大所爲也、故自初去京師、至鎭西屢遣信書、
今也垂成、則抵其邸、託書於留守清水氏、蓋脚子以念二發

二百四十五

此地、云頃日肥後浪客松田某、及越後浪客本間精一等、皆
至、而彼皆浮才驕飾、見者往々笑之、而松田比本間、頗有膽
氣、蓋皆以周旋自任、言不協其行、識者皆斥之、而本間者我
等固所知、情已不可拒、是以稍往來於邸中、十三日、精一請
余及眞金武貞、泛舟於津口、以遣旬日之勞、土士吉田某亦
會、午後放舟於安治川、乘妓命酒、已至於官識亭前、舟子通
名、精一武貞乘醉悉記奇名、以爲長藩泛河者、舟子且怪且
通、而有振扇者、官吏識之、精一一直携刀直上官亭、武貞繼上、
舟中悉警、而無如之何、既悉抗辨還、云何所懼、遂至津口、鼓
紘放歌、昏暮廻舵、過官識前、莫敢誰何之、乃還是夜人靜、精
一潛來語余曰、今日之事、已達官府、識察頗譲、不所以居舍、

二百四十六

而子輩在邸中、官疾知之、爲物情不穩、得以無恙耳、余曰、既至此、何所避、足下安之、而薩士及老輩田中小河、悉忌精一、莫敢近之、而我等已與之同遊、義不可棄之、乃相與潜之、既而橋口柴山二士至、語余輩曰、諸君在邸中、幕吏既已知之、而百方護之、唯懼先事至過敗矣、往日米藩士之事、諸公譬之、今也自犯之何也、幕議頗譟、殆不可若何、其意蓋似欲使余輩暫時避邸中者、何者既已諾我輩、今也因官譏而拒之、仕彼似失信者、故婉曲其言耳、其實老輩田中小河、既已倚賴和泉之言、稍避壯輩之決擧、雖余輩之言、陽從之陰忌之、以是橋口柴山、亦發此言歟、勢至此、情勢甚曲、而米士固約與余同生死、余而在邸中、二氏之勢、自傾、此亦所以致離隔

二百四十七

也、於是余與眞金謂曰、今日之事、實服其譏、不可獨罪武貞精一、然則與其在邸中累藩士也、不如姑避諸他、以待決擧之日、二氏曰、勢不得已耳、苟得決擧之期、必告之諸君、諸君、莫疑之、於是酌離杯、意思寂然、夫既約大事、及垂成之日忽致此離隔、其情可推知已、苟使薩士有確然者、假有官譏、一旦託之、又豈得拒之哉、余已知其不足恃、於是欲因此勢、更誘米士、以擢萬衆飜義旗、竊促米士、米士固與余期死者、義欲與余俱去邸中、二氏懼其所先也、百方欲止之、米士不聽、欲強與余俱去、於是二氏益止之、情勢相責而米士固若輩、遂屈其言、余則與眞金武貞簡平精一、遂去薩邸、是爲四月十三日、三更人家既靜、殆莫所歸身、漸就一逆旅、簡平所知

二百四十八

也、簡平者、元備中人、業醫、與眞金相親、以故得關此擧、而性木素雖無大略、頗曉世事、此間周旋、大益諸子矣、米士既爲因循夜或竊間促之、遂不奮也、於是余等五人、欲進斬姦、姦已警備、已去邸中、俗吏之耳目亦可憚、進退殆窮、不若直抵京師、歸運於天、奸若可匿、匿之可潛、潛之則乘夜便船間道越狐渡、渡者在橋本西、十四日、泊日向町旅亭、乃使簡平獨窺其家、此間各議所向、而精一固驕傲、以華飾惑人、頗與余不協、而莫如之何也、明日簡平還來、云家無恙、於是遂潛其家、家在三條河原街、與長邸相近、以故人皆爲長士來寓者、嘗莫怪之者、亦幸已、此夜訪田中舊宅、當此時也、資財已乏、稍累日夕、乃挺進說嘗所知豪富某、假若干金來、蓋亦因時

勢感發之耳、既而欲進屠賊、賊亦頗警、欲振長士、長士亦因循唯由薩邸擧動、蓋和泉以十五日、移京邸、因陽明殿頗建白、而廟議未定、稍陷因循、未決然之令、和泉亦若循循待之者、於是乎欲感動之、或流言、或投文書、苦心兼至、而猶依然、乃有周旋縉紳者、有倡募遠近處士者、竟日洶々、而幕府亦有使閣老某上洛、謝天庭之告、而許既廢粟田法王、及近衞氏、鷹司氏、故轉法輪三條氏斥、勉欲歸於正方、唯奸魁九條殿下、所司代若狹依然依舊、乃欲使和泉速屠之、頗動之、術莫不盡、但和泉之狹隘自用也、自初至阪都、嘗莫見各邦有志者、唯與二三近侍堀大久保輩相謀耳、堀固僉佞、有志者皆斥之、唯薩士相信用已、而有大鳥某元日西郷吉兵衛、

固爲薩士之渠魁、剛直不諛、頗負有志之望、一日自阪至伏
邸、以伺堀居動、苟有奸、欲自刺之、堀亦善察其意、阿諛詭之、
大島遂信之、還後及和泉至、遂斥大島、遣諸薩國、蓋亦不能
用非常之士者、豈足大有爲哉、同志者欲乘此間、屠島田某、
以聳動薩長、屢伺其家門、島田者爲九條殿下侍士、固貪關
東賂賄、以蠱惑殿下者、身雖卑、實爲誤國家之禍根、而余等
數人者、雖微皆關重任者、未可以輕累鼠輩、則因循歷日、曰
如此者一舉手而足、不若大有所動以待阪邸有志之居動、
居六七日、阪邸有志者、聞和泉之因循、且懼我輩所先也、遂
爲挺進斬姦之企、薩亡命士及各邦志士、合六十餘人、分爲
二道、一自淀進、一自伏水進、炊糧者已至田中舊屋、相合以

小河一敏云、此條稍差其實、因錄於左、江夏仲左衛門、道島五郎兵衛、山口金之進、楢原喜八郎、鈴木勇右衛門、鈴木正之助、大山格之助、森岡善助、山大佛竹田兩道到伏水、聞薩士及有志决舉

屠九條殿下、而其出阪邸也、阪邸衛士永田某屠腹、蓋有和
泉之命以鎮壓諸有志者、止之不可止也、事疾達和泉、和泉
則使壯士八名止之於伏水、當此時也、志士自二道進者、皆
令在伏水寺田屋樓上、爲唯岡徒未達耳、於是八士皆至寺
田屋、（江藤仲左衛門、山口金之進、奈良原喜八郎、鈴木勇左衛門、岡昌之助、大山格之助、道島五兵衛死即葬於東福寺、森岡善左衛門重疵、）橋
口壯介、柴山愛二郎、田中謙介、弟子丸龍助、下樓應之、皆含
死氣、語頗激勵、八士傳和泉命、四士曰、因循至此、何顏復止、
各國志士、既約各國志士意决矣、不可復累和泉公等鼠輩、
欲復止之耶、不可以不先屠之、龍助忽拔刀、四士繼之、八士
固以支擊任撰來者、忽斬四士、當此時也、樓上三十餘士悉
放刀、有馬新七、橋口傳藏、西田直五郎、森山新五左衛門、直

者在寺田屋乃求面有馬新七樓上八答以新七不在有二八進上階見柴山愛次郎求在樓下議愛次郎乃下樓有馬新七田中謙助橋口壯助亦同下樓與江夏等論爭議終不協道島斬田中有馬直斬道島遂與江夏等鬪刀折揮小刀弟子丸龍助下樓來援西田直五

下樓八士悉斬之獨殘其徒一士而已於是樓上欲悉下鬪奈良原喜左衛門知其難處也肉袒脫刀直上樓箕踞曰諸君姑止說若不合我自屠之何爲倉𢛀也樓上諸士遂屈其說從奈良原至京邸遂錮焉則埋尸伏見大黑寺以寺田屋爲薩國定舍賜金若干事漸穩矣是爲四月廿三日夜當此時余輩悉在京師欲相合夥義旗忽聞此變愁傷不啻也而奸邸之畏爍市街之譏評頗甚云其夜美玉三平脫走去神田橋直助亦屠腹以此錮有志益甚殆絕往復矣三平固負薩士望者而身卑賤也不甚用此役也最後至阪邸雖余不得見之伏見之變與諸士在樓上前後莫甚顯者抑亦以不用之故不能馳其心力邪其脫邸也跳走過刀樓大息曰苟

郎森山新五左衛門偶下樓便旋亦拔小刀相鬪橋口傳藏下階見斫其脛隕于階下愛次郎不肯手及新七龍助直五郎皆死傳藏重創願喜八郎取飲而死森山受創三十餘猶不死田中亦重創明日並斬於京都薩邸其就死也問皇城及久通君所居遙拜而死江夏等

不自脫殆不免不知諸士察之否蓋彼以奇策自負知事之不可復振遂脫之耶否則一懦士而已耳三平之膽智豈其然乎既而大勢已遷雖紳縉稍趣正路和泉不有斷然斥奸之事幕府亦漸奏　朝廷之旨有志者爲之措手矣於是四月念五日使飯居簡平因正親町三條公上回天封事於朝廷公容之蓋亦爲密奏之魁邪無幾　朝廷命藩長先反各邦有志者於其邸無邸者遣之薩國於是關伏見變者田中河內其餘皆嚴錮之去獨岡徒三十餘士留諸伏見薩邸岡徒固依和泉居動聊不有所逆以故得無恙耳既而　朝廷有　倫命下公卿中有忠士密奏之語斟酌載之同士者謂余曰封事已露吁何幸也雖然余輩既已失所倚賴又不

八人、道島死、森岡重創、其他六人皆傷、小河一敏識、

可漫下手、則躊躇日久、或欲潛山間、收餘燼、或欲姑散離待
和泉居動、持議不一、雖往復薩長諸士、亦唯隱然耳、何者、伏
水之變、要之激我黨去薩邸之故、身雖無恙、使死者有知、未
甞可一日安然居、然勢之已變也、幕議漸緩有志者、莫敢譏
察之、聊安於斯、頗得事周旋、時運之使然、吁奇哉、五月初、與
眞金五郎、至大坂、欲結薩邸遺士、既至漠然耳、蓋亦悉錮之
國耳、先遇途水郡喜之助者、河內富田林豪士也、有同志八
九人、將以勤王、爲和泉因循、不敢發、斯來問京師動靜也、眞
金遂至伊丹、以避時諱、余携五郎、至富田林、因水郡氏、善之
助已還、泊一日、約再擧、及去留一詩、富田林、距大阪五里、在
金剛山下、固爲楠氏之舊因、直對千窟城趾、勤王之念不覺

二百五十五

自生、宜也水郡氏之不得已也、使和泉斷然決擧乎、近江有
佐々木氏之餘裔相振、丹波有岩狹氏之相結、河內有富田
林之鄉勇、大和有土津川之土豪、皆余輩同志、所每相約結
者、一時雲應、復何疑哉、假無和泉之擧、獨使有志者決擧、其
豈無所感動乎、惜時機相擢也、居京五日、獨至伊丹、會眞金、
俱訪明倫堂師金子某、飲名酒一夜、遂至有馬、即還眞金在
伊丹村吏伴某、稍論形勢去、五月漸有緩悠之說、不可復圖
決擧、於是乎、余遂生東下之策、先欲伺米藩遣士、十二日、與
飯居簡平、復至大阪、即還、會米藩松浦八郎於西村氏、綏猷
所結者也、雖年弱、能周遊于四方、此役也在東方、頃日漸上
洛、以故身得無恙、亦幸已、爾來屢相伴、徘徊京地諸勝、上愛

二百五十六

岩山偶遇仙城賈客於是夜行其舍託書告時事於櫻戶兩
氏一日會益滿新八余曰兄何以免伏水之難新八曰僕固
知其不濟也獨生異議殆見刺漸得相免耳而君之出邸也
何其幸也君若在焉豈其得不奮擊乎故邸中皆爲君固知
此難豫因事避邸何其奇幸也頃日邸中生瘋疹曼延殆徧
新八亦在床上遂愈々去五月廿一日島津和泉東下不得
已也廿二日大原左衛門督奉　勅而東下京師大振有志
者竊憂之廿八日詰旦上書於毛利氏儲君致之於長吏浦
靱負與謁容之晦贈書於桂小五郎不遇蓋畏避也六月一
日將東下辭飯居飯居固信用余莫不小大相議以故自出
薩邸每潛焉或欲僦居鴨頭去炎得凉然後東行顧思丈夫

爲天下周遊固不可論暖寒遂決意臨別管平曰京師小奸
僕等必斃之君唯東行宜釀機會苟有事必告之俱與自愛
必遂回天之偉功於是頗委後事遂過西村氏余心將欲窺
米藩同士之幽錮於阪邸者然後東行蓋眞木保臣之去國
也以爲既已與和泉相結庶奔薩國會議然後俱與上洛遂
件三士奔薩國而和泉不唯不會謁徒寓之於鄙地久而致
之大阪以故余黨終不能相會偶值伏水之變遂與他米士
俱錮之米邸吁何薄情甚也保臣之心可推知已此所以感
動之也至伏水會小河一敏赤坐彌太其徒二十餘士猶寓
薩邸蓋待和泉之歸洛耳一敏冷笑謂余曰君與河內何爲
詭我之甚今而始知君之籌畧耳及茲怨怒亦無益已唯君

警其後、余曰、匹夫爲天下、企大義、何必繩趨規步、苟事適於
義、行無私於身、何爲極其所由起哉、事固不可一道而論、使
此謀悉成、成之、孰敢容言辭及其半途而毀、因責其跡何其見
之遲也、成則譎爲正、敗則正爲譎、人情自然、何始于今也、雖
然既已至此勢、使天下改面目、未必不由我黨之感奮、子安
之於是對酌數刻而去、過大黑寺、弔亡友塚、感涙何堪哉、乃
設香留詩、慰雄魂而去、就寺田屋、亡友所鬪也、舍夫或說其
狀、我豈忍聞之、亦賦詩、託舟至阪、都伺保臣幽居、欲百方通
之、禁堅遂不可、則問米邸留主、以爲東都醫生知酒井傳二
者、強請相見、遂不肯、乃還伏水、又會赤坐及矢野氏、赤坐曰、
一敏欲有談於子、待多時、今已至京師、子必見之也、乃別手

二百五十九

去、至京師、馳驅探一敏、會之於柳店下、語多時、遂分手去、蓋
亦因余東下、更有所謀也、則會薩士某等、告別、其夜泊西村
氏、頃日瘋疹蔓延於四方、執匕師其繁不可勝言、而西村氏
慇懃待我、更設美酒佳肴、故識遠別情、且云、方今之事、使天
下時勢變遷如此者、實公河內二三子之倡始是由、縱幽河
內於薩國、其功不可自掩、況公封事已入　天庭、悉見於
勅問、何其榮也、請自愛重其後、必有所歸處矣、敬造固雖豪
華英厲之氣此乏、而隱抱義俠、救乏容急、殆足相感者、以故
自初至京師、至今日、奇策密謀悉與聞之、故及別有此言也、
抑亦不得易者、則悉委後事、六月六日、辭京師、仗劍東行、顧
自豪笑曰、春來誓欲埋骨於王城、今亦棄都而去、人世變態

二百六十

何其頻也、去秋之去東、誓欲唱義於關西、今之東也、又將糾合故舊、相機處變、再奮起於東海、五尺小身、何其大膽也、風雨荒唐、漸侵前、至大津、天忽晴、殆若不偶然者、

與長士柱某書

諺云、千里而一士、是騈肩而相逢也、士之難得如此耶、今之世、日多事、非有眞材者、不能爲之用、是以從來所稱詩賦文章經術兵法者家流之者、率爲度外之物、唯倜儻瑰琦之人所稱、何則非夫齷齪拘故常者之所處於域外非常也、然則士之見稱於一國一州者、其亦不可不敬而重之、爲之士者、亦不可不自能處之、一得一失、必爲之毀譽也、或乎時負望、時至忽誤、皆自知不明、自信不篤也、足下固見稱於大藩者、

其名既磅礴於有志中、其必有磊落卓絕之行、願一見而上下其議論、是在足下爲江海之量、僕亦有輔仁之益、僕雖無似、固周旋於國事、聊不爲無所竭矧於盛名之門、何啻狂奔、請疾見之、而僕潜士、名非所預、告其亦恕之、再拜頓首白、

彼遂不見、抑畏蹙我爲潜士耳、後至水府、稍詳其爲人、殆凡侶耳、而文中頗爲思慕之體、自誘引人之術、佗多傚之者、見者恕之、

與眞木保臣書（託之松浦八郎使親問隙致之其幽亭矣）

智莫大於去疑、勇莫貴於自斷、今日若無變通、此遂龜玉毀於櫃中、虎兕斃於押中也、懼非獨守者之罪、在自取之、苟脫羈絏、千里唯其所欲、風雲亦將背嚮是應、唯公斷之、諺云、同

病相憐、同類相求、斯來問其幽窓、豈偶然乎、唯公疾去疑頓
首白、

過伏水寺田亭書感

官舍何知我心峙、等閑送迎岸下艤、想起前月念三夕、義友
許幾此亭死、回天志氣已凝結、忌諱一激立奮起、敢議眞是
其所歸、同胞相殘非偶爾、爾來因循事亦遷、地下雄魂果瞑
否、婦女慇懃對人說、我豈忍聞當日理、

至伏見大黑寺、弔亡友諸塚、潸然浮淚、設香慰雄魂、遂留
一詩去、後失其草、今斯酌其意、更賦寫、

悲夫人事難處裁、垂成功業須臾回、忠與不忠遂何在、只在
天倪任所裁、斯來設香同胞士、感憤誓要振死灰、吁汝有知

二百六十三

果能瞑、千秋執讓當年魁、

六月七日、從石部至關、會酒井雅樂頭上洛、先是幕府急徵
所司代酒井若狹、蓋使雅樂頭代若狹、更守京師也、而若狹
知其所斥也、遂謝病云、亦幸而免者、十日、謁皇廟、至山田、訪
山田大路陸奧守、悅其再會且有爲也、談緒千萬、且云、村上
俊五義自仙城幕公至、既之京師矣、於是早忽辭之去、至松
坂、訪卷戶一郞、陸奧守實兄云、春來京畿有志、概記我性名、
頗喜其至、談至初更、十一日、比至關驛、忽遇俊五、喜出天外、
俱說無恙、忽飲一酒亭、俊五曰、去秋聞子在仙府、忽追跡至、
既至、子與倘平五郞既已後三日上洛、以故遂潛仙府櫻田
氏、頗忝慇懃、春來子書牘至、仙府大振、戶櫻二氏、爲之渠魁、

二百六十四

中島氏佐々氏遠藤氏繼興、將以勤王起師、更欲使宗之進
敬助兩士啓行伺京師動靜、僕則挺進先至耳、於是件俊五、
復入京師、道至阪本、訪丹波肥前守、蓋探世古格太郎也、入
京、復會松涌八郎、遂訪仙邸、戸櫻兩士未至、於是泊飯居氏、
會五郎、十四日、泊大佛寺前、十五日泊東山、十六日至大阪、
謂俊五曰、足下既已後期會、不可以爲名、足下若有心、俱與
屠奸賊島田、以爲東行之贐、俊五唸之、於是十九日至京師、
暮後掩賊庭、百方探之、不居也、而擧家悉脱走、有一醫亦奔
去、於是知其留主也、遂取一刀去、以爲入賊庭之證矣、若夫
得賊首、忽梟之三條橋頭、以懲後昆、其具悉成、惜夫掩其留
主也、蓋近頃余遠去、不能詳其居動也、廿二日出和歌山、上

高野山、探芳野、廿九日至松坂、訪世古格太郎及卷戸一郎、
談竟日、廿九日至山田、再訪山田大路氏、其喜可知也、於是
留元所佩之雙刀、更製雙刀、又寄金若干、建神風祉燈、記各
邦有志士六十餘名、以圖不朽矣、陸奥守曰、爲諸君祈武運
既久、又將奏神樂以禱諸君行先也、其既因諸君之周旋、
皇威漸合、將以趨隆盛之化、此則欲復各邦諸有志之秋、我
將以中秋親至東都、以乞大赦之令、諸君其安之、慇懃頗厚、
情好兼至、我有所留者、彼有所贈者、殆莫相隱、其不得易之
人、宜也見者莫不感戴也、當此時五郎亦來會云、掩賊庭之
事、大露布於京中、惜夫掩其留主也、余曰、此一擧手之勞、何
足屑、子等還勉、遂宿志、五郎唸去、七月十日、去勢浮海、至吉

二百六十七

田、留駿府四日、十九日、泊富山麓池西坊、其夜有雨、翌攀山、泊所謂三合目者、天忽快晴、而樹木亦疎、蒼然暮景畫亦不若也、廿一日、凌絕巓、四望豁露、一點不見雲、眞不易會者、旭日亦鮮麗、足以慰我行先耳、下四分、雲忽會、顧失絕巓、天殆似爲我輩賜向時之快晴矣、北下泊吉田、是爲甲州、廿二日、泊甲府、廿三日泊土橋鉞四郎、稍詳東都情勢、春來再寄書、告京師機會、以故將奮起上洛、聞事穩遂止之云、廿四日、泊鰍澤、有雨沮舟行、淹留數日、間訪弓削神主青島氏於市川留詩書還、舍爲上田清左衛門、稍有俗智、足以慰淹鬱耳、八月一日浮富士川、至吉原泊焉、三日浴伊豆修善寺、舍曰菊樓、父子好文事、則留詩書數葉、其子某有遊學之心、因作文

二百六十八

與之曰

天生人材、雖若異哉、其降衷秉彝、皆其所同然者、故勉而不已、雖有遲速、未嘗不至其域焉、然懦夫自棄之、懦者自暴之、遂不能踐其形、所以賢愚相分也、壬戌之秋、余遊伊豆修善寺、寄其山川、愛其溫泉優悠七日、客舍爲野田氏、主人修恭、敦厚、樂文事、推及其子、修正循循、有所守焉、每謂余曰邊鄙乏師友、雖有其志、不能就其業也、頗如求師者、余曰子既有其志、何待于人也、苟自信而勉之、必有餘師、傳曰道在邇而求之遠、子其思之乎、且夫豆之爲州、自古英雄豪傑之所與發、大之有學握天下者、小之有據居八州者、而彼皆出於流寓漂泊之餘、固非有尺寸而然也、無他、心有所感、志有所奮

也、然則子誠持是志而不已、則於讀古今之書、解古今之道乎、何有、若夫不能持是志、功藉若範賴賴家者、而一朝不能安其身、遂腐陳流滅乎此地、子其可不思夫、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子莫待於人也、苟以子之財、偏求天下之書、仰山伏水、孳孳不自已、仁智之德日就、四方之士、必有繼踵而來訪者、子其思之乎、吾既爲東西南北之士、他日又來遊此地、必有感於斯文、

至處有瘋疹、殆偏於家家人人、浴客亦絕無、以故歌妓俳優之族、日來訪、稍足遣無聊而已、十三日至熱海、留村吏某、曰一碧樓、海山之景頗佳、非獨溫泉之奇也、舍主多藏古時詩書、又請余書扁額、乃更書八景詩、優宴七日、大盡快去、泊伊

豆山溫泉、廿一日泊小田原、廿二日過江嶋、泊鎌倉、詣八幡祠、先是至平塚驛、逢島津和泉還、依然過其列、忽有一士追跡來、顧益滿新八郎也、直入一酒店、奧傍人疑懼去、余乃繼入、新八曰、聊避嫌耳、於是命酒、舍人漸安、亦奇哉、蓋余黨行過、人皆屬目、今亦薩士急奔至、宜夫傍人之疑懼也、新八曰、某至東都、主吏幽錮之、不許敢接他藩、是以山岡氏屢至門、遂不能相見、所以遺憾甚也、寡主人之東下也、雖若得志者、其實怏怏、與向時殆異、因是觀之、非若我黨前策、必不能聳動天下、唯公疾收攬餘衆、速施前策、僕亦將伺間脫走來、前日衛士、斬醜虜四五於生麥、吏既含怒深、苟施前策、事必自此起矣、唯公疾圖之、於是與金若干、不竟情而分、蓋和泉欲

過鎌倉先塋以明日至此地而前日過生麥村也有四虜觸其行列衛士悉斬之夷婦走至横濱致狀厝腹於是夷衆若干携鈫銃直至神奈川和泉既已經過去事遂止云吁何其殊也使我爲和泉乎斷然布部伍速訴之幕府事定然後若先揆静西還虜若來侵則千百屠之其如此彼曲我直生從前未有之機會絕夷之漸自此始不亦壯哉惜夫不能疾見於斯早忽經過以致遁逃之誚也彼固以尊攘爲此擧撰士衆備器械何有所畏憚而然也蓋亦局束於常論方小忽而不能施大斷也廿四日至東都會二同志俱賀無恙快飲豪語咄盡情緒蓋聞我等聲名既已四施若風之忽散有聲而無形眞可謂奇事哉然不唯所舊相結者雖初所聊相知者

二百七十一

皆爲我盡心思莫不相綢繆有不堪感服者風雨雞鳴信此事信義之可貴一至於此哉又聞某某既爲獄中頭領愈身健壯於是頗施之處置且贈所取於賊庭之一刀又附屬若干品廿七日去泊板橋經岩槻至界自結城至野田是爲水戶封内是行固佩雙刀著馬袴豪然無忌憚或請驛亭馬駕或公然揮書飲酒肆肉曾無支障之者唯往來屬人目耳蓋自政令之變遷從前所新設之譏察悉去之殆無異平時雖逆旅儘問姓名而已是我之所以往來不妨也自野田二里穿山坂至小瀨村訪里正井樋政之允村上政忠所嘗潛也政之允處國難幽囚三年其婦阿昆能守其家及夫兎也烈公特賞之以鏡面謂可爲女子之鑑者其子五郎兵亦有氣

二百七十二

節果鋭憂國固周施於國事齋藤監物金子孫次郎等皆親
睦於此頗爲北郵之義屋以故擧家循循厚潛政忠雖相去
猶能思慕之於是會我輩至感喜蓋面殆以我爲難相會者
待遇甚厚村頗鄙有淵水邊屋後則談餘與五郎相漁獵以
慰旅思或灑書或談時務淹留七日而去擧家惜別有垂涙
者此間說五郎曰横濱者夷虜之所垂唾尤可相攘者志士
度外之頗足爲遺策若得此間義士數名則結仙藩有志一
時攘之足以激動天下義氣廟堂亦有因是之機會子豈不
欲之乎五郎奮曰固所願耳唯夫府下有志屢困禍變雖外
奮內猶抱姑息非所以相應也不若募此間義民更勸金孫
遣子勇次郎者則足義民已於是約於府下相會議泛中川

九日黄昏至水府上街就逆旅和泉店居一日十一日訪下
街住谷寅之助初相見也一會如故明日下野隼二郎山口
德之進宮本辰之助至皆俊士也終日酌酒悉說關西義擧
京攝時狀於是情好愈厚加見敬待約倶與聳動義氣莫敢
間隔居三日止金若干以贈志士窮乏之人十四日辭曰僕
欲上書於幕府請就閑處而書之於是贈牘於櫻田氏以告
水府時狀遂至新湊黄昏出水府住谷氏送至中川邊遂泛
舟至祝街風雨大至舟中悉濛暮後至祝街就相模屋彦兵
衛者志士之所會飲云則會衆妓歌舞放飲快樂頗極四更
住谷氏先歸云十六日必來會可莫外移也既而撤杯酒姑
閑睡寅刻江口忠八忽來訪者小野村義民嘗潛佐野竹之

助者、眞風政忠等皆之潛、頗欽慕我黨者、故犯夜來訪也、夫誠實之氣見言面、不覺促感涙、至曉明、戲揮書、偶衆妓來待、則命妓磨墨、且飲且書、乘興揮數十紙、府下有志有所嘗請也、妓等乘間或奪去、忠八支之、且笑且怒、頗添興味、更書快樂二字、以與樓嫗、嫗大喜之、遂以揭之壁上、嫗尤有氣節、多年爲志士之所會集、頗觸危難變厄、能脫解之、未曾生過謬、以故雖女子能洞察人物、與他俗樓殆邈異、我所以與之二字也、十七日夜、住谷氏至、一快飲忽辭樓衆妓出意外、殆茫然、則浮舟還住谷氏循循待井樋氏報、有書至云、偶母族有疾、不能遽去、請姑待之、決非違約也、而幕議日趣正路、近有攘夷之氣、而暴擧驚世、亦所以頗觸官情、不若先至仙府、然

二百七十五

後處氣變、則以廿日辭住谷氏、我亦有所贈住谷氏亦有所聽、相送至川口、一快飲而去、午後有雨、至河原子村泊焉、浴潮湯、止三日、作上幕府元老論大赦之書、廿四日、訪田尻濱空窪寺、伊牟田眞風所來潛也、則止金若干謝之、急使飛使携上書、以託住谷氏轉贈之間崎哲馬山岡鐵太郎兩士、伺便宜速上之大相公、又寫回天遺文詩若干篇贈之、廿六日去空窪、至大津、訪西丸帶刀、亦志士也、暮後至平潟、多方探逆旅、悉謝絕、遂宿里正家、水府暴士嘗騷此津、以故不欲舍士人也、至湯元、浴四日、快宴慰氣、過濱海諸驛、至相馬中村、會志士松本某、因是贈書幽客岡部正藏粘關西倡動之狀、且與一詩以慰其情、曰英雄出處總由天、彼子何知我所濺、

二百七十六

正氣渾然終始一、九泉偏欲伴先賢、留二日、至亘更調旅衣、
九月七日、至仙城長町、贈書於櫻田敬助、報云、速來過、於是
夜訪櫻田氏、大賀無恙、且喜關西義擧之有爲、明日戸津氏
至、竟日快飲豪語、艮佐云、兄事既已徹寡大夫、雖公然寓居、
固不妨也、唯夫有策、姑隱忍、於是更作自水府贈櫻田氏之
書、頗論天下大勢、以激動仙藩之狀、則自大夫某致之大守
公之覽觀矣、十日更伴大友某者、自仙城北、至川度泊中新
田、泊川度夜、大書鄉書、使大友氏贈之於清水驛海藤氏以
致之於鄉里、更贈品物數種、在川度五日、村上先反仙城、蓋
彼俗了、不堪無聊也、十九日夜、清大友還、廿日夜、清水海藤
氏携鄉書及品物至、頗詳鄉里狀勢、云擧家皆悅喜國論亦

二百七十七

二百七十八

大爲美譽云、於是明日携海藤、至古川、更書鄉書、且贈金若
干母公及妹辰及荆妾家、悉脩鄉事、廿二日、別海藤、至吉川、
贈書於櫻田氏、欲會集於松洲、遂至松洲、待敬助、二日不至、
則使人促其行、余亦更閑處記潜中事、且去松洲半里強、有
浴湯乃日往浴之、廿七日、敬助漸至相伴至仙城、至此時、山
岡氏亦至、稍詳東都情勢、漸爲正路云、於是贈雙劍於敬助
及宗之進、亦更有所贈、且揮書數千葉、擧家快喜、欣慕無限、
十月七日、辭仙城、更使俊五郎携我書、至遠野江田大之進
姑潛之、以待我動靜、先是至蒲生、泊小野氏一日、遂與敬助
宗大夫、遊壚浦、以尋去秋盟、快宴二日、敬助先反、宗大夫次
之、既辭仙城、意思怏怏、乃作詩云、還斯別手去、豈有婦兒悲、

任重而道遠、剛毅只自期、此行欲自水府至東都遂至京師、然大勢已改、莫復妨我行、與去秋去此地、殆胥壞矣、曉且敬助送至名取川、乃賦詩作歌、快然別手去、至相馬、會松本氏、西氏戶田氏、一夜快飲、頗所囑於周旋事、西氏雖弱、尤有膽氣、復贈書於岡部氏、至湯元、浴四日、途遇仙藩使節遠藤文七郎、自京師還、但自我從坂城、屢贈書於戶櫻兩氏、仙城大振、忠奸相戛、遂受君命、齋藤誠明曰、原稿止於此、今存其舊、不敢增損一字、讀者諒之、

在水府次山口某詩韻

世致大怪物、遂爲積憂不可釋、獨存忠義友、偏結赤心竊相寫、所恃昊天清明日、正氣發被山河、碧山河何尊、平安城、三

二百七十九

千餘年與夷隔、中無涓滴一竿釣士、風只期報七尺、七尺男兒固好飲、宴間雄語四延劇、不似風流詩歌和、醉來自思揚鷹翮、鷹翮未就又傾白、傾白千杯何夫百、起而漫舞天眞態、散盡世紛正氣積、劍攙妖魘口快談、不問旁人笑癡癖、芳槿不羨伴貞松、爲國周旋甘艱厄、豪放酣歌已枕藉、覺來空惜費日夕、

上幕府執事書

臣聞之、上下同心、君臣戮力者、事無不濟、上下相蒙、君臣異志者、功無不隳、方今之時、公武漸合、上下漸穩、將以趣隆盛之治、士民皆仰首而望之、然猶有未安人心者、於是臣昧死謹獻書於闕下、冀取先民詢于芻蕘之言、莫以庶人不識之

二百八十

故廢之則幸甚、所謂所以未安人心者、大赦之令未徧是也、臣觀頻年天下之所以洶洶不穩者、莫不由人心之危、而人心之所以危者、莫不由政事之急也、蓋急之愈危危之愈激、遂至於生不測之變、不可不深察也、自夷事起、公武懸隔上下不相交、朝廷有掛擾之旨、則幕府成講和之說、勉與夷相約結、是以天下人心頗不安、有志者亦皆自犯其分、遂傾心於朝廷感奮之餘、或大義離其主、去國忘家、以周旋于四方、或大孝遺其親、殺身棄族、以奔走於國事、蓋欲上安宸襟於泰山、輝神州之威德于天下萬世、下救生民於塗炭、斥腥羶於七道而已矣、此誠有公而無私、可撫可愛者、而當途之人、不深察其情實、一概目之爲亂化毀治之俗、極迹而追捕之、

悉國而搜索之、殆使有志者跼蹐而步、甜口而言、於是乎遂生戊申之變、冀去內奸而及外寇也、豈非急之愈危危之愈激乎、蓋亦天命人心之所歸向、遂至於此極焉耳矣、然猶當途之人、不能感悟之、愈守其弊、親睦夷狄、而搜探有志者、莫年而不紛紛焉、於是乎又生東禪寺之變、冀以爲絕外之漸矣、然猶莫復其正、益昵親夷虜、所欲與之、所請許之、而芟除有志者日甚一日、遂至欲旋轉　天位、以肆其所欲爲矣、夫天下所仰者昊天、所恃者　聖明之大君而已、今則欲廢斥其所甚尊仰者、以放其所甚痛苦者、誅除有志、年益不已、於是乎有志者莫所措其身、或有奔鎭西、唱動其義氣、以生今春京師之大變者、或有不堪其感奮、遂生坂下之變者、豈不

亦急之愈危、危之愈激者乎、因是觀之、國不易其政令、欲以
驅盡有志者、愈芟之愈出之、遂爲國家無窮之憂、蓋亦神州
之所以爲神州者、果使莫有志者乎、臣懼朱離左袵之俗、蔓
延於天下、必至莫如何、然則此誠可憂可撫者、而直目之爲
亂化毁治之俗、不亦甚乎、今也公武既合、天人舒怒、將與天
下更始、而大赦獨限於在上、未徧下民何也、夫囹圄之痛苦、
一日猶年、非若夫在上幽廢之比也、而彼輩已聞大政既改、
日夜翹首而望之、而淹滯如此、或幽憤沒身、則寃氣充塞、必
爲無靈之祟、此非獨國家失幾有志者、觸天地鬼神之怒、必
妨至治之化矣、何者此輩皆有公無私、忘身家竭國事、曾無
他慮者、假一旦犯官禁、固與他刑徒異其趣、則天地鬼神之

所冥護、其豈可誣哉、且夫爲之父、爲之子、爲之兄、爲之弟、爲
之友者、其初未必有其志、一旦爲之所逮坐、義不可自已、感
憤激厲以發其志者、或爲之散財喪家、以流亡其身者、固不
可舉數、則知一人陷囹圄、必激發數人者、此亦芟之愈出之
理、豈曰資治補化之方哉、夫草莽有志之所以感奮者、未必
不由在上有志之感奮、而在上有志之所以感奮者、亦未必
不由草莽有志之感奮、此乃上下相待而并行者、今也大赦
獨行於在上、而不達於在下、亦豈無偏無黨之道哉、故方今
之時、欲安天下人心、莫若疾行大赦也、變故已還、苟爲國事
犯罪過者、無大無小、悉復其舊、或可贖者贖之、放生者、弔死
者、勉行度外之令、域外之法、則天下誰敢不服、其大恩感其

大義以致其力於　幕廷乎、或有無靈犯化者、爲之父兄族友者、固服其大恩、必訓導誘引之、回之於正道、以給他日報國恩之萬一矣、此人情之理、易自觀者、若夫爲之小吏者、累其小嫌、或懼他日、解其怨、或爲下輩不足以輕重、則亦不知志士之情實者、乃危之急之之道、其勢必至於生不測之大變、以沮至治之化矣、何則獸之困、猶且鬪之、矧抱天地之正氣、忠貞報國家、有公而無私者、假不幸斃於囹圄之中、精魂固已磅礴乎天地之間、萬萬莫愧於地下神靈、則豈有何所顧慮、而不感發哉、因是觀之、大赦誠今日之急務、願執事熟計而行之、則天下皆戴蘇息之鴻恩矣、夫方非常大有爲之時、使騷駅束其足、而屈之槽櫪、此亦助寇資敵之術、雖欲與

天下更始、其可得乎、今乃疾反其道、大行度外之令、域外之法、使人人悉回其心力、以皆致我治、則上下同心、君臣戮力之道、天下何事不可濟、　皇德之軒天地、　幕威之輝四方、須數日而待之而已矣、臣眷惓之情不能自已、愚直以犯尊嚴、莫敢以文飾累明察、唯願熟計之、臣惶懼惶懼頓首頓首再拜謹白、文久二年壬戌閏八月下浣某日、

某作是書於水國潜處、便託之於東都同志某々兩士、以速上之　閣下、但匿名書耳、

上幕府大執權春岳公書

臣聞國家將興也、必有大機會、其將亡也、必失此機會、故明

君賢相之輔翼國家也、未必不乘此大機會也、蓋機會者勢
也、勢之至、非至之日忽至也、必也漸積而然耳、故勢至之日、
方機會既極之時、一日失之、必爲他人之有、不可不深察也、
臣觀方今之勢、乃機會方至之時、不乘此勢而行之、雖有孔
孟之仁智、必不能致之萬分也、蓋乘此勢者、潮生而夏種、不
期然而自然也、苟失此勢、倒行逆施、雖勞必敗、故烈公之賢、
一失其勢、忽爲蹶敗之人、苟乘其勢、雖井伊之奸小、猶屈辱
衆賢、因之考之機會者、實國家隆替之期、明相之所駕而乘
之、俗吏之所坐而失也、故敢陳當今急務三事、固非異論抗
議、亂明聽、唯所從天下人望耳、若其細末、非得面謁、不能盡
之、亦唯擧其綱領耳、其一曰攘夷、比年天下之所以不穩者、

二百八十七

由交易相開已、此乃愚夫愚婦之所共憂苦者、今也　天機
既發、忝有攘夷之令、此亦國家將興之大機會、則斷然奉之、
上以安　天心、下以齊衆思、今時誠爲然也、其如此、凡百之
武備不令而自調、浮食遊懦之民、不除而自去、一令而天下
人心大奮、則使鎭西一大藩爲水軍提督、各急率徒衆至嚴
守京地近海東都諸口、又令沿海侯伯堅守其封内、雖虜犯
莫敢躁擾、守備既具、則令諸虜曰、我國家固禁開港、獨有崎
浦通清蘭已、蓋非拒各國而然也、國少物乏、不足以給其求
也、苟應其求、國家必爭擾、然奸臣當途、欺幼主而自許之、人
心遂忽沸騰、相繼所戮斬、今也有我　皇帝之大命、欲復祖
宗之舊法、以培養國家、以齊一人心、然而宇内之形勢既遷

二百八十八

革、不可一概拒之、則開箱館一港、以應其求已、若夫橫濱諸館舍、期明春悉除之、不然人心奮擾、忽生不測之大變、必爲各國之累矣、於是悉去外國諸吏移之於箱館、堅禁近地應接、虜若來求、皆致之箱館、又急令橫濱之民、速撤其居屋、及其他沿海衝要之地、悉施淸野之術、因形勝、設一大鎭臺、或虜暴至、肅然莫所應、靜以伺其變、則虜亦必有多方誤我之術、而虜情狡黠、唯利之因、假張虛勢、非所容易暴擧也、而我人心愈凝結、守備愈充實、察變相機、斷然加之、必有大勝事矣、蓋兵道變化、一敗一勝、固不足以動其心、唯顧其成功如何耳、夫方此多變之時、此年豐熟、穀粟已饒富、則虜假妨沿海運漕、非復所遽困苦、則天之所以生此機會者、固不偶然

耳、上奉　聖天子之睿明、以大將軍之特達、執事之賢材、廣募天下忠臣義士、奇策運籌之士、信賞必罰、斷然處之、以稱天下之望、則天地鬼神、祖宗神明之威靈、必冥護之、所以雪積年之汚辱、布被神州之化於宇內萬邦者、其機既會於今日、則今日誠大有爲之日、易曰、見幾而作、執事豈得不斷然奉之乎、大綱既張、衆目自擧、若區々細事、非今日所聊拘也耳、其二日大赦天下、頻年天下之所以生異變者、上下不相交也、今也公武既合、大赦行於在上、群賢悉居其位、而未徧草莽有志者、是以人心未和、猶萌不測之變、以致偏黨之詭豈曰之資治之化也、夫草莽之所以殺身棄族、周旋於四方者、皆有公而無私、忠誠以報國家耳、則所以使天下大勢至

二百九十一

於今日之隆盛者、未必無由草莽周旋之一輔助、而赦獨限於在上、而未及此輩何也、請疾下大赦之令於天下、夷變已來、苟關於國事者、死者弔之、生者放之、在幕府者、幕府赦之、在列藩者、列藩赦之、大行域外寬仁之令、天下皆戴蘇息之大恩、必悉致身於幕府、以報其萬分矣、不然復必生不測之大變、懼至累大政、爲夫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良言進、臣往上書備言此等情實、而未聞寬典、冀疾行之、以從天下萬民之望、則幸甚、其三曰教育天下之英材、夫處非常之變者、必用非常之士、故能成非常之大功也、處非常、而用庸衆、猶志千里而策駑駘也、雖勞必敗、今日誠爲非常之急務、　聖王宵衣旰食時、苟爲之臣子者、豈一日

二百九十二

安其枕之日哉、然則今日欲行非常之急務、非速擧用非常之士、非獨變發於下流、懼不能奏征夷之大事業、願執事疾施度外之令、以收天下非常之士、悉盡其心力於幕府、則奏回天之大業、何難之有、而用非常之人、非非常之人、不必能收攬之、則擇幕下豪傑卓犖不群之士兩三輩、以爲之總宰、更設之一館舍、因其材施之俸祿、一切從簡約、而先擧天下馳名之傑士兩三輩、使此輩廣募忠義節烈英偉倜儻之士、有文者備之顧問、有武者充之韜鈐、其如此、天下之士攸攸然至、皆注精神於幕府、上下齊一、以練敵愾之志、則何虜不可攘、何功不可樹、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願執事疾垂大令、急收之、夫以執事之英明特達、若此三事、固不足以累觀

聽然臣等愚直竊察之大政未下廟議猶抱依違而下流輕輩唯取目前苟安之説不能以洞知執事之深謀遠慮動生謗議則懼群小乘之漸施朋黨之論則垂成之大業遂誤此等事也是非獨爲執事深危之機會一失天下各生其心忽爲瓦解分裂之勢噬臍非所復及也夫機不再至天與不取反受之禍不若乘此勢疾行大斷則威權歸于一雖有細言其如之何哉上奉　明天子之倚賴下有俊傑之推戴則回天之大業必自此始願執事熟計而疾行之臣眷戀之情不能自堪敢瀆尊嚴謹拜伏於閣下頓首頓首上之文久二年壬戌十一月十二日

跋

潛中紀事六卷。家兄櫟水潜匿中所手記也。起草於文久辛酉之夏。至於壬戌之冬而止。其間流離崎嶇。辛楚艱難之狀。具錄無遺。如其述懷詩序及上書數篇。則家兄平生所蘊蓄。發爲詩文。縱橫上下。不復假雕琢也。此書雖一時手錄。於當世之事情。犁然可覩矣。鐵舟山岡君慫慂之。使予校訂。以公于世。嗚呼。予也坐繫。數年在囹圄之中。以不能與家兄周旋于志士之間爲憾。今也遭逢聖明之世。保首領而老鄉里。及校此書。追懷往事。不堪感慨之情也。抑家兄發身於芻蕘之中。夙抱大志。欲伸尊攘之義於天下。大聲疾呼。斃而後止。然其忠肝義膽。耿耿不磨者。永存于天壤之間矣。奚俟予之喋喋。

明治二十年十月

齋藤誠明謹識

明治廿一年二月一日印刷
仝　年同三月廿九日出版

正價金九拾錢

發行人　山形縣士族
齋藤誠明
山形縣羽前國東田川郡
淸川村三拾五番地

印刷人　東京府士族
川崎忠雄
東京京橋區築地
貳丁目三拾六番地

矢野玄道　著

正保野史

文久三年（一八六三）刻本

據文久三年（一八六三）

刻本影印

正保野史

曰恭欽古正保天皇。曰諱紹仁。謚曰後光明。後水尾天皇第五子。（或曰第一子或云第四子）母曰繼子。稱壬生院。（或云京極局）贈左大臣藤原公基任女也。以寛永十年三月望（或曰十二日）生天皇于薗殿。天皇幼而風神岐嶷。玄鏡卯達。允明允敏。維潛心問學。巧妙文藻。弱冠勅群卿曰。朕昧々思之矣。苟宰國家撫黎庶者。不可不講習聖賢之道也。造次不可駆役心志于庸物矣。又若曰。老也佛也。雖詹々孛如可聞。然亦維誕杵高尚誇誕之言。是崇是長。意思頗類深遠。而謭陋乃尓。夫惟謭陋。故其爲物。有体而无有用也。兼体与用而有之者。其惟儒氏乎。雖然漢唐之學則訓詁而已。至于窮理析義錙銖不遺邪。則不如趙宋程朱氏之學也。自今而後群卿諸臣。其体朕心。講習討論。惟程朱之從。而曰咸庶有及。則我一人以懌。群臣僉曰。异我皇言。先聖有命。講論九經。一惟鄭孔二氏之襲。因循爲例。爲日多矣。今廢此取彼。奈先聖之法何。不可易也。上曰。吁。若又不聞知乎。仲尼曰。多見擇其善者而從之。程顥亦云。苟泥古而不能施諸今。拘名而廢其實。則陋儒之見。足以論治道哉。朕乃歷觀前世聖主賢臣。其所以孜々頷々日惟不足者。果何與。豈非隨時損益

一

而制其宜。擧其善以遠不善邪。是以功業如彼其大也。所貴於講學其如此而已。故今朕誕告汝。豈敢墜先聖之命。夫惟對揚于先聖之明德。於自我作古也何有。嗟女思哉。群卿僉拜首曰。俞。朝廷於是乎始用新注兼應

二年。春正月。天皇聞布衣源素心通經。延見殿上。聽其講周易。恊旨。賜烏紗巾素紗深衣。以朝制不至三位者不允昇殿。而素心得以處士進講。上常呼之壮白川三位入道不名。禮遇優渥。多有書器之錫。素心父曰久輔。補宮內大輔。出雲國朝山郷人。因稱朝山氏。其先出自清仁親王云。素心字藤丸。号意林庵。幼而孤。勉厲嚮學。受業於五山長老。及長會朝鮮人李文長來朝。文長素有儒名。就見而悦。師之業愈進。霊聲升聞。故有斯命。或称松永遐年亦以布衣召講春秋云。天子若曰。嗚呼中葉以降。皇道陵遲。流俗㝡々乎汙下。以風藻雅尚相靡。至以伊勢源氏諸語當拱璧而極矣。朝綱之解紐。職此之由。我上世聖主賢臣有志于闡明教致德化敷仁政者。朝夕黽勉。倭歌是耽是嗜。非我所聞也。而況於源語等。淫靡浮誇可厭惡乎。朕不復欲見之也。遂不寘之坐側。菊亭公經季至自江戶。獻冠棚手箱副焉。其施手筥以堆漆繪。盖係源語故事。上以故不悦而退之。經季終

二

身悔之。太上天皇素妙倭歌。當時群傑。无出其右。天子
嘗覲上皇宮。會置酒。々方酣。上皇曰。咨夫和歌者。神州
之風習也。萬機餘暇。盍少留心焉。上對曰。諾哉。振古弊
藻之裨益政治。我未能信也。上皇曰。何必其然。強之。闋
宴而退。冷泉氏夕。帝乃使之獻和歌題一百。通宵吟詠
弗措。天未白。而百首頓就。乃使藏人某獻諸上皇。上皇
覽賞曰。不虞斐章之至於斯也。先是上皇不悆。天子欲
親覲之。召所司代板倉某命之。某奏曰。朝覲行幸非常
禮也。非聞幕府之命。則不可。天子曰。若然則宜搆長廊。
自禁垣直接姑射之宮。復道來往。何不可之有。遂搆

三

長廊。親覲焉。皇居恒愛宋人謝氏釋論語克己復禮
云。克己須從性偏難克所克將去之語。天資酷畏雷。因
謂性之偏。蓋在于茲。一日烈風迅雷。命設倚子於簷外。
仰天喑焉靜坐。以至其止。神色自若。上自此不復忌雷。
天皇嘗闢温明殿。御璽覽焉。見韓櫃有藏舍利數顆。嚬
蹙曰。嗟可惡哉。即棄之庭。侍嬪某竊使人藏諸泉涌之
寺云。上使酒過甚。諸大臣難諫之。一夕命宴酒半。德大
寺公公信入諫曰。沈酗傷德。多飲害生。可不畏也。陛下
常以聖賢爲口實。以若所爲求若所欲。不亦異乎。宜与
夫其道及程朱之教。若不相似然。上勃然。按劍而興。意

氣在不量。公信從容奏曰。盖橿原天皇以降。聖子神孫。
陸續接踵。而親自誅戮其大臣。臣未之前聞也。雖然陛
下幸容臣之狂衷。矯陛下之行耶。則臣也雖身首異所。
萬々无恨矣。臣之願也。群僚輔而麾之。上起而入。或謂
德大寺公曰。公之言則當矣。公之志則難矣。惟數奏不
以時。敢批龍鱗。而宴未轂歡。公之失不亦多乎。公曰否。
不然。朕使宴飲過甚。則我心實悼。今也遽止。可謂幸而
已。詰旦天皇召小倉宰相曰。朕大慙德大寺氏矣。是以
通夕悔恨。未嘗交睫。朕欲相見。温言謝之。惟恐渠之不
復朝。柰之何[illegible]可。宰相曰。公信夙業已朝。敢俟後命。上

四

乃進之曰。朕忝公之言。悔朕之行。静言想之。厚顔有忸
怩。請矢自今之後。復將勺飲弗容口。因錫以劍銘畫曰。此
前夕所執物。故以錫公。所以記朕之過也。公信攬涕頓
首。无言而退。天皇自此不復飲。帝嘗聖乎中世學墜于
市井。廢人習士。放恣横議於朝野之典禮。以紊亂先聖
之法。當百寮朝集之日。大書其所蘊胸臆數語。以揭諸
南殿。觀者股栗。又憂戚近大學諸寮蕪廢不舉。曰。彛倫
所叙。教化焉依。急務孰焉。迺將欲下詔征東府。悉復先
聖之舊。議已定而天崩地拆。事終不遂。志士莫不痛憾
焉。天子按万國輿圖。曰。今也武人麻上下非制也。衣服

无祛。雖夷貊弗爲也。且夫軍國之政自武門出。我亦末如之何也已。衣冠之非制其謂万國何。若夫無己。則雖欲嚮古改作何其不可。又不悦攣領皆有志于掃蕩而新之。上英武剛斷。天下侯伯以下至群黎兒童走卒聞其風若靡然莫弗作興。民間或訛言。尾張紀伊常陸等藩侯有奉密旨云云者。兼應壬辰。上勅供獸肉。有司進御以狸内膳。正忌其不祥。不敢忍下手。屢使人代皆不肯。終棄之。尋御清所火。延燒皇宮。上遽遷居于仙洞御所焉。於是天皇夢親駕赤龍以上天。无幾病痘。弗豫。征夷府聞之。使土井大炊及醫人道朔入覲。伏闕乞侍湯藥

五

上不肯曰。朝有典藥某在。於朕而足。何假手于外人。至大漸。大炊恐其得罪也。固請而奉之。天皇生十年。冊爲太子。越一年元服。踐天皇之位。（或曰寛永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策爲親王。二十年九月廿七日加元服。十月三日受禪。十月廿一日即天皇位。）在位十有二年。乃登遐。春秋二十有二。實承應三年九月廿七日也。（或云廿日）十一月（或云十月）十五日。以禮葬于泉涌山陵。天下万姓皆如喪考妣。於是廷議處道朔于流。太上皇勅。殊從寛典。天皇初納左中將源重秀女孝子爲妃而无男。以故皇弟良仁親王立。是爲後西院天皇。于是上皇悲慟不自禁賦歌曰。乎里乎里乎。於毛比伊豆連波。久佐毛伎毛美

流爾奈美陀能佗年奈良奴可波。天子温而栗。老成人或以其務採舊弊過高。不太嗜倭歌。專心洛閩之學。恐先聖典常之終于不振。有諫之者。上諄々然誨之。辭理明晰。諸人不覺歎服。天皇若曰。以儒鳴世者。牛毛不翅。如夫祖述程朱氏。獨以藤原惺窩爲宗。嗚乎其功烏可没也。寵錫御製序冠其文集。士林榮焉。嘗賦白牡丹曰。双枝白賁冷如水。料得丘園培養勤。植物猶知守孤操。世間豈毋箇人文。遠寺晩鐘云。宿雨空濛古梵宮。老僧歸去暮烟中。丁聲彷彿疎鐘響。雲外夕陽秋意濃。四方拜曰。霜滿雲階天未曙。画屏銀燭照中庭。當時曾自幸

六

河上。千載綿々禮七星。古池云。池上塵埃人不掃。古槐疎冷老松濃。杜鵑寂寞呼昏黑。木槿蕭條引曉紅。細浪生時星晳々。圓紋没處雨濛々。眼前愁殺眼前事。佇立廻垣思不窮。山家云。午睡覺无情長吟。登彼岨。雲收遠樹青。日落暮山紫。曉行云。千山如夢過。万水滌懷行。林際曉風冷。雲間殘月清。其蜚藻煥炳多斯類。其在殯宮也。諸大臣皆率由舊禮。將荼毘焉。或有距。親臣德大寺三條小倉諸公者。是以不得與於廷議。有鬻魚出入禁門者。呼八兵衛。聞之慟曰。嗚乎聖天子。何天命之薄。可奈之何。生平之志。至死不奪。匹夫猶尚重之。況於万乘

之君乎。荼毘蓋非道也。令夫大行行道德闢邪説。疾浮屠之虚誕最甚。而其送終猶從事於所作邪。小人所不甘心也。請敢百諫而止之。不能則死之。因奔走于仙洞後宮暨親王家卿百辟之門。號哭悲泣。敢請止荼毘以從大行之志。又嚇泉涌僧徒曰。火化之不協大行在天之靈也昭々矣。此而莫止。則天災地妖。何所不至。朝議偉之。遂從其言。蓋自藤原御寓天皇之後一千有餘歳朝廷於是乎止火葬焉。蒲生秀實曰。匹夫有志。何事不成。上之人而不爲則可恥之甚。不亦善乎。其言之也。如夫八兵衛。可謂忠且仁矣。

七

賛曰嗚呼天祚末欲平治天下乎。既已降若叡聖。而又邀奪之。玄道竊惑焉。蓋自皇祖降襲照臨于寓内殆五千年矣。雖道有興廢。時有汚隆。然聖子神孫。克繼述天業賢相名臣。勅與在朝。各奉皇職。奕世无敢失墜。是以仁澤洋溢于八表。万古如一日。嗟盛哉。固不可与諸蕃仝年而語也。恭惟

今上天皇繼聖明叡。規模曠遠。夙懷大有爲之略。加以健剛勇智之德。順考神聖之道。恢弘天祖之業。玄道是以見非掃蕩五洲。包括八紘。使日月所照。天地所覆載横目之民子來臣服。以朝貢于吾平安之京。則不息也。此雖時運使然。峻德所致。自非天祖及正保皇帝在天之靈祐諸冥々之際。則焉能若是。嗟天祖豈其未欲平治天下焉哉。

文久二年春正月　草莽之臣矢野玄道敬誌

○

余嘗讀正保遺事及山陵志。深感八兵衛之忠節。仰慕有年。今友人矢野氏有正保野史之撰。其忠節眞爲不朽。不亦偉乎哉因録余所考索數事。以附卷尾。

忠夫七世之裔。現在京之丸太町。富小路之東。世呼河内屋八兵衛。称於久氏。累世以貢供御魚爲業。嘗家于禁垣中。先是罹災家財蕩燼。故譜系絶无傳云。僅傳忠夫享年六十又四。没葬于京東大光寺。蓋先塋所在。纔存斷碑。勒云貞享五年戊辰十

八

月八日。賀屋道範。貞享二年乙丑十二月四日。淨屋清春。道範。則係浮屠氏所追謚。清春蓋其配也。因茲推之。其生在寛永二年乙丑。承應三年。則年實三十矣。其子以寛保二年死。浮謚曰淨譽道清。其妻以正德元年死。法謚曰到譽涼清。其所考索僅々此已。而血食不斷以至于今。豈非忠節之遺澤哉。余欲爲創一祠以安忠魂。并記以告仝志君子焉。

文久三年春二月　左京　川喜多眞彥記

補遺。　尚齋雜談曰。天皇素懷大志。甚嗜擊劔。板倉重宗就傳奏氏奏曰。使征夷府聞之。必不喜也。陛下苟莫止之。則臣將屠肚入地。天皇默而不應。及屢諫。然後勅云朕未嘗睹武之人割腹也。宜築壇于南殿。而自盡焉重宗慚謝事稍得解。征夷府聞者咸憚服。



謹刊館中
布告同志
不附商賈
漫示庸徒

藤（碧川）好尚 撰

稽古要略

安政三年（一八五六）活字本

據安政三年（一八五六）

活字本影印

例言

一世之爲學者、多唯讀漢籍而不讀皇典、是以不知[illegible]世神皇之道、不辨華夷内外之分者亦不少矣。今錄神代之大要、外国來往之概略、以爲童蒙稽古之階梯、仍題曰稽古要略。其用漢文者、儒流之人或不欲見我古言故也。

一本文竝據神典国史及諸家記傳之正者、然以要略而記、自有與原書異者、看者恕焉。

一注文議論亦撫先賢確說、理宜揭其名、今恐渉于繁冗、故略之。

○卟古學畧凡例　○全

一神名之字從日本紀、以其簡也。

一此篇務要簡、故論說之渉考證者、悉省而不錄。若欲知其詳者、當就卷中所擧諸書而見焉。

安政三年丙辰春正月　緑河亭主人識

稽古要略

綠河　藤好尚謹撰

古天地未生之時有神焉號曰天御中主神曰
高皇產靈神曰神皇產靈神。
古事記序云乾坤初分參神作造化之首蓋
此三神掌造化之功觀其名而可知也顯宗
天皇紀月神託曰高皇產靈有預鎔造天地
之功產靈者產出萬物之神靈也御中主之

德不可以言述故唯以此爲號夫萬物者天
中所有既稱曰天中之主神其爲萬物之主
不言而明矣。〇按漢所謂天帝竺所謂梵王西洋所謂造物主皆言主造化蓋訛傳此三神與
天地初判而神在其中曰可美葦牙彥舅神曰
天常立神。
以上五神稱之別天神並在天之神也。
曰国常立神曰豐斟渟神曰泥土煮神沙土煮
神曰角樴神活樴神曰大戶道神大戶邊神曰
面足神惶根神曰伊奘諾神伊奘冉神。
以上稱之神世七代並在地之神也。
天神勅伊奘諾伊奘冉二神以修理固成国土
二神以矛探海潮沫凝而爲嶋名於能碁呂嶋。
言自凝也。乃降至其嶋生大八嶋。我神州即是及山川草
木萬物。
按生嶋国万物人多疑之說見古事記傳三

大考靈眞柱等以繁故略。
後生日神曰天照大神次生月神曰月夜見尊
示曰進雄尊其天照大神光華明彩照徹六合。
故令治高天原。
高天原者天界之總稱天照大神者在日界
而主天故稱日神夫天地間莫貴於日故日
神示天地間無上至尊也。
進雄尊初任以天下然此神請適於夜之食国。

勅許之。

按天下一書作滄海潮之八百重蓋謂地球万国也。說詳于古史傳及靈眞柱。夫天照大神任以高天原而天下對高天原而言之其爲地球万国之總稱可知矣。夜之食国者月界之名也。此神主月界故稱月神。○按日月皆是世界。見雲笈七籤長阿含經等。西洋亦有精說。當觀三大考靈眞柱赤縣太古傳印度藏志等。

此神曾孫曰大己貴神亦名大国主神與高皇産靈尊之子少彦名神相共經營天下復定療病之方禁厭之法。

是醫藥呪禁之起也。

又頒遣其子百八十神於天下四方国使衆庶蒙恩頼。

天下四方国即地球所在万国之謂也。此神之大祖進雄尊初任以天下故至於此神使其子含養教導四海万国蠢化之民也。

其後少彦名神乘粟莖而渡於常世国焉。

按常世国者本謂神仙之幽境因以稱海外絶域人所不易到之地也。初此神自天上降於海外中來於神州祐大国主神之績後復去適海外。是知海外諸国皆此神之所創闢也。文德天皇齊衡三年常陸国大洗磯前有兩奇石在於海濱小石二十餘亦在其傍時有神託曰吾是大己貴少彦名神也。昔造此国訖去往東海今爲救民更復來歸官爲立社祭之。延喜式所謂大洗磯前酒列磯前藥師神社是也。謹考常陸即我国東極在此而稱東海者奚得非亞米利加洲哉神功皇后歌曰在常世石立少御神。今聞亞米利加国祭石以爲神此蓋祭此神之義也。又漢武内傳云青眞少童君形有嬰孩之貌。又佛書有鳩摩羅天譯云童子蓋皆此神而已。嗚呼我神之

造海外如此者、豈無其故哉。蓋神州者萬国之大宗、天孫統御之地也。夫日光照臨万国、其尊無二、而其神生於此国、且其孫永都於此国。此知皇国為万国之宗、實是公論矣。故欲使彼諸国事物貢諸天朝、以贊皇猷也。是以海外諸国古來欲結好於我、如三韓任那。每歲無闕朝貢。至彼赤縣、隋唐以降互相來往。及于當今、諸蠻舶輻輳、亦為之故也。惟如蒙古擧兵入寇、十万之衆溺於海底。豈非万代之龜

鑒哉。嗚呼尊哉。

天照大神之子曰正哉吾勝勝速日天忍穗耳尊。此尊娶高皇產靈尊之女萬幡姬兒玉依姬命、生天津彥火瓊々杵尊。於是天照大神以天孫瓊々杵尊、定為天下之主。乃授三種神器、祝曰、吾兒視之、當猶如視吾。寶祚之隆、當與天壤無窮矣。

謹按、三種神器者、八咫鏡、艸薙劔、八尺曲玉。

是也。其鏡則為天照大神之神靈、以祭鎮之於伊勢度會。劔則祭之於尾張熱田。唯曲玉一種留於皇許、以稱神璽。故非皇統者、不能得神璽。不得神璽者、不能昇皇位。自天孫降臨、以至于今、百二十餘代、七十餘世。皇統連綿、與天壤無窮。嗚呼隆矣哉。皇祖之誓、渉于万世、無有差矣。宋主嘗歎曰、此古之道也。然赤縣之風、自古以降、王統不定。伏羲以來、更

姓者三十。其間簒弑不可枚擧。遂蒙北狄侵奪而止矣。夫赤縣自稱中国華夏。然猶如此。況諸外蕃、豈能有如我国者哉。

天神復勅天兒屋命中臣氏之祖也。藤原亦同祖。天太玉命齋部氏之祖也。使專主祭祀、以輔佐朝政。是皇朝之所以祭政一致、以敬神為萬機之原也。

孝德天皇問悦以使民之道。蘇我石川麻呂大臣奏曰、先以祭鎮神祇、然後應議政事。禁

祕抄曰禁中作法先神事後他事菅家遺誡曰本朝之綱敎者以敬神明爲最上職原抄曰以神祇官置諸官上是神国之風儀重神祇故也

當是之時此国多邪鬼故遣經津主神（下總国香取神）武甕槌神（常陸国鹿島神）驅除平定於是大己貴神示讓顯露之事於天孫自隱於八十隈以治幽事仍造社於出雲国以篤祭祀之

出雲国杵築大社是也八十隈者卽幽冥界也顯露之事者天皇所爲政令幽事者鬼神於冥々之中所爲也按漢籍謂人爲陰善鬼神福之人爲陰惡鬼神禍之佛書謂修善者生於天道人間作惡者墮於地獄鬼畜此等之類皆此神之所主宰也

於是天孫降於日向高千穗山遂都於笠沙而居焉乃娶山神女木華開耶姬生彥火々出見尊此尊娶海神女豐玉姬生鸕鷀草葺不合尊以上此謂神代（日本紀弘仁歷運記等謂自天祖降跡至于神武天皇一百七十九万二千四百七十餘歲今據古曆推之自天孫降臨至神武天皇元年辛酉實二千四百有二歲彼赤縣伏羲氏卽當天孫之時說詳弘仁歷運記考春秋命歷序考）

此尊娶海神女玉依姬生神日本磐余彥尊此尊發自日向誅戮逆賊造宮於大和国橿原以卽天皇位此爲人皇之初後諡曰神武天皇是也

從此天皇元年至今上皇帝一百廿二代二千五百十六年久哉盛矣

人皇第十崇神天皇六年遷鏡劍二種於大和国以祭天照大神六十五年任那始朝貢第十一垂仁天皇三年新羅国王子天日槍歸化

據姓氏錄曰稻飯命者新羅王之祖（稻飯命是神武天皇之兄）然則日槍是蓋其後裔耳

二十五年遷天照大神宮於伊勢第十四仲哀

天皇九年。有神託使征新羅。天皇不從。俄而崩。皇后氣長足姬尊（後諡神功皇后）敦祭神祇以征新羅。新羅及高麗百濟皆悉歸服。乃誓曰。自今以往。非天日出於西則每歲無闕朝貢。

夫皇國者四海之大宗。萬邦之本主。故海外諸蕃宜稱臣而朝貢也。然三韓最近于我。而不敢來朝。是神之所以使征之歟。今也諸蕃傲然不稱臣於皇朝者。時未至也。然彼來而通信。安知今之互市後來不變爲朝貢耶。

第十五。應神天皇十六年。百濟獻論語千字文。皇國有漢籍此爲始矣。

按諸國各有文字。然至其義具者則唯漢字耳。且彼土文物粲然可見。故聖皇取以潤色我道也。昧者或謂。吾上古無道。故假漢制。大誤矣。我太古無爲之治。不言之化。莫尚焉。而且取漢家之教法者。猶飽膏粱者。亦不廢藥餌耳。

第二十九。欽明天皇十三年。同國復獻佛像經論。皇國有佛法此爲始矣。

佛之爲教。大悖倫理。故伊勢神宮嚴忌佛事。然因果報應之談。或足以知幽理。此豈神之所以使致之于皇國歟。（佛法之害。先賢多言之。今不煩辨。）

第三十三。推古天皇十五年。遣小野妹子於隋國。買求書籍。兼賜書隋主。其文曰。日出處天皇致書日沒處天子。隋主使裴世清等從妹子來。自此之後。歷朝往々有遣唐使。

皇朝遣使於赤縣。實此時爲始。而赤縣之書。往々載神功允恭雄略等朝與彼通好之事。是蓋西鄙國造縣主等私事。非皇朝之使也。（說詳于馭戎慨言。）夫我天皇者萬國之大主也。是以萬國之稱帝稱王者。皆莫非我皇之臣矣。而天皇尊彼王稱以天子者何也。當時聖德太

子攝萬機。而太子欲多得儒佛之書。(經籍後傳記有徵。)故不得不使彼悅以貢之。此所以尊彼稱天子也。或謂彼土非蠻夷。亦非我臣屬。故爲對偶之禮也。是不然矣。何者光仁天皇紀。遣唐使奏曰。今唐客隨臣入朝。迎接祗共。令同蕃例。又領唐客使奏曰。新羅朝貢使云々。渤海國使云々。今領唐客。準據何例。又大寶令。置彼邦於蕃國之例。姓氏錄收秦漢之裔於

蕃別。此皆可以知古之制也。後世儒者不達古禮。妄以彼稱中國華夏。貶我爲東夷。可謂冠履相倒矣。

第四十二。文武天皇大寶元年。撰律令。第四十三。元明天皇和銅五年。撰古事記。第四十四。元正天皇養老四年。撰日本紀。(令及二紀全存于今。但律殘缺不全存。)第五十九。宇多天皇寛平六年。菅原右大臣。奏停遣唐使。(此公之盛德。世人所知。故不贅之。)第八十九。龜山

天皇文永十一年。蒙古入寇。第九十。後宇多天皇弘安四年。亦入寇。時大風忽起。其軍艦三千餘艘軍卒十餘万人。沈沒于海底。世謂之神風。蓋神明之冥助也。

按自開化天皇至于一條天皇。異國賊來二十六度。(見一代要記。)然皆纔犯邊疆而已。至文永弘安之事。以蒙古強大之勢。猶不能勝皇軍。且也神風大起。鏖十万之衆。嗚呼大哉。嘗聞

蒙古之主。赤縣多有天助。而及犯皇國。則天唯助我皇國。此可以見我國體之與外邦天淵矣。

第九十九。後小松天皇應永八年。前征夷大將軍足利義滿。遣使於明。明主封之于日本國王。且贈以明曆。

義滿擅天下之權。而稱臣於外國。以受彼之封爵時曆。其損國體甚矣。故神明赫怒不幾

而薨。事見義持將軍示明使書中。嗚呼可不懼哉。

第百四後奈良天皇天文十一年。西洋人來於豐後乞通商傳砲術。第百六後陽成天皇文祿元年及慶長二年。豐臣太閤征朝鮮遠耀勇威於明國。

夫三韓者。神功皇后已來奉仕於皇朝。而文永弘安之事。高麗導蒙古軍且闕朝貢數十年于茲矣。太閤之征雖未言正其不臣暗合神后之意。嗚呼偉矣哉。或議公之失德。然其功足以掩其非而已。故今書此以爲獲麟云爾。

三百部限碎板

伊吹廼屋先生及門人著述刻成之書目　塾藏版

○古史成文 神代部　三卷
○古史徵 神代部六冊 開題記五冊　十一卷
○古史傳 自初卷至廿四卷　六袟刻成
○古史本辭經 五十音義訣　四卷
○神代系圖 折本箱入　一帖
○同 小折本　一帖
○同 挂軸料　一枚
○靈能眞柱　二卷
○神拜詞記　一帖
○玉多須喜 二帙　十卷
○太元圖說 石摺　一幅
○學神号 同　一幅
○万聲大紵譜　一幅
○弘仁曆運記考　二卷
○神字日文傳　二卷
○疑字篇 日文傳附錄　一卷
○皇國度制考　二卷
○祝詞正訓　二卷
○大祓詞正訓 折本　一帖
○天津祝詞考　一卷
○古道大意 講本　二卷
○靜乃石屋 同　二卷
○皇典文彙　三卷
○童蒙入學門　一卷
○入學問答 附著述書目　一卷
○牛頭天王曆神辨　一卷
○醫宗仲景考　一卷
○古今妖魅考　三卷

○刻成書目　○全

○鬼神新論　一卷
○春秋命曆序考　二卷
○出定笑語 講本附錄　三卷
○悟道辨 講本　二卷
○伊吹於呂志 同　二卷
○俗神道辨 同　四卷
○大道或問　一卷
○木匠祖神号 石摺　一幅
○德行式 同　一幅
○立言文 同　一幅
○武道祖神号 同　一幅
○醫祖神号 同　一幅
○赤縣歷代尺圖　一枚
○荷田翁啓文　一卷
○太昊古易成文　一卷
○赤縣太古傳成文　一卷
○
○
○宮比神御傳記　一卷
○天滿宮御傳記略　二卷
○日女島考　一卷
○神字彙　一卷
○古學二千文 同號例　一卷
○草木撰種錄　一枚
○神德畧述頌　一卷
○古道訓蒙頌　一卷
○卟古要略　一卷
○瘞儀略　一卷
○葬事略記　一卷
○
○祭典略　一卷
○祭文例　一卷
○
○神事略式　一卷
○
○

鹽谷宕陰 撰

丙丁炯戒録

天保十一年（一八四〇）序刊本

據天保十一年（一八四〇）

序刊本影印

丙丁炯戒録序

世傳丙午丁未之歳古来多有災異宋紫望著一書稱丙丁龜鑑自周秦至五季歴舉其證以存人主之戒其意懇矣　濵松侯讀此即有所感因命其臣鹽谷世弘廣撫我前史所載遂成

是編其發凡起例一徴紫氏之撰名之曰丙丁炯戒録皝居恒瀏觀史書灾異之至固雖出於天數而未嘗有不由於人事者故洪範陳庶徴而休咎惟其所取果知非天厄人人自為厄可不懼耶抑謂天之降災異猶人之罹疾病苟當疾病而能藥治則可以救危為安值灾異而能儆懼則可以變孽為禎矧復先其幾而防其兆預為之戒備則災異疾病何由而起然則是編雖小亦慎德之明戒而醫國之良劑也　侯之此舉其有補燮

理豈淺尠之云乎追刻成見徴鄙言乃題簡端以還之

天保十一年小春月林皝撰





河三亥書

丙丁炯戒録序

天地之道。以生生爲常。既其生物也。無不欲亭毒而長遂之。然其運有常變之數。而常變各有盛衰之異。不必謂常吉而變凶。故其有常變盛衰。亦常理也。乃其所以爲生生也。夫人道順承乎天而已。運常則處常焉。數變則處變焉。有盛衰則處盛衰焉。唯敬以不鑿於天。戒以不逆於數。是之謂

順承乎天。若其不然。必致凶禍。此則人自取焉耳矣。宋紫望撿知丙午丁未之歲多有災害。嘗著一書。曰丙丁龜鑑。我　拾遺濵松侯夙入　臺閣。厲精圖治。一日讀紫氏之書有所感。因命儒臣鹽谷世弘。裒録本邦古今丙丁之事。名曰丙丁炯戒録。效紫氏也。編成。蒙眎。且見徵叙引。坦乃曰。善夫。　侯之有此舉也。君子之戒。固在於平日。不在於臨時。知運之有變。而敬懼不弛。察物之有數。而戒備不忽。乃能順乎常變。各處之靡弗中。是其所以無患也已。書云。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此之謂也。惟常人不能然。苟偷安於無事。而驟戒於臨時。是以有凶矣。　侯之此舉。蓋欲使人之有鑑乎前古。以知所懼。預爲之備也。此其有益於世道人心也多矣。凡讀此編者。能

體　侯之心。惕然敬懼。預備有餘。則庶與贊其燮理之一端。抑又順承乎天之道然也歟。乃書此以弁諸簡首。

天保庚子歲春季中澣佐藤坦謹叙





題丙丁烱戒錄

術家稱。厄運有定數。禍亂所由以生。吾意不然。天因人而成。人輔天以行。命可自我而制也。國之有亂兆。猶如釜鑊之

有璺坼。錮而塞之。滲漏之害太矣。治具雖善。而閱久則弊。明者察其故。更而張之。禍亂何由而萌也。予日者讀宋柴望丙丁龜鑑。美其論譔之

意。命臣鹽谷世弘。倣以拾錄前古實迹。以備世鑑。非謂丙丁之歲必有災厄也。大氐天道六十年一變。人事亦然。鑒諸古而省諸今。致其寅亮。

以勅天命。治亂之數。來除存乎其人矣。易有之。變而通之。以盡利。天下之利。豈有窮極哉。要在於隨其時而裁其宜焉耳。

天保己亥暢月中浣

源忠邦





臣

岩﨑勝與謹書

郁嘉平刻

丙丁炯戒録卷上

臣 鹽谷世弘 謹輯

用明天皇

元年丙午

二年丁未

元年。夏五月。穴穗部皇子遣大連物部守屋率兵擊三輪逆殺之。逆者先朝之寵臣也。時敏達帝之喪尚在殯。逆衛殯宮皇子

欲烝炊屋姫皇后。強入殯宮。逆拒而不納。故怒而殺之。大臣蘇我馬子時在皇子所。嘆曰。天下必不久而亂矣。守屋曰。非汝小子之所知也。

二年。春。帝不豫。厩戸皇子侍側。祈佛誦經。帝因欲事佛。以其無故事。召群臣議。守屋與中臣勝海奏曰。舍國神而祈蕃神不可。馬子曰。宜從叡旨。即延僧入内。厩戸握馬子手。泣曰。非大臣歸心福田。誰成今日事者。馬子叩頭曰。殿下務興佛法。臣死日猶生年也。守屋睥睨二人。意色俱惡。厩戸謂左右曰。大連昏因果之理。禍今至矣。馬子遂與厩戸謀殺守屋。先令舍人迹見赤擣伺間擊殺勝海。守屋乃退居阿都。備兵自衛。夏四月。帝崩。繼嗣未定。守屋欲立穴穗部皇子。馬子遣兵殺皇子。遂圍守屋澁川

第。滅之。先是。敏達朝佛法漸行于世。馬子首崇信之。守屋不悦。乙巳春。大疫。人民多死。守屋勝海俱奏曰。自先朝以逮陛下。疾疫流行。生民將絶。此豈非由馬子首倡佛法歟。請詔禁之。奏可。守屋躬自往寺。毀塔宇燔佛像。弃餘燼于江中。遣吏逮馬子所崇信三尼。奪其衲衣。撻之市。馬子甚怨。是時京師患瘡。死者頗多。有言焚佛之祟也。

夏。馬子寢病。請禱佛。帝性聰明。素不信佛。乃詔馬子曰。汝獨爲之。勿煽他人。秋。帝崩。及大殯。守屋與馬子相斬。怨隙益深。卒及難。馬子既殺守屋。肆暴益甚。遂弑崇峻天皇。立炊屋姬爲天皇。在後五歲。

臣世弘謹按。自　神武帝奠都橿原。至於　用明帝。爲載一千二百余歲。次丙午丁未者二十。今皆闕而不錄。非記載不詳也。上古民淳俗樸。加以神聖繼與無爲而治。歲雖丁厄。而天不見災變也。豈非所謂帝王盛時。格心有道。則變異踈者哉。至於中世。竺教東流。天下始多事矣。欽明天皇十三年。百濟國獻佛像佛器及經卷。在用明天皇即位卅三年前。是爲竺教東來之始。若物部蘊我二氏之事。疫癘之死人。謂之奉佛之禍。嫉佛者之私論也。物部氏之被殺。謂之焚佛之祟。亦佞佛者之私論也。要之天道玄遠不

可測。物部氏惡佛過激。自取人怨。非中道也。至於馬子。則溺滅罪資福之説。以爲佞佛可以消罪惡。陰姦猾賊。無所不至。竟成滔天之大惡。是則邪説之害顯然見於十目者也。後之爲人主者。可以監矣。

孝德天皇

大化二年丙午

大化三年丁未

大化二年。越後國鼠相率東徙。晝夜不絕。三年。造渟足柵。越後國。置柵戶。人乃以鼠徙爲造柵之兆。明年治磐舟柵。以備蝦夷。始置柵戶。磐舟郡亦屬越後國。

○先是皇極天皇元年壬寅。冬。地數震。天數雷。二年癸卯。春。風雷數作。隕霜傷草木。夏。大風。雨雹。凍寒。人重襲綿袍。是時蘊我蝦夷握朝權。驕肆甚。造家廟於葛城。祭以天子之禮。嘗告病不朝。脫所著紫冠。私授其子入鹿著之。以擬大臣。代己視事。又使其弟冒母姓。私稱物部大臣。於是入鹿自專政柄。威燄過父。冬。入鹿密謀廢上宮王

等、立古人大兄皇子、而忌山背大兄王威名。遣其黨率兵襲之、王及妻子自經而死。中臣鎌足者。天兒屋根命之裔也。博學有器畧。見入鹿專横圖危國家。慨然有匡濟之志、竊察宗室諸王可輔以濟功者。屬心中大兄皇子。會蹴鞠法興寺。皇子靴脫。鎌足跪奉之。因得親近。遂告故。懼謀漏。同受經南淵先生。密議中路。乃使皇子結婚蘊我石川麻呂。又引佐伯子麻呂葛城稚犬養網田爲援。四年夏。三韓入貢。皇子謀因其進調之日舉事。及期、帝御殿。入鹿侍。皇子戒守門者鎖絕出入、聚衛士一所、如將賜物。自執長槍立殿側、鎌足持弓矢從焉。授劒子麻呂網田斬入鹿。謀既定。石川麻呂前讀表。將盡。子麻呂等不敢發。石川麻呂流汗聲顫。入鹿怪問故。對曰。天威咫尺。不覺乃爾。皇子恐失機。直入斫入鹿中肩。子麻呂等繼進。遂殺之。皇子又遣巨勢德太古誅蝦夷。事平。帝傳位于輕皇子。改先帝四年爲大化元年。

臣世弘謹案。大化丙午丁未殊不見災厄。前二三年則天裁如彼其頻也。姦賊如彼其肆也。蓋數有盈縮、而能盈縮之者乃在於人矣。中大兄皇子、天縱之聖也、鎌足公、曠世之傑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入鹿既戕天支。堅氷將至。雲龍會合、乃戡而定之。以善其後、厄運爲之一縮。古人有言。君相造命。豈不信哉。

臣世弘嘗讀史記。疑所謂蝦夷者。頃有異聞。與此所錄造柵備夷之事涉。因附記于此。謹案。元祿中喝蘭人檢夫爾來貢江戶。有紀行一編。記我土之風土物情頗爲詳悉。中有云、韃靼舉兵伐日本。

登陸保據者五十年。日本莫能掃蕩。當紀元七百九十九年。大爲其將田村麻呂者所敗、而種類殲焉。推干支、彼七百九十九年當我　桓武帝延曆十有八年。舊史稱、　帝天資好武、延曆中蝦夷屢反。用紀古佐美阪上田村麻呂等征之、邊陲遂寧。由此而知、古所稱爲蝦夷者、韃虜或時間之也、當時我武方盛。人

慣兵革而韃虜烏合其鏖於一舉也宜今則韃之彊大日滋而我之武備少近乎玩嬉傳有之天下雖平忘戰必危為民之司命者可不畏而備焉哉

文武天皇

慶雲三年丙午

慶雲四年丁未

慶雲三年春閏正月京畿及紀伊因幡參

河駿河等國並疫給醫藥二月河內攝津出雲安藝紀伊讚岐伊豫七國飢並賑恤之夏四月河內出雲備前安藝淡路讚岐伊豫等國飢疫遣使賑恤秋七月丹波但馬二國山災大倭國狹嶺山火東海東山北陸山陰山陽南海六道飢遣使賑給之大宰府言所部九國三島亢旱大風拔樹損稼遣使巡省因免被災尤甚者調役

四年夏四月天下疫飢詔加賑恤丹波出雲石見三國尤甚奉幣帛於諸社五月圻内霖雨損苗遣使賑之

臣世弘謹案慶雲丙午丁未飢疫荐臻賑濟屢下以今測之宜國用虛耗聚斂繼興人情洶洶而時不獨無斯事　帝在位十一年前後除租賦免庸役恤天下窮民與耆老者不可勝數史臣稱為

丕治極盛之時顧何以致之哉孔子不云乎節用而愛人又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後儒廣其說曰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　帝天縱寛仁淹貫經史用心政事即位之初勅忍壁親王藤原史建制度定禁令其於節用盡矣是以國無侈費廩有預備而仁澤淪於民心天災雖頻而不

能爲人害也。所謂有仁心仁聞而善行
仁政者。於　帝見之。人主之不可無學
術也。於是乎昭矣。

稱德孝謙天皇

天平神護二年丙午

神護景雲元年丁未

天平神護二年。冬十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壬寅。授大政大臣禪師道鏡法王位。道鏡河内

人。少爲僧。以禪行聞。入内道場爲禪師。帝厚寵之。頗有醜聲。天平神護元年拜太政大臣禪師。大僧都圓興法臣位。山階寺僧基眞
法叅議大律師。以大納言吉備眞備爲右
大臣。初基眞挾左道咒縛童子。教説人陰
事。又作毘沙門像。置小珠數顆於前。稱現
佛舍利。道鏡欲爲己瑞。以眩衆。乃諷帝赦
天下。賜人爵一級。帝大悦。迎舍利入宮。使
百官主典已上拜之。以道鏡善教導僧徒
感得舍利。詔特置一階於正一位之上。曰
法王。以授道鏡。令百官禮拜。并基眞等拜
授有差。圓興基眞師也。於是道鏡乘鸞輿
出入。服食一擬供御。政無巨細莫不取決。
是歲。日向大隅薩摩大風。桑麻盡損。大隅
海溢。新出一島。震動不息。河内和泉志摩
石見淡路多褹島飢。

神護景雲元年。春三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是歲。山背志摩尾張鐵和泉五穀不登。美
濃比年亢旱不稔。後二年神護景雲己酉八月有和氣清麻呂配流事。先是。太宰廟祝阿曾麻呂希旨託宇佐八幡神語曰。令道鏡即皇位。則天下太平。帝乃令和氣清麻呂詣宇佐奉幣。臨發道鏡瞋目按劍謂之曰。使我得所欲則授汝太政大臣。否則處重刑。清麻呂往至宇佐。祝禱通宵。還復命于朝曰。臣親受神勅云。剖判以還。皇家一系統。道鏡何爲者。敢覬覦神器。大逆無道。帝默然。道鏡大怒。斥爲矯誣。奪官位姓尸。安置大隅國。然禪位事由是竟寢。

臣世弘謹案。孔子曰。器與名不可以假

人。帝既寵妖僧爲大臣。又重之以法王之號。假名孰有過之者哉。至於服御擬乘輿。庶政自己。則又假器之尤甚者也。佛法王法如鳥之兩翼。爲後世髡徒恒言。及　白河帝乃有三不如意之嘆。白河帝嘗云。天下不如朕意者三。雙陸采。鴨河水。與叡山僧徒也。終令王室陵遲。究其源得非　帝爲之嚆矢乎。抑　臣則又有感焉。當是時。黃備公職

爲大臣。尊爲帝師。才藝文學負一代之重望。而見妖僧之縱姦。曾不一言以諫之。不獨不諫。又隨而俯伏拜趨。靦然不知愧。較諸和氣氏直節貫日月。何啻霄壤。前賢有言。士之可貴者。在氣節。不在才智。國家可使數十年無才智之士。而不可一日無氣節之臣。觀於和氣黃備二臣可以見矣。國家教育人才。不可不知所尚也。

淳和天皇

天長三年丙午

天長四年丁未

天長三年春正月庚午夜。左兵衛府廚院火。壬申地震。是日以左兵衛火有焚死者。祓除南庭。辛巳地震。庚寅又震。二月地震。夏四月地震。六月地震。冬十一月地震。十

二月地震。是歲帝幸南池。又幸神泉苑。又獵芹川野。栗前野。大原野。

四年夏四月地震。秋七月地大震。廬舍多頹。是月至十月地數震。殆無虛日。或有聲如雷。八月大風。屋宇顛覆。冬十一月癸酉。地震。庚戌大震。聲如雷。壬午又震。丁亥又震。十二月戊子地震。己丑又震。辛丑轉讀大般若經於大極殿三日。以禳地震之災。

癸卯地震丙午又震是歲帝幸南池又幸
神泉苑釣魚
臣世弘謹案昔者楚莊王見天不見妖
而地不出孽則禱山川曰天其忘予歟
若莊王之心倘逢其變則不徒止也是
以漢土歷代之制有天地大裁則天子
減膳降服避正殿以省過罪己以求直
言必有所修改而後止考其法意猶莊

王之心也本朝中古以來遣使於李唐
學彼制度斟酌而用之至天長則既已
大備而其逢天變未聞罪己省過之事
今日獵郊野明日釣池沼問其消變之
策則獨付緇流之祈禱而已嗟夫罪己
省過者求之於實也讀經祈佛者求之
於虚也求於虚者必無其效而求於實
者恒有其驗虚實之辨人所易察帝

之明敏好學而獨惑之何也蓋自竺教
滋蔓上之爲朝儀下之爲習俗雖明主
不能免爲所瞽也可勝慨哉
光孝天皇
仁和二年丙午
仁和三年丁未
仁和二年春三月丁亥大風雨壬辰暴風
雷雨夏四月地大震五月己卯朔日有食

之辛丑有流星出鈎陳色青有光經内階
至文昌没甲辰天東南有聲如雷石清水
八幡宮有聲如鼓南樓鳴如風波六月地
大震秋七月夜長人見紫宸殿前左近衛
陣有聲如絞人者世謂之鬼絞八月庚戌
先是安房言五月雷雨地震雨砂石粉土
稼苗凋枯牛馬斃死陰陽寮占之曰鬼祟
靈怒東南將有兵至是勅安房上總下總

豫戒嚴癸丑大風洪水冬十月丙午朔日有食之初帝爲藤原基經所立以故任基經特深權傾朝野天子拱默受制而已

三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丙辰有烏數萬飛鳴大極殿上庚申京師訛言二日並出秋七月辛丑地大震天皇出避紫宸殿南庭兩京諸司民屋多顛覆壓死者多是日諸國海溢人多溺死攝津尤甚夜東

西有聲如雷是後京師地數震八月宮中無故夜驚京師多妖大風雨拔樹發屋兩京廬舍多顛壓死者多鴨河葛野河溢是月帝崩初帝多皇子然憚基經未言所立至是不豫基經入臥内請萬歲後傳位于誰帝曰唯公所擇對曰王侍從可謂定省也帝悅召定省右執其手左執基經手泣曰朕與汝得位皆大臣力愼勿忘基經出

率百僚上表立之是爲宇多帝尋詔百官萬機巨細皆關白基經詔曰社稷之臣非朕之臣宜以阿衡之任爲卿任左大辨橘廣相所草也或告基經曰阿衡位高不預事基經弗悅曰然則吾閒人已命放厩馬

明年春特詔關白基經準三宮基經奏曰前詔云宜以阿衡之任爲汝任臣聞阿衡無職掌崇高可知以臣擬之非所克堪然居無職掌之地固臣素志也帝大驚優詔諭廣相草詔失朕本志朕欲庶政仍舊咨禀于公垂拱仰成而已基經乃奉詔

臣世弘謹按仁和丙午丁未何其變異之多也日頻蝕地頻震尚不足也重之以不可名狀之妖天意豈無在焉乎當是時昭宣公位極人臣公嚮者廢　陽成帝矣後　二帝咸公所擁立在無事之日猶將逃權避威之不暇況於天象如彼乎而公恬弗之省阿衡一奏又箝帝而御之矣如曰彼倘不聽於我則亦

爲　陽成帝者。是豈人臣之心乎。嗚呼。公盍思劉漢故事。漢制。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賜丞相牛酒。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病聞。翟方進之事是已。葢賜殺則已甚矣。然丞相所以代天工。而位愈高則責愈重。苟任其責者。縱令上無是制。獨可不自省

乎。

朱雀天皇

天慶九年丙午

天慶九年春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己巳。地震。丙戌。大風。夏四月。往歲平將門藤原純友反。事雖已平。帝頗倦勤。庚辰。讓位于皇太弟。是爲村上天皇。

村上天皇

天曆元年丁未

天曆元年春正月。空中有聲如雷。妖星見西方。世謂戈星。二月。有鹿入右馬寮。地震。藤原是助率衆數百。寇伯耆。焚民舍。鎮守府將軍平貞盛奏。賊阪丸作亂。詔減服御常膳四分之一。夏四月。地震。盜入兵庫寮。隕霜。秋七月。大風。宮門屋舍多倒。閏月。大風。是歲。疱瘡流行。民庶多夭。

臣世弘謹案。古今言治者。必稱延喜天曆。臣則竊以爲衰之始也。何以言之。皇室之所以衰者三。藤原氏專權。一也。佛法亂政。二也。朝廷流文弱。三也。三者之弊。至於延天而極矣。以故延喜時。風俗奢侈。國用空乏。及其末年。地震雷霆水火飢疫。無災而不至。繼以天慶之亂。至於　村上帝。則災異益甚。盜賊横行。屢

火禁闕。村上帝世禁内屢火。天暦四年朱雀院。神祇官後廳。天德元年神祇官倉。大舍人廳并四門。二年二条院。四年。九月。禁中火。温明殿神鏡。及太刀節刀契印。宜陽殿累代寶器。春興安福二殿戎器。内記所文書。仁壽殿大乙式盤盡燼。遷都以後百七十年始有此災。康保二年。雅樂寮火。又兵庫寮火。累代古戎器皆燔。蓋當時盜多故也。此豈非積弊之所致乎。葢國有國之本色。源於天地之風氣與祖宗之立準者也。國不可失其本色。失則衰悖風氣與立準故也。我邦居東

洋之極東。太陽所始照。民稟其氣以生。勇而忠。君臣之分極嚴。非外國之所及。中古　天子世連姻藤氏。皇胤大率皆其自出。寵外戚大過。令臣下之權漸逼人主。於是乎藤原氏專權之事興。而君臣之本色衰矣。邦俗質直。最信鬼神。自古　天祖　天孫有功德於民者。必祠而神之。誠敬之至。莫不應感。至於佛教

東流。人情喜新奇。舍我聰明之神。而信彼妖妄之魔。鄙我儉素之祠。而慕彼侈麗之觀。良民弃業。塔寺徧諸州。國財隨而耗。於是乎敬神之本色衰矣。　先王提長劍手大弓。有寇必親征。乃寛乃猛以服四方。强將之下無弱兵。武勇之强冠萬國。中世學唐失宜。文武異官。尊文而輕武。薦紳滔翰墨。而材武沈於下僚。

於是乎尚武之本色衰矣。嘗究其詳。藤氏之專始於忠仁公。中於昭宣公。極於時平公。而勢不可收焉。佛法之蔓。源於推古。弘於　元明　元正。盛於　聖武　孝謙。而牢不可破焉。文弱之弊。則承和以還。日漸月流。滔滔不返。至於延天。而益煽而助之。則不可救已。然臣獨惜夫村上帝之失機會也。書曰。若藥不瞑眩

其疾不瘳。天慶之亂。瞑眩之藥也。使
欽明帝。善察積弊之源。黜佛法如
欽明帝十三年。毀佛像梵伽藍。振文弱如　後光明帝。
後光明帝好學。尤信程朱之言。常謂王室之衰。壹由詩歌盛行。絶不事詞藝。後水尾上皇聞而不悦。召帝内宴。命題即一夕賦百首以獻。上皇大悦。是後終不復賦。有進源氏語繪畫者。帝怒曰。此誨滛者也。勅却之。諭公卿。勿讀源氏物語伊勢物語等書。事詳正保遺事。
抑藤原氏如　宇多
後三條二帝。則焉知非天慶丙午爲厄

運之終。而天曆之丁未爲興運之始也。
而徒弄詞藻。與騷人才士鬪其藝。以爲
盡天職。村上帝好詩歌。嘗命菅原文時評詩優劣。又命群臣鬪歌。謂之歌合。禁中歌合始此。識者以爲天德之累。自是以降藤氏益
專。佛法益盛。文弱益甚。國之本色全消。
而皇室大衰矣。

一條天皇

寛弘三年丙午

寛弘四年丁未

寛弘三年。春二月。地震。夏四月。客星見東
南。色青白。五月。壬寅朔。日當食。陰雲不見。
秋七月。先是。禁内火。神鏡大刀契焚。事在前年
十一月　至是。召公卿。議改鑄神鏡。有蛇上殿。
行向神鏡所在。因罷改鑄。大和守源頼親
劾興福寺僧不法。僧二千余入京訴之。冬
十月。冷泉院火。山雞入殿。

四年。夏六月。戊戌。流星北行。壬寅。星數流。
癸卯。有大流星。冬十二月。地震。時藤原道
長以后族爲左大臣。威焔翕赫。勢過人主。
大江以言嘗作詩讖之。有云鹿馬應迷二
世情。道長銜之。後帝欲擢以言。道長沮之
曰。斯人即作鹿馬迷二世詩者也。帝乃止。
其恣威福如是。

臣世弘謹按。野史稱。一条帝嘗謂上

東門院近日無有奇書乎否門院乃命紫式部選述以進名曰源氏物語及書出天下傳誦公卿寶其書至於有秘訣以相傳令看之皆述男女淫欲之情者也夫以萬乘之尊求天下之奇書如周王之受丹書漢武之購六經則可也以縉紳之重擇群籍之可寶者如霍光之好孝經趙普之秘魯論則可也今則萬

乘求豔編以爲奇朝紳傳淫書以爲寶甚矣淫風之盛也淫風之盛亡國之徵也自古厲精圖治者必夙興夜寐耽色樂淫者必夜游晏起夫人精神不運則昏血脈不運則病夙興夜寐者氣體常健神明常爽以是聽政而臨民其何事不理夜游晏起者氣體常疲神明常耗以是聽政而臨民其何事不滯唯然故

外戚專權而不能制殆不免有馬鹿之惑得非荒淫之蔽其明歟寛弘二年神鏡燔矣夫神鏡者　祖宗相傳之寶三器之一而象於智者也今則成灰矣非謂　帝之神明已盡乎嗚呼王德衰而神鏡燼皇綱墜而寶劒沈孰曰偶然

後冷泉天皇

治暦二年丙午

治暦三年丁未

治暦二年春三月彗星見東方長七尺春日社大鳴惠我藻伏山岡陵震動有光夏四月彗星見西方地震五月伊勢神宮及齋宮寮雨雹大如雞子秋七月白雲二道東西亘天廣三尺冬十二月主殿寮火三年春正月日吉社火秋七月主計寮火參河國進異犢四牙七足肩尻尾各二占

云。將有疫疾若鬪諍之事。遣使奉幣諸社。讀經佛寺。是時藤原頼通爲關白。朝紳大率皆其黨。親天子如弁髦。萬機無巨細。悉决于頼通。

臣世弘謹按。泰西之說天者。有曰流隕彗孛非星也。火也。火氣從下挾土上騰。至于火際。火自歸火。挾上之土。輕微熱燥。乗勢直衝。遇火便然。凝結不散。成彗

孛。長者爲彗。大者爲孛。或爲奔星。或爲隕星。皆火也。非星也。而支那儒者動輒云。流隕彗孛者。天之所以儆人也。所見之國必有災禍。是不知而爲之說者也。

臣嘗論之。泰西之說與漢土之言並行而不相悖也。孔子之作春秋。有隕星則録之。有彗孛則録之。有其録而無其說。葢星之言精也。光乎天者舉謂之星。則庸詎知非孔子明知其爲火氣。仍書之以星耶。又庸詎知不聖人自有說。非如泰西之學與後儒之論耶。夫其說不得而聞。後之儒者見聖人必謹書諸策也。曰此畏天之意也。於是災祥之說興焉。是又有不可已者也。泰西之說已曰。凡彗見必多大風大旱。夫有風旱則傷稼穡。傷稼穡則害人民。苟足以傷稼穡而

害人民。則謂之警人。可也。謂之有災。可也。大抵泰西之學。主天理而後人事。漢土之教。先人事而天理在其中。假令泰西之學推測誠精耶。飾之以漢土之說。所謂困神道以設教者。豈非治國之要乎。當治曆丙丁彗星連見。妖異疊至。時之宰輔茫乎不悟變理之道。大凡如斯者。誨之以西學歟。以漢說歟。達乎治道

者其必知所揄矣

崇德天皇

大治元年丙午

大治二年丁未

大治元年春正月改元以疱瘡行也時帝甫八歳有二上皇皇曾祖白河法皇稱曰本院先帝鳥羽上皇稱曰新院本院專決政院中前後四十餘年擁立三帝天子仰成初新院之未遜位也本院取藤原公實女養之宮中既而私焉後又配之新院曰璋子生帝新院以爲非己子而惡之論者云保元之亂實兆于此秋七月彗星見北方

二年春正月有星流于北方二月大内醬司火延及陰陽寮勘解由使廳宮内省園韓神社神祇官八神殿郁芳門累代法器陰陽寮鐘樓悉焚三月以神祇官火廢朝三日夏五月大雨霖秋七月大風雨

臣世弘謹按自古人主既遜位與政者自非父賢子孝其家必亂亂之生或階於婦人或生於讒夫或起於浮屠巫覡之屬其究則至於父子不和以亂天下若　鳥羽　崇德二帝之事最其太甚者也　鳥羽帝既老好内不衰前後有三女院美福門院最被寵幸立其所生以爲皇太弟逼　崇德帝以速禪祚太弟即位甫三歳是爲　近衛帝及　近衛帝崩則美福門院疑以爲　崇德上皇呪詛之乃勸　鳥羽上皇立　近衛帝之弟而不立　崇德上皇之子於是乎有保元之亂究其本非由於遜位者尚有權而牝雞晨之故乎大治之始

帝尚童丱。禍機伏而未發。及其旺也。一發而爲保元之亂。再發而爲平治之亂。禍結弗解。遂成壽永之大亂。孔子曰。尊無二上。又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匡衡曰。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自上世以來。國家興廢未有不出此者也。信哉言乎。

丙丁炯戒録卷上

淡海闢研書

丙丁炯戒録卷下

臣鹽谷世弘謹輯

後鳥羽天皇

文治二年丙午

文治三年丁未

文治二年時帝甫五歳後白河法皇在院專决萬機夏源頼朝使北條時定襲源行家於和泉斬之又請朝旨令五畿七道大

索源義經先是義經受頼朝命督諸將滅木曾躉平氏所至有奇功法皇深寵之累進官階而奏請不由頼朝義經自喜頗有矜色頼朝稍稍忌之梶原景時以軍監從西師嘗以軍議與義經有隙每報事鎌倉輒陳其驕蹇自專狀師還景時先入譏之頼朝使北條時政至酒匂驛受平氏俘獲義經不得入見因大江廣元以訴情不報

收其釆地廿四邑義經怏怏而去還京師義經性好聲色多所漁内壇浦之役獲平時忠女内之又與建禮門院同舟人或傳與之亂毀謗益興備前守行家者頼朝叔父也素與頼朝不恊嘗附木曾義仲後又與義仲惡出居河内及義仲死乃依義經頼朝聞之遣使命義經討之盖以嘗試也義經果不受命頼朝大怒命景時帥師伐

義經景時辭乃命土佐坊昌俊佯香火于南山者借兵入京襲義經堀川第不克昌俊逭入鞍馬山山僧縛致之義經斬之頼朝太喜曰殺我使也兵今有名矣親帥師西上次于黄瀬川義經至法皇宮廹請討頼朝之詔法皇將許之右大臣藤原兼實議曰追討之詔不宜輕下請勅頼朝曰義經有罪當致之鎌倉而誅之不宜擾輦下

也苟罪未至死宜釋纖芥之憾全懿親之恩戒勅如此而不奉詔則處之違勅以聲其罪恩威並行國憲益張矣不聽遂賜院宣義經將避東兵於鎮西以圖事與行家等帥騎三百至攝津攝人多田行綱等率兵要之義經擊破之舡大物浦值颶與行家等相失行家奔和泉被殺義經乃散軍竄于芳山山僧聚徒攻之義經窘迫將自

殺佐藤忠信請留拒敵義經乃分甲士十七人屬之自與十余人乘間逃賴朝聞義經西奔還師奏請諸道置關物色義經甚急芳野人獲義經侍妾靜于山中傳送鎌倉靜方娠既而生男賴朝奪而害之然後縱靜義經既出芳山入談峰再赴京師度西國不足濟事變貌爲行者以奔陸奧藤原秀衡城衣川而寘旃賴朝遣使諭秀衡

殺義經秀衡不從後數年秀衡卒其子泰衡殺義經獻首函於鎌倉賴朝謂泰衡擅殺吾弟興師滅之是歲有金色蛇見春日山夜春日山有光京師雨蝶鼠齧御衣大風春日山木多僵

三年春正月雷三月雨雹夏四月春日山數鳴動五月賀茂社鳴動六月太白犯太井秋七月遣使長門求寶劒於海中不獲壇浦之役二位尼抱安德帝帶寶劒投海八月地震九月太白

犯太微右執法冬十月地大震十一月大織冠像破裂像在大和談峰天下將有大變則破裂大風雨

臣世弘謹按文治丙午丁未豈非千秋之大厄歟源右將殺叔父讐親弟是其心不存天理也堂堂王言朝使弟討兄夕使兄捕弟是其政不重民紀也綱常不建是非不分天地於是乎一閉矣夫以不存天理之人當不重民紀之際何

事不忍而爲焉。臣獨怪其志之止於覇也。劉備漢氏之疏屬也。奮編戸之氓。而登皇帝之位。人尚與名義之正。右將獨非帝室之冑乎。使之誅　法皇而禪神器。傲然臨天下。而曰我　清和帝之亂也。比之劉備。尚爲血統之近。以右將之姦雄。豈志不欲之哉。而不敢焉。臣於是乎重有感于天地之風氣祖宗之立準

也。若夫漢土。代有放伐國有簒弑。其習俗所由來遠矣。故疏遠如備。尚得鳴血屬以號召天下。而吾邦則不可爲。爲之則敗。此所以漢土稱我爲君子國也。雖然。乙巳之役。乘輿沈海。寳劒不還。皇室名存而實亡。令禮樂征伐永自武門出。不可不謂之天下之一大變局也。故文治丙午丁未。臣謂之千秋之大厄也。

臣世弘又謹案。王政之墜于覇府也。其有所由而來乎。佛法奪政。藤氏奪權。文弱奪人心。而國之本色盡矣。然政權。形而下者也。人心。形而上者也。形而下者可以奪而取。而形而上者不可以奪而取。是以及王室文弱之極。天下之猛士。本色不滅。桓桓如虎。思得英雄而爲之用。覇府於是乎不得不建也。源奥州父

子創之業。而右大將繼之統。兵馬之權竟歸鎌倉。而生殺予奪。亦隨而移矣。非源氏巧於得之。而王室之巧於失之也。諺云。出舩之喜。入舶之憂。方文治之丙丁。平氏既殲。鎌倉方興。在右將則屬揚揚得意之日。自王室而言之。將大慟哭之不暇也。噫。

後嵯峨天皇

寬元四年丙午征夷大將軍藤原賴嗣三年。鎌倉執權北條經時。三月以後時賴代。

寬元四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己未。帝傳位於皇太子。後深草帝帝之初立也。賴北條泰時推戴。以故在位間尤不敢自專。一仰成於鎌倉。遜位之後。二皇子相踵嗣位。長爲後深草院。季爲龜山院。帝聽政院中廿六年。特屬意龜山帝。及崩。遺詔令龜山帝子

孫世承大統。以長講堂領授後深草帝。充子孫封邑。而北條時宗建議立伏見帝爲後宇多帝太子。自是後深草龜山二帝之後迭承皇統。朝廷之卑替極矣。秋七月。北條時賴逐前征夷大將軍藤原賴經還京師。初時賴從父光時有寵於賴經。密謀代時賴。賴經預其謀。既而事覺。時賴遣吏卒扼衢路。而以兵自衛。光時度事不濟。剪髮請罪。時賴流之伊豆。使三浦光村護送賴經還京師。九月。太白犯太微執法。冬十月。熒惑鎭星歲星相犯。鎌倉雷。歲星鎭星太白相犯。十一月。壬午。鎌倉地大震。庚寅。京師地大震。

後深草天皇

寶治元年丁未征夷大將軍藤原賴嗣四年。鎌倉執權北條時賴。

寶治元年。春正月。雷。鎌倉羽蟻群飛。三月。鎌倉海水赤如血。有大流星。長五丈許。如火焰。自東北行西南。有聲如雷。鎌倉黃蝶群集。廣丈許。長數丈。夏四月。日有暈。五月。陸奧海水紅如臙脂。鎌倉有光怪。自西行東。氣如白旗。六月。北條時賴攻三浦泰村滅之。先是泰村弟光村護送賴經至京師。相泣而別。潛有迎復之志。及還。其謀益切。

密運致私邑器仗。將作亂。泰村知而不禁。時賴外祖安達景盛與泰村爭權相惡。因告其有異志。泰村妻。時賴妹也。以故不疑。會泰村妻亡。時賴至其家。泰村族人畢集。已而各託治具。更起入內。舉措異常。時賴始怪之。夜聞有擐甲聲。慮其有變。間出而還。泰村驚懼解謝。時賴夜潛遣人偵其家。又遣佐佐木氏信察其動止。見多儲器仗。

還報。益知其有叛計。命嚴守備。泰村懼。遣使謝罪。請罷兵修睦。時賴許之。乃令衆徹備。貽書曉諭。泰村感喜。報未至。景盛率族兵攻之。泰村錯愕。出兵距之。時賴遂命弟時定將兵擊之。縱火上風。泰村兵不能支。舉族走法華堂自殺。時賴奏事京師。令諸國守護地頭就所在。索捕泰村親黨。遣大須賀胤氏等。襲殺泰村妹夫千葉秀胤父子於上總一宮。餘黨無少長皆死。秋七月。有赤氣見于北方。狀如野火。白氣數道交其中。蔽北斗。須臾滅。九月。鎌倉大風發屋。冬十月。鎌倉地大動。

臣世弘謹案。國之風習。必由其祖宗之心術。魯之祖有周公。故俗重禮教。齊之祖有太公。故人尚功利。漢光武崇尚名節。後漢多忠義士。司馬氏以權譎奪天

下。代不絕叛臣。明太祖天資鷙猛。好殺功臣。三百年間。朝士有殺氣。嘗持此說以考北條氏之世。益信其然也。時政義時以梟獍之性。欺孤寡以竊國命。子孫雲仍克肖乃祖乃父。視其君如木偶。而其親戚家臣之謀叛者。亦無代無之。此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後二條天皇

德治元年丙午征夷大將軍久明親王十八年。鎌倉執權北條師時。

德治二年丁未征夷大將軍久明親王十九年。鎌倉執權北條師時。

德治元年冬十一月。熊野新宮火。十二月。富小路殿火。

二年。春三月。關東地震。冬十二月。興福寺

僧徒奉春日神木以訴事。至宇治。遣兵撤橋防之。大覺寺法皇使前權中納言藤原雅藤罷防禦兵。神木入法成寺。公卿相率奉迎。

臣世弘謹案。人有恒言曰儒佛。儒佛豈可並稱者也哉。夫儒者之道。明人倫焉。修己以治人者也。佛氏之道。弃人倫焉。淨心以獨善者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有可一日而弃人倫者乎。無有也。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有可一日而離儒者之道者哉。爲上者明倫以治人。爲下者明倫以治於人。是故天子儒也。公卿儒也。諸侯儒也。士大夫儒也。巫醫卜祝儒也。乃至於農工商賈皁隷輿儓亦皆莫非儒也。佛氏則異乎此。視其形。則非國家之法也。視其居處飮食。則非人情之常也。是特枯槁苦淡之士之所安。使之

入山林而與木石伍。雖無益於世。而亦無害於人。如斯焉耳矣。有黠僧唱爲禍福之說曰。與伽藍足以爲功德。造塑像足以爲福田。捨身歸佛者則必滅罪刼。說神鬼指禨祥。譸張誑惑無所不至。於是王公士大夫駸駸乎溺其說。天皇而剃髮者有之。公卿而袈裟者有之。盛土

木以耗國財。鑄金錫以竭地精。舉名山大川腴田良民。封諸乞丐沙門。寺觀日廣。緇流日衆。勢若侯國然。乃曰佛法之與王法。猶車之有兩輪。禽之有雙翼也。視天朝如鄰國。有少不如意。則結徒以嗷訴。舉兵以侵闕。或放火宗廟。或蹀血京師。曰君之尊不若師之尊也。寧叛君父。不叛如來也。非釋迦之教本然。而弃

倫之弊有以致此也。則其爲害有不可勝言者焉。是豈可共爲治哉。故曰王室之所以衰者三。佛法居其一焉。如德治丁未之事。亦可謂當代之一厄也。或曰。織田右府焚叡山而浮屠之跋扈衰。寛永假寺籍以禁耶蘇。死喪之事。壹以緇徒掌之。其職如周官之冢人墓大夫。是佛亦可以儒道治也。則自今而後保必

無如前古驕暴者與。曰。未也。僧徒驕否視天下之治亂也。天下治平。前古有如今日者乎。無有也。則僧徒之不驕。後世亦無如今日者也明矣。使百世之後天下或有事乎。僧徒之驕暴必倍前古。何也。以今世佛寺益廣。而親鸞日蓮之徒最頑且愎也。然則治國家者將何以待之。曰。修戸籍。復度牒。建養窮民之法。設

入緇流之律。寺可廢者毀之。僧破戒者還之俗。嚴而不廹。寛而不縱。期之以數十年。其要則我修吾本而已矣。

後村上天皇

正平廿一年丙午　北朝後光嚴天皇貞治五年。征夷大將軍足利義詮九年。

正平廿二年丁未　北朝後光嚴天皇貞治六年。征夷大將軍足利義詮十年。

正平廿一年。京師飢疫。死者盈街。秋八月。北朝將軍義詮逐其執事足利義將。義將高經子也。初高經子氏頼娶佐佐木高氏女。會執事闕。衆意擬氏頼。而高經以後妻故。愛義將。薦爲執事。以其年少。已代決事。高經有宿望。人望治績。而爲政嚴酷。諸守護舊賦五十分一。更取二十分一。嘗宴諸將。高氏不往。而自張妓樂。高經啣之。會高

氏欠賦二歲。因罰之。奪其攝津守護。義詮造別第于萬里巷。徵役諸國。赤松則祐亦坐功緩削邑。則祐高氏婿也。高氏課京師戶租。修五條橋。過期不成。高經出私財。不日成之。於是高氏與則祐譖高經於義詮。義詮密使佐佐木氏頼徵兵近江。欲討高經。高經聞之。入見泣曰。老臣果有罪。命一介之使。賜死可。何煩徵兵。臣以不才忘私利公。謗讟所叢。不敢愛余年。唯恐將軍得殺耆舊名耳。義詮亦揮泣久之。將出。義詮徐曰。衆怒難犯。卿且就國。高經乃退。既而佐佐木氏頼率兵入京師。高經亦聚族自保。義詮遣僧覺濟曉喻再三。即夜高經與子弟率騎三百。馳還越前。據杣山城。義詮遣畠山義深等將兵七千余人圍之。高經乘城固守。未能下。

廿二年。秋。高經暴病死。義將降。高氏多機智。善逢迎。自高師直後。獨固權寵。家極豪侈。陷四執事。而已每解脫。義詮欲以爲執事。足利基氏薦細川頼之。乃止。冬。義詮卒。子義滿嗣。頼之爲管領。義詮臨終。撫義滿謂頼之曰。付卿一子。又指頼之。謂義滿曰。與汝一父。頼之竭心輔導。中外大服。

臣世弘謹按。前修有言。數生於理。理有

是非得失則數有吉凶禍福故求天於天者不若求天於我求數於數者不若求數於理觀於足利氏丙午丁未君側有姦大臣不和宿將擁衆而據城亂形成矣及細川賴之一出焉亂轉爲治禍變爲福足利氏之業由是大興傳云吉人吉其凶信哉

稱光天皇

應永卅三年丙午　征夷大將軍足利義持復任二年

應永卅四年丁未　征夷大將軍足利義持復任三年

應永卅三年春正月京師火

卅四年冬十月赤松滿祐作亂將軍義持遣兵討之既而赦之初赤松則祐叛後醍醐帝而事足利尊氏領播磨備前美作滿祐其孫也義持寵其族持貞因欲削其國分賜持貞滿祐怒自焚其京師第奔歸播磨義持遣細川持元山名滿熈往擊之諸將多與滿祐連姻不欲往連署訴持貞無狀義持不得已令持貞自裁而赦滿祐歸京師後十四年滿祐弑將軍義教將軍義勝討誅之

臣世弘謹按昔者劉漢封諸侯王大者百余城小者廼三四十縣勢過强矣及武帝之時謀臣獻策漸割而削之一王之地分爲數王一侯之封分爲數侯是

其事與足利氏分赤松封相類而滿祐則拒命作亂終之以弑逆比之漢氏王侯束手就制西京之治由是益隆氷炭相反何也勝定公所爲壹出於愛憎之偏而非爲社稷計也漢氏則君臣有深籌曰尾大不掉末大必折不如推恩分子弟以殺其力是非宗社公共之慮乎荀卿曰公生明偏生暗明者之處事必

悉情理。暗者之行事。每冥行而妄作。公偏明暗之異其科。此其所以異治亂也歟。

後土御門天皇

文明十八年丙午征夷大將軍足利義尚十四年

長亨元年丁未征夷大將軍足利義尚十五年

文明十八年。初上杉氏有兩宗。曰山内。曰扇谷。扇谷氏居相模大塲。山内氏居上野平井。二氏世爲關東管領。號兩上杉。山内最强。權過其主。扇谷當定正之時。有臣曰太田持資。削髮號道灌。道灌勇有才畧。練達武事。兼好讀書。最精築城之術。築江戶川越二城居焉。與父道真協心。大播恩威。八州將士。漸背山内歸扇谷。山内顯定患之。起兵屢擊定正。不得志。顯定陰圖除道灌。以斷定正手足。乃縱反閒。盛稱道灌材

兼文武。善得士心。非爲定正下者。扇谷家人素嫉道灌者。亦乘閒放讒。定正稍忌之。秋七月。自將兵襲道灌。殺之。子資安與道真共降顯定。顯定大喜曰。定正陷吾計中。不足復圖。

長亨元年。顯定調兵發平井。擊定正。由是兩家搆兵弗弭。扇谷稍衰。是歲佐佐木高賴以近江反。將軍義尚興兵伐之。高賴奔甲賀山。

臣世弘謹按。足利十餘世無人才。諸將獨細川賴之。陪臣獨太田道灌而已。語云。聖人有金城。忠賢之謂也。若二子者近之。方定正殺道灌時。必曰彼所築之城在焉。殺其人而留其城。智之上者也。殊不知所謂城者。在於人而不在於壘。昔者宋檀道濟以讒被收。怒曰。乃壞汝

萬里長城及拓跋氏大舉伐宋宋主登石頭城北望嘆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道灌臨死想應有壞城之嘆而定正有宋主之悔則獨未之聞豈不太昏矣哉

後奈良天皇

天文十五年丙午　征夷大將軍足利義輝元年

天文十六年丁未　征夷大將軍足利義輝二年

天文十五年冬細川晴元逼將軍義晴奔阪本立其子義輝爲將軍初細川高國子氏綱起兵河內畠山政國游佐長教等應之晴元遣三好宗三擊之不克義晴惡晴元陰右氏綱許爲管領晴元覺之乃與六角定賴通謀將攻義晴義晴出避讓職於義輝

十六年春正月義輝與義晴保北白河夏四月晴元定賴攻之義晴講和歸京師晴元管領如故秋八月武田晴信與村上義清戰于上田原敗之斬首三千義清奔越後見長尾景虎請復國景虎許之因問義清曰晴信用兵何如曰晴信行軍不貪程頓每戰要勝於後景虎曰彼要後勝意在拓地也我則不然遇敵即戰要不回其鋒耳景虎時年十八精悍善戰常身先士卒

能用寡克衆於是下令國內以十月九日發精兵八千入信濃放火武田氏屬邑晴信將一萬五千出小室使山本晴幸等諜之返報曰敵不滿六七千人而軍有鋒矢之形陣容氣濁意在必勝宜堅陣以制之乃分其兵爲七隊前隊先合交綏景虎遽吹螺收軍甲斐兵不敢從晴幸謂晴信曰景虎年少氣鋭常好決戰此役益欲以中

堅衝麾下。觀我陣堅不敢縱。自今後計必出於忿我以擣虛。君不若守雌以屈之。以要全勝。晴信曰。然。二氏交兵是爲始。自是兵連弗解。互有勝敗。

臣世弘謹案。室町氏之末天下大亂。災害相繼者數十年。其爲厄運。非獨丙午丁未也。然當天文丁未。爲甲越二氏交兵之始。是有不可以不論者焉。夫信玄

謙信世所謂智勇名將也。而至於謙信以其保村上義清。世尤稱以爲義人。臣則謂之匹夫之勇俠者之義爾。何者。智勇有大小。智之大者能筭天下之大勢。而不計一時之勝敗。其小者較一朝之强弱。而不能筭天下之大勢。自匹夫而視之。大智如不足於勇。而小智如有餘於勇者。不知其如不足者。乃所以爲大智。而如有餘者乃所以爲小智也。今欲識甲越二氏智勇之小。盍以織田右府之事比觀乎。右府獨計以爲天下之大計在於挾天子而令諸侯。當今甲越强也。濃江弱也。交强而攻弱。地可得而斥而京師可得而通矣。於是卑詞厚幣以媚甲越。乃專力西略。北美濃定江州。唾手而入京師。信玄謙信狺狺相噬。而織

田氏之幟已建於東山之上矣。昔者范雎進遠交近攻之策。而嬴秦之霸成。右府運强交弱攻之籌。而將軍之業立。善用大智者乃如此。而二氏獨以强敵强。不知兩虎方鬪。其獲在於人也。故曰特匹夫之勇耳。豐太閤之時。有士卒偶語信玄事者。謂是人尚在。猿郎豈得有今日哉。太閤在戶外聞之。大聲言曰。信玄

若在適足以供吾把盞奴耳。非謊言也。獨稱謙信爲義人者。若無可譏焉。然武田勝賴之敗於長篠也。越將士説謙信曰。甲斐兵新敗可乘也。謙信曰。吾與信玄數十戰不能取。及其死侮弱子乘敗取之。何以對天下。夫令謙信真爲義清耶。宜速乘釁以取信州。不得避侮弱之嫌也。今乃避小嫌以背大信。不過鄉黨一輕俠之爲耳。豈可謂之義舉乎。然此尚其淺者也已。若夫善戰者服上刑。而不嗜殺人者能一天下。信玄謙信以善戰自負。嗜殺如飲食。實生靈之大厄也。天未暇降誅。而三川之間有真人出焉。太陰方旺。而一陽復於地下。夫二氏者適足以爲魚雀之鸇獺。天道倚伏亦巧矣哉。

丙丁炯戒録卷下

淡海關研書

我
公佐
大政之暇。常以觀書史為樂。頃讀宋紫
望丙丁龜鑑。而有感焉。命臣世弘。傚其
體輯
本朝事蹟。為一書以進。臣謹取舊史斷
自
用明帝。至

後奈良帝。因事立論。壹傚紫氏之書。以為
此編。抑五行之說盛興于漢。迨宋儒排
之。而其傳衰矣。丙丁之為厄。紫氏只謂
自古而然。而不著其說。至於元人續録
叙載陰陽家之言云。丙丁屬火。遇午未
而盛。故陽極必戰。亢而有悔也。則亦五
行說之類耳。達者不必言也。顧龜鑑之
所以作。意欲令世主鑑往跡而儆今日。
修人事以奉天意焉。而
公之所取。蓋亦在于此也。臣才劣學薄。
綴緝蕪陋。論斷失當。不能仰副盛意。然
編中所載。上下殆乎千年。有天變。有地
妖。有人害。凡可備君相之畏戒者畧具。
讀者設身處地。省諸己。推諸當世之務。
則於新德修政之際。或庶幾乎有徵益
云。

歲次戊戌天保九年夏五月
臣鹽谷世弘謹書

書丙丁炯戒録後

凶歳之来有數乎。曰陽九百六之説起於漢。而後世水旱之災。莫應其數者。吾不敢知曰有也。然則無乎。曰丙午丁未之説起於宋。而其靖康建炎與元大徳至正之厄。尤慘。至我天明六七歳。及彼乾隆五十一二年。予所親經歴覩聞。回憶五十餘年。涕為之隋。則吾亦不敢知曰無也。凡事豫則

立。不豫則廢。豫備而無固善也。不豫備而果有。何以待之哉。豫備之方。莞仲則有輕重之國蓄。李悝則有發斂之常平。以至後世義倉社倉之設。雖有大小廣陿之別。皆有濟生靈者矣。　首輔藕園相公。以丙丁之期近在數年間。依宋民柴望所著龜鑑。命作炯戒一書。所以豫備也。夫柴望艸茅寒微之言。不用於當時也宜。假令其見用。

衰亂之國。宵小内訌。夷狄外逼。其所支吾。不亶國蓄一事。則莫復遑及已。今　公乘升平之運。居首輔之位。無宵小夷狄之患。於天下昌言善策。持能聽能行之柄。又能親發豫備之衷。世之讀是録者。能體　公之心。謀國蓄可。行常平可。設社倉義倉可。　公亦益能取人以己。内恕及物。同寅協恭。貴儉抑侈。驅末技游食之民。漸歸之農

畝。人皆地著。各食其力。富而教之。三載考績。三考黜陟。用廿七年之通。雖輔成王道可也。是録一依柴氏例。故其論災異。皆言其明效大驗。予則以為天道遠。不可測。故就人道。通略舉豫備之目。謹付之左方。用充芻蕘之採擇云爾。

天保庚子歳嘉平月益城松崎復敬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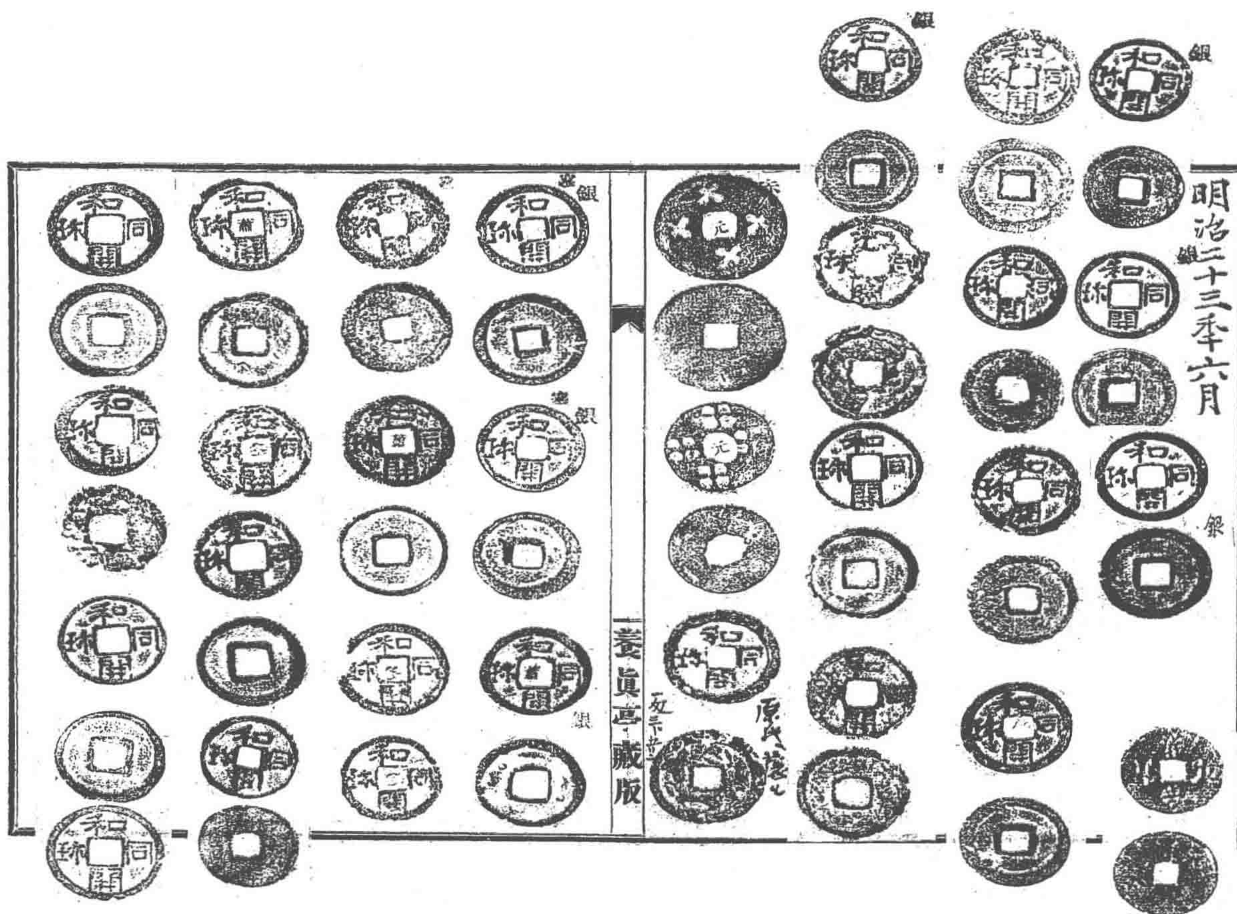
馬島杏雨 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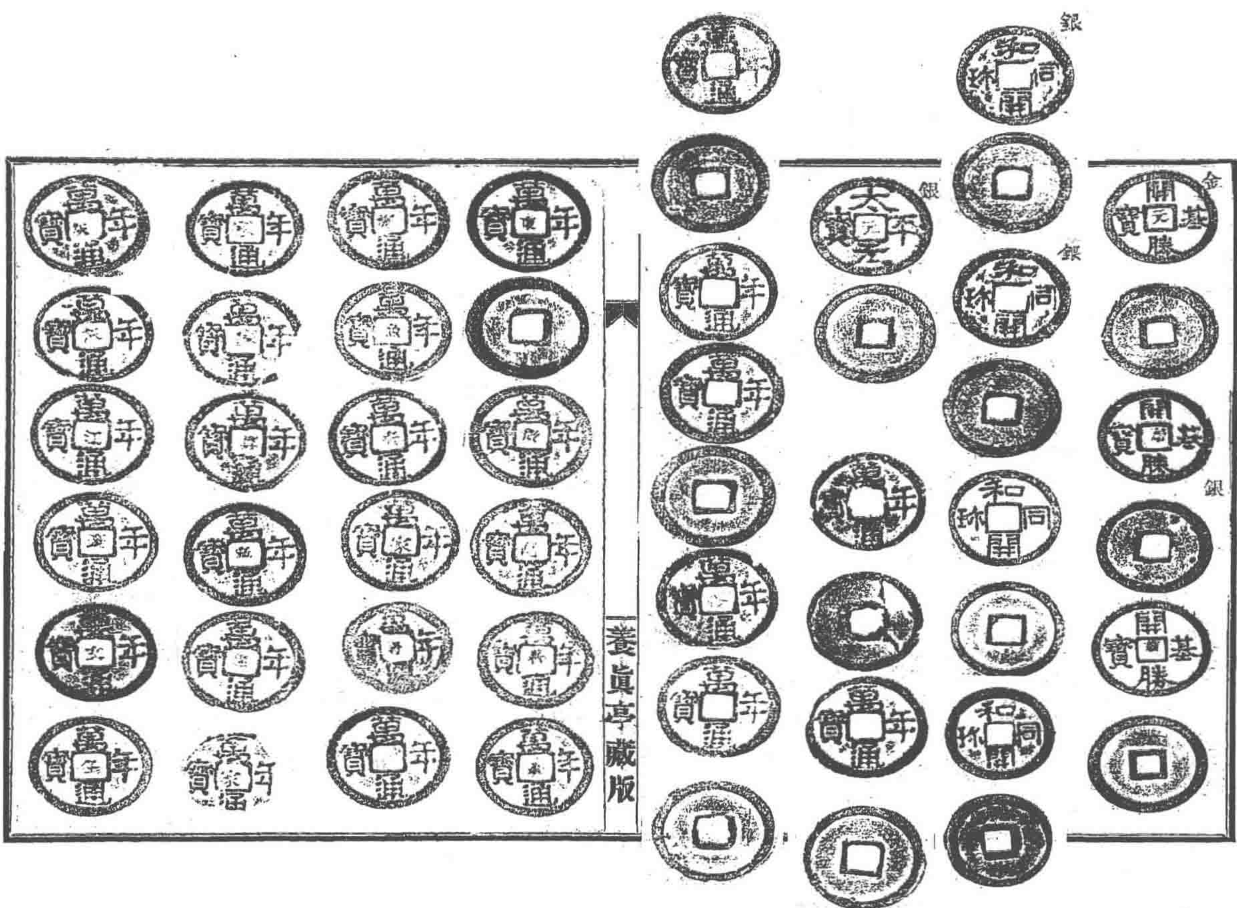
養真亭藏泉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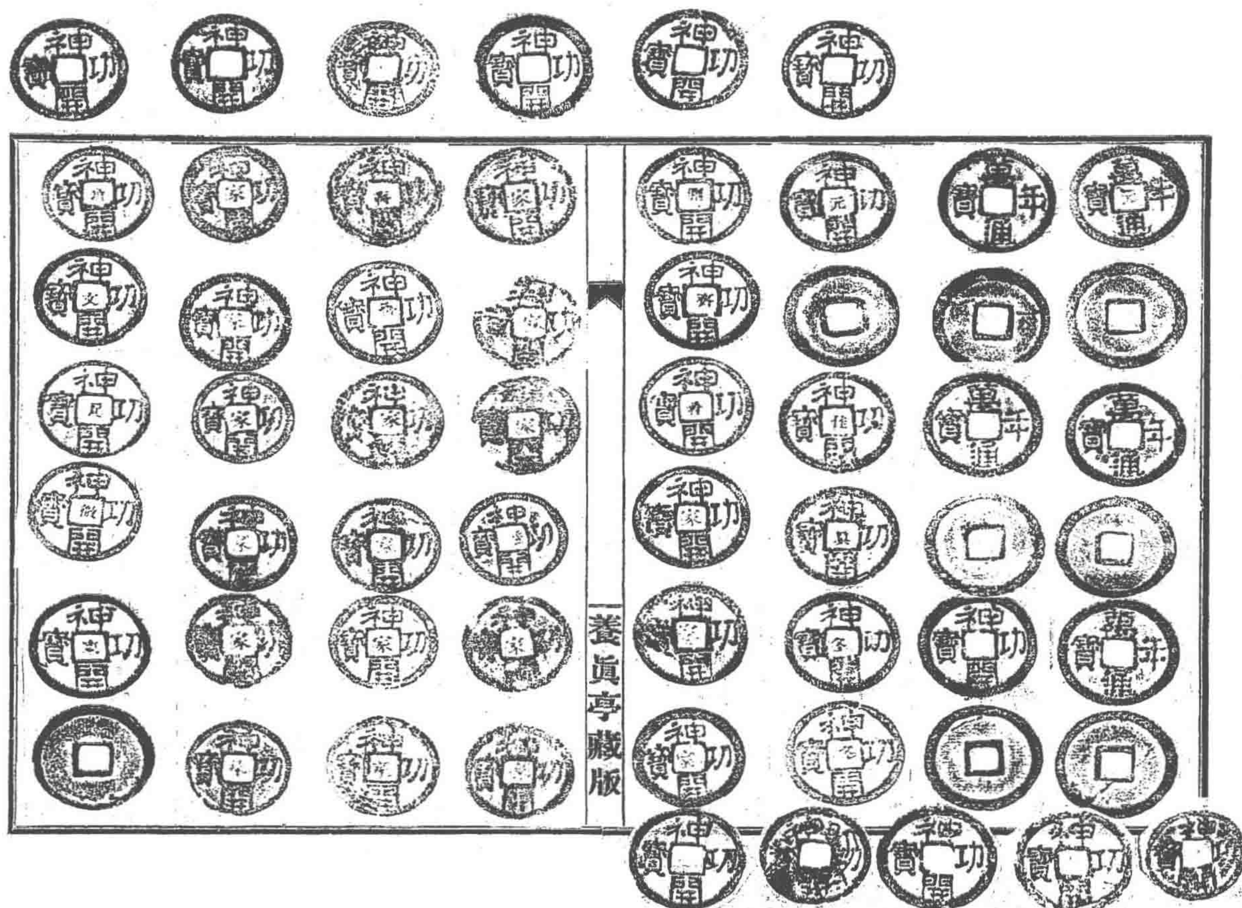
明治二十三年（一八九〇）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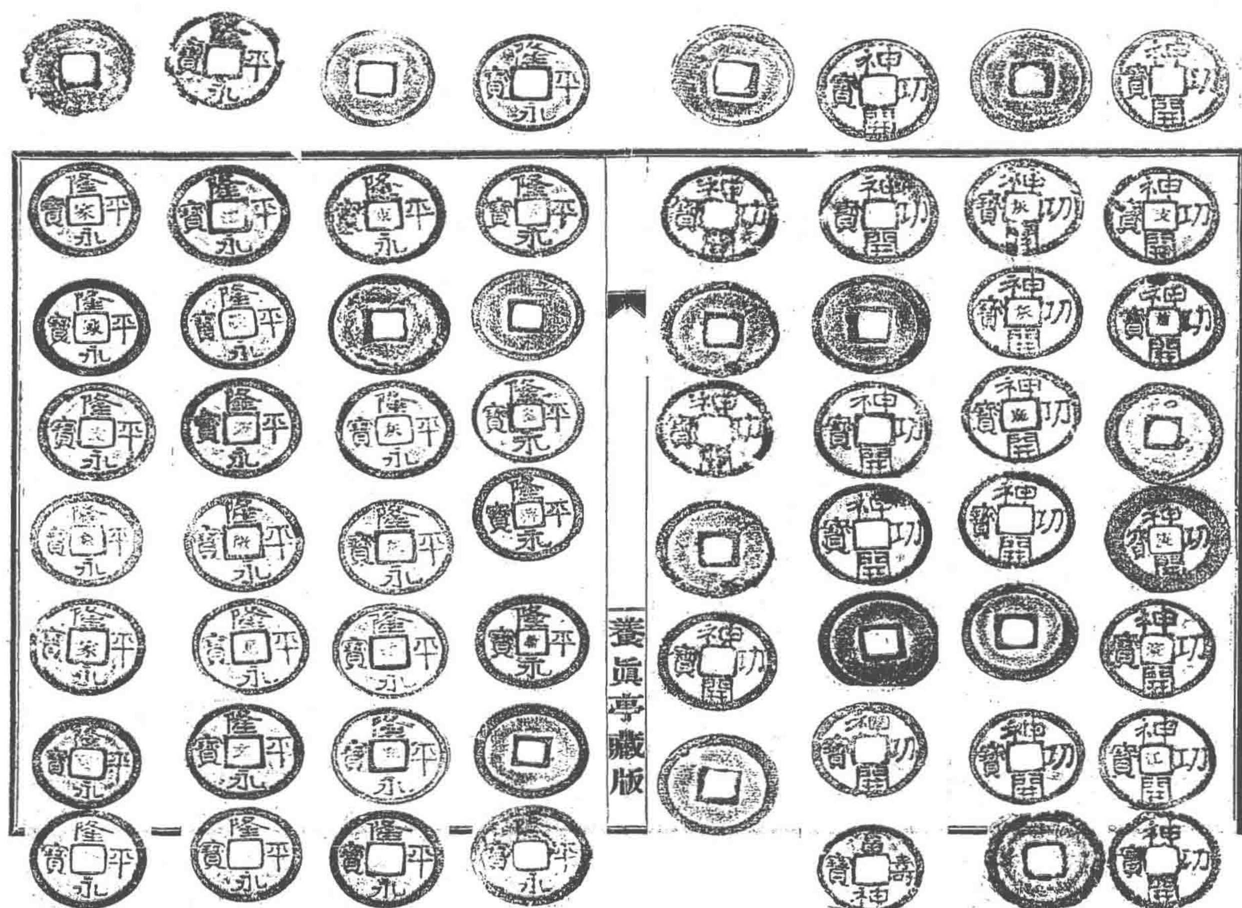
據明治二十三年（一八九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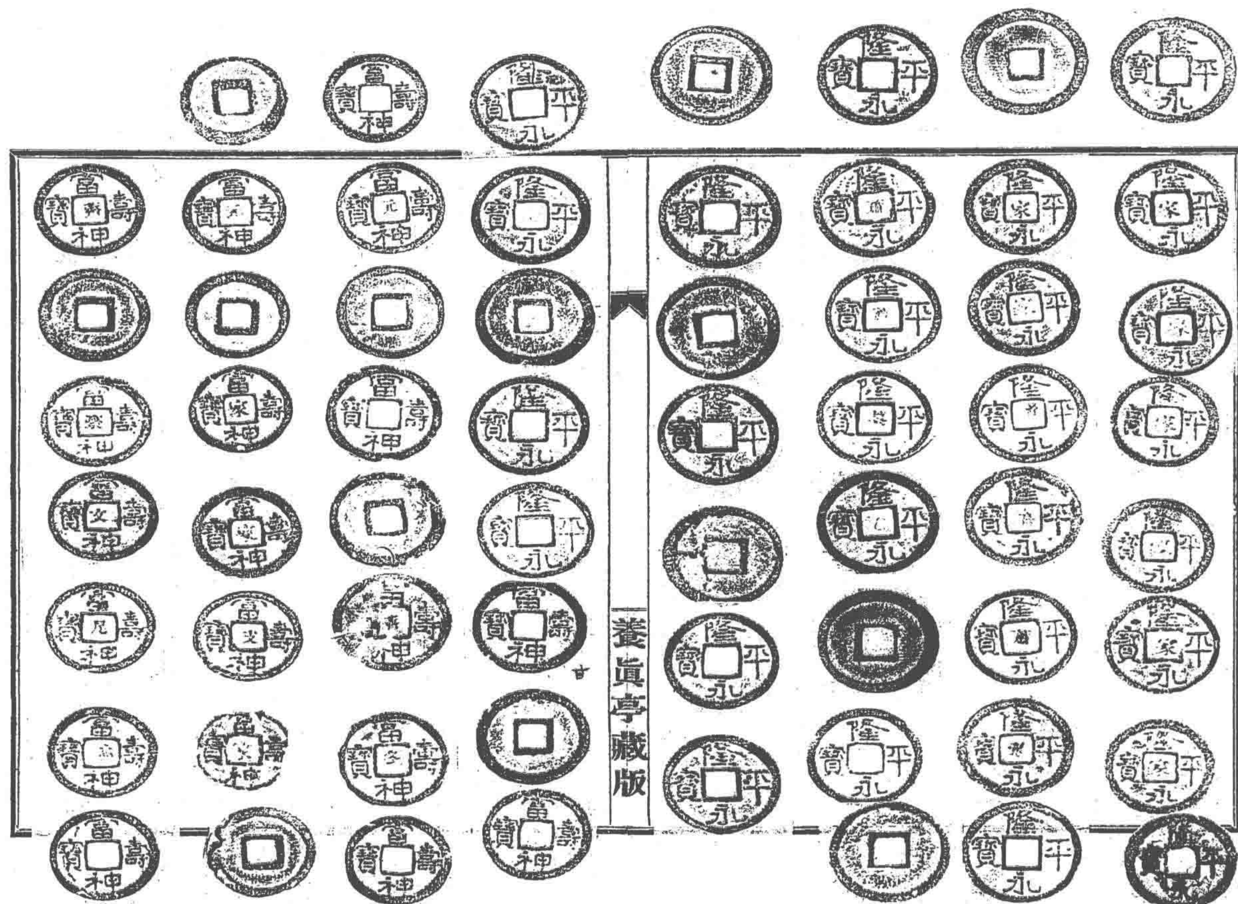
拓本影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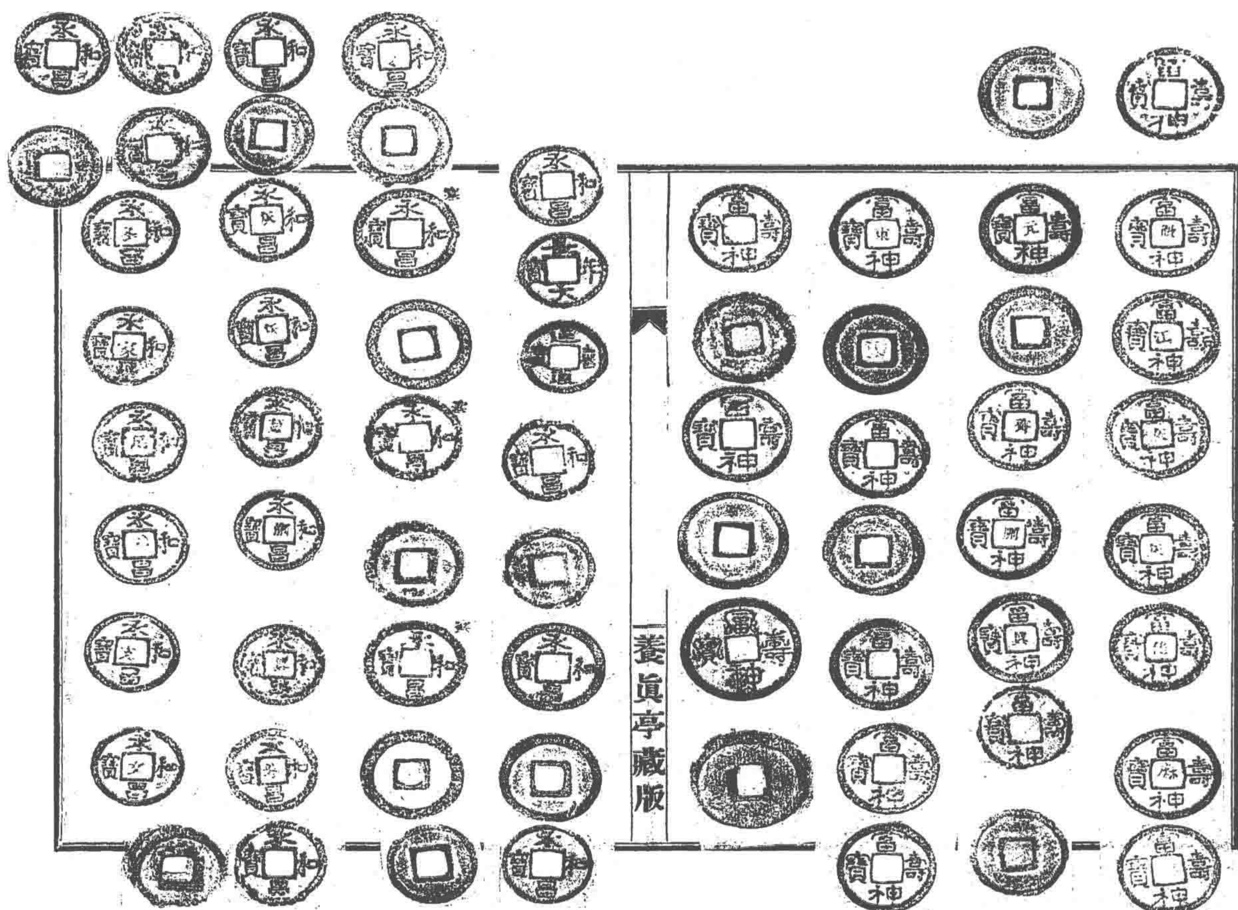

明治二十三季六月
養眞亭藏版
銀
銀
銀
銀
銀
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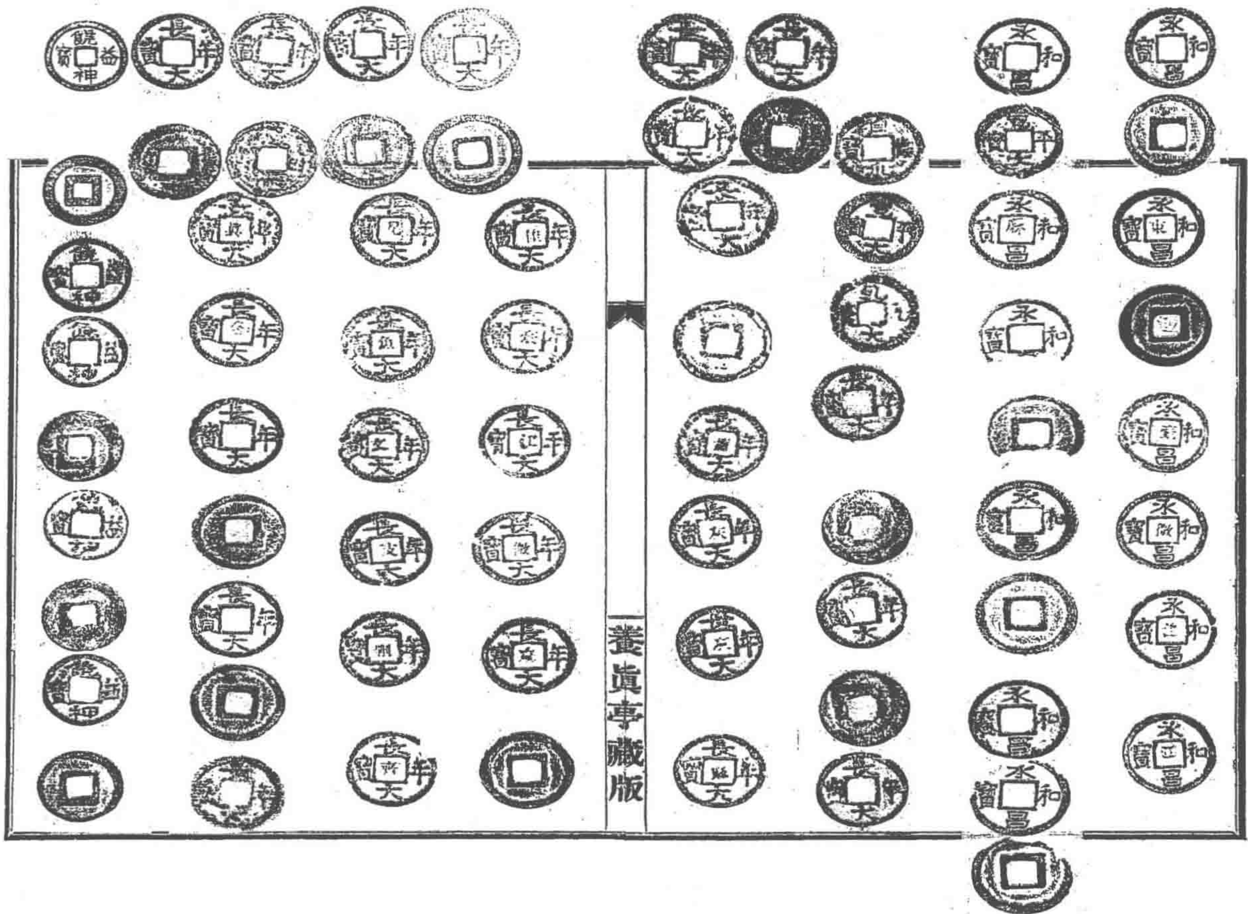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金
銀
銀
銀
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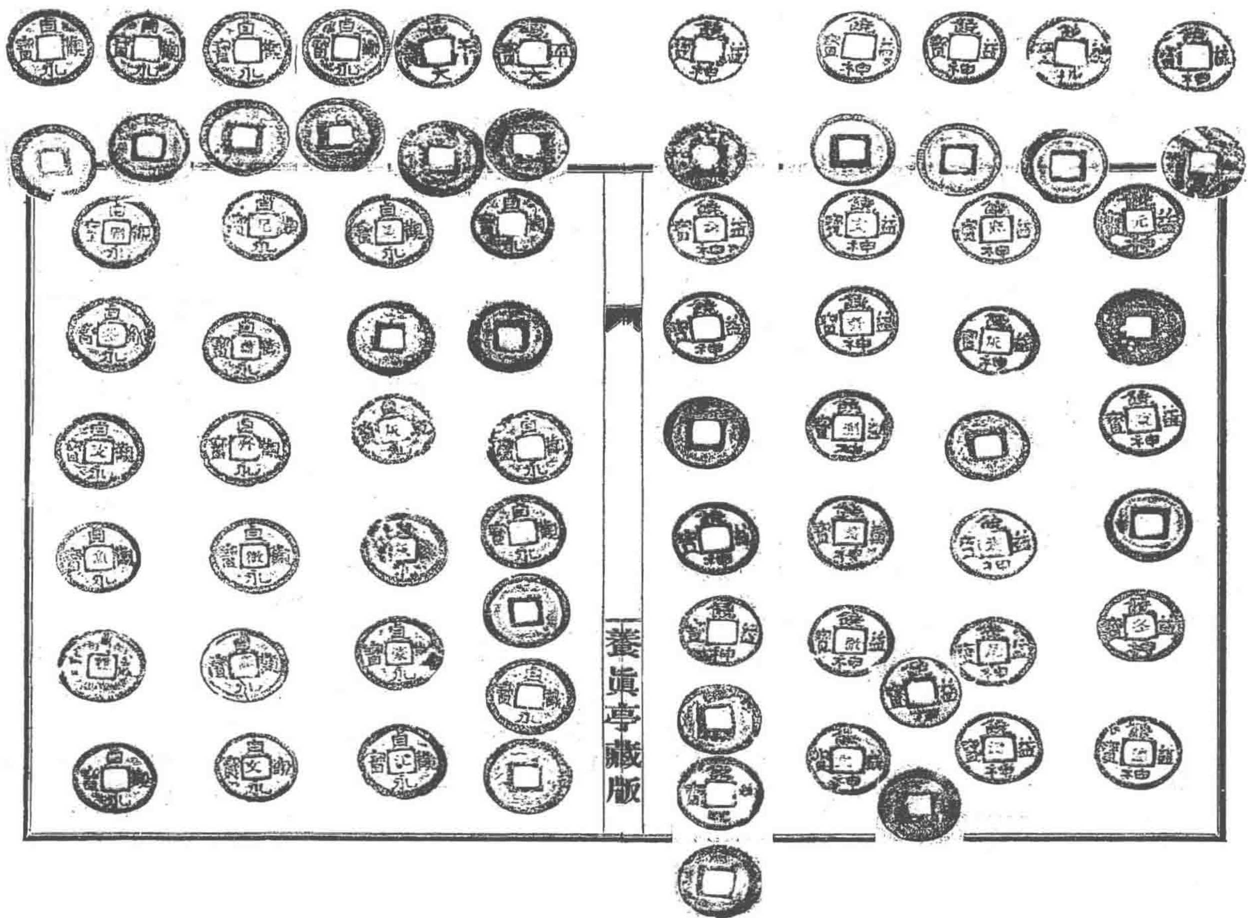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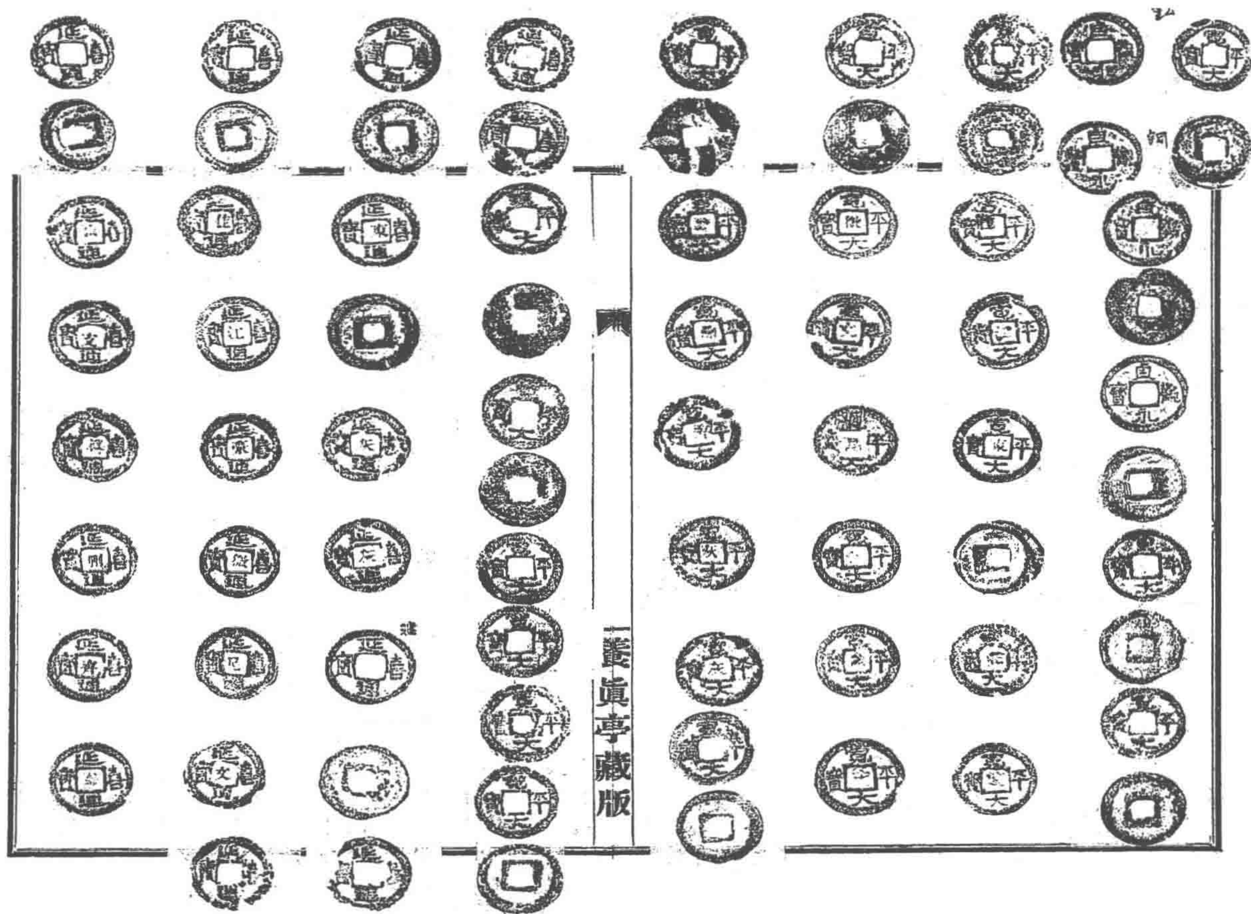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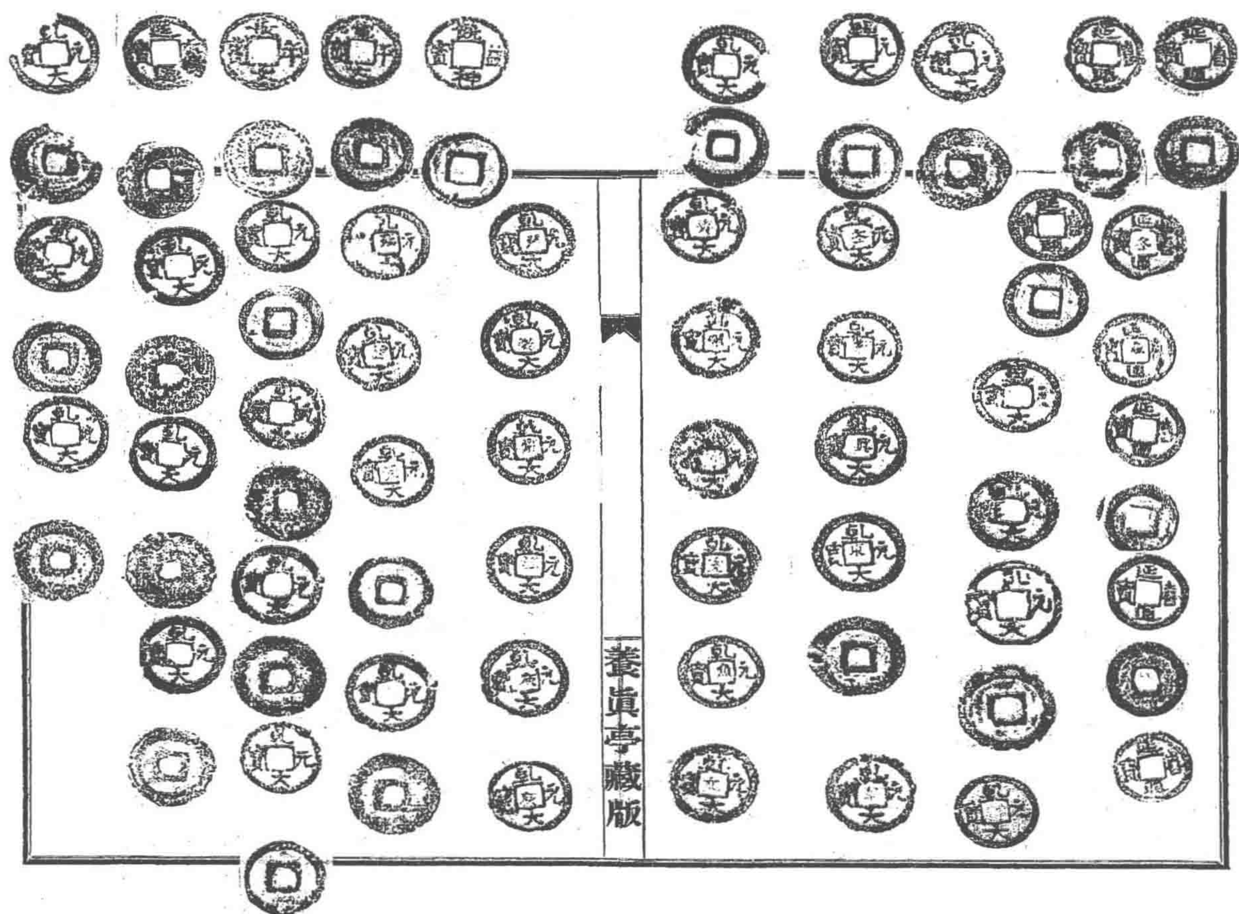

養真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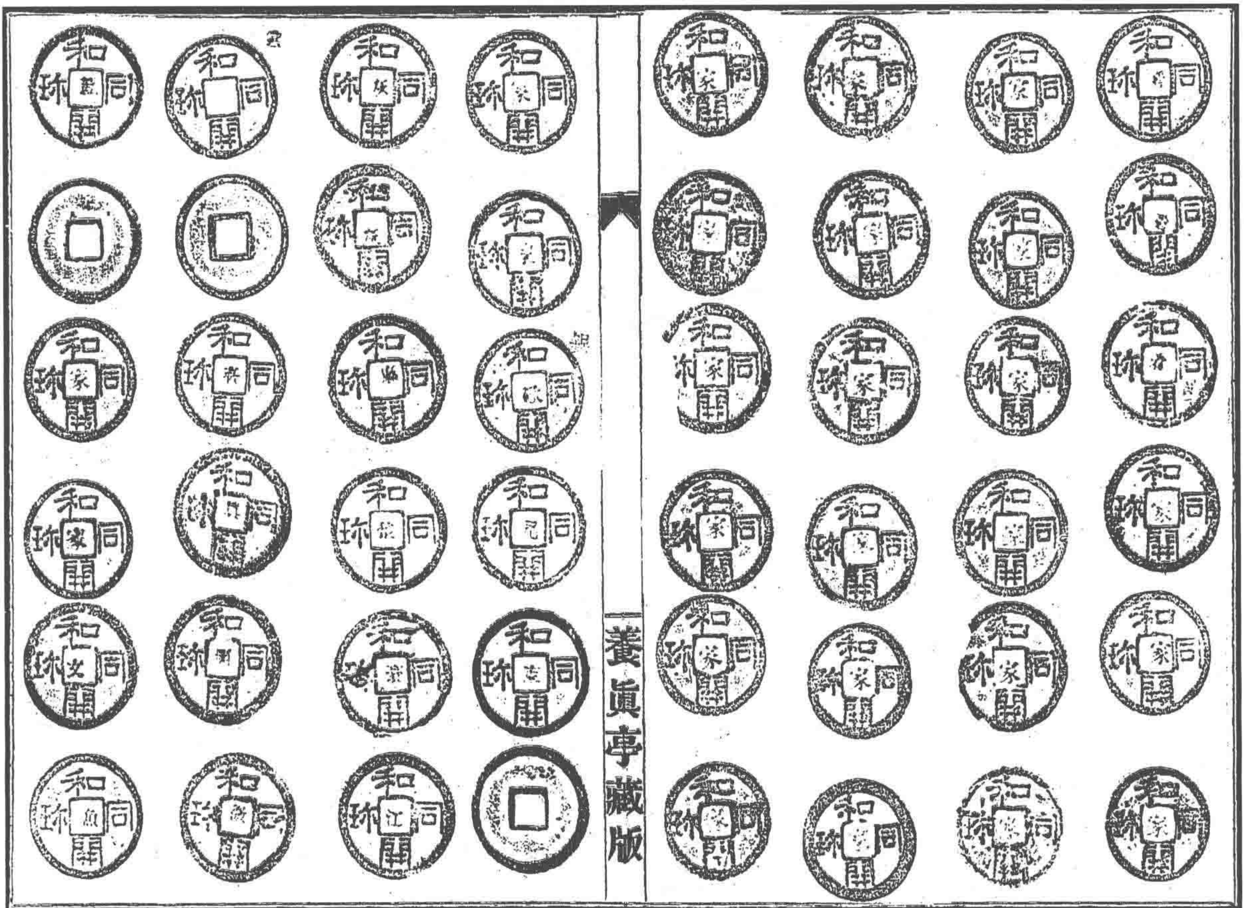

養真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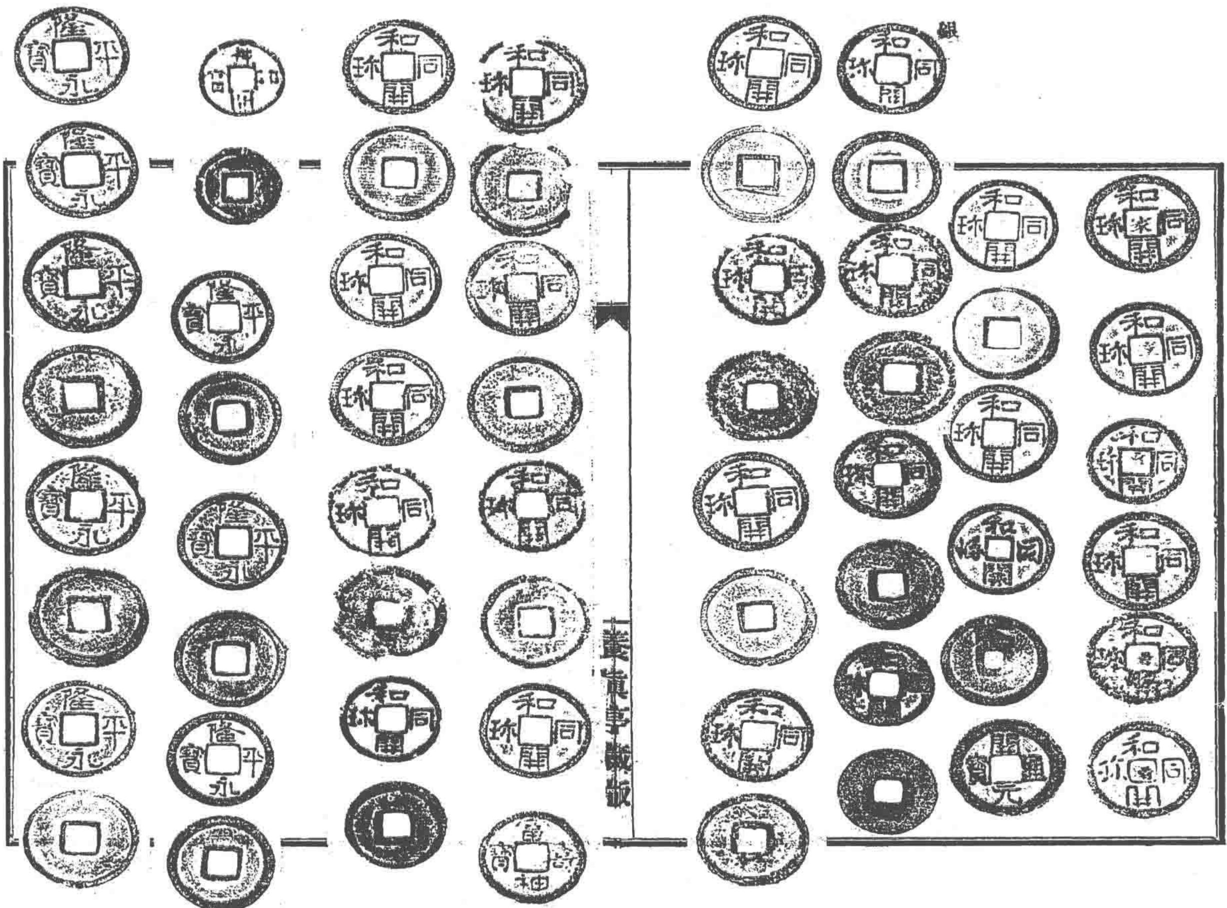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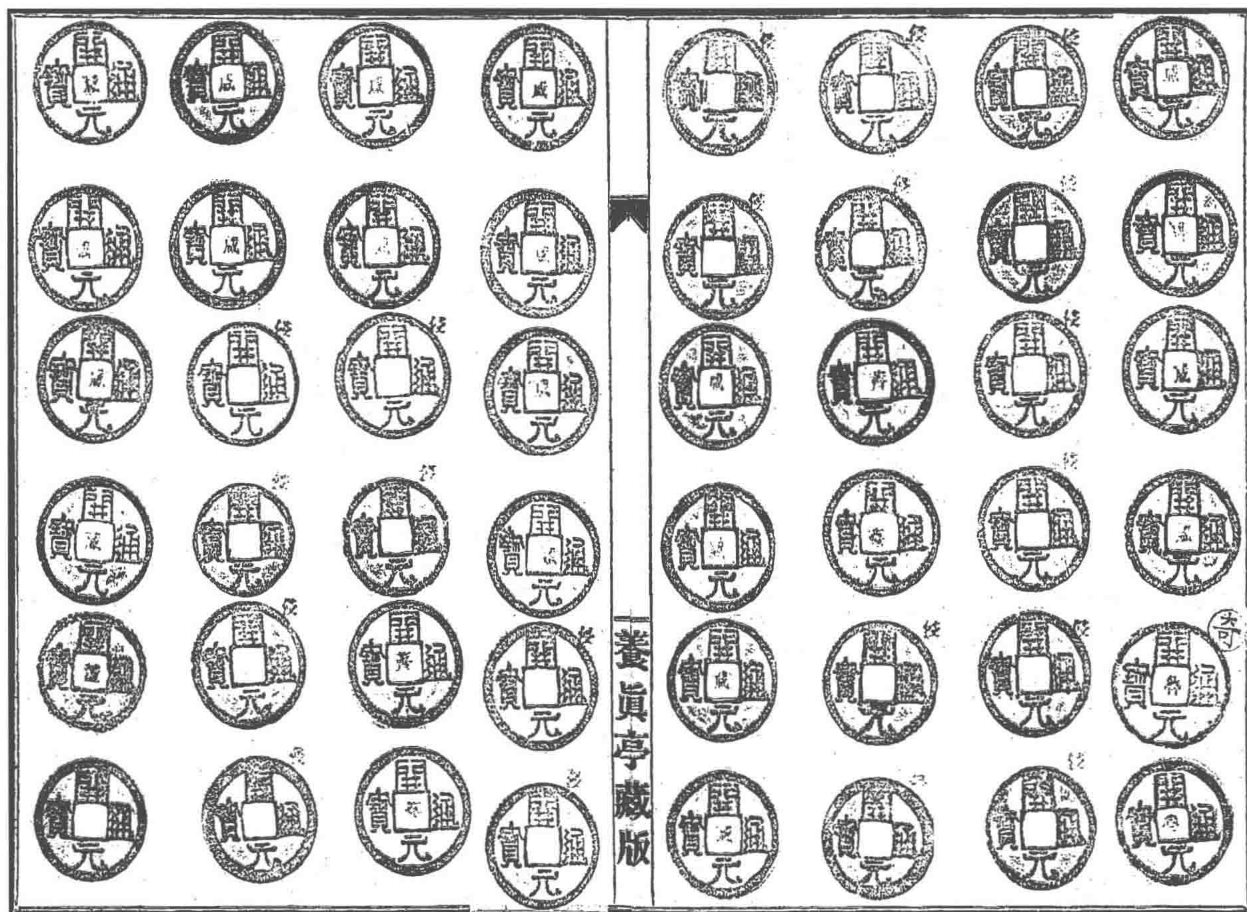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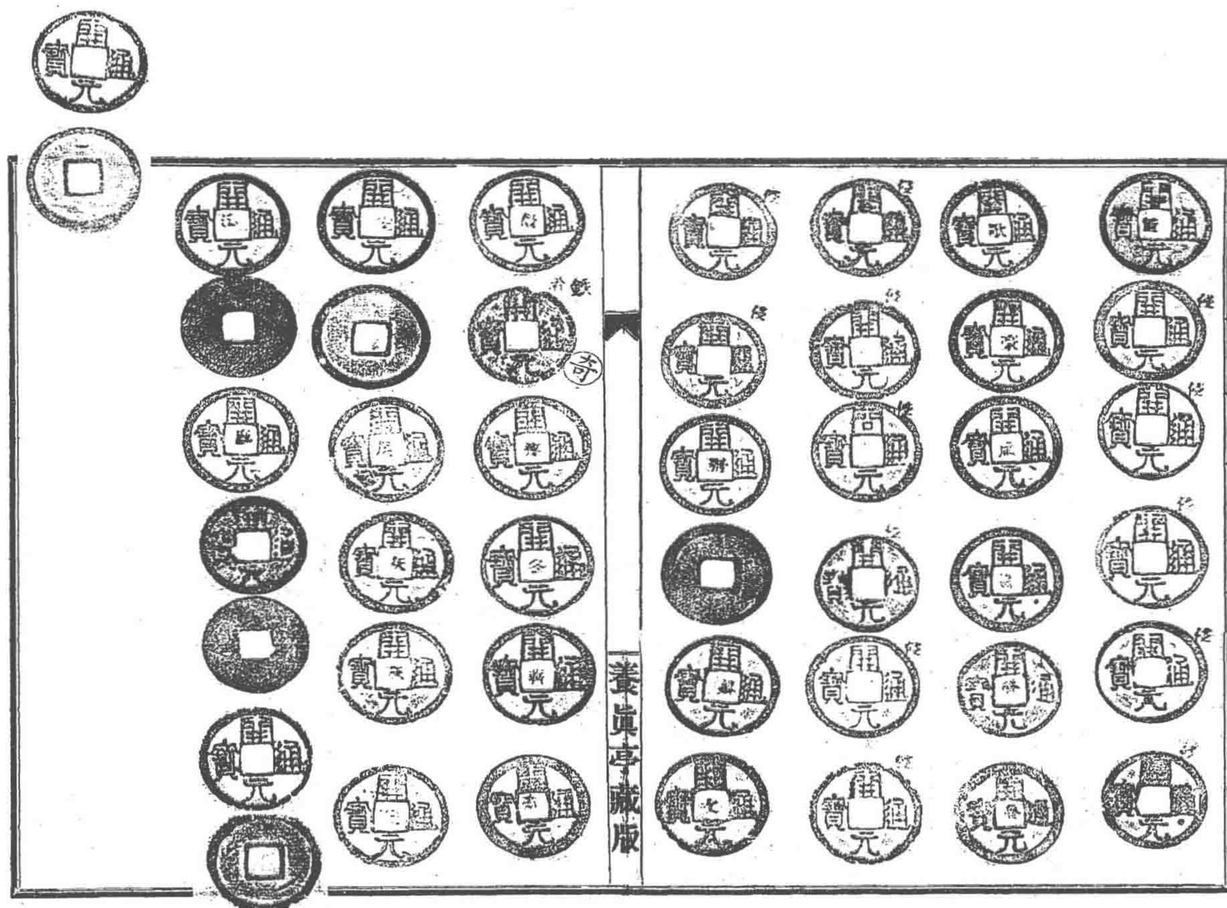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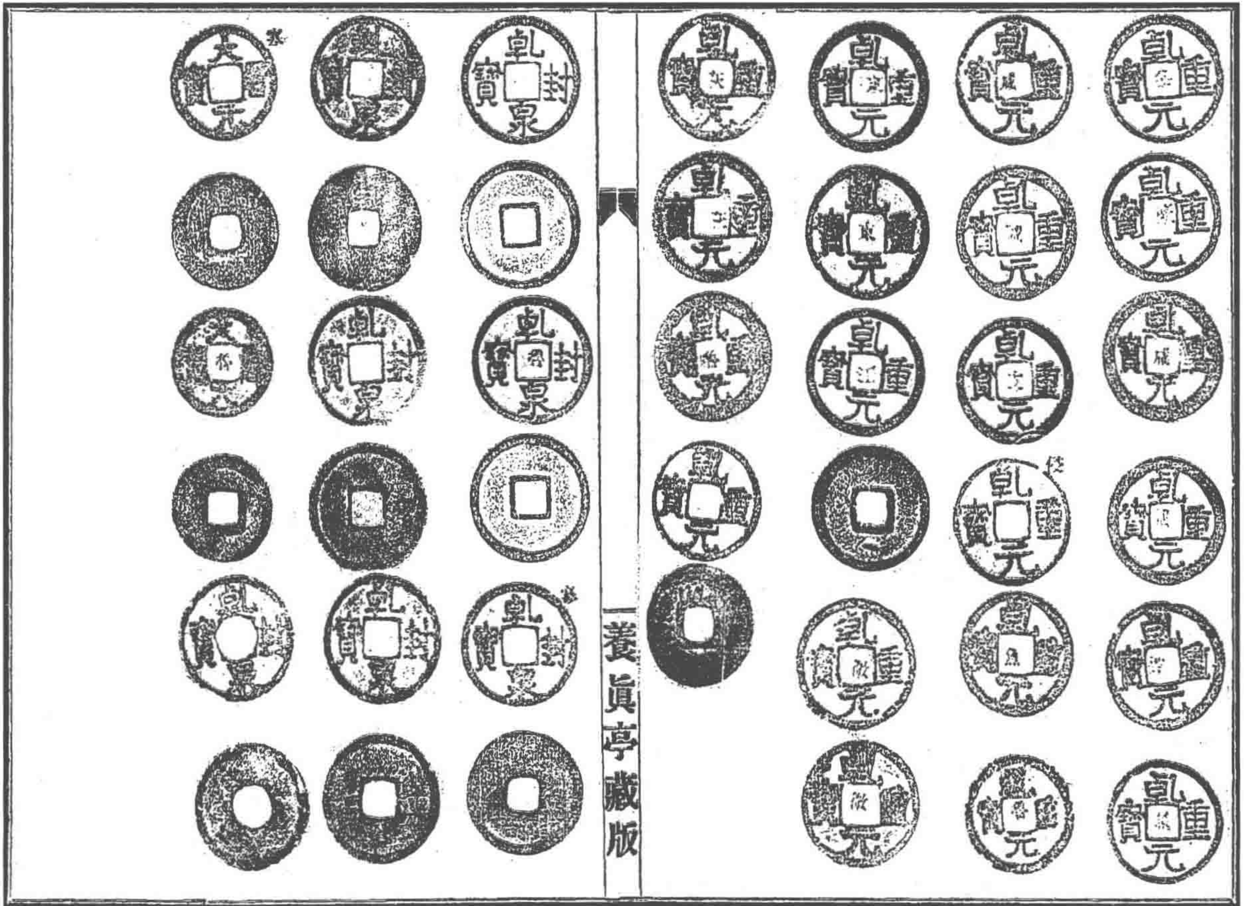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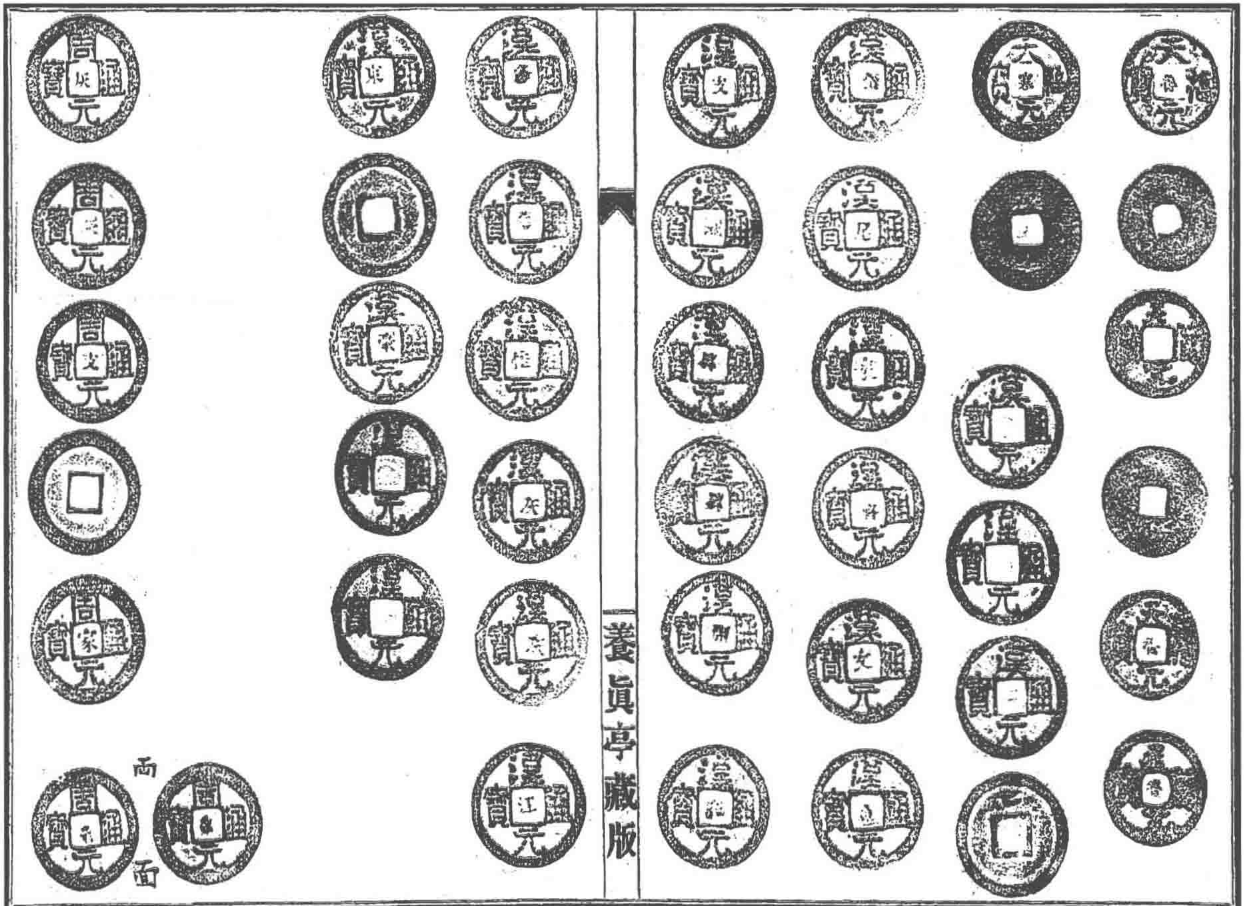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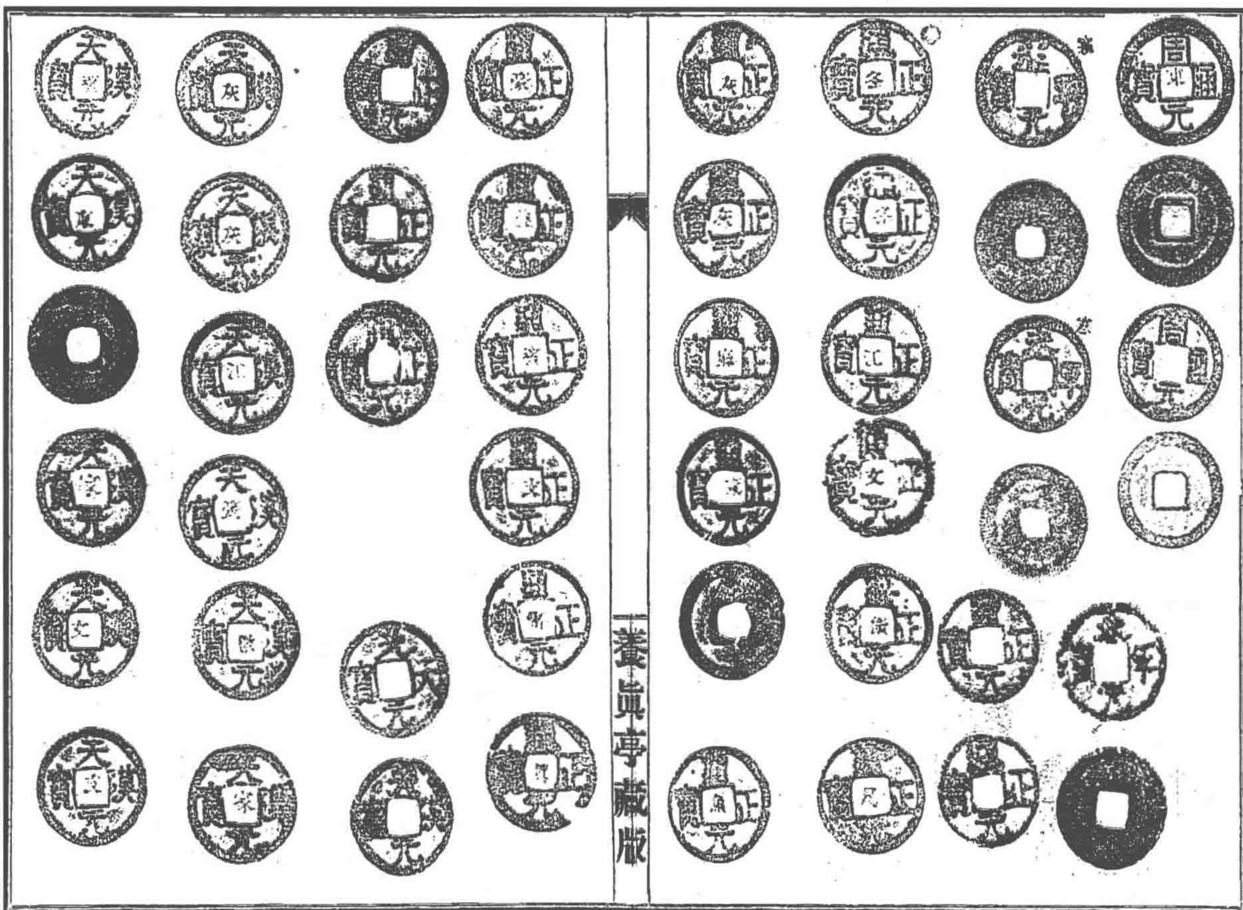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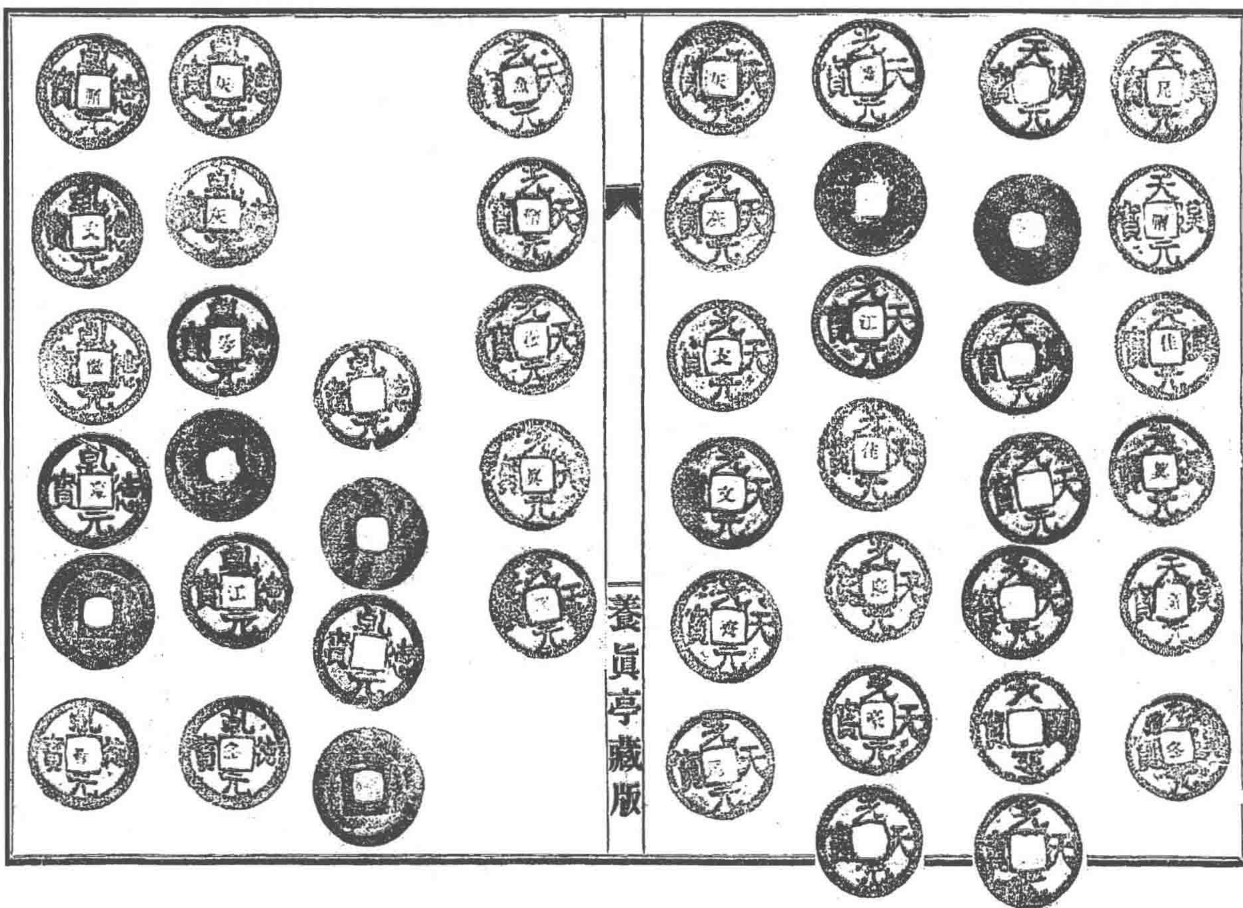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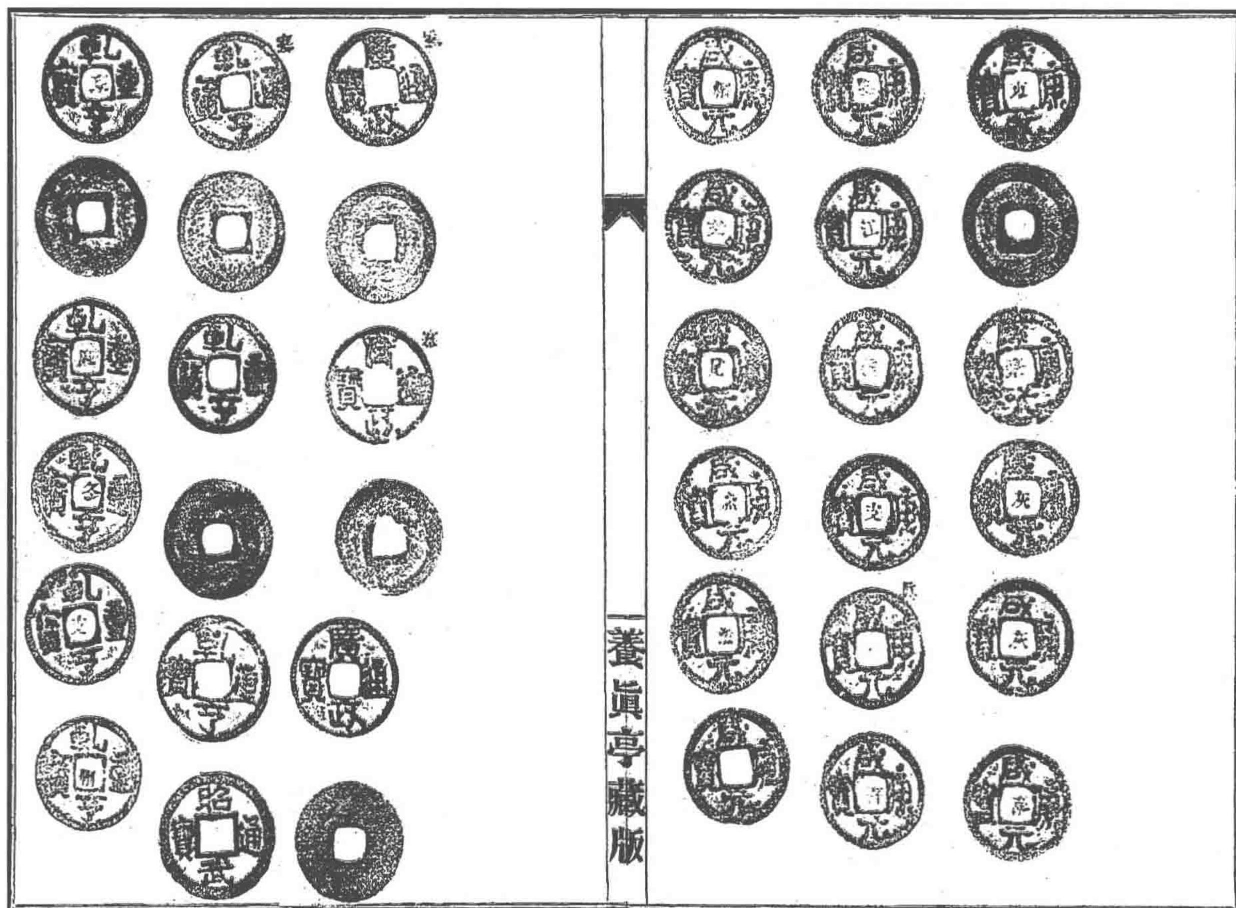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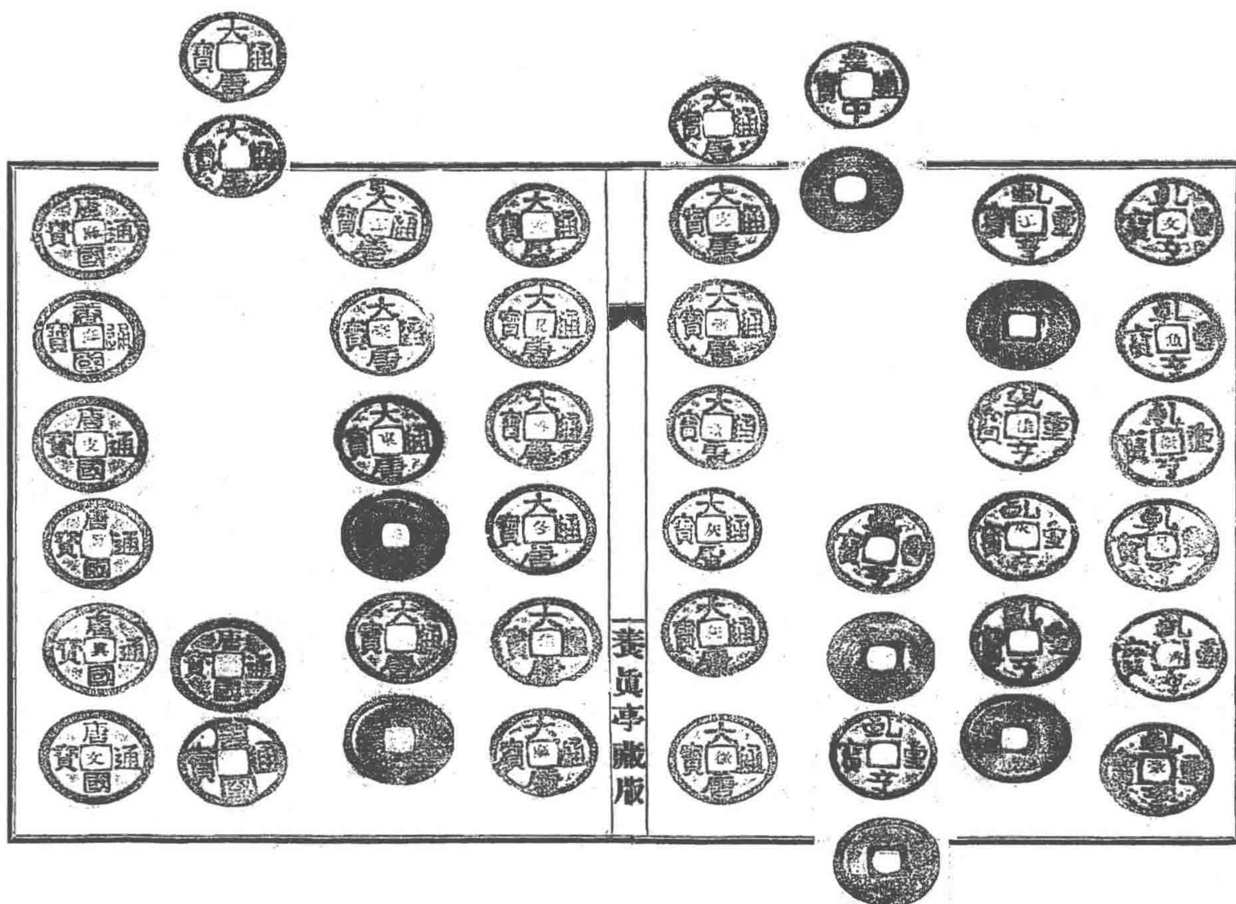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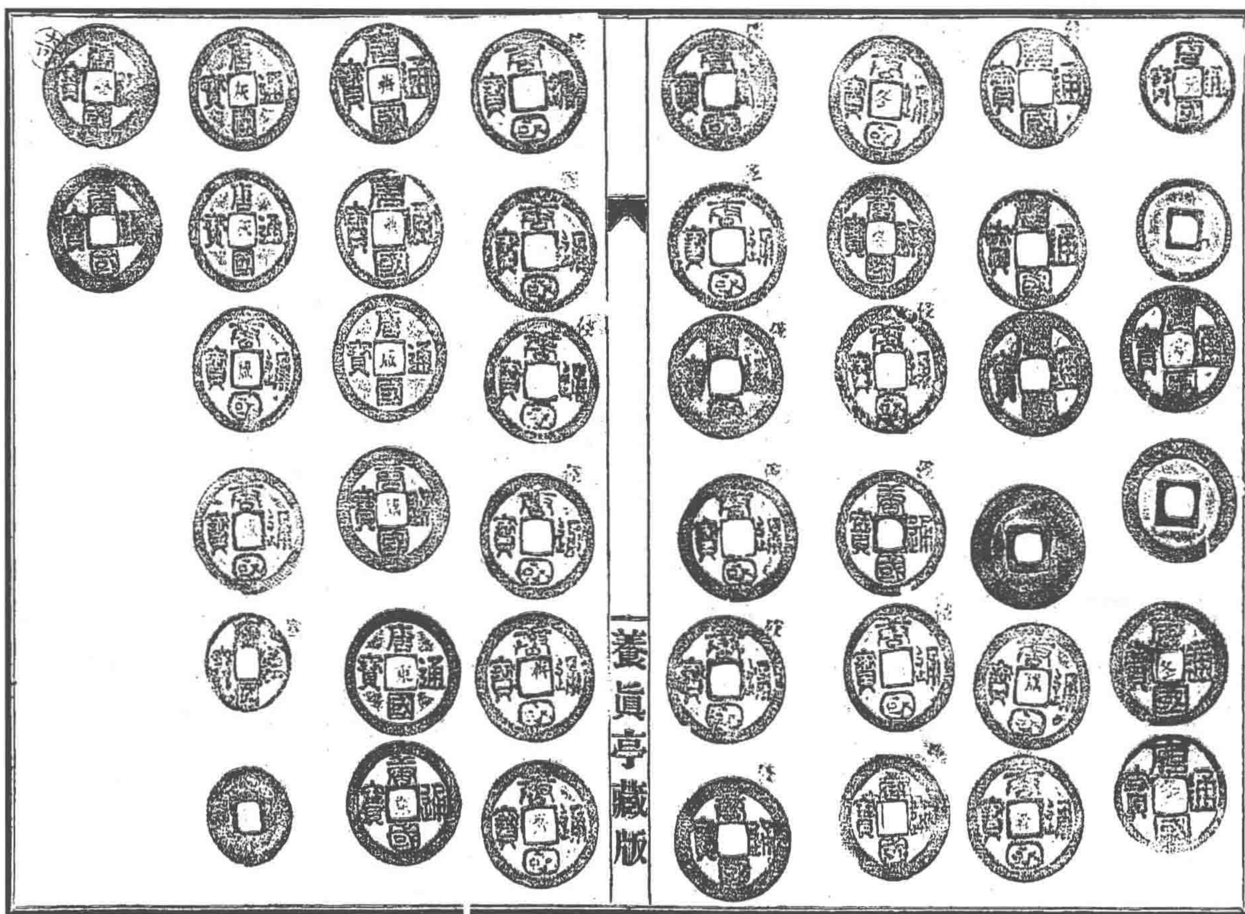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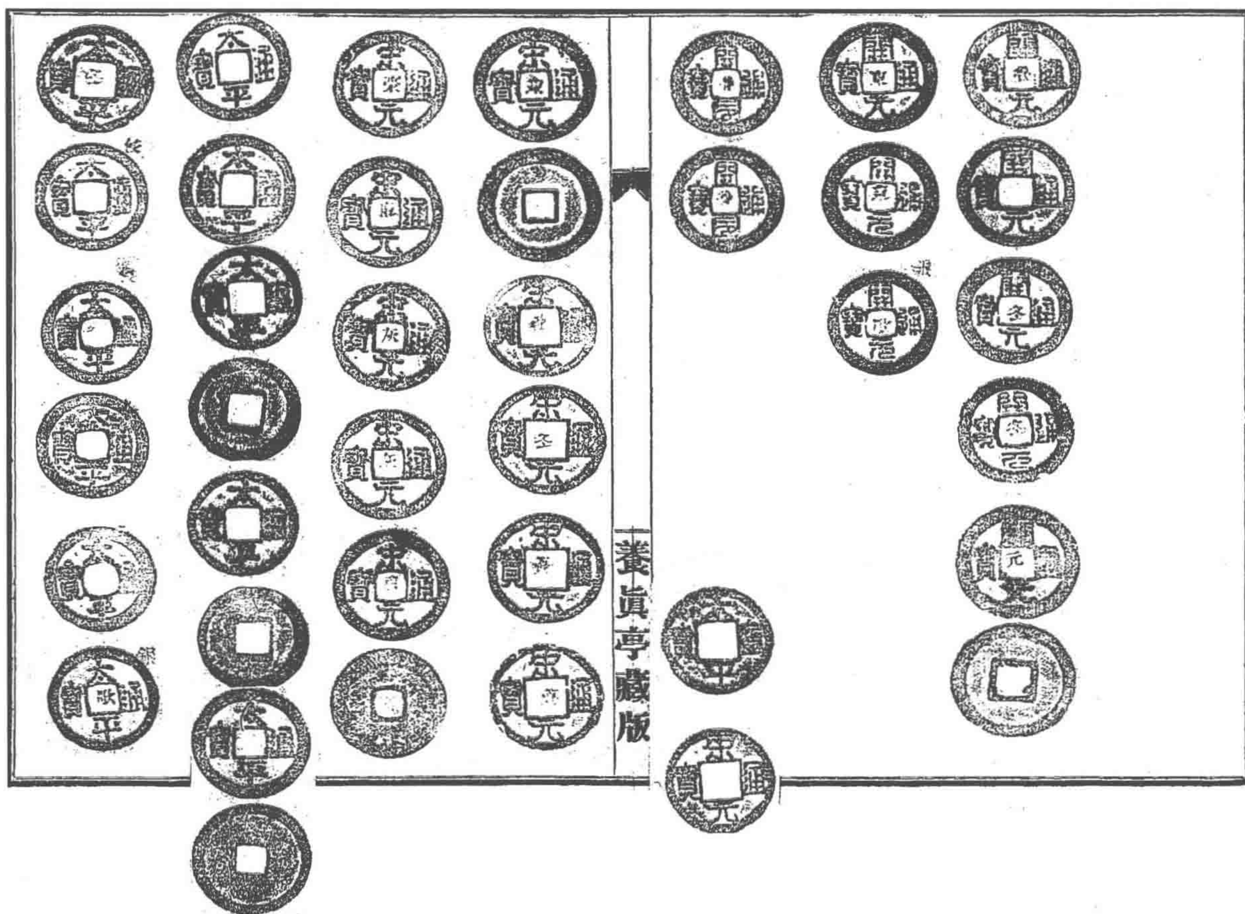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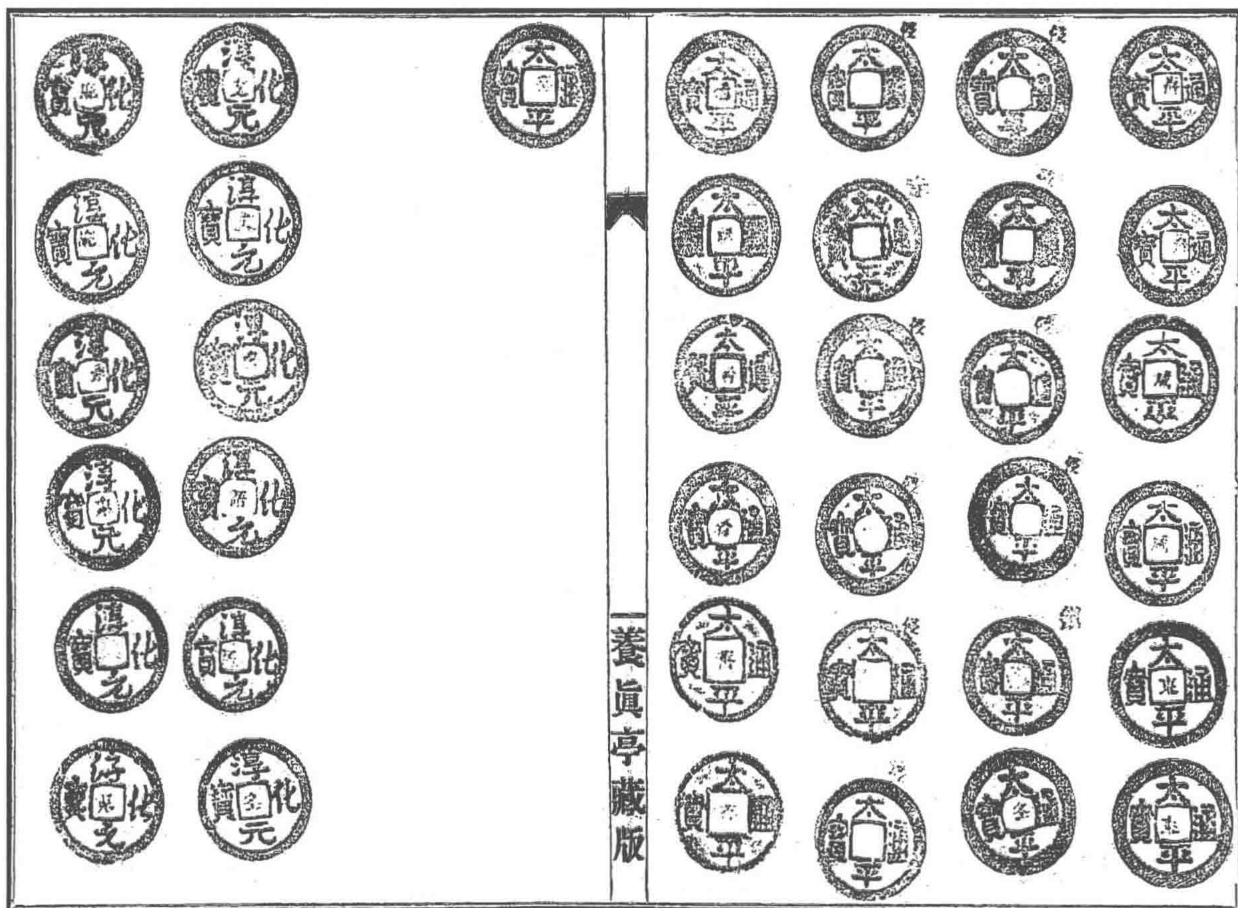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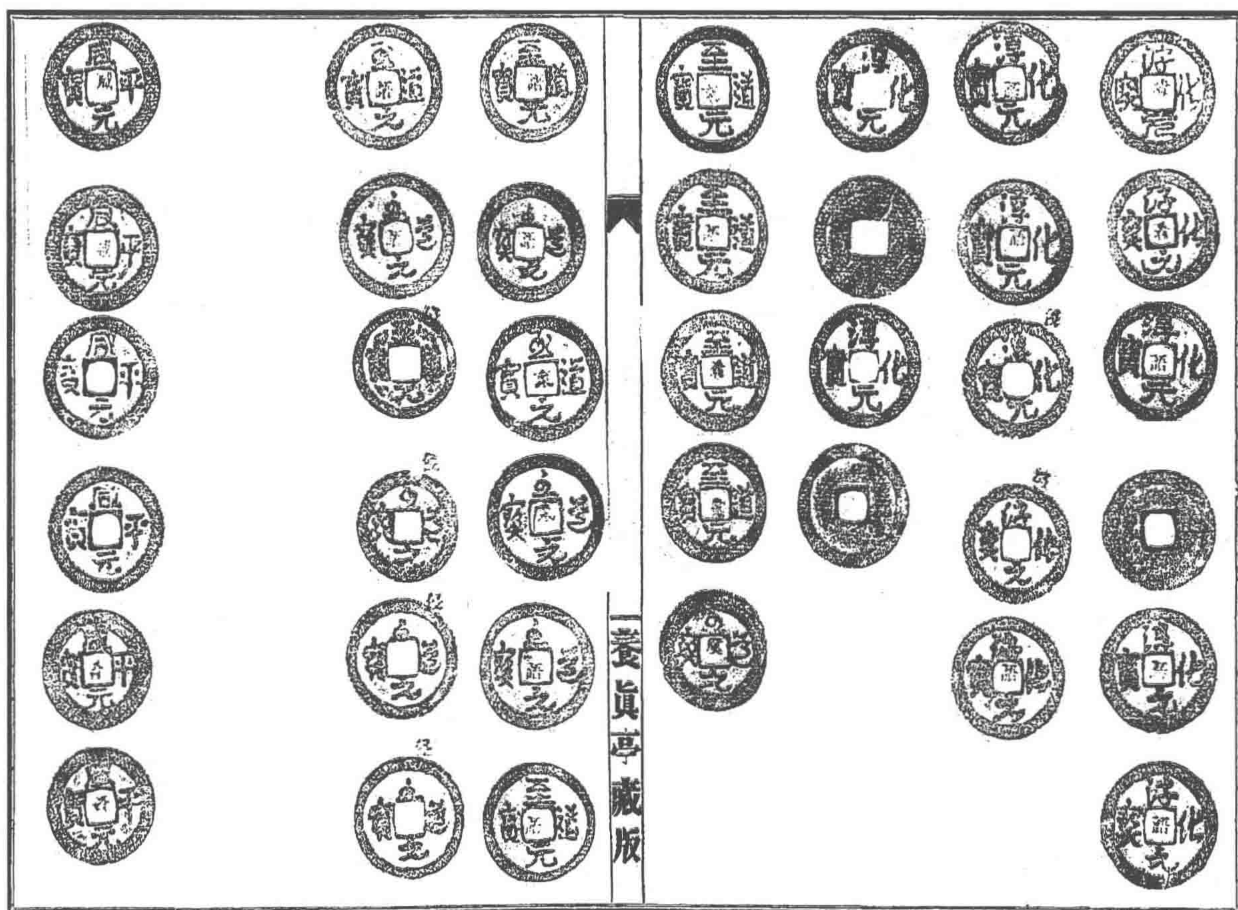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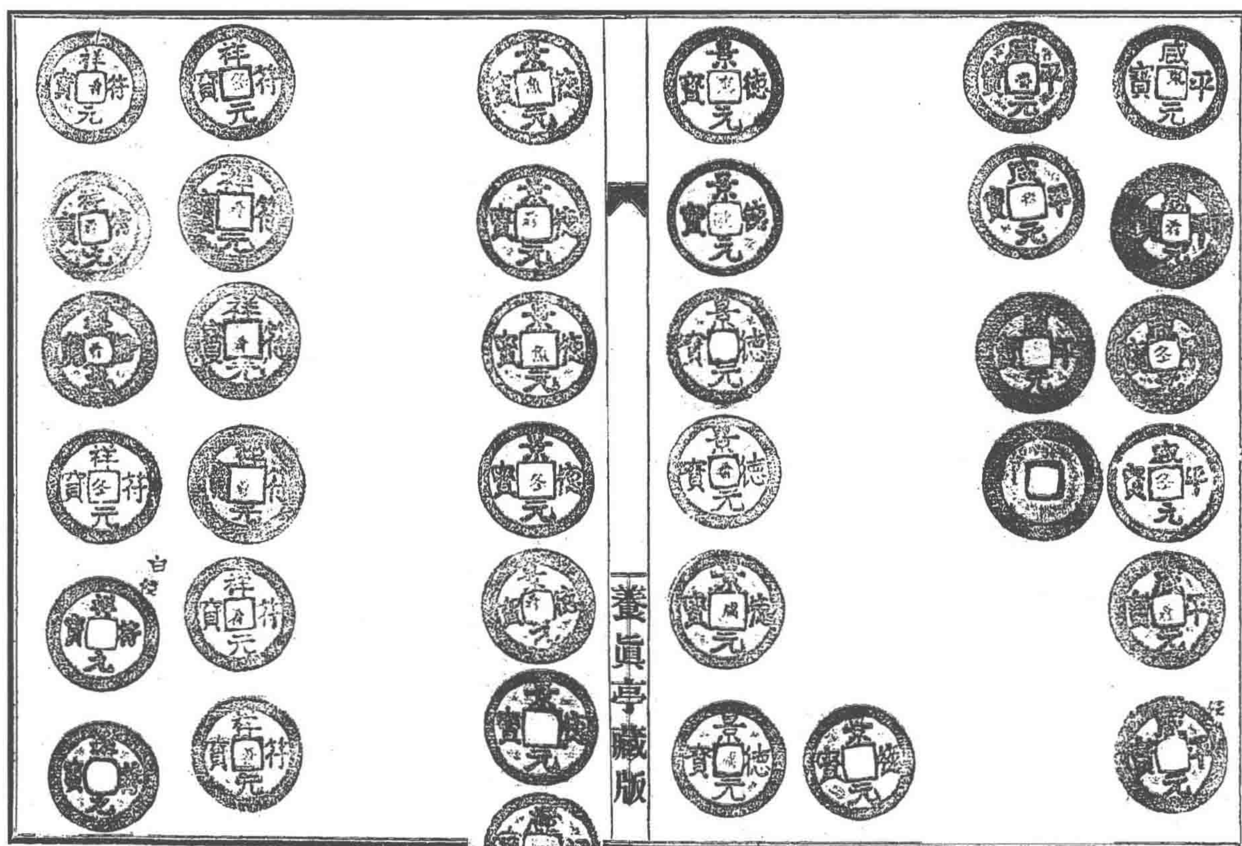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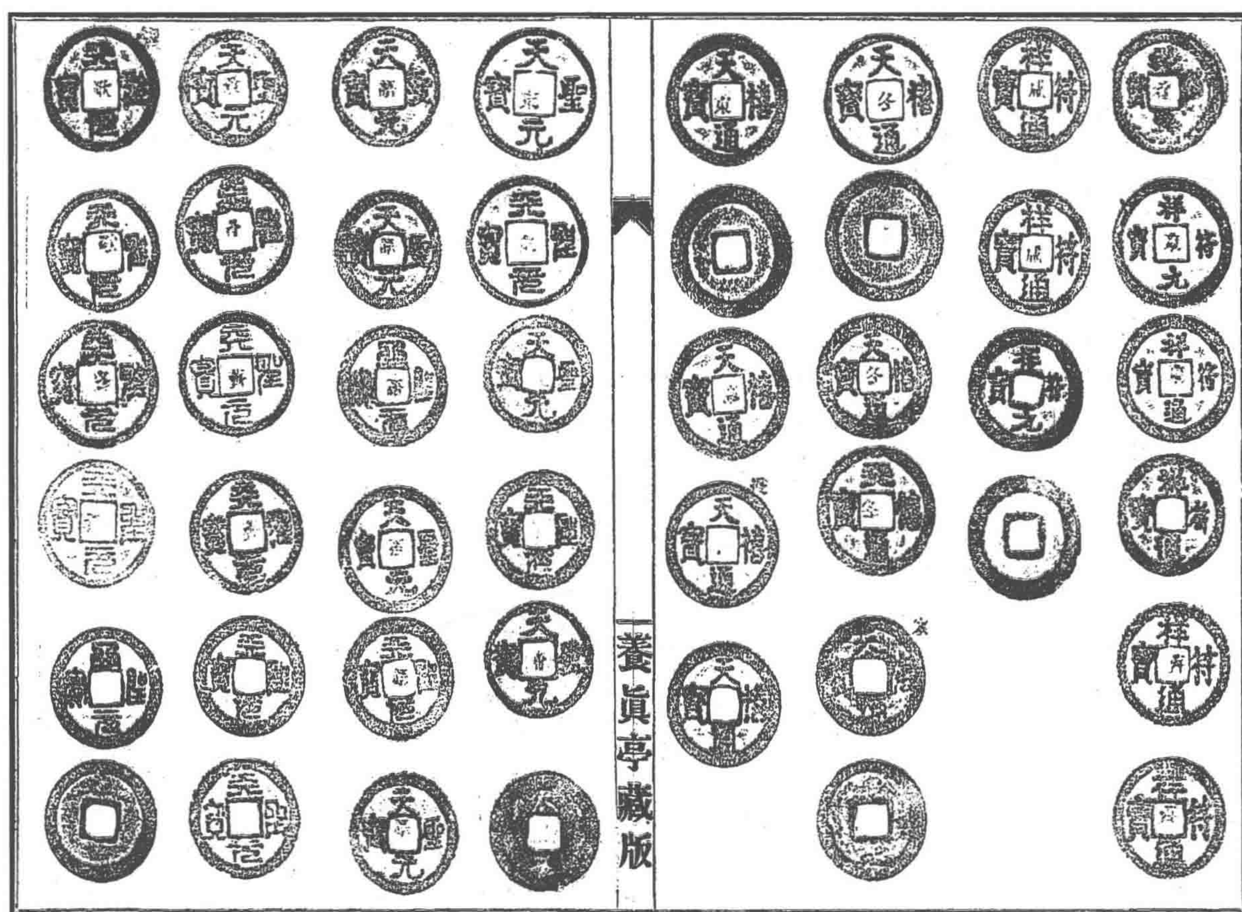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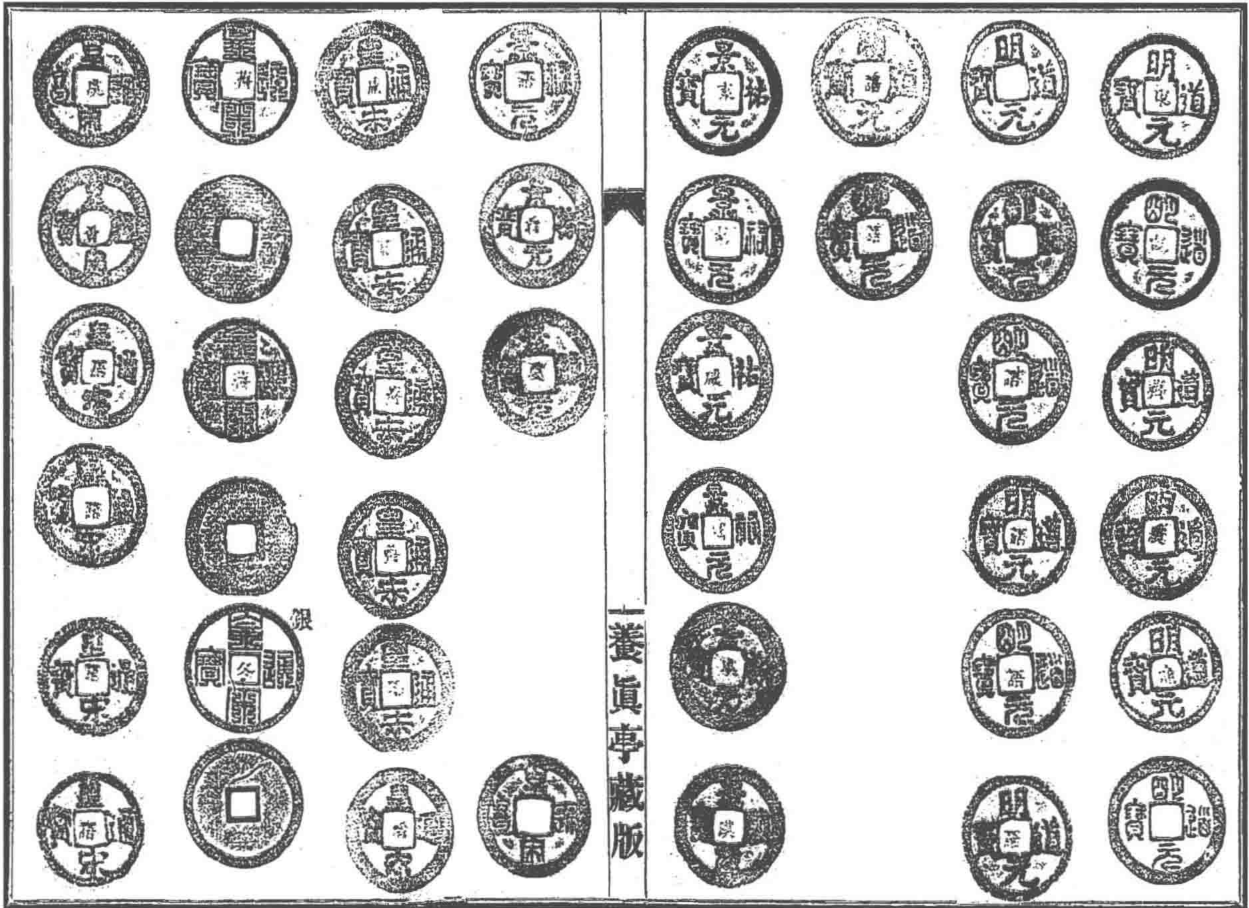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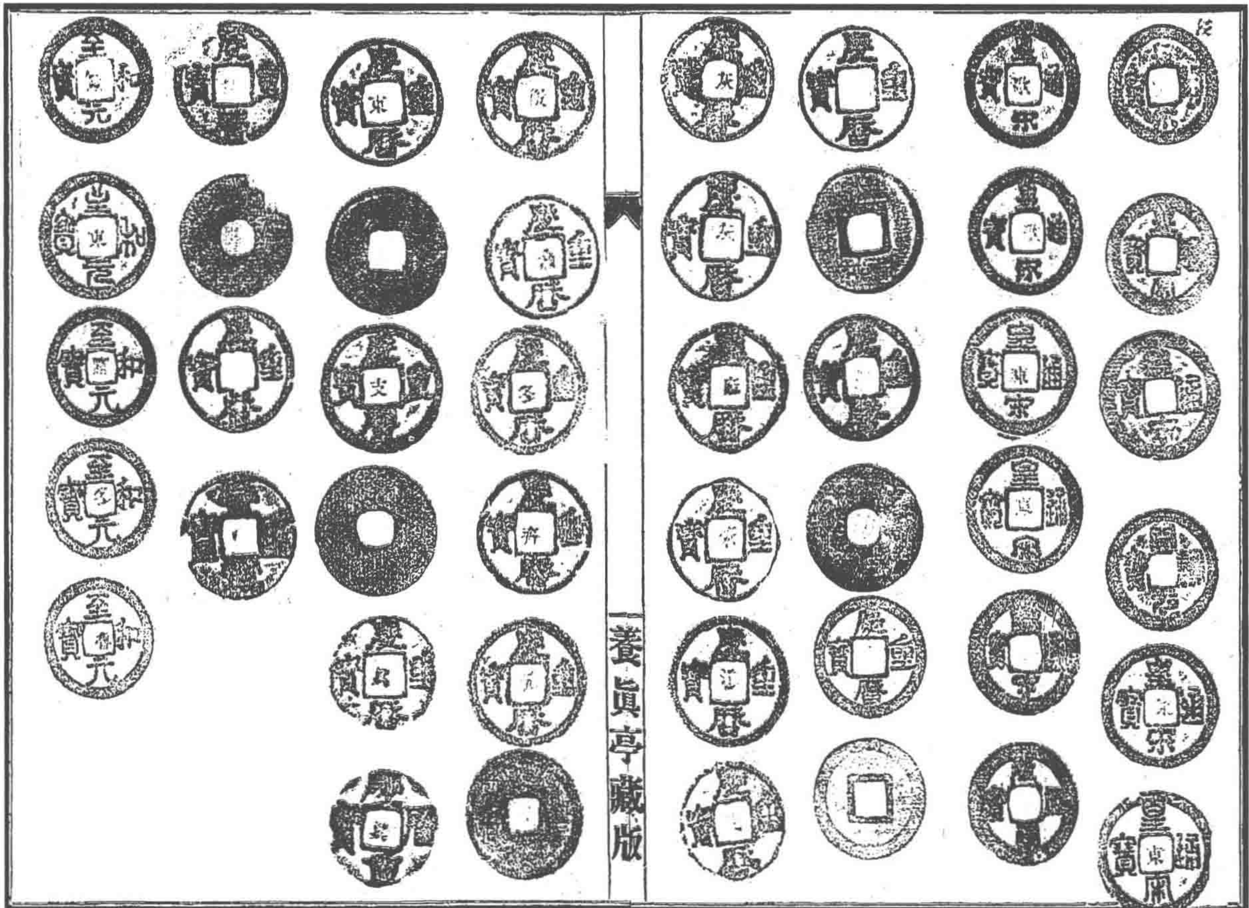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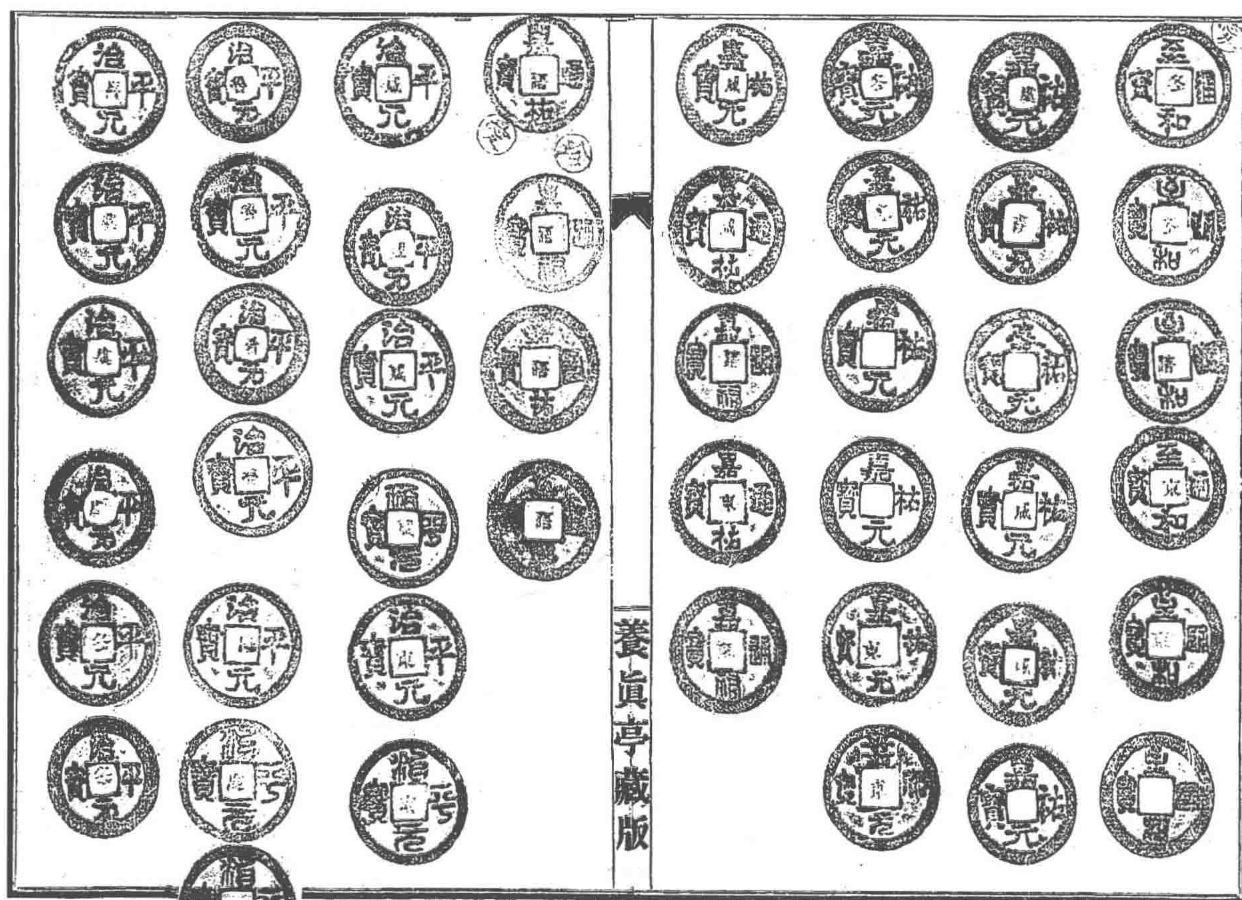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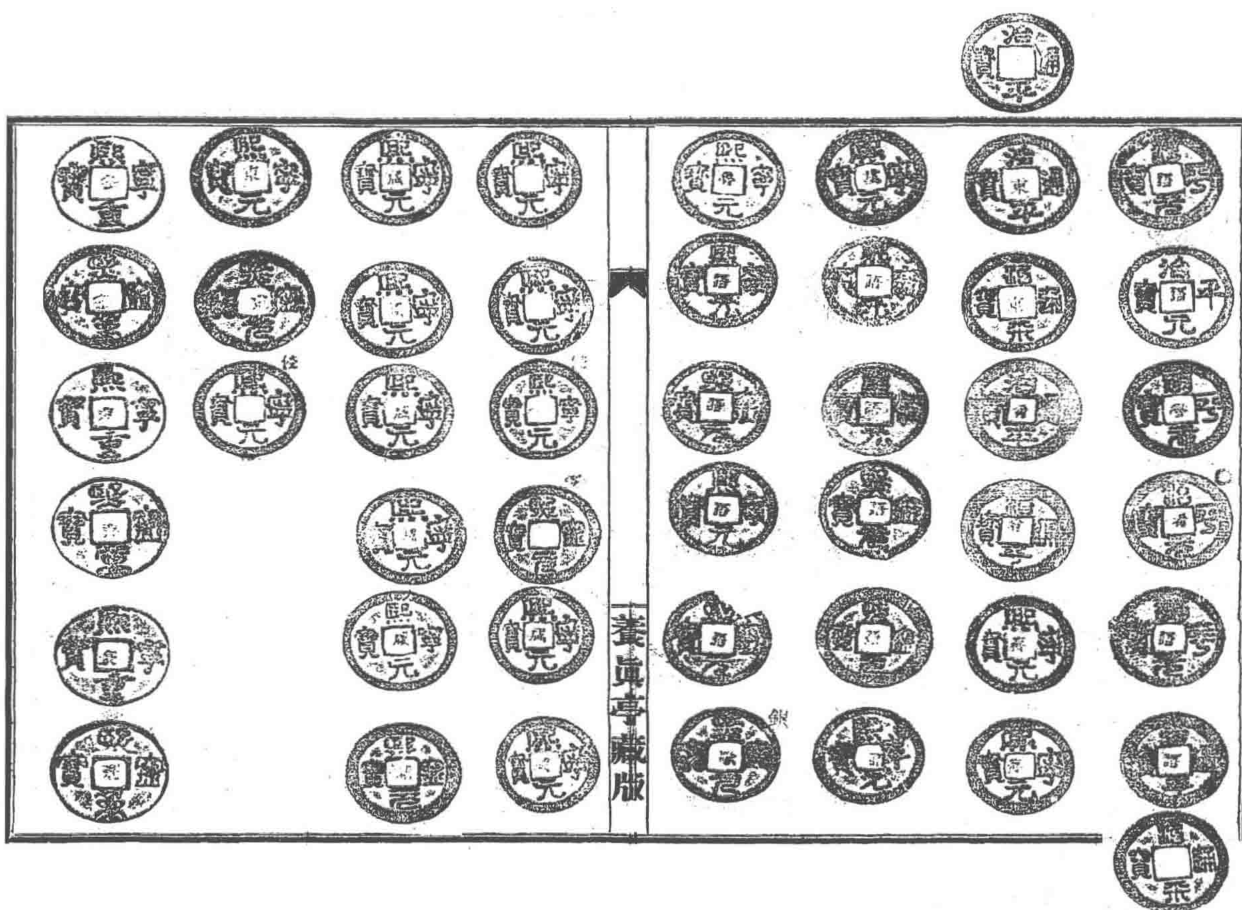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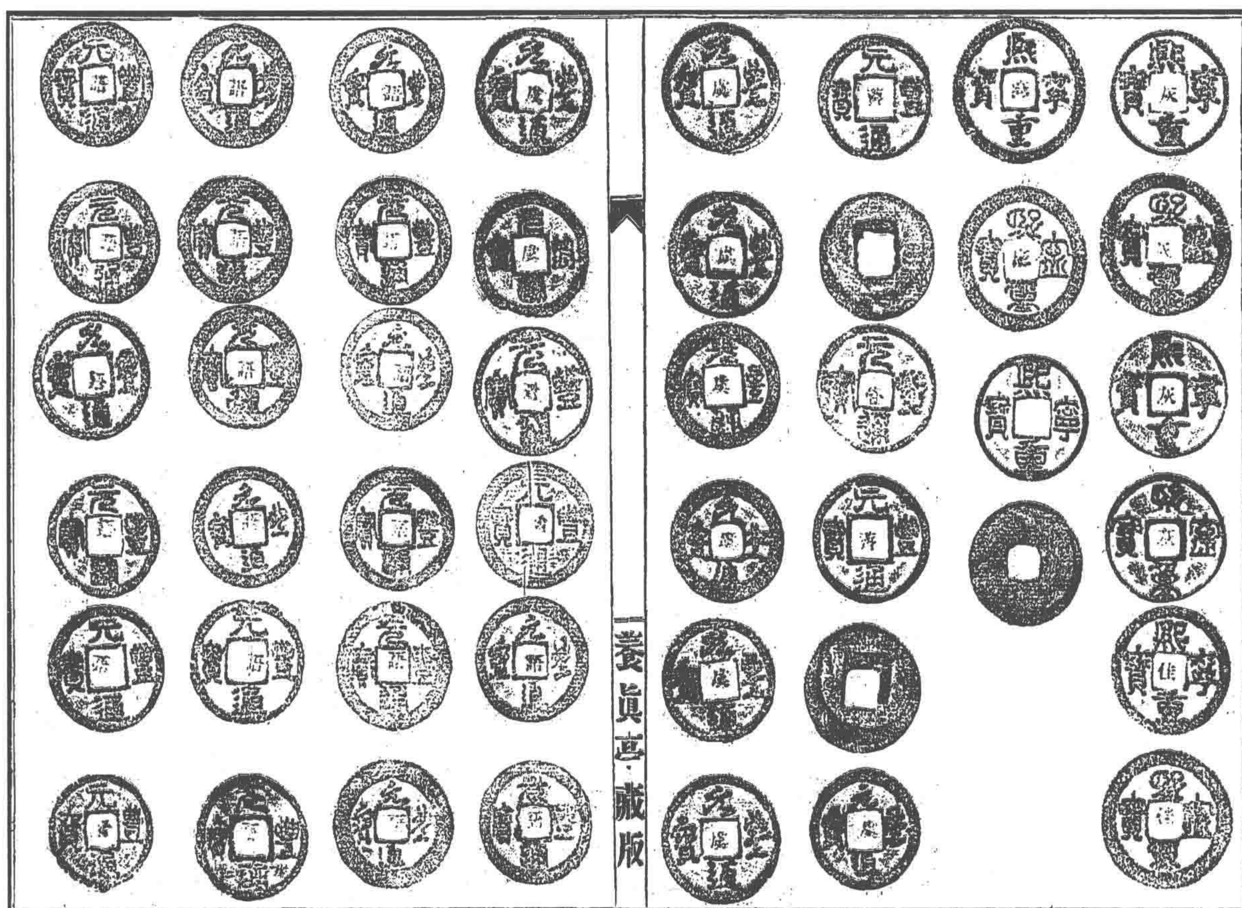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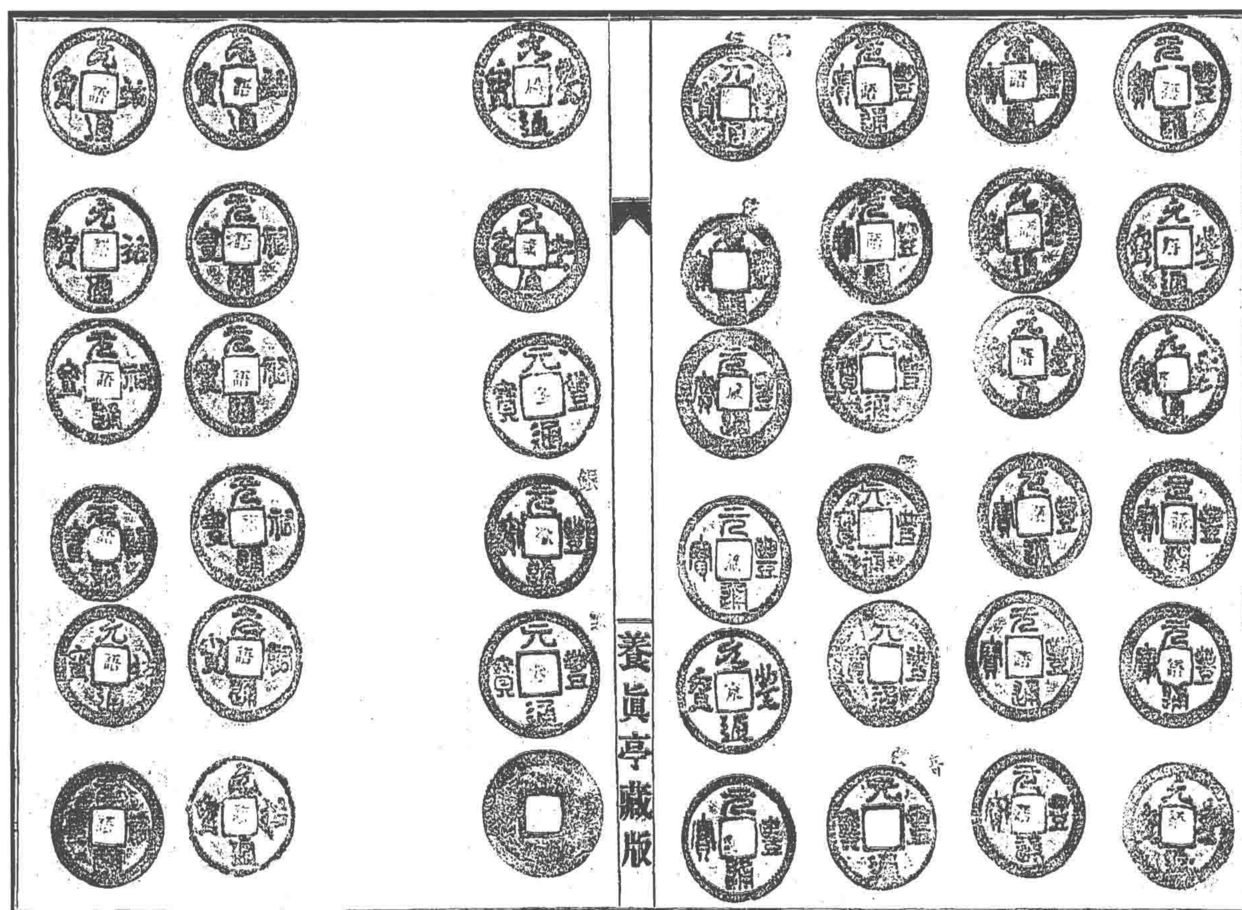

銀
養貞亭藏版


養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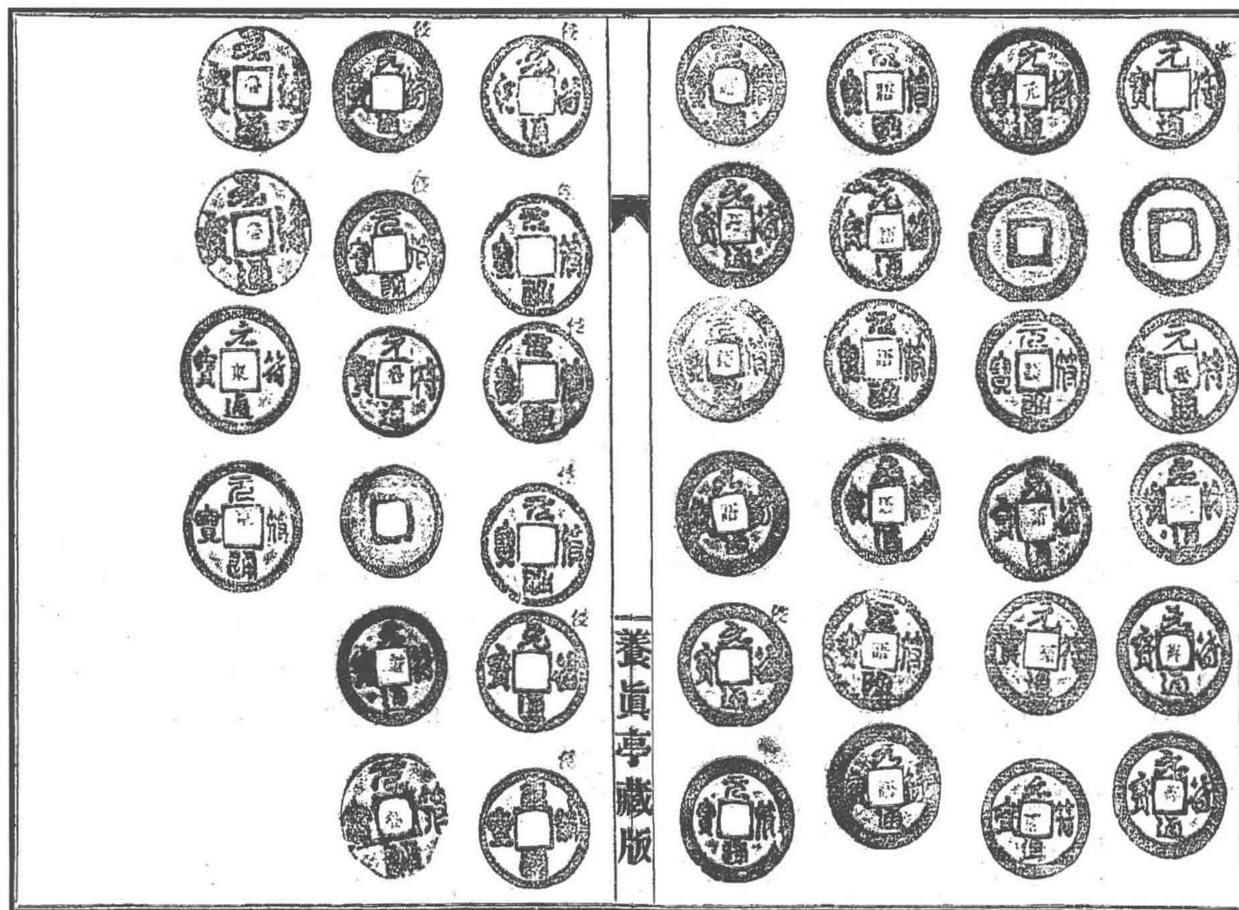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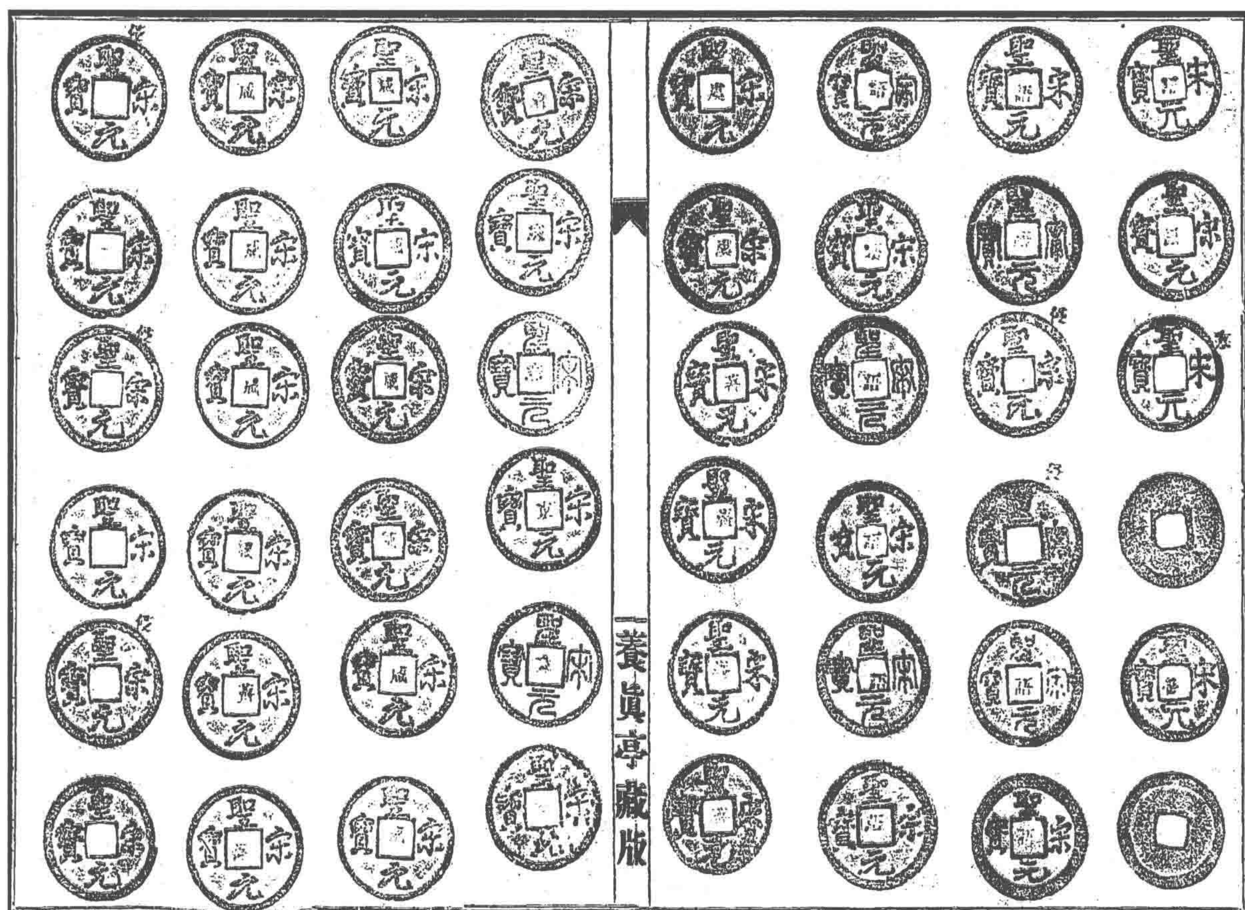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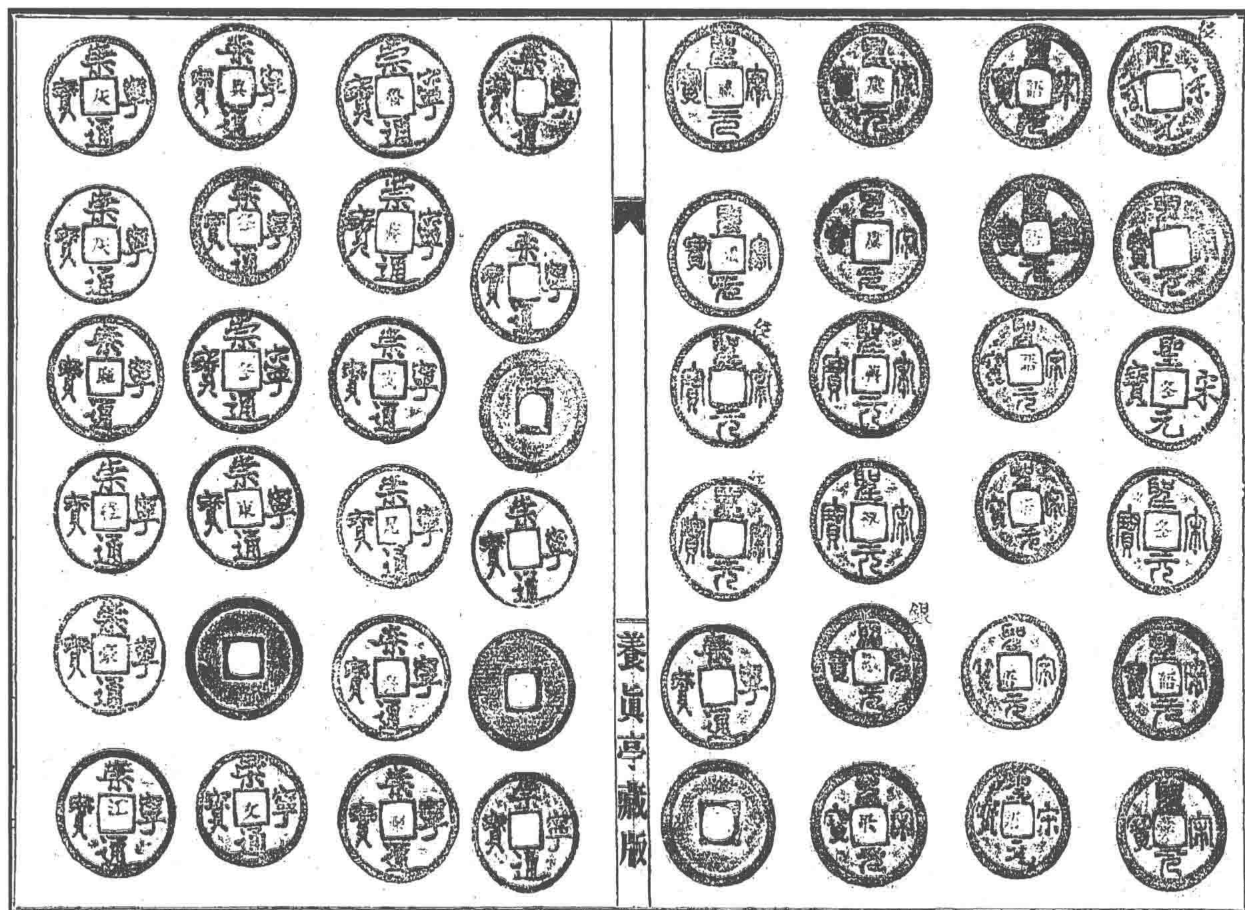

養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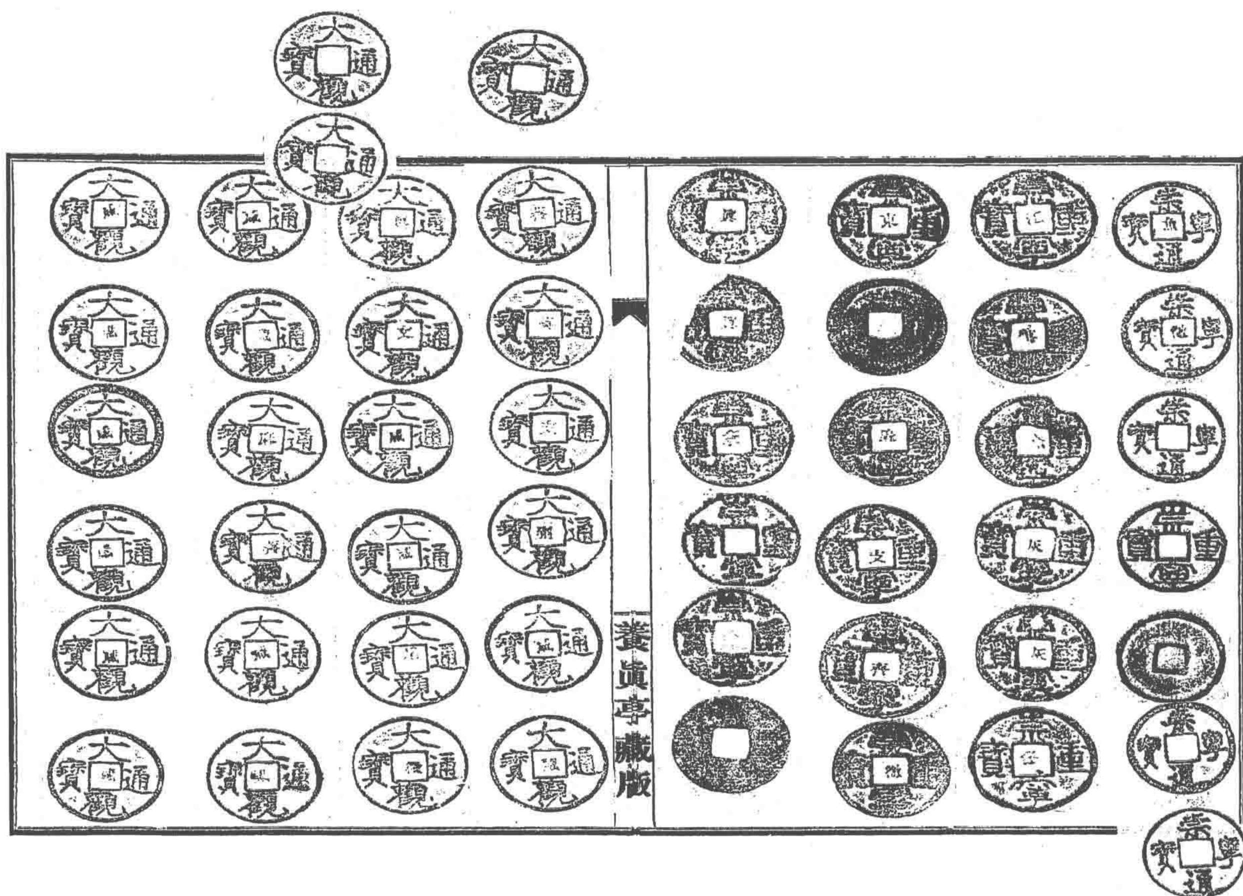

養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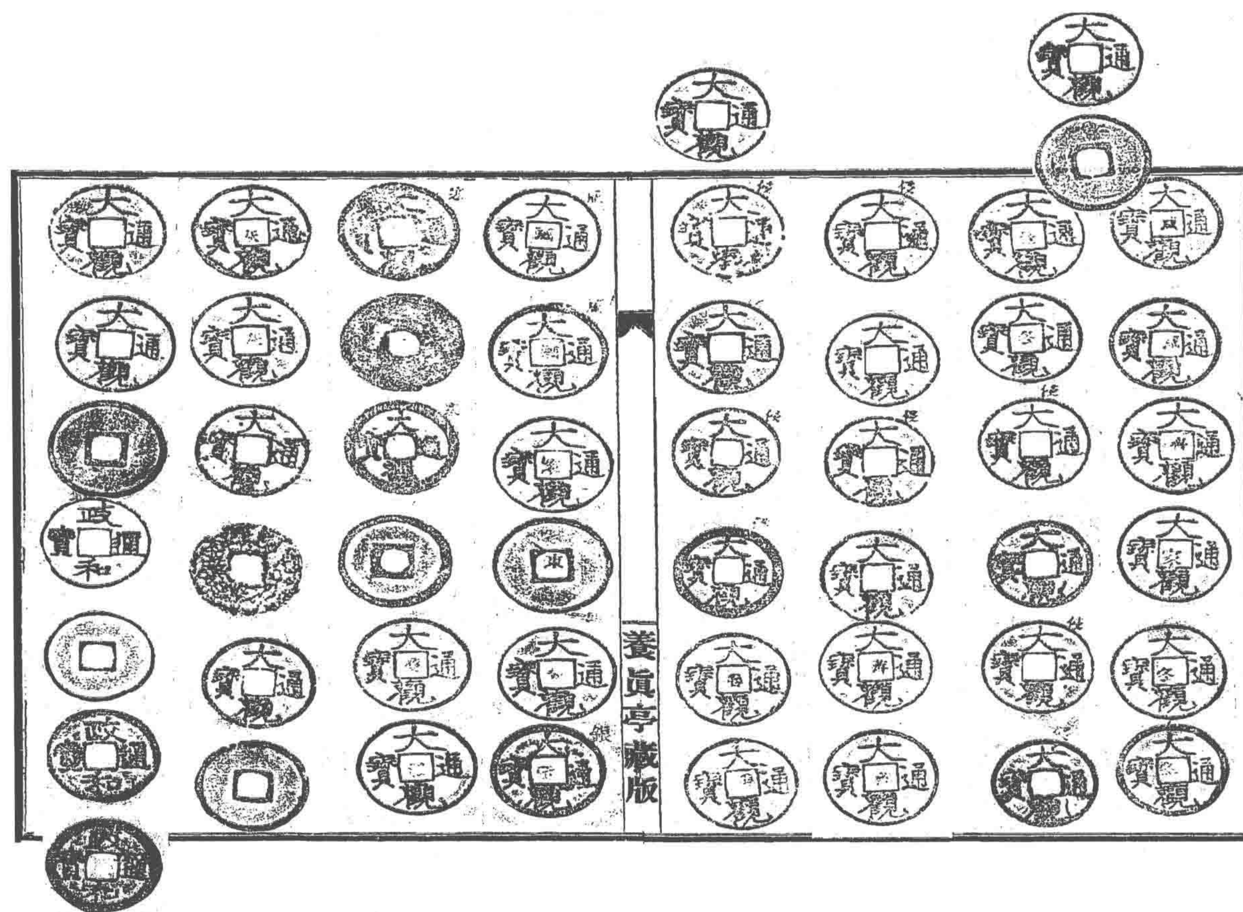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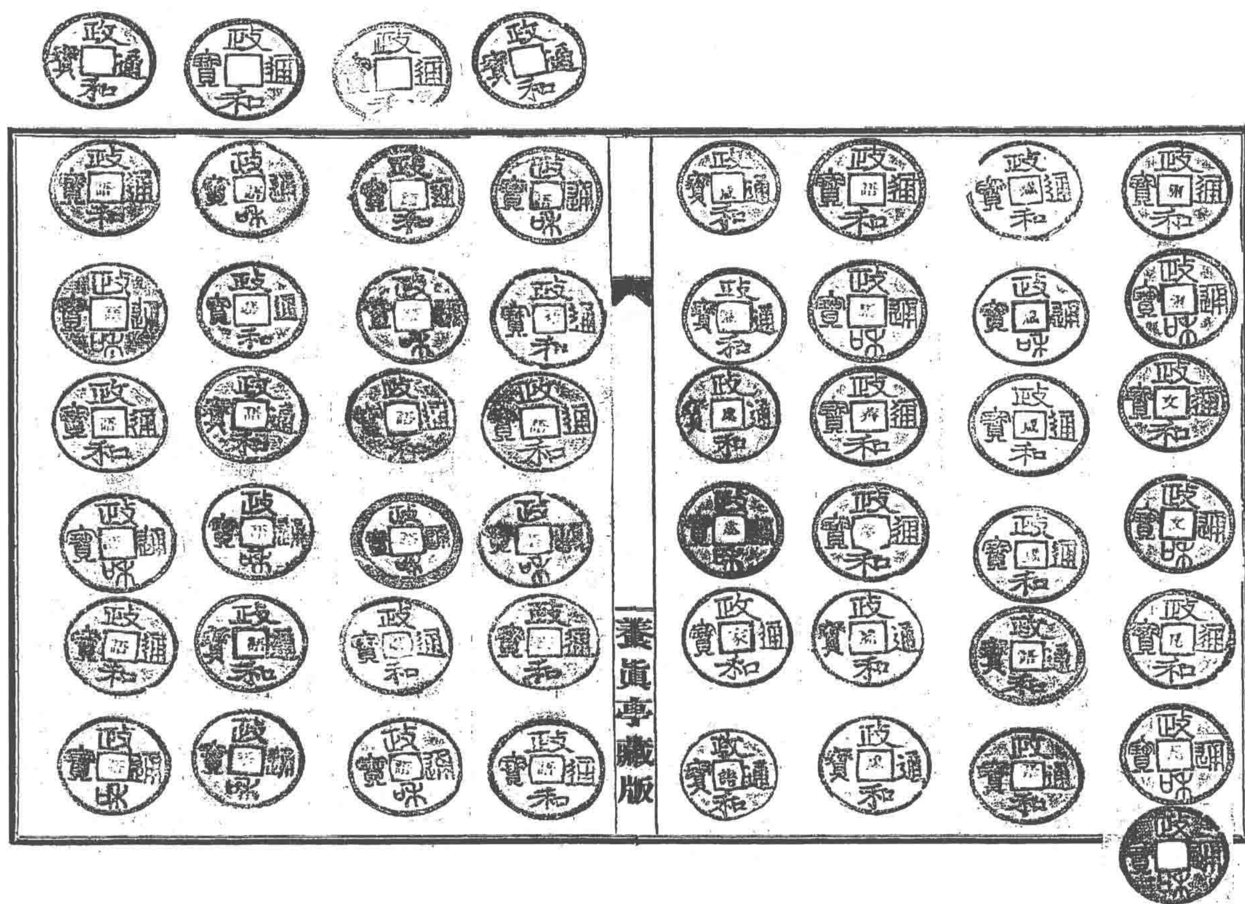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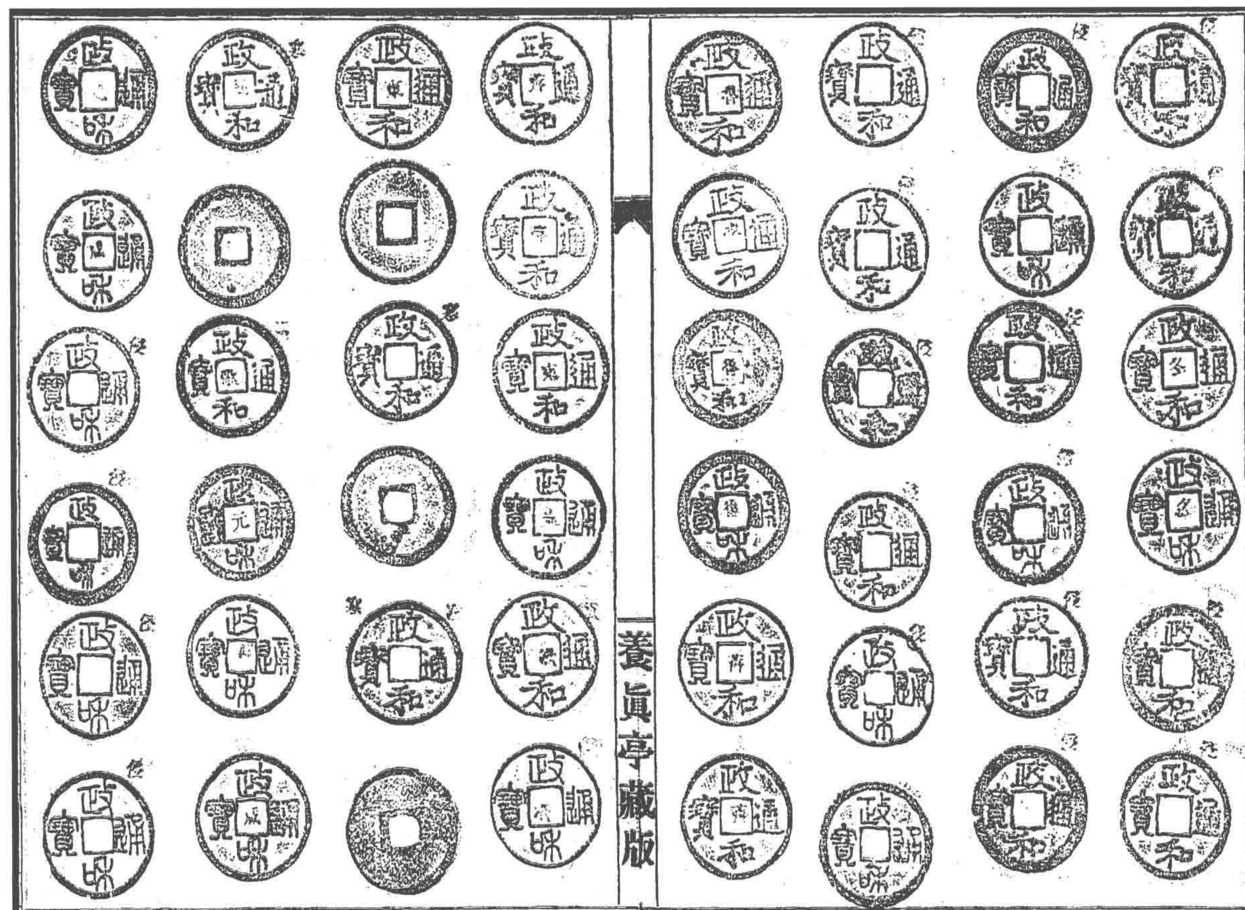

養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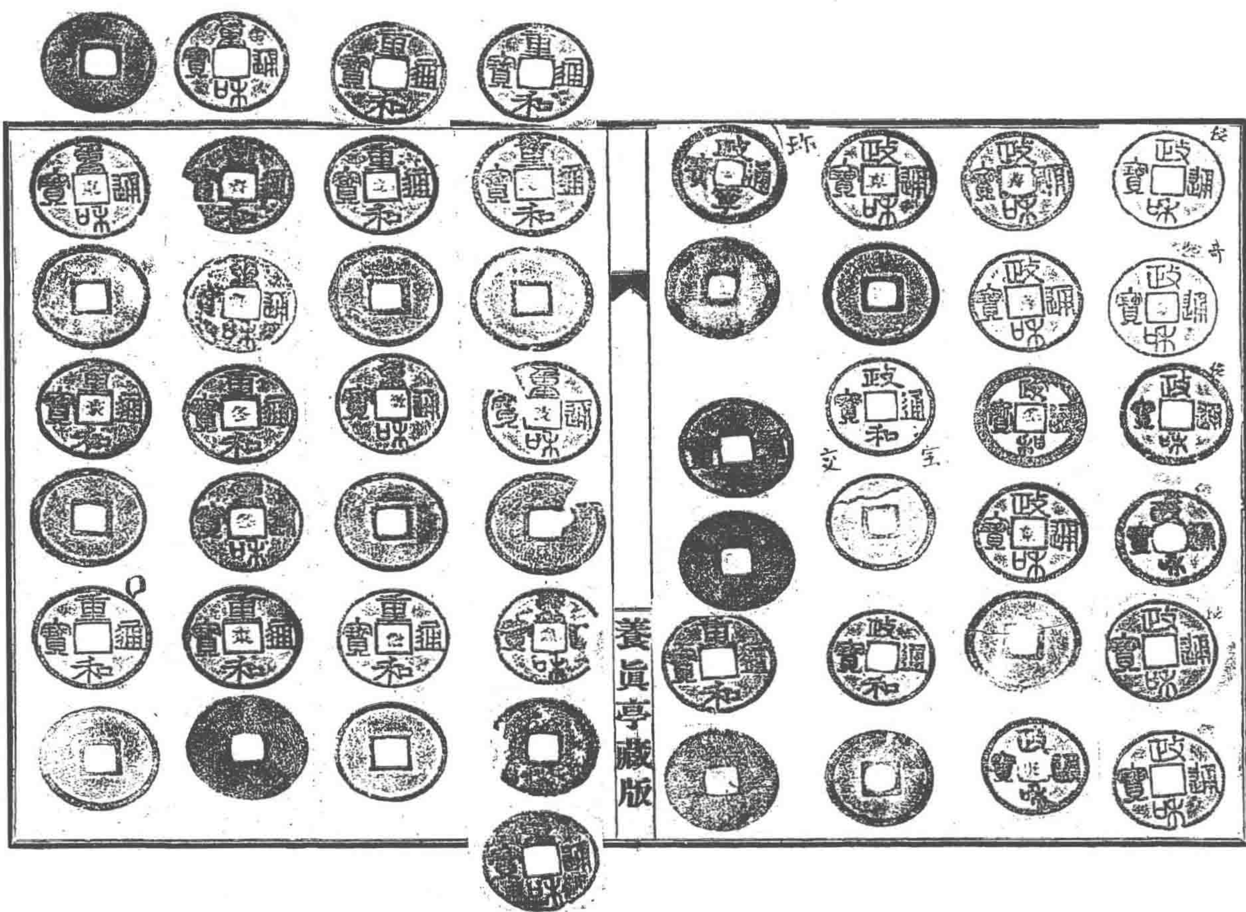

養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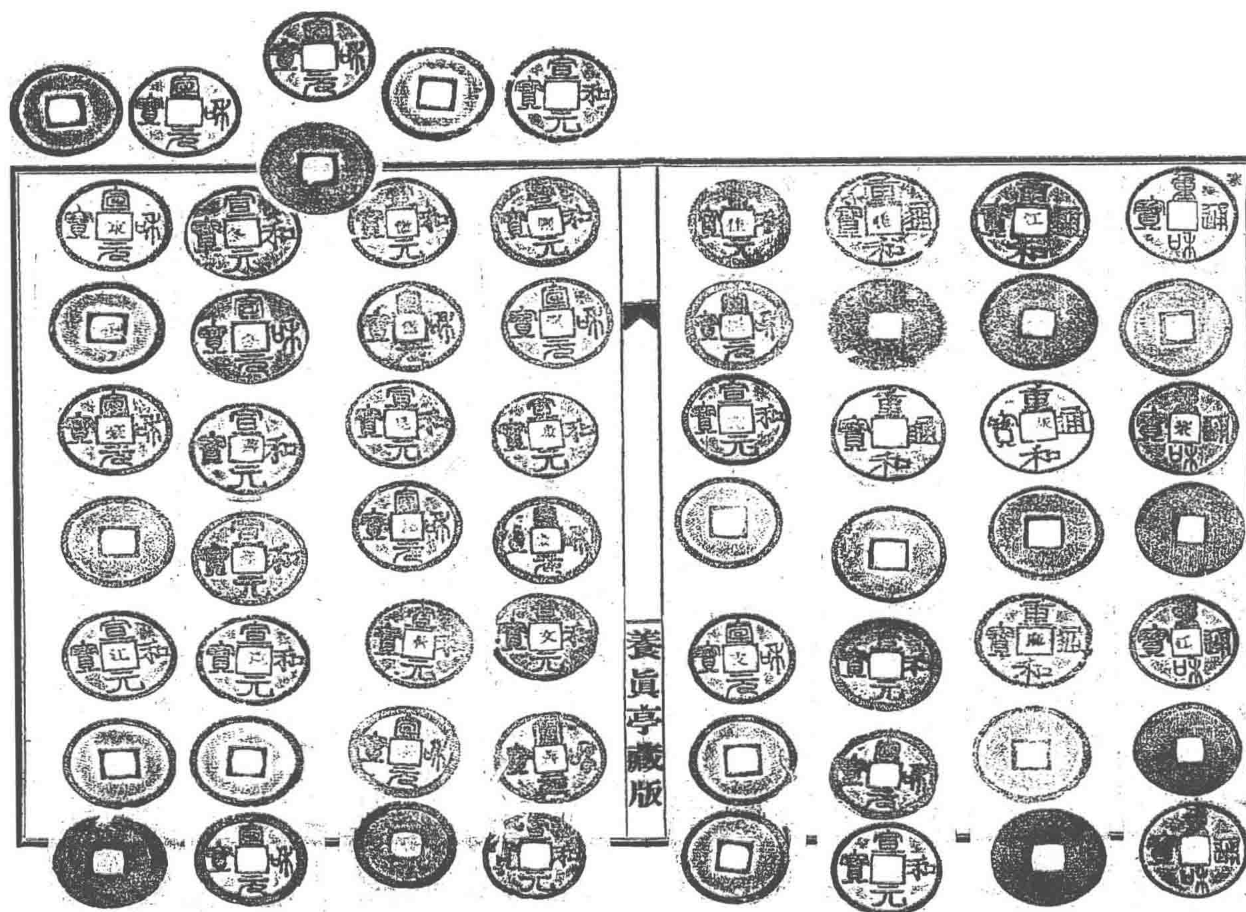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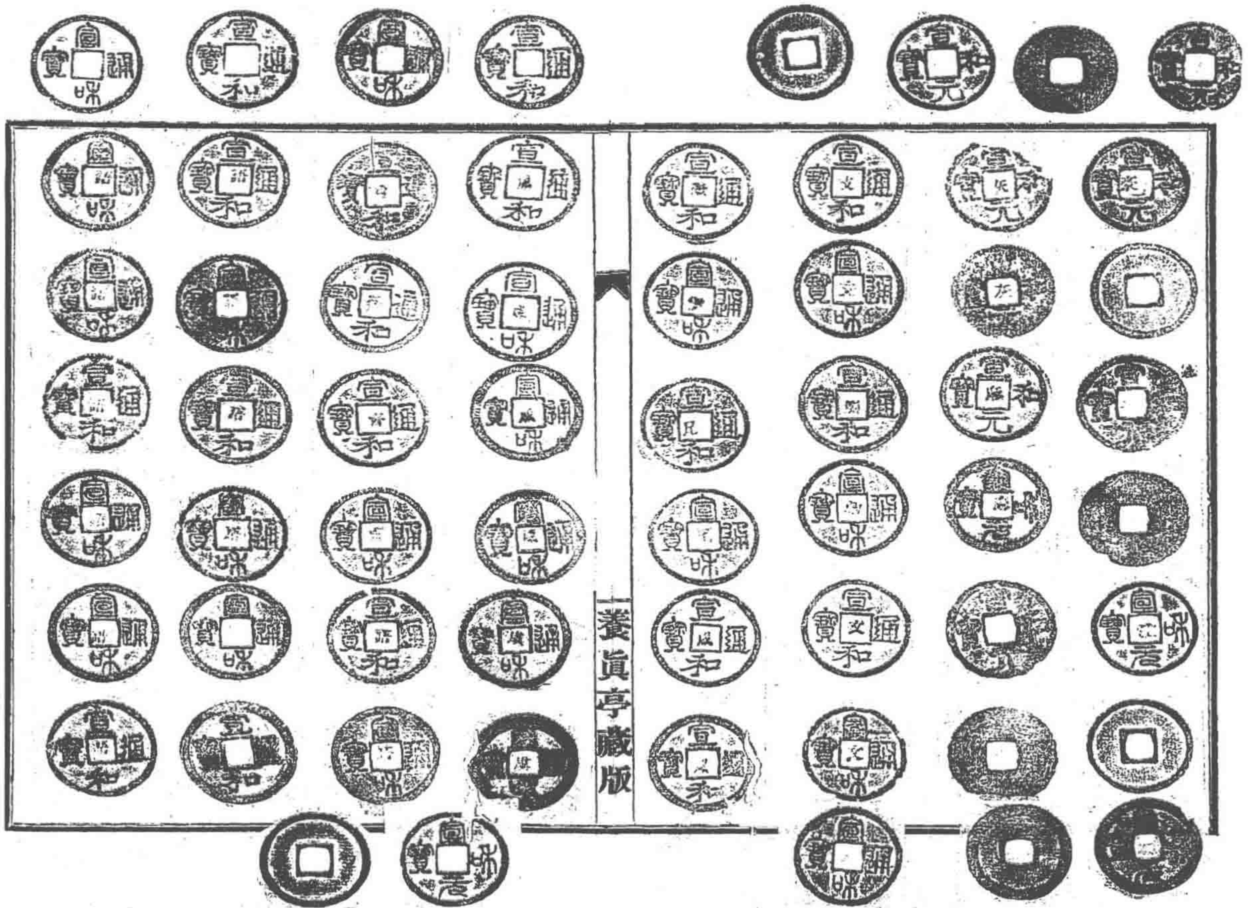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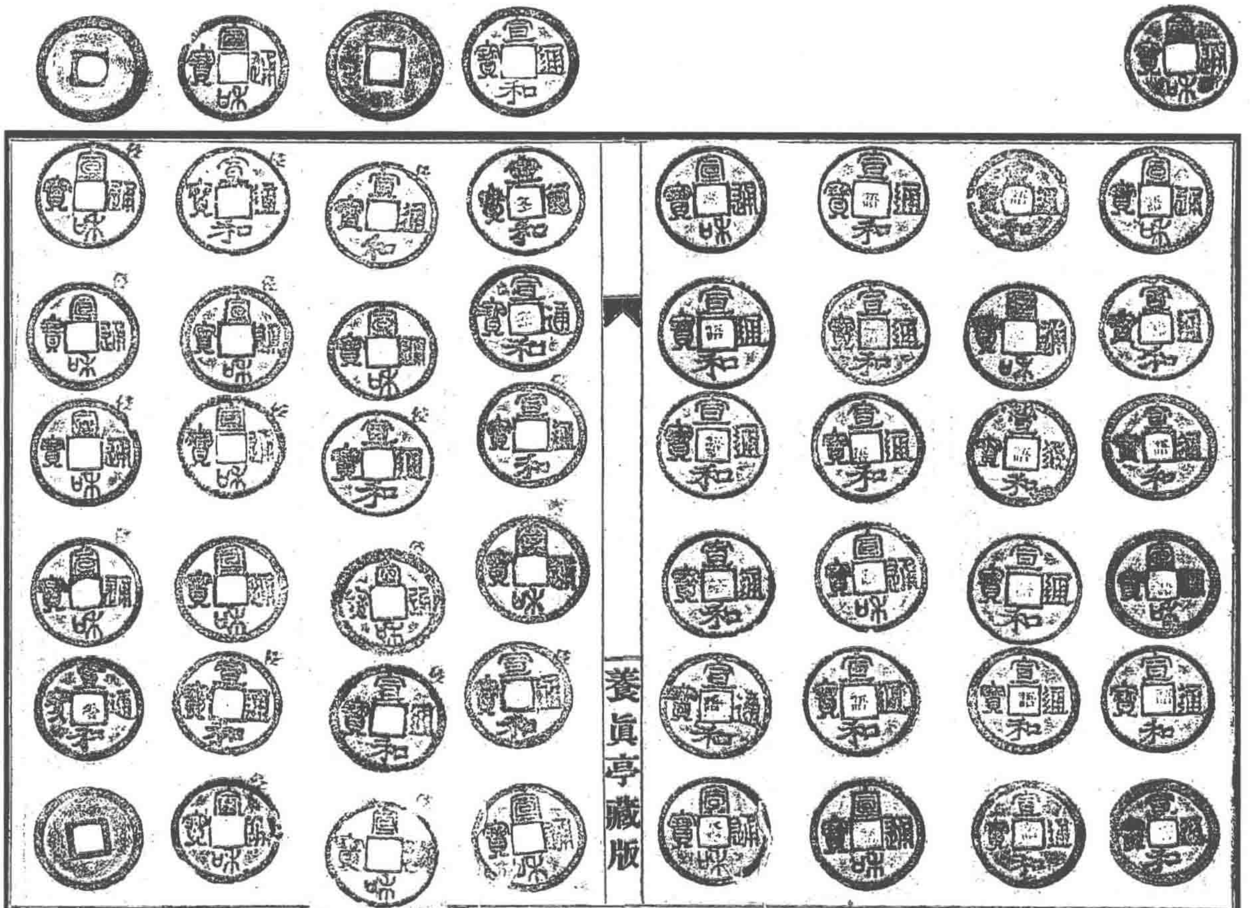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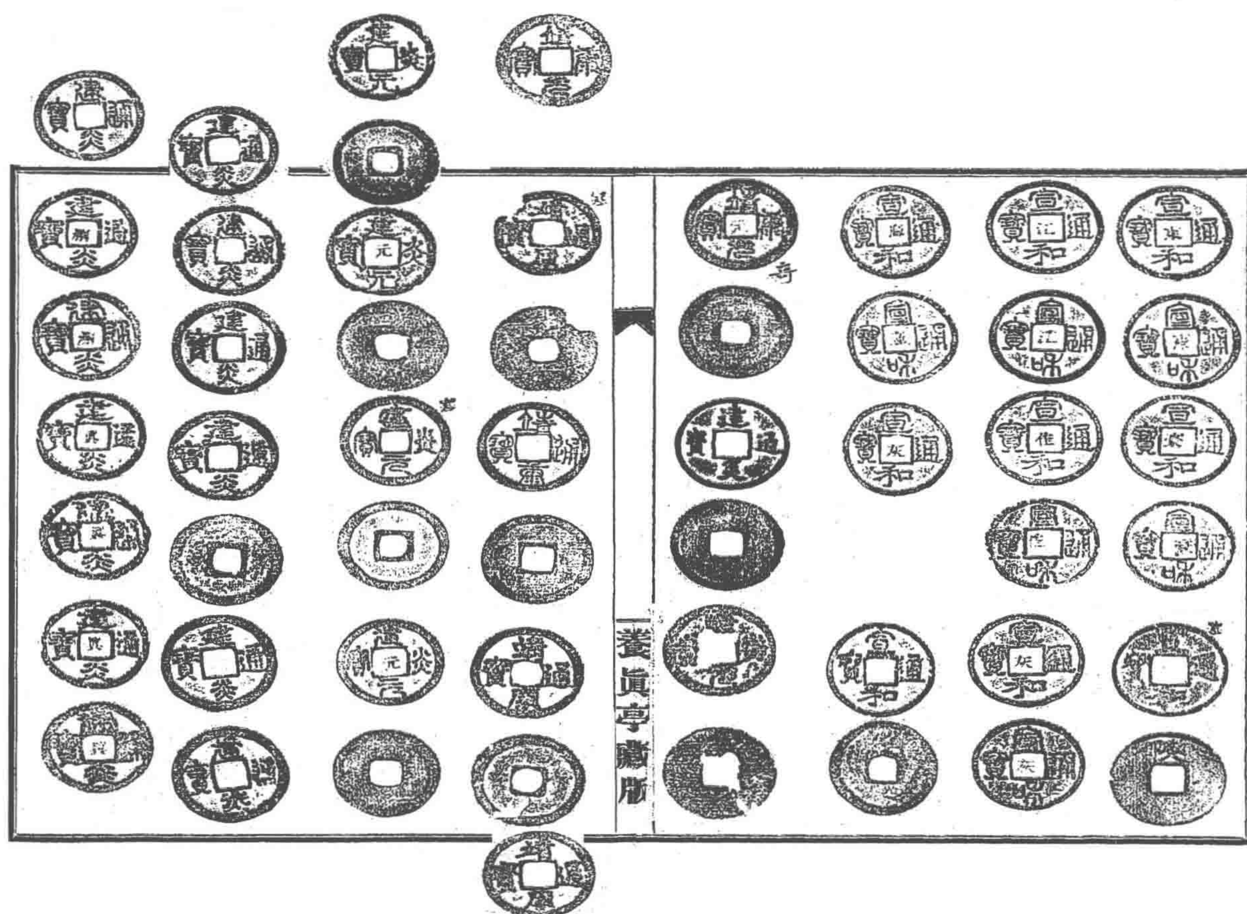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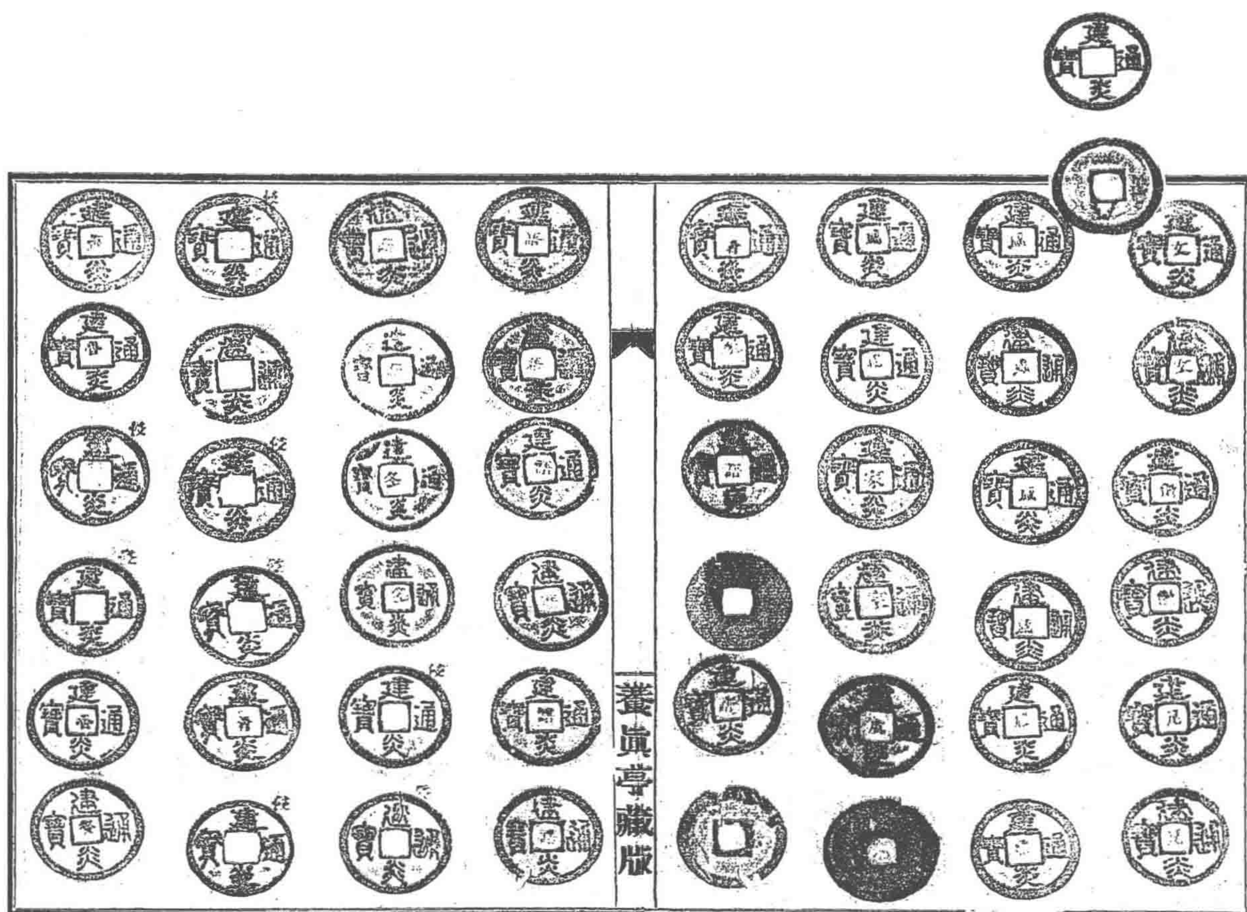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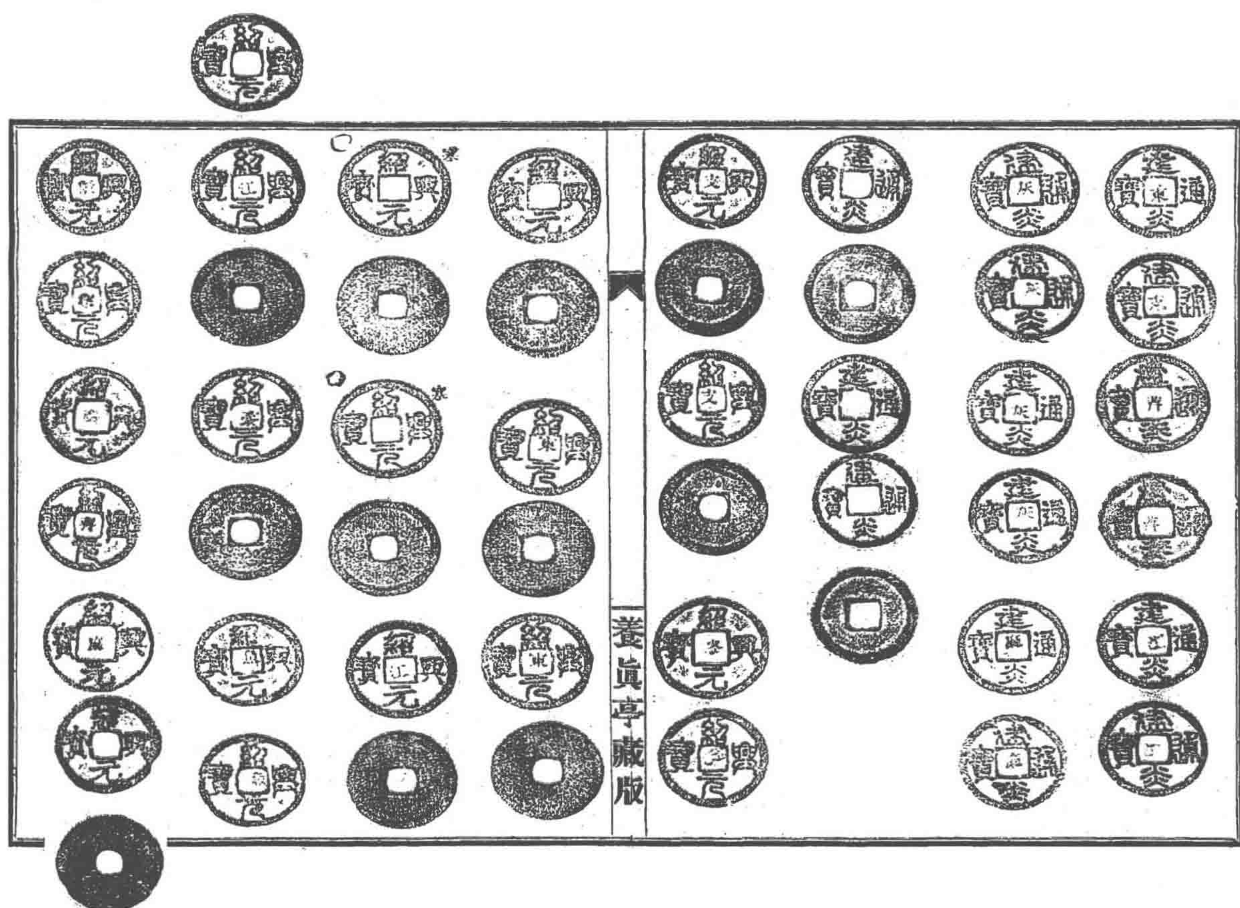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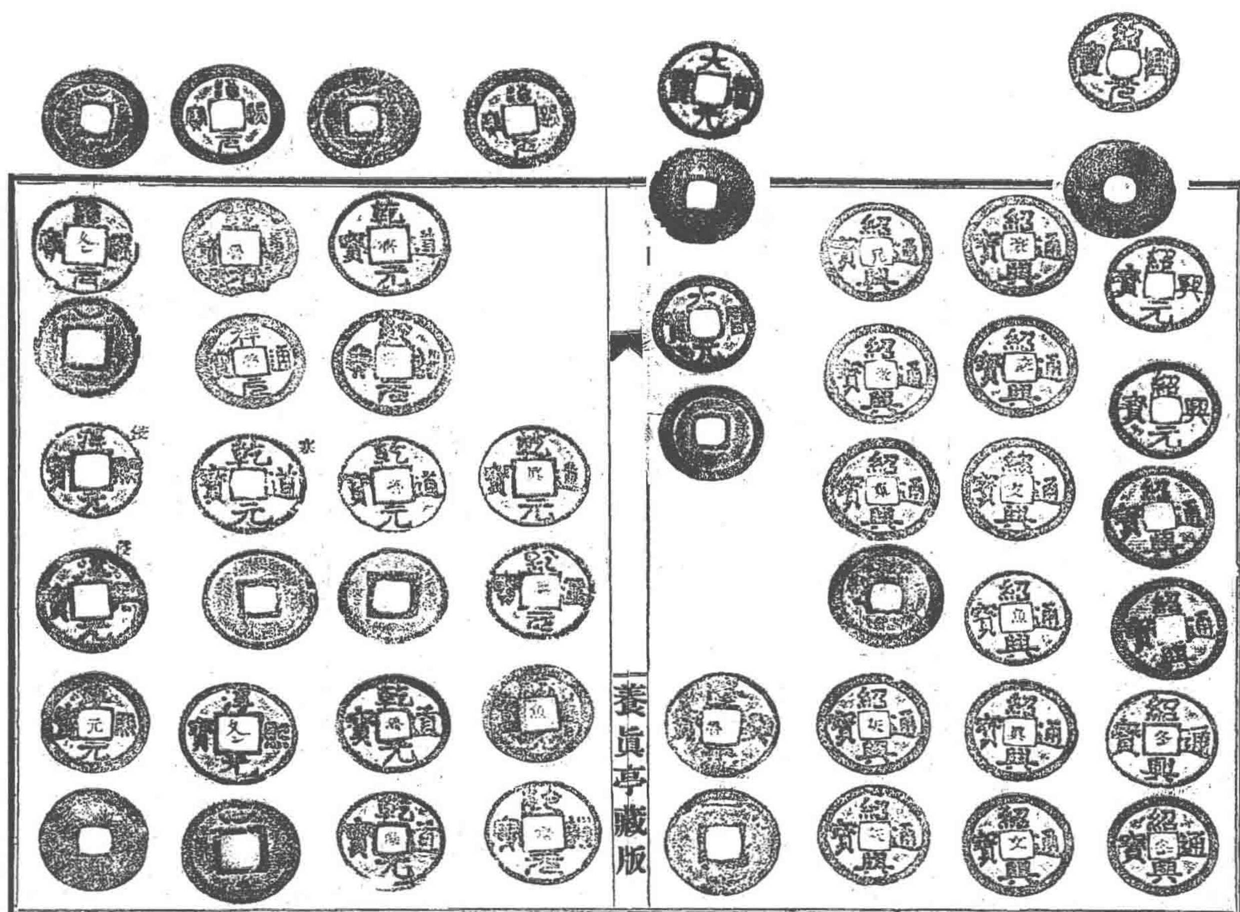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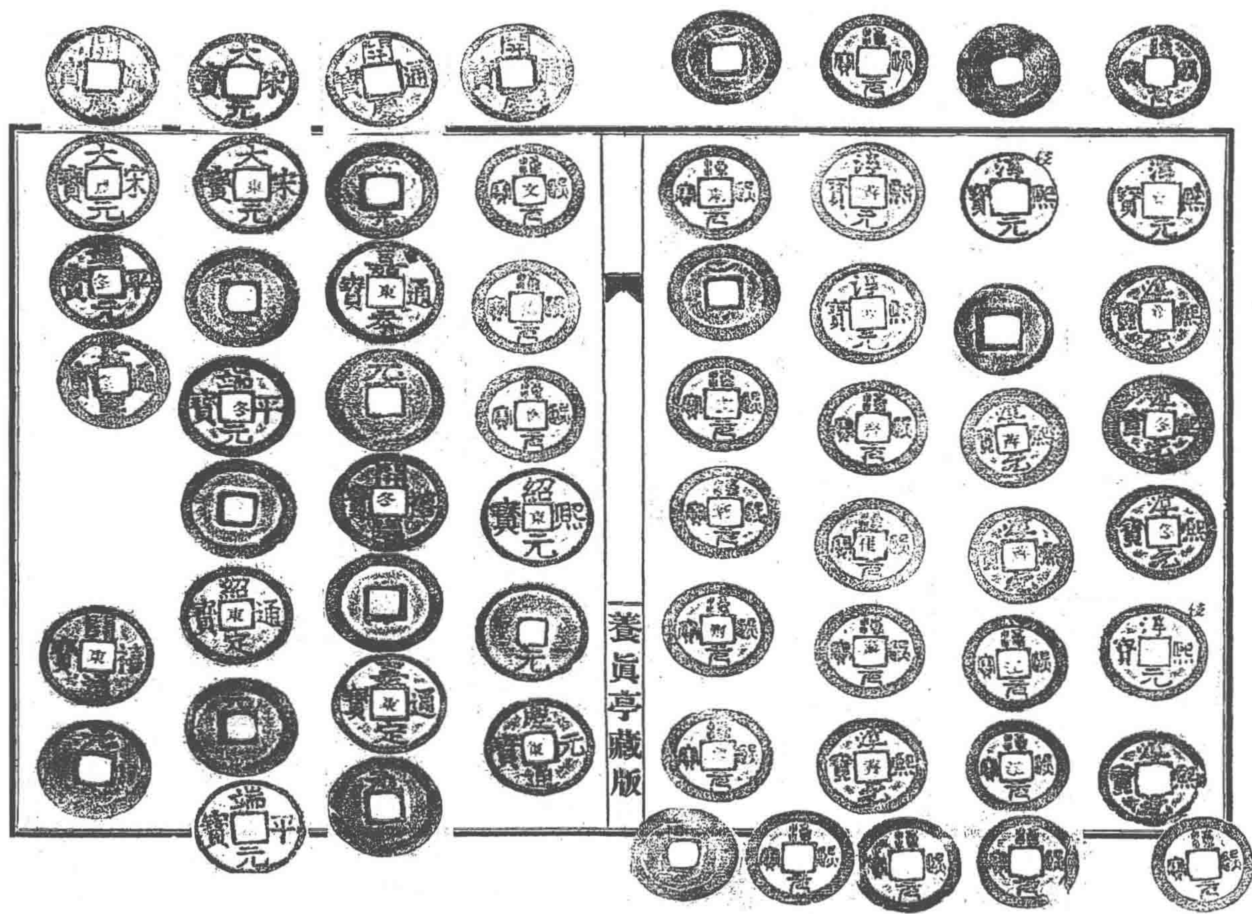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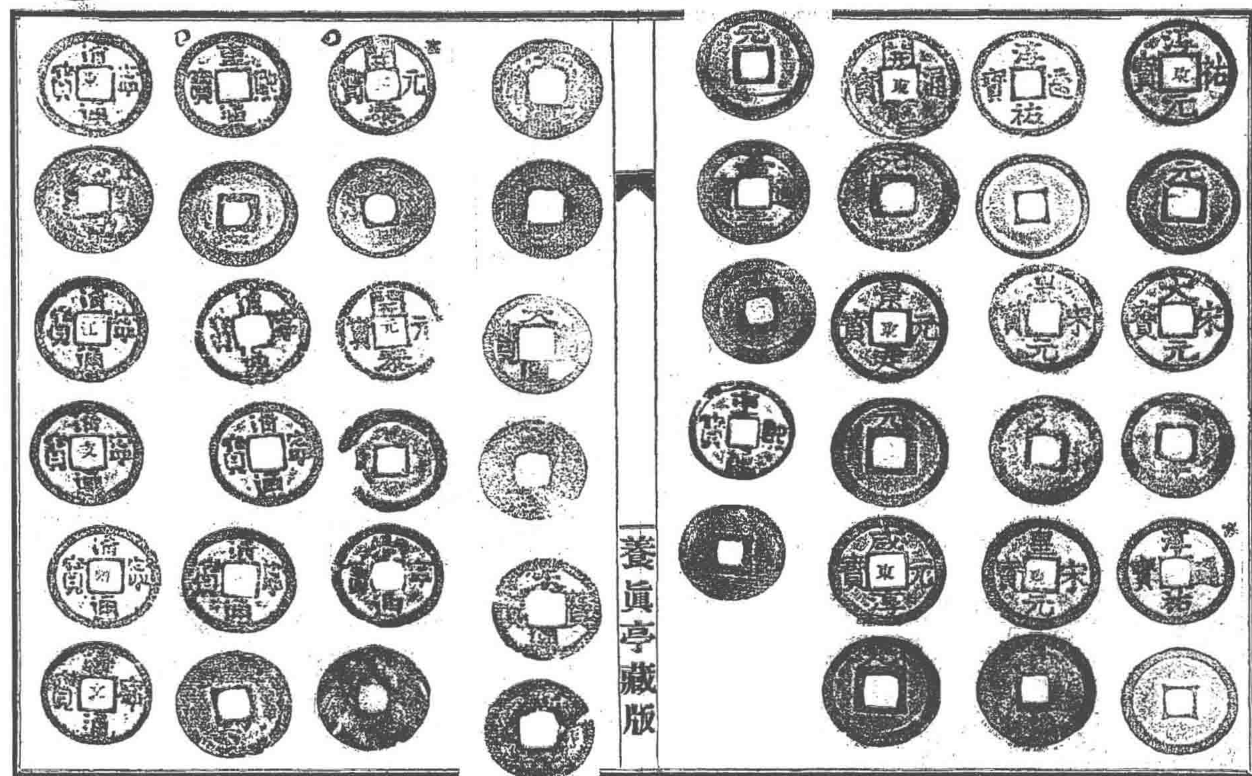

養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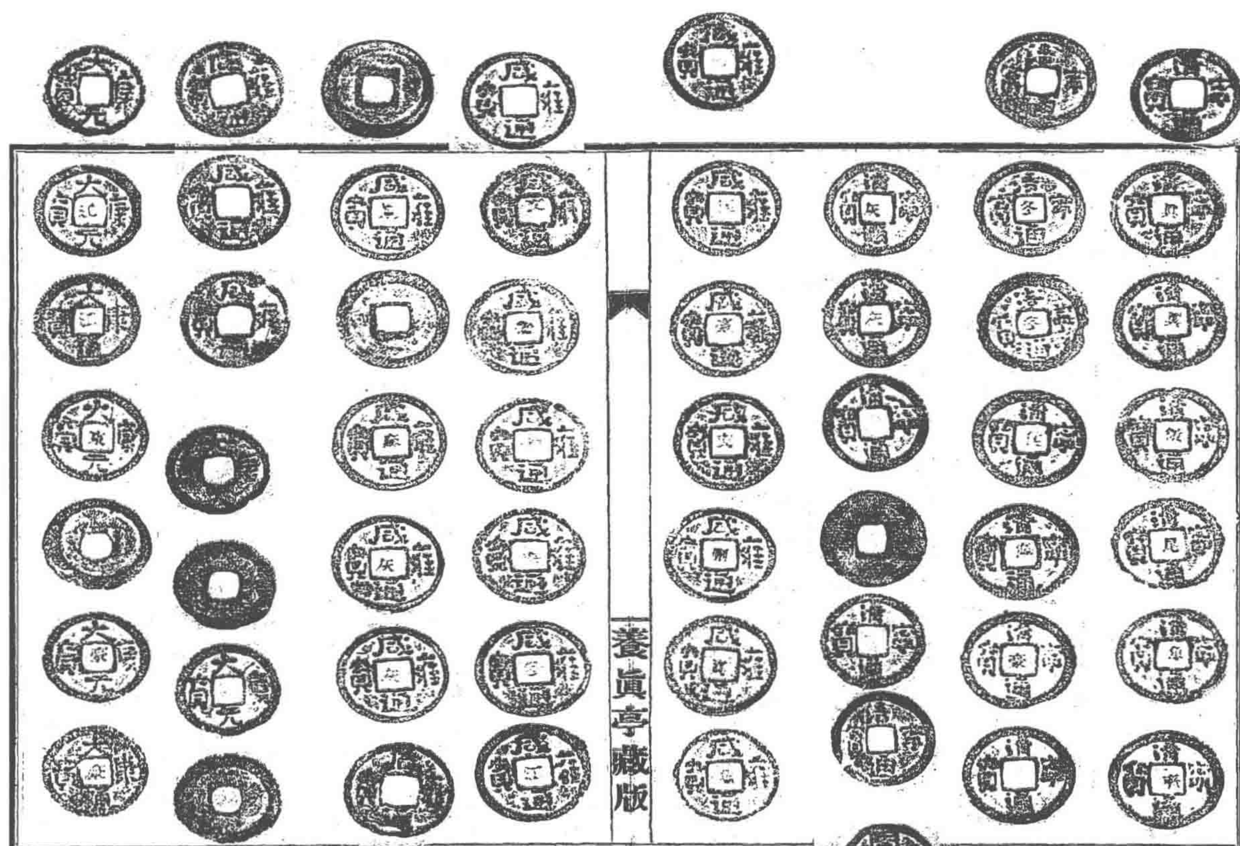

養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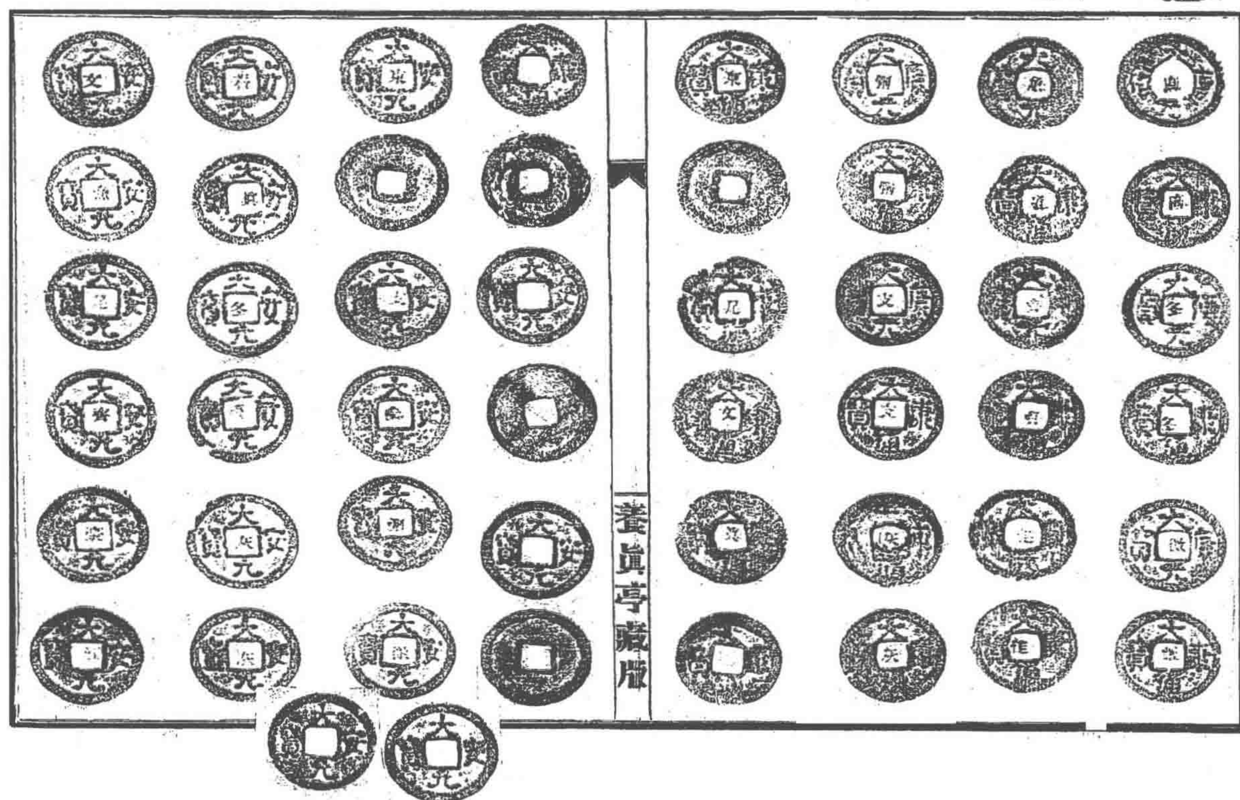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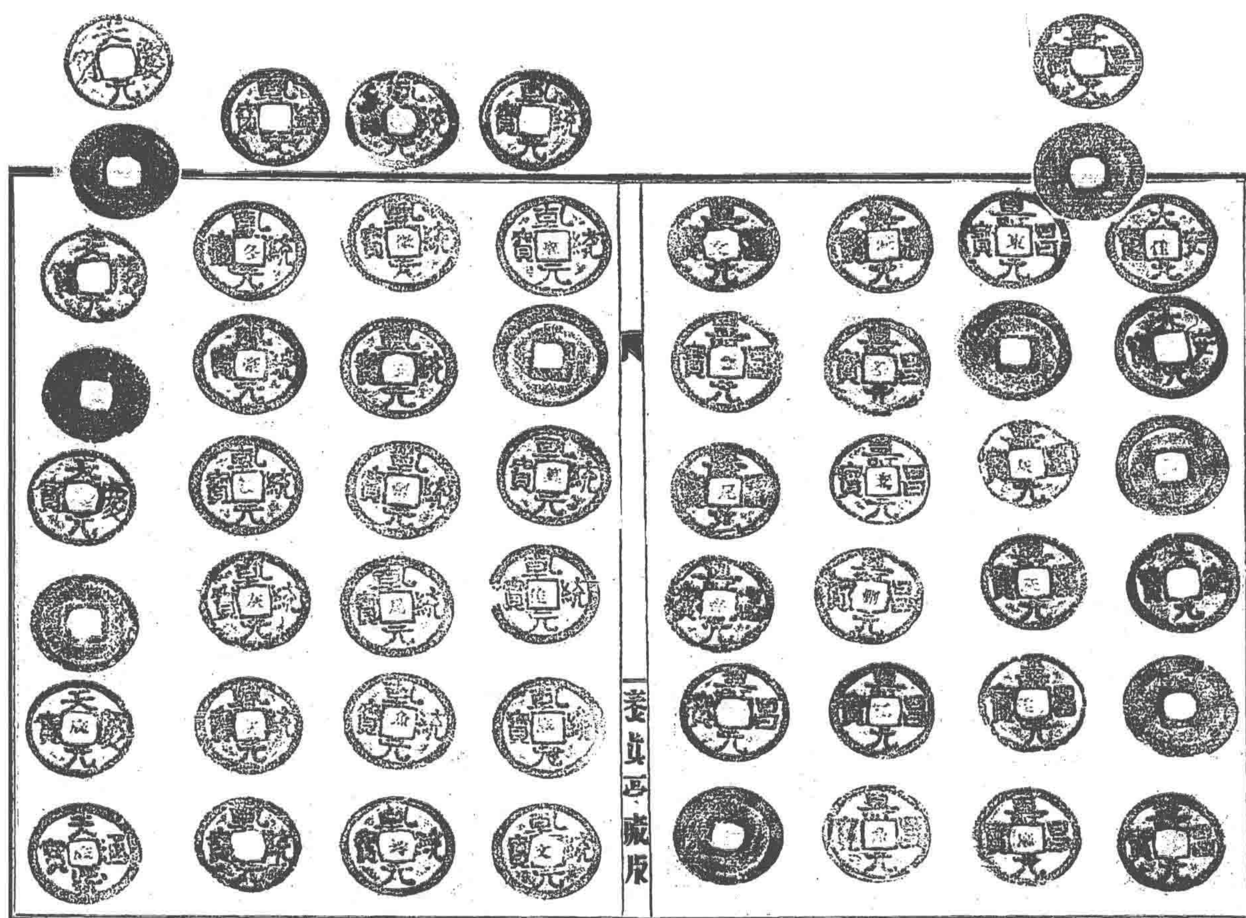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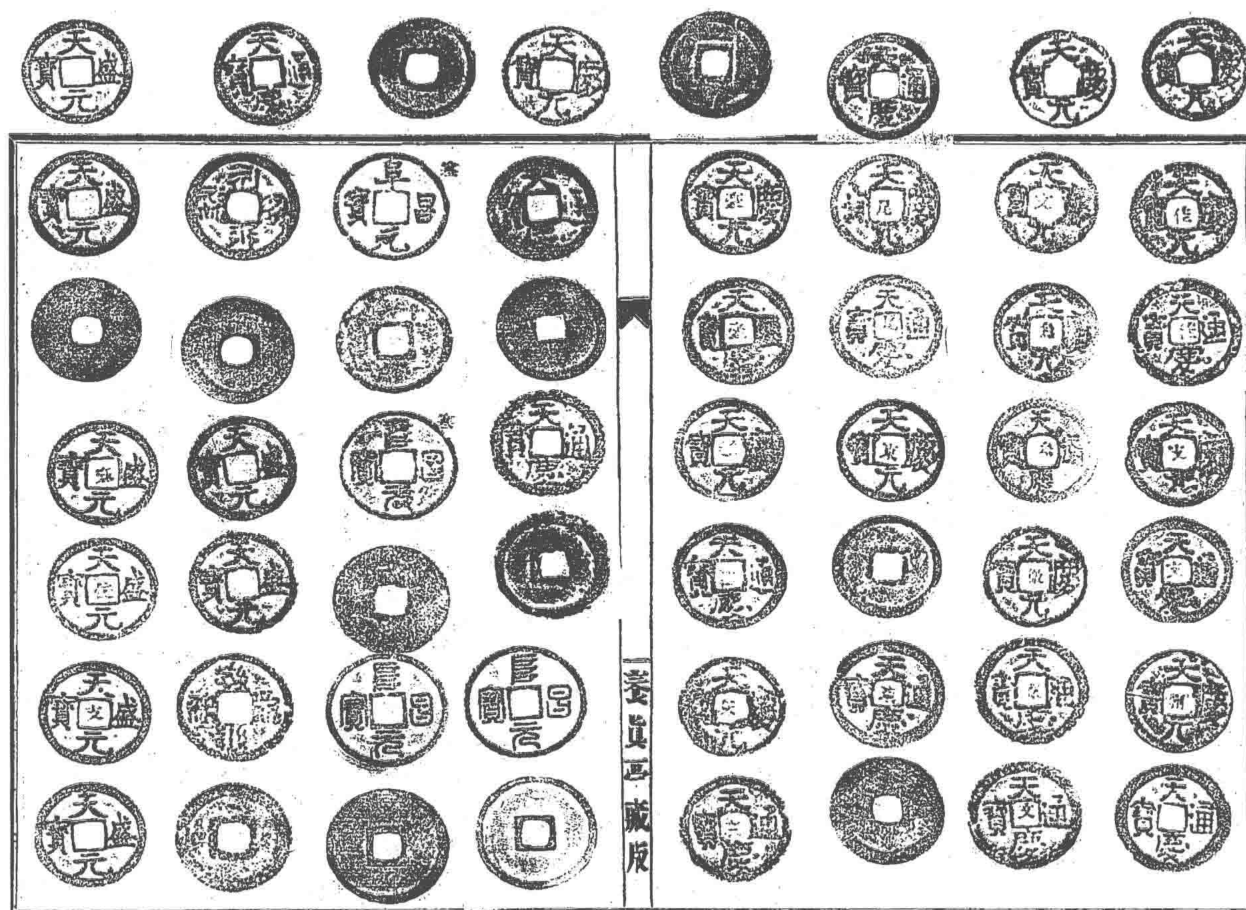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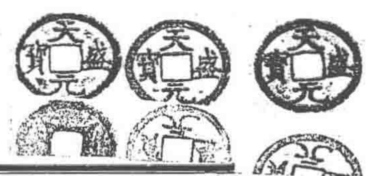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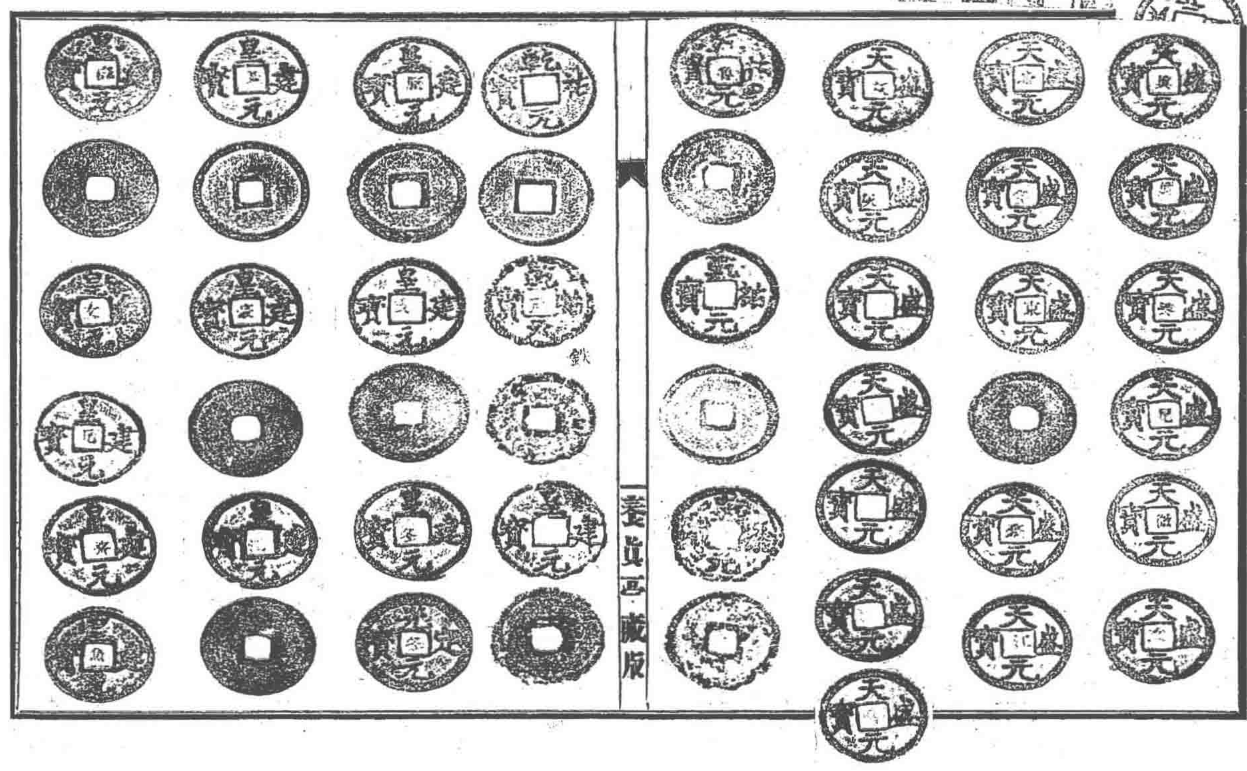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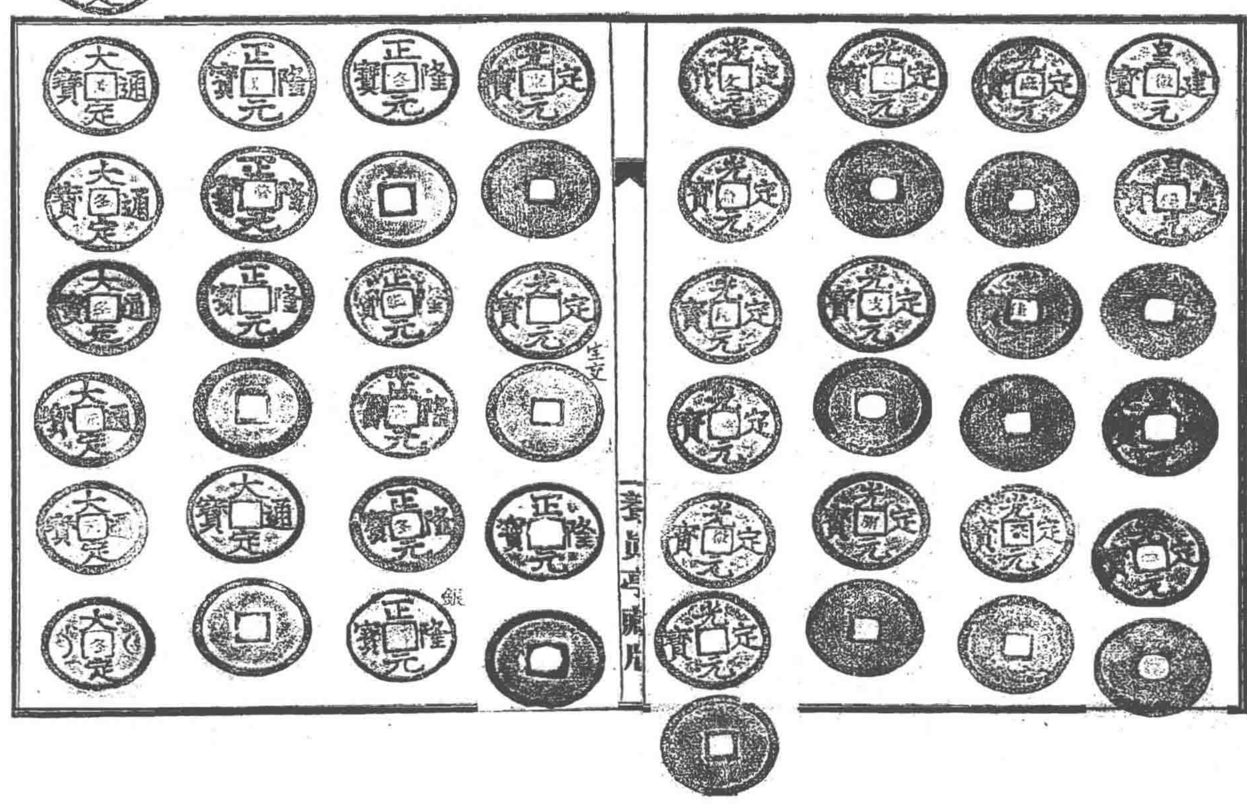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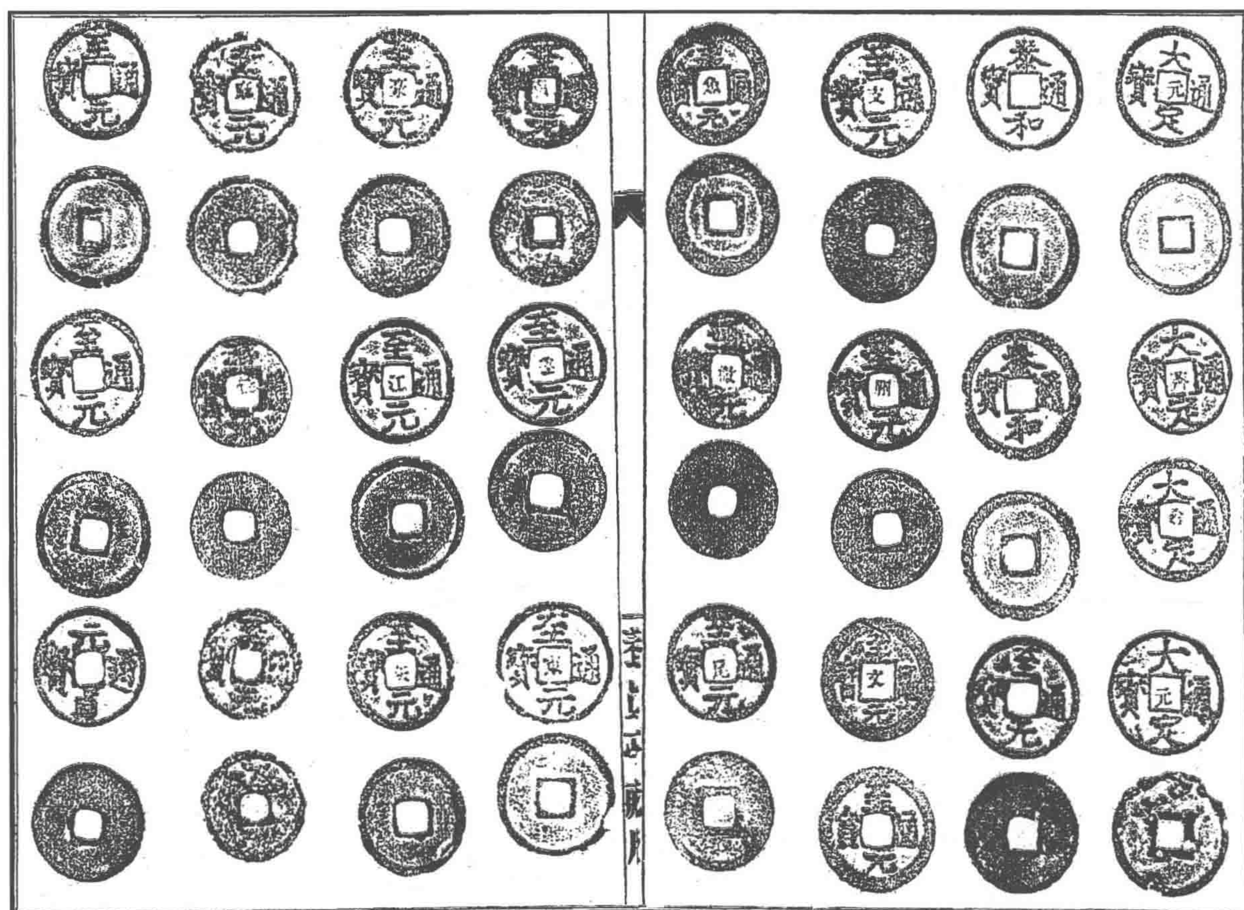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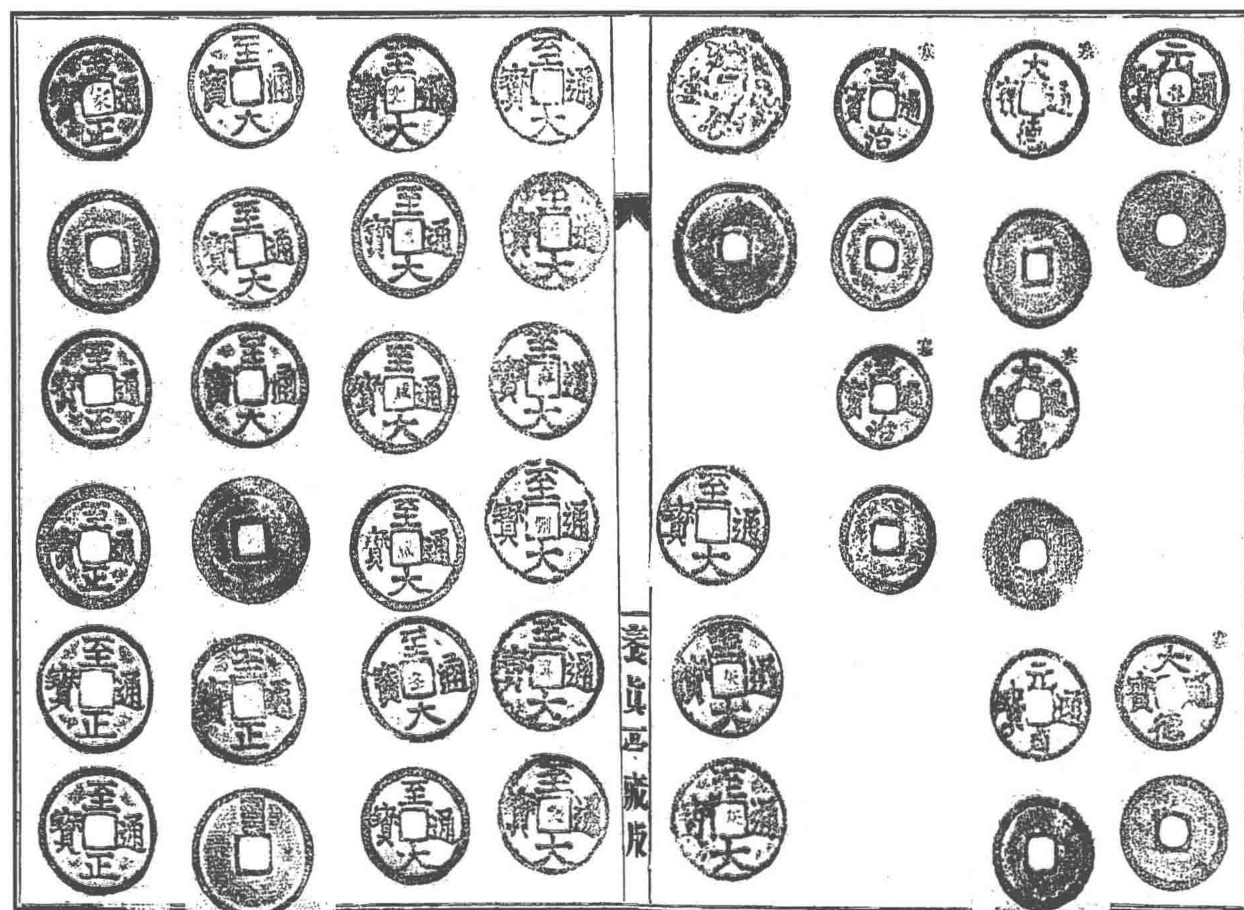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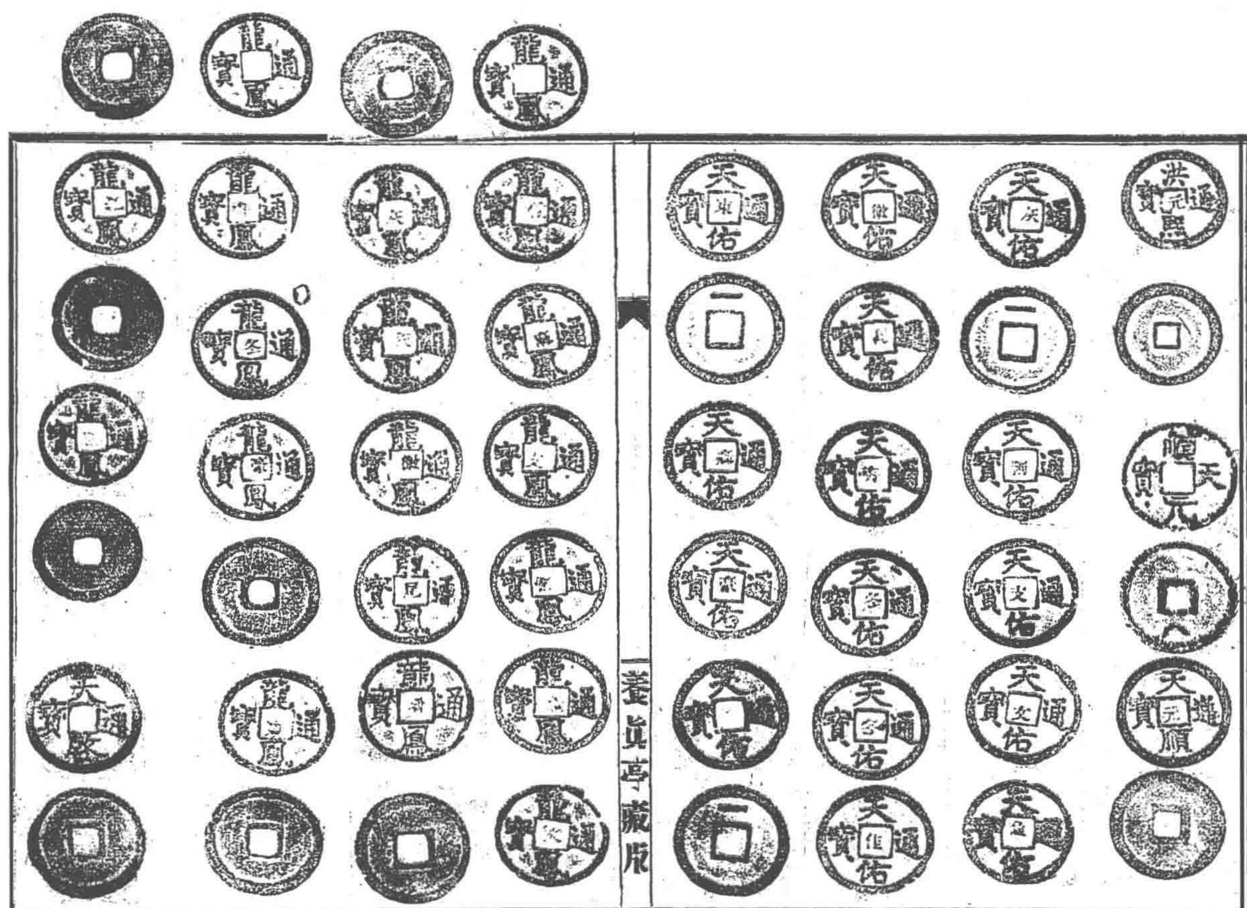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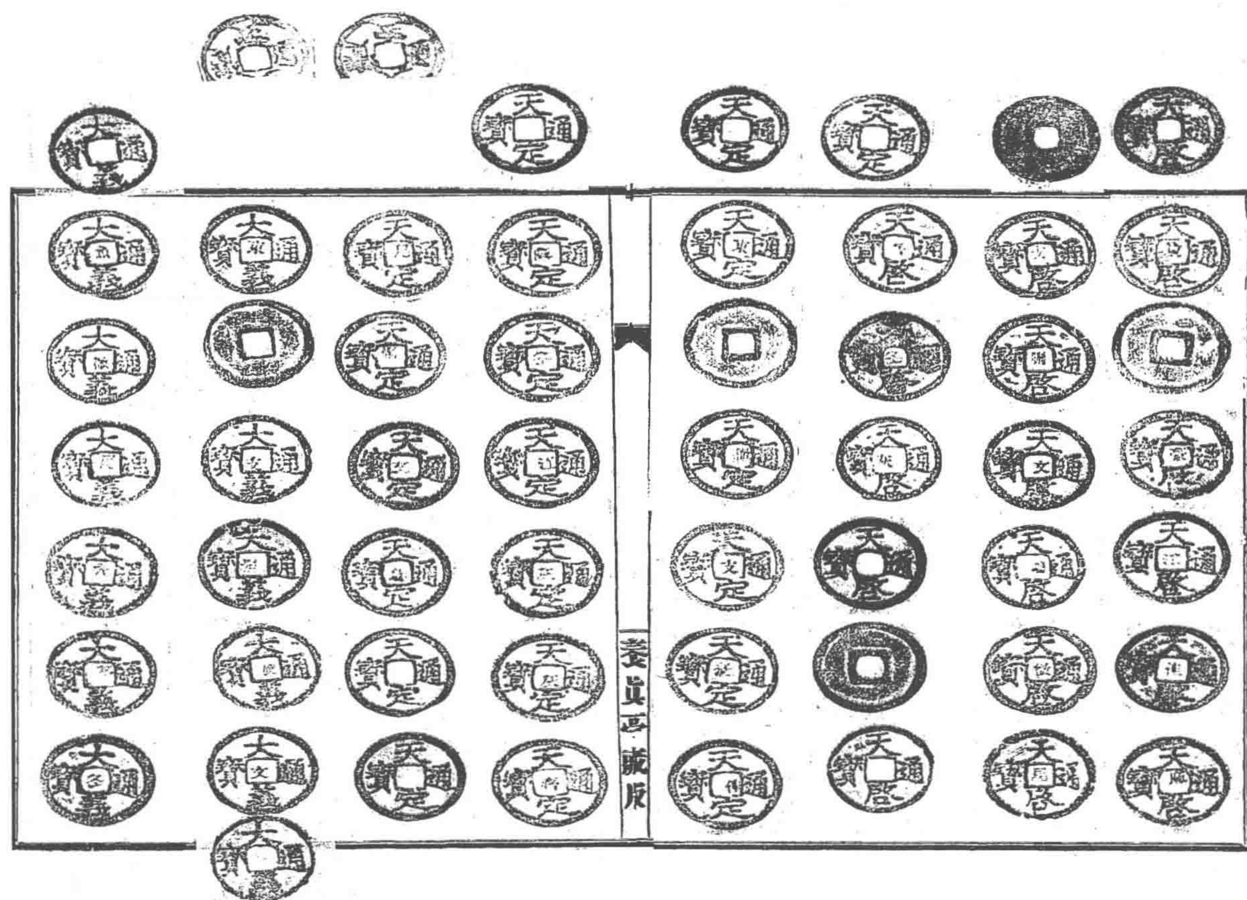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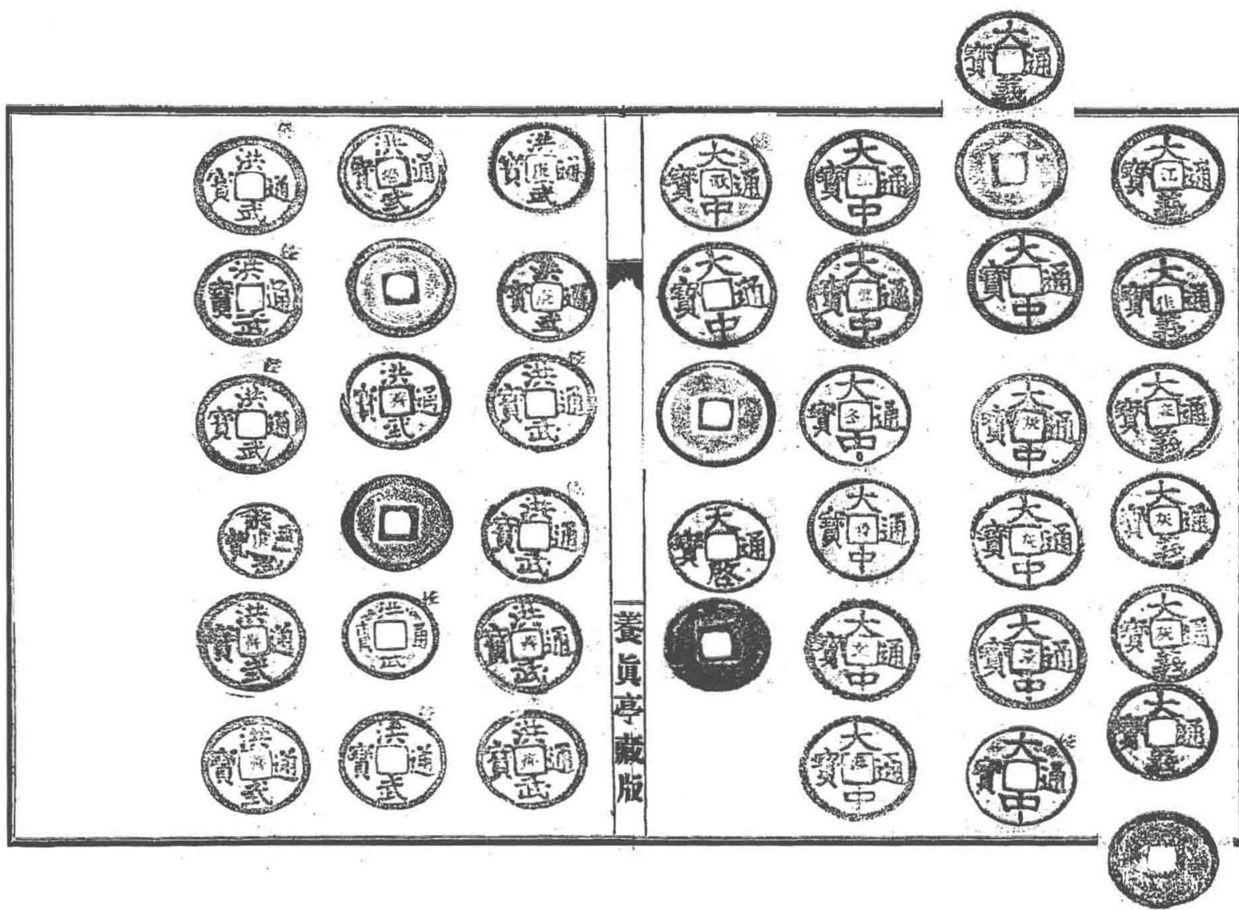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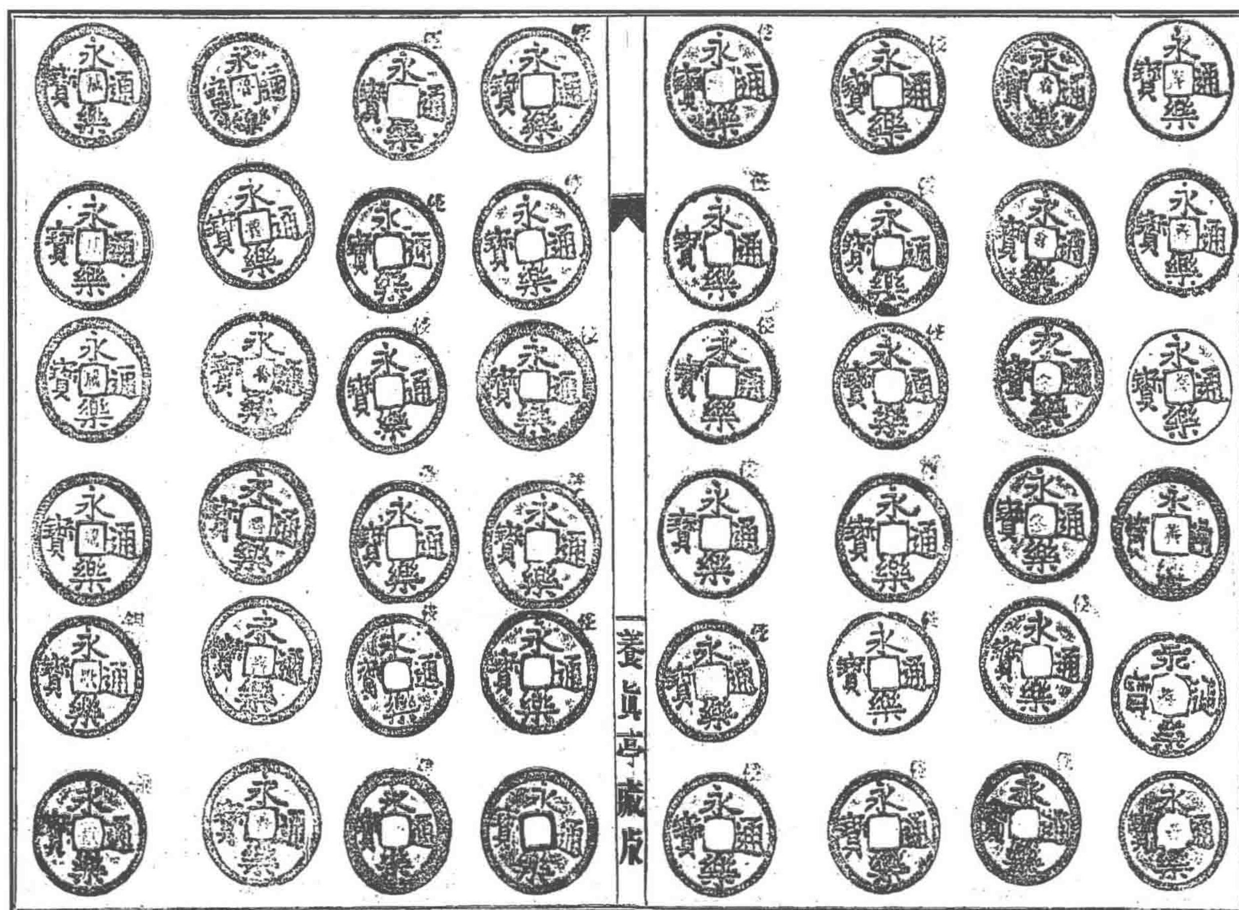

養真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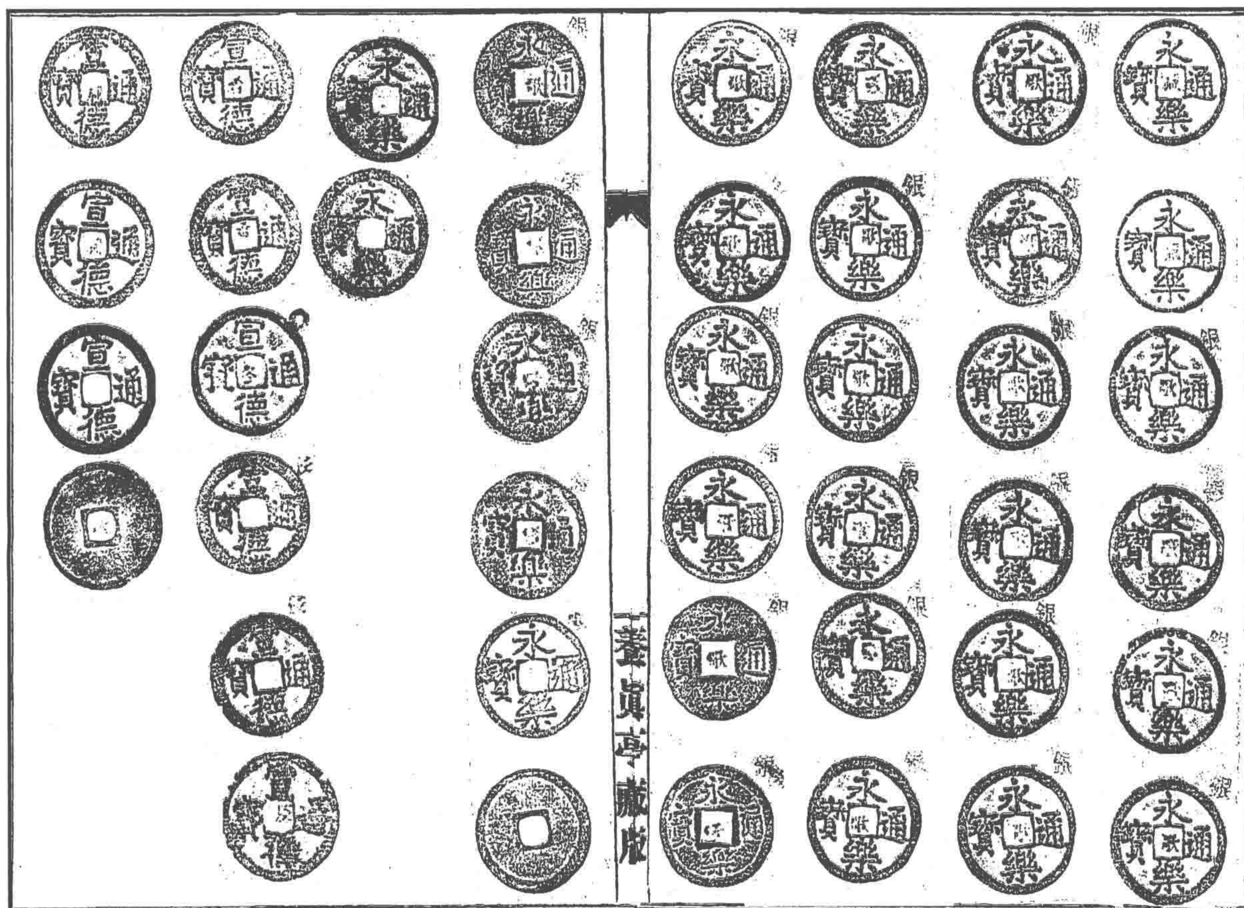

養真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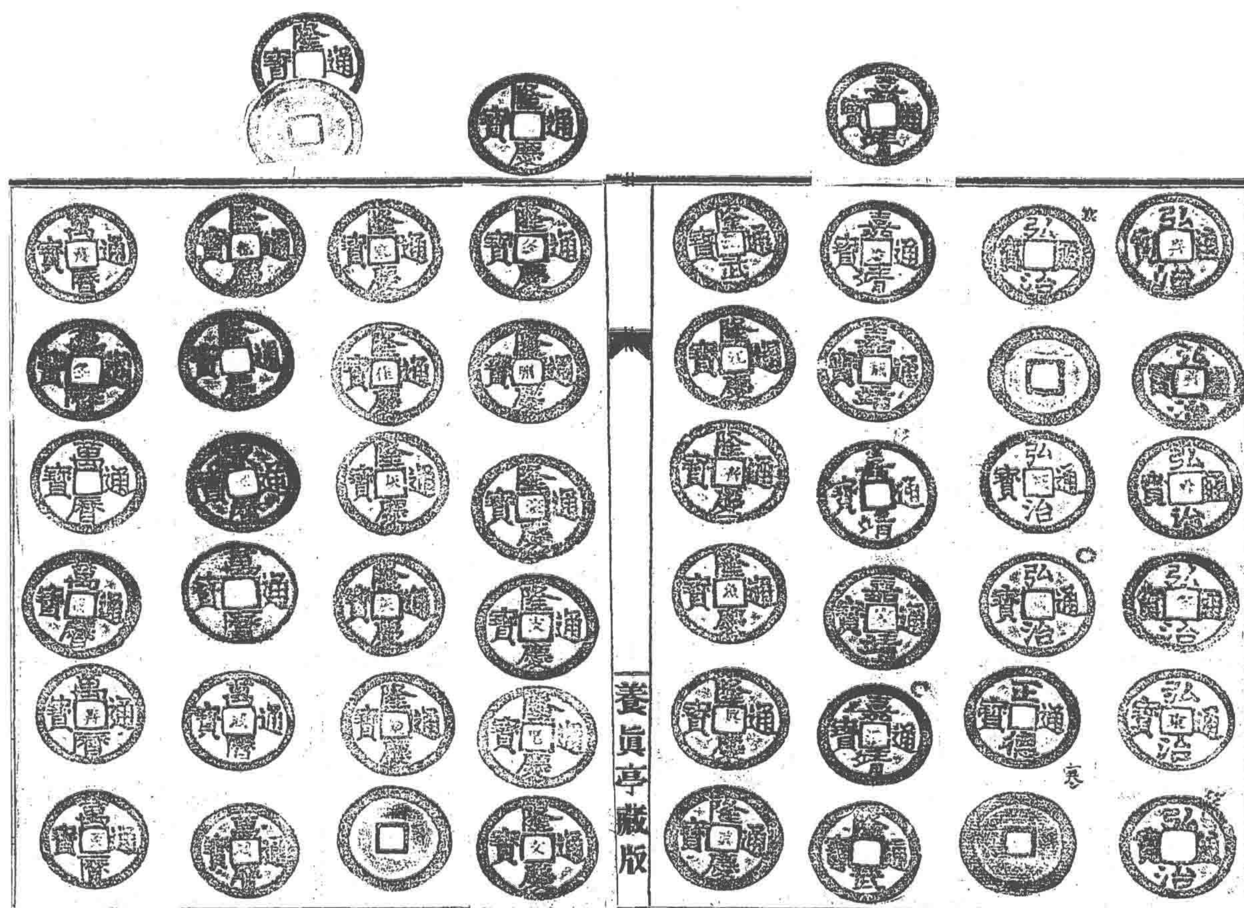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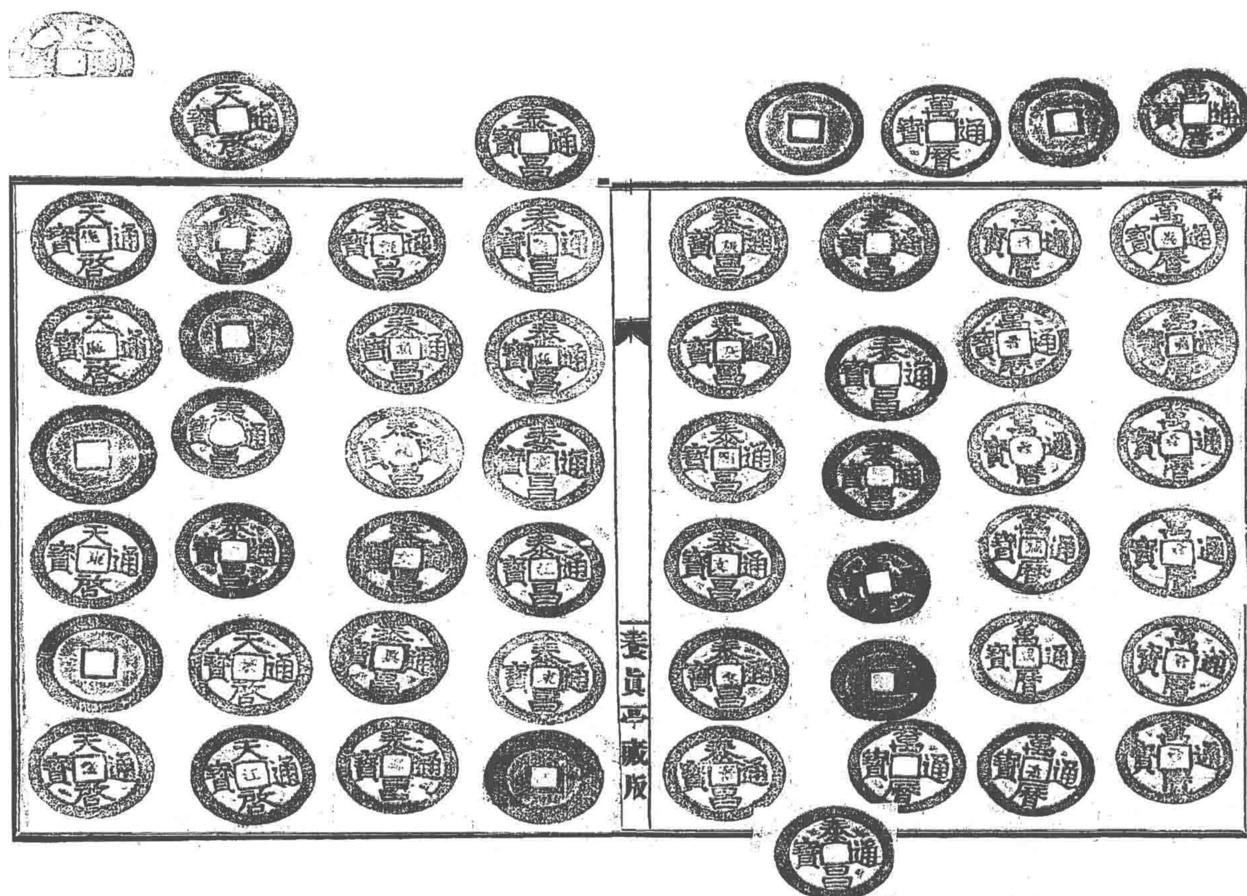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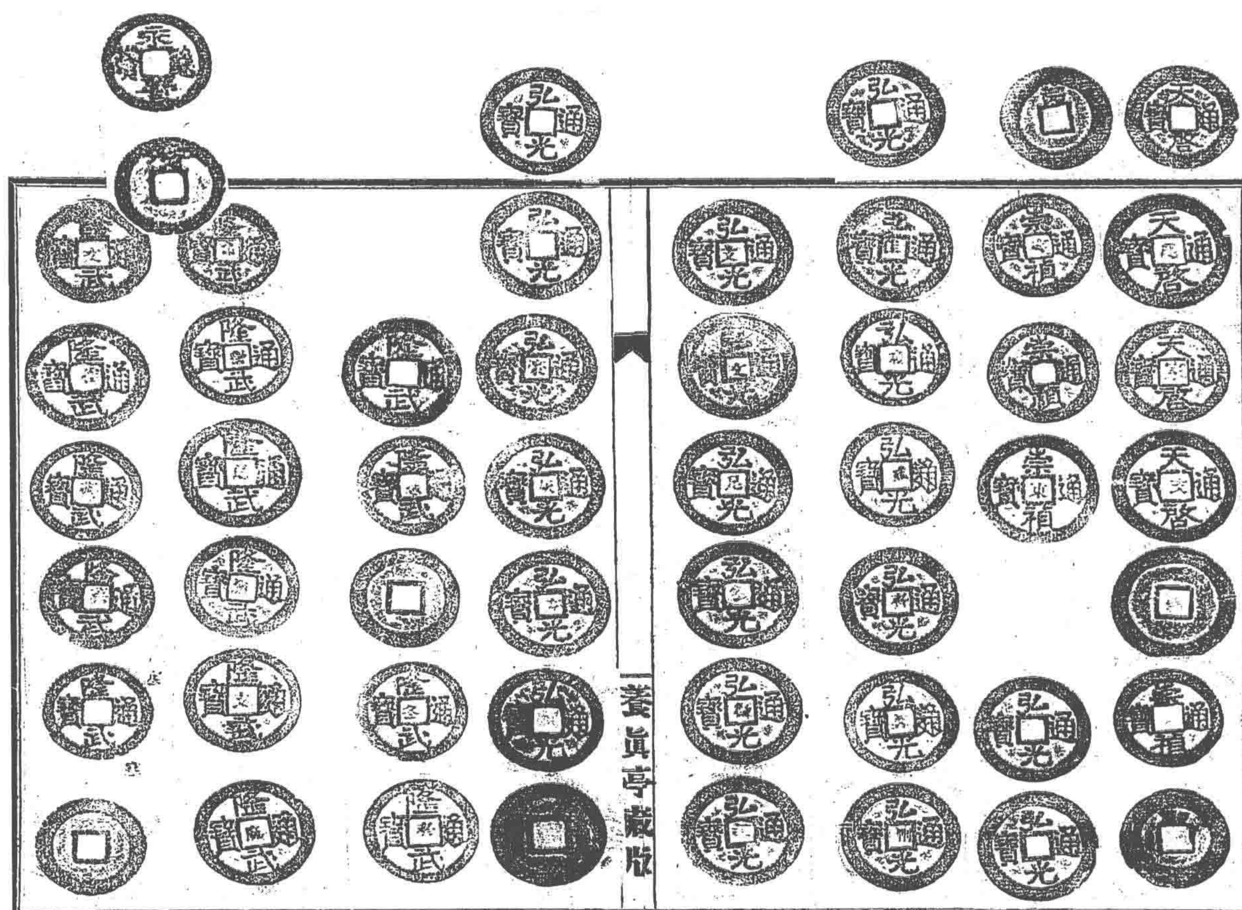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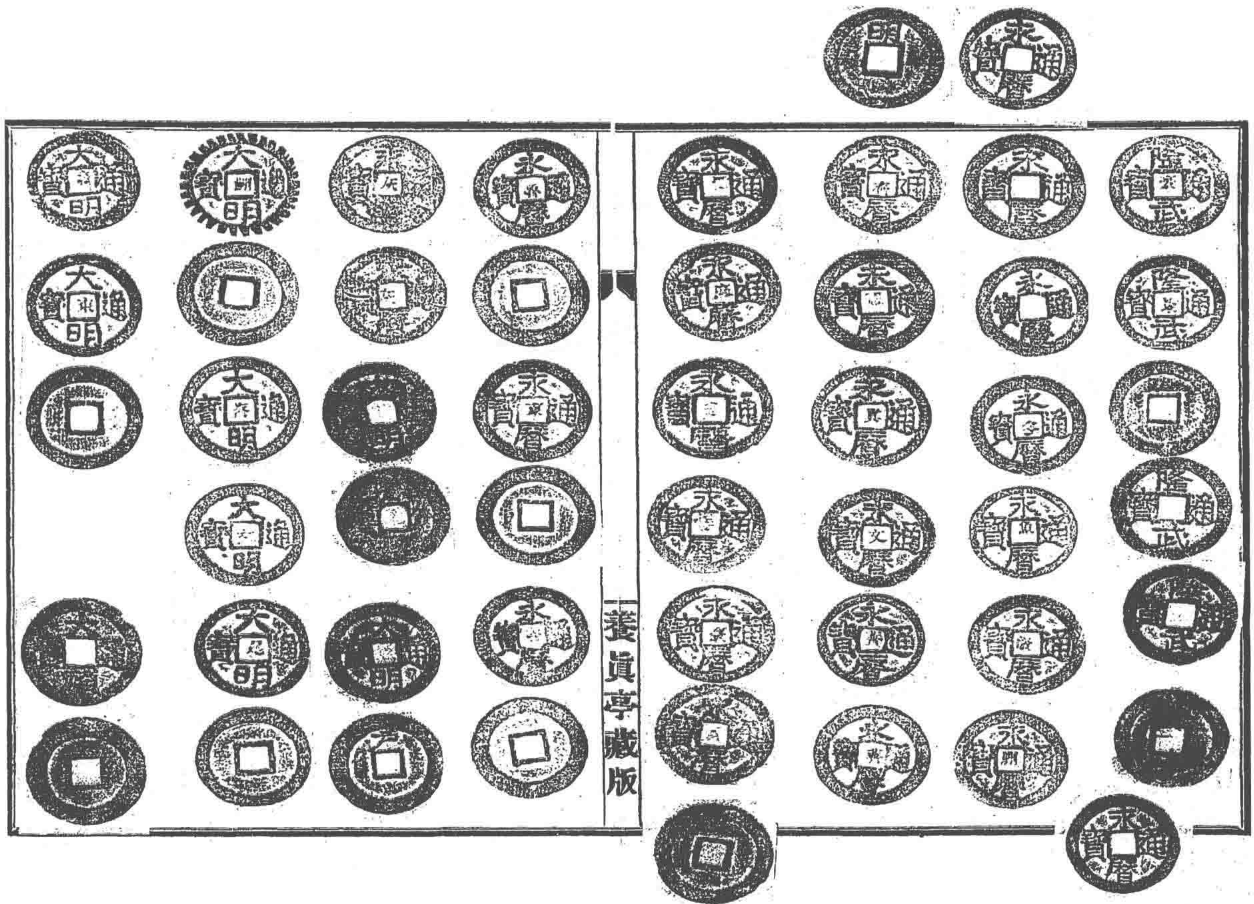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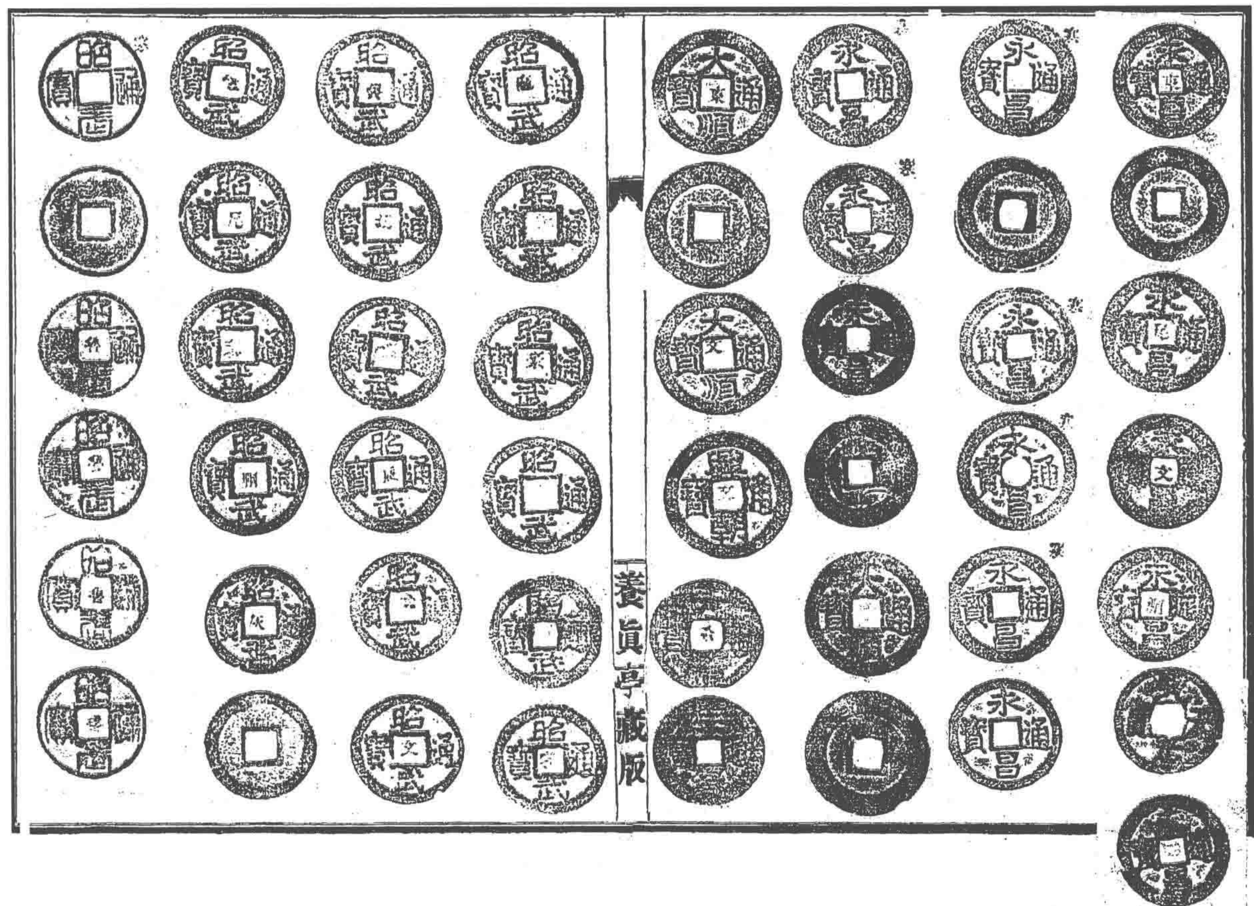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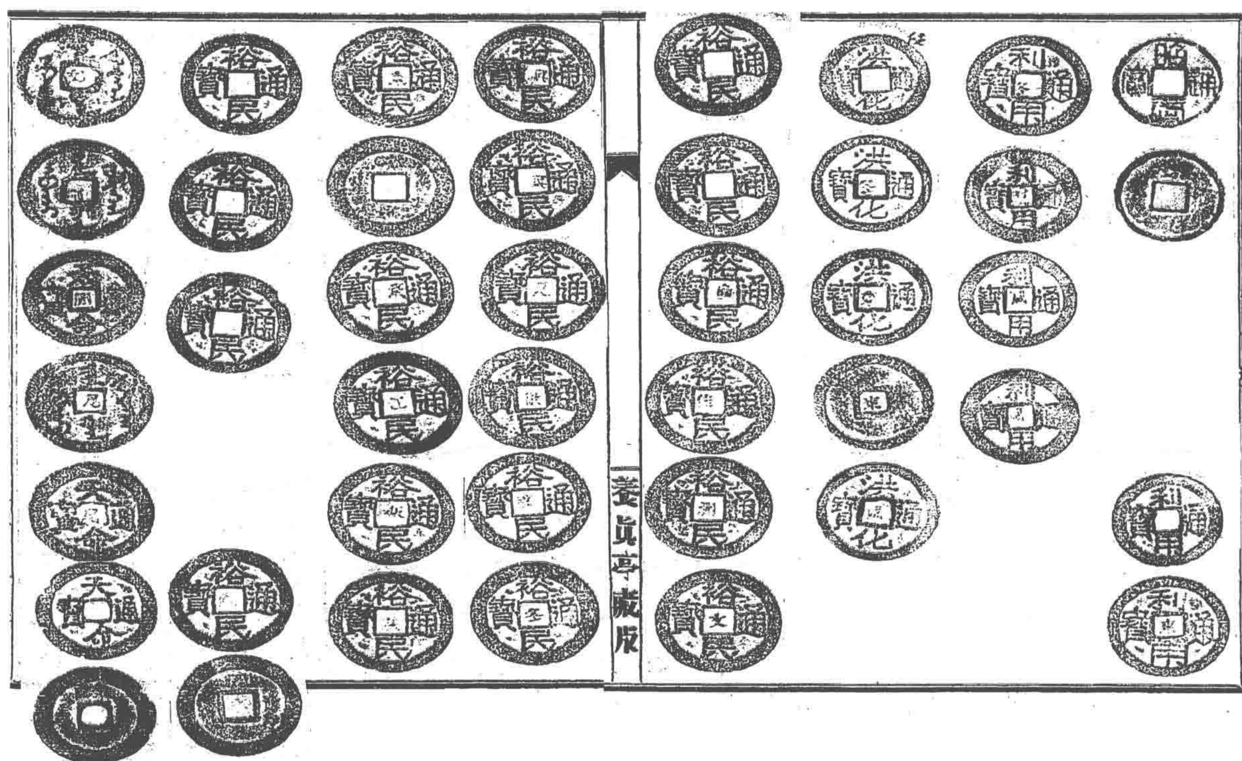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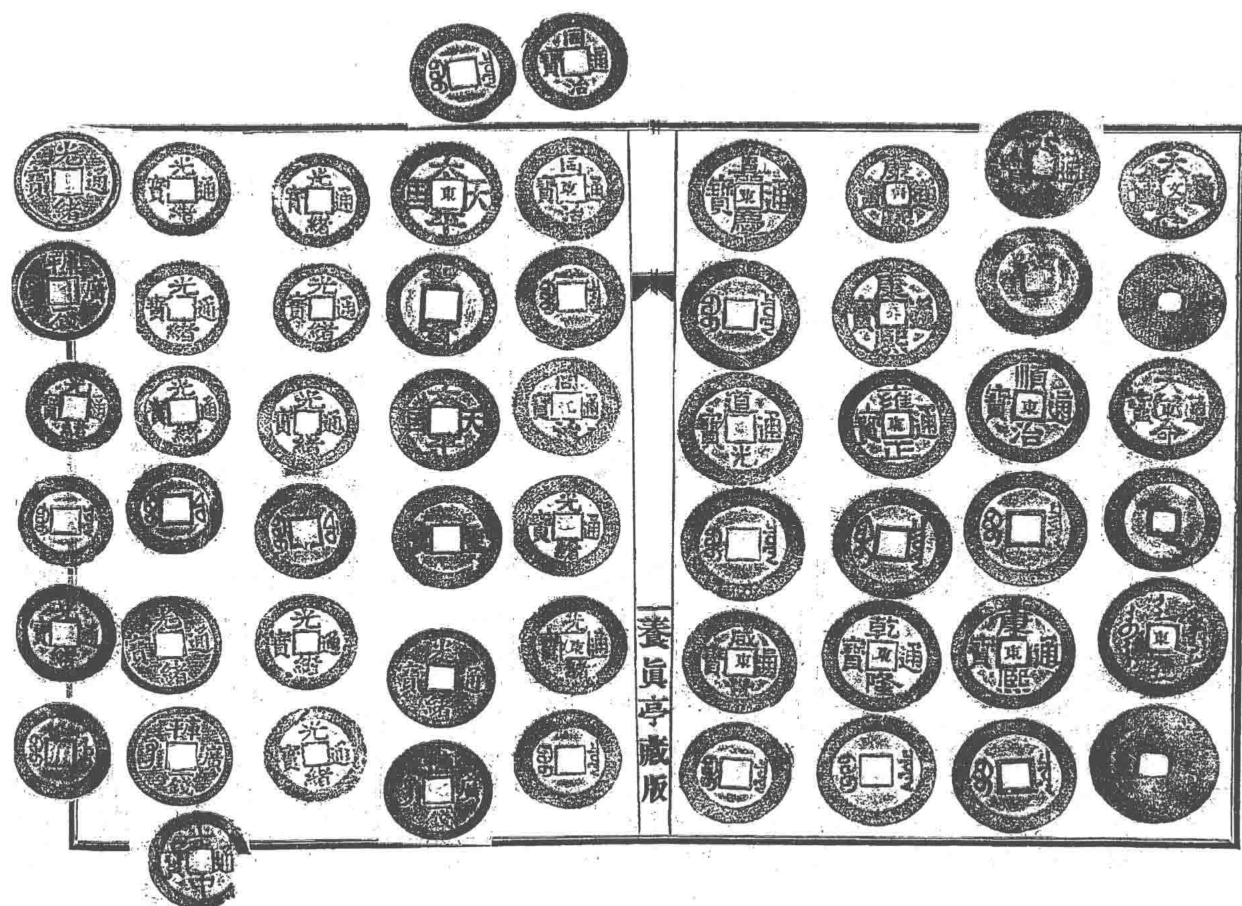

養真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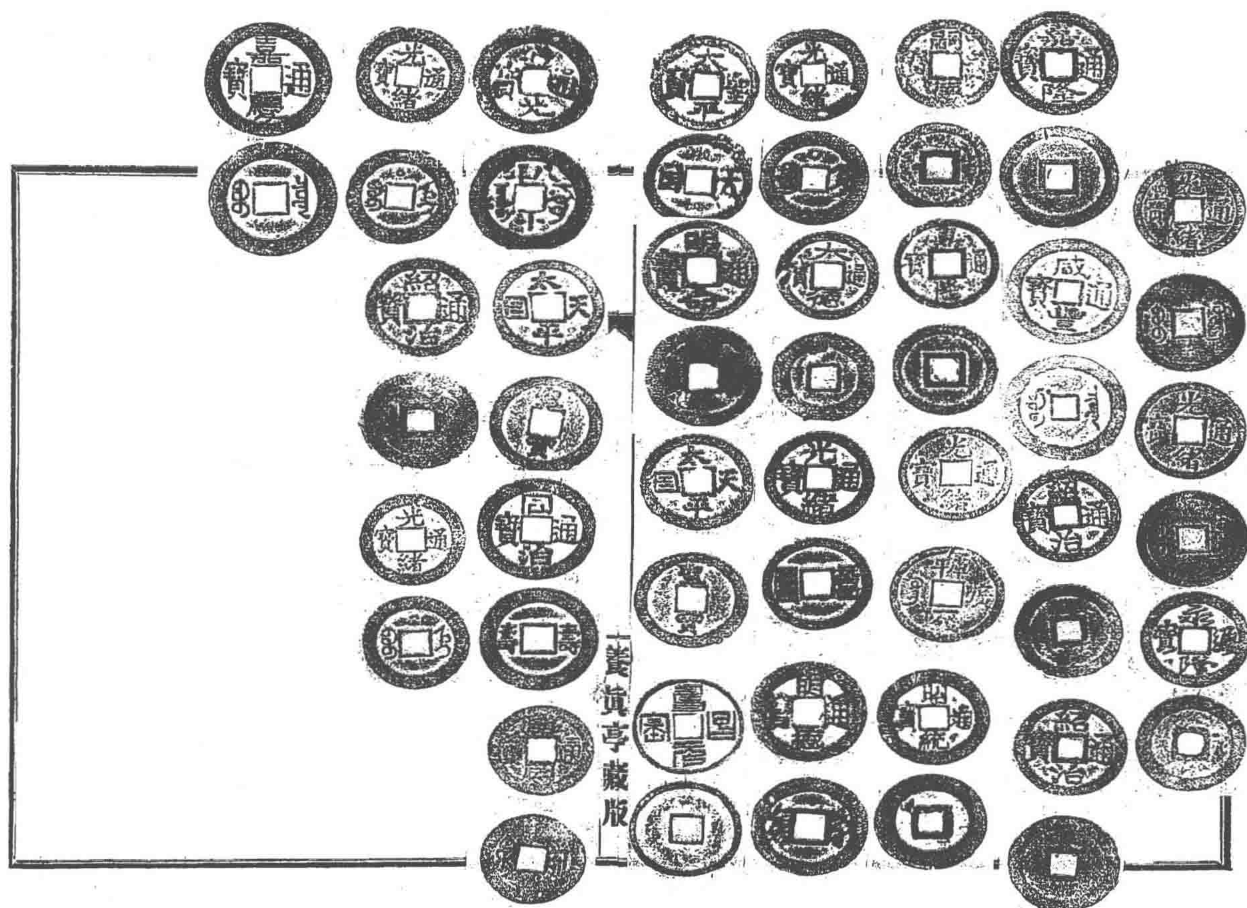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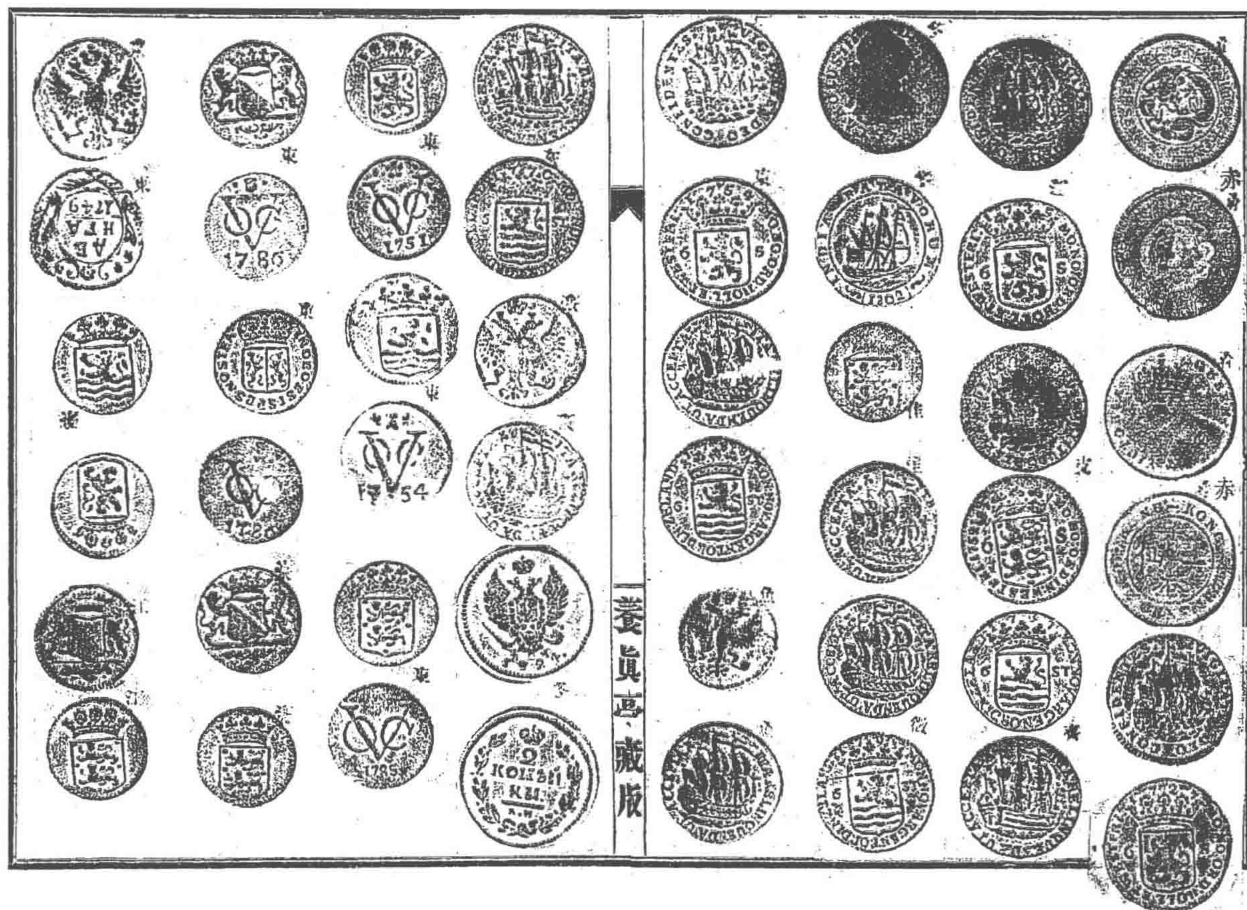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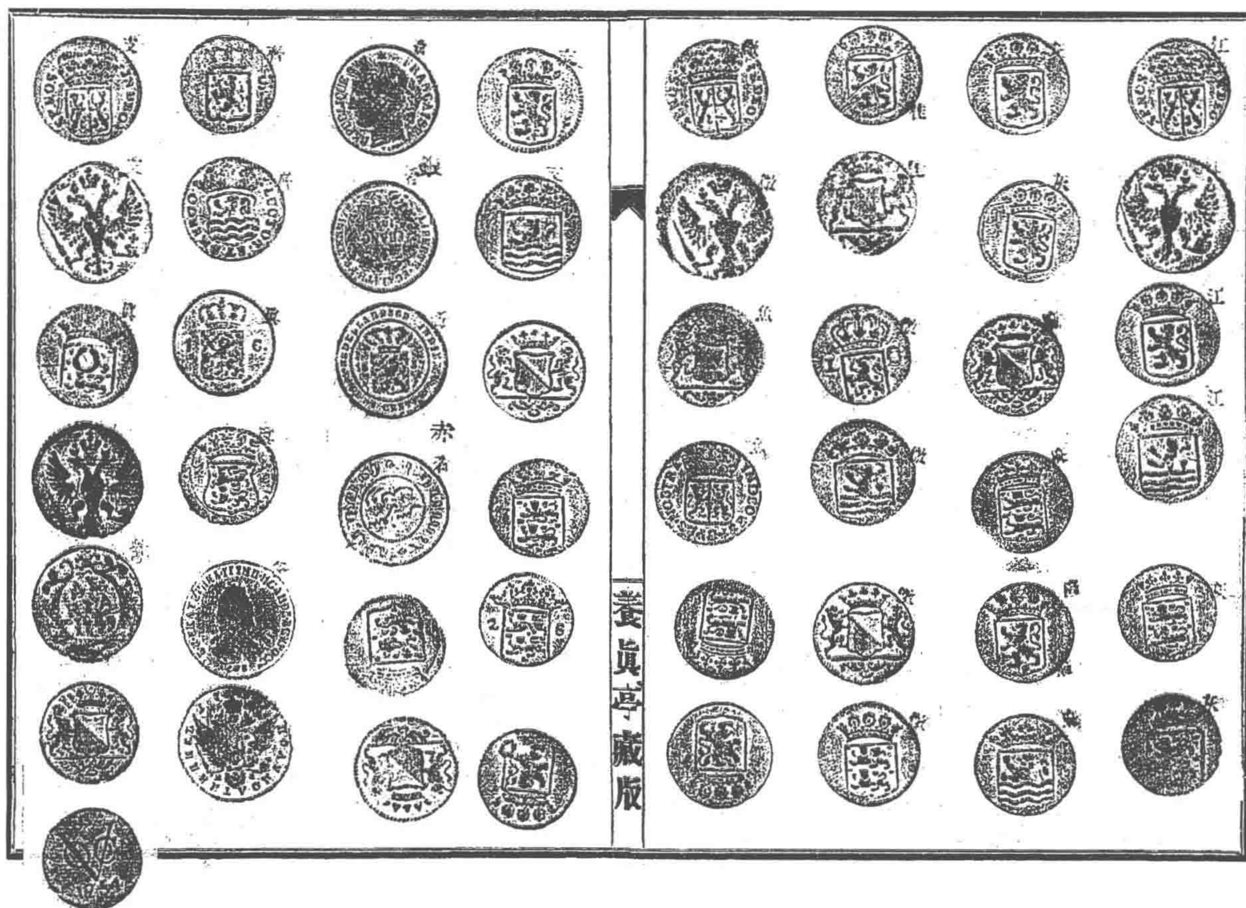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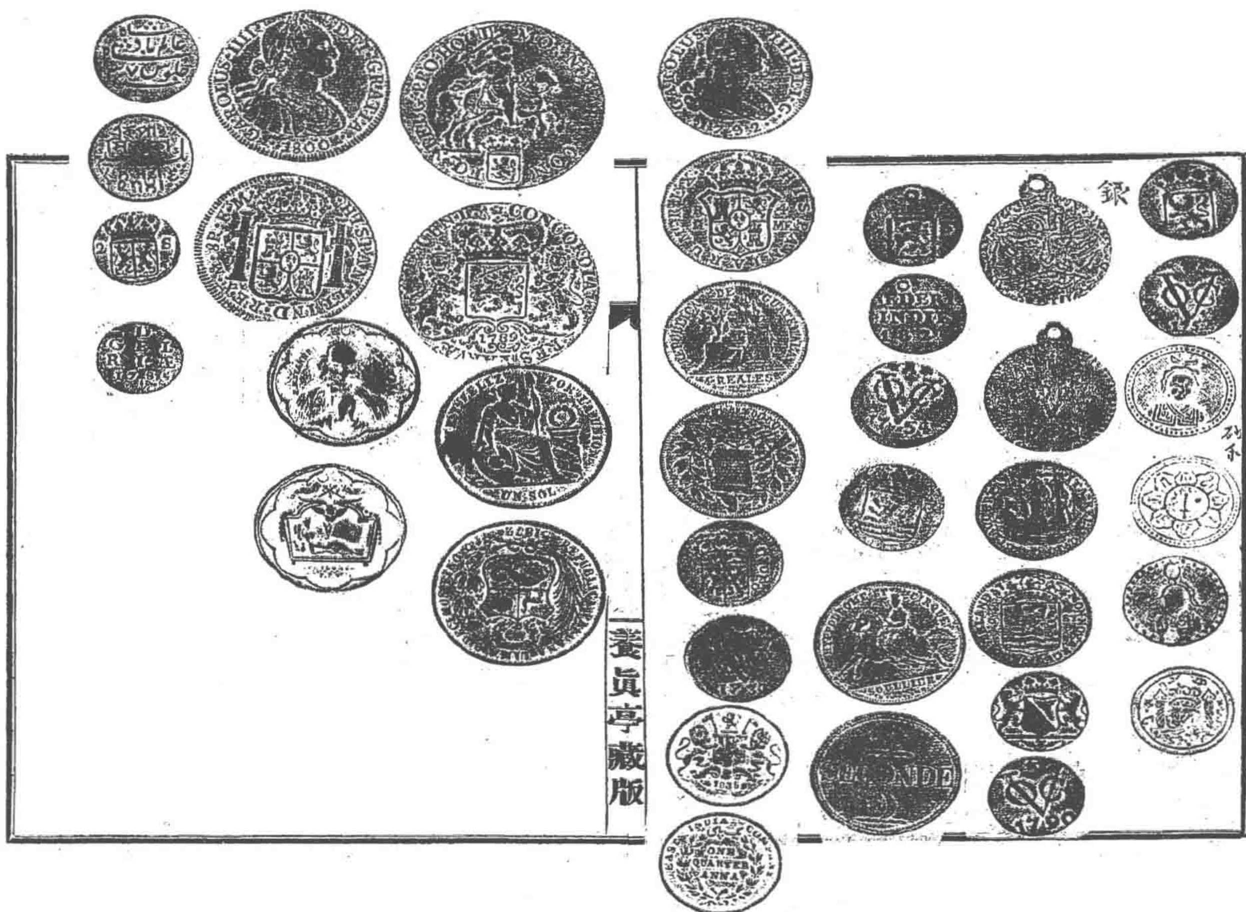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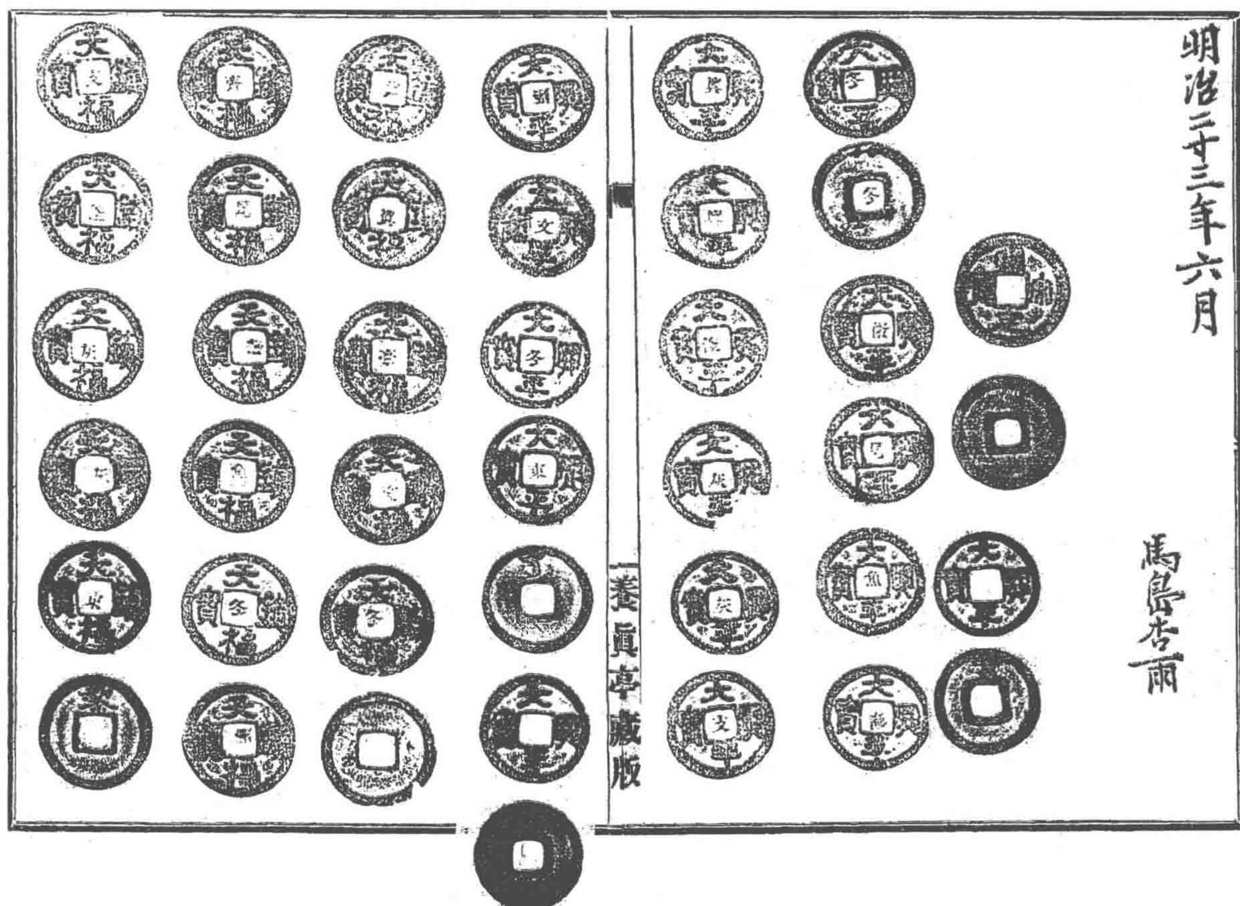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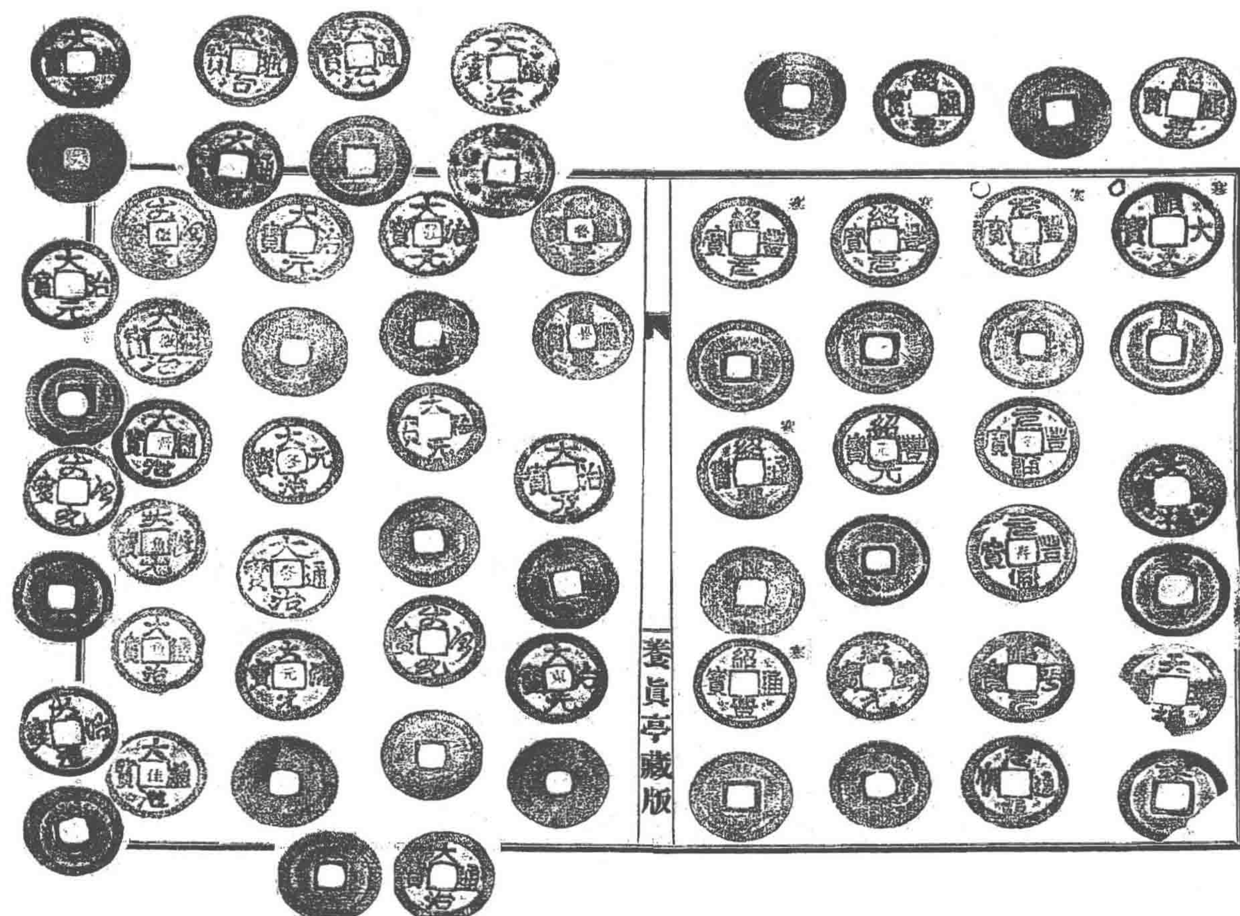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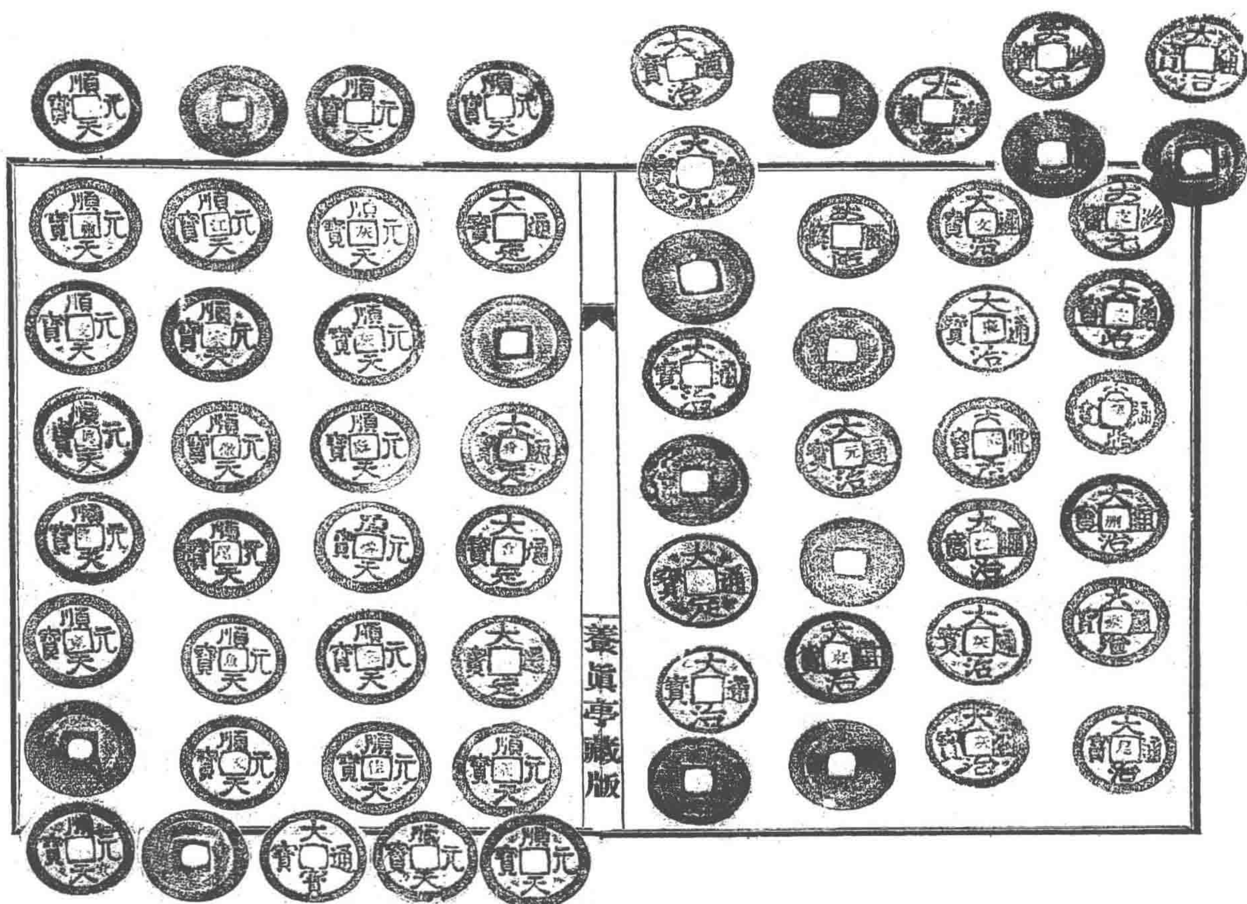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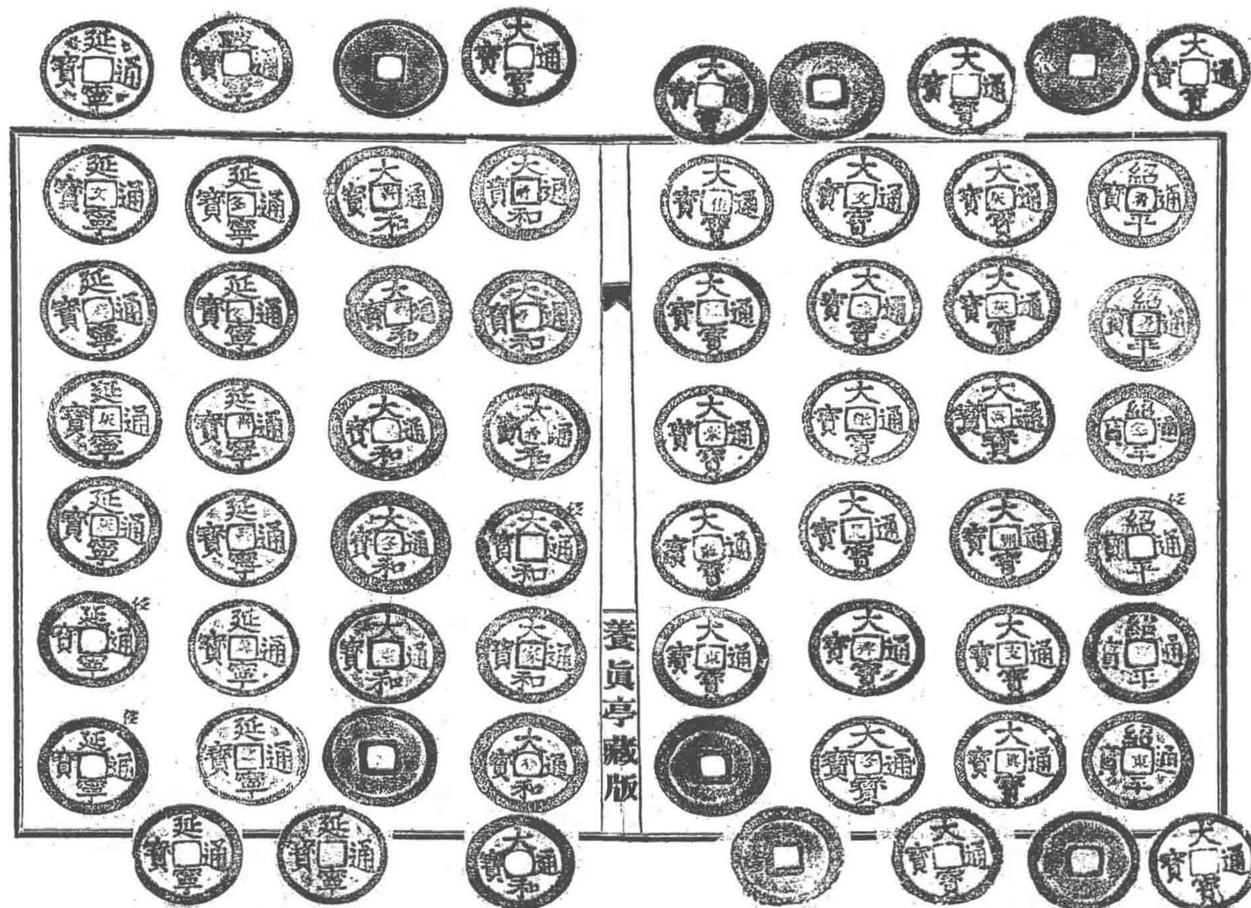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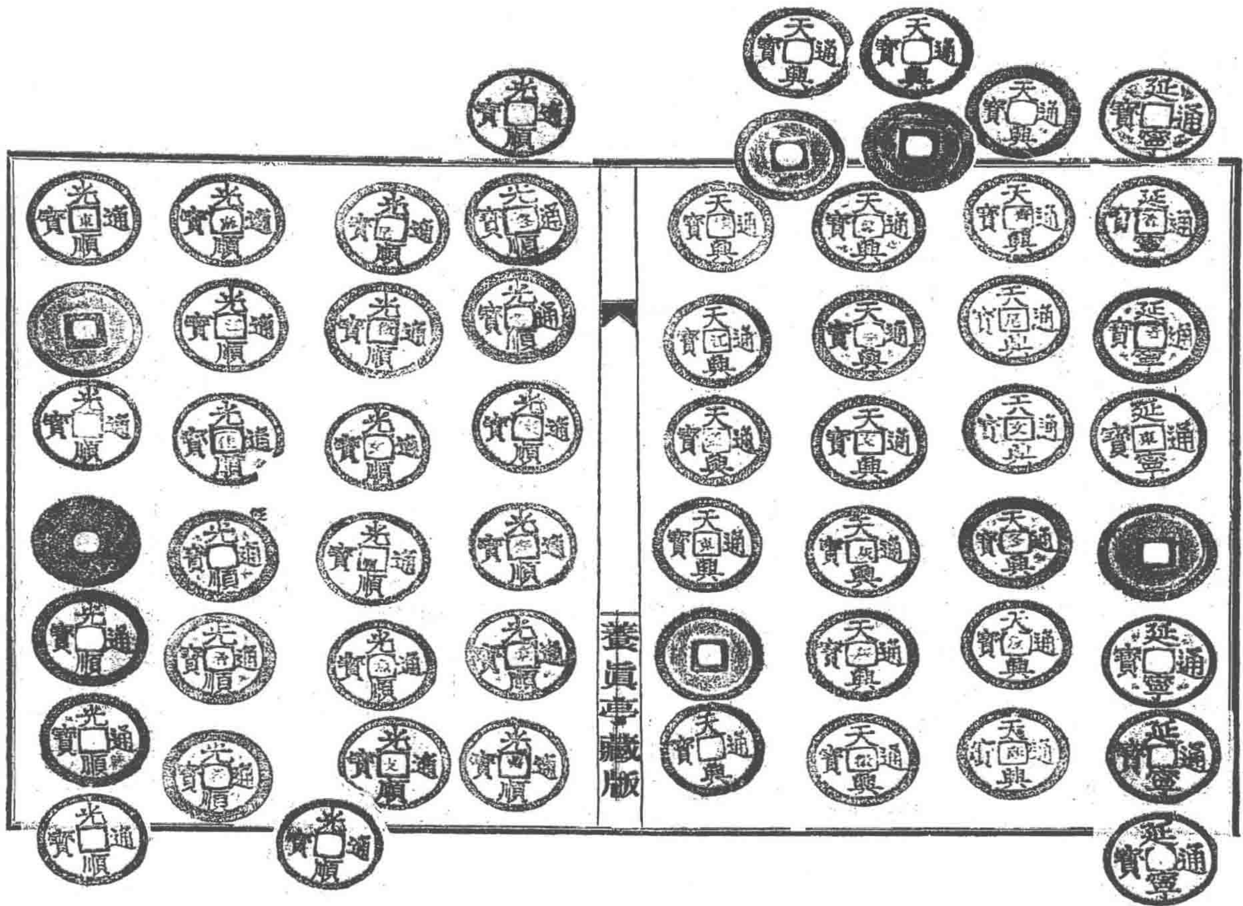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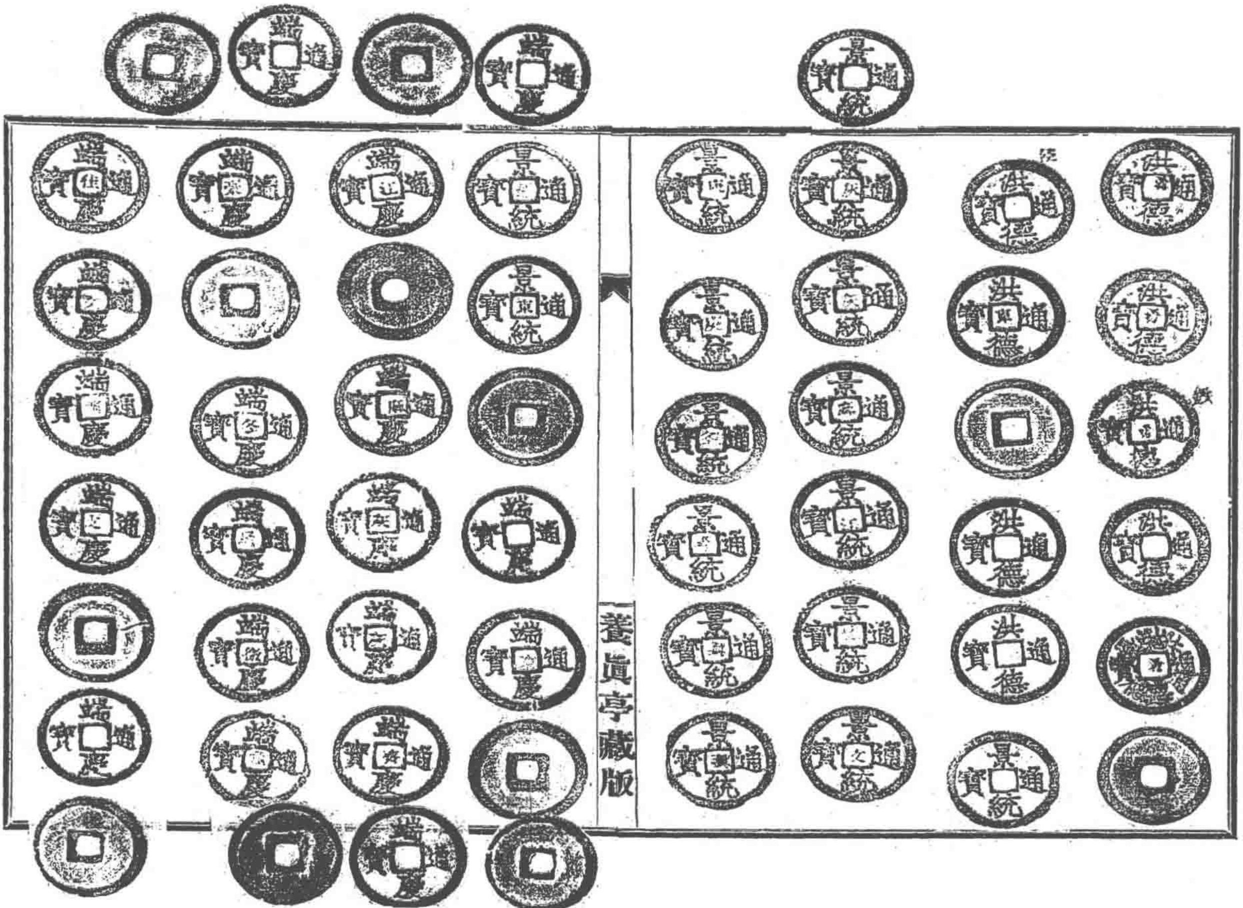

明治三十三年六月
馬島杏雨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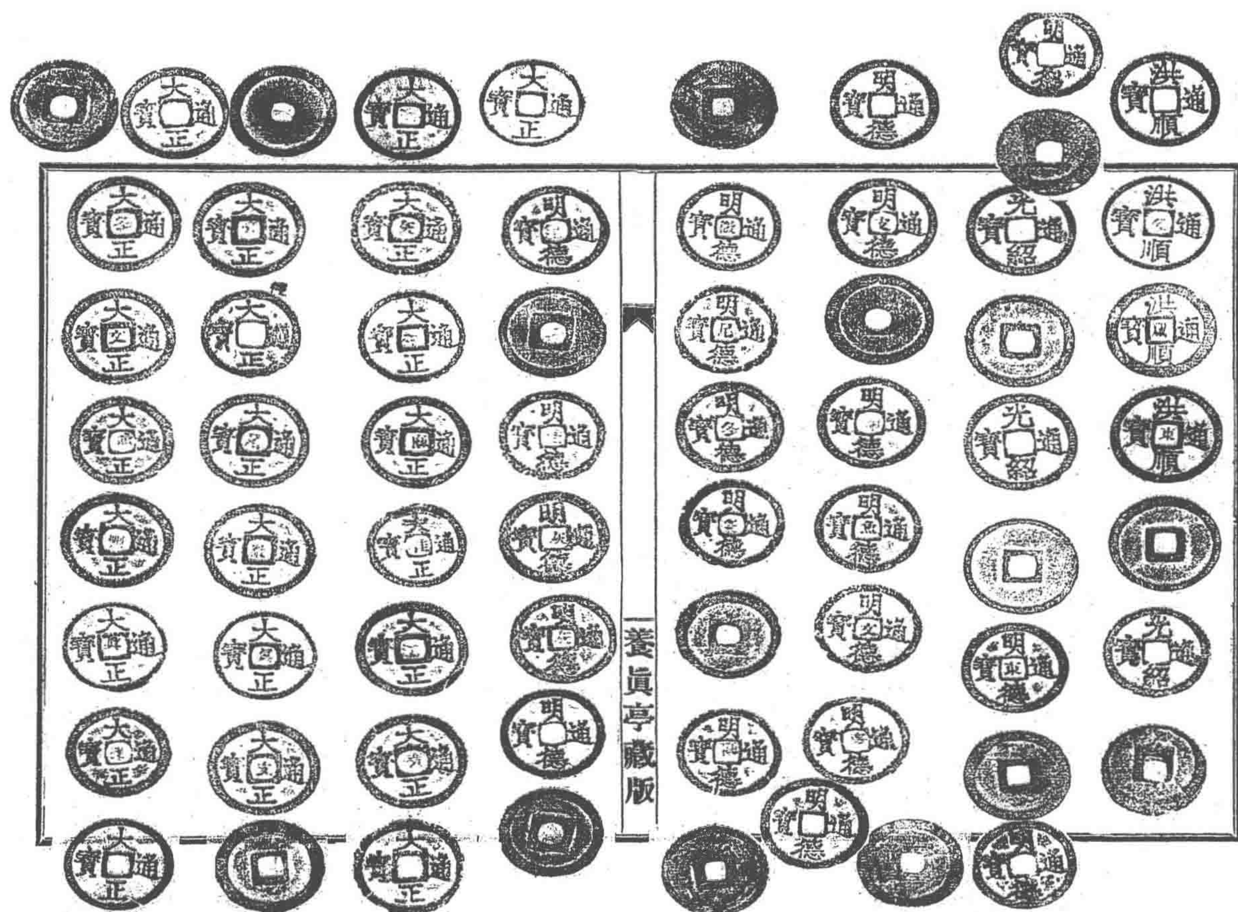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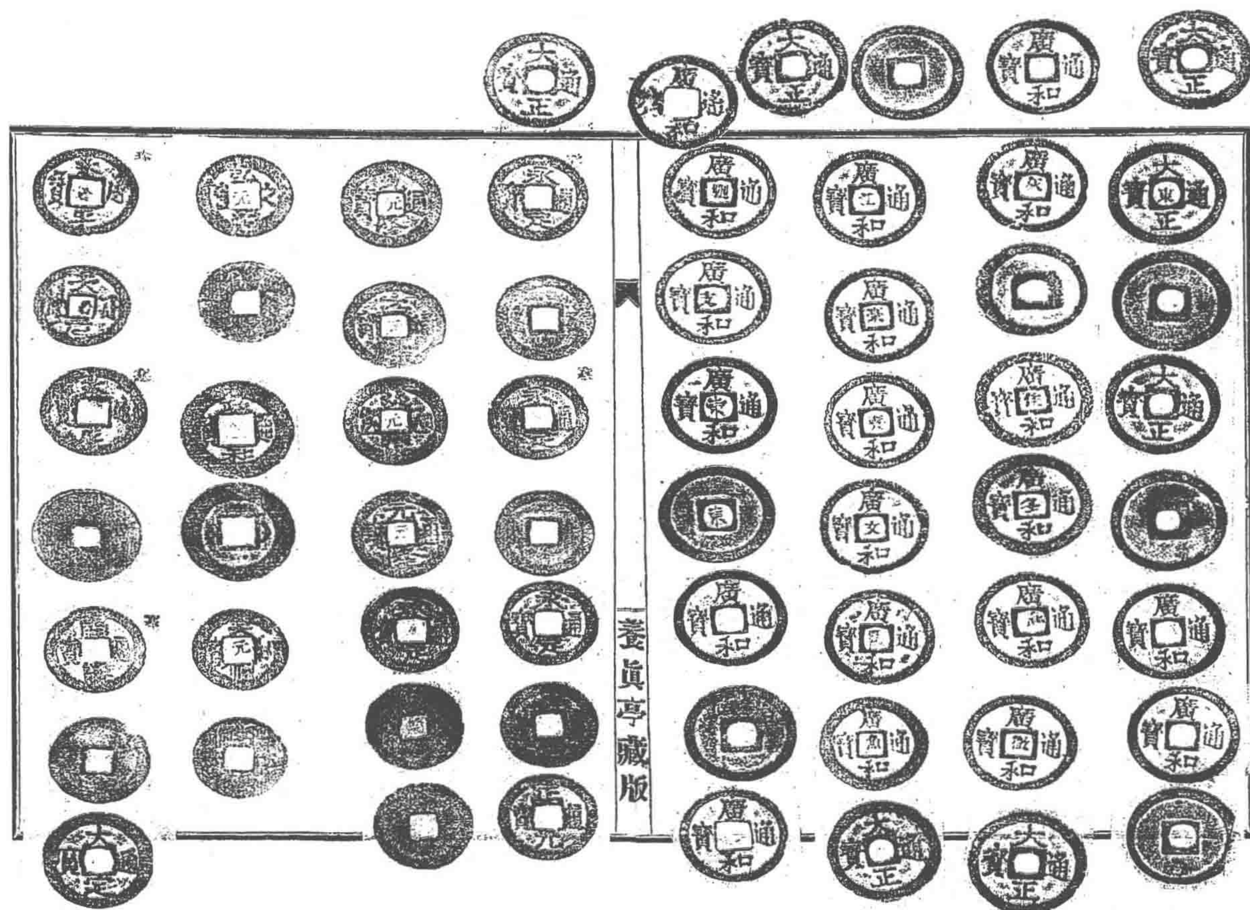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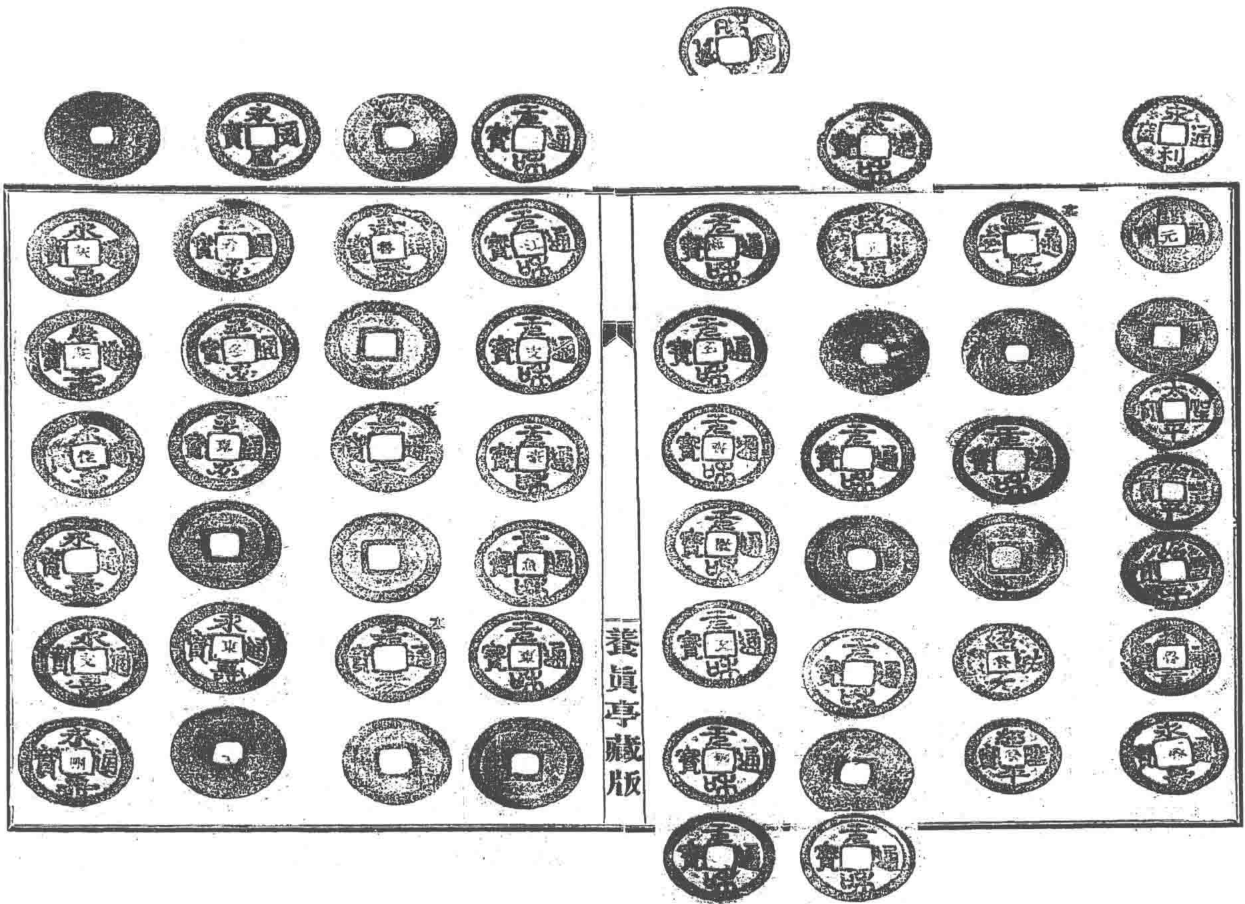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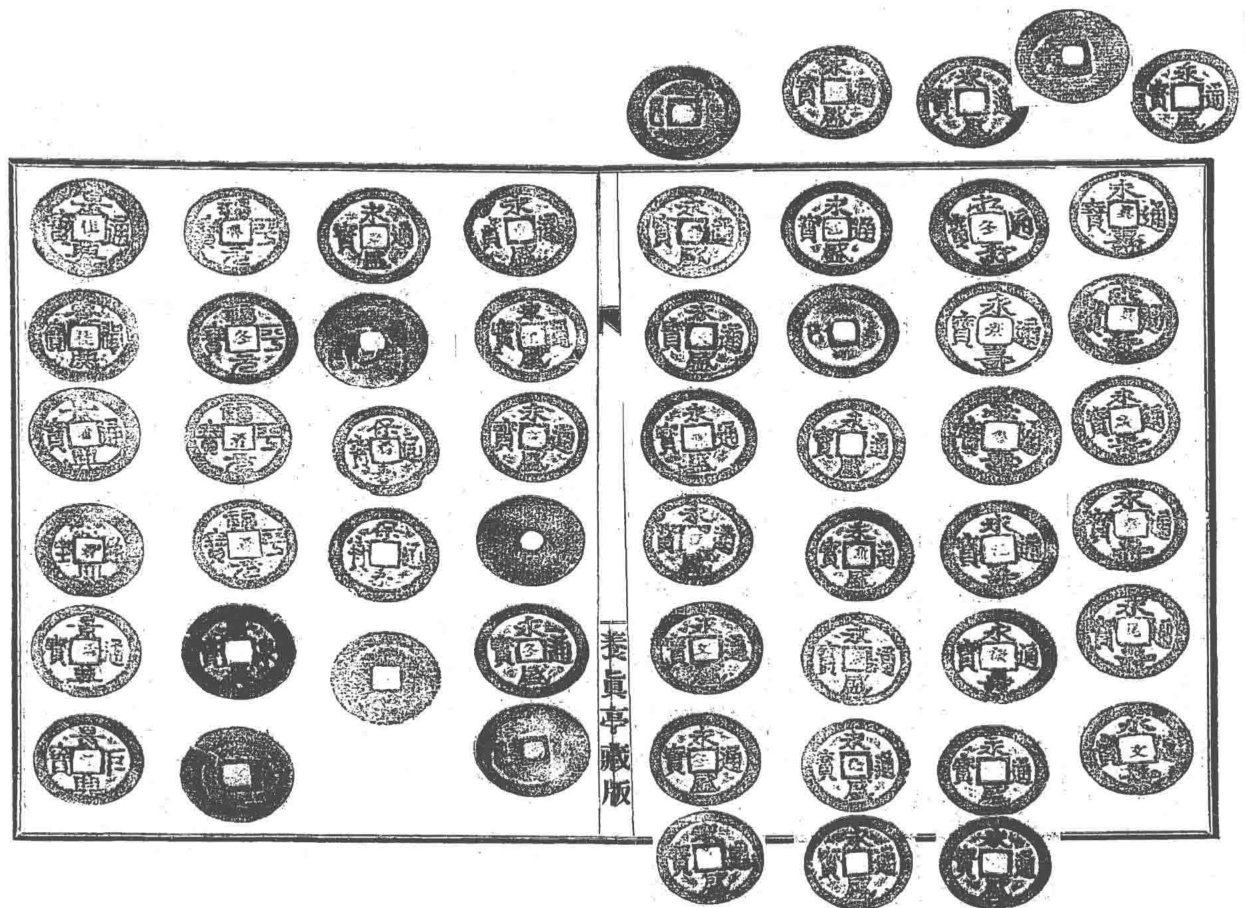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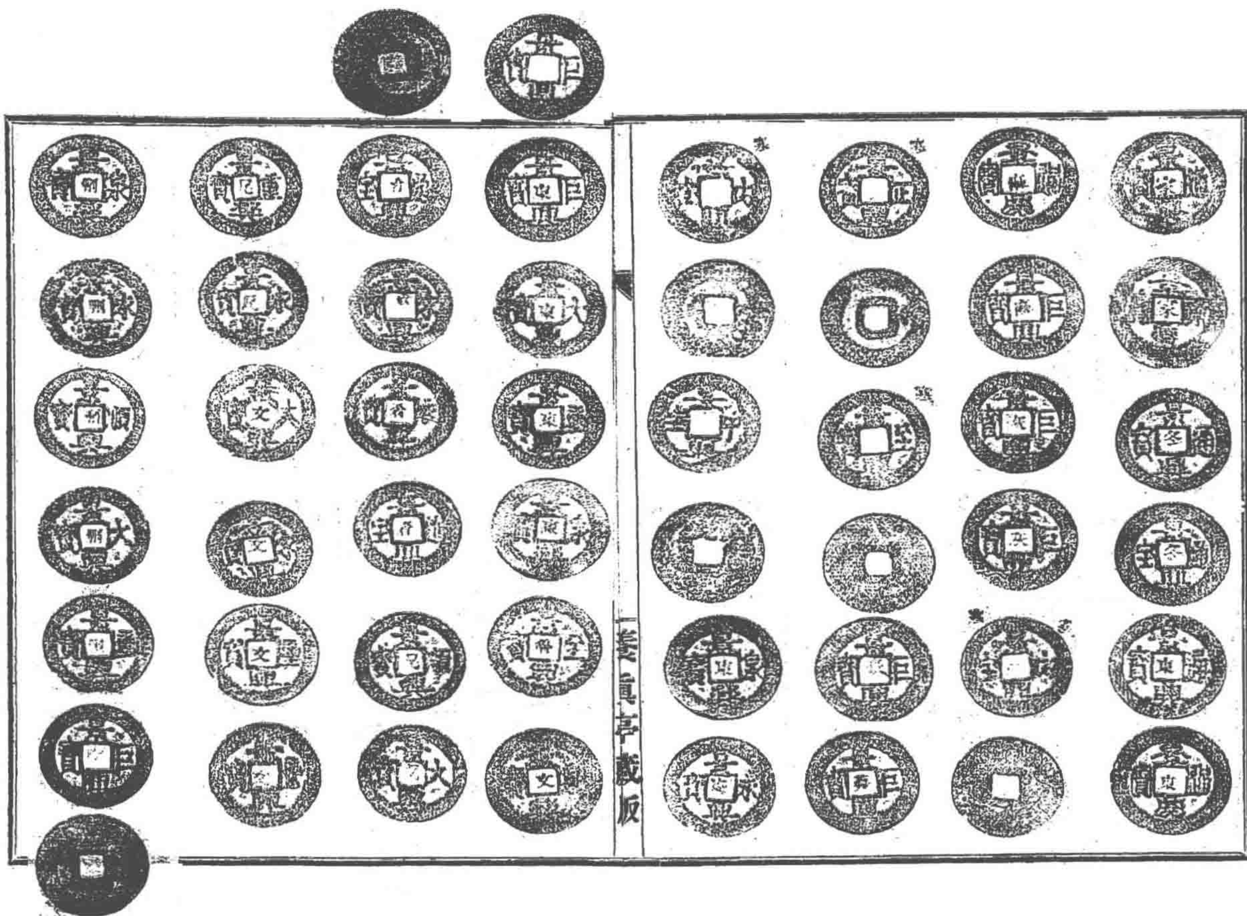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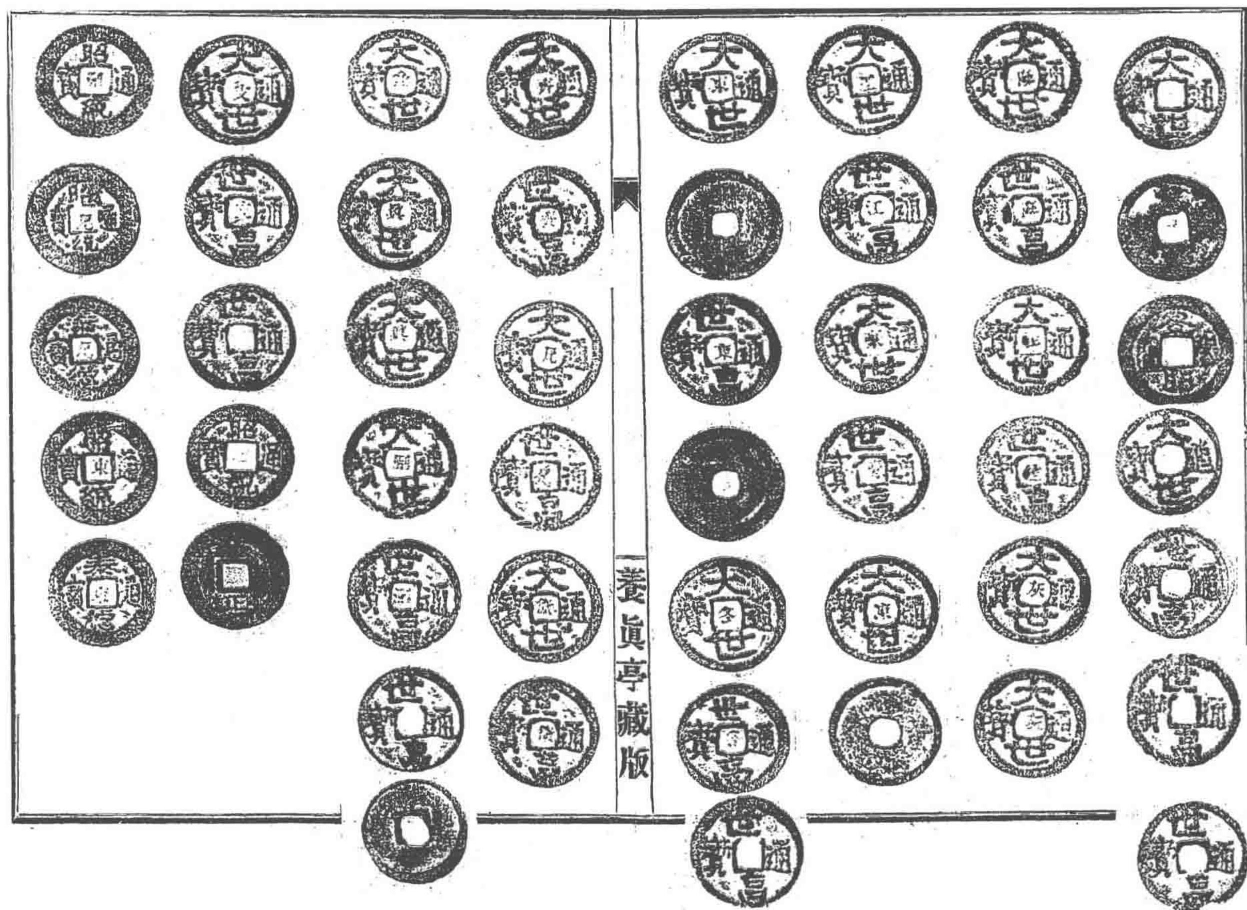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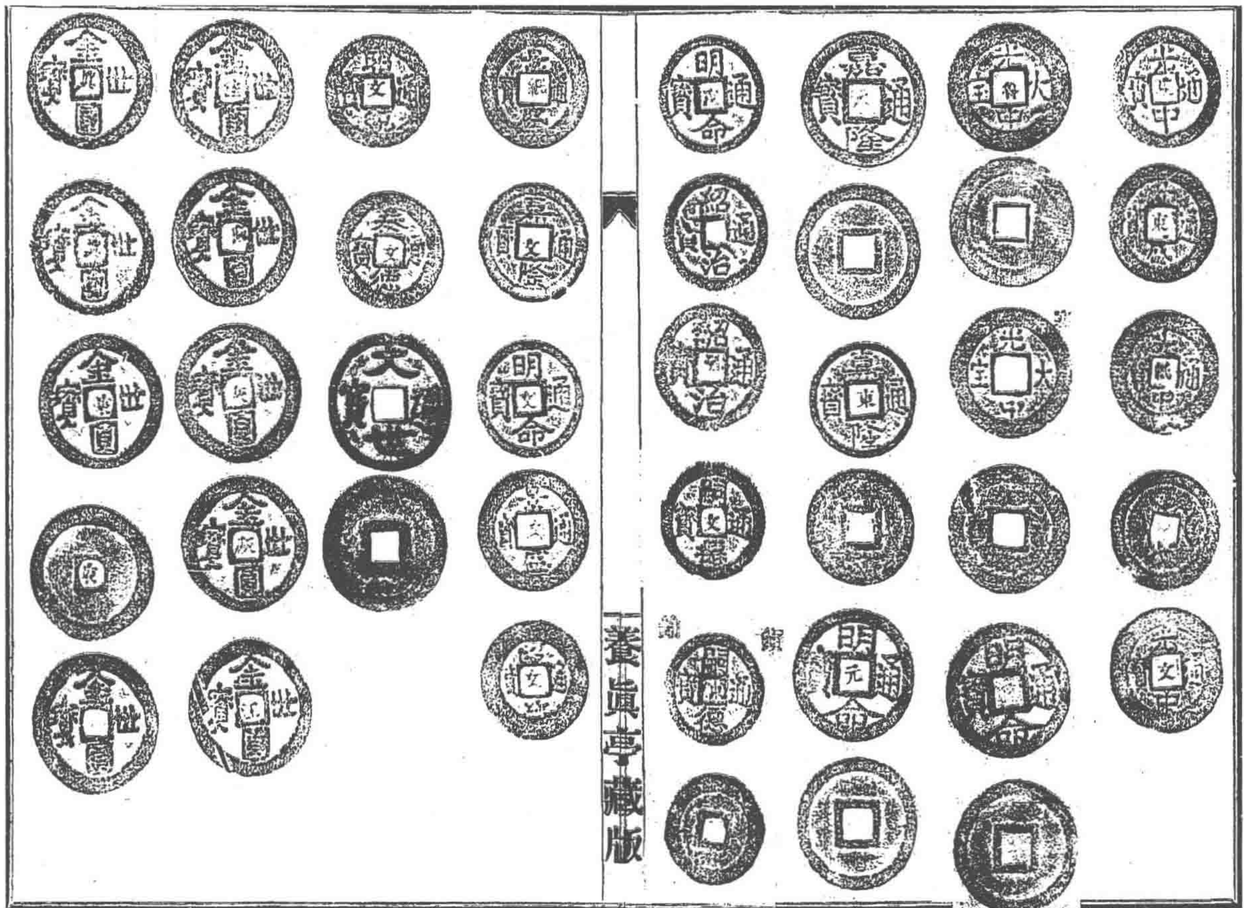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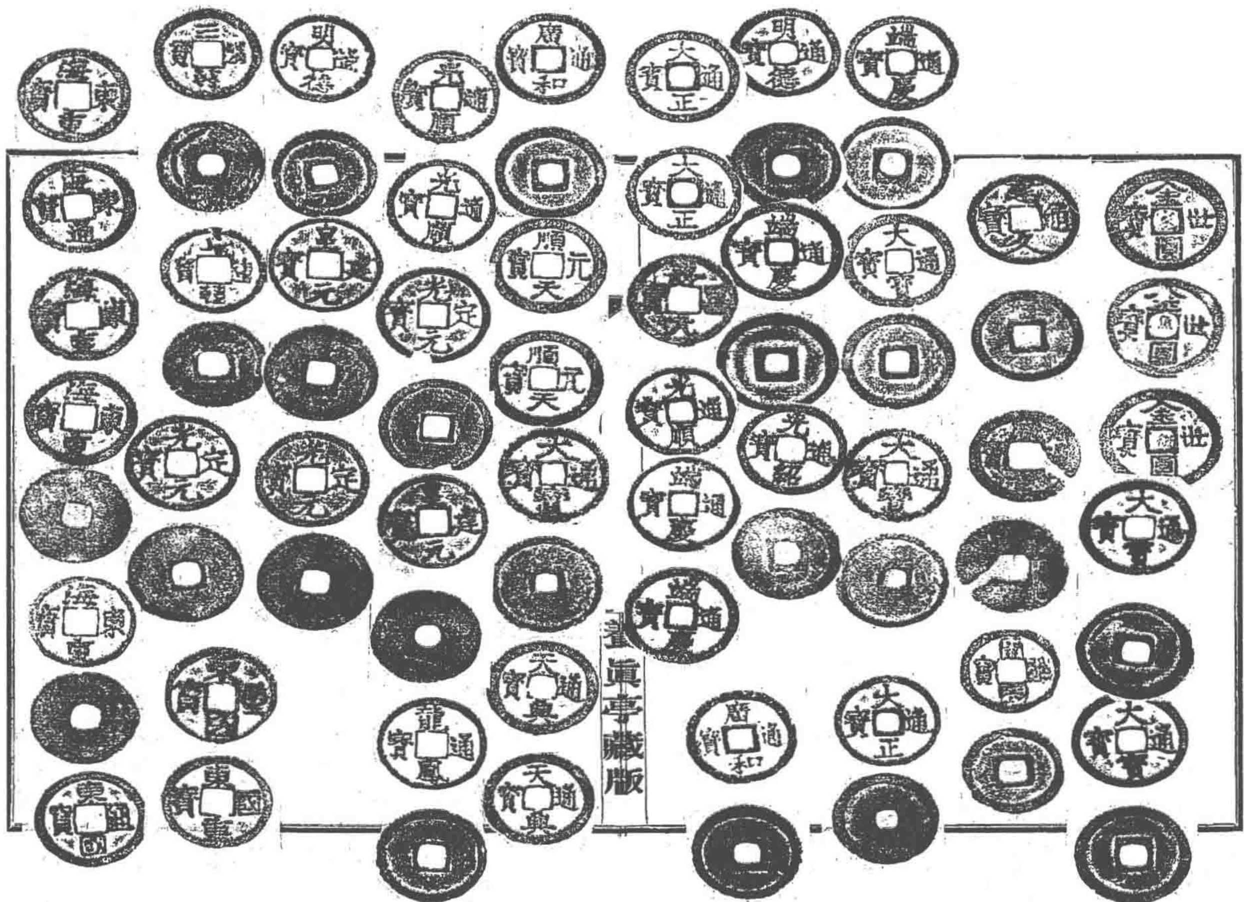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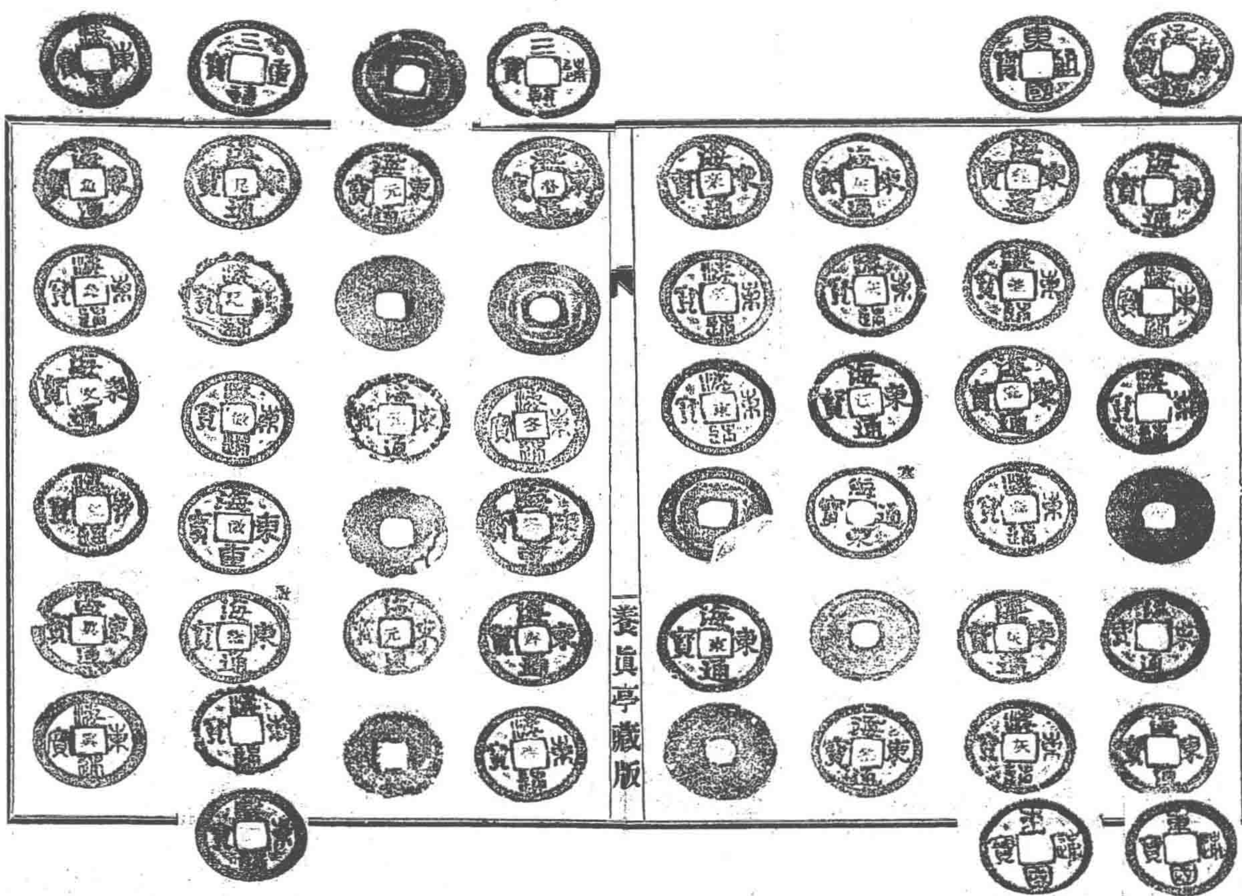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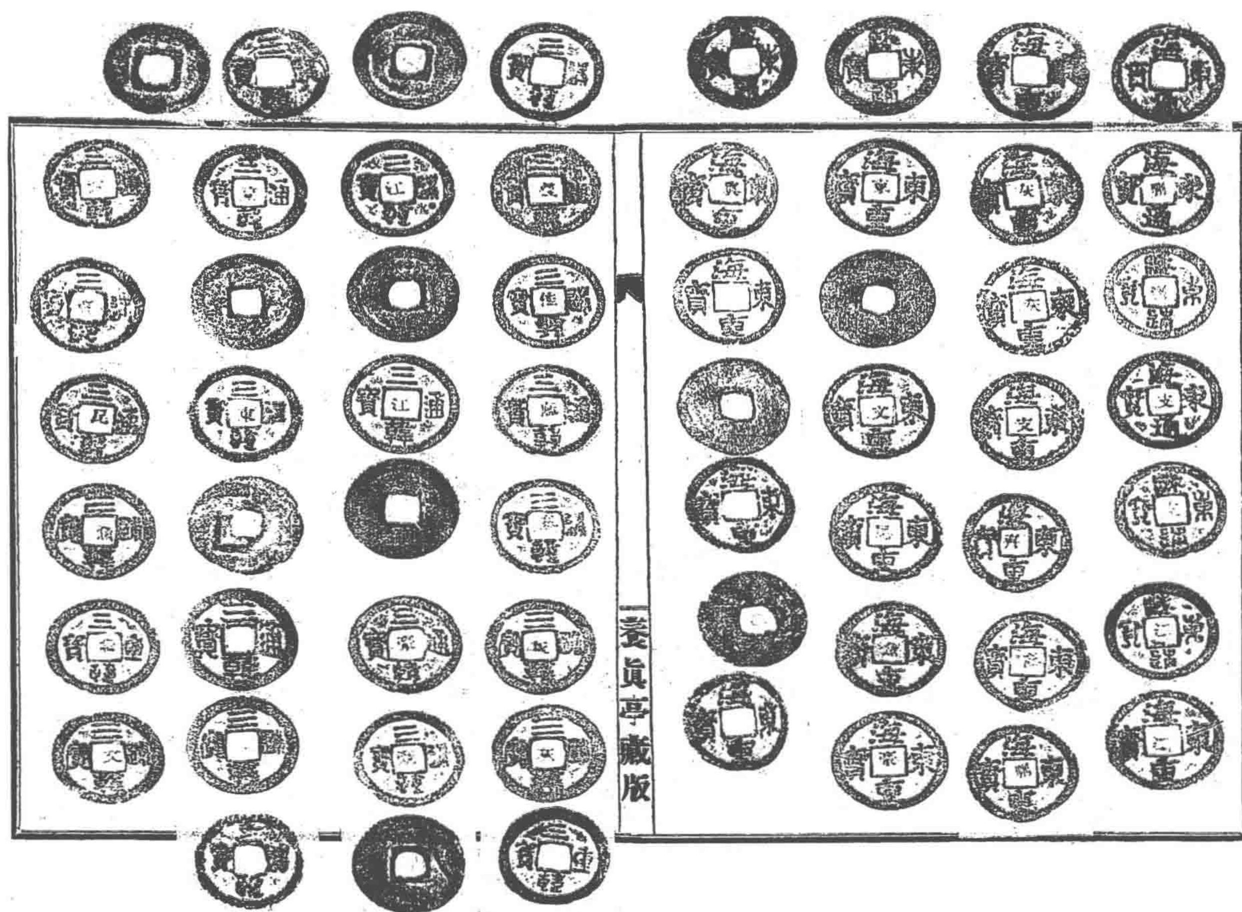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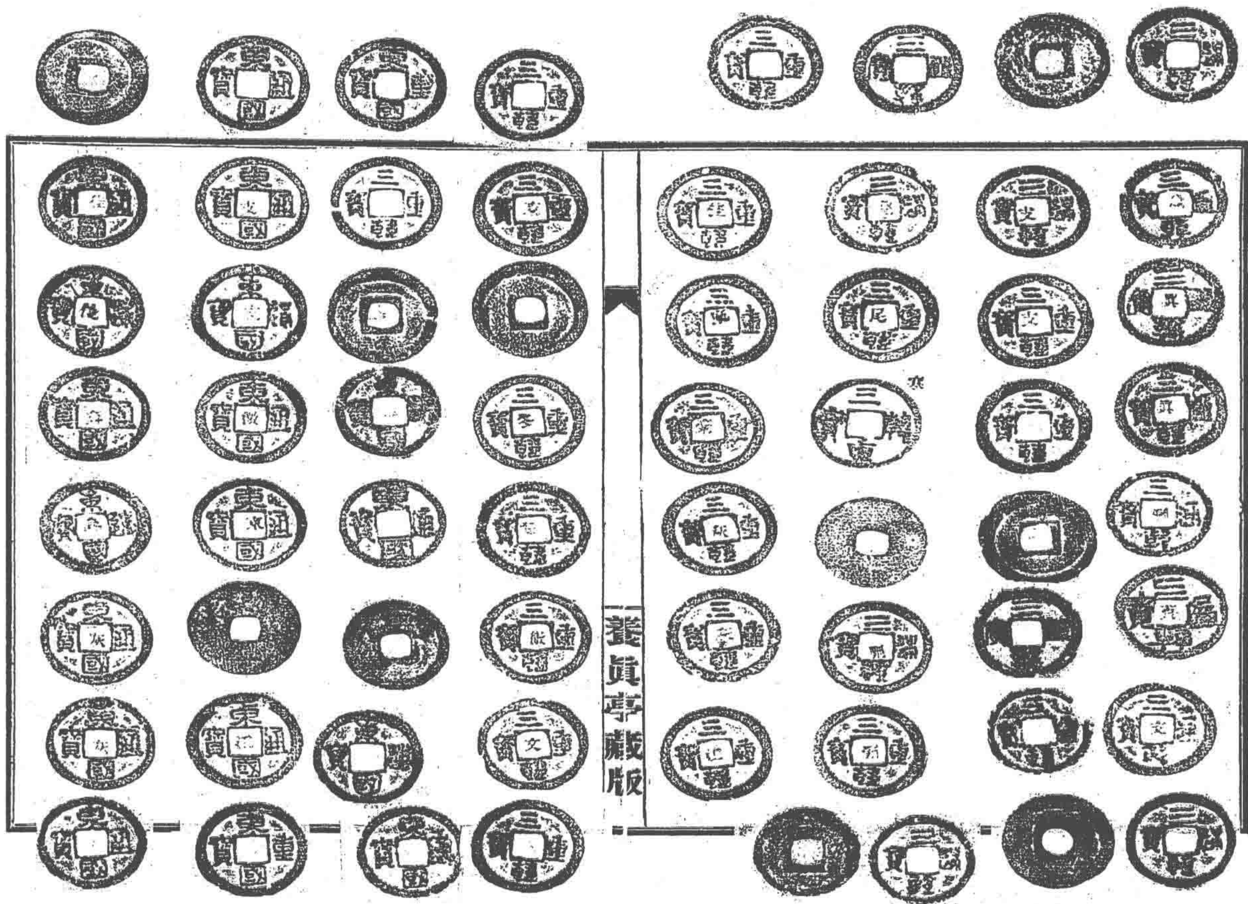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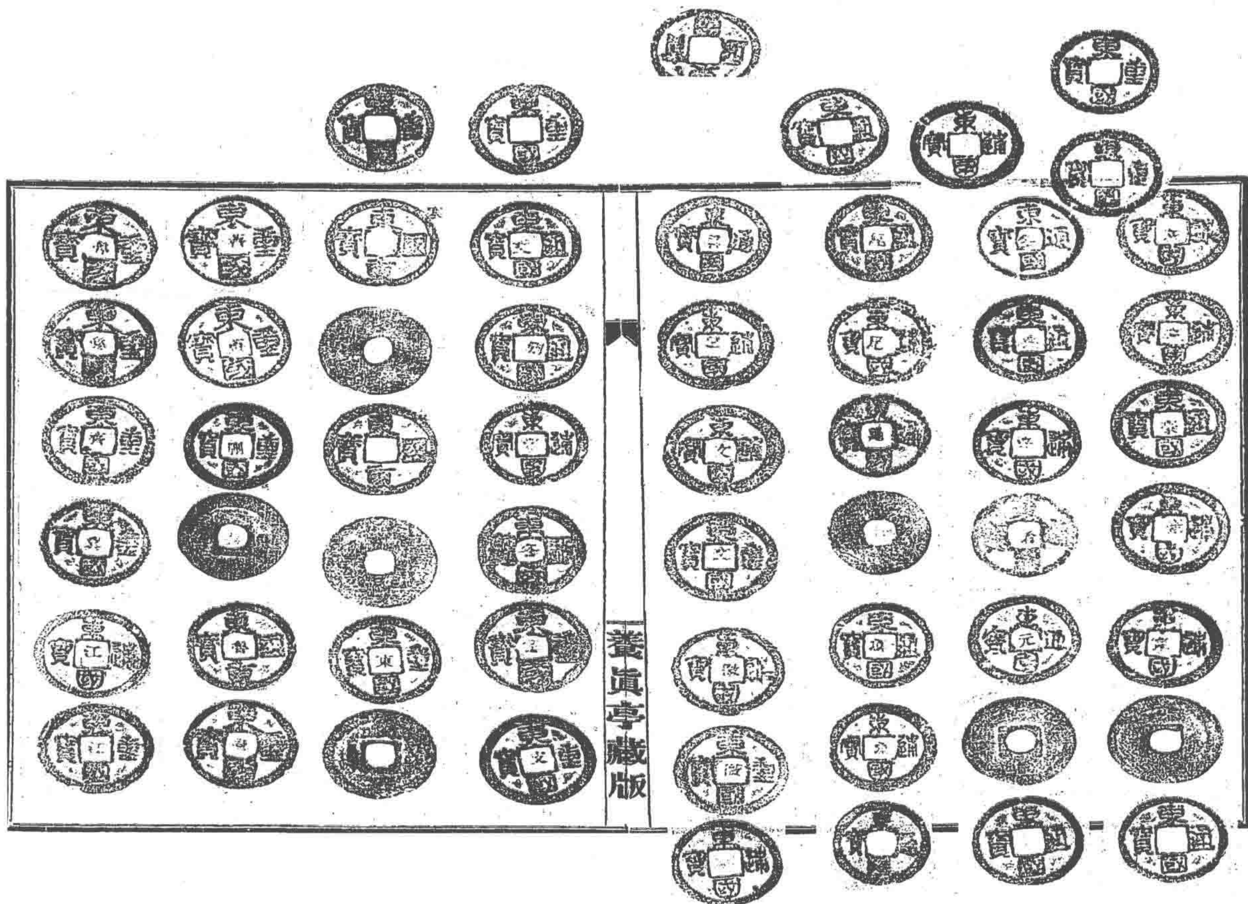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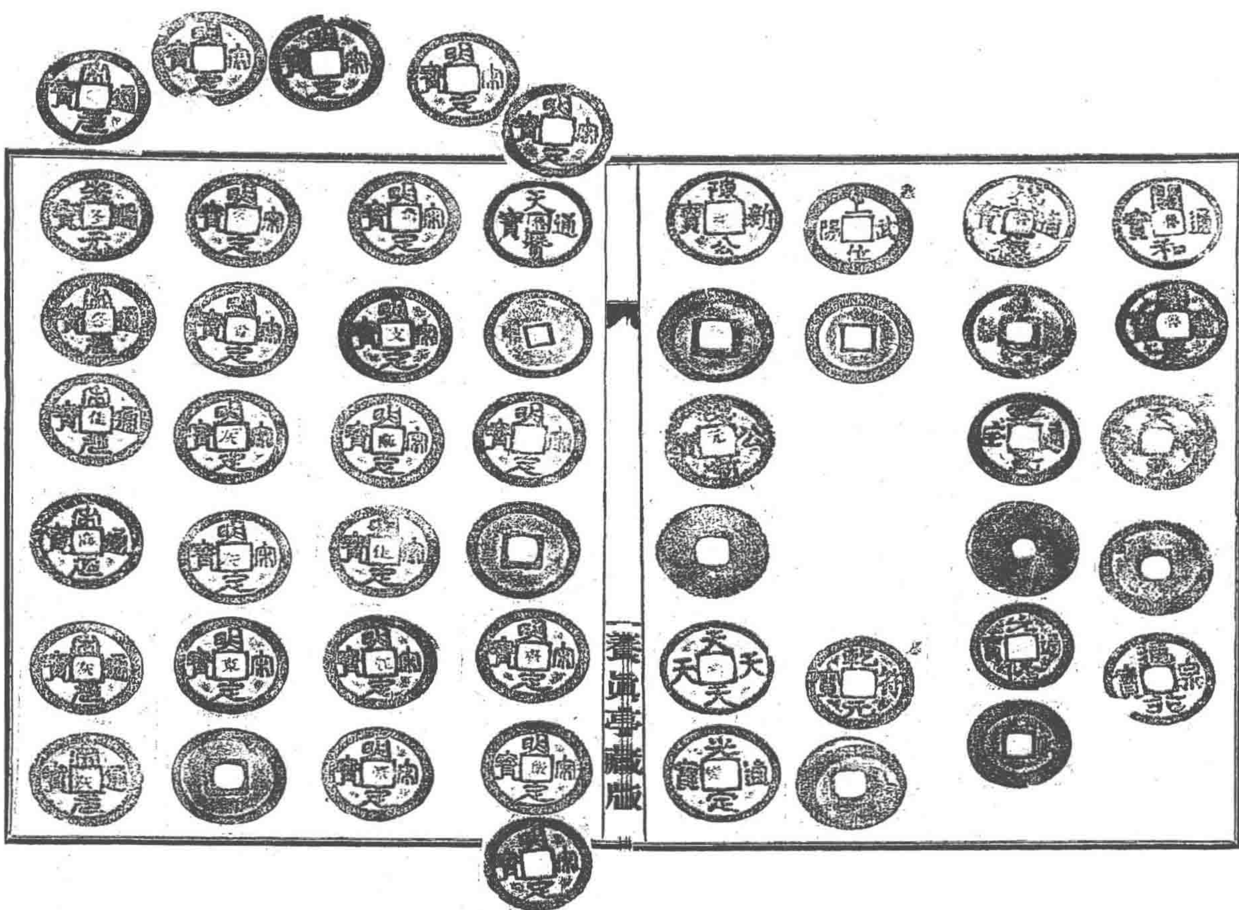

養真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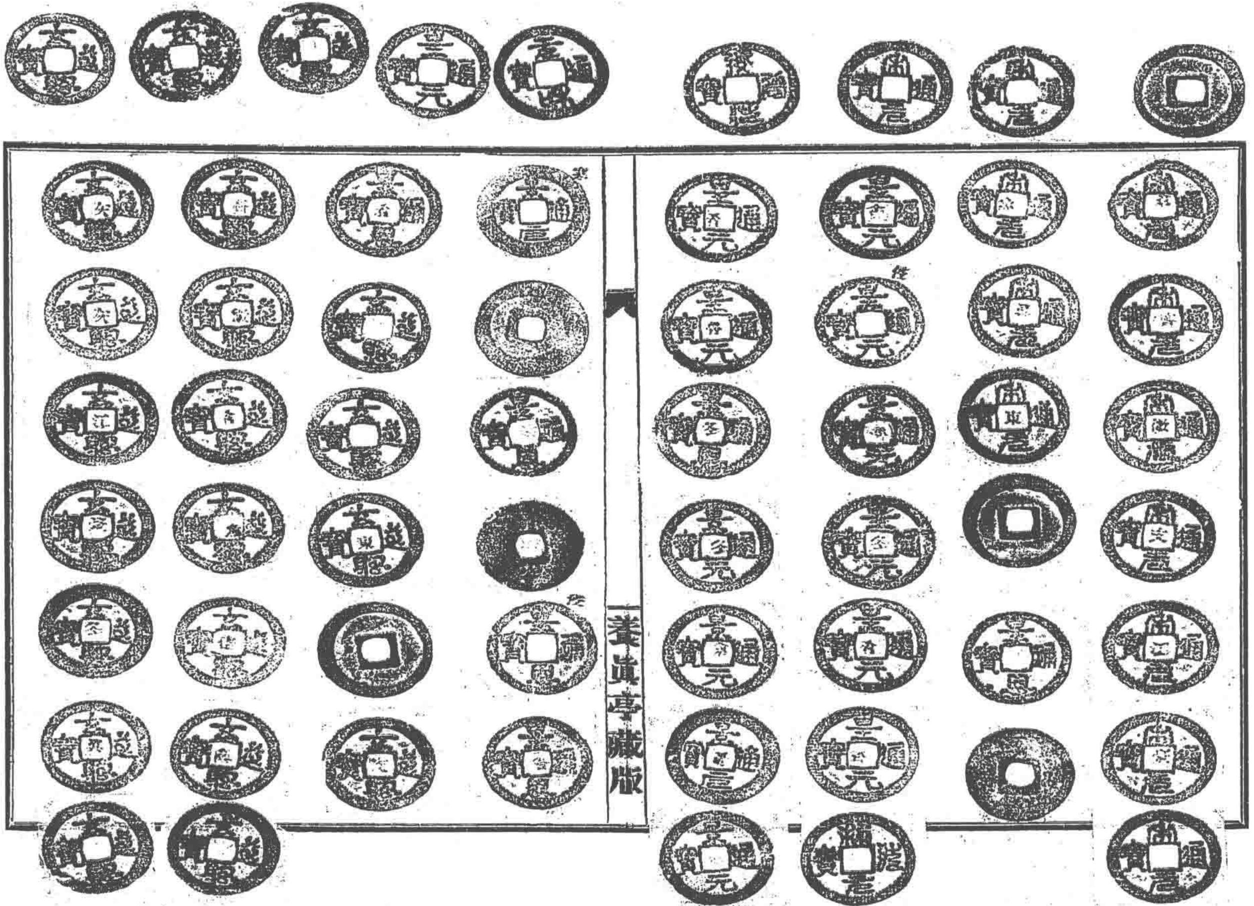

養真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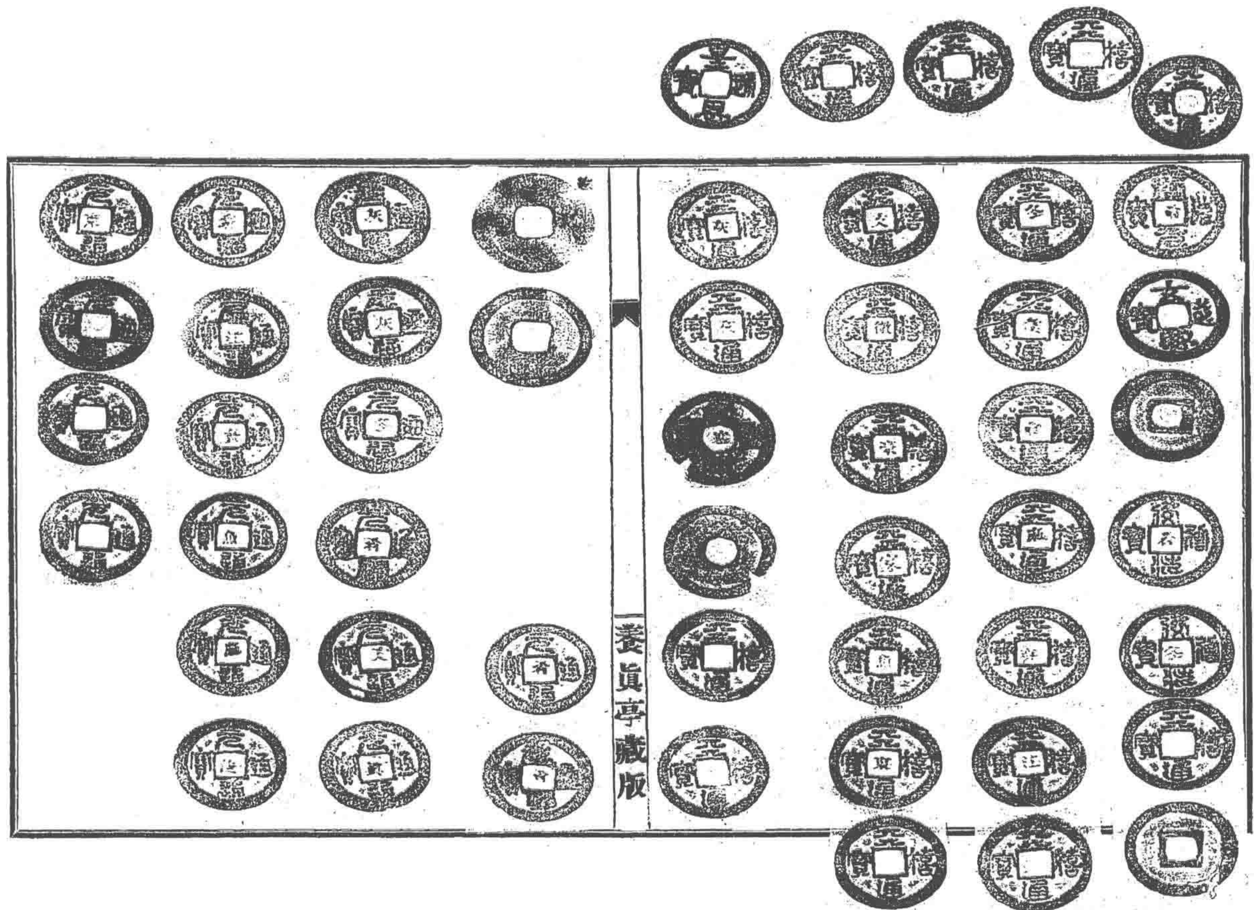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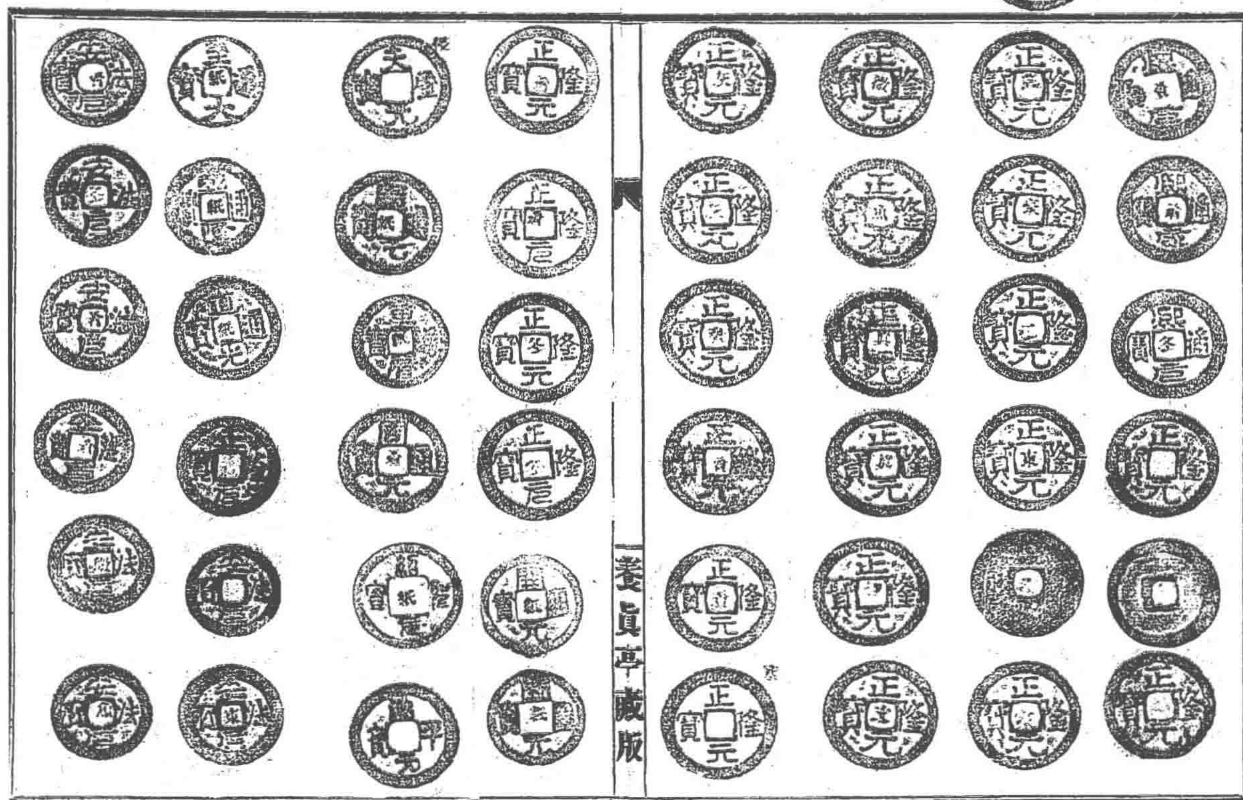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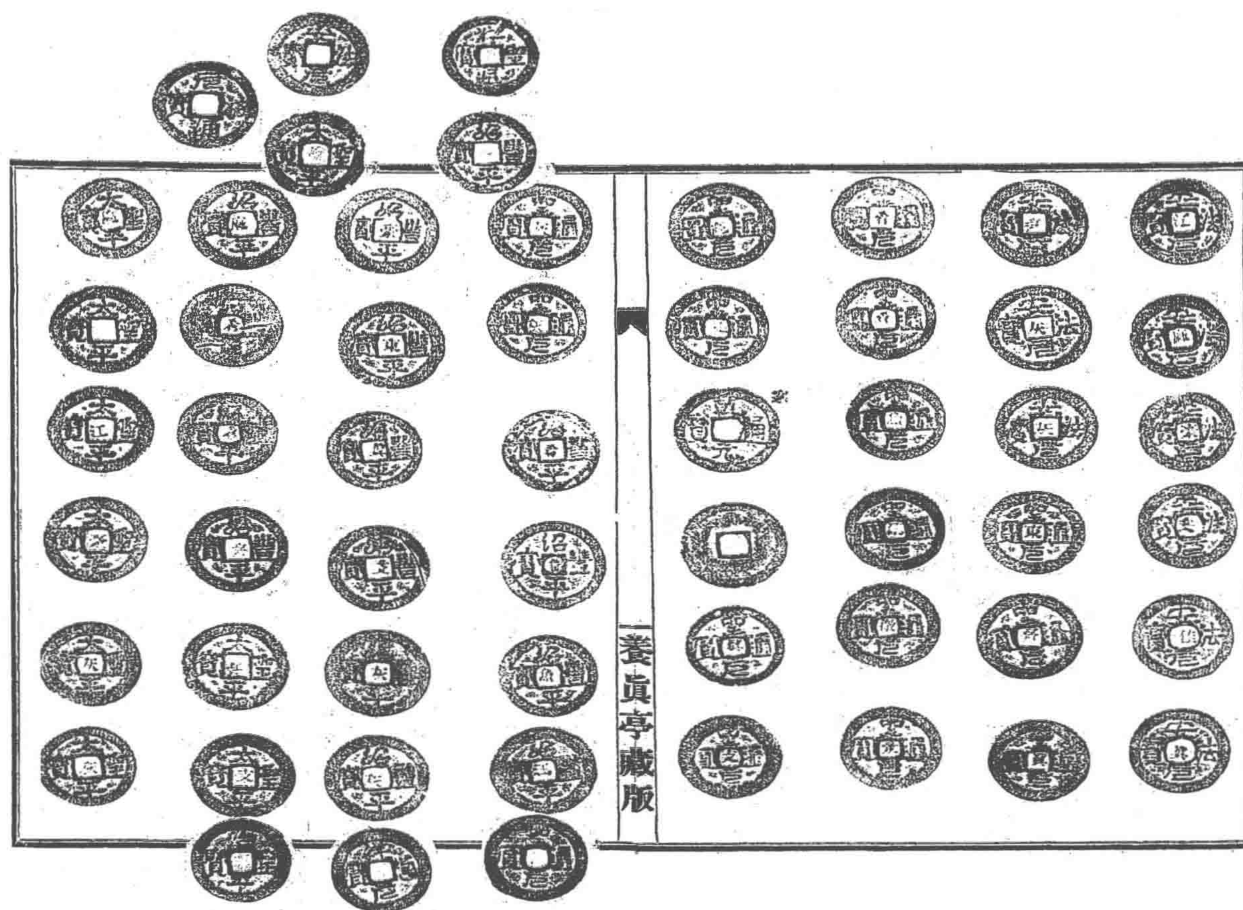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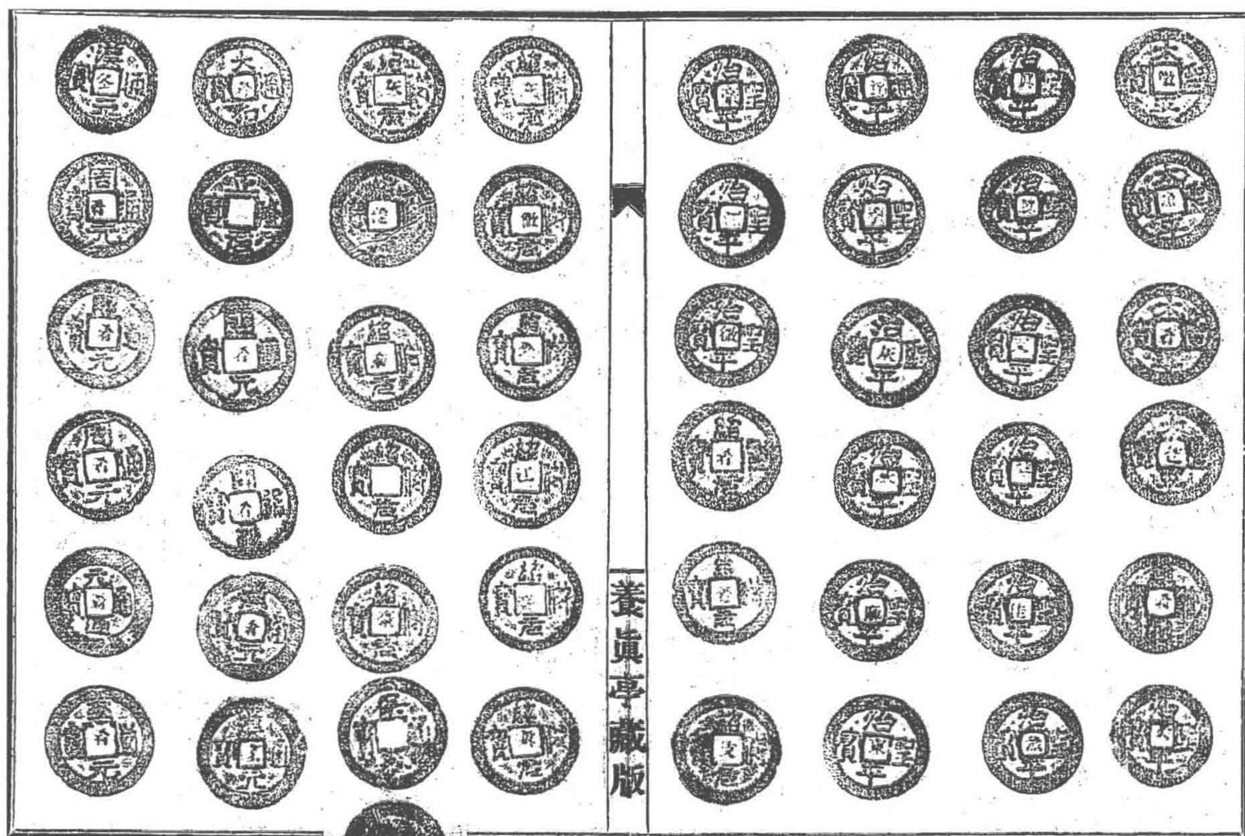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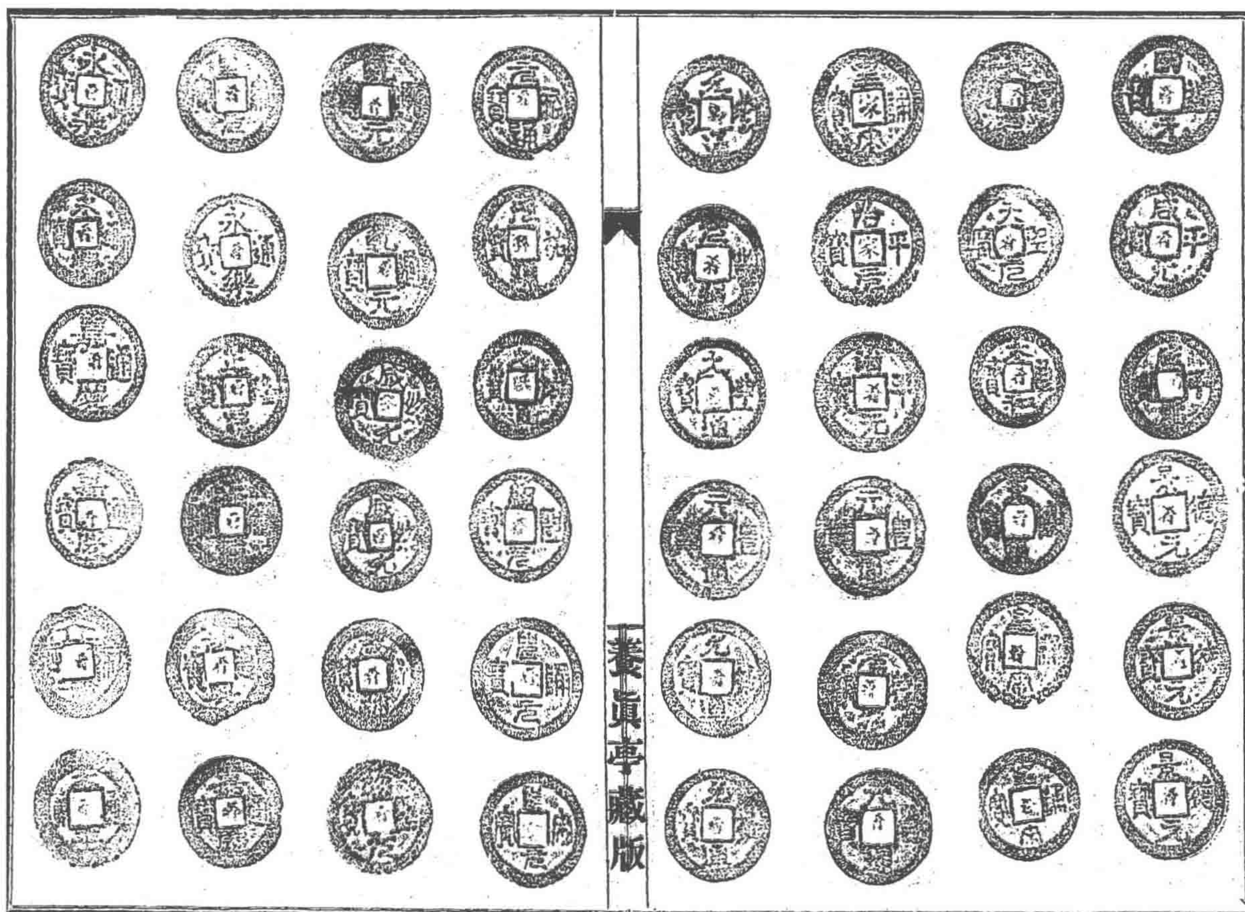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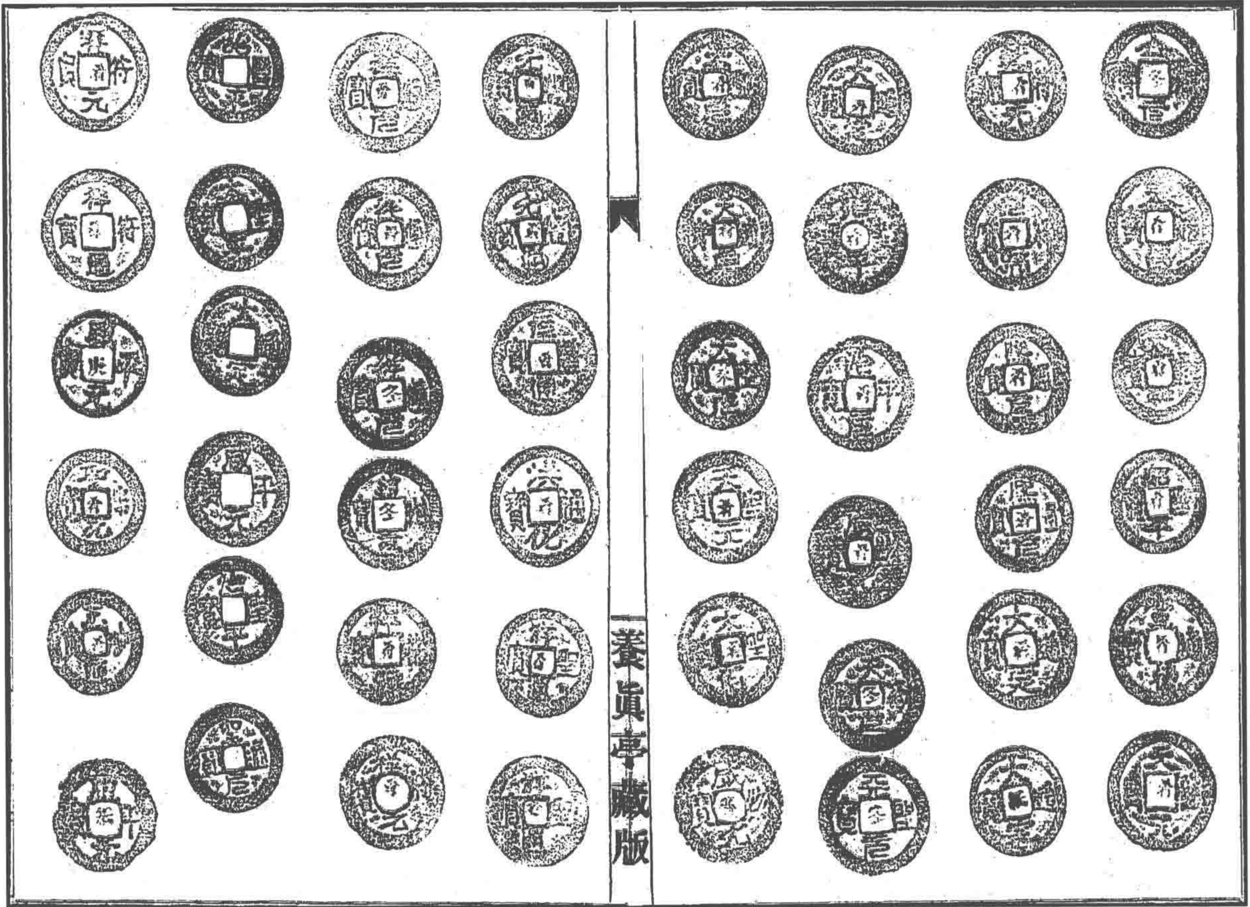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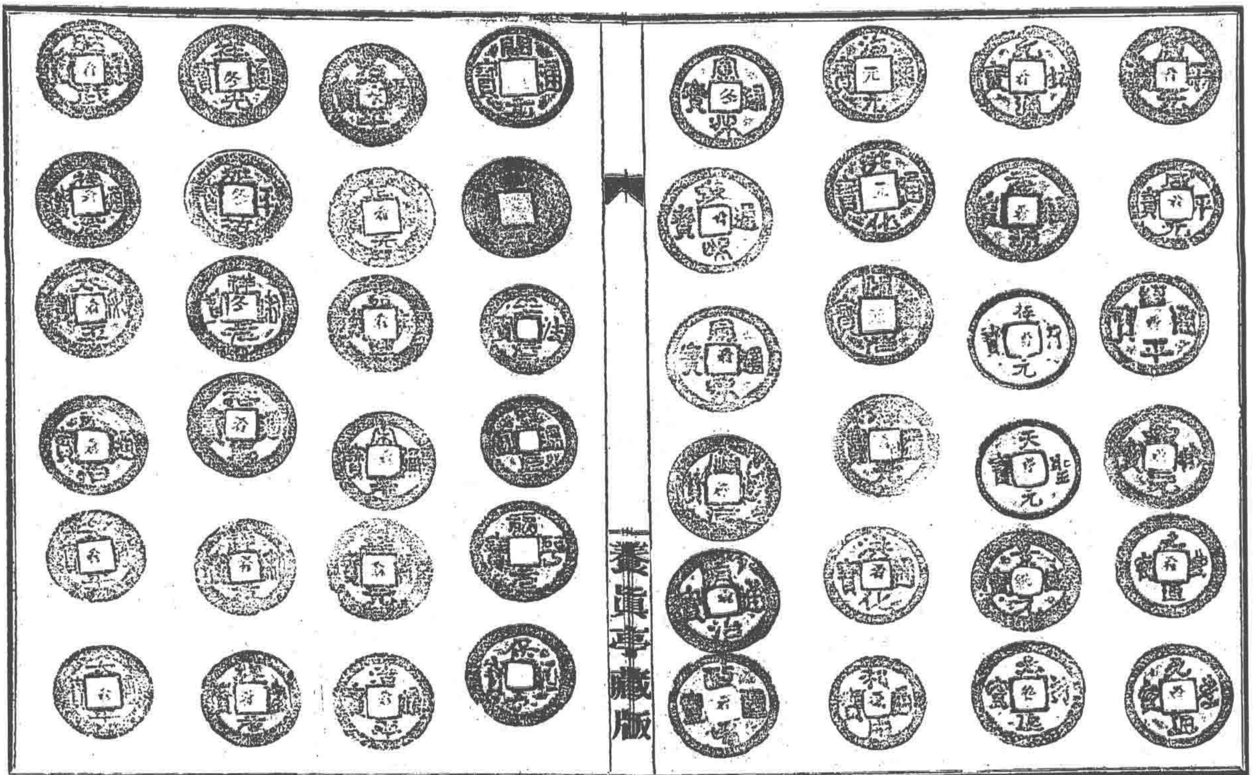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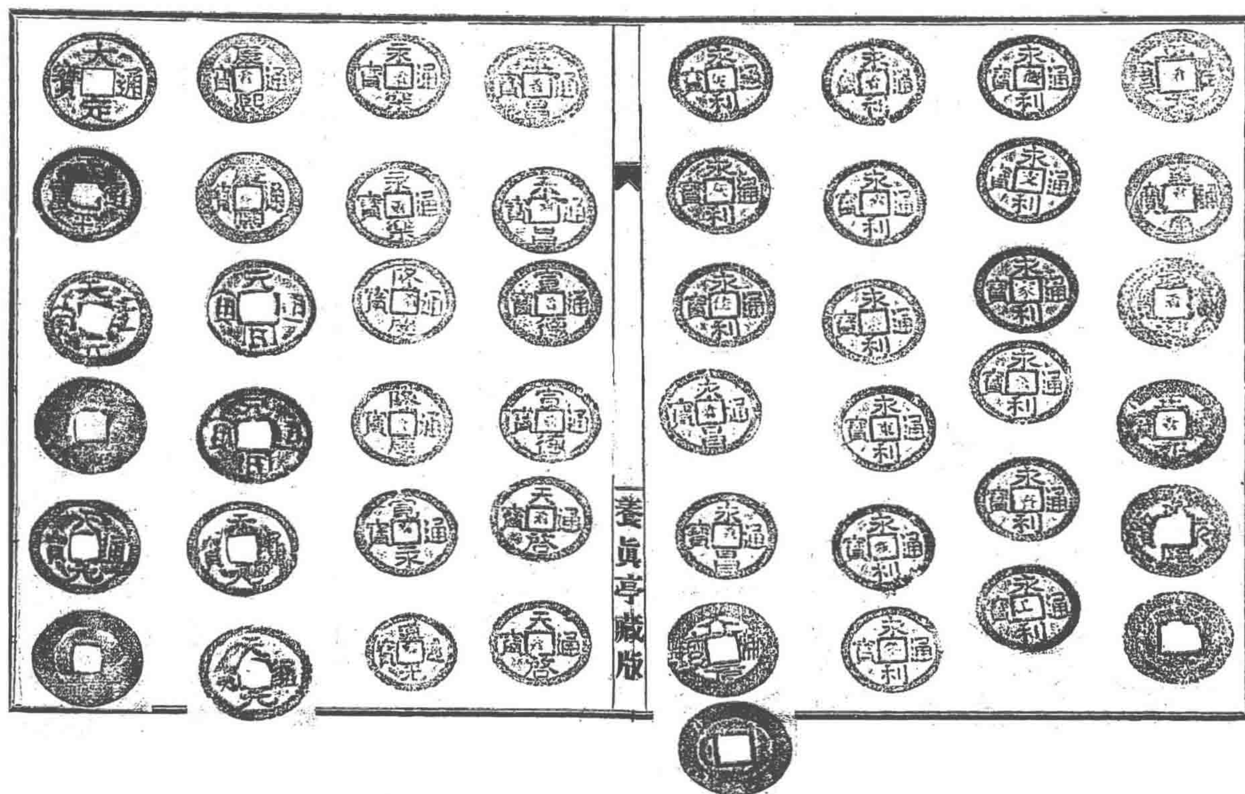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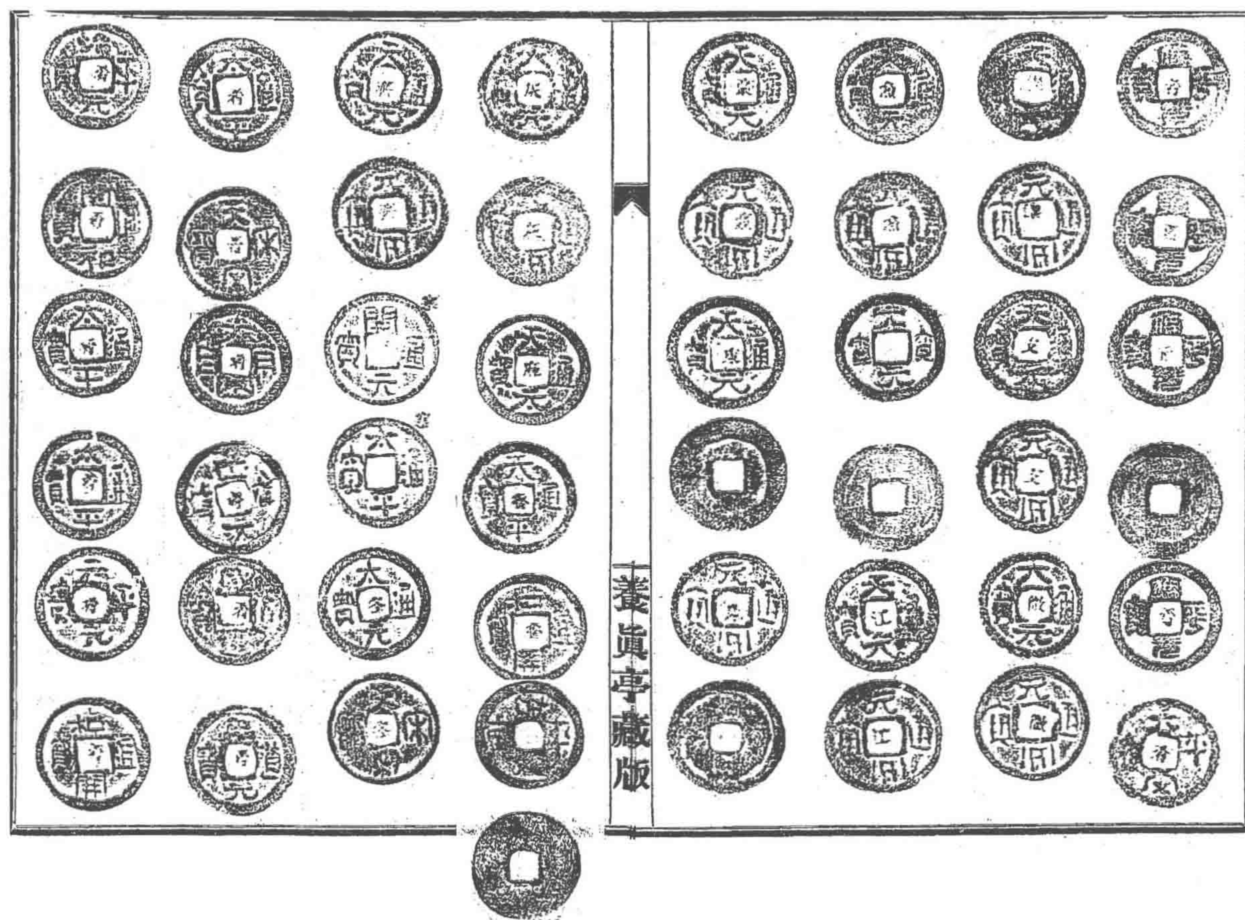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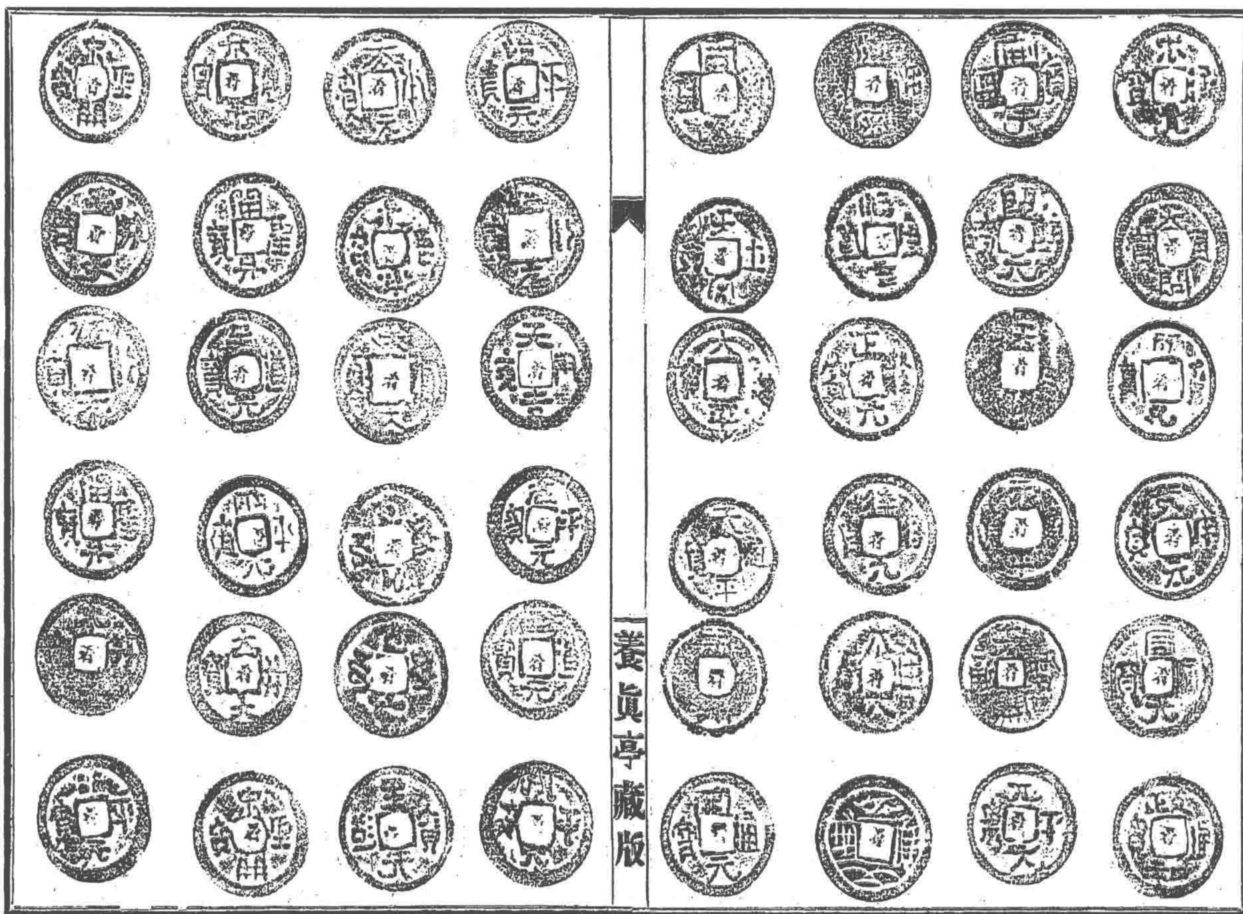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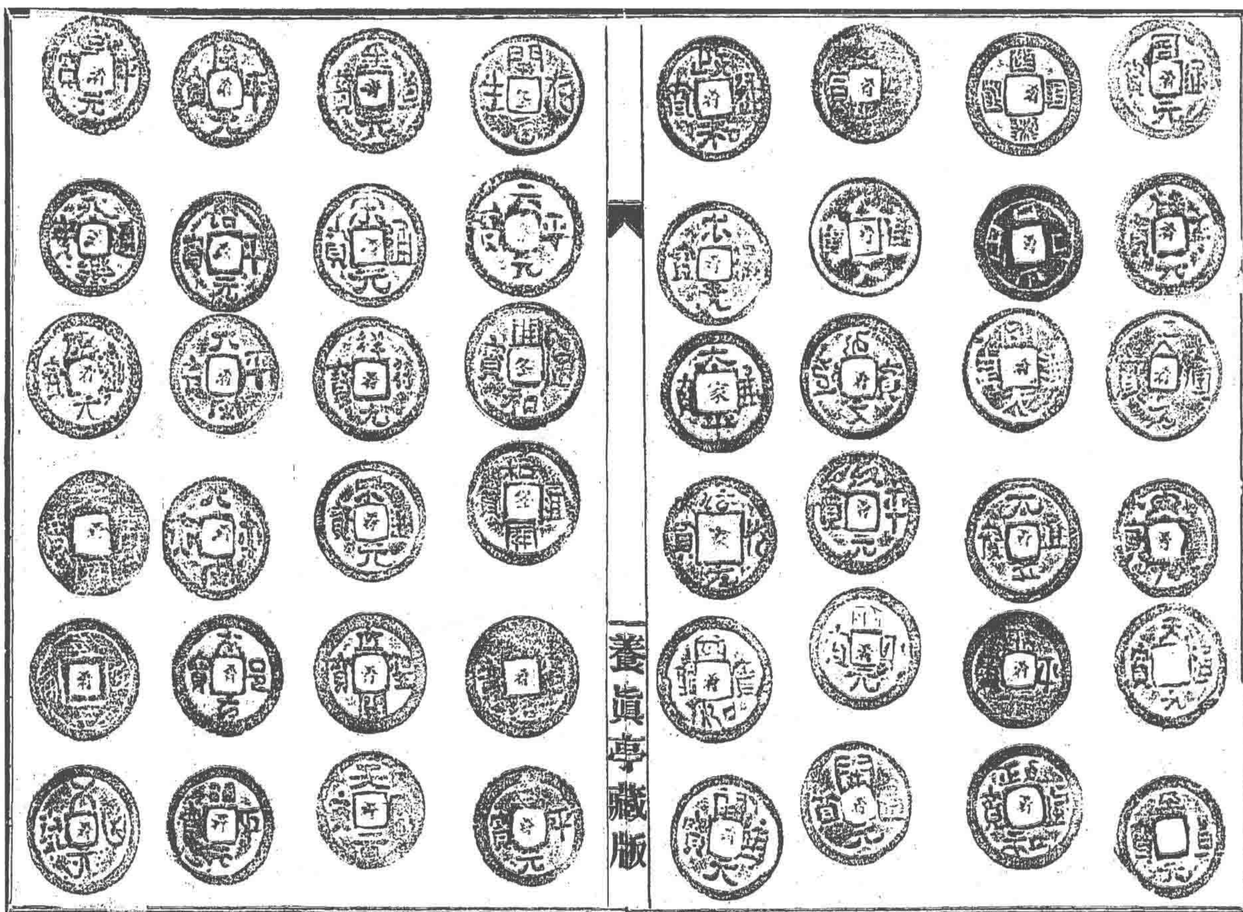

養真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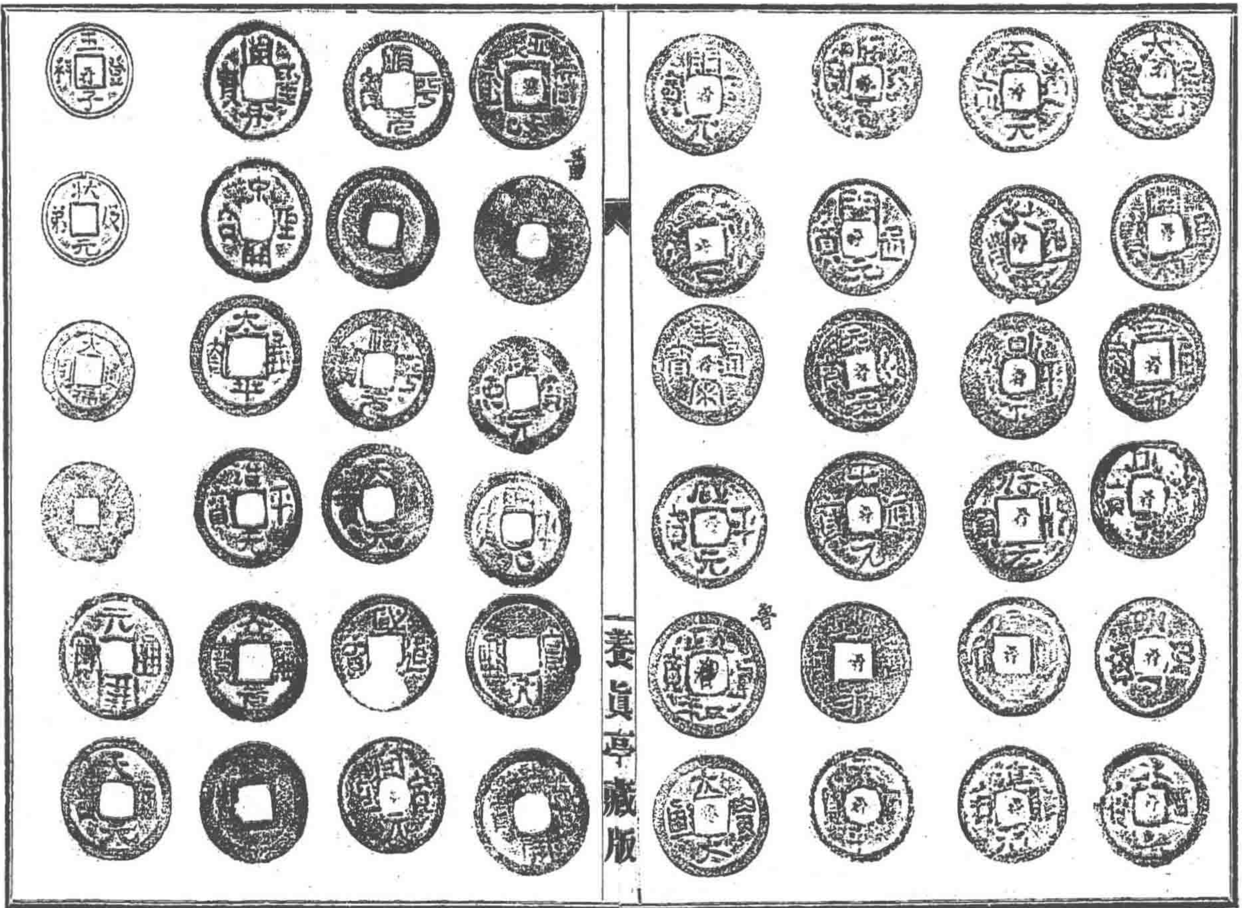

養真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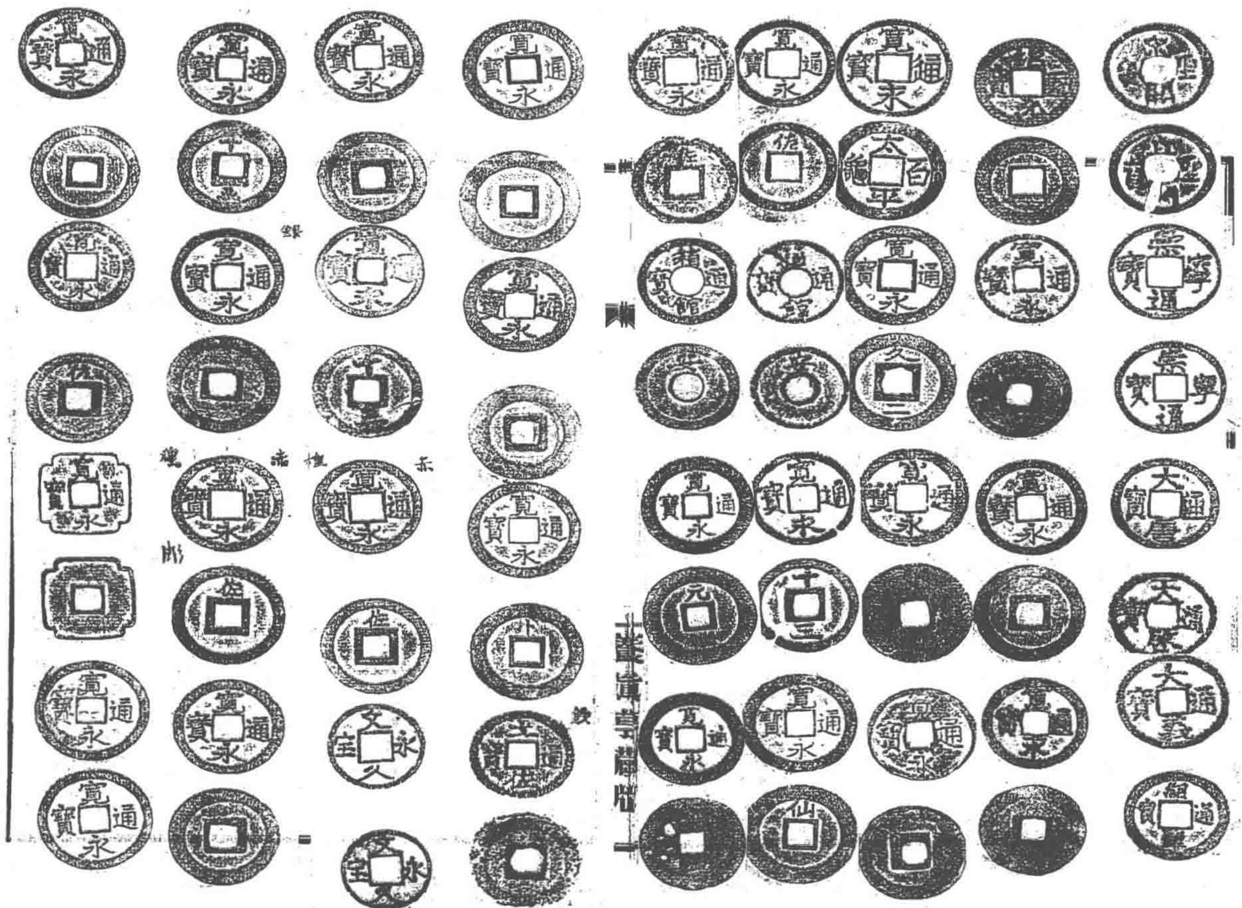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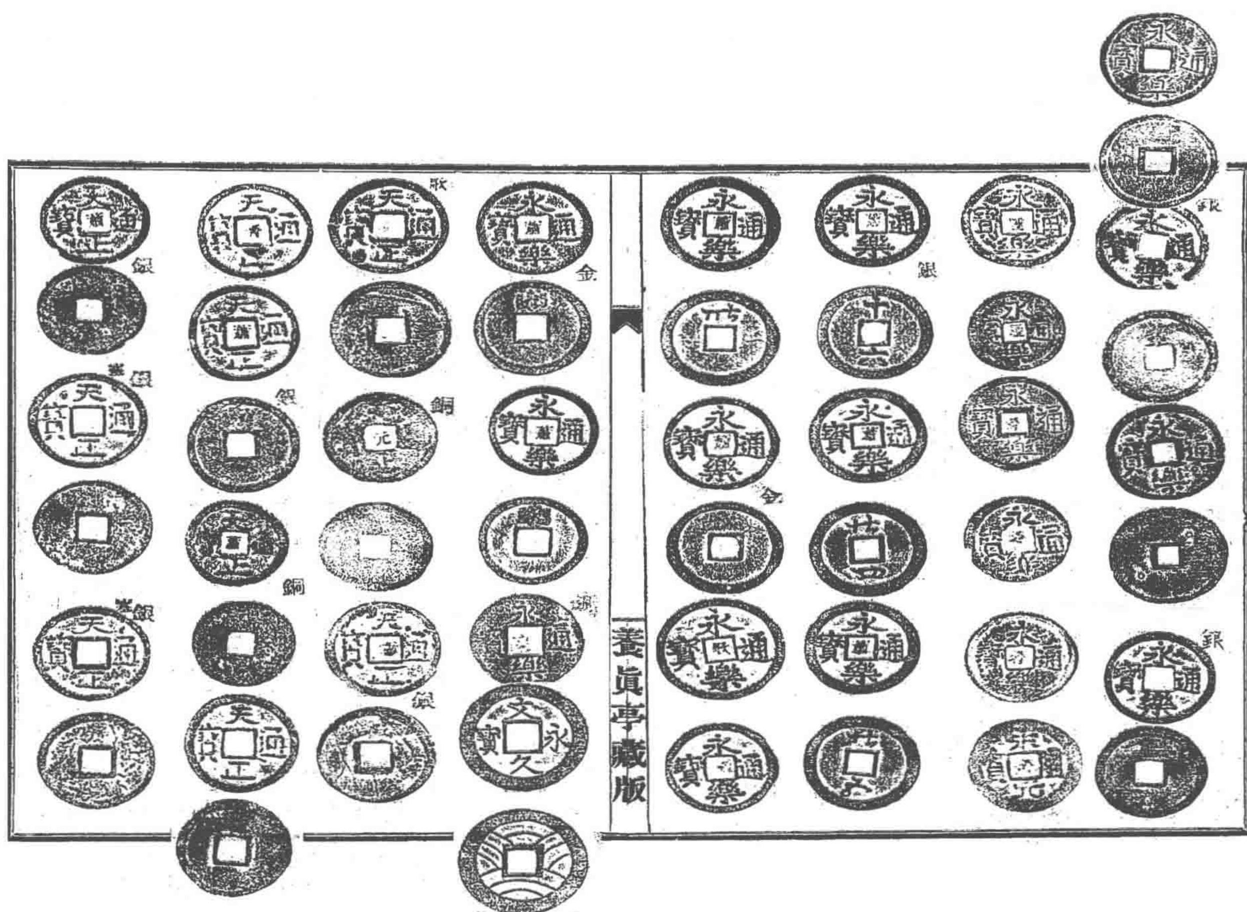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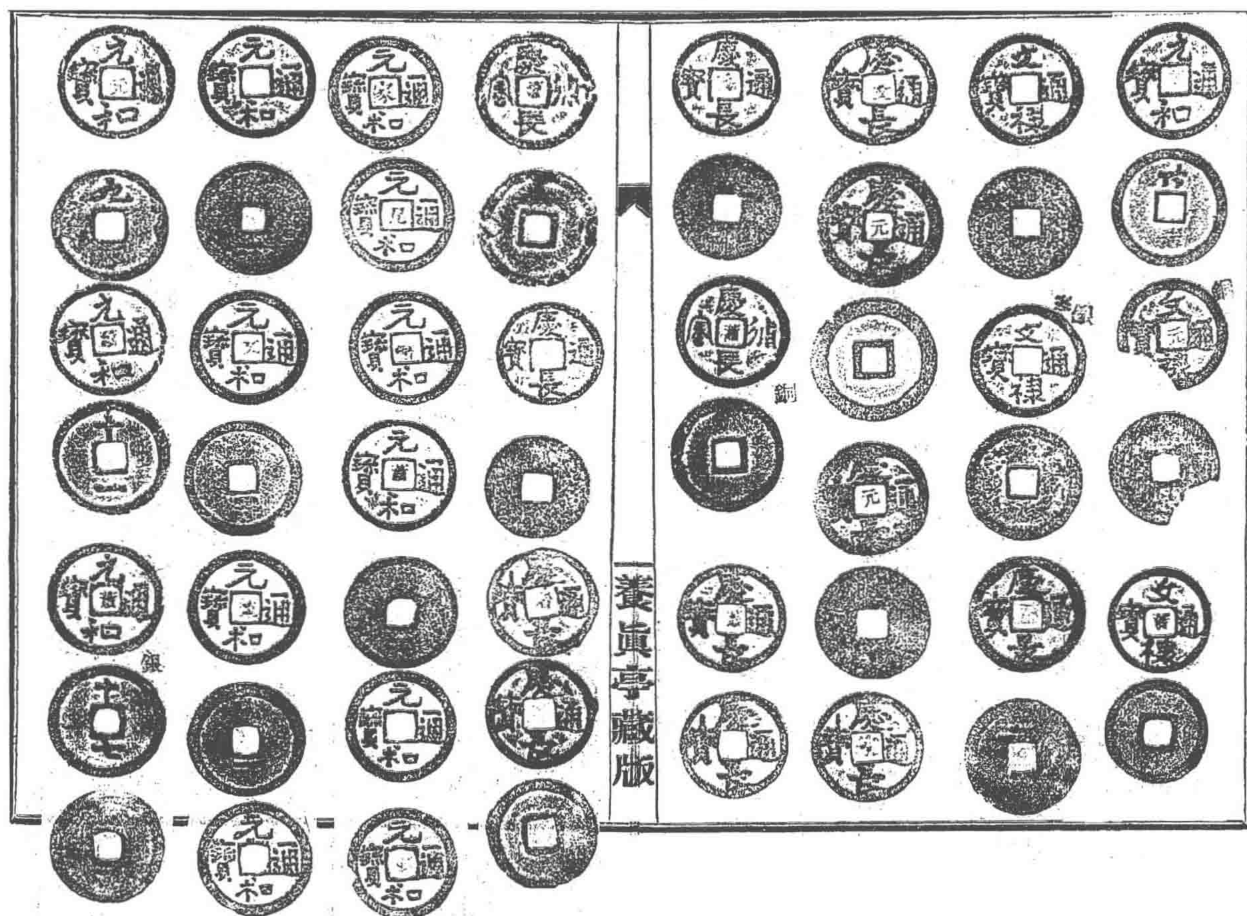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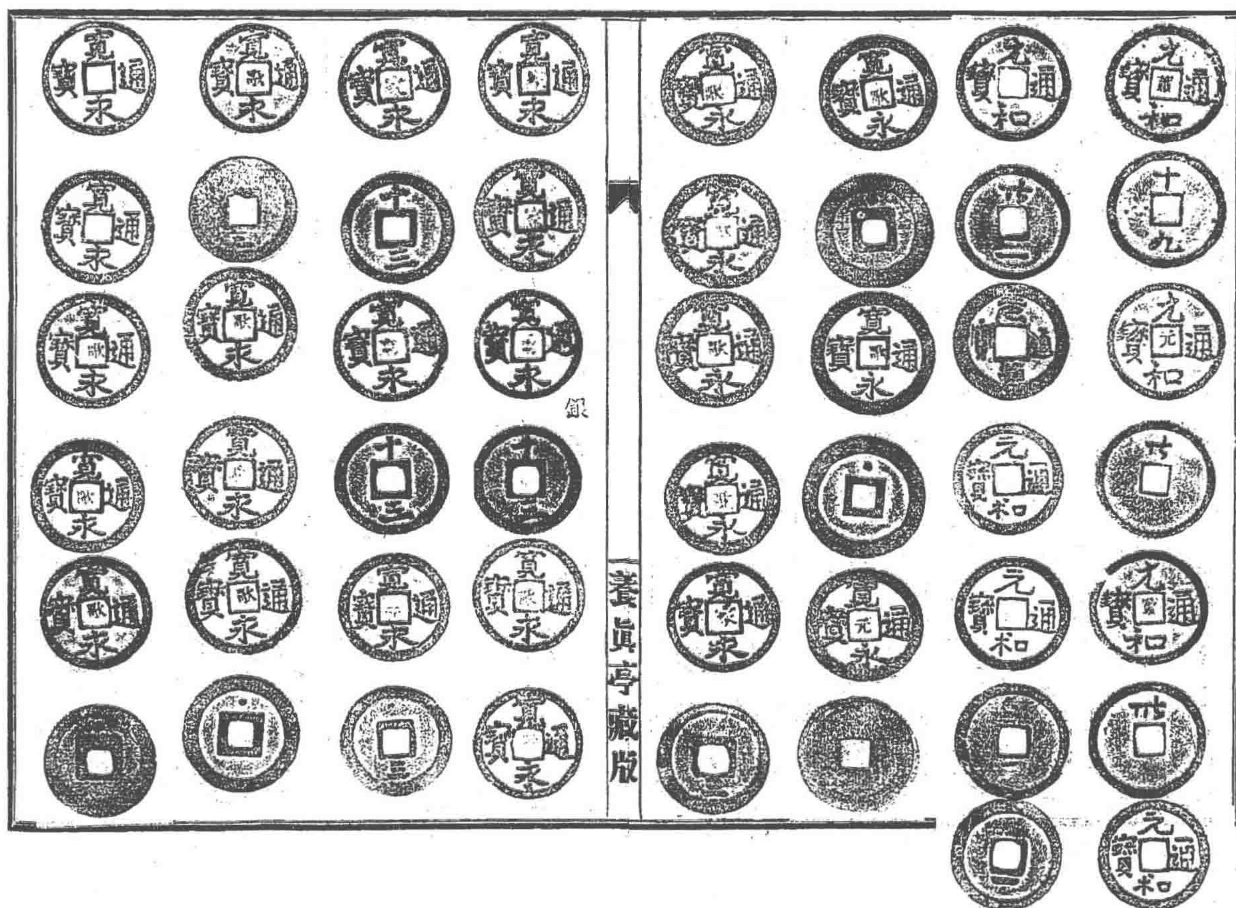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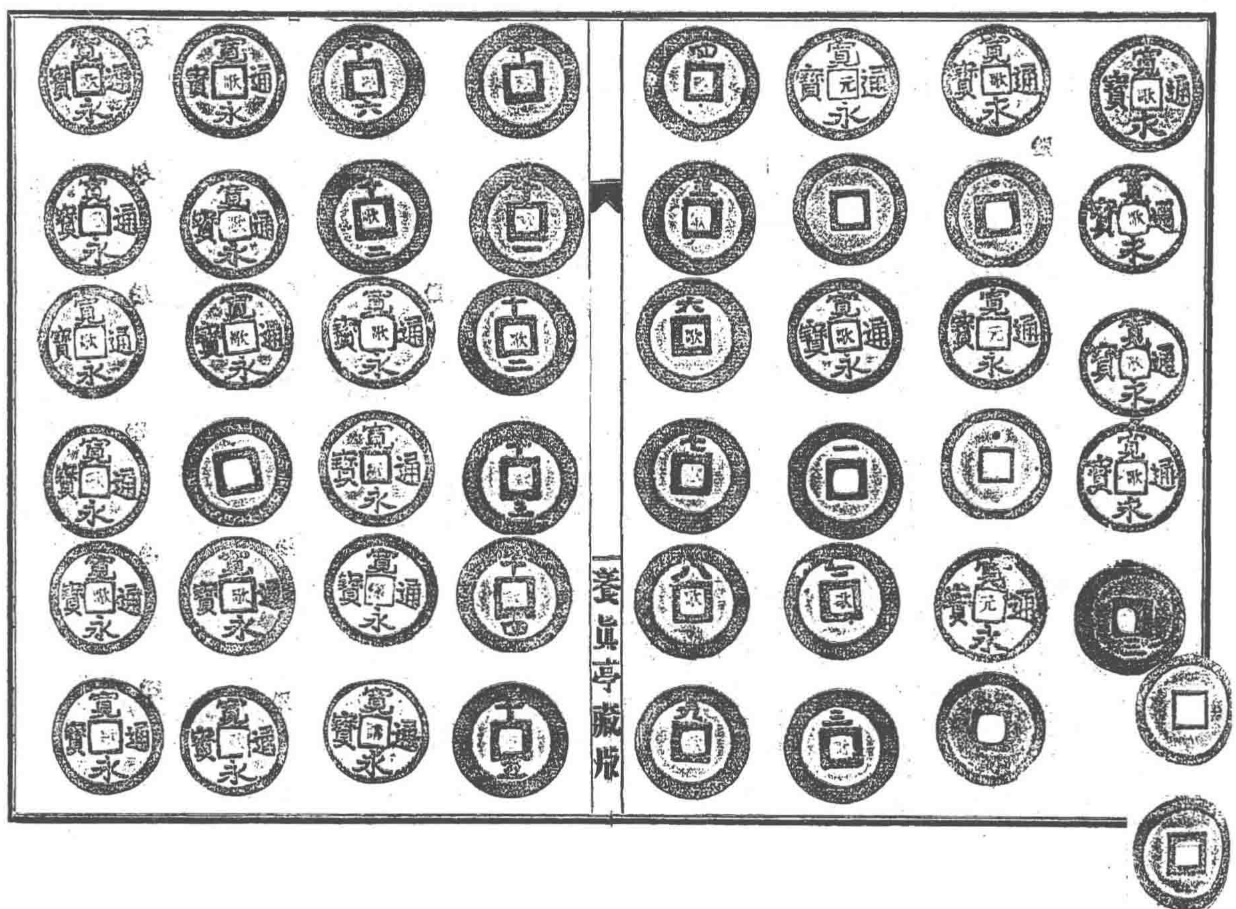

養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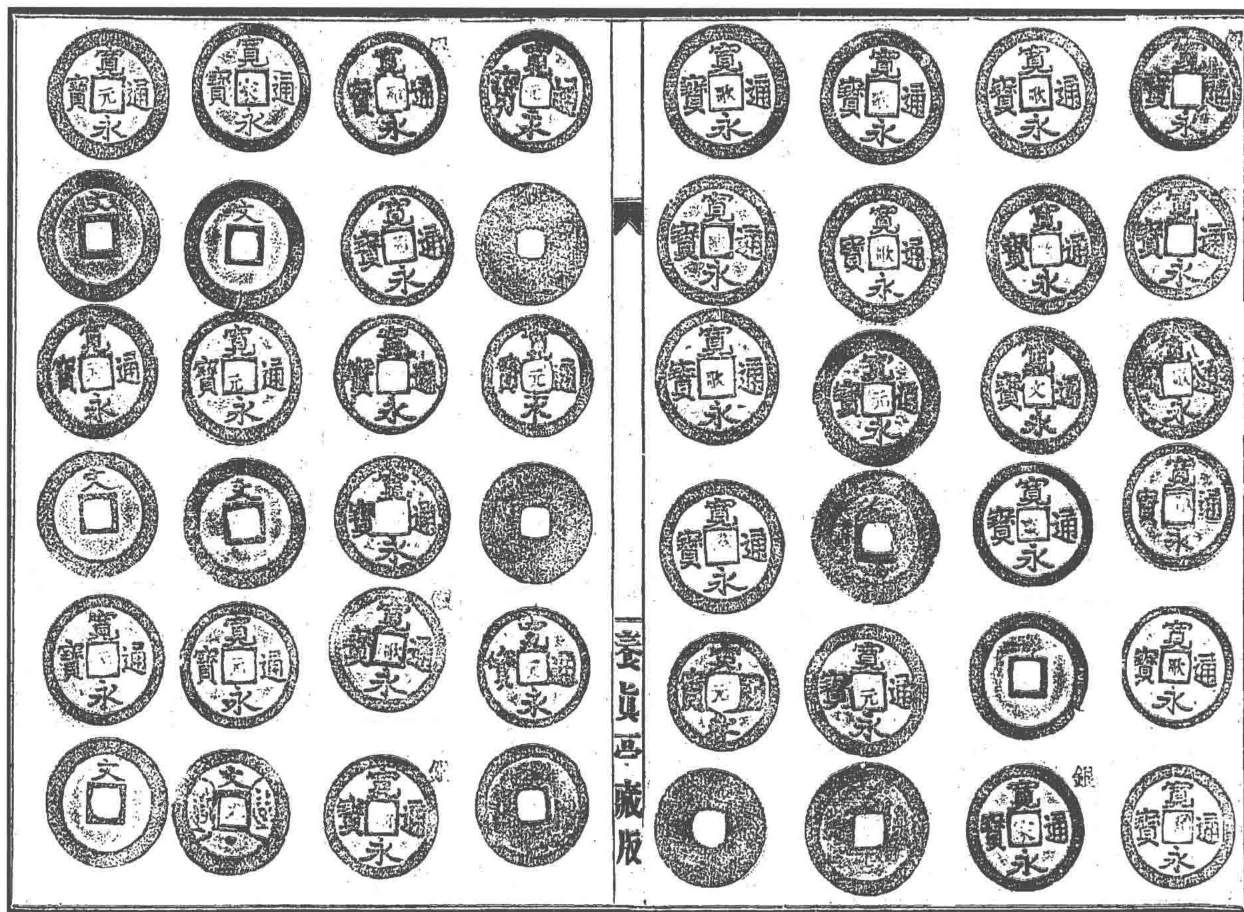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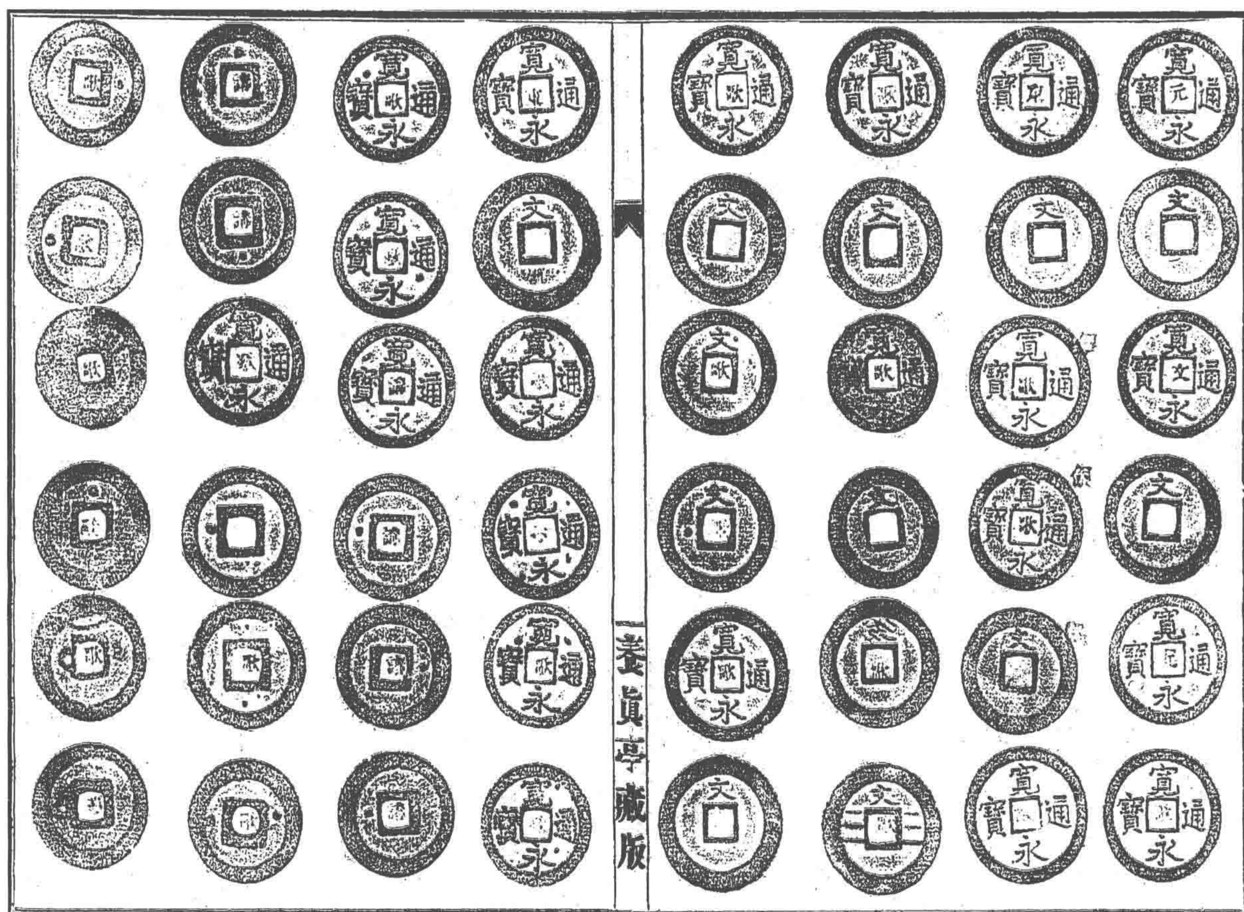

養真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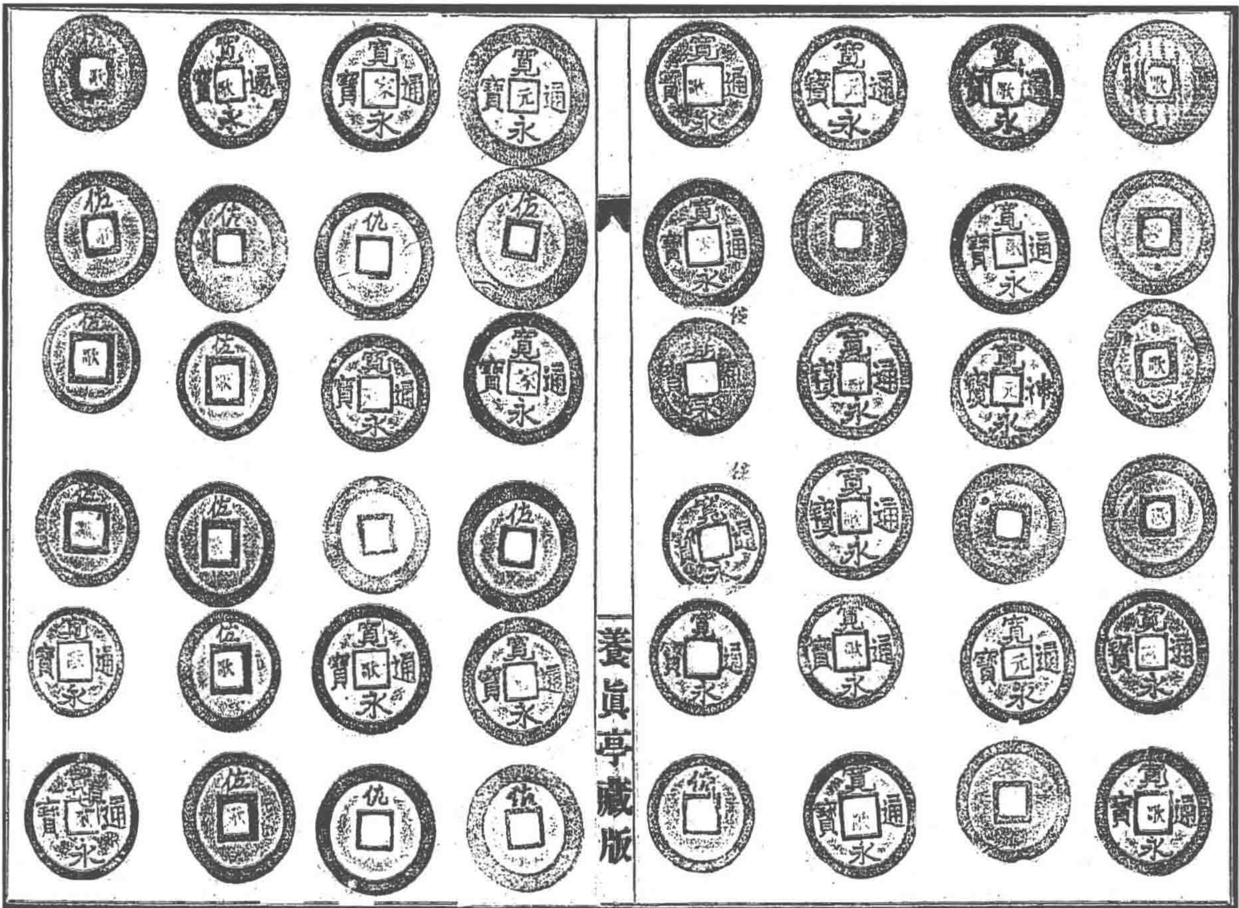

養真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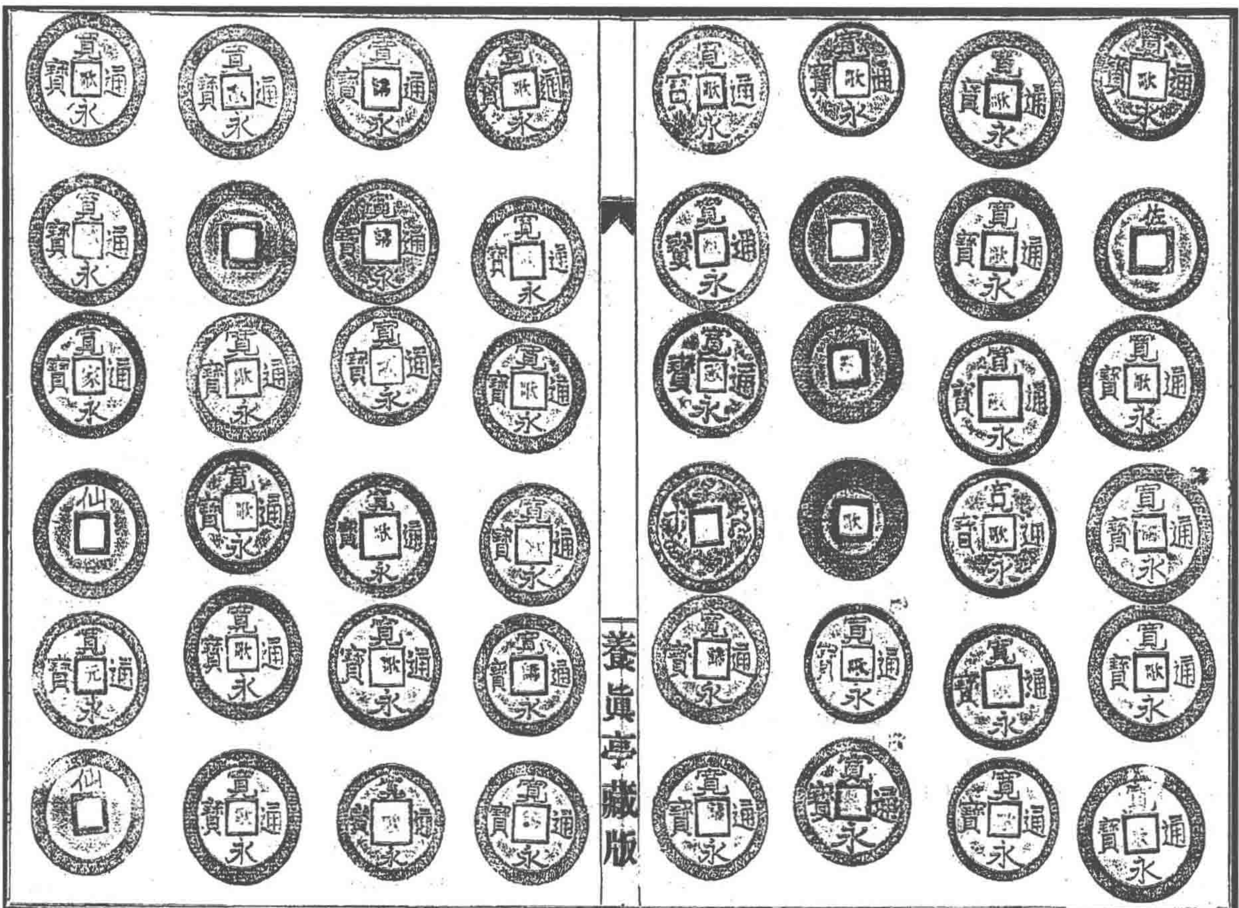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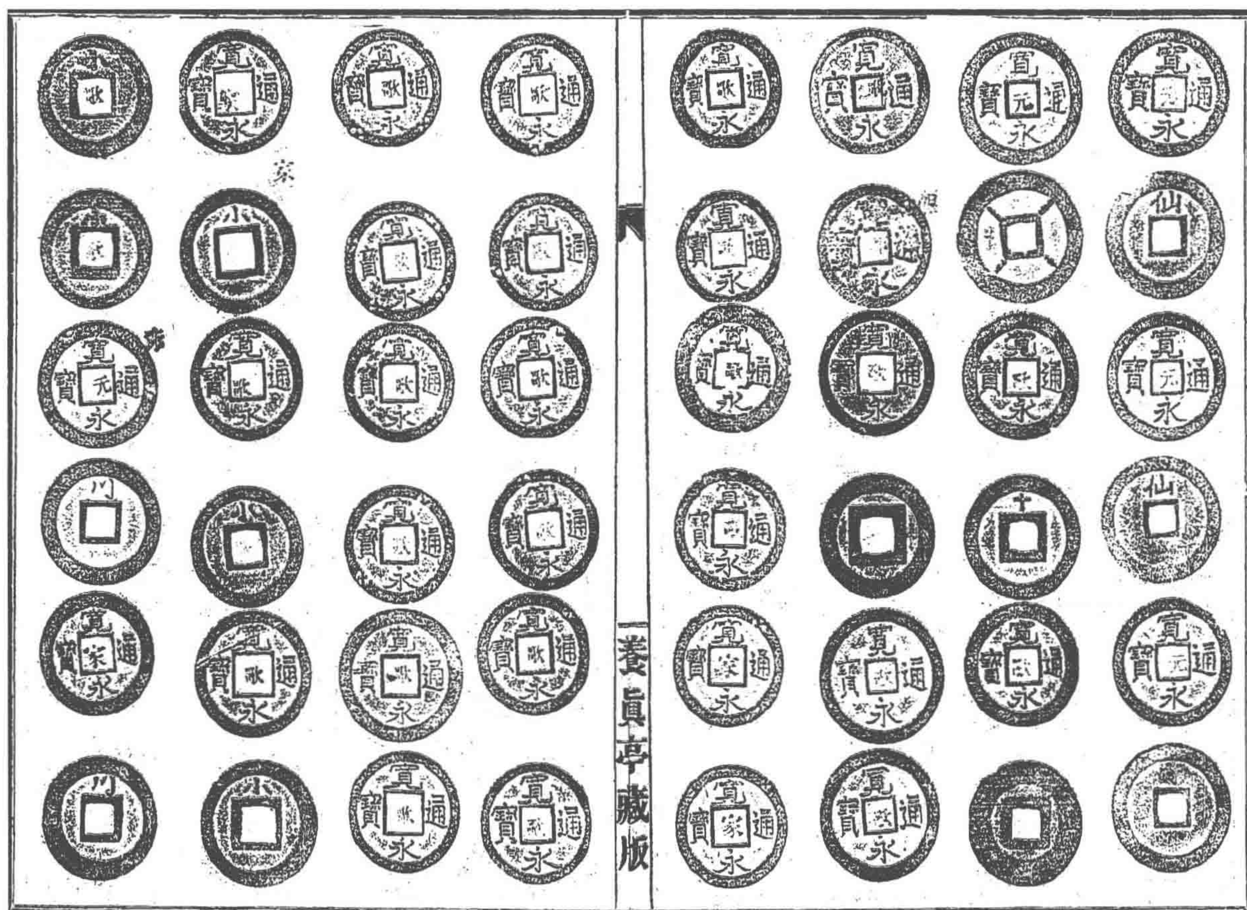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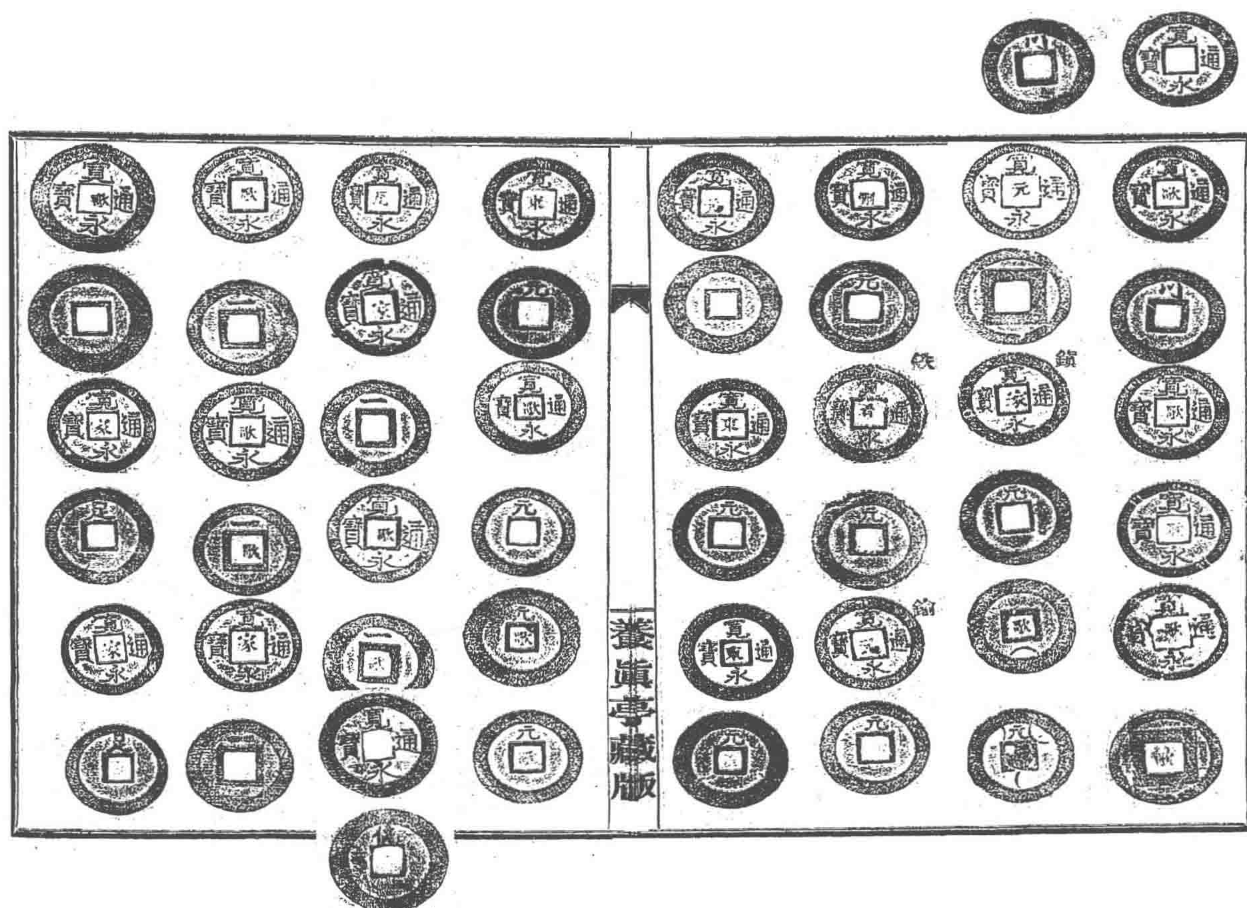

養真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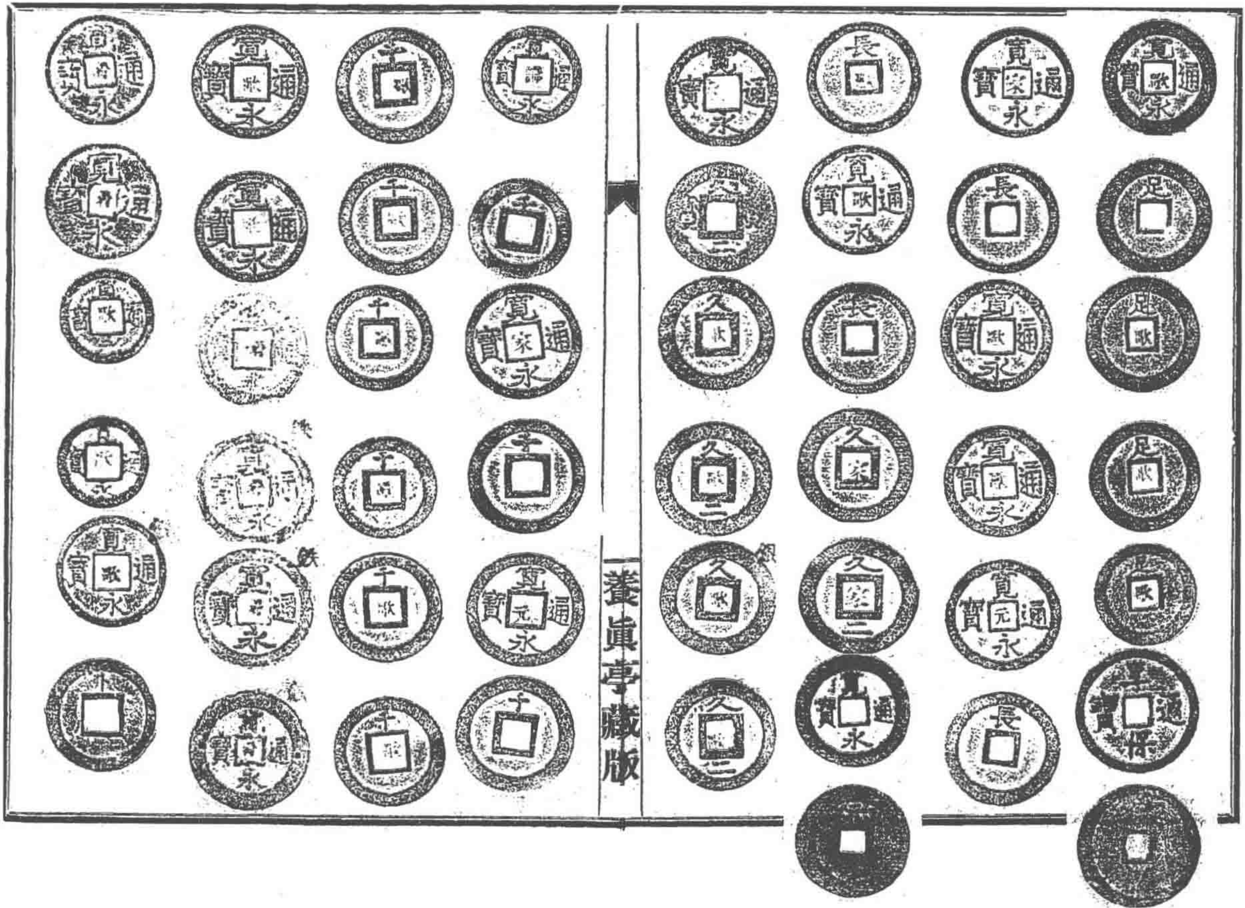

養真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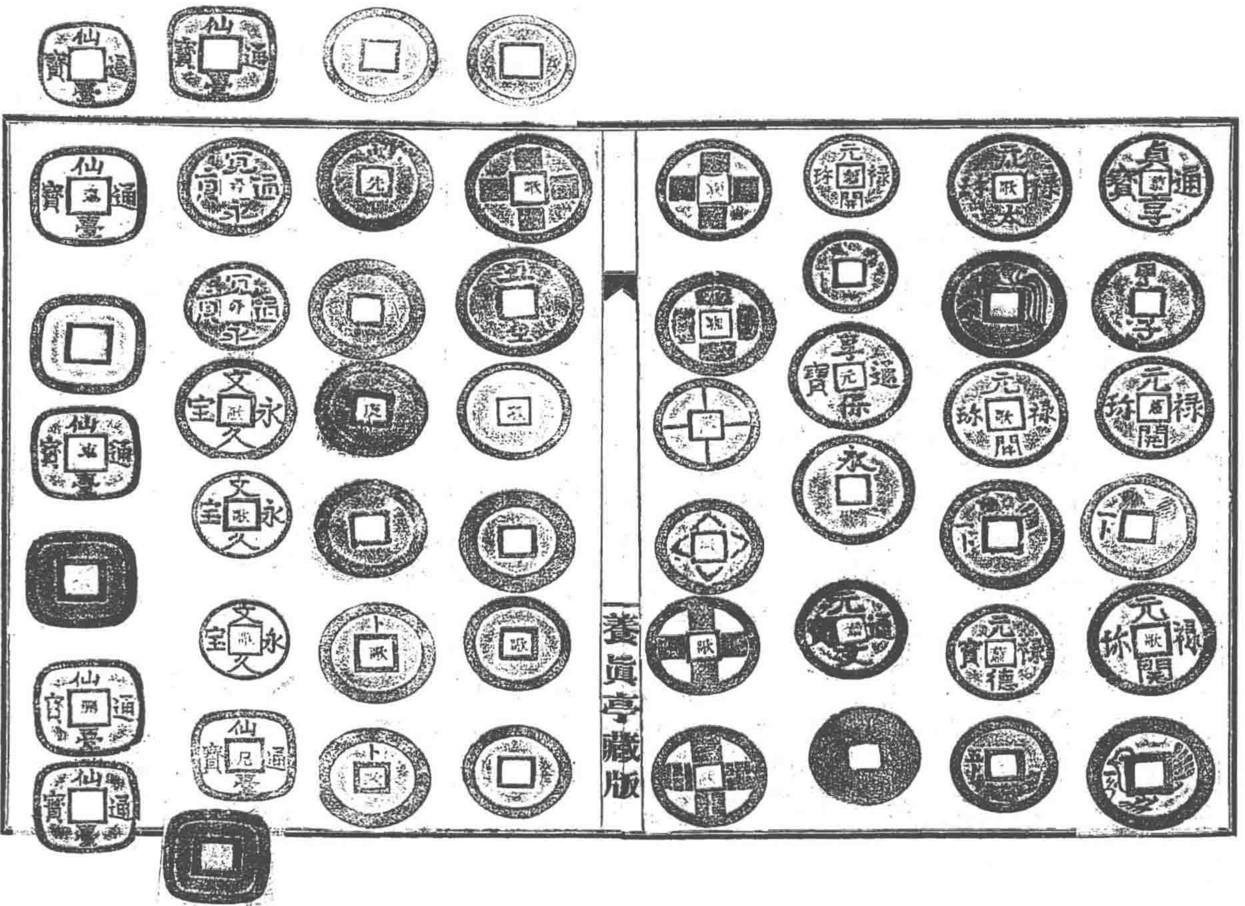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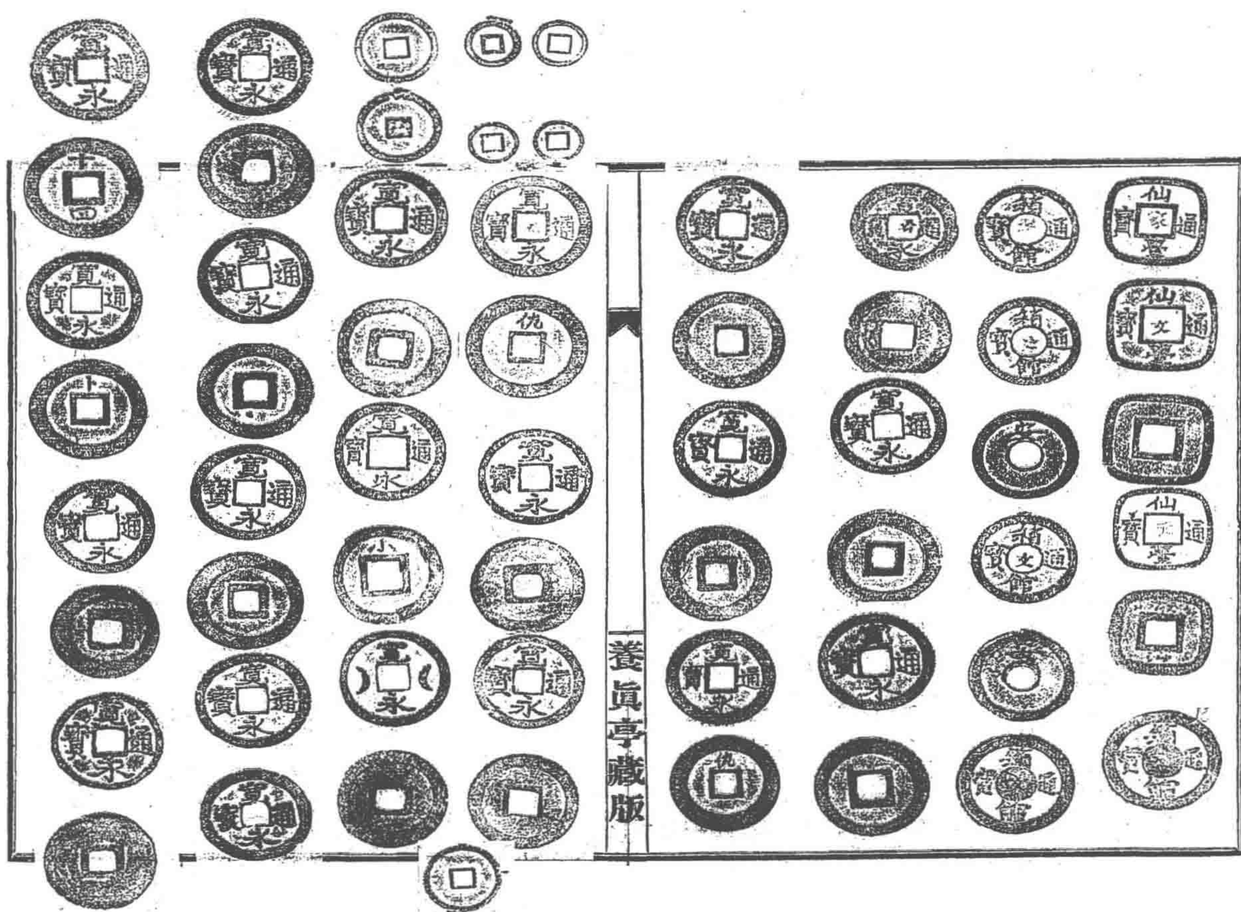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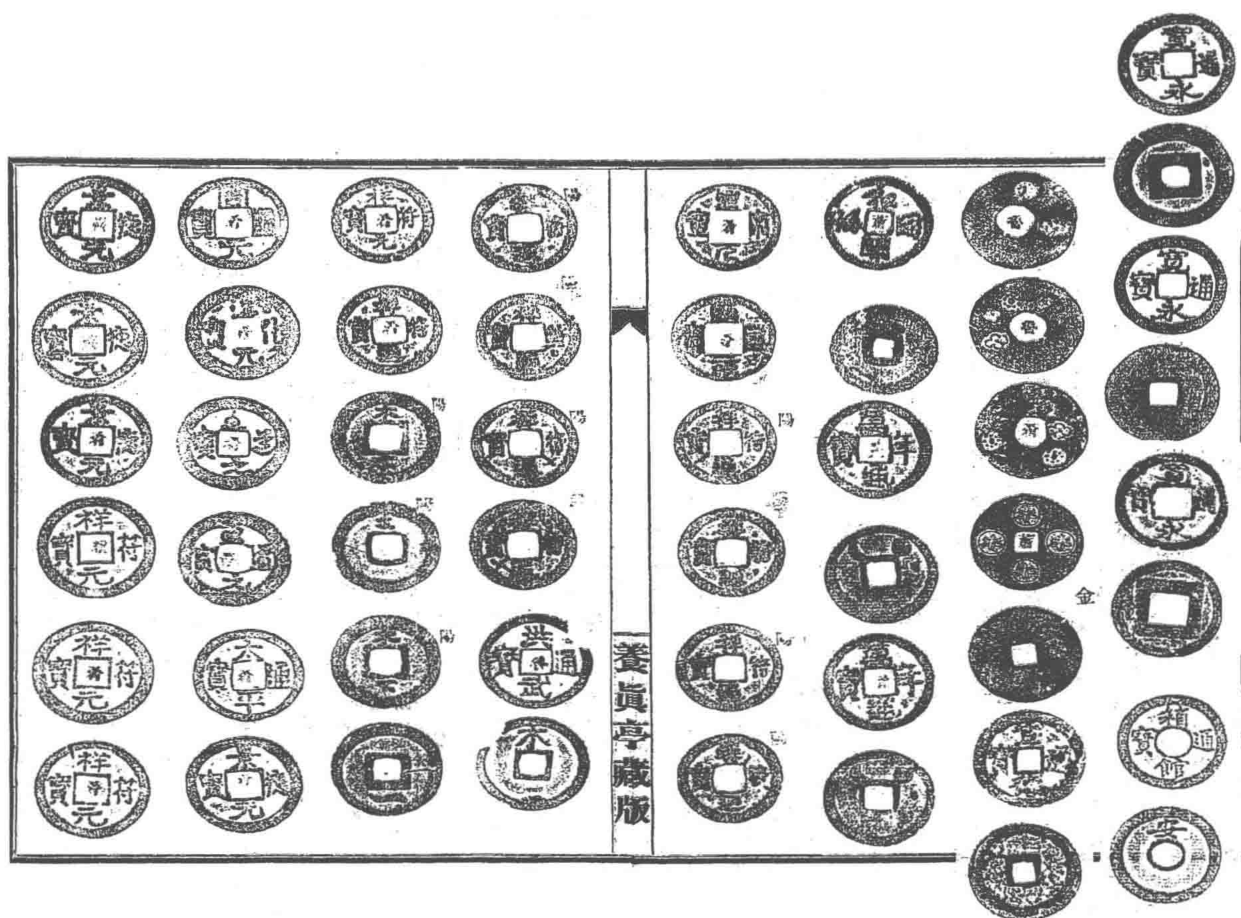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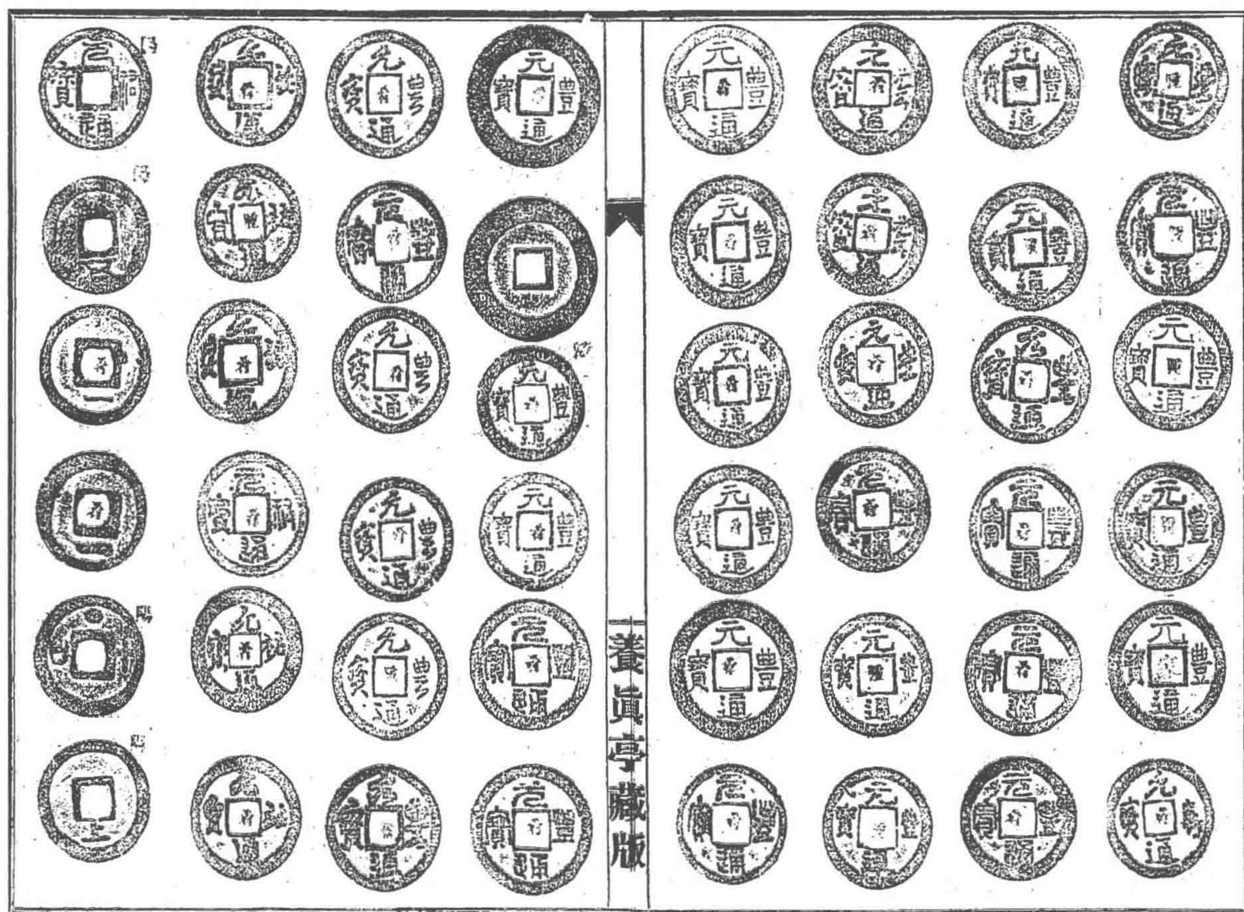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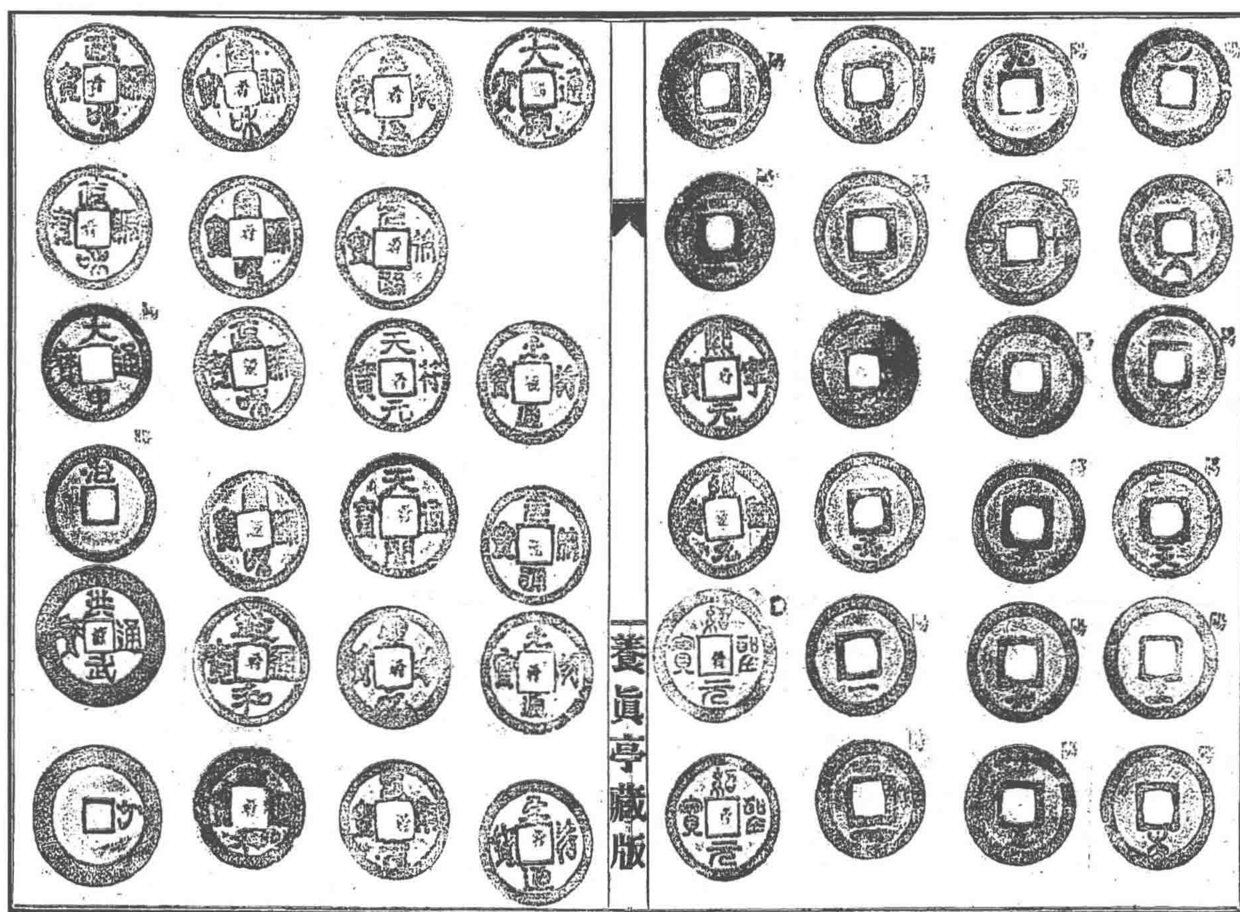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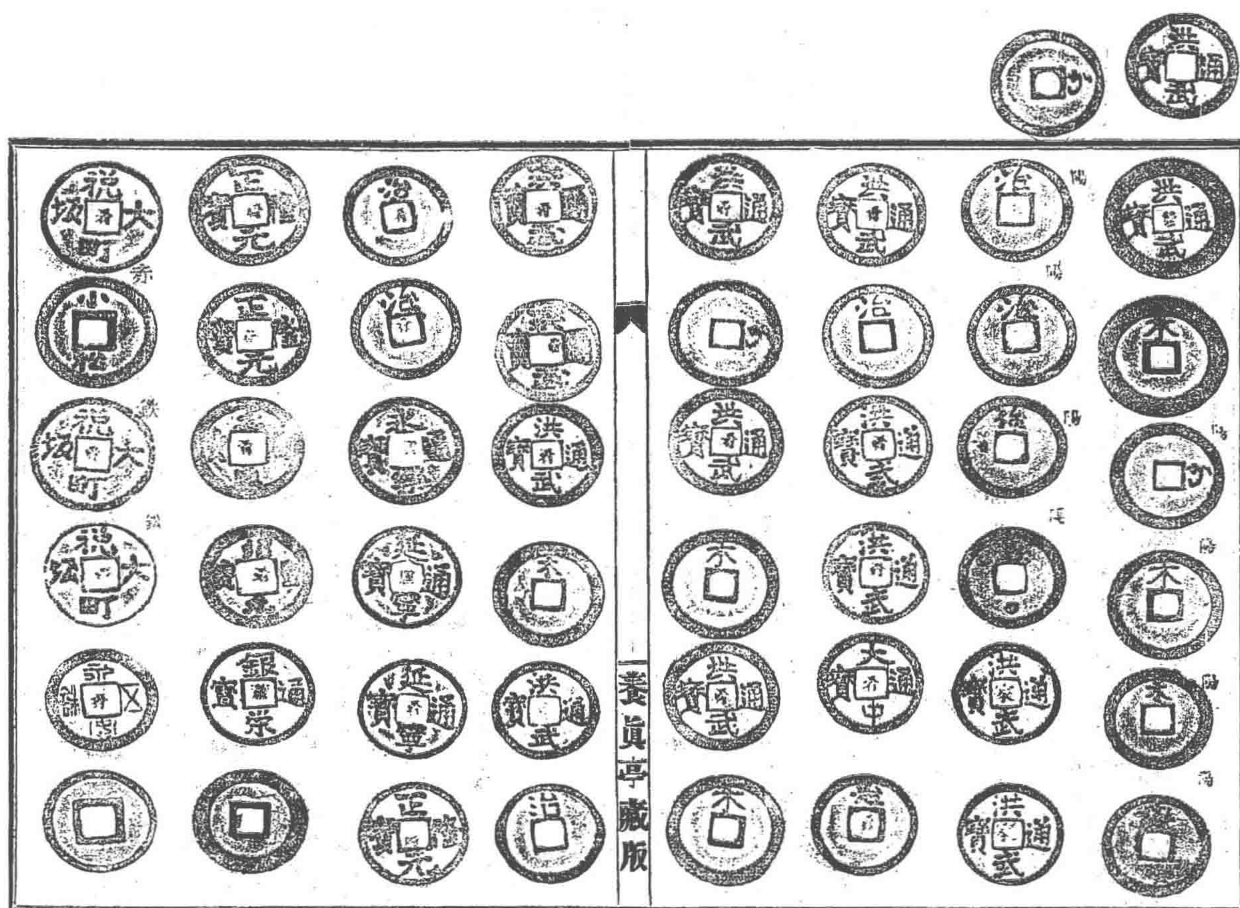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養眞亭藏版

養真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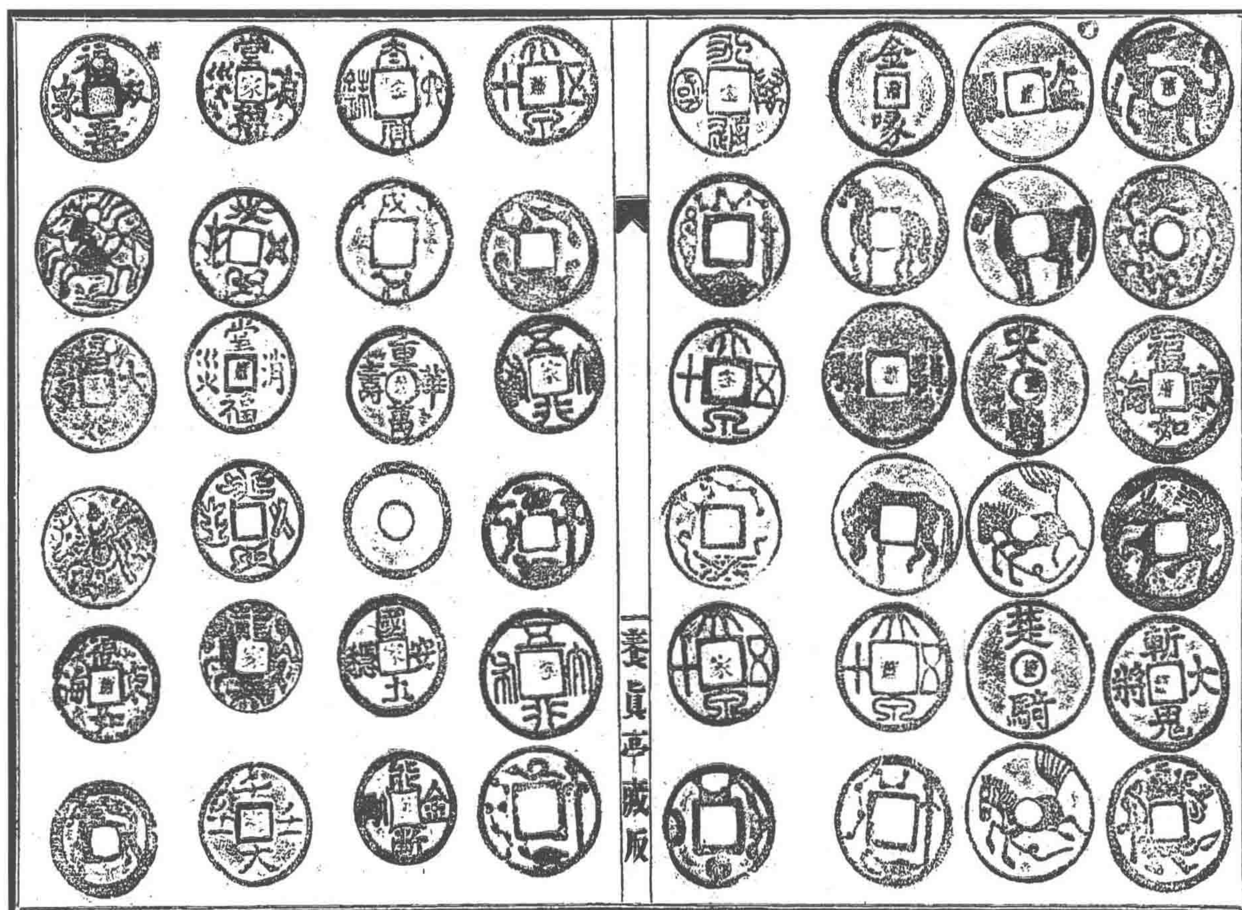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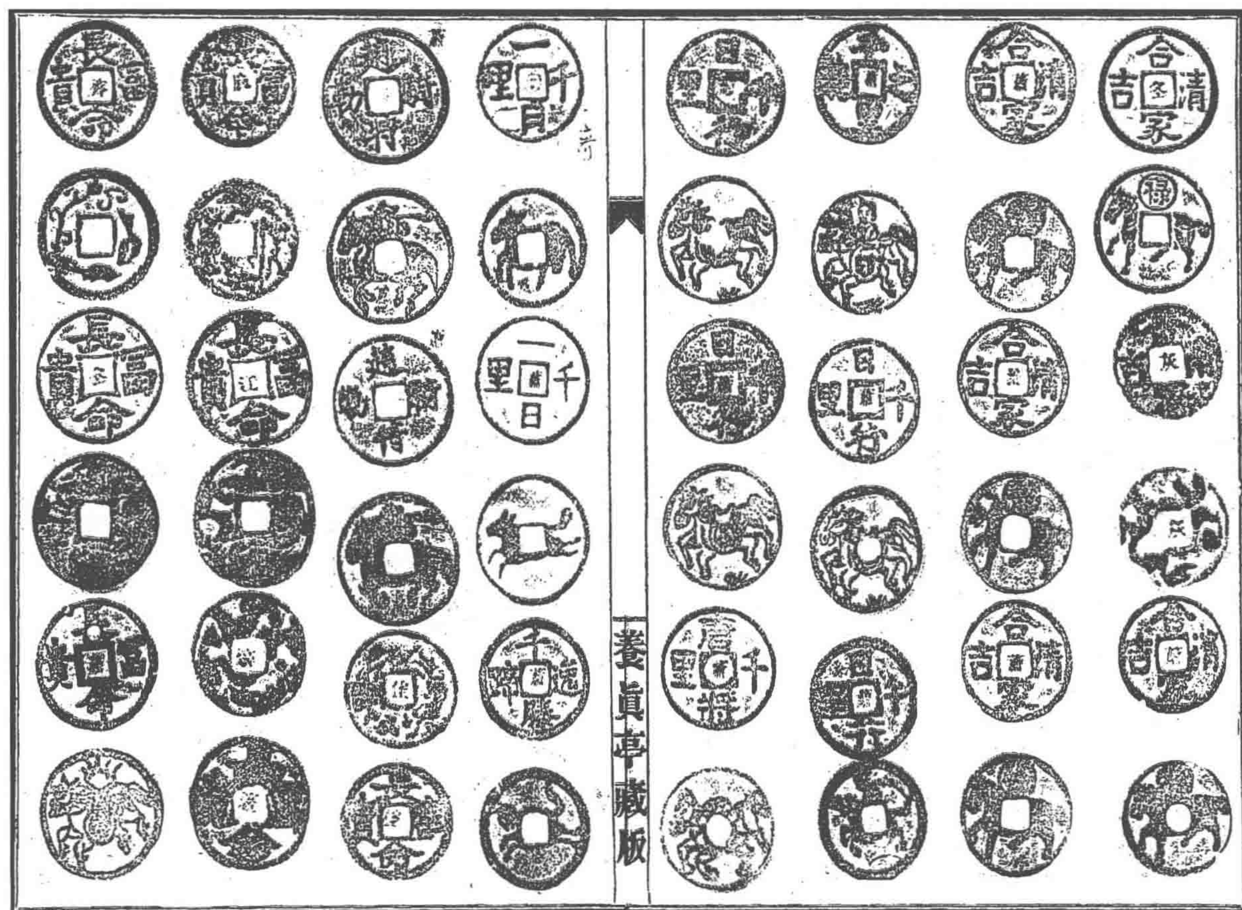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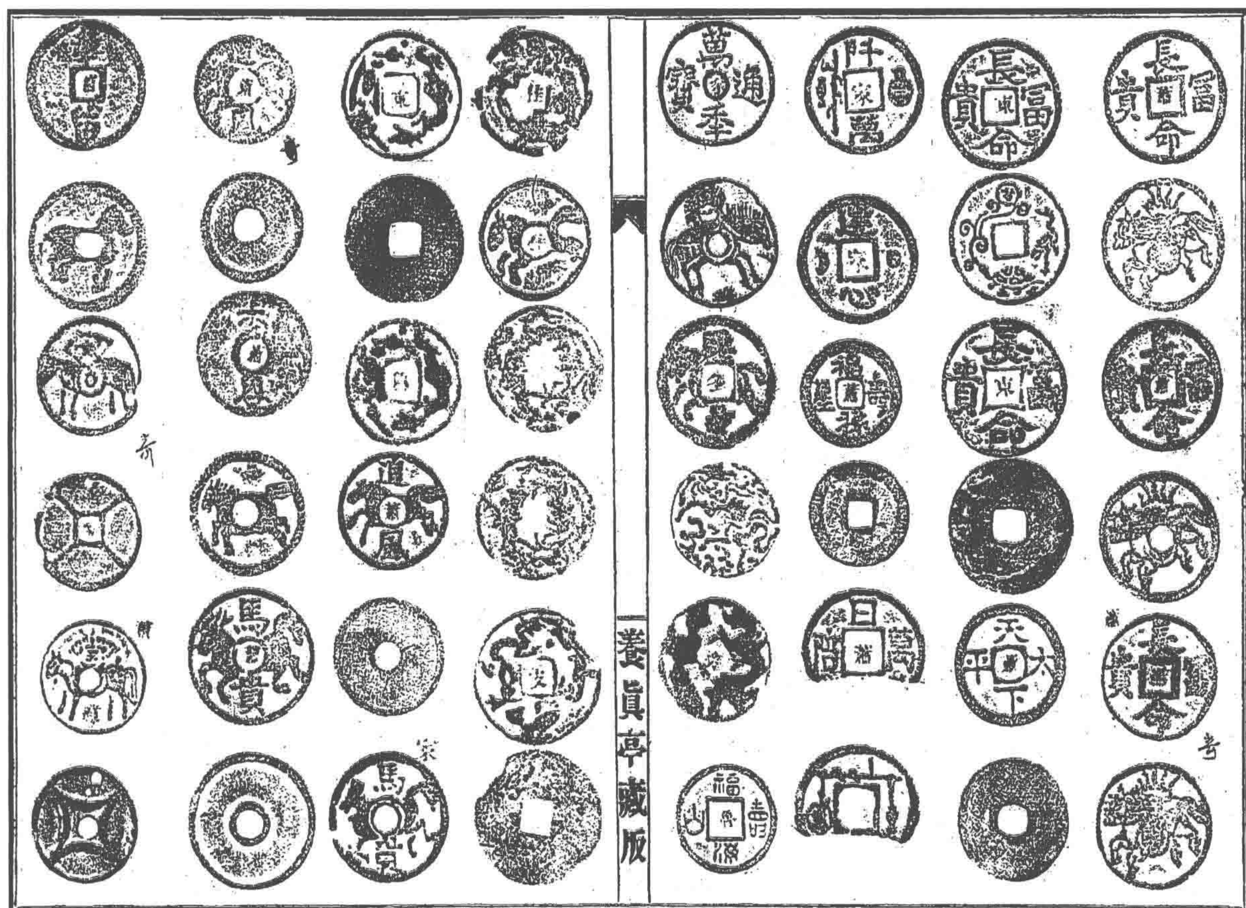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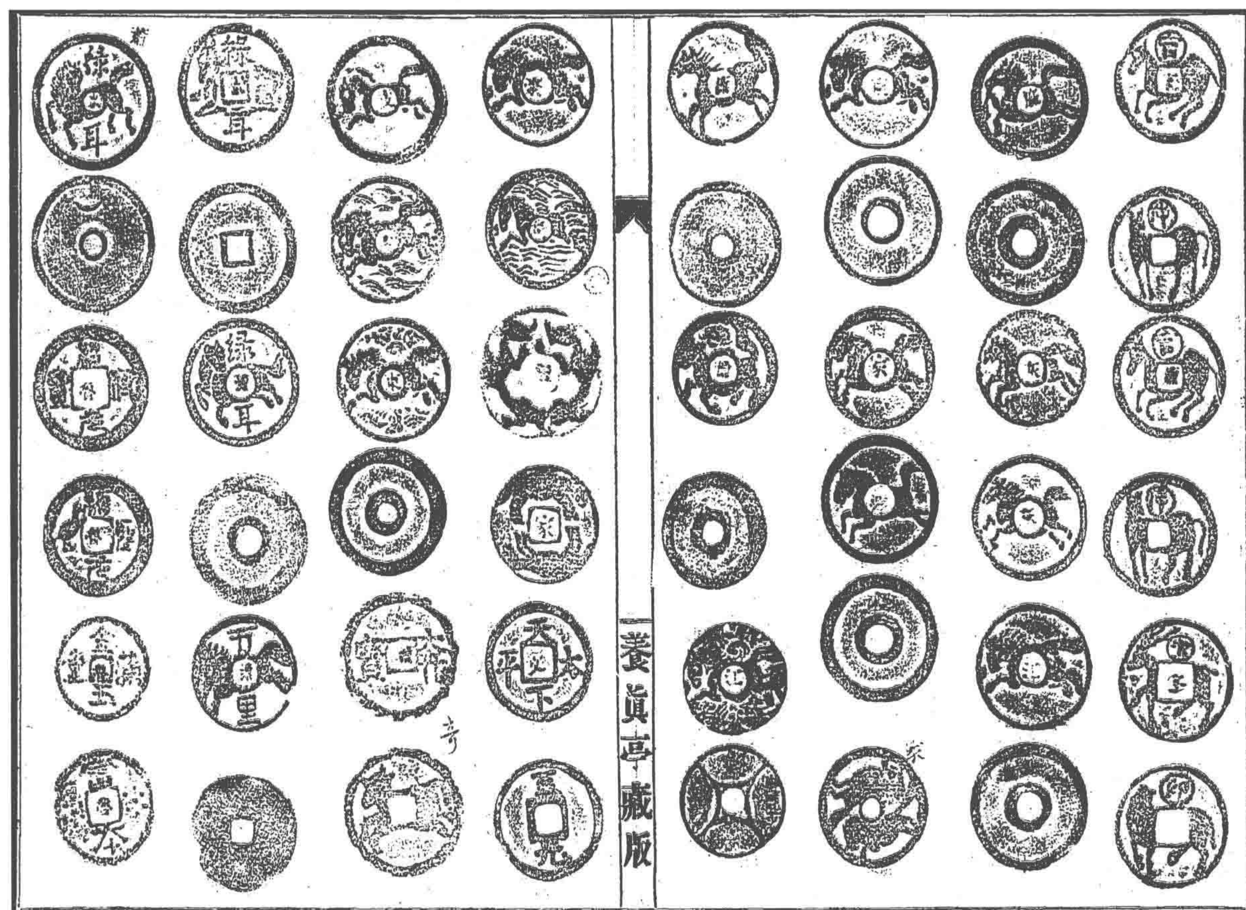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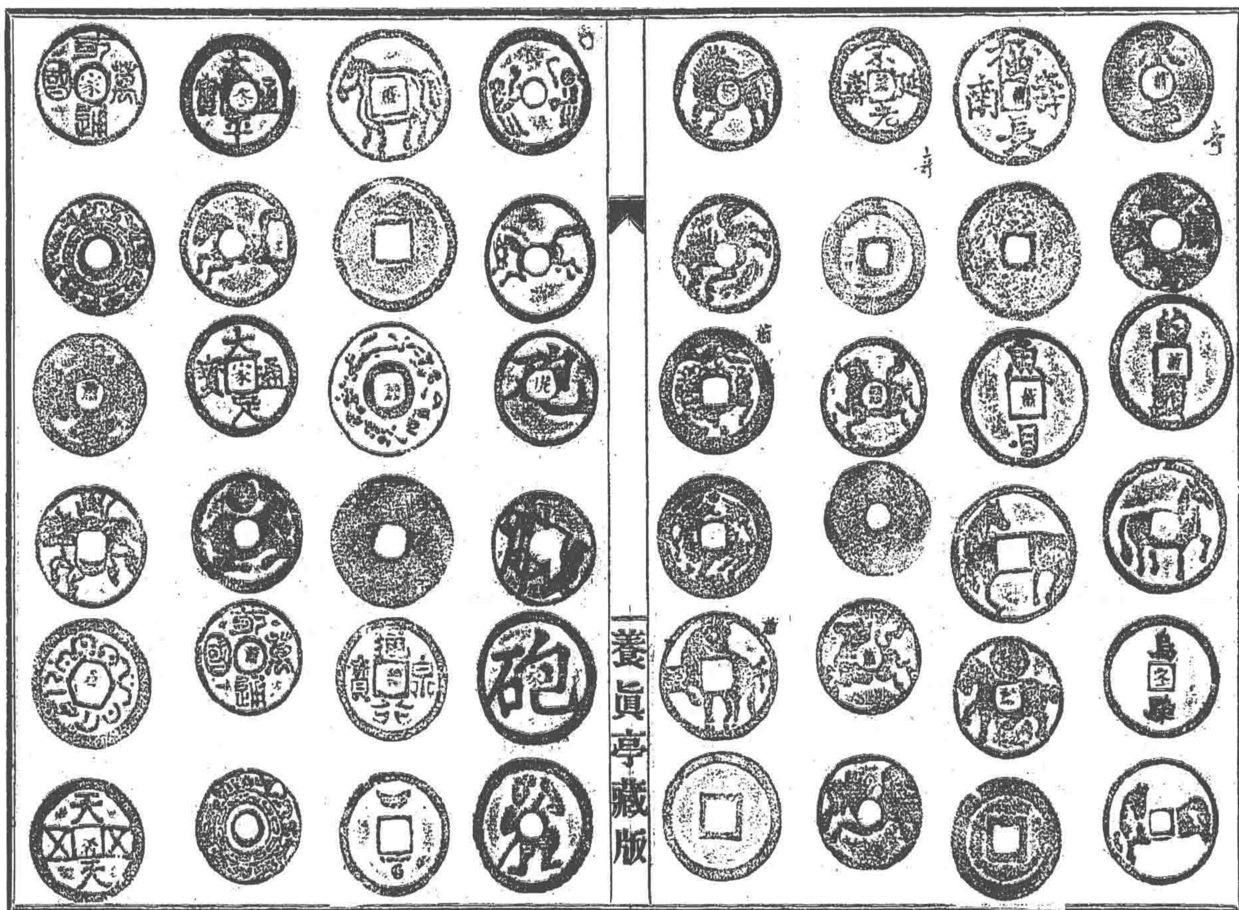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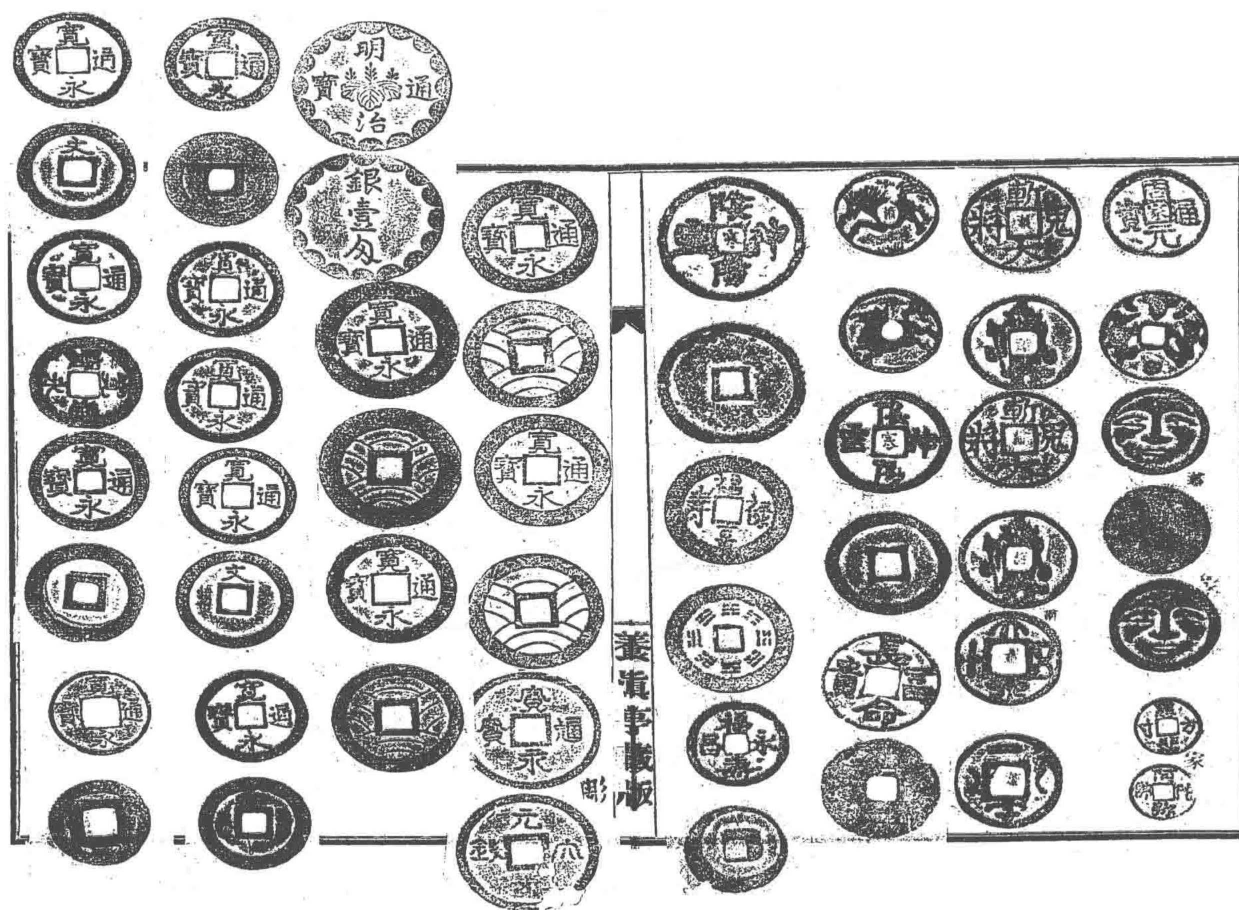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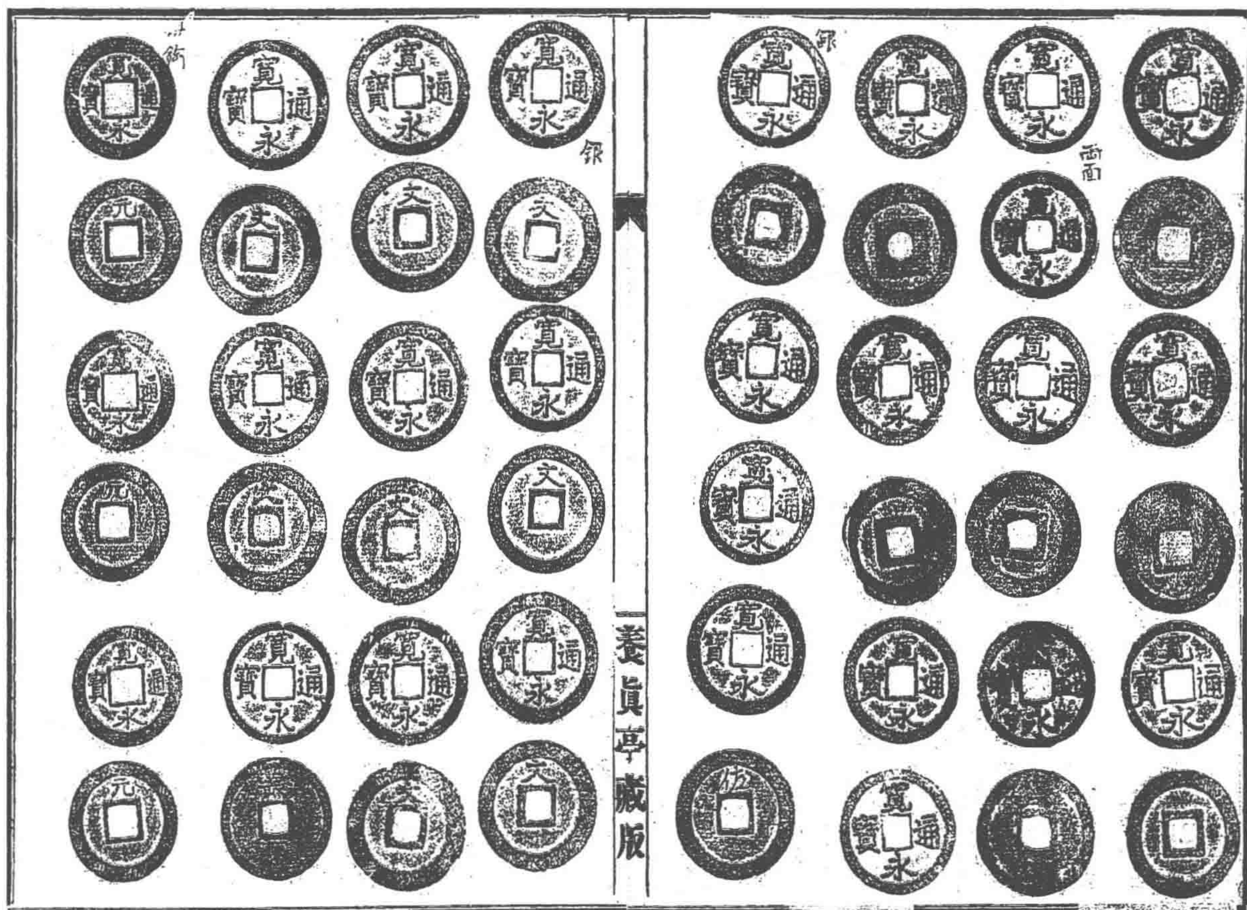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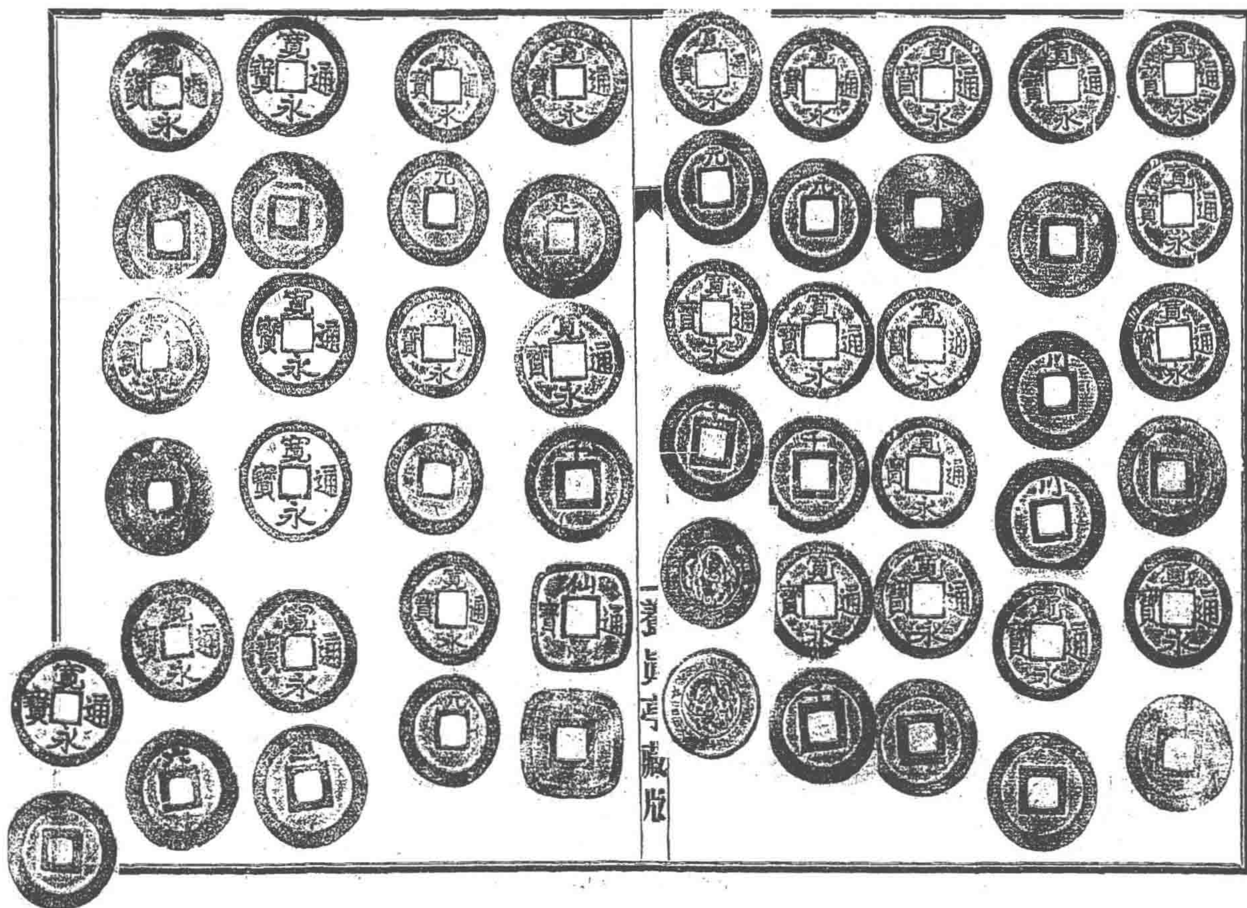

養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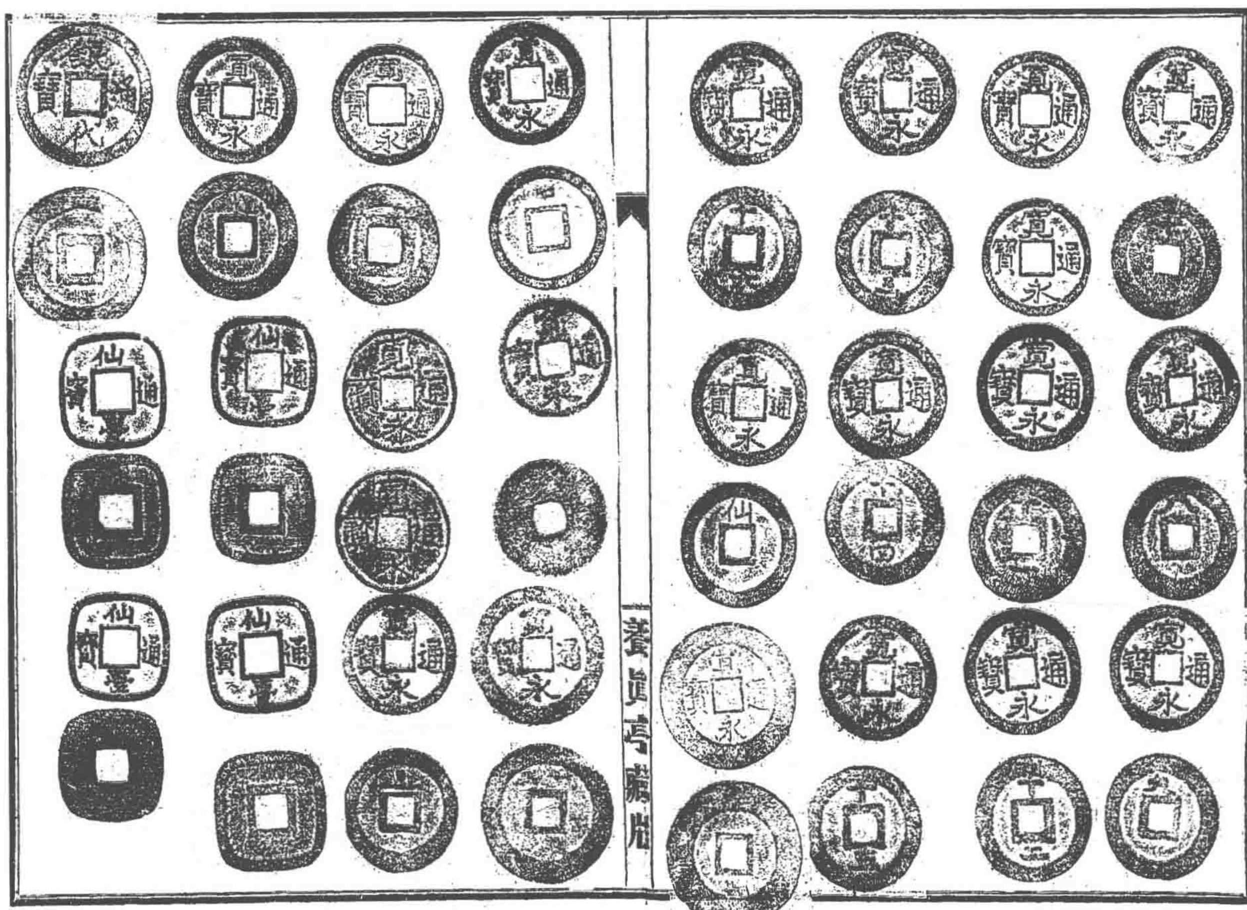

養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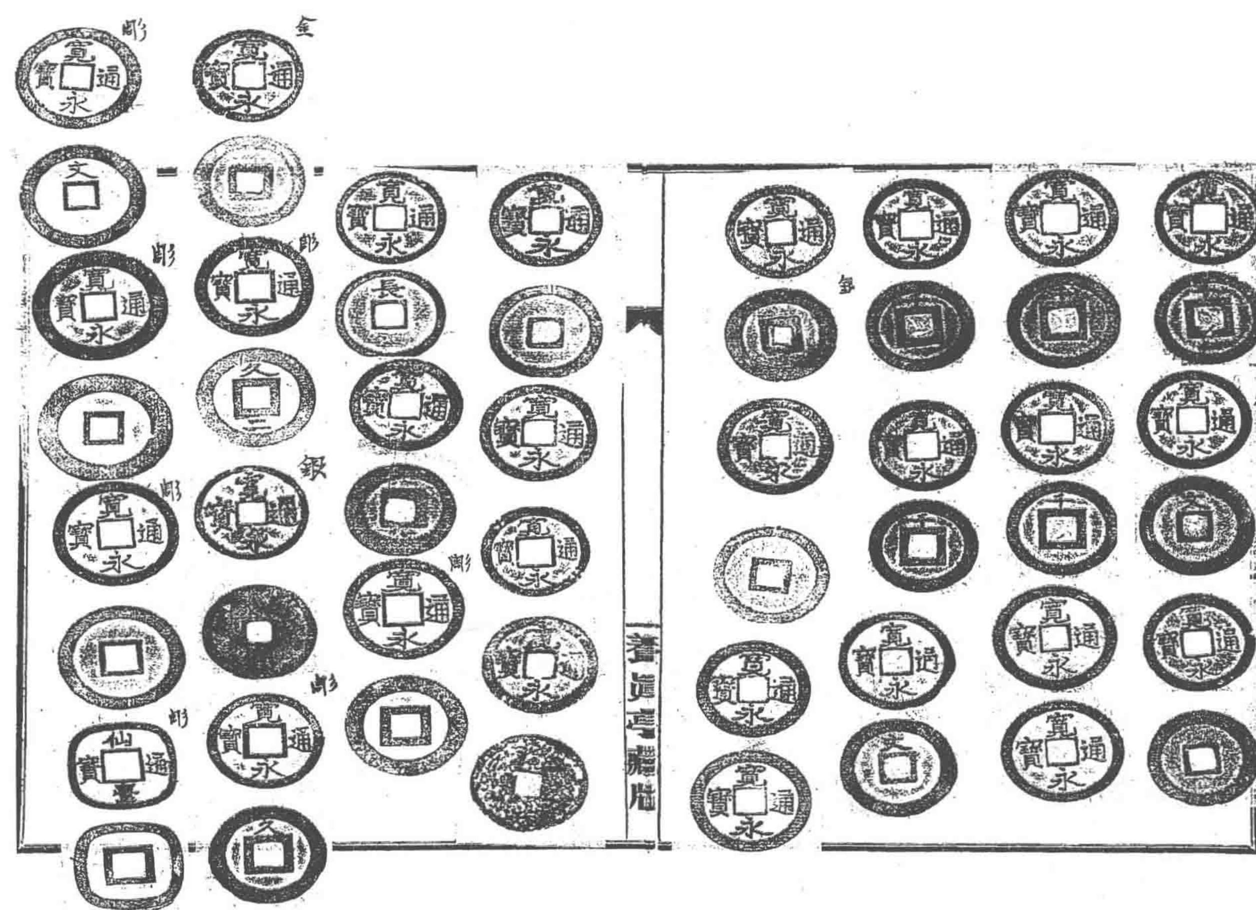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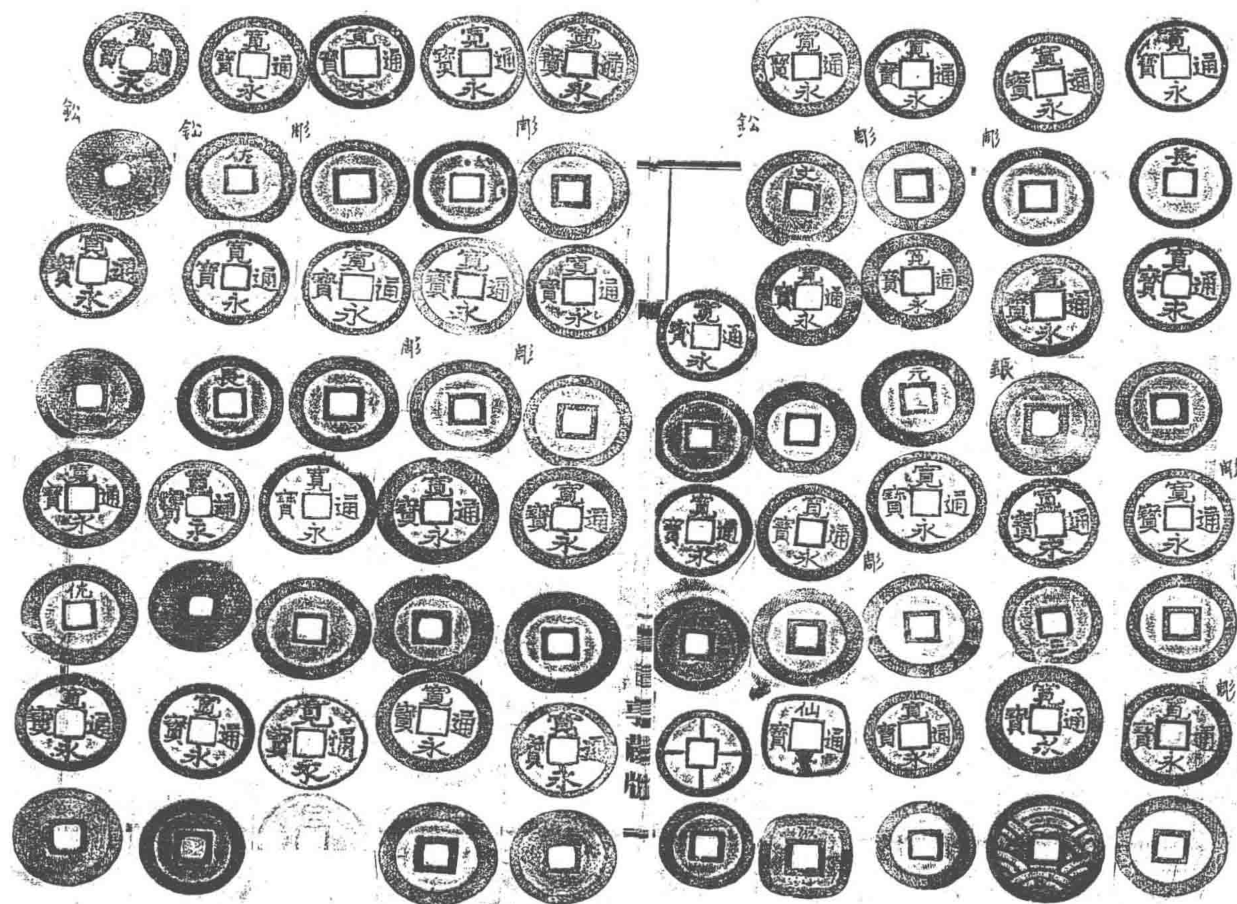

養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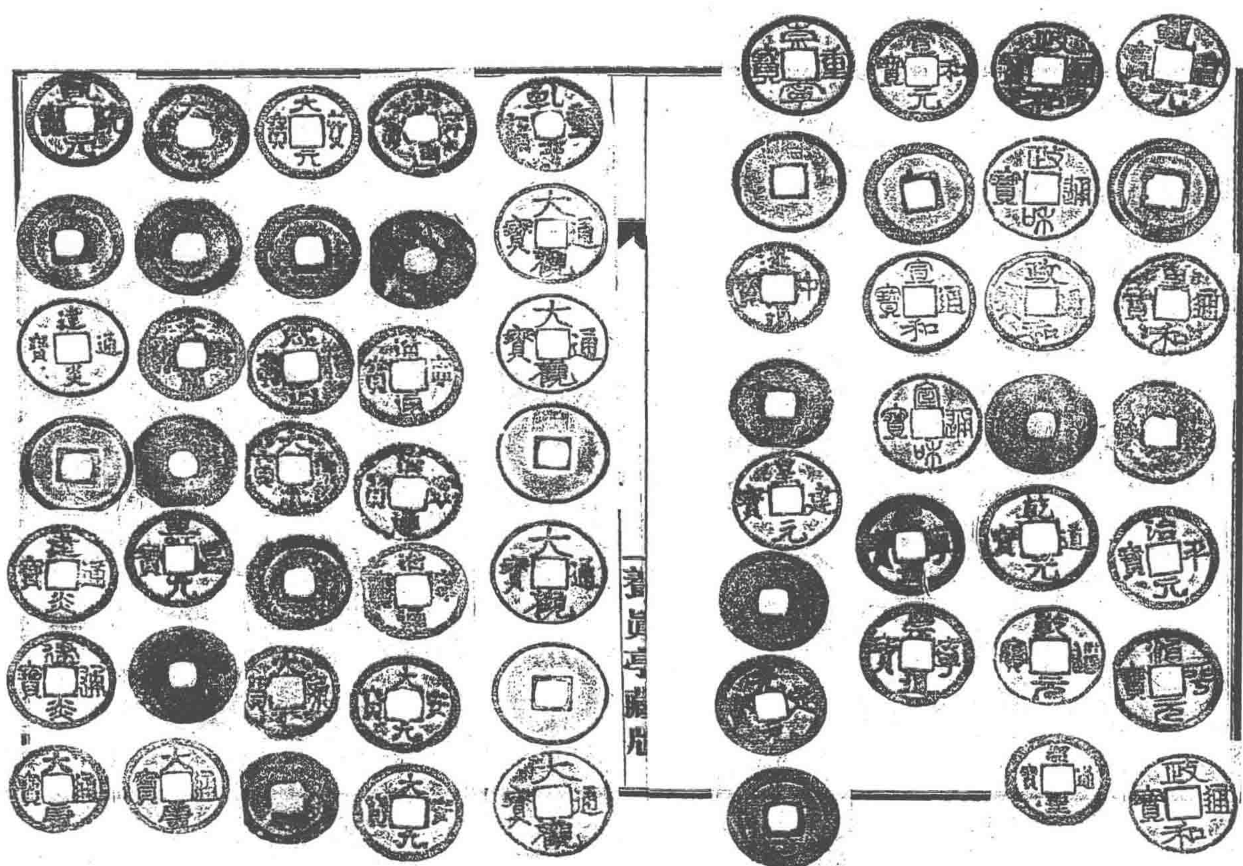

養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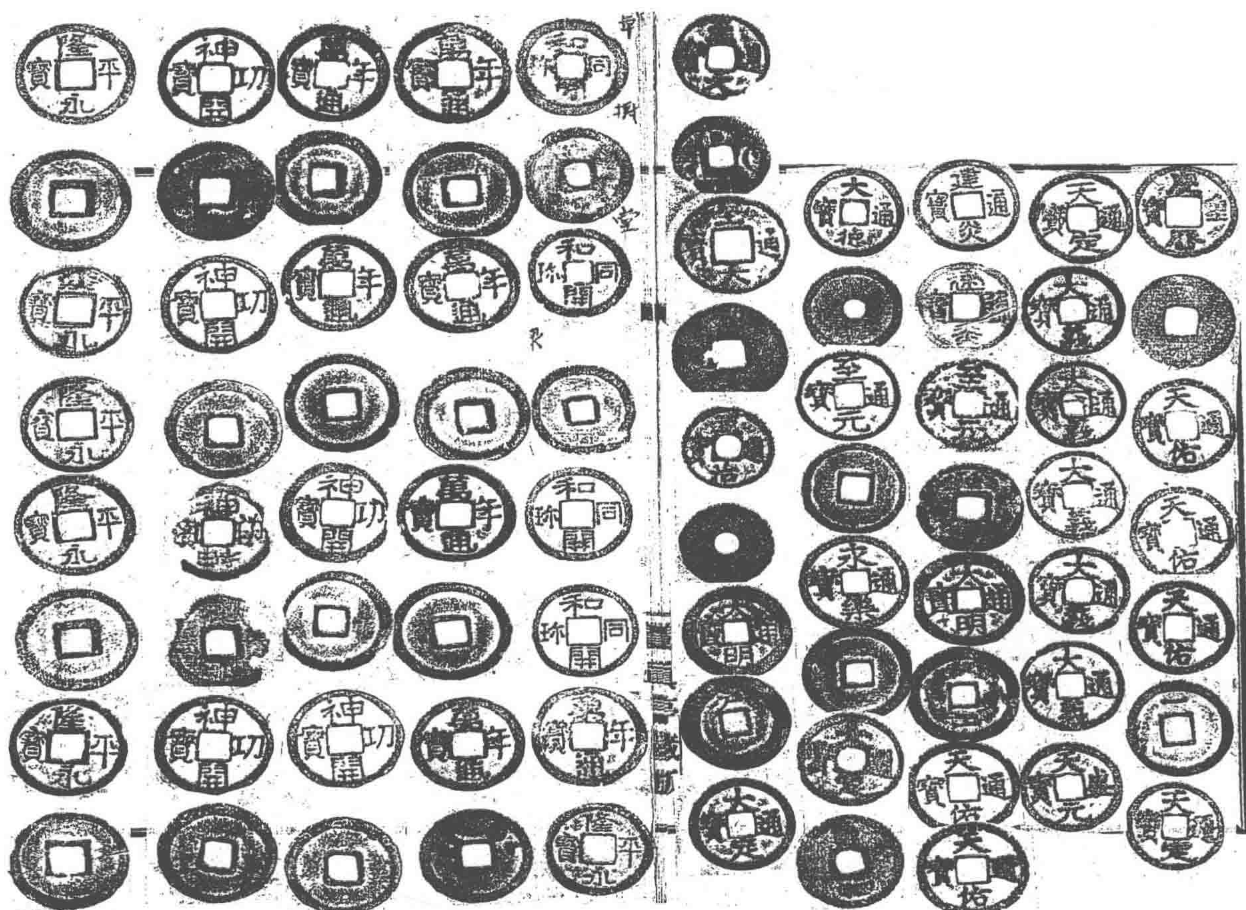

養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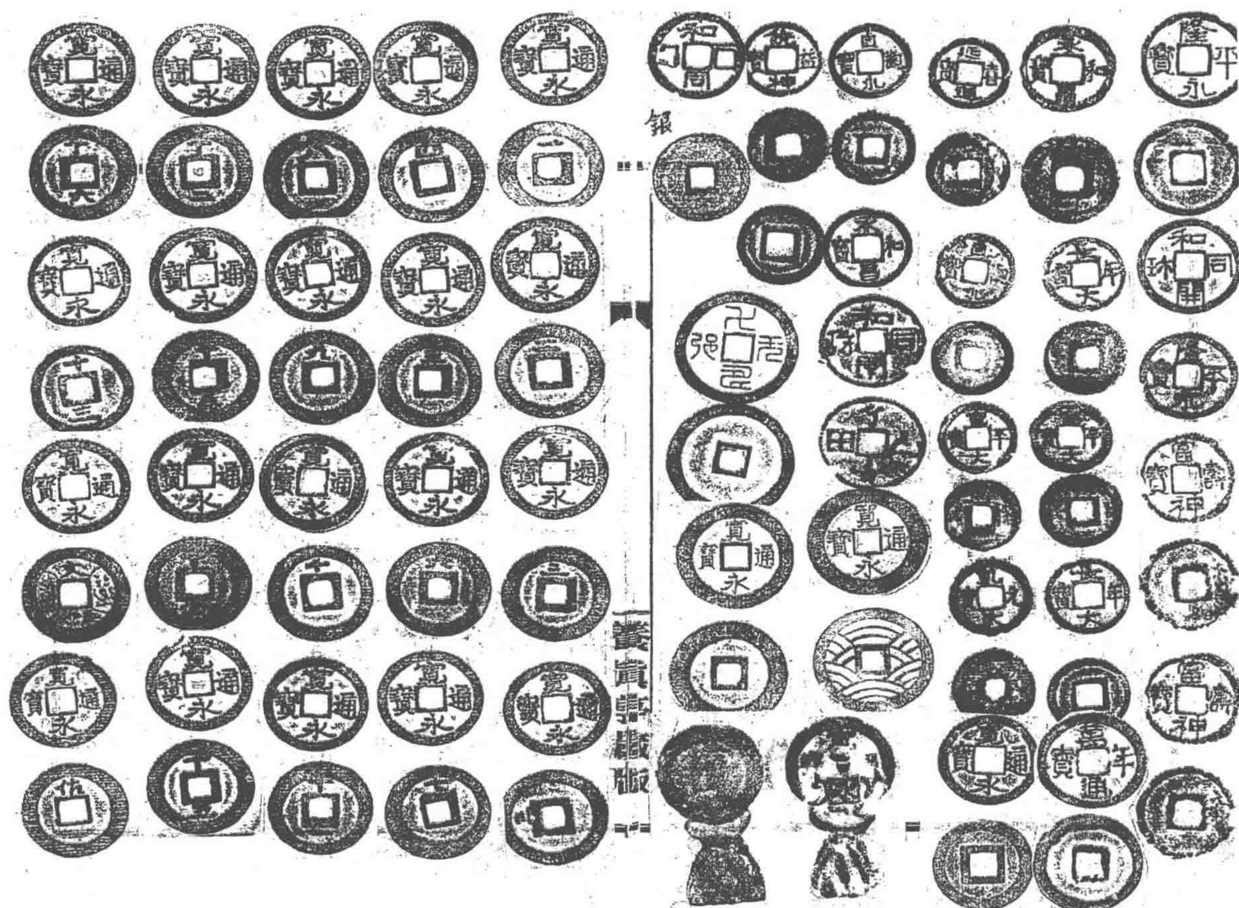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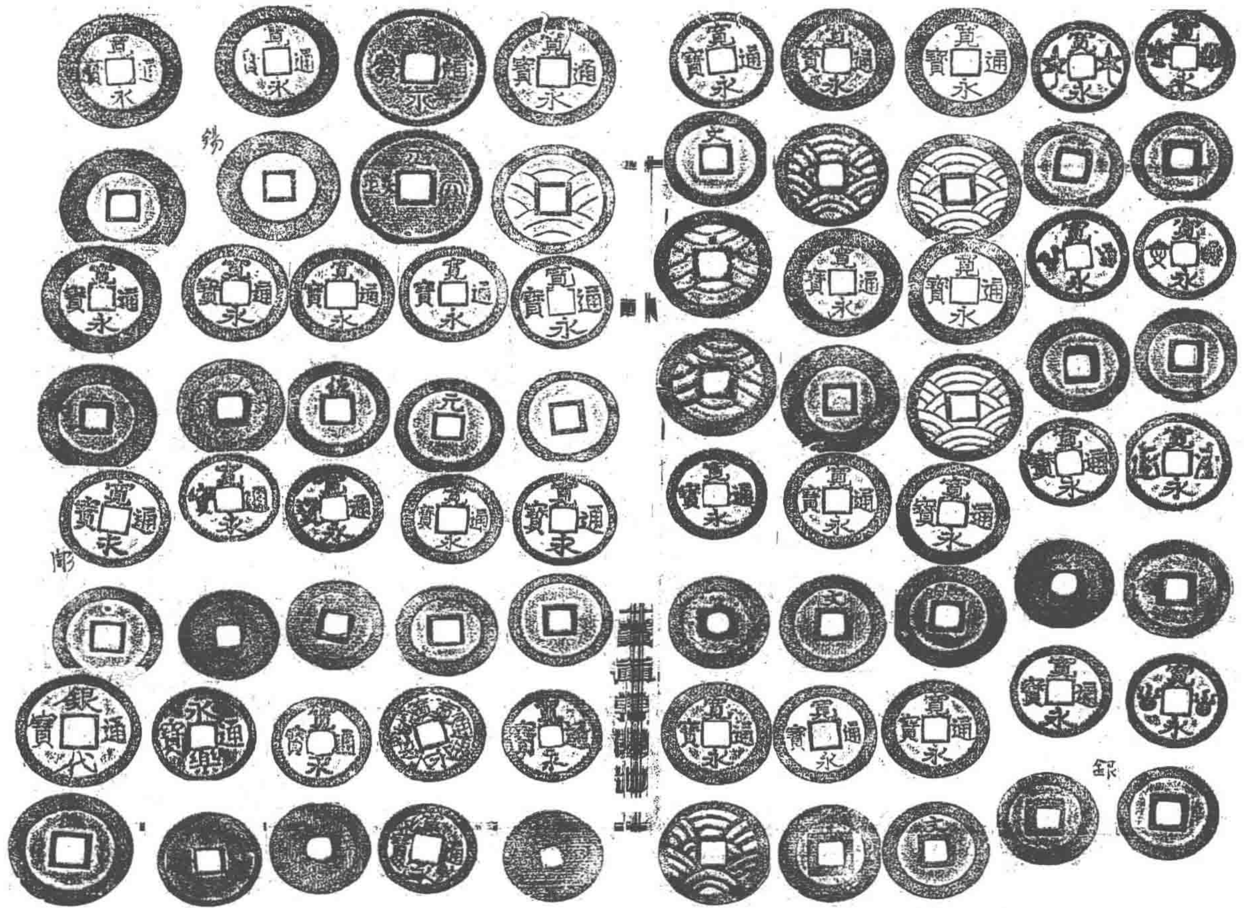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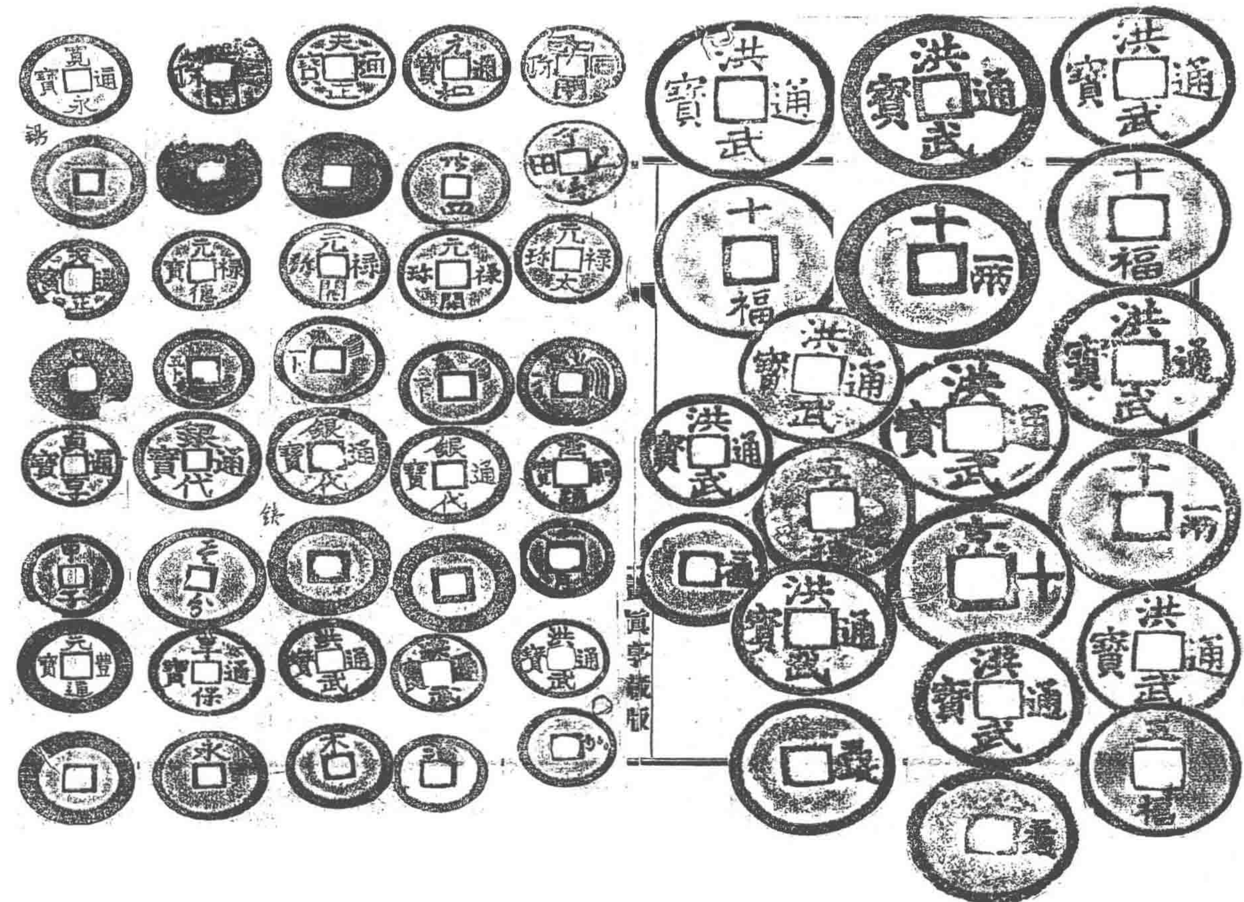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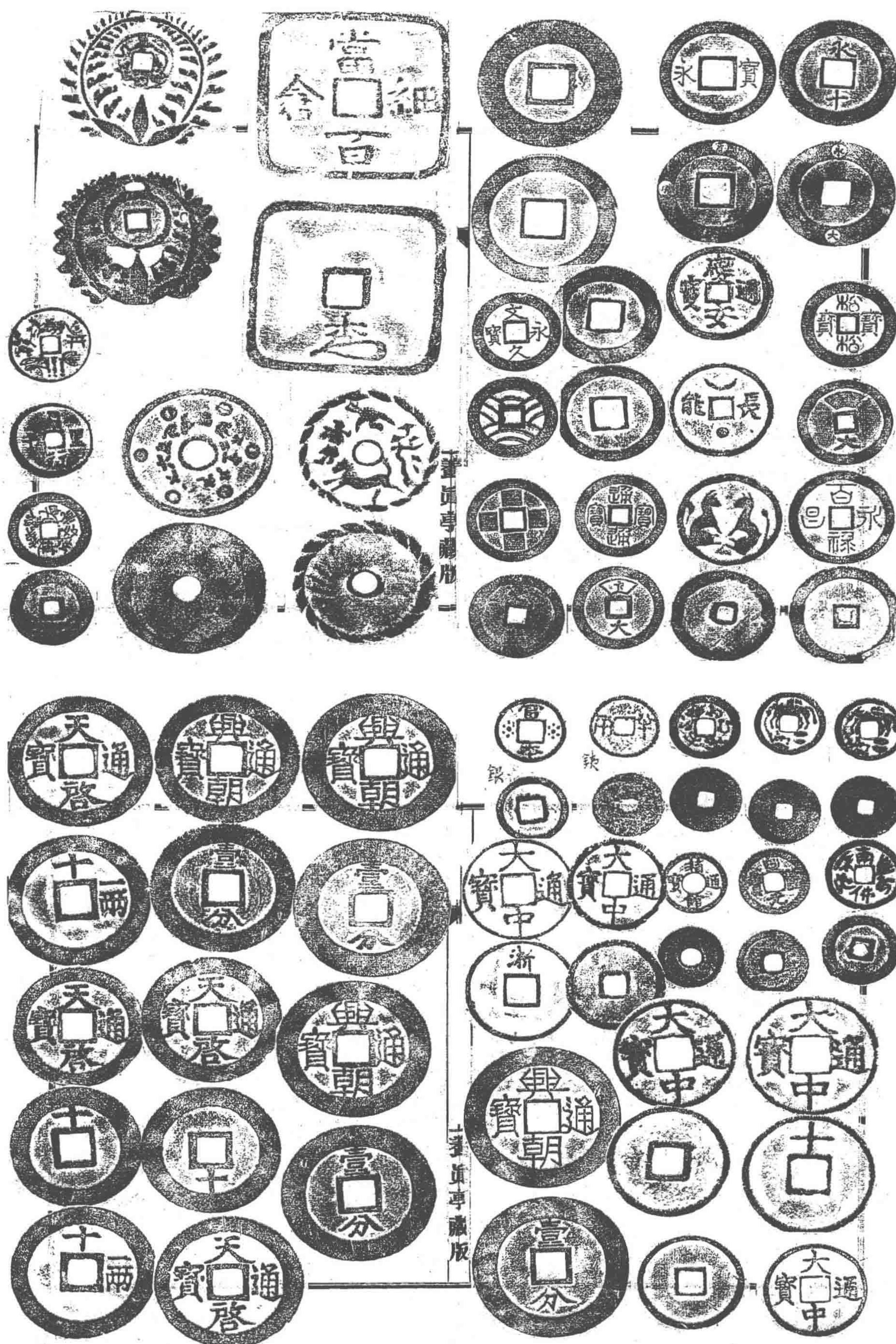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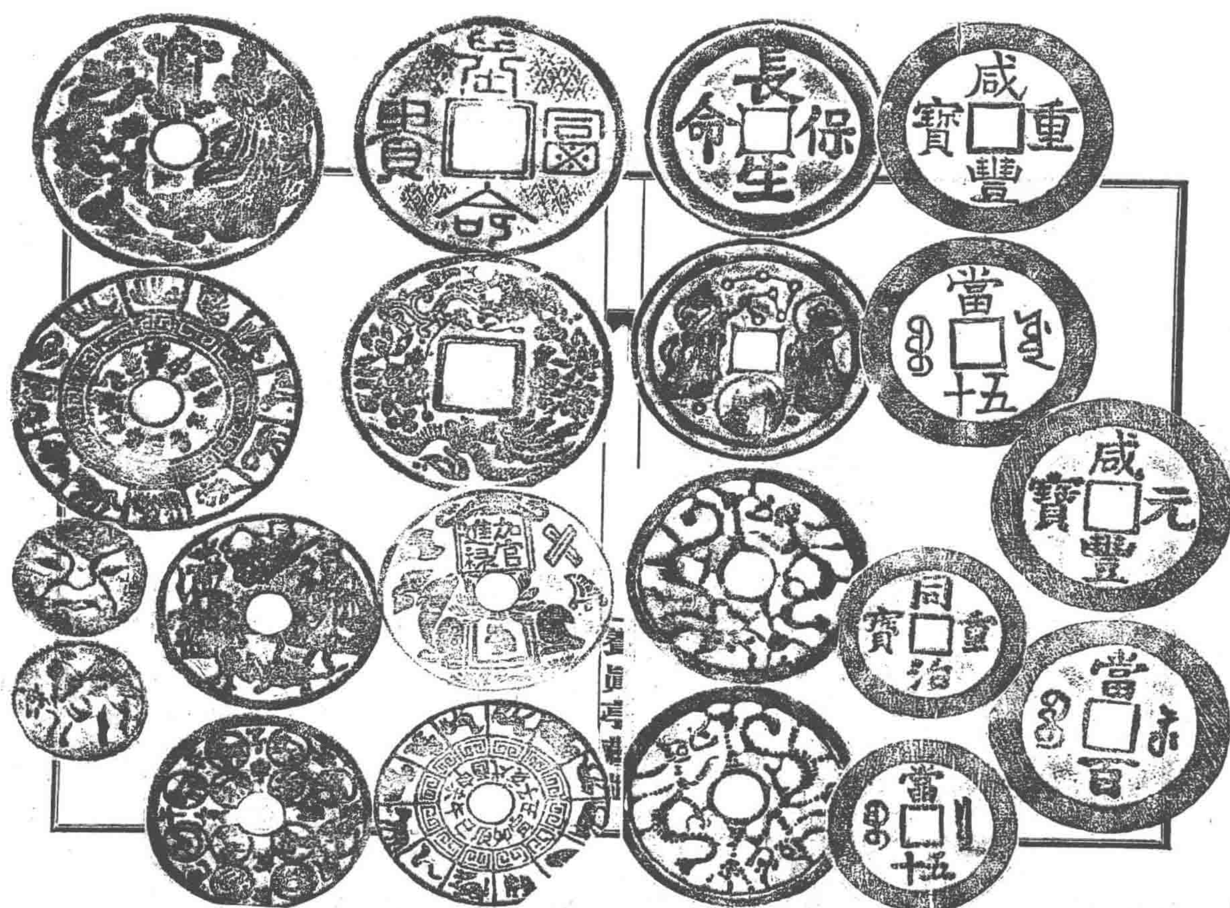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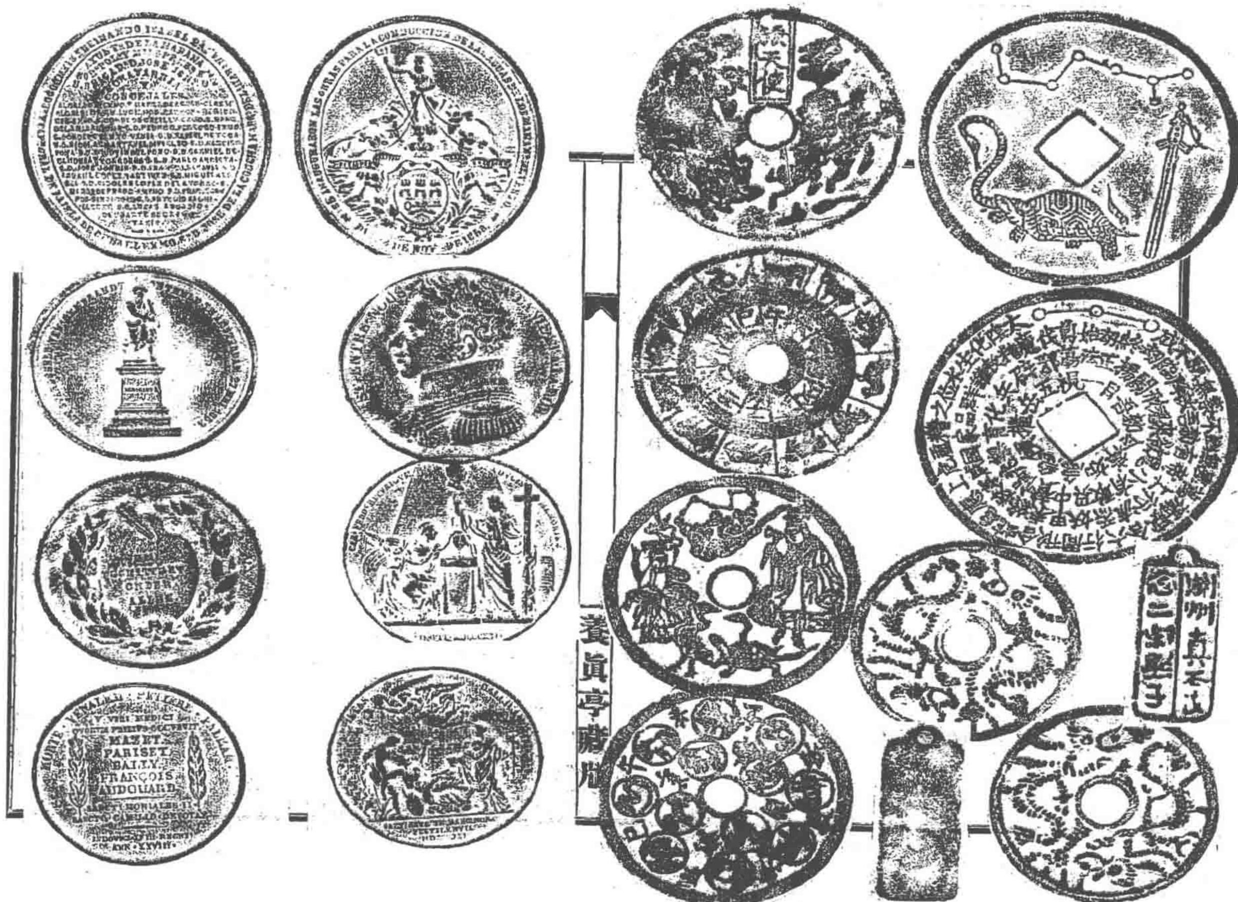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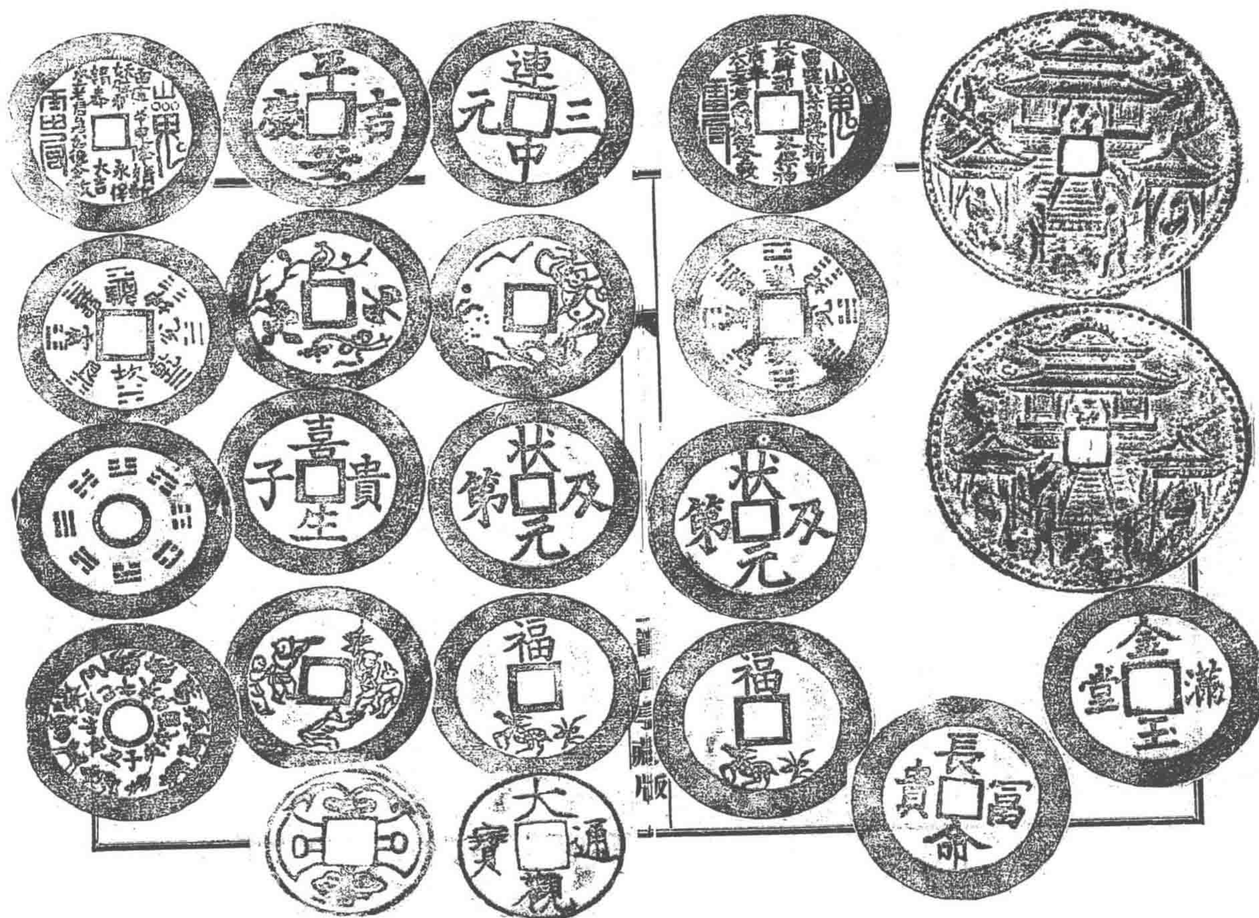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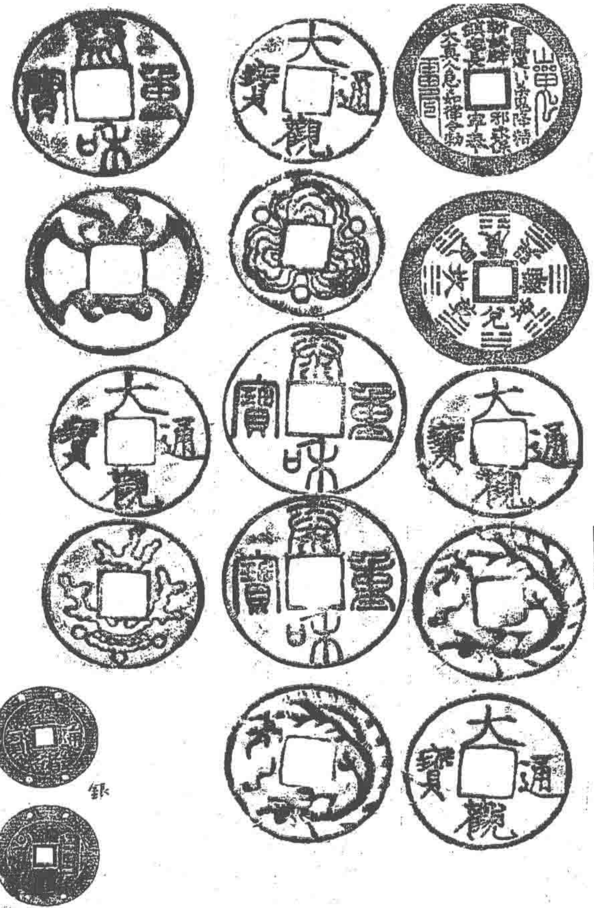

養真亭藏版


長命保生
咸豐重寶
當十五
咸豐元寶
同治重寶
當百
當十五
養貞亭藏


養貞亭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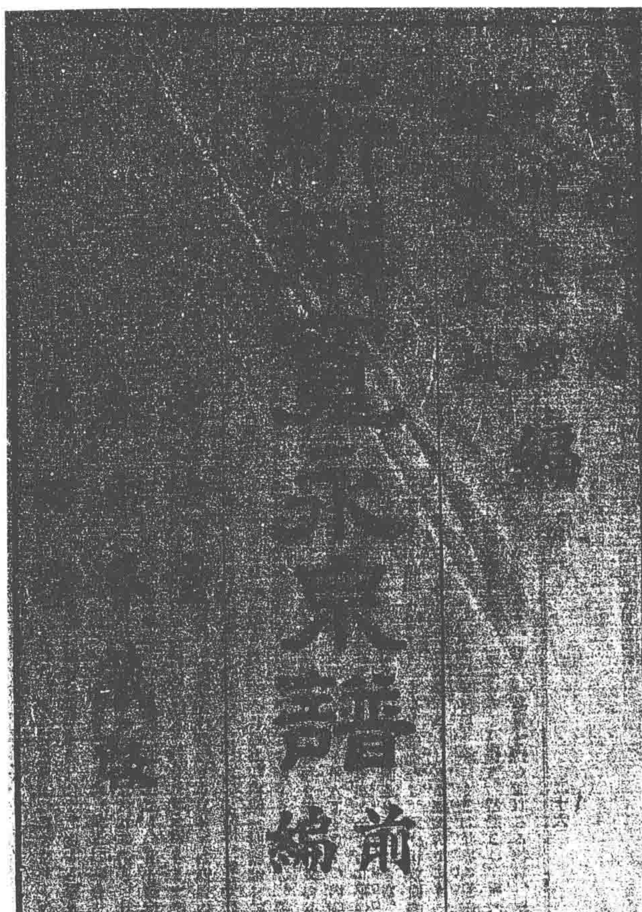
養貞亭藏版

龜田一恕 編

新撰寬永泉譜

明治二十七年（一八九八）東京考古堂等刻本

據明治二十七年（一八九八）
東京考古堂等刻本影印



序

考古堂。春布斧進而坐。三兄。頃日。著寛永泉譜。示余請序。閲之。其區鑄座。訂年歷。別字異同。辨數多少。改誤謬。定等位。可謂罄其精矣。苟志愛泉之徒。一披此卷。其所自得。蓋不鮮少也。余耽此道。五十餘年于茲。凡和漢異體裁之分者。其數固多。而我寛永泉其類特數百品。其撰豈容易哉。本邦泉著。古來不乏其人。而久缺此譜。得非辨之最難乎。余常。以爲憾。嗚呼。三兄。齡皆未至而立。而其鑑識如此。實可嘉賞。今抛巨資。付剞劂氏。以傳不朽。余忘耄。歡喜。竟所以不辭而序。

于時明治廿七年晩夏　杏雨馬島芳撰并書



新撰寛永泉譜　一

緒言

夫レ世ノ盛衰興廃ヲ表スルハ其通貨ヨリ明確ナルハナシ故ニ徳川氏ノ盛衰興廢ヲ知ラント欲セバ先ヅ其通貨ヲ論究セザルベカラズ然レ𪜈徳川氏ノ通貨ヲ論スルモノ特ニ金銀貨ニ止マリテ錢貨ニ論及スルモノ少シ蓋シ引證ノ書ニ乏シキノ致ス所ナランカ適々龍橋子ガ泉貨鑑ノ著アルモ未ダ遺漏ナキヲ得ズ獨藤原貞幹ノ寛永泉譜稲垣尚友芳川維堅諸子ガ校正増補セシモノアリ間々後進ニ益スル少ラズト雖モ素是稿本ニシテ世ニ多ク傳ハラズ故ニ世人ノ寛永錢ヲ愛スルモノ頗ル蒐集ノ便ヲ欠ク予輩之ヲ遺憾トスル此ニ年アリ因テ自ラ不敏ヲ忘レ寛永泉譜及ビ諸書ヲ改刪取捨シテ此譜ヲ編集ス

明治二十七年三月

考古堂　亀田一恕
春布菴　中川近禮
進而堂　榎本文城

例言

一凡ソ物ノ結果アル必ヅ其原始アリ德川氏寛永錢開鑄ノ大舉アル亦大ニ原始アリ而メ其原始决メ德川氏ノ時ニアルニ非ズ故ニ先ヅ其以前ニ泝リ之ガ原始ヲ探究スルヲ要ス是レ余輩ガ兹ニ錢貨ノ沿革ヲ畧述スル所以ナリ

本邦ノ錢貨ハ之ヲ古史ニ徵スルニ顯宗帝ノ時ノ無文銀錢ヲ以テ其始メトス其後元明帝ノ和銅元年ニ和銅開珎淳仁帝ノ天平宝字四年ニ萬年通寳大平元宝開基勝宝称德帝ノ天平神護元年ニ神功開宝桓武帝ノ延暦十五年ニ隆平永宝嵯峨帝ノ弘仁九年ニ富壽神宝仁明帝ノ承和二年ニ承和昌宝同嘉祥元年ニ長年大寳清和帝ノ貞觀元年ニ饒益神宝同十二年ニ貞觀永宝宇多帝ノ寛平二年ニ寛平大宝醍醐帝ノ

延喜七年ニ延喜通寳等アリツイデ村上帝ノ天德二年ニ乹元大寳錢ノ鑄造アリト雖モ總テ皆其鑄額僅少ニシテ專ラ五畿ノ間ニノミ流通シ全國ニハ普子カラザリシニ似タリ天德以降ハ絶ヘテ鑄錢ノ挙ナク錢貨ハ漸次ニ減少シ終ニ欽亡ヲ告クルニ至ル兹ニ於テ唐宋元明ノ錢貨ヲ得テ以テ其欽ヲ補フト雖モ全國一般未ダ足レリトセズ從テ唐宋元明ノ諸錢ヲバ摸擬私鑄スルモノ出ルニ至レリ

斯ノ如ク錢制紊乱シテ國ニ一定ノ錢貨ナク四民ノ困苦スルヲ憂ヒ給ヒ畏クモ後醍醐帝ノ建武二年禁唐錢ノ詔勅アリ然レ𪜈足利氏ニ至リテハ徒ラニ補欽ヲ支那ニ仰キシナリ適マ織田氏ノ出ルアリテ大ニ貨幣ノ紊乱ヲ憂ヒ大小判金ヲ鑄造セシモ未ダ錢貨ヲ顧ニ遑マアラズ豊臣氏ノ起

ルニ及ンデ天正文禄ノ二錢ヲ補鑄セシモ未ダ天下ノ困弊ヲ醫スルニ足ラズシテ遂ニ延テ德川氏ニ到レリ是ニ於テカ德川氏此ニ大ニ之ヲ憂ヒ慶長元和ノ二錢ヲ鑄タルモ猶全國一定ノ錢貨ヲ視ル至ラズ三代将軍家光ノ世ニ到リテ天下全ク平定シ復他ニ顧慮スル所アラズ依テ專ラ意ヲ錢貨ノ改良ニ注クヲ得テ一ノ錢制ヲ新定シ爰ニ始メテ寛永錢開鑄ノ盛舉ニ到レルモノナリ是ヲ要スルニ錢貨品位ノ改良ハ遠ク建武ノ中興ニ胚胎シ寛永ノ盛時ニ至リ始メテ大成シ得ルノ好果ニ遭遇ス决メ其偶然ニアラザルヲ知ルヘシ

一寛永通寳ノ名称ニ就テハ古今内外ノ錢貨ト等シク其年号ノ文字ヲ遷シ来リテ猶錢文トナシタルモノカ又他ニ適當

ノ原因アルニヤ或ハ云フ三代将軍家光一夜奇夢ヲ得之ヲ僧天海ニ判セシム天海荅ルニ鑄錢ノ必要ヲ以テス即チ総宰ヲ命セラレ水戸ノ人鳴見賢信ヲ錢座頭領トシ芝笠網縄手ニ鑄錢セシム故ニ錢文ヲ東叡山ノ寺号ニ取リ傍ラ當時ノ年号ニ因ミ名付テ寛永通寳ト言フト（蜀山人ノ一話一言ニ詳カナリ）按ルニ笠網縄手ハ即チ後ノ新錢座ニシテ其開鑄ハ水戸及浅草錢ノ後ナリ然バ前説命名ノ理由ハ芝錢ニノミ限レルヿナルカ又寛永錢ノ全体ニ渉レルモノナルカ未ダ得テ明瞭ナラズ然𪜈古今内外ノ錢貨民用ニ便ナルモノハ改元ノ際モ敢テ形勢ヲ革メズ依然其錢文ヲ踏襲スルヿアリ我カ寛永錢モ唐ノ開元通寳ノ如ク永年一様ノ錢文ヲ固守セシハ又此ノ習慣ニ出ルモノナランカ猶後賢ノ考案ヲ俟ツ

一寛永錢ノ面文書体ハ皆新タニ摸範ヲ作ルモノ少ナク概ネ他錢ニ摸擬スルノ例アリ其最初鑄タル元和手太平手永樂手(皆後編ニ載ス)諸錢ノ如キハ本邦及宋明ノ舊錢ニ倣ラヒ稍々轉化メ淺草錢トナリ寛文亀井戸享保七條ノ二錢ト共ニ久シク後世ノ摸範トナレリ元文以後ハ深川十万坪ノ鐵錢ニ摸スルモノ多ク明和年間ニ至テ其書風却テ初鑄錢ニ泝リ浅艸星文錢ニ類似スル者ヲ見ル是寛永錢書体沿革ノ一般ナリ

一寛文前後ニ出テタル寛永錢ハ製作精巧銅質純良ニシテ厚重ノ者少ナカラズ元文以後ハ世ノ趨勢一變シ錢質又隨落シテ弱小竅薄ナルモノ頗ル夥シ明和ニ至テ大半鉄鑄トナリ偶マ銅錢アルモ混合物多ク其品質ハ愈々粗悪トナレリ

一寛永ノ鐵錢ハ元文元年深川十萬坪錢ヲ以テ嚆矢トス最モ其以前ノ錢文ニシテ又鉄鑄ノ者アリトイヘド是當時ノ製作ニアラズ全ク後鑄ニ係ルガ如シ

一此譜分ケテ前後ノ二編トナス前編ハ今存在スル所多キ正用品ノ一般ヲ載セ後編ニ至リテ稀見ノ品及此編ニ洩レタルモノヲ録出ス

一此譜ニ載セタル諸錢ノ順序ハ悉ク其鑄造ノ年代ニ從フト雖モ藤原貞幹ノ泉譜(以下藤譜ト畧ス)其他諸書ニ記スル所往々一定セズシテ甚ダ判別ニ苦シム者ハ諸説ノウチ適當ナリト認ムルモノニ從ヒ其少ク考慮ヲ要スベキモノ二三ヲ列記ス又藤譜諸書ニ不知品ト稱メ鑄地年月共ニ全ク明カナラザルモノアリ今其一般ヲ正用品ノ終ニ録シテ後人ノ定案ヲ待ツ

一御用錢ハ正用品ニアラズト雖モ又繪錢樂錢ノ類ト同視スベキモノニアラズ故ニ之ヲ附載ス

一諸錢多少ノ階級ハ通用錢幷ニ種錢ノ二様ニ分ツ然𪜈寛文以前ノモノニハ種錢ノ存不存ヲ保シ難キニヨリ其階級ヲ除キタリ又種錢ノ多ク存シテ却テ通用錢ヲ見ザル者ノ如キモ亦等ク之ヲ省ク

一錢圖ハ字畫ノ明晰ナルヲ要スルニ依リ概ネ種錢ノ拓本ヲ用ユ故ニ通用錢ニ比スレバ微ク大ナルヲ免レズ

一寛永錢ノ鑄造錢座ハ大半公許ニ係ルト雖𪜈或ハ各藩主ノ潜鑄セシモ亦少ナカラザルニ似タリ然𪜈事跡ノ明瞭ヲ欠ク多キニ依リ今ハ其區別ヲナサズ

一諸錢文字輪郭ニ差異アルモノ皆名称ヲ附ス概ネ先輩ノ称フル所ニ從フト雖𪜈不穩ノ者ハ之ヲ訂正ス

一寛永水戸錢背三字同無背文濶縁背三字(後編ニ載ス)仝奥背文ト背十三(後編ニ載ス)等ノ諸錢ハ金錢米布江水通貨考ニ據リテ寛永三年及同十三年常陸國水戸ニ於テ鑄ル所トナス

一佐々木志頭摩書スル所ノ寛永錢ハ小異ノ者甚ダ多シ今三品ヲ圖ス其中大字ノ者ハ俗ニ柳齋ト呼フ蓋シ妹尾柳齋発見シテ志頭摩手トナセルヨリ誤リタルモノナラン因テ今之ヲ改ム

一寛文以前ニ出タル諸錢俗ニ古寛永ト總称ス而メ淺艸初鑄錢ノ支流殊ニ夥ク逐一挙クルニ遑マアラズ藤譜モ唯支流錢トシテ淺草錢ニ附載セリ今概畧ヲ前編ニ録シ其餘ノ異

様ハ之ヲ後編ニ譲ル
一正徳ノ亀井戸銭二種藤譜ニ載スル所ト泉貨鑑ト其説撞着シテ是非ヲ判スベカラズ今暫ク藤譜ノ説ニ従フ
一銭圖中鐵銭ノ階級ヲ附セザルモノニ往々鉄銭ノ存スルモノアリ是前ニモ説ク如ク後世ノ製作ニシテ其年代ヲ詳カニセズ疑クハ私鑄銭ノ類ナラン看者宜シク識別スベシ
一諸銭多少ノ階級ハ余輩ノ臆断ヲ以テスルニアラズ銭商鷲田信詮ニ詢議シテ之ヲ定ム然レ𪜈他日多少ノ異動ナキ能ハズ後ノ君子之ヲ校正スルアラバ幸甚

編者識

新撰寛永錢譜

前編

亀田一恕
中川近禮
榎本文城　同輯

正用錢

寛永水戸錢
寛永三年
常陸國水戸
二水永背三字
六

同上
同上
同上濶縁
五

同上
同上
同上無背文
四

寛永初鑄錢
寛永十三年以前
鑄所未詳
二水永大通
四

同上
同上
二水永背星文
六

同上
同上
二水永長字
一

寛永淺草錢
自寛永十三年
至明暦年間
武藏國江戸淺草
背星文
九

同上
同上
志頭摩手
九

同上
同上
同上無背文
五

同上
同上
二水永縮字
七

同上
同上
正字
十

同上
同上
同上寛外刷
七

同上
同上
同上大字
一

寛永錢
淺草支流錢
接郭
十

同上
同上
小通
十

同上
同上
肥永
二

同上
同上
正郭
十

同上
同上
濶縁
十

同上
同上
小永
十

同上
同上
同上降寶
九

同上
同上
濶永
十

同上
同上
進永
十

同上
同上
降寶
十

寛永芝錢
寛永十三年
武藏國江戸
芝新錢座
濶永
十

同上
同上
跋寶
十

同上
同上
三大点
三

同上
同上
縮字
十

同上
同上
狹永
十

寛永奈良錢俗曰歟直書
寛永十三年
大和國奈良
八

同上
同上
異書
十

寛永吉田錢
寛永十三年
參河國吉田
九

寛永沓谷錢
自寛永十三年
至同　十六年
駿河國沓谷村
十

寛永坂本錢
寛永十三年
近江國坂本
九

寛永松本錢
寛永十三年
信濃國松本
八

寛永足洗錢
寛永十三年
駿河國足洗村
十

寛文亀井戸錢俗曰文錢
自寛文八年
至天和三年
武蔵國亀井戸村
十種五
痩字

同上同上
同上
十種五
肥字

寛文亀井戸錢俗曰嶋屋錢
寛文年間
武蔵國亀井戸村
二種一
背文字

元禄京都錢
元禄四年
山城國京都
十種四

元禄京都及亀井戸錢俗曰荻原錢
元禄十二年
山城國京都七條及
武蔵國亀井戸村
十種七
正字

同上同上
同上
十種四
繊字

同上同上
同上
八種五
無背文

元禄亀井戸錢
自元禄十年
至寶永元年
武蔵國亀井戸村
十種四

同上同上
同上
十種八
斜寶

同上同上
同上
十種七
背廣郭

正德亀井戸錢俗曰加役錢
正德四年
武蔵國亀井戸村
九種六
制去文字錢背文為樣

正德相川錢
自正德四年
至同　五年
佐渡國相川
九種三

享保深川錢
自享保十一年
至同　十七年
武蔵國江戸深川十萬坪
十種七

寶永亀井戸錢俗曰九屋錢
自寶永五年
至正德四年
武蔵國亀井戸村
十種六

正德亀井戸錢俗曰耳白錢
自正德四年
至享保三年
武蔵國亀井戸村
十種五

享保京都錢
享保十一年
山城國京都七條
十種八

享保相川錢
享保十一年
佐渡國相川
十種三

享保難波錢
自享保十三年
至同　十五年
攝津國難波村
十種六
濶緣

同上
同上
九種七
厚肉

同上
同上
九種四
異通

元文深川錢
元文元年
武蔵國江戸
深川十萬坪
種八
背十字

同上
同上
十種六
中緣

享保石巻錢
自享保十三年
至同　十七年
陸奥國仙臺石巻
八種一
正字

同上
同上
十種四
無背文

同上
同上
十種七
十字極印小字

同上　同上　十銖九種七　同上大字

元文鳥羽錢 俗曰清水錢　自元文元年　至同　三年　山城國鳥羽横大路村　十種四

元文鳥羽錢　元文年間　山城國鳥羽横大路村　十種七

同上　同上　十銖八種七　廣穿

同上　同上　十銖十種七　無背文

元文鳥羽錢 俗曰有來錢　自元文元年　至同　四年　山城國鳥羽横大路村　十種八

元文小梅錢　元文元年　武蔵國小梅村　十種五　狭穿

同上　同上　十銖八種一　肥字

元文猿江錢　元文元年　武蔵國猿江村　十種七　廣穿

同上　同上　十種七　狭穿

同上　同上　九種七　同上倚永

同上　同上　十種七　同上縮通

同上　同上　十種七　中穿

同上　同上　九種六　斜寳大字

同上　同上　十種七　同上長通

元文和歌山錢　元文元年　紀伊國和歌山　十種六　正字

同上　同上　九種五　異永

同上　同上　銖九種六　廣穿

同上　同上　十種七　狭穿

同上　同上　八種五　背濶縁

元文宇津及中嶋錢　元文元年　紀伊國宇津及中嶋　銖七種八　寛延尾

同上　同上　十種七　廣郭

元文伏見錢　元文元年　山城國伏見　九種五　背中濶縁

元文膳所錢　元文元年　近江國膳所　七種六

元文相川錢　元文年間　佐渡國相川　銖九種七　背佐字

同上　同上　八種五　背佐狭字

元文亀井戸錢　元文二年　武蔵國亀井戸村　十種七　廣穿

同上　同上　十種七　狭穿

同上　同上　十種七　無背文

同上　同上　九種六　背佐濶字

同上　同上　十種七　中穿

元文寂光寺錢　元文二年　下野國日光寂光寺　十種五　正字

新撰寛永泉譜　七

同上　同上　長字　六

同上　同上　小字　十種七

元文石巻錢　自元文二年　至延享二年　陸奥國仙臺石巻　九種五

元文小名木川錢　元文二年　武藏國江戸本所小名木川　背川字　種一

元文秋田錢　元文二年　出羽國秋田　大字　十種七

同上　同上　異永　十種七

元文藤澤錢　元文二年　相模國藤澤　十種七

同上　同上　濶縁片川字極印　鉄九種六

同上　同上　濶縁両川字極印　鉄九種六

元文加嶋錢　自元文三年　至寛保元年　摂津國加島村　自元文四年鋳鉄錢　細縁　九鉄九種五

同上　同上　濶縁縮永　鉄十種八

同上　同上　小字　十鉄八種五

同上　同上　細縁二川字極印　鉄九種五

同上　同上　濶縁濶永　鉄十種八

元文深川錢　俗曰之呂如錢　元文四年　武藏國江戸深川　中字　十鉄八種五

元文平野新田錢　元文四年　武藏國平野新田　十鉄七種七

新撰寛永泉譜　八

元文押上鐵錢　元文四年　武藏國押上村　小字　鉄七種七

寛保高津錢　自寛保元年　至延享二年　摂津國大坂高津新地　廣穿　十種四

同上　同上　斜寳　十種八

寛保足尾錢　寛保二年　下野國足尾村　大字　十種五

同上　同上　大字　鉄八種八

同上　同上　正字　十種六

同上　同上　狭穿　十種七

同上　同上　小字　十鉄七種七

寛保一之瀬錢　寛保二年　紀伊國一之瀬　濶字背一字　種七

同上　同上　小字背一字　九鉄九種六

延享鳥取錢　延享元年　因幡國鳥取　大字　鉄十種八

明和亀井戸鐵錢　自明和二年　至同　四年　武藏國亀井戸村　濶縁　鉄八種六

同上　同上　同上極印　鉄九種八

同上　同上　同上無背文　十鉄七種六

同上　同上　小字　十種七

同上　同上　中縁　鉄九種八

同上
同上
鉄九種八。　細縁

明和飯田鐵錢
自明和二年
至同　五年
甲斐國飯田村
鉄九種八　正字

明和伏見鐵錢
自明和四年
至同　六年
山城國伏見西濱
鉄十種九

同上
同上
十種七　廣穿

明和長崎錢
明和二年
肥前國長崎
十種七　背長字

同上
同上
鉄八種七　王点寶

明和亀井戸錢
明和五年
武藏國亀井戸村
十種六　狹穿

同上
同上
十種七　濶縁

明和石巻鐵錢
自明和六年
至同　九年
陸奥國仙臺石巻
鉄九種五　背千字大字

同上
同上
鉄十種九　同上小字

同上
同上
鉄十種九　同上細縁

同上
同上
鉄十種九　同上狹永

同上
同上
鉄十種八　同上中字

明和木崎鐵錢
自明和六年
至同　八年
常陸國木崎
鉄十種八　背久字濶縁

同上
明和九年
同上
鉄十種九　背久二濶永

安永相川錢
安永年間
佐渡國相川
十種七　背佐字

同上
同上
九種五　同上無背文

八戸藩千字錢
文政天保之間
陸奥國北九
戸郡葛巻村
九鉄十種八　背千字細縁

同上
同上
鉄八種六　背千字濶縁

天保淺草鐵錢
天保六年
武藏國江戸淺草
鉄九種六

天明石巻鐵錢
自天明四年
至同　七年
陸奥國仙臺石巻
鉄十種八　制千字錢背文爲標

同上
同上
九鉄十種六　同上無背文

同上
同上
鉄八種六　同上無背文

安政淺草鐵錢
自安政六年
至慶應年間
武藏國江戸淺草
鉄十種九

安政水戸錢
安政年間
常陸國水戸
鉄七種六　背卜字狹穿

萬延相川鐵錢
萬延年間
佐渡國相川
鉄八種八

同上　同上
同上
十種八　俯永

同上　同上
同上
十種八　仰永

同上
同上
鉄七種九　同上廣穿

不知年代錢（俗曰四宝錢）
冶鑄之年
鑄地未詳
七種四　大字

同上　同上
同上
十種八　濶永

同上　同上
同上
十種八　小字

同上同上
同上
十種七
濶縁

同上
同上
十種八
同上小字

同上
同上
九種七
同上小字

同上
同上
十種八
同上俯永

同上
同上
十種七
寛延尾

同上
同上
九種七
細縁濶永

同上
同上
十種八
廣穿

同上
同上
十種七
薄肉

同上
同上
十種六
同上仰永

同上
疑於陸奥國南部地方所鑄
鉄十種九
鐵字

同上
或云於陸奥國南部所鑄
鉄九種五
狭字

同上
疑於出羽國阿仁銅山所鑄
八
廣郭

正用當四錢

明和亀井戸錢
自明和五年
至同　六年
亀井戸村
七種四
肥字

同上
同上
十種五
痩字

同上
自明和六年
至天明八年
亀井戸村
十種九
正字

同上
同上
十種八
離字

安政淺草鐵錢
自安政六年
至慶應年間
淺草
鉄十種九

萬延盛岡鐵錢
萬延年間
陸奥國盛岡
鉄十種七
背盛字

同上
同上
十種九
俯永

文政亀井戸錢
自文政四年
至同　八年
亀井戸村
十種九

萬延小菅鐵錢
俗曰精鉄錢
萬延元年
武蔵國小菅村
鉄八種五

萬延石巻鐵錢
萬延年間
石巻
鉄十種六
背千字

同上
同上
鉄十種九
同上無背文

同上
同上
鉄九種三
同上無背文

同上
同上
鉄十種四
同上無背文

同上
同上
鉄十種八
背ノ字
肥字

慶應水户鐵錢
慶應二年
水户
鉄九種四
背ト字
肥字

同上
同上
鉄十種五
同上
痩字

不知年代錢
或云慶應二年
於伊勢國所鑄
鉄十種五
背イ字

同上
同上
鉄十種九
同上
痩字

同上
或云慶德年間於出羽國山形所鑄
鈌十種九　瘦字

同上
鈌八種八　縮字

同上
鈌十種八　廣穿

同上
九　濶字

同上
同上
四鈌八種二　肥字

同上
鈌十種九　短寶

同上
八　狹永

同上
八　同上接郭

御用銭

正德御用銭
正德年間
四　狹穿

同上
同上
五　廣穿

同上
同上
七　細郭

新撰寛永銭譜　前編終

新撰寛永泉譜　前編

正價金參拾錢
郵送費金貳錢

定價金廿五錢

明治三十一年六月廿一日印刷
同　　年仝月廿八日發行

編輯兼發行者　東京市下谷區坂本町二丁目廿九番地　龜田一恕

賣捌所　古錢賣買所　東京市神田區田代町拾番地　鷲田信詮

印刷者　仝　日本橋區蛎売町二丁目三番地　田中嗽石

新撰寛永泉譜　後編

考古堂蔵版

新撰寛永泉譜後編序

例言

一本編ニ載スル者ハ世ニ存スル所最モ稀ナル諸錢ナリ故ニ其多少尊卑ノ階級ハ前編ト異ニシテ本編ノ第九第十ハ前編ノ第四第五ニ殆ト相當スル者ト知ルベシ

一本編ハ前編ト同ジク古寛永ニハ種錢ノ階級ヲ省キ寛文以後ノ者ニハ通用錢先ニ種錢ノ階級ヲ附ス又通用錢ヲ覩ザルモ種錢ハ之ヲ掲載シ彫種錢錫種錢金鑄錢及銀鑄錢ノミノ者ハ之ヲ除キタリ又前編所載ノ諸錢ト書體大同小異ニシテ品數夥多ナル者民間ノ盜鑄ニ係ル純銅打製及鉛鑄ノ者清國ニ於テ近時ノ私鑄ニ係ル莢小粗悪ナル者安南國ノ仿鑄ニ係ル永利手元隆手ニ屬スル者等ノ如キモ亦之ヲ省略ス

一寛永水戸錢跋三寛永初鑄錢二水手不二水寛文亀井户錢挑文同取濟正德相川錢大字濶永相川錢正德手濶縁同無背文同極印同背異書同元文手同天明手元文深川錢大字廣穿寛保高津錢正郭同無背文明和長崎錢大字不知年代品濶縁同四寳錢肥字等ノ諸錢ハ舊譜之ヲ載スト雖𪜈今覩ル所ノ者ハ異說アリテ眞僞一定セザルヲ以テ備考品中ニ掲ゲ其階級ヲ省ク

一舊譜寛永初鑄錢永樂手ノ異樣ナル者ヲ載スト雖𪜈今所在詳ナラザレバ之ヲ省ク

一寛永初鑄錢元和手ハ余輩未タ實見セズト雖𪜈明治新撰泉譜第三集ニ掲グルヲ以テ之ヲ載ス

一寛永初鑄錢閑元手ハ舊来隷書ト名稱セラルヽト雖𪜈書體

ヲ考フルニ閑元通寳ヲ摸彷スル者ニ似タリ因テ太平手永樂手等ニ準ジテ之ヲ改ム

一淺草支流錢狹寛ハ舊来寳連輪ト名稱セラルヽト雖𪜈寳字ノ連輪スルハ鑄鎦ニシテ字畫ニ非ザルヲ以テ之ヲ改ム

一同斜寳ハ書體松本錢ノ小樣ナル者ニ似タルヲ以テ同座ノ者ナラントノ說アリ

一同長嘯子書及良如書ノ二品ハ傳說ニ從ヒテ之ヲ載ス

一寛文亀井户錢直寳ハ舊来丸屋錢ノ異樣ナリト稱呼セラルヽト雖𪜈製作書體等ヨリ考フレバ嶋屋錢タル疑ヒナシ故ニ改メテ同座ノ者ト爲ス

一寛保一之瀬鐵錢極印前編所載ノ者ハ彫種錢ヘ直チニ彫刻セルヲ以テ其式ニ異樣ナク本編所載ノ者ハ種錢ニ極印セルヲ以テ其式一定セズ是恰モ元文十萬坪錢ノ小極印ト大極印トノ別アル如キ者ニシテ思フニ前者ハ後鑄ニ屬シ後者ハ前鑄ニ屬スル者ナランカ然レ𪜈無印ノ者ニ至リテハ一之瀬錢ニハ稀ナルヲ以テ其過失ニ出ルヲ知ルベク十萬坪錢ニハ多キヲ以テ其故意ニ出ルヲ知ルベシ茲ニ數言ヲ贅シテ識者ニ質ス

一延享鳥取錢薄肉ハ舊来ヨリ同所ノ銅鑄錢トナスノ說アリ其當否ヲ知ラズト雖𪜈前編所載ノ小字ノ者ト共ニ鳥取錢トナス（此錢ニ限リ前編ノ階級ニ隨ヘバ圏点ヲ附シテ之ヲ区別ス寛保一之瀬錢極印異式モ亦之ニ倣フ）

一天明佐渡錢ハ佐渡志ニ據リ天明年間鑄ル所トス然レ𪜈同書ニ此錢ハ試鑄錢ニシテ通用ハセザリシ者ナリト云ヘリ

一明和亀井户當四錢適勁隔輪ノ二品先ニ明和及文政亀井户

當四錢俯頭永ハ書體製作銅質等他所ノ者ニ非ザルヲ以テ之ヲ裁定ス

一御用錢ハ品類夥多ニシテ樂鑄ノ者モ亦多シ到底正用品ト伍スベキ者ニ非ズ本編ニハ其中ニ就ヒテ座錢ト見ユル者一二品ヲ撰ミ其餘ヲ畧ス

一寛保高津眞鍮錢ハ和漢泉彙ニハ東官ノ錢トシ寛永錢譜ニハ普通ノ種錢トス未ダ何レカ是ナルヲ知ラズ此錢書體二様アリ本編ニハ大字ナル者ヲ撰ミ備考品中ニ載ス

一同篆書錢ハ銅質眞鍮錢ニ似タリ今彫種錢一品子錢二品ヲ覩ル舊譜載セザル所ト雖氏製作端正ニシテ樂錢ト同視スベキ者ニ非ザレバ姑ク備考品中ニ掲グ

一不舊手鐵鑄錢ハ製作精妙ニシテ不舊書ノ摸範ニ依リタル元文加嶋鐵錢ニ絶テ肖ズ疑ラクハ通用錢ニ非ザルベシ因テ備考品中ニ掲グ

一當四手無波文錢ハ銅色赤褐當四錢ノ波文ヲ削リテ種錢トシ鑄タル者ニ似タリ故ニ此名稱ヲ附ス製作精好ニシテ座錢タル疑ヒナシ或ハ御用錢ノ類ナランカ因テ備考品中ニ掲グ

一石巻無波文當四錢ハ製作精煉銅色赤褐ニシテ元當四錢ノ波文ヲ削リ千字ヲ嵌入シテ種錢トシ鑄タル者其種錢ハ今考古堂ニ在リ子錢ハ養眞亭ノ藏スル所タリ疑ラクハ此錢モ亦通用錢ニ非ザルベシ

一寛永淺草錢及寛永芝錢ノ背文數字アル者俗ニ番錢ト稱スル者ハ其座ノ錢工ノ戯鑄スル所ナリト雖氏製作座錢タル

ヲ失ハズ尋常樂錢ノ比ニ非ザレバ備考品ノ末ニ其背文ヲ附載ス

一前編所載ノ安政水戸錢廣穿ノ種錢ハ鐵錢ト書體少シク異ナレバ本編ニ鐵錢ヲ載セ前編ノ鐵七ヲ削除ス又同狹穿ノ鐵錢ハ未ダ發見セラレザル者ニシテ其階級鐵七モ亦憑ナレバ玆ニ正誤ス又別ニ種錢ニシテ小様書體ノ異ナル者アレ氏本編ニハ之ヲ畧ス又當四錢肥字無背文ハ本編所載ノ中字ニ對スル者ナレバ改稱シテ中字無背文トス

一本編ニ於テ舊譜ヲ改刪取捨スル者鮮カラズ皆諸書ニ徴シ識者ニ洵リテ定ムル所ナリ決シテ余輩ノ一家言ト思フベカラズ其不知年代品ノ如キハ他日舊諸候秘庫中ノ古文書記録等ヲ閲スルニ隨ヒ明亮スル者多カラン又階級ノ如キハ搜索周到ナレバ自ラ品數ノ増加スルヿ有ルベシ後ノ君子之ヲ校正スルアラバ幸甚

明治三十一年二月

編者識

新撰寛永泉譜　後編

亀田一恕
中川近禮
榎本文城　同輯

正用品

寛永水戸銭
寛永三年
常陸國水戸
二永永背狭三
六



寛永水戸後鑄銭
寛永十三年
同上
二永永背十三
四



同上
寛永十三年以前
同上
二永永潤縁細字
五



寛永初鑄銭
寛永十三年以前
鑄所未詳
太平手
三



同上
同上
永楽手
三



同上
同上
開元手
二



寛永浅草銭
自寛永十三年
至明暦年間
武蔵國江戸浅草
大字平永
六



同上
同上
同大字
六



同上
同上
元和手
一



同上
同上
二永永大寳
五



寛永銭
浅草支流銭
狭穿
八



同上
同上
狭寛
七



同上
同上
魚尾寳
四



同上
同上
潤縁肥字
十



同上
同上
長字
十



同上
同上
進点永
八



同上
同上
異寛小永
四



同上
同上
潤縁小字
九



同上
同上
平永
十



同上
同上
斜寳
九



同上
同上
長嘴十書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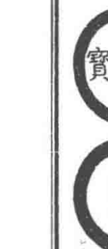
寛永奈良銭 俗日数書
寛永十三年
大和國奈良
降永
九



寛文亀井戸銭 俗日文銭
自寛文八年
至天和三年
武蔵國亀井戸村
大字
種三



同上
同上
潤縁
十種五

同上
同上
良加書
九



寛永坂本銭
寛永十三年
近江國坂本
潤縁
五



同上
同上
細縁
六



寛文亀井戸銭 俗日島屋銭
寛文年間
武蔵國亀井戸村
無背直寳
七



新撰寛永泉譜

正徳相川錢
自正徳四年
至同　五年
佐渡國相川
種四　大字

元文中津及中嶋錢
元文元年
紀伊國中津及中嶋
種五　濶縁

元文寂光寺錢
元文二年
下野國日光
寂光寺
九　背濶縁

寛保一之瀬錢
寛保二年
紀伊國一之瀬
鉄九種六　極印異式

享保深川錢
自享保十一年
至同　十七年
武蔵國江戸深川十萬坪
十種九　厚肉

同上
同上
種五　背廣郭

元文深川錢　俗曰之呂女錢
元文四年
武蔵國江戸深川
種四　大字

同上
同上
十　小字長寛背一字

同上
同上
十　同上無背文

天明相川錢
天明元年
佐渡國相川
種六　背佐字

八戸藩千字鐵錢
文政天保之間
陸奥國北九戸郡葛巻村
鉄十種八　背千字大様

安政水戸鐵錢
安政年間
常陸國水戸
鉄十　背字廣穿通異

延享鳥取錢
延享元年
因幡國鳥取
九種六　薄肉

石巻鐵錢
冶鑄之年未詳
陸奥國仙臺石巻
鉄十種七　背千字

安政淺草鐵錢
自安政六年
至慶應年間
武蔵國江戸淺草
種八　縮字

不知年代品
冶鑄之年
鑄地未詳
鉄十種八　廣穿肥字

三

同上
同上
種五　昂永

同上
同上
十種十　細字

正用當四錢

明和亀井戸錢
自明和五年
至同　六年
亀井戸村
六　道勁

同上
同上
種五　平永

同上
或云於陸奥國南部所鑄
鉄十種九

同上
自明和六年
至天明八年
亀井戸村
九種六　濶輪

明和及文政亀井戸錢
銅色青灰者
自明和五年至天明八年
銅色赤濁者
自文政四年至同八年
九種七　十種十

同上
同上
種九　同上無背文

不知年代品
或云慶應二年
於水戸所鑄
鉄九種十　廣穿肥字

同上
同上
鉄十　小字

萬延盛岡鐵錢
萬延年間
陸奥國盛岡
種八　背盛字接郭

慶應水戸錢
慶應二年
水戸
鉄十種八　背卜字中字

同上
或云慶應二年
於伊勢國所鑄
種九　イ字剥去

同上
此錢中國地方多所見
鉄十種八　背ア字

四

同上
或云慶應年間於出羽國山形所鑄
鉄十種六 背山字

同上
同上
鉄十種十 狭字

同上
同上
鉄十種五 無背文 大字

同上
同上
七 異書

御用銭

寛永御用銭
寛永年間
七 大字

同上
同上
八 接郭

新撰寛永泉譜　五

享保御用銭
享保年間
七 潤縁

同上
同上
八 厚肉

元文御用銭
元文年間
八

御用銭
治鑄之年未詳
六

備考

寛永水戸銭
寛永三年
常陸國水戸
二永永背跋三

寛永初鑄銭
寛永十三年以前
鑄所未詳
二水手至一水

寛文亀井戸銭 俗曰文銭
自寛文八年
至天和三年
武蔵國亀井戸村
挑文

同上
同上
取濟

正德相川銭
自正德四年
至同五年
佐渡國相川
大字濶永

相川銭
治鑄之年未詳
正德手濶縁

同上
同上
同無背文

同上
同上
同極印

同上
同上
同背異書

同上
同上
元文手

新撰寛永泉譜　六

同上
同上
天明手

元文深川銭 俗曰之呂女銭
元文四年
武蔵國江戸深川
大字廣穿

寛保高津銭
自寛保元年
至延享二年
攝津國大坂高津新地
正郭

同上
同上
無背文

同上真鍮銭
同上
背元字

同上篆書銭
同上
背元六銭

明和長崎銭
明和二年
肥前國長崎
大字

不知年代品
治鑄之年
鑄地未詳
濶縁

同上

同上

四寶錢肥字





同上

同上

不舊手鉄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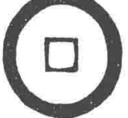


同上

同上

當四字無波文錢





石巻當四錢

冶鑄之年未詳

陸奥國仙臺石巻

無波文





淺草番錢

面文正郭

































新錢座番錢

面文或濶或狹永不一定





















新撰寛永泉譜　後編終

田中啾石刻

新撰寛永泉譜　後編　近刻

定價金三十錢

明治二十七年十月三日印刷
同　　年仝月九日發行

東京市淺草區今戸町二番地
發行者　中川善

東京市神田區田代町拾番地
賣捌所　古錢賣買所　鷲田信詮

仝　日本橋區蛎売町二丁目三番地
印刷者　田中嗽石

成島柳北 編

明治新撰泉譜

明治二十二年（一八八九）東京朝野新聞社刻本

據明治二十二年（一八八九）
東京朝野新聞社刻本影印

序

觀其輕重厚薄而察其國之貧富見其精粗良窳而知其世之隆替者唯泉布為然均之五銖也其為漢為梁瞭焉可辨均之宗錢也其為北為南劃然自判又有徵其文可以正年號之譌者如遼道宗之壽昌張士誠之天佑是也至較其銖兩寸分可以識權衡尺度之制者如秦漢之半兩王莽之諸泉是也方今博古之學日新一日然而世人猶墨

守孔方圖鑑珍錢圖錄不能脱其範圍余嘗以為憾焉友人柳北仙史夙有泉癖頃日以所撰泉譜見示如其擴歷勝諸品於別集分編以為採集之難易皆出其創意余謂泉譜於是乎一洗古來陋習之失有裨於博古之學也大矣因附一言於卷端明治庚辰夏日

寧海掾李明毅撰





例言

一我邦古来内外ノ古錢ヲ愛玩スル者頗多シ然レモ其人大半無學無識與ニ談スルニ足ラサルノ徒ナリ故ニ往〻錢譜ノ著アルモ玉石混淆シテ謬誤百出人ヲシテ看ルヲ厭フニ至ラシム龍橋朽木君抜齋狩谷翁ノ若キハ實ニ鐵中ノ錚〻タル者ニシテ其後進ヲ誨導スル所亦少ナカラス然レモ猶陋習ヲ一掃シ去ル能ハサリシハ吾人ノ毎ニ遺憾トスル所ナリ今ヤ文明ノ日ニ遭ヒ百ノ學術皆一新ノ機會ヲ見ル好古ノ道亦何ソ舊習ヲ固守ス可ケンヤ余不敏ヲ忘レ孔方圖鑑珍錢圖録錢幣考遺等ノ

諸書ヲ改刪取捨シテ斯譜ヲ編ス

一斯譜別チテ三集ト為スハ何ソヤ世人ノ古錢ヲ蒐集スルニ便ナルヲ要スルノミ第一集ハ世間猶存スル多キ者ヲ載ス童蒙或ハ其貲ニ乏キ者モ亦拮据シテ愛玩スルヲ得可シ第二集ハ之ヲ獲ルニ難キ者ヲ載ス第三集ハ古刀布及ヒ希覯ノ珍ヲ列ス隴ヲ得テ蜀ヲ望ムハ其人ノ心力何如ニ在リ若シ好古ノ情ヲ斟マハ第一集ノミト雖モ亦樂ムニ餘リ有ラン

一舊譜ノ誤謬ヲ改ムル所ハ余ノ臆見ヲ以テスルニ非ス張崇懿ノ錢志新編李佐賢ノ古泉匯諸書ニ據

ル其他歷代ノ史傳ニ照シテ校訂スル者有リ安南國諸錢ノ今日迄不知年代品タリシ者ヲ該國ノ錢ト斷定スル若キハ友人塚本寧海君ノ功實ニ多シトス

一孔方圖鑑皇國ノ錢ヲ以テ漢錢ノ末ニ置ク陋見最甚シ今首ニ之ヲ改ム

一斯譜載スル所同文國ノ錢ニ止マル舊譜載スル所ノ魯西亞西班牙和蘭爪哇等ノ錢ハ皆之ヲ除ク若シ之ヲ載スレハ英佛獨墺ニ及ハサルヲ得サルカ故ナリ元ノ蒙古文錢清ノ滿洲文錢ノ若キハ此限ニ非ス

一舊譜收ル所不知品厭勝品ノ若キ徃々愛玩ス可キ者有リト雖モ歷代正用品ト伍ス可キ者ニ非ス故ニ之ヲ刪去シ他日別集ヲ編シ之ヲ収メント欲ス皇國繪錢ノ若キモ亦玩物ニシテ愛重ス可キニ非ス故ニ之ヲ除キ其中若干種ヲ選ヒ別集ノ末ニ載セントス

一傳形半兩、堅文半兩、星文横文決文ノ五銖貨泉及ヒ奇品ト稱スル濶字和同大字開元ノ類ハ亦是レ半兩五銖貨泉和同開元ノ種類ニ過キサレハ愛ヲ割テ別集中ニ投ス穿上横文五銖、傳形五銖ノ若キハ之ニ異ナリ其ノ鑄造ノ時代明瞭ニシテ其獨立ニ

係ルヲ以テ之ヲ正集ニ載ス

一乾元重輪小錢慶曆重寶小錢崇寧重寶折二錢ノ若キハ皆大錢ノ私鑄ナリ故ニ之ヲ擯シテ載セス

一北宋ノ紹聖通寶ハ文字製作趙氏ノ物ニ非ス安南錢ナリトノ説ハ同好中ニ多シ然レ𪜈余ハ之ヲ安南ト斷定スル能ハス姑ク張李諸氏ノ所見ニ從ヒ舊ニ依テ趙宋ニ係ク

一富壽神寶ノ初鑄ハ弘仁九年ニ係ル其ノ大樣ヲ二集ニ載セテ初鑄ト為セハ本集ニ載スル者ヲ後鑄トシテ弘仁年間ト記ス餘之ニ倣フ且ツ諸錢必ス元年ニ鑄造スト証定シ難キ者ハ皆某年間ト注ス

一琉球國ハ世々我屬國タリ故ニ其所鑄皆我邦ノ末ニ附載ス

一安南ノ廣和錢舊譜黎寧ニ係クト雖𪜈黎寧ノ年號ハ元和ノミニテ廣和無シ東都莫方瀛ノ子福海ノ年號ヲ廣東通志ニ光華ニ作ル是レ廣和ノ訛傳也今廣和錢ヲ觀ルニ錢質酷タ明德大正二錢ニ似タリ蓋シ廣和ハ福海ノ錢タル疑無シ故ニ改ム

一舊譜正用品僭偽品トヲ區別ス今張李二氏ノ書ニ倣ヒ時代ヲ逐フテ僭偽ヲ正用ノ次ニ列ス

一諸錢多少ノ階級ハ余ノ獨斷ヲ以テセス錢商鬼頭久吉等ト詢議シテ定メタルナリ

一余ノ取捨スル所頗苛酷ニ失スルヲ責ムル者有リ然レ𪜈舊習ヲ掃蕩シテ好古ノ真訣ヲ示スハ姑息ニ安ンスル能ハサル者有ルナリ後ノ君子幸ニ余カ微意ノ存スル所ヲ諒セヨ

明治十三年庚辰首夏　　松菊莊主人識

明治新撰泉譜　第一集

成島柳北編

皇國錢

七　和同開珎　元明天皇　和同年間

五　萬年通寶　淳仁天皇　天平寶字四年

六　神功開寶　稱德天皇　天平神護元年

六　隆平永寶　桓武天皇　延曆十五年

五　富壽神寶　嵯峨天皇　弘仁年間

四　承和昌寶　仁明天皇　承和年間

四　長年大寶　仁明天皇　嘉祥年間

三　饒益神寶　清和天皇　貞觀年間

四　貞觀永寶　清和天皇　貞觀十二年

四　寛平大寶　宇多天皇　寛平二年

五　延喜通寶　醍醐天皇　延喜年間

四　乾元大寶　村上天皇　天德二年

九　慶長通寶　後陽成天皇　慶長十一年

七　元和通寶　後水尾天皇　元和元年

十　寛永通寶　明正天皇　寛永十三年

十　寛永通寶　背文　靈元天皇　寛文八年

十　寛永通寶　背元　櫻町天皇　元文五年

十　寛永通寶　當四　後櫻町天皇　明和五年

十　文久永寶　當四　孝明天皇　文久三年

附錄

九　仙臺通寶　光格天皇　天明四年

八　箱館通寶　孝明天皇　安政四年　背有安字

八　大世通寶　我邦文安年間琉球大世王尚泰久鑄

八　世高通寶　我邦寛正年間同上世高王尚德鑄

皇國大錢

寳永通寳　當十
東山天皇
寳永四年
九

琉球通寳　當百
孝明天皇
御宇琉球所鑄或云薩人私鑄
八

天保通寳　當百
仁孝天皇
天保六年
十

琉球通寳　背文半朱
以一當三百十二文半
同上
七

支那國錢

半兩
漢文帝
五年
兩字或作両又㒳
四

穿上横文五銖
漢宣帝
神爵年間
四

貨泉
王莽
天鳳元年
七

五銖
漢武帝
元狩五年
七

大泉五十
新王莽
居攝二年
三

永安五銖
北魏孝莊帝
永安二年
一

常平五銖
北齊文宣帝
天保四年
三

開元通寳
唐高祖
武德四年
十

開元通寳　背文數種
唐武宗
會昌五年
七

周通元寳
後周世宗
顯德二年
九

小五銖
隋文帝
開皇元年
六

乾元重寳
唐肅宗
乾元二年
八

漢通元寳
後漢隱帝
乾祐元年
八

通正元寳
前蜀高祖王建
通正元年
五

天漢元寳
前蜀高祖王建
天漢元年
七

乾德元寳
前蜀後主王衍
乾德年間
八

乾亨重寳
南漢高祖劉龑
乾亨年間
四

唐國通寳
元宗
交泰元年
八
九

光天元寳
王建
光天元年
七

咸康元寳
王衍
咸康元年
七

大唐通寳
南唐元宗李璟
保大年間
六

開元通寳
南唐後主李煜
即位四年
七
九

宋通元寶
宋太祖
開寶年間

淳化元寶
太宗淳化元年

咸平元寶
宋真宗
咸平年間

祥符元寶
真宗
大中祥符年間

太平通寶
宋太宗
太平興國年間

至道元寶
太宗至道年間

景德元寶
真宗
景德年間

祥符通寶
同上

天禧通寶
真宗
天禧年間

明道元寶
仁宗
明道元年

皇宋通寶
仁宗
寶元二年

至和通寶
同上

天聖元寶
宋仁宗
天聖元年

景祐元寶
仁宗
景祐元年

至和元寶
仁宗
至和元年

嘉祐元寶
仁宗
嘉祐年間

嘉祐通寶
同上

治平通寶
同上

元豐通寶
神宗
元豐年間

紹聖元寶
哲宗
紹聖年間

治平元寶
宋英宗
治平元年

熙寧元寶
宋神宗
熙寧年間

元祐通寶
宋哲宗
元祐年間

紹聖通寶
同上

元符通寶
哲宗
元符年間

崇寧通寶
徽宗
崇寧年間

政和通寶
徽宗
政和年間

宣和通寶
同上

聖宋元寶
宋徽宗
建中靖國元年

大觀通寶
徽宗
大觀年間

宣和元寶
徽宗
宣和年間

建炎通寶
南宋高宗
建炎元年

七　紹興通寶　高宗　紹興元年

九　紹熙元寶　南宋光宗　紹熙元年

九　嘉泰通寶　寧宗　嘉泰元年

九　嘉定通寶　寧宗　嘉定元年

九　淳熙元寶　南宋孝宗　淳熙元年

六

九　慶元通寶　南宋寧宗　慶元元年

九　開禧通寶　寧宗　開禧元年

八　大宋元寶　南宋理宗　寶慶元年

九　紹定通寶　理宗　紹定元年

九　嘉熙通寶　理宗　嘉熙元年

九　皇宋元寶　理宗　寶祐元年

九　景定元寶　理宗　景定元年

八　端平元寶　理宗　端平元年

九　淳祐元寶　理宗　淳祐元年

八　開慶通寶　理宗　開慶元年

九　咸淳元寶　南宋度宗　咸淳元年

五　清寧通寶　遼道宗　清寧年間

二　大康元寶　道宗　大康年間

五　大安元寶　道宗　大安年間

六　乾統元寶　遼天祚帝　乾統年間

六　咸雍通寶　道宗　咸雍年間

三　大康通寶　同上

四　壽昌元寶　道宗　壽昌年間

三　天慶元寶　天祚帝　天慶年間

四　天慶通寶　同上

皇建元寶　西夏襄宗李安全　皇建年間

九　正隆元寶　金海陵王亮　正隆二年

一　至元通寶　元世祖　至元十三年

六　天盛元寶　西夏仁宗李仁孝　天盛十年

一　光定元寶　西夏神宗李遵頊　光定年間

九　大定通寶　金世宗　大定十八年

九　至大通寶　元武宗　至大三年

錢名	朝代・人物	年代	等
至正通寶	元順帝	至正十年	七
龍鳳通寶	宋韓林兒	龍鳳年間	三
天定通寶	徐壽輝	天定年間	七
大中通寶	明太祖	即位前所鑄	九
天佑通寶	周張士誠	天佑年間	五
天啓通寶	天完徐壽輝	天啓元年	三
大義通寶	漢陳友諒	大義年間	六
洪武通寶	太祖	洪武元年	十
永樂通寶	明成祖	永樂十年	十
弘治通寶	明孝宗	弘治十六年	九
隆慶通寶	明穆宗	隆慶四年	五
泰昌通寶	泰昌明光宗紀元	明熹宗天啓元年鑄	七
宣德通寶	明宣宗	宣德九年	十
嘉靖通寶	明世宗	嘉靖六年	八
萬曆通寶	明神宗	萬曆四年	九
天啓通寶	明熹宗	天啓年間	八

錢名	朝代・人物	年代	等
崇禎通寶	明毅宗	崇禎年間	九
隆武通寶	明紹宗	隆武元年	五
大明通寶	明魯王以海	弘光乙酉鑄於浙江	一
大順通寶	大西張献忠	大順年間	四
弘光通寶	明安宗	弘光元年　按崇禎十七年改明年元鑄之	七
永曆通寶	明桂王	永曆年間	七
永昌通寶	順李自成	永昌元年	二
興朝通寶	東平孫可望		二
利用通寶	周吳三桂	僭立以前所鑄	九
洪化通寶	吳世璠	洪化年間	八
天命皇寶 滿文	清太祖	天命初年	三
順治通寶	清世祖	順治年間	十
昭武通寶	吳三桂	昭武年間	八
裕民通寶	閩耿精忠		七
天命通寶	太祖	天命年間	一
康熙通寶	清聖祖	康熙年間	十

九 雍正通寶 清世宗 雍正年間

十 嘉慶通寶 清仁宗 嘉慶年間

十 咸豐通寶 清文宗 咸豐年間

八 光緒通寶 清今帝 光緒年間

十 乾隆通寶 清高宗 乾隆三年

十 道光通寶 清宣宗 道光二年

十 同治通寶 清穆宗 同治年間

五 太平天國聖寶 太平主洪秀全 清咸豐元年僭立

支那 折二錢 即當二

四 熙寧重寶 宋神宗 熙寧六年

四 元祐通寶 宋哲宗

四 聖宋元寶 宋徽宗

六 元豐通寶 宋神宗

二 紹聖元寶 哲宗

五 政和通寶 徽宗

五 宣和通寶 徽宗

四 紹興元寶 高宗

三 乾道元寶 南宋孝宗 乾道元年

三 紹熙元寶 南宋光宗

四 建炎通寶 南宋高宗

四 紹興通寶 同上

四 淳熙元寶 孝宗

三 慶元通寶 南宋寧宗

三 嘉泰通寶 寧宗

三 嘉定通寶 寧宗

三 嘉熙通寶 理宗

三 皇宋元寶 理宗

一 開禧通寶 寧宗

三 紹定通寶 南宋理宗

四 淳祐元寶 理宗

二 景定元寶 理宗

五　咸淳元寶　南宋度宗

三　大中通寶　明太祖

二　萬曆通寶　明神宗

一　隆武通寶　明紹宗

三　至正通寶　元順帝

三　洪武通寶　太祖

四　崇禎通寶　明毅宗

六　永曆通寶　鄭成功奉明桂王正朔鑄於臺灣

六

三　利用通寶　吳三桂

支那大錢

六　崇寧通寶　當三　宋徽宗、崇寧三年

五　裕民通寶　耿精忠

七　崇寧重寶　同上

三　大觀通寶　當十　徽宗

二　嘉泰通寶　當三　寧宗

五　慶元通寶　當三　南宋寧宗　背有四五六字

四　端平通寶　當三　南宋理宗

二　嘉熙重寶　當三　理宗

四　大元通寶蒙古文　當十　元武宗　至大二年

三　泰和重寶　當十　金章宗　泰和四年

三　至正通寶　當十　元順帝　背有蒙古文

至正通寶
當三
同上
背有蒙古文
二

大中通寶
當五
同上
背文數種
又有無背文者
二

大中通寶
當十
明太祖
背文數種
三

大中通寶
當三
同上
背文同前
三

洪武通寶
當十
明太祖
背文數種
六

天啓通寶
當十
明熹宗
背文數種
五

洪武通寶
當三
同上
背文同前
二

咸豐元寶
當百
清文宗
背有滿文
六

咸豐重寶
當五十
同上
背文同前
七

同治重寶
當十
清穆宗
背有滿文
八

咸豐重寶
當十
同上
背文同前
八

光緒重寶
當十
清今帝
背有滿文
七

安南國錢

太平興寶背丁
丁先主部領
太平年間
太平元年即宋開寶元年
三

大治通寶
陳裕宗暭
大治年間
大治元年即元至正十八年
三

紹平通寶
黎太宗龍
紹平年間
八

天福鎮寶背黎
黎先主桓
天福年間
天福元年即宋太平興國五年
四

順天元寶
黎太祖利
順天年間
順天元年即明宣德三年
六

大寶通寶
太宗龍
大寶年間
三

大和通寶　黎仁宗濬　大和年間　八

天興通寶　黎諒山王琮　天興元年　四

洪德通寶　聖宗灝　洪德年間　八

端慶通寶　黎威穆帝濬　端慶年間　三

延寧通寶　仁宗濬　延寧年間　七

光順通寶　黎聖宗灝　光順年間　七

景統通寶　黎憲宗鏳　景統年間　七

洪順通寶　黎襄翼帝瀅　洪順年間　八

明德通寶　東都莫登庸　明德年間　明德元年即明嘉靖六年　三

廣和通寶　東都莫福海　廣和年間　廣和元年即明嘉靖廿年　四

元和通寶　黎莊宗寧　元和年間　元和元年即明嘉靖十年　四

永盛通寶　黎熹宗維裕　永盛年間　永盛元年即清康熙十五年　五

大正通寶　東都莫方瀛　大正年間　大正元年即明嘉靖十年　五

平安通寶　益平安王　鄭松所鑄　明萬曆二十年黎世宗封松爲平安王　九

永壽通寶　黎神宗維祺　永壽年間　永壽元年即清順治十五年　八

景興通寶　黎顯宗維禑　景興年間　景興元年即清乾隆五年　九　八

景興巨寶　同上　八

景興重寶　同上　此他有永寶泉寶順寶略而不載　七

泰德通寶　廣南阮岳　泰德年間　其元年即清乾隆五十一年　七

景盛通寶　東京主阮弘瑞　景盛年間　其元年即清乾隆五十八年　九

景興大寶　同上　七

昭統通寶　黎末帝維祁　昭統元年　即清乾隆五十二年　八

光中通寶　東京主阮惠　光中年間　其元年即清乾隆五十三年　九

嘉隆通寶　有砂鑞錢　阮世祖映　嘉隆年間　其元年即清嘉慶七年　九

明命通寶　同上　阮二世主祉　明命年間　其元年即清嘉慶二十五年　九

嗣德通寶　同上　阮今帝弘任　嗣德年間　其元年即清道光二十八年　九

紹治通寶　同上　阮三世主弘時　紹治年間　其元年即清道光二十一年　七

朝鮮國錢

海東通寶　高麗肅宗　明孝王六年　當宋建中靖國元年　四　七

海東重寶　同上　四

一
三韓通寶
明孝王
同上

二

六
東國通寶
明孝王
同上

六

十
朝鮮通寶
太祖康獻王
明洪武年間鑄

九
常平通寶 折二
同上

五
三韓重寶
同上

六
東國重寶
同上

九
常平通寶 背文數種
肅宗元孝王
清康熙年間鑄

明治新撰泉譜第一集終

木邨嘉平刻

本集諸泉所藏家名面

本集ニ録スル諸錢ハ多數ノ中ニテ其文質最佳ナル者ヲ擇ヒ其ノ搨摸ヲ以テ刻セリ故ニ其錢ハ其氏ノ家藏ナリト云フヿヲ記シテ後ノ同好ニ示ス

和同開珍ハ松菊莊成島柳北萬年ハ探古樓柏木貨一郎神功ハ土州風山軒今井貞吉隆平ハ寶丹樓守田治兵衞富壽承和ハ探長年ハ月舍横山諶吉饒益貞觀ハ探寛平ハ養眞亭馬島杏雨延喜ハ探乾元ハ蘭谷中澤彦吉慶長ハ松元和ハ養寛永三品ハ千足軒鬼頭久吉寛永當四ハ岡田稻雄文久ハ寶仙臺箱館ハ松大世世高ハ鍾美堂宇都宮壽綱寶永天保琉球ノ四大錢ハ松

半兩ハ探五銖ハ浪華壽昌堂龜岡清谷横文五銖ハ温故堂塚本明毅大泉五十ハ松貨泉ハ探永安五銖ハ千常平五銖ハ鍾隋五銖ハ探開元乾元ハ鍾新開元ハ寶漢通ハ松周通通正天漢光天ハ鍾乾德ハ養咸康ハ鍾乾亨ハ寶大唐唐國ハ松唐國篆ハ寶開元眞篆ハ松宋通ヨリ景德迄十品ハ鍾祥符二品ハ松天禧ヨリ元祐迄二十五品ハ鍾皇宋眞篆ハ寶泉舍鷲田信詮紹聖眞篆ハ松紹聖通ト元符眞篆ハ鍾聖宋眞ハ松同篆ハ風崇寧ハ松大觀ハ鍾政和眞ハ寶泉同篆ハ松宣和四品建炎二品紹興ハ鍾淳煕ハ松同篆ハ養紹煕ハ鍾慶元ハ松嘉泰開禧嘉定ハ鍾大宋ハ蘭紹定端平ハ鍾嘉煕

ハ松淳祐皇宋ハ鍾開慶ハ松景定ヨリ咸雍迄ハ鍾大康元ハ松大康通大安ハ鍾壽昌ハ松乾統天慶元通ハ鍾天盛ハ養皇建ハ土州甘泉堂堀見馬之助光定ハ鍾正隆ハ寶大定至元ハ鍾至大ハ松至正ハ寶天佑ハ鍾龍鳳ハ寶天啓ヨリ永樂迄ハ鍾宣德ハ養弘治嘉靖ハ鍾隆慶ハ松萬曆ハ養泰昌ハ鍾天啓崇禎ハ松弘光ハ寶隆武永曆ハ鍾大明ハ温永昌ハ寶大順ハ風興朝ハ寶利用ハ鍾昭武ハ松洪化ハ鍾裕民ハ養天命滿文ハ寶天命ハ松順治ハ千康煕雍正ハ養乾隆嘉慶ハ松道光ハ温咸豐ハ松同治ハ鍾光緒ハ寶太平ハ松折二煕寧ハ鍾同篆ハ松元豐元祐紹聖ノ眞篆聖宋眞ハ鍾同

篆ハ寶政和眞篆ハ養宣和眞ハ如心齋畠山如心同篆建炎紹興ノ眞篆ハ鍾紹興通ハ寶乾道眞ハ鍾同篆ト淳煕ハ松紹煕ハ寶慶元ハ風嘉泰開禧嘉定ハ鍾紹定ハ風嘉煕淳祐ハ鍾皇宋ハ松景定ハ蘭咸淳ハ養至正ハ松大中洪武ハ鍾萬曆ハ甘蔗堂殿木定兵衞崇禎隆武永曆眞ハ鍾同篆ハ松利用ハ鍾裕民ハ養大錢崇寧通ハ松同重ハ寶大觀ハ風慶元ハ松嘉泰ハ養端平嘉煕ハ鍾泰和大元至正當十ハ寶至正當三ハ松大中當十ハ寶同當五ハ鍾同當三ト洪武二品ハ寶天啓ハ養咸豐三品ハ松同治ハ寶光緒ハ松太平ト天福ハ鍾大治ハ寶順天ヨリ延寧迄ハ鍾天興ハ養光順ヨリ明德

近ハ[鍾]大正ハ[寶]廣和平安元和ハ[鍾]永壽永盛景興眞篆ハ[風]同巨寶ハ[鍾]同大寶重寶ハ[風]昭統泰德ハ[温]光中ハ[松]景盛ハ[温]嘉隆銅鑄ハ[松]明命銅鑄ハ[温]紹治嗣德銅鑄ハ[松]海東三品ハ[鍾]三韓眞篆ハ[蘭]同重寶ハ[風]東國三品朝鮮常平二品ハ[鍾]

右ハ同好諸彦ノ公評ヲ以テ定メタル所ニシテ其事ニ於テ最モ盡カシ搨摸等ノ勞ニ任シタルハ鬼頭久吉ナリ、

柳北又識

成島柳北編

明治新撰泉譜

第二集

松菊莊藏版

序



柳北成島先生。以天縱之才。用力於古錢。有年于茲矣。嚮集錄古錢品目。曰明治新撰泉譜。今又輯第二集。夫周夏邈矣。半兩五銖。去古不遠。銜蓄純古淳厚之氣。是以其質剛堅。而字格適勁。猶有古之遺風焉。豈可不珍惜而愛玩乎。國朝　顯宗帝始鑄銀錢。然文字秤量。未定其制。至　元明朝。則置鑄錢司。更鑄銅錢。是為和銅開珎。時中古淳樸。是以其體製規模。莊重典雅。未必讓周夏矣。世漸降。治有隆

替。政有醇醨。金貨錢幣。從不免雜濫。此有識之士。所以觀於泉貨而論其世也。宋洪遵泉志。陳萊公歷代鐘官圖經。乾隆欽定錢錄。誇多鬭靡。識者猶憾其淺陋踈畧。如近時守野宗明中谷顧山。亦皆以古錢鑑識稱。然安知徵之史乘。以察其廢興隆替哉。此篇則取諸清張崇懿李佐賢之書。驗之文質。以別其眞僞。考之秤量。以折其錙銖。參之古今泉譜。以辨其良窳。視之和漢幣誌。以訂其異同。質之桐野先民之言。以論其輪郭肉好。審之

歷年親試目驗。以斷其色澤與神趣。博引旁證。考據精確。烏呼。是先生錢癖之所以獨擅其長也歟。近年鑑古考證之學大啓。周鼎秦璽。古器名品。識世觀風之具。陳列於各處。則古錢鑒賞之會。亦頗行于世矣。惟世人視之甚卑。以爲玩物雜珎之類。而不復置明於鎔鑄苦心之所在。古先聖王留心於此之旨荒矣。錢神之靈。豈有待於此篇耶。余於泉貨尤眊。雖然嘗誦歷代錢史之書。竊知其不可輕忽。故及徵其序。敢辨之卷首。

明治十七年十月

恕軒信夫粲撰




薮山〻大澥書




例言

一本集ニ載スル者ハ世ニ存スル所多カラサル諸錢ナリ其中僅々二三品ニ過キサル者有リ其階級ハ一集ト異ニシテ本集ノ第九第十ハ殆ト一集ノ第一第二ニ匹敵スル者ト知ル可シ

一開基勝寳建中通寳皇祐元寳應暦通寳貞祐通寳大朝通寳皇慶通寳延祐元寳天策府寳至正之寳唐國至大ノ折二錢泰和ノ當三唐國ノ當十等四十餘品ハ最モ希觀ノ者ナレハ古刀布ノ舶來希ナル者ト共ニ之ヲ三集ニ載セントス故ニ本集ニ收メス

一和同富壽長年延喜ノ若キハ一集ニ普通ノモノヲ

載セ本集ニハ初鑄ノモノヲ出タス大泉五十モ亦然リ饒益ノ初鑄ハ現存スル者甚罕ナルヲ以テ之ヲ三集ニ移ス

一和同開珎ハ和同開寳ト讀ムカタ正シカル可シ同ハ銅ノ略ナレハ珎モ亦寳ノ省文ナリト考フ開珍ト云フハ妥當ナラサル語ナリ此ニ記シテ博雅ニ質ス

一天正文祿ノ銀錢ハ座錢ニ非スト謂フ者アリ然レ𪜈華族木下氏ニ傳フル所ノ豐太閤賜與ノモノヲ觀レハ其ノ正用品タリシコト明白ナルヲ以テ此ニ附載ス銅錢ニ至テハ座錢ト定メ難キカ故ニ除

ク

一齊法貨ハ貴重ノ物ナリ且ツ眞贋ノ至テ覩易キ者ナルニ我邦ノ先輩往々之ヲ忽セニ為セリ近年支那ヨリ舶送スル者數枚皆愛玩ス可キモノナリ明刀ハ古來舶來最罕ナリシカ頃年多ク同好ノ手ニ落ツ故ニ兩刀ヲ本集ニ載ス

一古布ノ種類甚多シ中ニ周以前ノ物ト覺シキ者モ有リ此ニ載スル安陽宅陽ノ二布ハ春秋列國時代ノ通貨ナリ其製作決シテ後世ノ摸擬シ得ル能ハサル所有リ此二布舶來セシ列國布ノ中ニ於テ最モ多キヲ以テ此ニ收ム

一周ノ寳六貨ハ孔方ノ原始ニシテ藏泉家ノ最モ愛重ス可キモノナリ此錢明治十三年二月支那蘇州ノ張聘棠遺愛ノ古錢數百品ノ中ニ在テ横濱ニ舶送セリ余囊ヲ傾ケテ之ヲ購フ其後杭州府城河ノ中ヨリ堀出セシモノ數品神戸ニ來タル字體二様有リ皆愛賞ス可キモノナリ此錢ノ文字ニ就テ異説ヲ唱フル者有レト其錢貨秦ノ半兩ニ類シテ更ニ古雅ナルヲ見レハ景王ノ錢タル疑無シ且古今錢略古泉匯金石索諸書皆斷シテ周景ノ錢ト為ス其說據ル可キナリ寳四貨モ亦六貨ト同時ニ造ルモノタルコト疑無シ

一垣字錢ハ古人ノ考證一様ナラス今姑ク李佐賢ノ說ニ據テ魏國垣ノ地鑄ル所ト為ス今其錢質ニ就テ考フルニ垣字錢ハ寶六貨ヨリモ時代舊キ様ニ思ハル疑フラクハ周初ノ物ナラン史譜ノ徵ス可キモノ無キヲ憾ミトス

一秦ノ半兩ト漢ノ八銖半兩トハ其秤量ヲ以テ區別ス可シ今姑ク重一錢八分以上ノモノヲ秦錢ト定メ一錢二分以上ノモノヲ八銖ト為ス餘ハ皆四銖半兩ナリ然レ𪜈水火ノ難ニ遭ヒ其肉剥蝕シテ大ニ秤量ヲ減スル者有リ又當時民間ノ私鑄ト思ハル、者モ有リ其秤量足ラサルモ其錢質篆體ニ就テ秦錢或ハ八銖ト認ム可キ者鮮カラス是レ亦注意ス可シ

一明刀舊譜明月ト稱セシ者ト一刀ノ二錢ハ李佐賢ノ說ニ據テ周秦ノ交ニ鑄造セシモノト記スレト余ハ秦末漢初ノ物ナラント臆測ス亦徵ス可キノ書無キヲ憾ム

一楡莢半兩ハ大小軽重一ナラスシテ重一分ヨリ四分ニ至ル今最軽小ナルモノヲ載ス

一絜刀ハ柄有ル者ト無キ者ト二種有リ古錢匯共ニ載録ス其背ノ製作ハ大泉五十初鑄ノモノト毫モ異ナラス實ニ疑フ可カラサルモノナリ

一大泉五十ハ重十二銖秦ノ半兩ト同シケレハ一錢八分以上ノモノヲ初鑄ト定ム蓋シ二三十枚中一ヲ獲難シ

一後漢ノ五銖ハ其製作酷タ大泉五十ニ似タリ是ヲ以テ識別スルヲ要ス

一後漢ノ四道ト梁ノ四道トハ篆體孔郭自カラ異ニシテ一目瞭然タリ後進ノ人錯雜スルコト勿レ

一太平百錢ハ古人史ノ記スル所ヲ誤解シテ梁錢ト為セリ今之ヲ改ム李氏ノ說モ亦梁錢ト為スヲ非トセリ且其後鑄薄小ナル者ハ其百ノ字大泉五百ノ百ノ字ニ逼肖ス東呉ノ錢タル疑ヒ無シ

一豐貨ハ支那ニモ多ク存セサル錢ト云フ此錢泉匯ニモ圖スル如ク字體二様有リ本集ニ載セシモノハ字體整肅ノ者ヲ撰ヘリ

一孝建四銖ハ大小二種有リ小ナル者却テ製作精妙ナルヲ覺フ決シテ民間ノ私鑄ニハ非ス去レト本集ニハ大様ノモノヲ載ス

一太和五銖ハ舶送猶希ナリ余ノ觀ル所僅カニ三品皆正錢ニシテ疑フ可キモノニ非ス

一永通萬國ハ薄小ノモノ多ク初鑄大様ノ者ハ少ナシ此錢及ヒ大泉五十大泉五百大泉當千ノ類ハ大錢ノ部ニ入ル可キ者ナレト古文錢ナル故舊譜ノ

例ニ遵ヒ大小錢ヲ區別セス

一小泉直一、直百、定平一百等モ古来我邦ニ舶来セサル者ナルカ頃年始メテ北京及ヒ上海ヨリ来タリシナリ支那交通ノ盛ニ開ケタルヨリ古錢愛玩ノ道モ亦一新シタリト謂フ可シ

一元豐通寶ノ隷書錢元符通寶ノ楷書錢聖宋元寶ノ隷書錢ハ一集ニ載セシ篆文草書ト併テ三體ヲ為ス者ナレハ特ニ之ヲ錄ス政和宣和大治朝鮮諸錢ノ若キモ亦同例ナリ

一乾道ノ小錢ハ希覯ノモノナリ折二錢ノ小樣ナル者ト混同スルコト勿レ

一開泰ハ遼錢ヲ此ニ載ス安南ノ開泰錢ハ最モ獲難キヲ以テ三集ニ讓ル

一西夏ノ蕃字錢ハ古泉匯ノ説洪遵ノ泉志ト暗ニ合セリ故ニ特ニ二種ヲ出タス

一永曆ノ折二錢ハ珎錢圖錄ニ背工ノ字有ル者ヲ載セタレト該錢ハ折二ニ非ス頃年支那舶送ノ折二錢二枚ヲ見ルニ隆武ノ折二ト毫モ異ナラス故ニ彼ヲ捨テ、此ヲ取ル舊譜ニ録スル順治ノ折二錢ハ折二ニハ非ス全ク杜撰ニ屬スルヲ以テ亦擯シ去ル

一開元大錢ハ明治十六年ノ冬、神戸ニ来タルモノナ

リ製作文字疑フ可キモノニ非ス此錢曩キニ舶来シテ土州ニモ在リト云フ余ハ未タ之ヲ見ス

一得壹元寶ハ贋品頗ル多シ此錢ハ余カ北京ヨリ獲タル所ニテ順天當百ト毫モ異ナラス一種細縁ノモノ有リ尾州ヨリ出テ、今ハ寶丹樓ニ在リ是亦正シキモノニテ乾元重寶ニ相似タリ盖シ別鑪鑄ル所ナラン

一嘉定折十ハ東京ニ在ルモノ二品ノミ文字製作極メテ精妙ノモノナリ真贋ハ一目シテ觀易シ

一崇禎ハ數品有レト背工ノ字有ル者字體最モ佳ナリ故ニ此ニ載ス

一永曆壹分ハ一種大樣ノ者有リ想フニ別鑪ノ鑄ル所ナラン今舊譜ノ撰ニ從フ

一天聰通寶ハ古今錢略ニ據テ清太宗ノ錢タルヲ知ル此錢舶送猶罕ナリ

一道光當十ハ阿克蘇ノ別鑪ニ鑄ルモノ背ニ滿文ニテ阿克蘇ト書ス此説亦錢略ニ據ル

一咸豐當五ハ背ニ寶泉ノ滿文有ルモノヲ見ス皆寶源ナリ寶泉局ニテハ鑄サリシナラン

一咸豐重寶一百ハ元寶ノ當百ト異ニシテ舶送甚タ罕ナリ其秤量ノ重キカ故ニ暫時ニテ鑄造ヲ廢セシナル可シ此ニ載スル者ハ愛[illegible]堂ノ舊藏ニシテ

背ニ寶福ノ滿文有リ想フニ一百八福建ノ地ノミ
ニテ鑄タルモノナラン
一安南ノ元豐大定嘉泰ハ宋金ノ元豐嘉泰大定ト文
質共ニ異ナリ混淆ス可カラス
一保泰通寶景興正寶等ハ獲難キ者ニ非ス一集ニ洩
レタルヲ以テ本集ニ載セシナリ常平當百當五亦
同シ
一海東ノ對讀三韓東國ノ循讀ハ一集ノ錢ト書法全
ク異ナル故慶曆錢ノ例ニ遵ヒ此ニ収ム
一朝鮮ノ八分書錢ハ康獻王ノ錢ニ非スシテ明末清
初ニ造リシモノカト思ハル然レ圧徴ス可キ者無

キヲ以テ姑ク舊説ニ従フ
一常平當百ハ元孝王ノ鑄ル所ト記スレ圧其錢質ニ
就テ考フレハ小錢ノ新鑄ナル者ト同シ近年出鑪
ノモノナル可シ
一本集ニ於テ舊譜ヲ改削スル者鮮ナカラス皆諸書
ニ徴シ識者ニ詢リテ裁定シタリ余ノ一家言ト思
フ可カラス其階級ノ若キハ支那ト往来頻々ナレ
ハ今日希少ナル者モ他日舶来多ク品位ノ下タル
ヿ有ル可シ後ノ君子余カ志ヲ繼キ隨時斯譜ヲ改
刪増補スル有ラハ幸甚
一第一集ニ元ノ至元通寶ヲ舊譜ニ従テ世祖ノ錢ト

記セリ爾後其文質ニ就テ熟考スルニ該錢ハ世祖
ノ錢ニ非スシテ順帝ノ至元年間ニ鑄ル所ナリ古
泉匯ノ説従フ可シ因テ茲ニ正誤ス蒙古文折二錢
ハ世祖ノ錢カト思フ所有レトモ亦姑ク泉匯ニ左
祖ス
一斯集ニ載スル所ノ和同錢ヲ始メ齊刀明刀安陽宅
陽二布半兩諸種其他歴代錢外國錢トモ皆字體數
㨾有テ一ナラサル者多シ愛泉家初學ノ輩ハ往々
圖譜ニ拘泥シ爭テ其字體ノ泉譜ニ符合スルモノ
ヲ求ム是レ當ニ然ル可キノヿナリ然レ圧一集ノ
錢スラ一々譜ニ合フ者ヲ獲ルハ難シ況ヤ二集ニ

於テヲヤ若シ其錢質ニシテ正シクハ何ソ字畫ノ
差異背文ノ殊別ヲ問フヲ須ヒン請フ斯集ノ圖形
ニ拘泥シテ好古ノ真旨ヲ失フコト勿レ

明治十七年二月

松菊莊主人識

明治新撰泉譜第二集

成島柳北編

皇國錢

七

和銅開珎銀錢
元明天皇
和銅元年



六

和銅開珎銅錢初鑄
同上
世稱古和同者字體數種



五

富壽神寶初鑄
嵯峨天皇
弘仁九年



六

承和昌寶初鑄
仁明天皇
承和二年



五

長年大寶初鑄
仁明天皇
嘉祥元年



七

延喜通寶初鑄
醍醐天皇
延喜七年



十

天正通寶銀錢
後陽成天皇
天正年間



八

文祿通寶銀錢
同帝
文祿年間



支那國古刀布

刀布即上世通貨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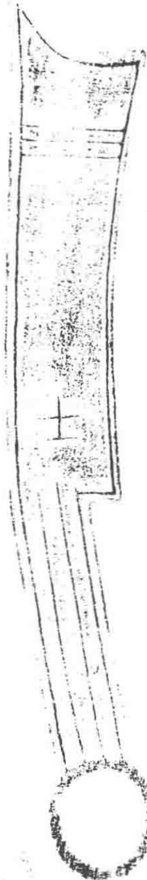
齊法貨

齊國太公以来所用文曰齊法貨古人讀做齊吉貨及齊太公貨皆誤此布文字有肥瘠二樣



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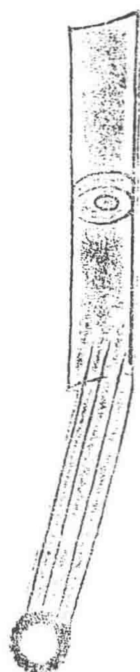
文字數樣此刀背文士字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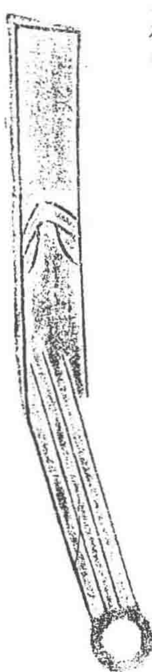
明刀

趙國新明邑所鑄刀文即明字舊譜為莒刀其說不可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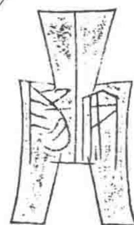
背

文字數樣此刀背文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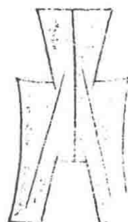


七

安陽布　此布字體數㨾不一　周末列國之時秦國安陽所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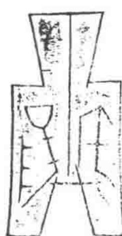


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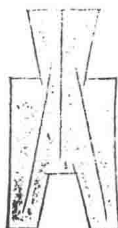


五

宅陽布　此布字體同前　列國之時韓國宅陽所鑄



背



支那國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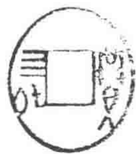
五

寶六貨　以一當小錢之六枚　周景王二十一年



四

寶四貨　以一當四　同上



五

垣字錢　周代魏地所鑄



八

桼半兩　重一錢八分以上者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



五

明刀　舊讀做明月者　趙國新明邑通貨　蓋周秦之際所造



六

一刀　古泉匯云此一枚可直明刀一枚也　同上



四

楡莢半兩　漢高帝時民間所鑄



八

八銖半兩　重一錢二分以上者　漢高后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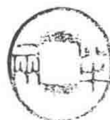
五

三銖　漢武帝建元元年



九

有郭半兩　武帝建元五年



三

栔刀五百　按史栔作契者誤　新王莽居攝二年　一當五百錢



三

栔刀　同上



八

大泉五十　初鑄重一錢八分以上者　新王莽居攝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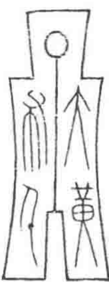
八

小泉直一　王莽始建國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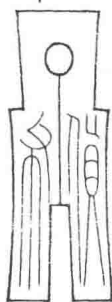
六

大布横千　王莽始建國二年



十

貨布　王莽天鳳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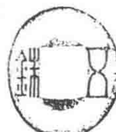
八

布泉　王莽蓋始建國二年所鑄



八

後漢五銖　製作極似大泉五十　光武帝建元十六年



八

後漢四道五銖　靈帝中平三年





七　直百五銖　蜀漢昭烈帝入蜀之初鑄　即後漢獻帝建安十九年

四　傳形五銖　昭烈帝　世稱蜀錢

六　大泉當千　吳大帝赤烏元年

四　定平一百　孫亮鑄　為梁錢者誤

三　直百　同上

七　大泉五百　吳大帝孫權嘉禾五年

六　太平百錢　吳主孫亮太平元年　此錢有極薄小者

五　沈郎五銖　晉明帝太寧年間吳興沈充鑄

三　豐貨　後趙主石勒

七　孝建四銖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　此錢有小樣者

四　内郭五銖　梁武帝天監元年

五　鐵鑄四道五銖　武帝普通四年

五　四銖　宋文帝元嘉七年

四　孝建　同上　無四銖字

九　公式女錢　武帝

八　梁四道五銖　武帝　與後漢四道異

十　稚泉五銖　梁代民間所造

七　太貨六銖　陳宣帝大建十一年

四　北魏五銖　北魏宣武帝永平三年　交股直筆者

五　永安四道錢　東魏孝静帝興和三年高澄鑄

四　五朱　同上三吳屬縣行之

三　太和五銖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　古泉匯云和字有增筆

四　永安土字錢　北魏孝莊帝永安年間鑄於徐州或云梁州

七　布泉　北周武帝保定元年

八　五行大布　武帝建德三年

九　白錢五銖　隋文帝開皇元年

八　乾封泉寶　唐高宗乾封元年

五　天福元寶　後晋高祖天福三年　有小字者

五　永通萬國　北周宣帝大象元年

八　置樣五銖　文帝開皇三年

五　大曆元寶　唐代宗大曆四年

三　永平元寶　前蜀王建永平年間

七 廣政通寶 後蜀孟昶 廣政十八年

十 元豐通寶 宋神宗 元豐年間

一 聖宋元寶 宋徽宗 建中靖國元年

九 重和通寶 徽宗 重和元年

七

四 乾亨通寶 南漢劉龑 乾亨年間

五 元符通寶 宋哲宗 元符年間

八 政和通寶 徽宗 政和年間

九 宣和通寶 背陜 徽宗 宣和年間

三 靖康通寶 宋欽宗 靖康二年

二

一 乾道元寶 南宋孝宗 乾道元年

二 天贊通寶 遼太祖 天贊年間

三 重熙通寶 遼興宗 重熙年間

七 紹興元寶 南宋高宗 紹興元年

七

五 淳祐通寶 南宋理宗 淳祐年間

三 開泰元寶 遼聖宗 開泰年間

三 阜昌元寶 齊劉豫 阜昌年間

三

八 西夏蕃字錢 西夏開國之初所鑄 據古泉匯

七

四 泰和通寶 金章宗 泰和四年

五 大德通寶 成宗 大德年間

十 弘光通寶 背鳳 明安宗弘光元年 馬士英鑄於鳳陽

四 乾祐元寶 鐵鑄者居多 西夏仁宗李仁孝 乾祐年間

四 元貞通寶 元成宗 元貞年間

三 至治通寶 元英宗 至治年間

六 昭武通寶 周吳三桂 昭武年間

八 太平聖寶 背天國 太平主洪秀全 清咸豐年間鑄

支那 折二錢

十 元符通寶 宋哲宗

十

三 靖康元寶 宋欽宗

八 皇帝通寶 背文數種 同上

四 大觀通寶 宋徽宗

七 隆興元寶 南宋孝宗 隆興元年

六

九 淳熙元寶 孝宗

九 開慶通寶 理宗

三 至元通寶 蒙古文 元順帝 至元年間

四 龍鳳通寶 宋韓林兒

十 大宋元寶 南宋理宗

三 泰和通寶 金章宗

四 天佑通寶 背貳 周張士誠

七 天定通寶 天完徐壽輝

九 大義通寶 漢陳友諒

五 弘光通寶 背貳 明安宗

支那大錢

五 天啓通寶 背有圓點 明熹宗

三 永曆通寶 明桂王

九 乾元重寶 當十 唐肅宗 乾元元年

一 開元通寶 當十 唐德宗 建中元年

六 乾元重寶 當五十 肅宗 乾元二年 背為重輪

二 得壹元寶 當百 燕史思明

五 順天元寶 當百 史思明 順天元年

六 慶曆重寶 俗讀同上 同上

十 慶曆重寶 當十後為當三 宋仁宗 慶曆五年

六 大觀通寶 當三 宋徽宗

六
紹興通寶 當三
南宋高宗
紹興廿三年

六
淳祐通寶 當百
南宋理宗
淳祐九年
背文當百

二
嘉定元寶 當十
南宋寧宗
背文折十

四
天佑通寶 當五
周張士誠
背文五

七
天佑通寶 當三
同上
背文参

六
天定通寶 當二
天完徐壽輝

三
龍鳳通寶 當三
宋韓林兒

六
大義通寶 當三
漢陳友諒

九
洪武通寶 當五
明太祖
背文數種

七
永曆通寶 當十
明桂王
背文壹分
此錢有一種大樣者

八
崇禎通寶 當五
明毅宗
背文數種

八
永曆通寶 當五
桂王
背文五厘

八
永昌通寶 當五
順李自成

七
興朝通寶 當五
孫可望
背文五厘

八
興朝通寶 當十
滇孫可望
背文壹分

七
利用通寶 當十
周吳三桂
背文壹分
又一分

六

利用通寶 當五
吳三桂
背文五厘



七

昭武通寶 當十
吳三桂
背文壹分



六

裕民通寶 當十
閩耿精忠
背文壹錢又加浙字者共二種



三

天聰通寶 當十 滿文
清太宗
天聰年間
背文譯 十、一兩



明治泉譜二集　十三

三

道光通寶 當十
清宣宗
道光八年鑄於
阿克蘇之地
背文八年、十



十

咸豐重寶 當五
清文宗
背文當五



三

咸豐重寶 當百
文宗鑄於
福建之地
古来正用錢之重
大者以此錢為最
背文一百左右有
滿文寶福二字



安南國錢

二

順天大寶 背月
李太祖公蘊
順天年間
元年當宋大中祥符二年



三

元豐通寶
陳太宗煚
元豐年間
元年當南宋淳祐九年



三

紹豐元寶
陳裕宗暭
紹豐年間
元年當元至正二年



九

紹豐通寶
同上



五

大治元寶
裕宗暭
大治年間



五

六

大治通寶
同上



明治泉譜二集　十四

一

大定元寶
陳廢主日禮
大定元年
大定元年當明洪武二年



十

大定通寶
同上



七

光紹通寶
黎昭宗椅
光紹年間



八

永定通寶
莫福源
永定年間
永定元年當明嘉靖二十六年



十

嘉泰通寶
黎世宗維潭
嘉泰年間
嘉泰元年當明萬暦八年



十

保泰通寶
黎裕宗維祹
裕宗清康熙四十五年立



九

景興正寶
黎獻宗維禕
景興年間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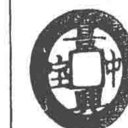
景興至寶
同上



八
景興內寶
同上



四
景興中寶
同上



五
光中大寶
阮惠
光中年間



朝鮮國錢

六
海東通寶
高麗肅宗
明孝王六年



三
三韓重寶
明孝王
同上



九
東國重寶
明孝王
同上



六
朝鮮通寶
太祖康獻王
明洪武年間鑄



九
常平通寶　當百
肅宗元孝王
清康熙年間鑄
背文當百



十
常平通寶　當五
今王
我明治十六年鑄
背文當五



明治新撰泉譜第二集　終

第二集諸泉所藏家名氏
和同銀錢ハ寶丹樓守田治兵衛銅錢ハ松菊莊成島柳
北富壽承和長年三品ハ探古樓柏木貨一郎延喜ハ寶
天正ハ蘭谷中澤彦吉文祿ハ松齊法貨ハ鍾美堂宇都
宮壽綱明刀ハ蘭安陽布ハ養真亭馬島杏雨宅陽布寶
六貨二品ハ松寶四貨ハ温故堂塚本寧海垣字錢ハ蘭
秦半兩ハ千足軒鬼頭泉造明刀一刀楡莢八銖三銖有
郭半兩ノ六品ハ松絜刀五百ハ伊豆振海堂蛭海與一
絜刀ハ温大泉五十ハ松小泉直一ハ土州風山軒今井
貞吉大布横千ハ西京冨泉堂小倉佐吉貨布ハ探布泉
ハ養後漢五銖ハ探四道五銖ハ壷白齋子安峻直百五

銖ハ松直百ハ温傳形五銖ハ寶大泉五百ハ松大泉當
千ハ蘭太平百錢ハ温定平一百ハ松沈郎五銖ハ恭齋
松平忠禮豐貨ハ松四銖ハ寶孝建四銖ハ蘭孝建ハ土
州松旭園今村鶯内郭五銖ハ風公式女錢ハ寶鐵錢四
道ハ松梁四道ハ寶泉舍鷲田信詮稚泉五銖ハ蘭五朱
ハ松太貨六銖ハ越後如水軒長谷川九重郎大和五銖
ハ松北魏五銖ハ寶永安土字錢ハ松永安四道ハ寶布
泉ハ温五行大布ハ松永通萬國ハ養白錢五銖ハ温置
様五銖ハ松乾封ハ土州甘泉堂堀見馬之助大曆ハ寶
天福ハ伊勢十金堂長良常吉永平廣政乾亨ハ多氣志
樓松浦北海元豐ハ養元符聖宋政和三品ハ松重和真

篆ハ鍾宣和ハ養靖康真篆ハ風紹興ハ鍾同篆ト乾道
ハ松淳祐天贊二品ハ寶開泰ハ浪華壽昌堂龜岡清谷
重熙ハ蘭阜昌ハ寶同篆ハ松蕃字錢甲ハ松乙ハ寶乾
祐ハ松泰和ハ伊勢不朽菴辻彦作元貞ハ寶泉大德ハ
蘭至治ハ寶弘光ハ掬翠堂鈴木慧淳昭武ハ寶泉太平
ト皇帝ハ松元符折二真篆ハ鍾大觀靖康二品ハ松隆
興ハ甘同篆ハ浪華淳風堂成田善兵衛淳熙ハ養大宋
ハ寶開慶ハ蘭泰和至元二品ハ松天佑ハ蘭龍鳳ハ松
天定ハ養大義ハ鍾天啓ハ松弘光ハ富永曆ハ松乾元
當十ハ蘭同當五十ハ伊勢養源舍芝原七右衛門開元
得壹二品ハ松順天ハ寶慶曆ハ寶泉同循讀ハ翠處喜

谷市郎右衛門大觀ハ温紹興嘉定二品ハ松淳祐ハ寶
天佑ハ松同當三ハ温龍鳳ハ養天定ハ松大義ハ掬洪
武ハ鍾崇禎ハ松永曆ハ養同五厘ハ紹治堂林静男永
昌ハ恭興朝ハ鍾同五厘ハ松利用ハ風同五厘ハ養昭
武ハ如裕民ハ鍾天聰ハ松道光ハ越前聽泉亭小川孫
三郎咸豐當五同一百ハ松順天大寶ハ養元豐ト紹豐
二品トハ松大治元寶ハ甘同草書ハ養大治通寶ト大
定二品トハ松光紹ハ養永定ハ風嘉泰ハ温保泰ハ松
景興正寶至寶内寶中寶四品ト光中ハ風海東ハ養三
韓ハ風東國ハ温朝鮮ハ松常平當百ハ蘭同當五ハ聽
孝堂正木七郎

以上百六十七品馬島杏雨鷲田信詮諸子ト謀リ務メテ原品ノ精良ナルモノヲ選ヘリ然レ氏第一集ト異ニシテ其數多カラサレハ完全遺憾無シト謂フ可カラス後人其レ之ヲ諒セヨ

柳北又識

序 

成島柳北編明治新選泉譜初集、二集、挂續刊行。而柳北物故矣。左風山軒令井君、與東京寶丹樓守田氏謀、校刻其遺稿第三集、將以傳世。來索余序。顧柳北風流泉癖、稱又長於鑑識。所判凡數百種、辨其真僞、覈其同異、首舉本邦、然後及支那朝鮮安南、以破孔方圖經之陋。且往往出其新得、不獨善鑑古錢、亦善鑑國家體面矣。而二子同其好、相與任將伯之勞、俾故人遺書顯著於後世、可謂美舉哉。抑貨泉得失、徵乎世運汙隆。世之汙隆、視諸泉之得失。是識者之所論。風山曾著古泉大全三十八卷。又諸稗。客歲余到土左、風山携其書來示。披閱論議、竟夜弗倦。嘗商古權今之際、聽其有足啓發人者。蓋風山與柳北、角立東西、稱為泉家兩雄。其著書並行、益世甚大。予併識之、以諗讀斯編者。

明治二十二年十一月

成齋重野繹書





例言

一本集ハ柳北成島翁ノ遺稿ニシテ翁カ遺愛ノ泉貨ト共ニ愚カ受ケ續シヨリ同好諸士ノ爲メニ其上木ヲ促サル、茲ニ年アリ今度風山軒今井氏ノ漫遊ヲ待チ相議リテ若干ノ修正ヲ加ヘ原稿百品ノ内不穩ノモノ四品ヲ刪リ別ニ百五拾六品ヲ加ヘ合計二百五拾二品トシ聊カ翁カ素志ニ報ントス愚素ヨリ淺學殊ニ掛漏紕繆ノ多カランヿヲ恐ル博雅君子宜シク訂正アラバ幸甚

一本集ニハ最希觀ノ者ヲ載ス故其第一級ニ居ル者ハ現存一品二三モ亦從テ二三品ニ過キサルナリ但刀布ノ如キハ姑ク現在ノ數ニ由ルト雖モ他日舶來スルアラハ隨時其階級ヲ改ムヘシ宋朝鐵錢ト安南新錢トハ假令一品モノト雖モ

泉集例言　一

六級ヲ最上トシ舊譜所謂尊卑ヲ酌量シテ逐次階ヲ降スモノアリ凡テ二集ニ比スレハ同位ト雖モ勝ルヿ各一等ト見テ可ナリ又同種異樣ノモノニシテ二集ニ漏レタルモノハ更ニ此集ニ載スルヲ以テ獨リ十級ハ必ズシモ奇觀ノモノトセス故ニ十字ノ肩ニ圓圈ヲ副フ

一上古銀錢及ヒ銅錢ハ今存スル者各三品ニ過キス未タ其鑄造ノ年代ヲ詳カニセスト雖モ姑ク先輩ノ說ニ從ヒ和銅以前ノ通貨トス

一和銅錢古來別子和銅ト稱スル者三樣アリ共ニ初鑄ニ屬スヘシ其大字ナル者奇品圖録（以下奇品ノ二字ヲ省ク）載スル所一品ナリシモ近ク大和國ヨリ出テ二品トナリ中字小字モ古ク丹波國北ノ莊村出土ニ係ル今見ル所各二品圖録ニ文字稍小ナル者ヲ載ス茲ニ大字中字ノ二品ヲ併セ載スル所以ハ大字ハ圖録ノ原品中字ハ始メ丹波國ニテ掘出セシトキ其最モ精好ナル者ニシテ丁抹國人「ブランセン」氏ノ日本泉譜即チ〔COINS OF JAPAN〕ニ此正摹ヲ出シテ歐洲各國ニ頒布セルニ因ルナリ

一萬年錢年字橫點ノ者輪ノ廣狹三樣アリテ其最廣ナルモノヲ濶緣ト云泉彙載スル所先輩ノ愛玩スル所ナレモ近ク武州鷄冠井出土ノモノ文字鮮明ナルヲ以テ之ヲ録ス

一開基勝寶ハ南都西大寺ヨリ御庫ニ獻スルモノニシテ其他ニ在ルモノハ後人ノ贋造ト此品ノ摸造トノミナリ

一太平元寶ハ近ク大阪ヨリ出ルモノ一品ナリ別ニ大字ノモノアリ寬政ノ頃ヨリ先輩賞玩スルモノニシテ古澤アリ故ニ備考品中ニ掲ク

泉集例言　二

一神功錢寶字殊ニ長キ者圖録ノ原品今猶存シ近ク世壽軒ノ得ル者ト二品ヲ見ル又功字ノ傍ラカニ作ルモノアリカニ長短ノ別アリ其短キヲ緺カト云フ就中濶緣緺カノモノハ最モ稀レナリ泉彙載スル所背甲文アリト云フ今此品ノ所在ヲ知ラス故ニ甲文ナキ者ヲ録ス

一隆平錢永字二水ニ作ルモノ古來大字小字ノ二樣アリテ小字ノ者大字ヨリ得難シ近ク山城國伏見ヨリ出テシ者ハ特ニ大槻ニシテ圖録載スル所ノ兩品ニ卓越ス又別ニ永字ノ第二畫延長スル者俗ニ長頭永ト名ツク今見ル所四五品ニ過キスト云故ニ併セ録ス

一富壽錢大樣ニシテ壽字ノ竪畫長ク貫クモノ亦初鑄ニ屬ス

二集所載大字ノ者ヨリ稍得難シ今見ル所約十品ナレ圧近ク琵琶湖水中ヨリ出テ松堂ノ藏トナル者ヲ最美トス又圖録廣穿冨壽ヲ載ス原品風山軒ニアリ又一品近ク滋賀近傍山中ヨリ出テ松堂ノ藏トナル是ハ原品ヲ勝レリトシ彼レハ新出ヲ勝レリトシ併セテ之ヲ録ス尚廣穿ニシテ壽寶ノ二字特ニ長ク神字ノ偏ネニ作ルモノ俗ニ示廣穿ト呼フ亦月舍ノ一品モノナリ

一　長年錢初鑄ノモノ圖録大様大字ノ二種ニ別チ二集ニハ大様一品ヲ揭ク大字ノモノハ今見ル所殆ント十品ニ過ク然レ圧字文多クハ異様ヲ為シ之ヲ細別スル片ハ或ハ一品モノトナリ其多キモ二三品ニ過キザルベシ而シテ圖録所載ノ原品ハ今香木舍ノ所藏ニ似タリ故ニ大字中最モ文字ノ

肥大ナルモノト併セ録ス

一　饒益錢大字ノモノハ現存三品ニ過キスト云フ今録スル所ノ者舊譜皆此拓本ヲ用ユ又一品小字ニシテ神字益字ノ方ニ偏スルモノアリ俗ニ左神ト云フ亦三品ニ過キス故ニ併セ録ス

一　寛平錢數様アリ寛字皆克ニ作ル獨リ孔方圖鑑所載莧ニ作ル是レ愚藏一品ノミ又圖録載セテ延冠ト稱スルモノ寛字廾ニ作ル俗傳ヘテ菅公ノ書トス今見ル所二品ニ過キス故ニ併セ録ス

一　延喜錢大様ノモノ播州青壽堂ノ遺物ナリト云フ二集所載ニ比スレハ更ニ大様ニシテ文字モ全ク別ナリ故ニ録ス

一　乾元錢文字内郭ニ倚ルモノ數様アリ圖録ノ原品ハ今其所在ヲ知ラス只蘭谷ノ藏相似タルヲ以テ之ヲ録ス

一　乾坤錢ハ故寛永堂藏スル所字文明坦後醍醐帝建武元年ニ鑄ル者ニ似タルト云フ今此錢ノ所在ヲ知ラス幸ヒニ拓本一葉アリ備考ニ載ス近頃廣島ヨリ出テタルモノ西京ニアリト云フ未タ之ヲ見ス

一　延元錢ハ鉛製ニシテ文ヲ延元正寶ト曰フ近ク三河國花園山ノ出土延元三品猶文中正中等ノ錢アリト云南朝ノ始メ一時ノ策ニ出ルモノニ似タリ姑ク備考ニ置ク

一　長録錢故閲古堂藏スルモノ遷轉シテ月舍ニアリ又明治ノ初年愚カ義兄櫻香亭ノ擇リ出セシモノ全ク同範ニシテ製作正用品タル疑ヒナシ微ク大小ノ差アルヲ以テ兩品併セ録ス但史之ヲ缺クヲ憾トス

一　天正文禄ノ二品二集銀錢ヲ出ス今銅錢ヲ載ス共ニ銀錢ヨリ得難シ

一　慶長錢大様ノモノ今見ル所三品ニ過キス又一種小字ノモノ絶少故ニ併セ録ス

一　元和ハ背數字アリ共ニ錢母ニ似タリ大ハ背九小ハ六ノモノヲ録ス

一　慶安通寶其正シキモノ銅銀各一品ヲ見ル製作正用品ニ似タリ銅鑄ハ月舍銀鑄ハ風山軒ニアリ兩品形状字文毫釐ヲ差ヘス銀鑄ノ方稍明晰ナルヲ以テ其摹ヲ刻ス

一　享保錢金銀銅三種アリ銅ハ金銀錢ノ錢母ニ似タリ金銀錢ハ字文多ク暗漫ナルヲ以テ銅錢ヲ圖ス

一　寛永錢藤原貞幹泉譜ニ十三年開鑄ノ前ニ鑄ルト云フモノ四

種今人目スル所太平手元和手永樂手共ニ宋明輸入錢ノ文字ニ傚フ獨リ大寶ト目スルモノ書體據ル所ナシ十三年開鑄ノモノ妹尾柳齋泉譜大字ト目スモ亦得易カラス五品ヲ録シテ開鑄前後ノ別ヲ明カニス

一乘馬貨舊譜載セテ貢貨トスルモノ管子所謂乘馬金ニシテ大小數品アリ故柳北翁所藏一枚アリ謂ク此布上部殘缺頃年清客所齎乘充乘正諸布太半贋造而中有摸此布更補其上部者據之此布在彼為有名珍貨可知也ト然モ現今同好者ノ說ニ由ルニ此布亦摸造ニシテ原物ニ非ラサルカ如シ故ニ此ニ圖ヲ缺ク

一安邑布以下列國紀地布圓首尖足方足等ノ別ヲ以テ稍鼓鑄ノ前後ヲ察スル所アリ然レモ地名ハ春秋以前ヨリ今ニ至テ變更セザルモノモアリテ確ト時代ヲ知ルニ由ナキナリ特リ篆體ノ見ルヘキアルモ列國悉ク各地ノ製字ヲ用ヰテ周籀文ニ據ラス且鼓鑄ノ時ニ當テ一定ノ範母ヲ造ラス布ノ全形ヲ土型ニ掐シ毎型文字又紀號ヲ彫リ成シタルモノニ似テ毎布悉ク篆畫及其位置ヲ異ニシ竟ニ同範ニ出ツルモノ有ルヲ見ス又往々左リ文字ヲ為スモノ多キ等ヲ以テ察スルニ足ルヘシ果シテ此ノ如クナラハ悉ク文官學士ノ書ニ非ラスシテ工人ノ彫リ成スモノナレハ亦時代ヲ論スルノ標準ト為シ難シ斯ル煩雜ナル篆法ナルヲ以テ古來贋造家愈々奇觀ヲ巧ミ玉石混淆ノ今日ニ至リ加フルニ支那弄泉家ノ古篆ヲ審ニセスシテ各自家ノ藏品ヲ誇ランカ為メニ誣會ノ解釋セルモノ少ナカラス鄗生焉ソ之ヲ訂スヿヲ得ンヤ姑ク翁ノ遺稿ニ據リ其正品トスヘキモノヲ列スルノミ

一空首布ハ其鑄造ノ時代ヲ知リ得ルヿ難シト雖モ列國布ヨリハ逈カニ古キモノト思考ス是亦使用セル年代ノ長キヲ以テ其中ニモ最古ノモノハ古色驚クニ堪ヘタルモノアリ

一齊刀ハ古泉匯ニ齊法化ト釋シ齊法ノ間ニ他ノ三字ヲ加フルモノヲ齊建邦就法化ト釋シ以テ初鑄ト為ス柳北翁之ニ雷同セリ蓋シ此種古泉匯ニ十數品ヲ載スルニ毎刀悉ク篆體ヲ異ニセリ若初就ノ一時ニシテ如此篆體ノ變アリトセハ殆ント篆ノ體タル一定ノ體畫ナキカ如キニ至ル據テ考フルニ當時九府ノ政ヲ行フヲ以テ此三字必スシモ建邦就ノ字ニ非スシテ始終ニ通シ唯近代明以來ノ錢背ニ戸工ノ字ヲ用ユルカ如キ其發行セル官廳ヲ區別スル為メノ文字ナラント風山翁ノ說アリ今壽昌堂所藏モ亦泉匯ノ圖ト大ヒニ篆體ヲ異ニシ且ツ背ニ吉字アリテ背ノ形チ通常三字ノ者ト頗ル相似タルヲ以テ面文ハ後人漆ニテ補充セル者ナランド疑フ說アリト雖モ此品製作古澤ノ佳ナル衆刀ニ卓越シ其全體ハ正シク齊刀ノ初年ニ出ツル者ト見ユルヲ以テ此ニ掲ク

一即墨安陽ノ二刀ハ共ニ一品モノニシテ古色觀ツ可ク真物疑ヒナキヲ以テ之ヲ録ス

一甘丹伯化ノ二種ハ刀首圜ク趙明刀ハ斜方ニシテ腰ノ形チ方折圓折ノ二種アリ圓折ノモノハ方折ヨリ得難ク且ツ初鑄ニ似タリ山字以下ハ尖首ニ屬ス悉ク明治ノ近舶ニシテ

其品類千ヲ以テ算フト云フ千支或ハ數字ノ一ヲ欵スルモノハ同字異邦ノモノモ多カルヘシ故ニ化字八字ノ如キハ重復之ヲ録ス

一 寶貨ハ二集ニ賹字ノモノヲ載ス頃日文官學士ノ論究スル所ニヨレハ賹ハ益ニ从フ文字ニシテ寶字ノ據ルヘキナク又漢書景王鑄大錢文曰寶貨是寶貨ノ二字ハ大錢ニ銘シタルモノニシテ小品ニ寶貨ノ字アルヘカラス大錢亦寶貨ノ間タ四六等ノ字ヲ加フヘキ道理ナキヲ以テ此ニハ風山軒ノ所藏ヲ掲ケ富泉堂ノ賹化小品ハ形質趙明化圖録所謂明月錢ニ似タリト云ヘハ秦以前列國ノ者ナルヘシ姑ク備考品中ニ置テ以テ四方ノ君子ニ質ス

一 三銖ハ探古樓所藏圖録載スル者ニシテ近船ト異リ楡莢半

兩ノ大ヒナルモノニ類スルヲ以テ再ヒ之ヲ録ス

一 錯刀ハ贋物極メテ多シ今見ル所真物二三ニ過キス又錯刀契刀トモニ柄ヲ除去スルモノアリ稿本有之ト雖𪜈全ク同物ナルヲ以テ削ル

一 光武貨泉ハ建武範五銖ト製作無二ニシテ新王莽貨泉ト逈カニ異リ故ニ光武ニ掲ク今見ル所二品ニ過キス又近頃大樣貨泉ヲ舶スルアリ大小數品アリ肉厚ク甚シキハ厚サ一分ニ近シ而シテ中心特ニ厚ク後漢ノモノト為シ難シ故ニ備考ニ出ス

一 漢興顧烜ノ説ニ小篆文ト云フモノ今見ル所一品柳北翁之ヲ得テ最愛セリ支那國ニモ存スルヿ甚タ稀レナリト云フ古泉匯ニハ隷書ノ者ヲ載ス書體漢隷ニ適フト雖𪜈舊譜皆

小篆ヲ謂フ因テ以テ之ヲ充ツ

一 五金ハ古ク京攝ノ間ニ存スルモノ風山軒ノ藏ニ歸ス鐵鏽侵蝕シテ銅色ヲ審カニス可カラスト雖𪜈書體三國時代ノ正用品ニ似タリ然レ𪜈史之ヲ缺ク故ニ備考ニ收ム

一 太平百金ハ呉太平百錢ノ別鑪錢ナルベシ

一 四銖錢故多氣志樓遺愛ノモノ泉幣考彙之ヲ載ス文化年間圖録ヲ編スルトキ其編者ノ手ニ在リナガラ之ヲ漏ラセシハ最珍奇ニシテ稍定見ヲ難カルノ故乎今之ヲ撿スルニ面ノ上下星文有ルヲ削除シ去リ其痕幽カニ見ユルヲ以テ愈々奇ニ過クルヲ厭ヒケルニヤ而レ𪜈古泉匯之ヲ載セ以テ梁内郭五銖ノ兩柱五銖ニ於ケル如ク區別ヲ為ス故ニ更ニ之ヲ録ス而シテ不偏齋又愚藏ト凡テ三品齊シク星痕アリ必シ

モ除去スルニ非ラスシテ素ヨリ幽カナルモノ乎

一 當兩五銖ハ未タ證據アラスト雖𪜈漢錢ヨリ大ヒニシテ柳北翁ハ背孫權ノ大泉當千ニ似タリト謂テ劉宋ニ充ツルモ亦宜ナリ

一 孝建錢ハ舊譜皆薤葉篆トス二集小篆ノモノヲ圖スルヲ以テ此ニ薤葉篆ノ者ヲ收ム而レ𪜈小篆ノモノヨリ得易シ

一 四柱五銖ハ泉幣考遺所圖ノモノ今其所在ヲ知ラス探古樓ノ所藏ハ漢錢ニ似テ梁ト為シ難シ兩柱五銖ハ圖録所載ノモノ風山軒ニアリ又近頃出ツル所ノ三四品共ニ內郭正シカラス穿廣ク稍稚泉ニ類ス柳北翁ハ之ヲ稿本ニ載セタリ今四柱ト共ニ備考ニ録ス

一 五行大布永通萬國共ニ二集初鑄大樣ノモノヲ出ス永通錢

ノ如キハ周書ニ以レ一當レ十與二五行大布一並行トアレハ則チ十
當錢ニシテ小平錢ト別アルニ似タリ故ニ小様二品ヲ出ス
一天清豐樂圖録ニ厭勝品中ニ入ル古泉匯ニ背四道ヲ爲スモ
ノ魏ノ永安四道錢ニ類スルヲ以テ魏ノ豐樂二銖トス然レ
圧上下青清二字ヲ横書スルモノニシテ全ク二銖ノ篆文ニ
アラス稿本魏泉中ニ收ムト雖圧今備考ニ移シ入ル
一無文錢ハ往々土中ヨリ掘リ得ル者素ヨリ其時代ヲ證スル
ニ由無シト雖圧通シテ之レヲ論センニハ周ノ九府興テ以
來秦以前ノ小錢ニハ無文ノ者多カリシ之ヲ第一トシ漢董
卓壊五銖錢鑄無文小錢ト云フモノヲ第二トシ唐宋以來民
間ヨリ出ルモノヲ第三トシ又其後本邦ニ私鑄セシ泉貨鑑
所謂ビタ錢ニ屬スルモノヲ第四トス而シテ本邦土中ヨリ

出ツルモノ偶々無文錢ノミニシテ一モ唐宋ノ錢ヲ雜ヘサ
ルモノアリ近頃青森縣ニ出テ神田君ノ得ルモノ甚タ古質
ナリ又往々永樂錢ノ類ヲ雜ユルカ如キハビタ錢ニ屬スル
モノ多カルヘシ今青森縣弘前ト千葉縣船橋出土ノ者ト二
様ヲ備考ニ收ム
一大様開元ハ古ク拓本ニ傳フ今其所在ヲ知ラス近ク泉商王
老庵ニ出ツルモノ殆ト折二ノ容ヲ爲ス故ニ備考ニ録ス
一建中皇祐應暦貞祐皇慶ノ五品ハ先輩ノ諸泉譜ニ之ヲ詳カ
ニスレハ此ニ贅セス但シ所藏家ノ移轉スルハ巻末ニ詳カ
ナリ
一天福錢ハ圖録官民ノ二種ヲ出ス民鑄ト雖圧他ノ私鑄錢ト
異リ石晋ノ時ノモノ疑ヒナシ今民鑄二様ヲ備考ニ入ル

一東國大唐ノ小品南唐ノ世已ニ子錢ノ名アリ亦備考ニ入ル
一宋元大様古ク西京ニアリ折二ノ比トス亦備考ニ入ル
一慶暦錢ハ皆大錢ニシテ官錢ニ小平錢ナシト云フ先輩ハ小
平錢ヲ唱ヘ孔方圖鑑已ニ之アリ史之ヲ載セスト雖圧小様
必ス同時ノ者疑ヒナキヲ以テ之ヲ録ス
一元符錢背上上字アル者陝西鑄ル所古泉匯ニ鐵錢アリ銅錢
絶少ト云ヘリ
一靖康元寶ハ奇品圖録編成ノ後土佐國ヨリ出テ三品ト成リ
シモ近頃彩雲堂ノ一品ヲ普國人カ購ヒ去リタルヲ以テ又
二品トナレリ
一建炎ハ圖録ニ古樓即チ今愚藏トナルモノヲ録セリ尚一
品近衛公ニ在リシモノハ御庫ニ獻セシト云フ又一品伊勢

二葉齋ニアリ別ニ寶字半冠ノモノ一品ト共ニ今存スルモ
ノ四品ナリ此ニ遜シテ二葉齋ノ藏ヲ載ス
一南宋鐵錢ハ邛州惠民監舒州宿松監利州紹興監嚴州神泉監
湖廣漢陽監光州定城監舒州同安監蘄州蘄春監等皆背上監
地ノ一字ヲ鑄紀年ハ銅錢ト異ナラス故ニ品類甚タ多シ今
其一二ヲ録ス
一淳熙隷體ノモノ圖録ニ見ユ古來存スルモノ拓本二三アリ
今僅カニ風山軒其一品ヲ存ス背仰月アリ別ニ相似テ非ナ
ルモノ多シ安南地方ノ仿鑄ナルヘシ私カニ按スルニ圖録
艸元ト目シテ背泉字ノモノヲ載ス蓋シ折二錢ノ輪ヲ磨ス
ルモノニシテ尚隷篆ト三品ノ對ヲ爲シ背齊シク泉字ヲ鑄
ル猶モ淳化ヲ三品一對ノ嚆矢トシ此品亦三品一對々泉ノ

首尾ニアリ折二錢中之ヲ収メテ一奇トス願フニ小平錢ニハ月文アリ泉字ナシト雖𪜈神泉監鑄ル所ニ似タリ前集隷書ナキヲ以テ此レヲ録ス

一統和元寶ハ彩雲堂ト不朽庵トニ品アリテ圖録ニハ彩雲堂ノ品ヲ載セタレ𪜈是レモ普人ノ手ニ落チ一品ト成リシカ近ク通用錢中ヨリ擇リ出セシモノ風山軒ト愚藏トアリ共ニ三品トス此ニハ不朽庵ノ摹ヲ録ス

一元德大德ノ二泉ハ西夏錢ニ似タリ古泉匯及ヒ錢志新編ノ圖ニ合フ姑ク備考ニ置ク

一大定鐵錢圖録載セテ長字ト為スモノト同範ニシテ金國所鑄疑ヒ無シトス

一大朝ハ翁ノ論説屢々アリタレ𪜈今同好諸氏ノ評スル所ニ

因リ甲州鳥澤村出土集古齋藏弆ノモノヲ出ス

一至元ハ大阪修生堂谷村氏ノ擇リ出スモノ近年出土錢ニ似タリ今成田氏ノ有トナル此種銅質青黒至大錢ノ如ク元世祖ノ鑄ル所疑ヒナシトス此種三四品アレトモ小様ニシテ劣レリ一朝ニ同シ年號ヲ二度用ヒタルハ獨リ元ノ至元ノミ一集所載ハ銅質純黄ニシテ世祖ニハ非ラス順帝ノ錢ナリ

一至正背無文錢ハ風山軒之ヲ藏ス他ニ未タ之アルヲ見ス製作當十錢又當三折二等ノ穿下ニ數字アルモノト齊シク書風モ亦同ジ

一延祐ハ三品アリ一ハ南都艾屋ノ舊藏先輩如何ノ故ニカ之ヲ漏ラセリ今壽昌堂ノ有トナル又一品大様ニシテ鐵鑄ノ

如キモノ古ク遷轉シテ養真亭ノ藏ニ歸ス又明治ノ初メ大藏省拂下出土錢中ヨリ蘭谷ノ擇リ出セルアリ壽昌堂ノモノニ比スルニ拓本少シク勝ル故ニ大様ト二品ヲ出ス

一至治大字ノモノハ不朽庵藏スル所字様舊譜ニ合フヲ以テ再ヒ之ヲ載ス大字小字共各二品ツヽアリト云フ

一致和錢ハ近ク泉貨堂カ浪華ニ於テ得ルト云フモノ元末ノ錢タルヲ覺ユ然レ𪜈致字ハ宜ク至久ニ从フヘシ此錢攴ニ作ルモノハ甚タ疑ハシケレ𪜈或ハ廟宇錢ノ類ナラン乎

一洪熈錢ハ支那河南ノ人ヨリ贈ルト云フ輪邊ノ鑪痕明錢ニ類スト雖𪜈嘉靖年間ノ補鑄ニ似ス却テ洪武宣德ニ類セリ現今清人錢譜圖スルモノ多ク此品ナルヲ以テ之ヲ揭ク

一建文天順ノ二品ハ古泉匯嘉靖年ノ補鑄トシ弘治ト共ニ明

錢中ニ収ムト雖𪜈風山軒古泉大全ニ此類尚數品アリテ安南國所鑄疑ヒナシ故ニ備考ニ移ス

一大順小様ノモノ圖録大小二品ヲ載セテ別物トス二集小様ヲ脱ス故ニ之ヲ録ス

一順治錢背二ノ字アリ崇禎折二錢ノ背ニ似テ圖録ニ折二錢トスルモノ今見ル處三品ニ過キス製作頗ル天命錢ニ類シテ未タ折二ノ証ヲ得スト雖𪜈初鑄疑ヒナキナリ

一天國太平ノ類左ノミ珍重スヘキ品ニハアラネ𪜈一集二集ニ漏レタルモノヲ此ニ出ス太平通寶背明字アルモノ日月アルモノアリ冗ヲ厭フテ盡ク録セス皇帝錢ハ背聖字アリ今見ル所ロ二品ニ過ギス二集ノ浙江錢ニ異ナリ或ハ桂林ノ地鑄ル所ナルベシ

一折二唐國今見ル所二品南唐ノ製疑ヒ無キナリ
一元祐以下銕折二錢古泉匯各眞篆共ニ有之近ク舶スルモノ
多ク鏽蝕シテ賞觀淺シト雖𪜈例ニ因テ之ヲ列ス
一折二靖康隷書ノモノ清客神戸港ニ齎シ旋テ壽脩堂ノ藏ト
成ル是レ支那地ニ在テモ甚ダ得易カラスト云フ
一靖康通寶篆書ノモノ亦清客橫濱ニ齎ラシ蘭谷ノ藏トナル
此種和漢泉譜亦タ載セス唯劉燕庭拓本帖之レアリ宋錢ノ
形質ヲ存スルヲ以テ此ニ列ス
一淳熙背泉字アルモノ小平錢ノ條之ヲ詳カニス獨リ艸元ノ
モノ圖録其輪ヲ磨スルモノヲ載セタリ
一淳熙通寶以下六品皆銕鑄背文穿上春同漢ノ三種アリ下紀
年小平錢ト異ナラス

一至大天啓各一品圖録載スルモノニシテ今猶此而已
一銕開元大錢ハ近頃一品ヲ舶ス古朴愛スヘシ閩地ノ氣風自
ラ見ユ
一天策錢ハ柳北翁清人ヨリ得テ最愛スル所ナリ一種特別ノ
製楚風觀ツヘシ
一崇寧中錢ハ古泉匯ニ大錢ト區別シテ三當トス柳北翁大ヒ
ニ此説ヲ駁シ十當錢ノ私鑄錢トス然レ𪜈大錢トハ別ニシ
テ亦民鑄ニモアラス泉幣考遺ニ通寶ナルモノ一品ヲ載ス
近頃舶來スルモノ通寶二品重寶三品ニシテ銕錢ハ今猶一
品ニ過キサルナリ
一大觀中錢亦古泉匯別ツテ三當五當ノ二種トス二集ノ圖其
所謂五當ナルモノニ似テ圖録所謂三當錢ニアラス故ニ更
ニ三當錢ヲ録ス
一同銕鑄ノモノ二三品アリ政和隷書二品篆書一品何レモ大
サ元祐折二ト異ナラス然レ𪜈古泉匯三當トスルヲ以テ茲
ニ収ム
一宣和古泉匯ニ隷篆二様ヲ載セテ折二ヨリ大ナリ或疑フ當
三ト云ヘリ篆書ハ三四品アレ𪜈隷書ノモノハ亦タ見ズ
一嘉定之寶銕鑄背暗漫ナレ𪜈古泉匯所載背對讀ニ利州行使
ノ四字アルモノニ似タリ
一端平重寶新舶只一品近時ノ出土錢ニ係ル
一淳祐當百錢小様ノモノ此種贋物甚タ多シ今見ル所二品富
泉堂ノモノ愚藏ニ勝レリ
一泰和通寶富山候ノ舊藏ニシテ往年火災ノ燼餘今集古堂ノ

珍藏タリ
一至元蒙古書大錢ハ泉州堺貿易ノ時明商ノ港官ニ致スモノ
泉譜亦タ載セサレ𪜈銅質深黄元物疑ヒナキナリ
一至正之寶一品近頃清客ノ神戸ニ齎ラシ來ルモノ此種古來
贋造多クシテ他ニ正品アルヲ聞カス
一天啓當三亦神戸ニ舶スルモノ二品共ニ壽昌堂ノ藏トナル
些カノ大小アリ其微大ノモノヲ録ス
一嘉靖背五錢ノモノ新舶唯一品製作精好愛スヘシ
一崇禎當五錢ハ圖録ニ戸五ノ面文ヲ載ス二集ニ工五ヲ載ス
製作戸五ノモノト逈カニ異リ今攺メテ舊ニ從フ
一永曆當十大様ノモノ折二錢ト製ヲ同フシ圖録所載ト鑄地
ヲ異ニスルヲ覺フ故ニ之ヲ録ス

一道光咸豐天國皆新舶ニ係ル
一天感ハ圖録不知品中ニ置クモノニテ背無文ト瑰ノ字アルモノト各一品ナリ以下多ク故塚本明毅子ノ說ニ據ル
一陳公ハ今見ル所五品皆字文暗漫新字ホ部一畫ヲ缺ク蓋シ故アラン
一皇陳ハ一品ニシテ近ク浪華ニ出ツ
一建中政平紹隆共陳氏年號ナルヲ以テ此ニ列ス製作悉ク向シカラス他日泉話之ヲ詳カニセン
一開泰背文陳黎各一品陳字ハ全ク陳氏ノ製ヲ全フシ黎字ハ先輩明宋手トセリ翁ハ圖録ヲ見テ正品ヲ見サリシ故カ背文ノ黎字アルヲ說カス訓蒙ニ無背ノモノト云ヘリ陳氏ノ世黎氏之ヲ鑄ルナルベシ凡テ安南國ノ慣習ニシテ未タ立

○三集例言　十五

號ノ權ヲ得サルモ多クハ中國ノ年號ヲ鑄ル熈元手紹符手等ノ如シ偶マ同國ノ年號ヲ鑄又私カニ自家ノ號ヲ潛メ之ヲ鑄ル是レ不知品ノ安南ニ多キ所以ナリ
一紹豐元寶尚ホ一品背十五ノモノ養真亭ニアリ篆書モ亦一品行書ハ二品同通寶モ二品アリ多ク圖録所載ノ者ヲ録ス
一大治錢正字ハ一品モト河内國吉田氏ノ家ニ出テシト云フ行書大字ハ二品共ニ愚藏小字ハ四品アリテ月舎ノモノ殊ニ大樣ナリ同循讀ハ三品アリ通寶大觀手ト呼モノ治字ニムムレ三樣アリ各三四品ツヽアリ八分書ハ圖録ニ載スルモノ今其所在ヲ知ラス一品風山軒ノ者ヲ出ス篆書ハ不朽庵ノ一品モノニシテ尚大ノ字㝉宄ノ二樣アリ共ニ二品ツヽアリ仝循讀圖録ノ原品ハ所在ヲ知ラス故ニ若翠堂ノモ

ノヲ載ス仝楷書ハ二品アリト云フ一品所在ヲ知ラス
一大定錢ハ二集ニ出スモノ先輩明宋手トスルモノニシテ黎氏舌咄錢ト同種ナリ今録出スル者ハ文字金國ノ大定ニ倣フト雖𪜈製作陳氏錢疑ヒナシトス故ニ更ニ之ヲ録ス
一聖元ハ風山軒ノ一品モノナリシカ今春春布庵カ浅艸骨董店ニ得タルモノ精美且ツ大樣ナルヲ以テ之ヲ録ス
一紹元ハ安南年表ニ見ヘス凡安南ハ音ヲ以テ字ヲ通用スル故廣和ヲ光華トシ祥符ヲ穪法トシ安法ヲ安付トモセシ例アリ此錢聖元ト無二ノ製作ナルヲ以テ同鑪ニ出ソルヿ疑ヒナシ故ニ此ニ列ス今見ル所三品ナリ
一順平錢ハ茲ニ黎氏ニ歸スル據ロアリ抑モ黎氏ハ九世昭宗光紹ニシテ莫氏ニ攻メラレ占城ニ竄クル莫氏ハ明徳大正廣和

○三集例言　十六

ノ皷鑄アリ而シテ黎昭宗ノ子莊宗西都ニ據テ興リ年號ヲ元和ト改ム其子中宗世ヲ嗣キ年號ヲ順平ト改ム故ニ順天ヨリ光紹迄ノ十二錢ハ東都元和ハ西都ニ鑄ルヲ以テ製作大ヒニ異レリ而シテ順平ハ元和十六年ニ改元セルモノニシテ所謂明宋手ニ大異アルヿナシ由テ考フルニ玄聰宋元佛法僧寶其他ノ中國錢文ヲ摸セル者又開泰背黎字アルモノ等皆黎氏カ莫氏ニ追ハレテ占城ニ徃キ西都ニ興ルノ間之ヲ鑄ルナラント今井氏ノ說ナリ
一保泰ハ黎氏ノ二十世裕宗ノ錢ニシテ其改元ハ清ノ康熈四十五年ニ當リ二集出ス所ハ全ク先輩ノ紹符手ト穪スルモノニシテ時勢ヲ失ヒタル門閥家ノ潛鑄スルモノニ他ナラス今本府ノ錢ト見ユルモノヲ載セ光中ハ一集ニ銅鑄ヲ載

セタレ𪜈此ニハ紅銅黄銅二種ヲ載セ景盛ハ黄銅薄肉ニシテ大寶ト云フモノ今見ル所僅カニ一品未タ紅銅ノモノヲ見ズ嘉隆ハ黄銅大撫都府ノ製著シキモノヲ載ス

一 治元元隆ノ二種ハ支那上海刊行ノ亞細亞協會雜誌第十七冊ニ歐人「トダ」氏安南國通貨ヲ載セタル中ニ詳カナリ治元聖寶ハ今見ル所ロ四品ナレ𪜈治元通寶ハ十餘品アリ元隆ハ隷行艸ノ三體アリ艸書ノモノ背昌字ヲ横書スルモノハ僅カニ三品ニ過キズ昌字地名ナルベケレ𪜈本誌英語ナルヲ以テ委細ヲ他日ニ餘ス

一 海東東國行書ノモノハ多シ八分書ノモノ圖録ニ載ス東國ノ如キハ二三品ニ過キサルナリ前集書體ニ因テ種ヲ別ツ故ニ例ニ從フ

一 八分書朝鮮細縁ノモノ二集濶縁ノモノト製作甚タ異ナリ鑄地年代全ク別ナルヘシ

一 朝鮮大錢ハ今見ル所僅カニ二品朝鮮公使ノ説ニ據レハ其文孝。悌。禮。儀ノ意即チ慶賀錢ニシテ却テ本國ニ未タ見サル珍奇ノ品ナリト云フ其他大錢若干ハ皆翁カ稿本之ヲ収ムト雖𪜈見ル所アリテ姑ク備考ノ下ニ移ス

一 CTOWハ「ラクオニヤ」國所鑄ト云フ今見ル所五六品アリ製明ニ似テ亞細亞ヲ摸ス故ニ此ニ列ス

明治新撰泉譜　第三集

成島柳北翁稿
守田寶丹編

皇國錢

上古銀錢無大字
元明天皇和銅開鑄以前之物
三



和同開珎
元明天皇和銅年間
二



三



上古銅錢
同上
五



萬年通寶
淳仁天皇天平寶字四年
六



開基勝寶　金錢
淳仁天皇天平寶字四年
一



神功開寶
稱德天皇天平神護元年
二



三



冨壽神寶
嵯峨天皇弘仁九年
八



三



饒益神寶　初鑄
清和天皇貞觀元年
三



四



太平元寶　銀錢
同上
一



隆平永寶
桓武天皇延曆十五年
一



六



長年大寶
仁明天皇嘉祥年間
五



五



寛平大寶
宇多天皇寛平二年
一



三



延喜通寶
醍醐天皇延喜年間
一



長禄通寶
後花園天皇長禄年間
二



二



文禄通寶
同帝文禄年間
六



元和通寶
後水尾天皇元和年間
九



十



乹元大寶
村上天皇天德二年
五



天正通寶
後陽成天皇天正年間
七



慶長通寶
後陽成天皇慶長十一年
四



二



慶安通寶　銀鑄
後光明天皇
五
銅三



享保通寶
中御門天皇享保元年
十



同上　元和手
同上
五



同上　大字
妹尾柳齋泉譜佐々木志津馬書トスルモノ寛永十三年江戸浅艸錢
十°



寛永通寶　太平手
藤原貞幹泉譜十三年開鑄前所鑄ト云フ
七



同上　永樂手
同上
八



同上　異書
藤譜永字永ニ作ルヲ以テ初鑄トス未タ其證ヲ得ズ
十°



支那國古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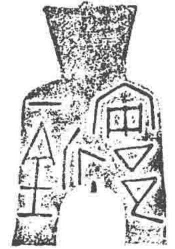
布竝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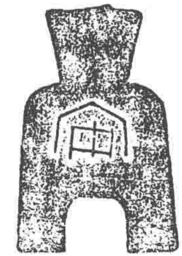
五

安邑貨一金

背有安字

古泉匯引路史云舜禹皆都安邑或即虞夏時物然𪜈篆體春秋以後ノ風アリ強チ三代ノ物ト為シ難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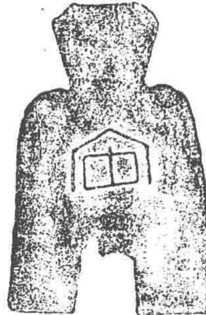
六

安邑貨二金

同上

當前品之倍者





七

安邑貨二金

倒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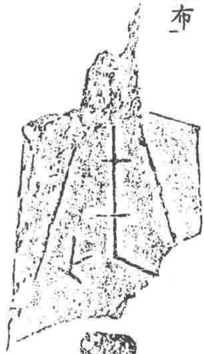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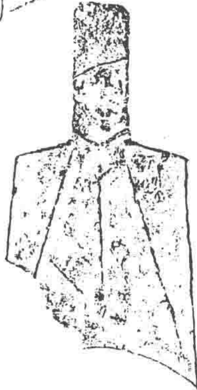
一

空首布

俗呼為鏟布

面有武字曾武城或趙武平武安之地所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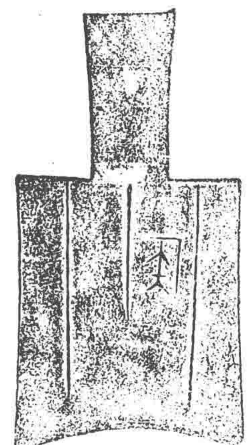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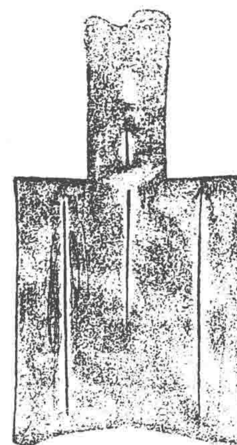


一

空首布

古泉匯為候字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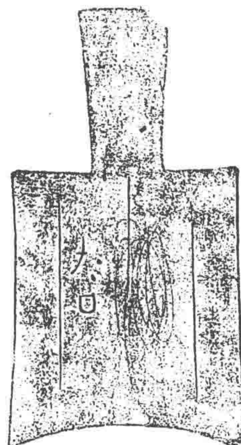




一

空首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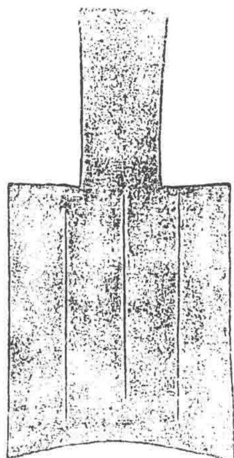
面文譯未詳



一

空首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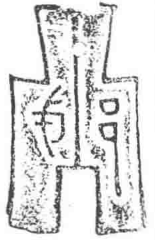
両面文字無キモ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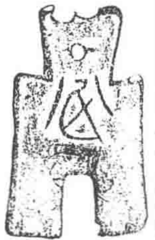


戈邑布　傳形

左傳寒浞處其子於戈在鄭宋之間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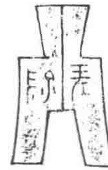
湁陰布

文曰差陰

吉金録釋為湁陰

湁水在義陽此布係楚國所鑄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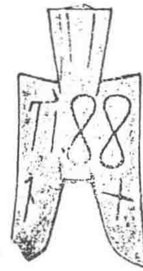
鐵氏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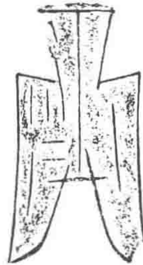
文曰鐵氏八化

以下皆列國尖足布

其字體不一樣古泉匯曰鐵內之民所鑄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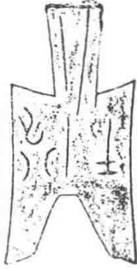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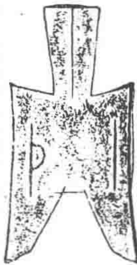
邪八貨布

文曰邪八貨倒書

古泉匯云背文似九字邪城周以與鄭後屬晉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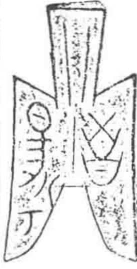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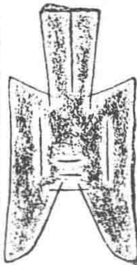


晉陽布　文曰晉陽

晉陽之通貨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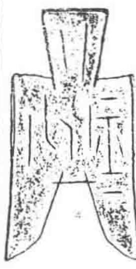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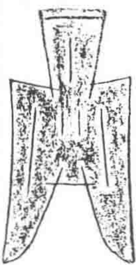


平州布　文曰平州

平州齊地

一





平周布　文曰平周

史記世家魏襄王十三年秦取我曲沃平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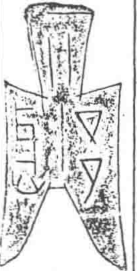
一



邪山布

泉匯釋邪山

一



陽貨布

文曰陽貨

倒書泉匯云陽邑之通貨陽邑屬晉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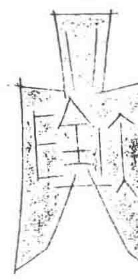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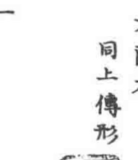
大陰布

文曰大陰

左傳陰晉地此布蓋陰地所鑄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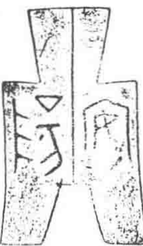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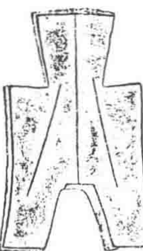
安陽布　文曰安陽

安陽秦地

二集所載小而薄此布大而厚蓋初鑄者以下皆列國方足布字體不一様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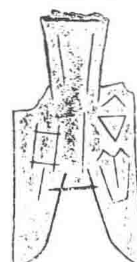


商城布

文曰商城

商城春秋時屬呉

一



大陰布

同上傳形

一



乘邑布　大樣

文曰乘邑　傳形

亦或初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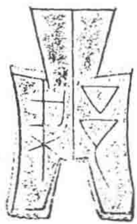
乘邑魯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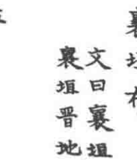
三

乘邑布

見于前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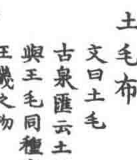
平陽布

文曰平陽

平陽趙地

十





襄垣布

文曰襄垣

襄垣晉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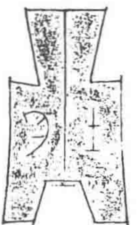
五

土毛布

文曰土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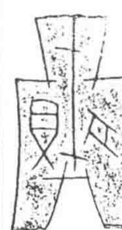
古泉匯云土毛與王毛同種亦王畿之物

一



貝丘布　文曰貝丘　傳形
貝丘齊地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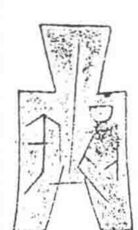
涅字布　文曰涅　傳形
涅陽之貨涅陽鄧地後屬秦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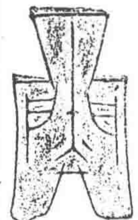
宅陽布　傳形
宅陽韓地
既見二集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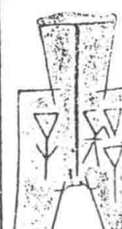
關字布　文曰關
關中之地所鑄
亦秦之邑貨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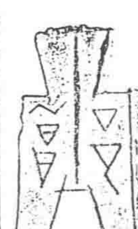
長子布　文曰郻子
長子晋地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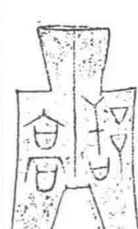
郎字布
魯地所鑄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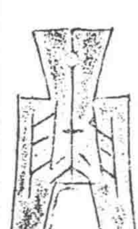


高都布　文曰高都　傳形
高都韓

一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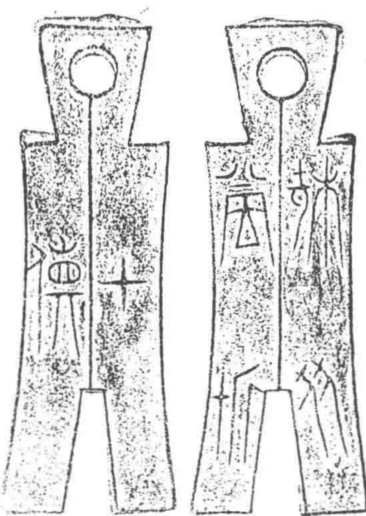


列國布　古泉匯釋面文殊布當十貨背文亦十貨

按スルニ風山軒古泉大全面文ヲ釋シテ扶布商折背文十傎滇國所鑄ナラント云フ益張氏銭志新編ニ篆釋ニ因ラスシテ俗傳ヘテ扶布ト稱スト云ヘルト字典扶古作㭬ヲ以テ據ル所アリ

又曰𠙷ハ商ナリ𠂜ハ折ナリ泉匯之ヲ十貨ト釋スレモ𠂜ハ𠂜ニシテヒ字ニアラス又背文右傍正ニ眞字ニメ貝ニ从ハス傎ハ滇ノ古文ニシテ史記西南夷傳楚莊蹻稱王國號滇トアリ明洪武大銭背文ニ十滇ノ二字アルモノアリ近古太タ異ナルト雖モ意義相近シ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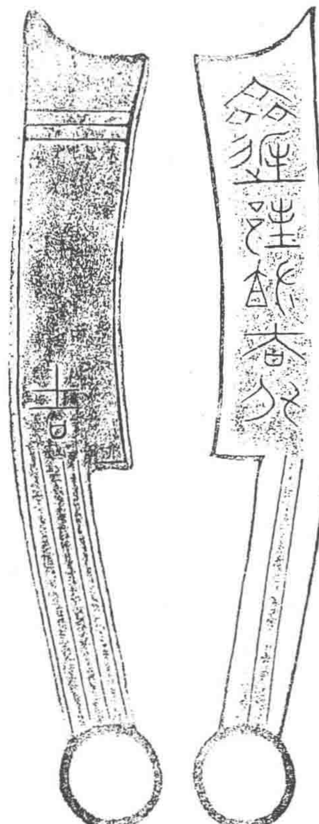
四



齊刀　六字者　古泉匯釋齊建邦就法化者未考當否

寳丹按スルニ此刀背吉字常有齊法化ト同シク而シテ古泉匯所載面文六字ニシテ背吉字アル者ナキヲ以テ或後人面文ヲ湊成スルモノト疑フノ説アリ假令面文如何ニ歸スルモ此刀古澤ノ佳ナル原質ニ於テ齊刀ノ最上好ナルヲ以テ姑ク此ニ掲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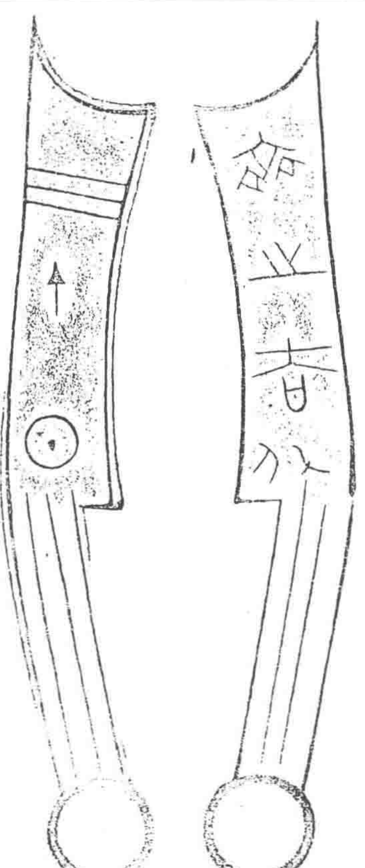
一



齊之法貨

齊刀皆書二齊法貨一此刀加二一之字一蓋屬二初鑄一背有二圜圈一無二文字一或云日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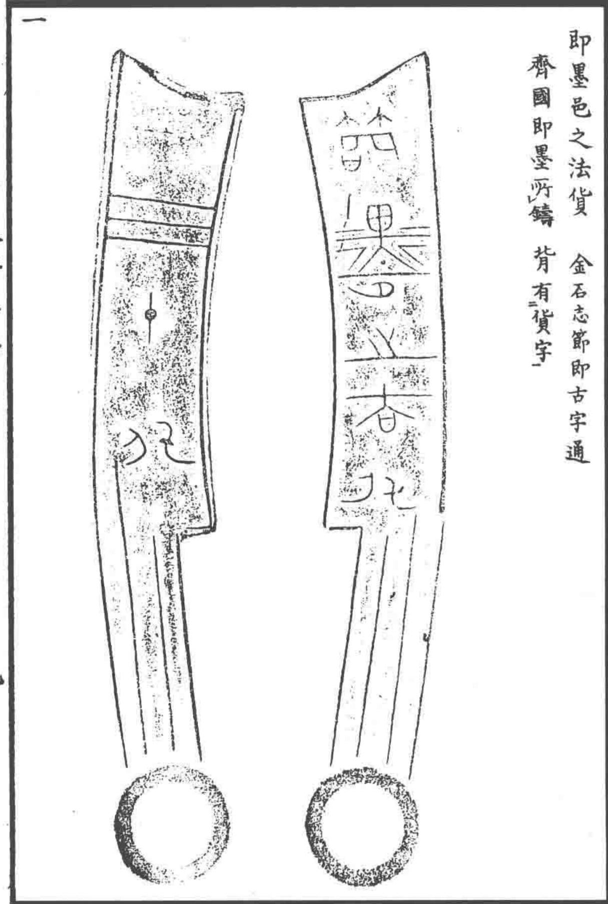
一



一

即墨邑之法貨　金石志節即古字通

齊國即墨所鑄　背有貨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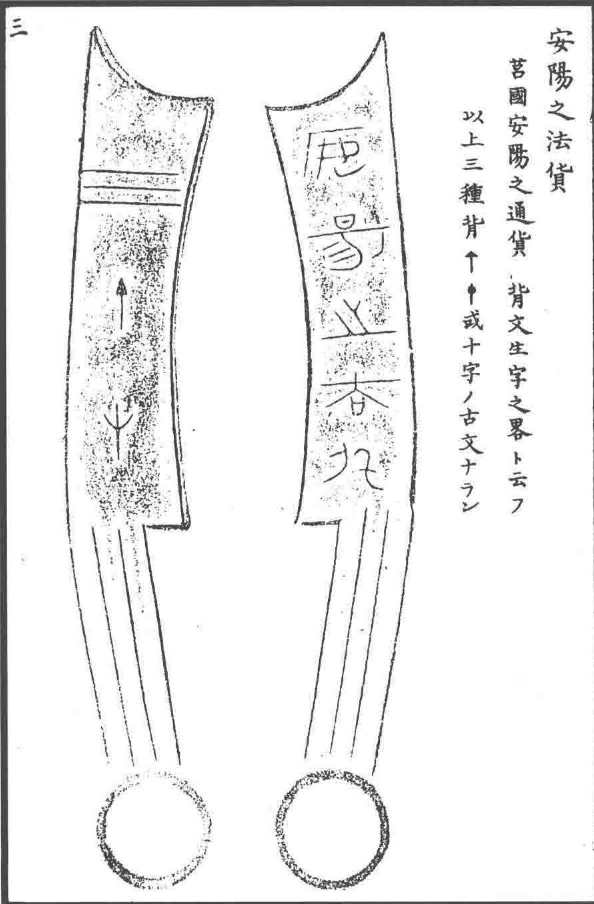


三

安陽之法貨

莒國安陽之通貨、背文生字之畧ト云フ

以上三種背↑⍿或十字ノ古文ナラン



一

列國圓首刀　文曰甘丹　背一曲文或八字之一片　古泉匯、趙邯鄲之地所行、

列國刀、尖首刀、俱自春秋列國、至戰國之間、各邦所用、古泉匯、為燕趙之物居多、其說有據、



二

同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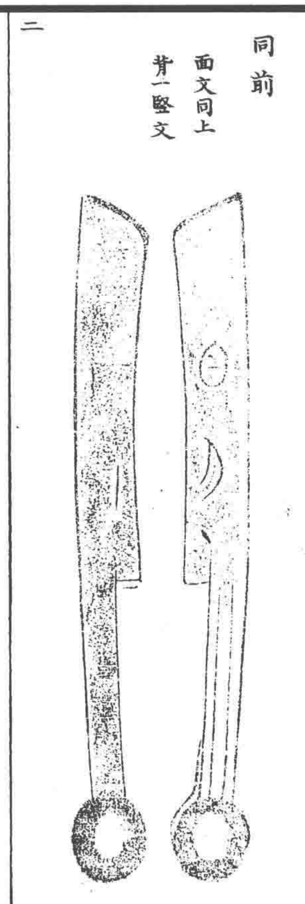
文曰白七

二

同前

面文同上

背一竪文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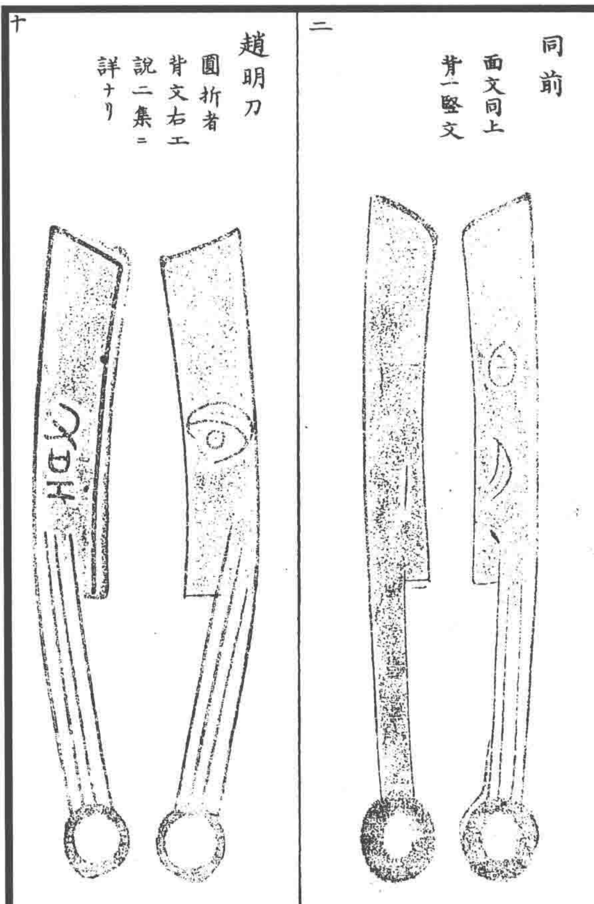
趙明刀

圓折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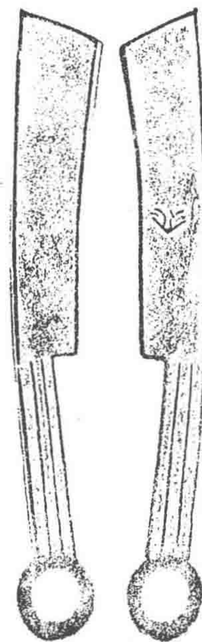
背文右工

說二集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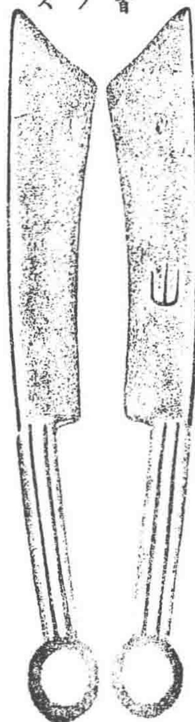
詳ナリ



明刀様紀數刀
六字倒書
此刀形明刀ニ類ス
或ハ同時ノ物ナルヘシ
五



戰國尖首刀
山字
古泉匯尖首刀ヲ戰國ノ時ノ物トス
一



同前
行字
一



同前
字未考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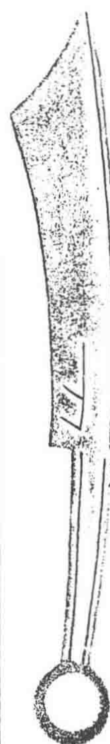
同前
七字
化之省ト云フ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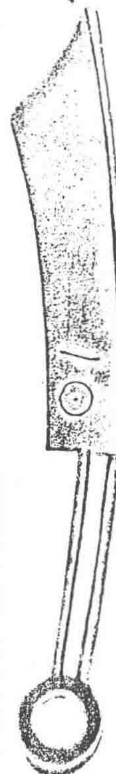
同前
同前
四



同前
同前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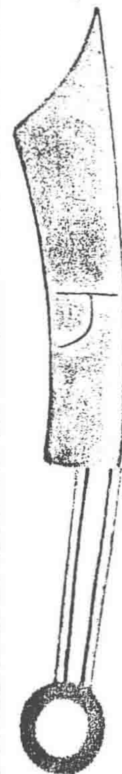
同前
日字
一



同前
上字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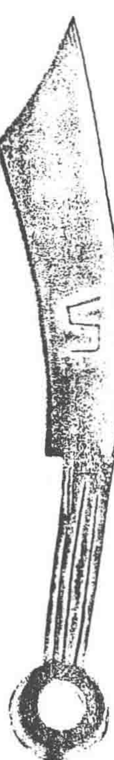
同前
丁字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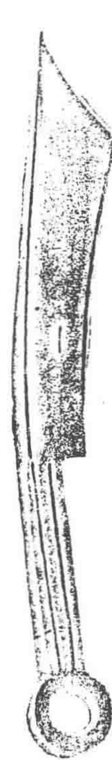
同前
己字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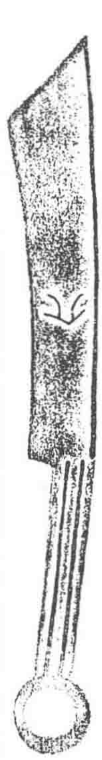
同前
大様
四



同前
一字
用馬子字
二



同前
六字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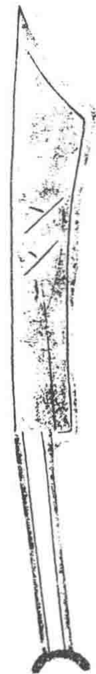
五　同前　八字



五　同前　微大者



一　同前　夕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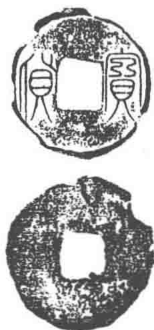


七　同前　両面無字者



支那國錢

一　寶貨　周景王二十一年



四　錯刀　新王莽居攝二年　文曰一刀平五千　一刀二字在穿之上下以金錯故謂之錯刀



五　三銖　小様　漢武帝　建元元年　舊譜載者



三　貨泉　背四出　後漢光武帝　建武初年



一　漢興　成主李壽漢興年間　李壽晋成帝咸和十三年改國號曰漢改元漢興



八　四銖　両柱者　宋文帝　元嘉七年



九　孝建　薤葉篆者　宋孝武帝　孝建年間　二集所載者小篆



十　五行大布　北周武帝　建徳年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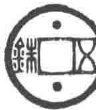
七　太平百金　小錢　呉孫亮太平百錢之別種



二　五銖　疑當両者　宋文帝　元嘉二十四年



一　両柱五銖　梁敬帝　太平二年



九　永通萬國　小様　北周宣帝　後鋳者



二　建中通寶　唐徳宗　建中年間



一　皇祐元寶　宋仁宗　皇祐年間



二　靖康元寶　宋欽宗　靖康元年



六　乾道元寶　鐵鋳　南宋孝宗乾道六年　舒州宿松監所鋳　背松字



五　慶暦重寶　宋仁宗　慶暦年間



一　元符通寶　北宋哲宗　元符三年　陝西所鋳



三　建炎元寶　南宋高宗　建炎元年



四　淳熙元寶　隷書　南宋孝宗淳熙年間　疑嚴州神泉監所鋳　背月文



紹熙元寶　鐵鑄
南宋光宗紹熙五年
舒州同安監所鑄
背同五
八

慶元通寶　鐵鑄
南宋寧宗慶元元年
湖廣漢陽監所鑄
背漢元
八

應曆通寶
遼穆宗
應曆年間
一

大定通寶　鐵鑄
金世宗
大定年間
八

紹熙通寶
同上紹熙三年
蘄州蘄春監所鑄
背春三
六

嘉定元寶　鐵鑄
同上嘉定二年
利州紹興監所鑄
背上利州下二
六

統和元寶
遼聖宗
統和年間
三

貞祐通寶
金宣宗
貞祐五年
一

大朝通寶
元朝紀元
前所鑄
一

至正通寶　初鑄
元順帝
至正年間
背無文
三

延祐元寶
仁宗
延祐年間
三

致和通寶
泰定帝
致和號七箇月間
一

至元通寶　初鑄
元世祖至元年間
一集所載順帝錢也
五

皇慶通寶
元仁宗
皇慶年間
一

至治通寶
英宗
至治年間
三

洪熙通寶
明仁宗
洪熙元年
二

永曆通寶　八分書
明桂王
永曆年間
背文督
十

順治通寶　初鑄
清世祖
順治年間
背二
五

天國聖寶
同上
背太平
十

支那國折二錢

大順通寶　小様
大西張獻忠
大順年間
一

天國太平
清咸豐年間
太平主
洪秀全
背聖寶
十

皇帝通寶
同上
背聖字在
穿右横書
七

唐國通寶
南唐元宗
交泰年間
二

紹聖元寶　鐵鑄
同前
紹聖年間
七

靖康元寶
宋欽宗
靖康元年
一

元祐通寶　鐵鑄
宋哲宗
元祐年間
十
十

聖宋元寶　鐵鑄
宋徽宗
建中靖國年間
七

靖康通寶
同上
一

淳熙元寶
南宋孝宗淳熙年間
神泉監所鑄書體數様背泉
字各做面文書體奇品圖録
所謂草元者蓋係磨輪錢

五　四　一

八
淳熙通寶　鐵鑄
南宋孝宗
淳熙十三年
背春十三

八
紹熙元寶　鐵鑄
南宋光宗
紹熙元年
背春元

九
慶元通寶　鐵鑄
南宋寧宗
慶元六年
背同六

八
嘉泰通寶　鐵鑄
南宋寧宗
嘉泰三年
背漢三

八
嘉定通寶　鐵鑄
寧宗
嘉定元年
背春元

六
同上循讀　鐵鑄
同上
嘉定七年
背春七

一
至大通寶
元武宗
至大三年

一
天啓通寶
天完徐壽輝
天啓年間

支那國大錢

六
開元通寶　鐵鑄
閩王審知
後梁
龍德二年

一
天策府寶　當十
後梁時
楚馬殷鑄
於湖南

七
崇寧錢　中錢
楷書曰通寶
隷書曰重寶
重寶有鐵鑄
古泉匯為當三

八　八

五
大觀通寶　當三
宋徽宗
古泉匯分中錢
為當三當五二
種而前集所載
者則為當五故
及此

七
大觀通寶　鐵鑄當三
仝上

九
政和通寶　鐵鑄當三
宋徽宗

七

八
宣和通寶　當三
宋徽宗

六

嘉定之寶

鐵鑄當三

南宋寧宗

嘉定年間



一

端平重寶

當三

南宋理宗

端平年間



三

淳祐通寶

當百錢小樣

南宋理宗

淳祐年間



二

泰和通寶

當三

金章宗

泰和四年



一

至元通寶

蒙古文

疑當五

元順帝



一

至正之寶

壹錢

元順帝

至正年間

背文吉權鈔壹錢



二

天啓通寶

當三

天完徐壽輝

天啓年間



一

嘉靖通寶

當五

明世宗

嘉靖十三年

背五錢



九

崇禎通寶

當五

明懷宗

崇禎年間

背戶五

戶部所鑄



四

永曆通寶

當十

明永明王

永曆年間

背壹分



五

道光通寶

背八年五

左右滿字

阿克蘇





六

咸豐重寶　當八

清文宗

咸豐年間

鑄於廣西

別鑪

背文當八

滿字寶桂

風山云寶臺

臺灣所鑄





八

天國聖寶　當十

洪秀全

背文聖寶





安南國錢

二

天感元寶

李太宗德政

天感聖武年間

太宗宋天聖六年立



四

陳公新寶

陳太宗照即位前鑄

太宗宋寶慶元年立



一 皇陳通寶
興陳公新寶
同

二 政平通寶
太宗照
天應政平年間

二 開泰元寶　背陳
陳明宗開泰年間
明宗元延六年立

二 紹豐元寶
陳裕宗紹豐年間

一 建中通寶

一 紹隆通寶
陳聖宗晃紹隆年間
聖宗宋寶祐五年立

二 同上　背黎
同上保黎家所鑄

二 紹豐通寶
同上

一 大治元寶
裕宗暭
大治年間

一 大治通寶　初鑄
背文元

三 同上循讀

二 聖元通寶
虞主胡一元
聖元年間
聖元元年當明建文二年

二 同上循讀

十 同上
楷八分篆三體

十 大定通寶
陳廢主日禮
大定年間

五 紹元通寶
同前

十 順平元寶
順平黎中宗寵
年號或是所其
鑄

九 光中通寶　背安南
阮惠
光中年間

四 景盛大寶
東京阮弘瑞景盛年間
其元年清乾隆五十八年

十 治元錢　二種
清道光十一年即
安南阮氏明命
十二年至三十四年
乱臣「タイコイ」鑄
於交趾

七 保泰通寶　本鑪錢
黎裕宗維祹
裕宗清康熙四十
五年立

十 光中通寶
黄銅錢

九 嘉隆通寶　本鑪錢
元世祖映嘉隆年間
其元年清嘉慶七年

八 元隆錢　三種
安南明命
十三年乱臣
「ヌンヴァン」
「ヴァン」鑄
於太原

朝鮮國錢

十 海東通寶
朝鮮國
行書及
八分書

七 朝鮮通寶
八分書

十 東國通寶
同上
行書及
八分書

十 常平通寶
今王我
明治十六年
以後所鑄

備考

一　太平元寶　銀鑄

四　延元正寶　鉛錢　延元南朝年號

一　賛化　古泉滙為寶貨者

十　貨泉　新舶厚肉ノ者

一　乾坤通寶

九　銀代通寶　背壹分　質蒼鉛ニ似タリ

二　五金　或云蜀錢

二　五銖　四柱アル者

七　五銖　兩柱アル者

四　開元通寶　大様

九　唐國通寶　小様　舊譜所謂子錢者

六　宋元通寶　大様　宋太祖所鑄　背穿上星

二　天清豊樂　古泉滙為豊樂二銖者

二

一　天顯通寶　遼太宗天顯年間

八　大唐通寶　小様　同上　背穿上甲文

一　元德通寶　疑西夏崇宗元德年間所鑄

一　大德通寶　同上　大德年間所鑄

四　天順通寶　製與建文錢同　天順明英宗年號

十　無文錢　近青森縣出土者或是漢董卓所鑄

四　建文通寶　建文明惠宗年號　此錢疑安南地方所鑄

九　弘治之寶　同上　古泉滙為明孝宗錢蓋亦安南仿鑄　以上三品如同爐

十　同上　千葉縣出土者

備考大錢

一　得壹元寶　小様

一　至大通寶　大錢

一　唐國通寶　大錢　穿上星

二　咸豊元寶　當千　文宗鑄於陝西別鑪　背文當千滿字寶陝

二

咸豐通寶

背五十在上下

滿文寶福在左右



二

ヒヨテレウイ

明正德中朝鮮世宗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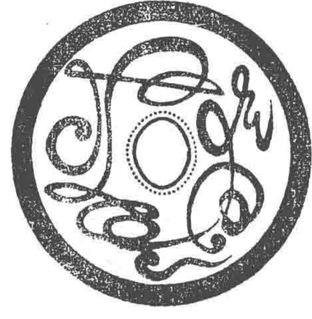
慶賀銭ノ類ニシテ面文孝悌禮儀ノ義ナリト云フ



七

ラクオニヤ銭





明治新撰泉譜第三集終

木邨嘉平 田埜邨鶴田 合刻

第三集諸泉所蔵家名氏

上古錢銀銅二品ハ 月舍横山氏 和同大字ハ 探古樓栢木貨一郎
同中字ハ土佐 風山軒今井貞吉 萬年ハ 寶丹樓守田寶丹
開基ハ 御庫 太平ハ大阪 壽昌堂亀岡清谷 神功ハ 月
同縮力ハ伊勢 養源舍芝原七右衛門 隆平ハ西京 富泉堂
小倉佐吉 同長頸永ハ西京 淳風堂松井時三 富壽ハ越後
松堂原若平 同廣字ハ 風 長年ハ讃岐 香木舍松岡調 同肥字ハ 寶
饒益ハ 養 同左神ハ 富 寛平ハ 寶 同延冠ト延喜二品ハ 風 乾元ハ
蘭谷中澤彦香 長祿ハ 月 同小形ハ 寶 天正ハ 月 文祿ハ 蘭 慶長ハ
月 同小字ハ 風 元和ハ 松 同小形ハ備後 元和堂仁科卓平 慶安銅ハ
月 銀ハ 風 享保ト寛永太平手ハ土佐 甘泉堂堀見壽之助 同
元和手ハ 養 同永樂手ハ土佐 松旭園今村鶴壽 同大字ハ 松 異肆ハ

大阪 修生堂谷村含萬 安邑一金二金ノ二品ハ 櫻香亭守田重兵衛
同倒肆ハ 中和堂瀬川雅亮 空首武字ハ 櫻 因字ハ 富 皆字ハ
壽 無文ハ 寶 戈邑布ハ 櫻 渼陰ハ 寶 埒氏布ハ尾張 泉在園
堀田秀雄 邘邑晋陽平州三品ハ 寶 平周布ハ備後 長壽堂高橋
圭介 邪山陽化二品ハ 寶 商城ハ相撲 博望堂箱崎博尹 大陰ハ
伊豆 振海堂蛭海與一 同傳形ハ 寶 安陽ハ 櫻 乗邑ハ 壽 同小
形ハ備後 流慎堂岡本庫之助 襄垣ハ 恭齋松平忠禮 平陽ハ
備後 醇生園五十川源吉 土毛ハ 寶 貝丘ハ 處白齋子安峻 長子ハ
貞松堂守田寛安 涅字ハ 寶 關字ハ備後 永樂堂麻生永安 同
長字ハ 櫻 先陽傳形ハ 蘭 高都ハ 寶 郎字ハ 貞 扶布ハ 風 齊刀
六字ノモノハ 壽 同四字ノモト即墨二品ハ 蘭 安陽刀ハ 寶 甘丹ハ 蘭
白化ハ 寶 同背一文ハ 櫻 明刀ハ 甘 六字刀ハ 蘭 山字刀ハ 花咲庵

前橋紫五郎 行非二品ハ 寶 七ハ 淡庭神田孝平 七白上丁ノ四品ハ
蘭 已字背ニアルモノハ駿河 世壽軒和田傳太郎 同面ニアルモノハ備後
不偏齋石井四郎三郎 馬子一字ハ 恭 六字ハ 櫻 八字ハ 蘭 同璇ミノ
瀏キモノハ 長 多字ハ 養眞亭馬嶋杏雨 無字刀ハ越後 如水軒
長谷川九重郎 寶貨ハ 風 三銖ハ 探 錯刀ハ 櫻 貨泉ハ 風 漢興ハ
寶 太平百金ハ 風 四銖ハ 多氣志樓松浦氏 大様五銖ハ 寶 孝建ハ
越後 清處齋松浦季峻 両柱五銖ハ 風 五行ハ 淑 永通ハ羽前
和泉堂加藤伊三郎 建中ハ 寶 慶曆ハ 鍾美堂宇都宮壽綱
皇祐ハ 風 元符ハ 集古堂佐藤祐誠 靖康ハ 風 建炎ハ伊勢 二葉
齋須佐木新次郎 乾道ハ 蘭 淳熙ハ 風 紹熙ハ 是 同篆ハ 養眞
慶元嘉定二品ハ 寶 應曆紹和二品ハ伊勢 不朽庵辻彦作 大定ハ
養眞 貞祐ハ 不朽 大朝ハ 集 至元ハ大阪 淳風堂成田氏 至正ハ 風

皇慶延祐二品ハ 蘭 延祐大形ハ 養眞 至治ハ 不朽 致和ハ西京 泉
貨堂中嶋喜兵衛 洪熙ハ 風 永曆ハ 寶 大順順治二品ハ 風 天國
太平ハ備後 尚古堂村上國次郎 同小字ハ羽後 天授樓山岸
貞榮 天國聖寶ハ伊豫 星山堂尾埼山心 皇帝ハ 風 折二唐國ハ
蘭 元祐二品ハ 淑 紹聖ハ 寶 聖宋ハ備後 躋壽堂平川良坪
靖康ハ越後 脩壽堂藤井忠太郎 同篆ハ 蘭 淳熙隷ハ備後
櫻谷笠井透悟 同草元ハ 是 同篆ハ 常平舘東條悦三郎 同
鐵錢ハ 富 紹熙ハ 醇 慶元ハ陸奥 守眞堂九山茂 嘉泰ハ備後 磐墨
齋岡本藻藏 嘉定ハ 養眞 同循讀ハ 蘭 至大ハ 風 天啓ハ 寶 大錢
開元ハ 壽 天策ハ 寶 崇寧ハ 風 同重寶ハ羽前 榮壽堂樋越儀平
鐵鑄ハ備後 源泉堂小川喜三郎 大觀ハ 風 同鐵ハ 蘭 政和眞篆
二品ハ越前 聽泉亭小川孫三郎 宣和ハ 和 嘉定之宝ハ 寶 端平ハ 寶泉

含鵞田信詮　淳祐ハ冨　泰和ハ集　坐篆古至元ハ風　至正之宝ハ冨　天啓ハ
壽　嘉靖ハ養眞　崇禎ハ風　永暦ハ冨　道光ハ養眞　咸豐ハ寶
天國ハ養眞　安南天感ハ風　陳公ハ磐城　方泉堂穂積友治郎　皇陳ハ
壽　建中ハ清　政平ハ風　紹隆開泰陳等二品ハ　温故堂塚本氏　開泰
黎字ヨリ紹豐大治正書迄六品ハ風　大治行書ハ寶　同小字ハ温　大治對
讀ト大治通宝背元二品ハ風　大治通宝楷肆ハ岩代　尚文窟森總兵衛
同八分肆ハ風　同篆書ハ不打　同循讀ハ羽前　若翠堂眞島傳右衛門
同行肆ハ風　大定ハ聽　聖元ハ春希庵中川近禮　紹元ハ風　順平ハ
岩代　壽松庵小荒井庄八　保泰ハ風　光中背安南ハ甘　同黄銅錢ハ
廣嶋　碧雲樓長瀬時衡　景盛ハ風　嘉隆ハ養眞　治元ハ風　同聖
寶ハ醇　元隆ハ養眞　同楷元ハ備後　鷗波亭山地央之助　同背昌ハ
風　海東行ハ松菊莊成嶋復三郎　同八分ハ寶　東國行ハ越中　南

○藏錢名家面　三

薫舍前田則邦　同八分肆ハ風　朝鮮ハ越後　柳下軒大江海門　常平ハ磐
備考太平銀錢ハ養眞　乾坤ハ古拓本　延元ハ尾張　棣棠園貝谷
鉎次郎　銀代ハ寶　爲貝化ハ冨　五金ハ風　貨泉ハ寶　四柱五銖ハ採
兩柱五銖ハ清　天清豊樂背四道ハ寶　同叉肆ハ養眞　開元ハ寶
天福民鑄ハ風　同潤緣ハ寶　唐國小錢ハ貞　大唐ハ養眞　宋元ハ
風　元德ハ壽　大德ハ風　建文ハ寶　天順弘治二品ハ養眞　無文錢ハ淡
同總州出ハ寅賓居織田完之　大錢得壹ト唐國二品ハ寶　至大ハ
蘭　咸豐當千ハ養眞　同五十ハ脩壽　朝鮮大錢ハ寶ラク
才二アハ尾張　杏林堂淺井熊之助　○天顯ハ宝泉　此錢本編
刊行半バヲ過キテ發見セル故備考ノ天福錢ヲ削リテ補入ス尚挂
漏紕繆ノ多カランヿヲ恐ル庶クハ博雅諸君訂正アランヿヲ
明治二十二年十一月小雪ニ候　寶丹守田治孝

跋 

鈞是壽泉也漢人壽其名邦人則壽其物壽物故專勞力於驗實而不甚用心於史籍壽名故專用心於史籍而不復問其物何如是以泉譜之出於漢人之手者素不足信也其成於邦人之手者亦不足取也成島柳北嘗慨於此乃徵史驗實著明治泉譜一集二集見行於世其三集將収載刀布及孔方之一品僅存者未成就世而田君實丹亦修泉學者憾其志不果乃校其原稿將以問於世會土州博古斈士今井風山厭閲海内諸家藏泉而入京請引諸其家覔經其訂正且加風山各地所希覯者一百三十餘品以上梓於是明治泉譜大成矣今尚古壽泉之士此譜以審其名驗其實庶幾名實之兩得焉

明治廿二季十月

伊豫　星山尾埼正撰





明治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印刷出版
同

定價金五拾錢

編輯兼發行者
東京市下谷區池之端仲町廿七番地
守田治兵衛父
守田寶丹

彫刻兼印刷者
同 神田區小柳町十三番地
木邨嘉平
田埜邨錦四郎

發賣所
書林
同 日本橋區通四丁目
江島伊兵衛

取次所
古錢商
同 神田區旅籠町壹丁目
鷲田信詮

同
古錢商
西京十六組島原揚屋町
中島喜兵衛

同
古錢商
大阪西區京町堀三丁目
糟谷治助

中澤彥吉（蘭谷）編

明治新撰泉譜別集

明治三十二年（一八九九）刻本

據明治三十二年（一八九九）

刻本影印

例言

一柳北成島翁ハ予カ斷金ノ友ニシテ愛泉ノ誘掖ヲ蒙リタル寔ニ鮮少ナラストス而シテ翁ハ明治新撰泉譜ヲ著ハシ歷代錢貨ノ一般ヲ網羅セリ然レ圧其書唯タ正用品ノ一種ノミニ止リ他ノ不知品厭勝品及ヒ奇品ノ類ニ至ツテハ之ヲ別集ニ載セントス其擧未タ成ナラサルニ翁ハ溘焉世ヲ辭セリ豈ニ惜ム可キヿナラスヤ予翁ト舊約有リ其別集ヲ編セント欲ス往年土州風山軒東都ニ來ルニ際シ共ニ詢ツテ筆ヲ起ス其稿年ヲ經テ成ルト雖圧思フ所有リ之ヲ上梓セス偶マ本年小閑ヲ得タルヲ以テ新ニ一稿ヲ編シ修正ヲ加ヱ遂ニ此集ヲ編纂シテ一ハ翁ノ舊約ニ報シ一ハ現世ノ愛泉家ニ便セント欲ス

一別集ハ分チテ三編トナス其體裁順序ハ總テ本集（舊版ヲ指ス）ノ定ルトコロニ從ヒ一二ノ修正ハ之ヲ例言ニ辨ス

一琉球ノ大世通寶ハ本集ニ文安年間尚泰久ノ鑄ルモノトス然レ圧泰久ノ卽位ハ享德二年ニシテ大世錢ノ鑄造ハ支那ニ銅錢ヲ求メタル長祿以後ノ事ナルガ如シ故ニ今之ヲ改ム金圓世寶ハ古人金世圓寶ト讀ミ金開國以前ノ錢ナリト言フ今春布

菴ノ說ニ依テ尚圓王ノ鑄ル所トス鳩字錢ハ俗ニ、封印錢ト呼フ亦琉球ノ行フ處確實ナルヲ以テ之ヲ錄ス

一水戶錢ハ舊譜蒲生氏水戶ニ於テ造ルモノト云フ其事蹟甚タ荒唐ニ屬セリ想フニ是等ノ錢ハ皆ナ萬治二年以後外國貿易ノ爲メニ長崎ニ於テ鑄タルモノナラン加治木錢ハ舊譜天正以來ノ鑄造トス亦萬治以後ノモノニシテ今見ルトコロ天正ト覺ホシキハナシ

一永樂錢ニ中正手ト稱スルモノアリ其製作本邦ノモノニシテ加治木錢ヨリハ却テ古キモノカト思ハル蓋シ慶長以前ノ製タル疑無シ祥符ノ薄小ナルモノモ加治木錢ノ別種ナラン

一島錢舊譜ニ邊島夷人ノ造ル處トス春布菴斷シテ本邦民間ノモノナリト言フ未タ判ス可ラスト雖圧此類本邦ニ存スルモノ殊ニ多シ故ニ姑ク加治木錢ノ次キニ置キ皇國民間錢トス

一繪錢ハ足利氏以來造ルモノト言フ其多クハ寬永錢座ノ祝鑄ニ係ル念佛駒引大黑蛭子ノ類アリト雖圧支那ノ厭勝品ト同シク區別セス

一穴一錢ハ或ハ福一玉ト名ク支那ノ打馬格錢ト同シク遊戲ノ用ニ供シタルモノナリ

一横文五銖ハ必ス宣帝神爵年間ノモノヽミニ非ス穿下半星ト共ニ武帝以後ノ鑄造ニシテ當時之ヲ三官錢ト稱シタルモノナリ

一五銖ハ其種類頗ル繁シ輓近舶送夥シキニ依テ相比較シテ時代ヲ推考スルニ足ル今三國六朝ノ二種ヲ增ス其一ハ製作直百五銖ニ類シテ稍ヤ厚ク又一ハ宋ノ四銖錢ニ類シテ更ニ大樣ナリ或ハ之ヲ後漢ニ充ツルハ誤レリ他ノ一ハ製作踈薄ニシテ輪郭完全ナラサルモノ多シ

一本集ハ遼夏金ノ僭偽ヲ皆南宋ノ末ニ附ス今之ヲ改メ遼ハ北宋ノ前ニ置キ西夏金ハ北宋ノ次キニ附ス

一宋通太平ノ二品廣穿ノモノハ北宋錢ニ非ラズト言フ説アリ尚姑ク宋錢ニ列ス

一舊譜厭勝品ト打馬格錢ヲ混ス今之ヲ區別ス厭勝品ノ中ニモ撒帳吉語ノ別ヲ立ツ可キナレ𪜈却テ複雜ニ陷ルノ恐レアレバ姑ク之ヲ分タス

一打馬格ハ古來支那人ノ遊戲ノ器具ニ用ヒタルモノニシテ宋元時代ノ古色ヲ存スルモノ有リ

一安南ハ不知品尤多シ舊譜空シク手類錢ト呼ブ近時春布菴共古齋二子ノ考究ニ依テ安法手ノ若キハ大ニ明瞭トナレリ其他鑄造時代ノ明證ヲ得タルモノハ皆正用品ノ中ニ列ス

一元豐通寶紹豐元寶ノ若キハ亦陳氏ノ小錢ナリ總テ安南ハ黎氏以前概ネ小錢ヲ用ユ安法手ハ李氏ヨリ黎氏ニ至ル數百年ノ間安南ノ各地ニ通用セシモノナリ

一咸紹元寶ハ舊譜咸惣元寶ト讀ミタリ今英人トダ氏ノ亞細亞協會雜誌ニ載セタル説ニ據テ陳發主日禮ノ錢ト定ム本集ノ第二集及第三集ニ大定錢ヲ載セタレトモ日禮ガ大定錢ヲ鑄タルヤ否ヤ未タ審カナラス

一漑元通寶天聖元寶ハ皆陳氏ノ末僭王ノ造ル處ナリ胡一元即チ胡粹季ノ聖元通寶ハ第三集ニ大樣ノモノヲ出タス英人トダ氏ハ安法手ノ一ヲ撰メリ何レカ別爐ニ屬スルナラン

一安法元寶ハ黎利未タ國號ヲ立テサル以前軍資ノ用ニ鑄タルモノト云フ大小二樣アリ大樣ハ二編ニ出タス

一天慶通寶ハ古來遼錢トナス然レ𪜈其文對讀ニシテ形勢遼錢ト異トナリ洪遵ノ泉志モ之ヲ載セズ黎利始メ陳氏ノ子孫ヲ擁シテ天慶ト號ス大越史記ニモ天慶鑄錢ノヿヲ記セリ其文字製作順天紹平二錢ニ肖タリ黎利ノ鑄ル疑無シ

一大和ノ小錢ハ復タ仁宗ノモノナリ此時國政多事ニシテ銅料ニ窮シ遂ニ舊式ノ小錢ヲ鑄サシメタルヿトダ氏之ヲ審カニセリ

一正隆手以下不知品ノ各種皆安南ニ出ツル疑フ處無シ其年代ノ推定シ得可キモノニ限リ各錢ノ上ニ注ス

一諸錢多少ノ楷級ハ本集ノ第一集ト異トナルヿ無シ然レモ本集ノ當時ト別集ノ今日トハ其存在ノ多寡自ツカラ變化ヲ生シタルモノ有リ其等ハ皆方今ノ實際ニ徴シテ其階級ヲ定ム

一諸錢ノ名稱ハ往々不穩ノモノアリト雖モ古來愛泉家ノ稱スルトコロ及ヒ舊譜ノ記スルトコロニ從ヒ濫リニ之ヲ改メス唯タ古來未ダ名稱ノ無カリシモノ及ヒ其杜撰甚シキモノニ限リ新タニ之ヲ附與スルノミ予素ヨリ不敏礦石ノ才ヲ以テ瑯金ノ徳ヲ汚ス偏ヘニ後賢ノ訂誤ヲ俟ツ

明治三十二年一月　蘭谷　中澤彦吉識

明治新撰泉譜別集　初編

中澤蘭谷編

皇國錢

四　和同開珎　降和
元明天皇
和銅年間



五　萬年通寶　擴縣細縁
淳仁天皇
天平寶字四年



六　神功開寶　力功
稱德天皇
天平神護元年



七　隆平永寶　中様
桓武天皇
延曆十五年



六　富壽神寶　小字
嵯峨天皇
弘仁九年



三　承和昌寶　中様
仁明天皇
承和年間



一　長年大寶　狭大
仁明天皇
嘉祥年間



一　饒益神寶　左神
清和天皇
貞觀年間



五　貞觀永寶　小字
清和天皇
貞觀十二年



四　寛平大寶　潤字
宇多天皇
寛平二年



六　延喜通寶　針書
醍醐天皇
延喜年間



四　乹元大寶　長元
村上天皇
元德二年



五　慶長通寶　寶頂星
後陽成天皇
慶長十一年



八　元和通寶　小字
後水尾天皇
元和元年
背有一字



六　寛永通寶　二水
後水尾天皇
寛永三年
背有三字



九　寛永通寶　島屋錢
靈元天皇
寛文年間



十　寛永通寶　擺寶
後櫻町天皇
明和五年
背有長字



十　寛永通寶　鐵錢
孝明天皇
安政六年



十　寛永通寶　當四大字
後櫻町天皇
明和五年



文久永寶　當四
長寶省宝
孝明天皇
文久三年

十



十



附錄

七　大世通寶　仰字
我邦長祿年間琉球
大世王尚泰久鑄



九　世高通寶　小字
我邦寛正應仁之間
同上世高王尚德鑄



六　金圓世寶
我邦文明年間同上
金九王尚圓鑄



八　鳩字錢　俗曰封印錢
我邦天正前後
同上所用



皇國大錢

富國強兵　背虎 當百錢
今上天皇
慶應二年常陸國
水戸新町所鑄
八

壽比南山　背大黒 當二朱
同慶應二年
以後所鑄
七

皇國
別爐錢

天正以後元祿ニ至ルノ間大隅國加治木肥前國長崎及慶長前後ニ出テタル不知品ニシテ舊譜水戸錢或加治木錢ト稱スルモノ今別爐錢ト改ム

洪武通寶　背文治
天正元祿之間大隅國加治木村所鑄
九

鍔形錢　背鳳凰 當百錢
同 文久三年
羽後國秋田所鑄
八

元祐通寶
仝上
背文木
八

祥符元寶
後西院天皇
萬治二年肥前國
長崎所鑄
七

嘉祐通寶
同上
七

元豐通寶
同上
七

元豐通寶　中字
寛文元年
肥前國長崎所鑄
九

天聖元寶
同上
六

熙寧元寶
同上
七

紹聖元寶
同上
七

元豐通寶　縮寶
同上
八

元豐通寶　小字
同上
七

元通通寶
萬治元祿之間長崎
及加治木所鑄
五

天聖元寶　一天聖
同上
三

熙寧元寶　肥足寶
同上
五

元豐通寶　異寶
同上
八

景德元寶　山頭景德
同上
四

治平元寶　廣元
同上
五

元豐通寶　二寶
同上
又有王寶
四

元祐通寶　小字異寶
同上
五
六

永樂通寶　痩字 倚永
疑慶長以前
所鑄
俗曰中正手
六

永樂通寶　仰永
同上
二

皇國
民間錢

舊譜島錢ト稱ス足利氏以降本邦ノ民間ニ行ハレシモノナリ今民間錢ト改ム

元符通寶　同上
同上
七
七

永樂通寶　肥永
同上
六

祥符通寶
加治木別種
九

七　開元通寶　所鑄年代未詳或日本邦民間私鑄



八　太平通寶　同上



七　淳化元寶　同上



六　治平元寶　同上



六　淳熙元寶　同上



七　永樂通寶　同上



六　天元通寶　同上



六　元開通寶　同上



皇國繪錢

本編ニ舉クルモノハ皆寛永錢座ニ於テ祝鑄セシモノナリ

六　和同開珎　背駒引　寛永錢座鑄





七　駒引　同上　入駒



八　駒引　同上　出駒



六　駒引　同上　吉田駒　但三州吉田寛永錢座所作



四　駒引　同上　衣冠駒



五　駒引　同上　瓢箪駒



六　駒引　同上　大形猿引



六　大黒　同上　直向大黒



五　大黒　同上　弘方大黒

六　大黒　同上　襟附



五　大黒　同上　一俵大黒



六　蛭子　同上



五　蛭子　同上　釣戎



四　藤九　背九曜星　同上





四　阿比羅　同上



八　念佛　同上　車念佛



三　念佛　大形念佛　同上





五　念佛　同上　蓮巖念佛



六　念佛　同上　直向念佛



六　念佛　同上　題目



皇國穴一錢

古名福一王ト稱ス兒童ガ遊戯ノ器ニシテ德川時代ニ用ヒシモノナリ

四 橋辨慶 舊記亦為寛永錢座之物



五 蕪 同上



五 鉤蟶子 同上



四 駒引 猿乘駒 同上



五 大黑 大形稜附 同上



支那國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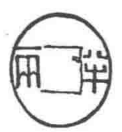
五 半兩 兩山 漢文帝 五年



六 半兩 十字 同上



六 半兩 兩山 漢武帝 建元五年



四 半兩 有輪十字 同上



六 五銖 上横文 漢宣帝 本始以後所鑄



七 五銖 下半星 同上



四 大泉五十 小様 新王莽 居攝二年



三 貨泉 重郭 新王莽 天鳳元年



五 五銖 三國 呉蜀之地所行



七 五銖 六朝 製作類四銖錢



五 五銖 同 遼代所行



二 永安五銖 背反郭 北魏孝莊帝 永安二年



四 常平五銖 瘦字 北齊文宣帝 天保四年



七 五銖 長字 隋文帝 開皇元年



八 開元通寶 左挑 唐高祖 武德四年



七 乹元重寶 大字 唐肅宗 乹元二年



三 通正元寶 左挑 前蜀高祖王建 通正元年



五 乹德元寶 小字 前蜀後主王衍 乹德年間



唐國通寶 大字 南唐元宗璟 中興元年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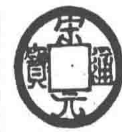
八



一 大安元寶 長字 遼道宗 大安年間



四 宋通元寶 廣穿 宋太祖 開寶二年



四 太平通寶 廣穿 宋太宗 太平興國年間



○明治泉譜別集

九　淳化元寶　楼郭
宋太宗
淳化元年

九　天禧通寶　昂寶
宋真宗
天禧年間

三　至和元寶　美制
宋仁宗
至和元年

四　治平元寶　大様
宋英宗
治平元年

十　祥符通寶　大字
宋神宗
大中祥符年間

九　皇宋通寶　木皇宋
宋仁宗
寶元二年

十　嘉祐元寶　美制
宋仁宗
嘉祐年間

八　熙寧元寶　濶字
宋神宗
熙寧年間

七　元豐通寶　隷書濶字
宋神宗
元豐年間

七　紹聖元寶　背月星（八・九）
宋哲宗
紹聖年間

七　聖宋元寶　糙聖
宋徽宗
建中靖國元年

六　大觀通寶　廣觀
宋徽宗
大觀年間

五　元祐通寶　草元
宋哲宗
元祐年間

八　元符通寶　挑元
宋哲宗
元符年間

四　崇寧通寶　小字
宋徽宗
崇寧年間

八　政和通寶　楷書
宋徽宗
政和年間

○明治泉譜別集

宣和元寶　濶緣（三・二）
宋徽宗
宣和年間

七　正隆元寶　肥元
金海陵王亮
正隆二年

六　建炎通寶　無背
南宋高宗
建炎元年

三　至大通寶　濶字細緣
元武宗
至大年間

五　宣和通寶　楷宣
宋徽宗
宣和年間

七　大定通寶　瘦金體
金世宗
大定十八年

五　淳熙元寶　無背
南宋孝宗
淳熙元年

三　天啓通寶　小字
天完徐壽輝
天啓元年

七　大中通寶　瘦金體
明太祖
即位前所鑄

八　永樂通寶　濶緣
明成祖
永樂十年

七　弘治通寶　瘦字
明孝宗
弘治十六年

二　隆慶通寶　濶緣
明穆宗
隆慶四年

九　洪武通寶　小様
明太祖
洪武年間
背有一錢字

八　宣德通寶　背濶緣
明宣宗
宣德九年

七　嘉靖通寶　寄郭
明世宗
嘉靖六年

八　萬曆通寶　鐵邊
明神宗
萬曆四年

- 泰昌通寶　重點通　明光宗紀元　熹宗天啓元年鑄　六
- 崇禎通寶　重點通　明毅宗　崇禎年間　九
- 隆武通寶　重點通　明紹宗　隆武元年　六
- 大明通寶　小様　明魯王以海　弘光乙酉鑄於浙江　背有戶字　四
- 天啓通寶　厚肉　明熹宗　天啓元年　五
- 弘光通寶　大字　明安宗　弘光元年　六
- 永曆通寶　兲寶　明桂王　永曆年間　三
- 大順通寶　小様　大西張獻忠　五

- 利用通寶　細緣　周吳三桂　僭立以前所鑄　九
- 洪化通寶　濶字　吳世璠　洪化年間　九
- 天命通寶　小字　清太祖　天命年間　二
- 康熙通寶　巨熙　清聖宗　康熙年間　九
- 昭武通寶　月中寶　周吳三桂　昭武年間　八
- 天命皇寶　瘦字　清太祖　天命初年　五
- 順治通寶　無背　清世祖　順治年間　七
- 雍正通寶　小字　清世宗　雍正年間　八

- 乾隆通寶　單點通　清高宗　乾隆三年　十
- 道光通寶　單點通　清宣宗　道光年間　九
- 同治通寶　重點通　清穆宗　同治年間　八
- 太平天國聖寶　小字　太平主洪秀全　清咸豐元年僭立　七
- 嘉慶通寶　單點通　清仁宗　嘉慶年間　九
- 咸豐通寶　鐵錢　清文宗　咸豐年間　六
- 光緒通寶　重點通　清今帝　光緒年間　八

支那折二錢

- 熙寧重寶　大字　宋神宗　熙寧年間　五
- 元祐通寶　濶緣瘦字　宋哲宗　元祐年間　四
- 政和通寶　寄郭　宋徽宗　政和年間　五
- 元豐通寶　美制　宋神宗　元豐年間　六
- 聖宋元寶　濶字　宋徽宗　建中靖國元年　四
- 宣和通寶　進和　宋徽宗　宣和年間　五

四　建炎通寶　仰通　南宋高宗　建炎年間

五　紹興通寶　接郭　南宋孝宗　紹興年間

三　至正通寶　中字　元順帝　至正年間　背有満文二字

三　洪武通寶　大字　明太祖　洪武年間　背有二錢字

五　紹興元寶　小字　南宋孝宗　紹興年間

二　乾道元寶　中字　南宋孝宗　乾道年間

四　大中通寶　小字　明太祖　即位前所鑄

四　隆武通寶　肥字　明唐王　隆武年間

支那大錢

五　崇寧通寶　當三　大字　宋徽宗　崇寧年間

三　大觀通寶　當十　小字　宋徽宗　大觀年間

六　崇寧重寶　當三　鐵字　同上

五　端平通寶　當三　大字　南宋理宗　端平元年

四　大元通寶　當十　小字　元武宗　至大二年

四　大中通寶　當十　小字　背文　十　明太祖

四　至正通寶　當三　小字　元順帝　至正年間　背文三

三　洪武通寶　當十　背無通　背文　京十　明太祖

五　天啓通寶　當十　無背　明熹宗

七　咸豐重寶　當十　背同上　同

七　咸豐通寶　當二十　背寶福　清文宗

六　咸豐通寶　當十　背寶泉　同　鐵錢

支那厭勝品

支那ノ古代ヨリ宮中ノ祝賀或ハ道士ノ星辰ヲ祀ル爲メニ鑄造シタルモノニシテ本邦ノ繪錢ト稍相同シキモノナリ舊譜ハ打馬格錢ヲモ厭勝品ノ中ニ置キタレド本編ハ之ヲ區別ス蓋シ打馬格諸品ハ存在稀ナルヲ以テ二編ニ出ダス

四　長命富貴　宋元以後所造乎　背文數種



三　龍鳳　同上



六　厭勝大錢　透シ錢　同上



七　同上　眞鍮錢　面 長命富貴　背 金玉滿堂



安南國錢

一　太平興寶　無背　丁先主部領　太平年間



二　天福鎮寶　無背　黎先主桓　天福三年



八　元豐通寶　別爐　陳太宗煚　元豐年間



六　紹豐元寶　別爐　陳裕宗暐　紹豐年間



五　咸紹元寶　陳廢主日禮



三　熙元通寶　陳末僭王　熙元王阮氏



五　天聖元寶　陳末僭王使　天聖王所鑄



六　聖元通寶　胡一元　聖元年間



七　漢元通寶　胡漢蒼



七　安法元寶　黎太祖利　即位前所鑄



三　天慶通寶　長字　陳末天慶王　蓋黎利擁立



三　順天大寶　細縁　太祖利　順天年間



四　紹平通寶　長字　黎太宗龍　紹平年間



五　大和通寶　別爐小様　黎仁宗濬　大和年間



七　光順通寶　小字　黎聖宗灝　光順年間



七　洪德通寶　小字　聖宗灝　洪德年間



七　景統通寶　大字　黎威穆帝濬　景統年間



六　洪順通寶　小字　黎襄翼帝瀅　洪順年間



五　太平通寶　黎末僭王　金江王所鑄



明德通寶　潤縁　背七分　四　東都莫登庸　明德年間





八　永壽通寶　行書　黎神宗維祺　永壽年間



八　景興通寶　隷書　黎顯宗維祧　景興年間



七　昭統通寶　小字
黎末帝
維祁昭統年間
背正

九　光中通寶　小字
東京主阮惠
光中年間

九　嘉隆通寶　小字
阮世祖映
嘉隆年間

七　明命通寶　小字
阮二世主祉潭
明命年間
砂鐵錢

五　泰德通寶　濶緣
廣南阮岳
泰德年間
背文有七分同明德錢

八　景盛通寶　小字
東京主阮弘瓚
景盛年間

十　同上　大字
背七分
砂鐵錢

七　紹治通寶　大字
阮三世弘時
紹治年間

安南不知品

五　正隆元寶
疑黎莫二氏之交所出
以下俗曰正隆手

五　明宗定寶
同上
以下俗曰明宋手

四　天禧通寶
同上

七　光順通寶
同上

六　玄聰通寶
同上

五　政和通寶
同上

五　乾元通寶　黃銅
疑莫氏以後
俗曰乾元手

四　紹符元寶　赭褐銅
疑莫氏之末
俗曰紹符手

五　元豐通寶
同上

五　紹聖元寶
同上

五　開元通寶　同上
同上

五　景德元寶　以下五品同上
同上

四　元祐通寶
同上

五　元符通寶
同上

三　永利通寶　砂鐵
疑清商鑄於福建地方
俗曰永利子

七　泰昌通寶　同
同上

七　天啓通寶　同
同上

七　永樂通寶　同
同上

六　永昌通寶　同
同上

七　宣德通寶　同
同上

七　隆慶通寶　同
同上

六　寛永通寶　同
同上

六
康熙通寶 同
同上


八
至道元寶 奥鈴
疑西山之亂
以後所出


八
開元通寶 奥鈴
同上


七
皇宋通寶 同
同上


八
太平通寶 赤銅
疑黎末阮初
所出
俗曰景興手


六
元豐通寶 同
同上


八
熙寧元寶 同
同上


八
紹聖元寶 同
同上

八

八
元符通寶 同
同上


七
萬曆通寶 同
同上
背有匣字


七
寬永通寶 同
同上
背或有文元足之字


七
元豐通寶
疑景興以後摸
本邦長崎錢手


九
聖宋元寶 同
同上


七
祥符元寶 同
同上


七
利用通寶 同
同上
俗曰洺元手


八
祥符通寶 白銅
同上


朝鮮國錢

七
海東通寶 長冠
高麗肅宗
明孝王六年


四
東國通寶 長冠
明孝王
同上


十
常平通寶 廣穿
我明治十六年
以後所鑄


二
三韓通寶 長冠
明孝王
同上


五
朝鮮通寶 小字
太祖康獻王
明洪武年間


七
常平通寶 折二 三字背
肅宗元孝王
清康熙年間
背文京水二


田中啄石刻

別集諸錢所藏家名氏

和同　土佐 風山軒　今井貞吉
萬年　探古樓　柏木貨一郎
神功　越後 松堂　原宏平
隆平　蘭谷　中澤彥吉
富壽　寶丹樓　守田寶丹
承和　風山軒　今井貞吉
長年　伊勢 養源舍　芝原七右衞門
饒益
貞觀　伊勢 財仙堂　水谷熊藏
寬平　養眞亭　馬島杏雨

延喜　蘭谷　中澤彥吉
乾元　京都 富泉堂　小倉豐吉
慶長　蘭谷　中澤彥吉
元和
寬永
同　備後 春泉堂　綱宮鶴松
同
同
同 當四　蘭谷　中澤彥吉
文久
同 艸書

大世　風山軒　今井貞吉
世高　蘭谷　中澤彥吉
金圓　同
鴻字　春布菴　中川近禮
富國　寶丹樓　守田寶丹
壽比　榧園　根岸武香
洪武　蘭谷　中澤彥吉
同 木　寶丹樓　守田寶丹
祥符　京都 泉貨堂　中島孝次郎
天聖
嘉祐　蘭谷　中澤彥吉

熙寧　養源舍　芝原七右衞門
元豐
紹聖　養眞亭　馬島杏雨
元豐
同 大字　蘭谷　中澤彥吉
同 小字　春布菴　中川近禮
同 異寶　榧園　根岸武香
元通　風山軒　今井貞吉
景德　寶丹樓　守田寶丹
天聖
治平　備後 醇生園　五十川源吉

熙寧
元豐　松堂　原宏平
元祐　寶泉堂　鷲田信詮
同 篆　蘭谷　中澤彥吉
元符
同 篆
永樂　共古齋　山中笑
同　蘭谷　中澤彥吉
祥符
開元　長壽堂　高橋圭介
太平　蘭谷　中澤彥吉

淳化　美作 寬永堂　川口藤十郎
治平　養眞亭　馬島杏雨
淳熙　風山軒　今井貞吉
永樂　春布菴　中川近禮
天元　靜嘉堂　岩崎彌之助
元開　同
和同
入駒　蘭谷　中澤彥吉
出駒　同
吉田　三河 杜堂　小野道平
衣冠　風山軒　今井貞吉

瓢簞　寶丹樓　守田寶丹
駒引 大形　橫濱 樂眞亭　藤田已之助
大黑　土佐 甘泉堂　堀見馬之助
弘法　越前 聽泉亭　小川孫三郎
襟附　富泉堂　小倉豐吉
一俵　蘭谷　中澤彥吉
蛭子
同 釣上　京都 淳風堂　松井時三
藤丸　備後 鷗波亭　山路央之介
阿日羅　養眞亭　馬島杏雨
念佛　武藏 六有軒　諸井興久

靈嚴　靜嘉堂　岩崎彌之助
大錢
眞向　考古堂　龜田一恕
題目　淳風堂　松井時三
橋辨慶　尾張
蕪　貞松室　守田登女
蛭子　大阪 脩生堂　谷村含萬
駒引　榧園　根岸武香
大黑　蔎柏居　岡田村樵
美作
同 十字　寶丹樓　守田寶丹

○別集諸錢所藏家氏名　三

同 有輪　蕺柏居　岡田村雄
同 十字　蘭谷　中澤彦吉
五銖　蕺柏居　岡田村雄
同 下半星　播磨 古蘚亭　奥村郁太郎
大泉　養眞亭　馬島杏雨
貨泉　■
五銖　寶丹樓　守田寶丹
同　蕺柏居　岡田村雄
同　共古齋　山中笑
永安　備後 磨墨齋　岡本直三郎
常平　駿河 靜修軒　■崎鎌造

五銖　■
開元　寶丹樓　守田寶丹
乹元　蘭谷　中澤彦吉
通正　同
乾德　泉貨堂　中島孝次郎
唐國　花咲庵　前橋榮五郎
同 篆　蘭谷　中澤彦吉
大安　■
宋通　寶丹樓　守田寶丹
太平　杜堂　小野道平
淳化　蘭谷　中澤彦吉

祥符　同
天禧　聽泉亭　小川孫三郎
皇宋　蘭谷　中澤彦吉
至和　寶丹樓　守田寶丹
嘉祐　蘭谷　中澤彦吉
治平　同
熙寧　同
元豐　寛永堂　川口藤十郎
元祐　花林塔　三上毋子太郎
紹聖　■
同 篆　蘭谷　中澤彦吉

聖宋　寶丹樓　守田寶丹
崇寧　風山軒　今井貞吉
大觀　蘭谷　中澤彦吉
政和　同
宣和　■
同 篆　■
同 楷宣　伊勢 白水堂　三宅次平
正隆　蘭谷　中澤彦吉
大定　備後 長壽堂　高橋圭介
建炎　共古齋　山中笑
淳熙　蘭谷　中澤彦吉

○別集諸錢所藏家氏名　四

至大　同
天啓　山城 洗玉齋　西村博
大中　蘭谷　中澤彦吉
洪武　榧園　根岸武香
永樂　蘭谷　中澤彦吉
宣德　同
弘治　同
嘉靖　■
萬曆　蘭谷　中澤彦吉
泰昌　聽泉亭　小川孫三郎

天啓　蕺柏居　岡田村雄
崇禎　蘭谷　中澤彦吉
弘光　同
隆武　伊豆 梅竹居　柳下知之
永曆　備後 淑愼堂　岡本庫之祐
大順　■
興朝　■
利用　蘭谷　中澤彦吉
昭武　同
洪化　淑愼堂　岡本庫之祐
天命　泉貨堂　中島孝次郎

同 通　靜修軒　野崎鎌造
順治　蘭谷　中澤彦吉
康熙　■
雍正　■
乾隆　■
嘉慶　■
道光　■
咸豐　蘭谷　中澤彦吉
同治　風山軒　今井貞吉
光緒　蘭谷　中澤彦吉
太平　■

熙寧　蘭谷　中澤彦吉
元豐　白水堂　三宅次平
元祐　寶泉舎　鷲田信詮
聖宋　泉在園　堀田秀雄
政和　京都 碧雲館　伊藤洞月
宣和　風山軒　今井貞吉
建炎　蘭谷　中澤彦吉
紹興　■
同 通　蘭谷　中澤彦吉
乾道　寶泉舎　鷲田信詮
至正　養眞亭　馬島杏雨

大中　蘭　谷　中澤彥吉
洪武
隆武　蘭　谷　中澤彥吉
崇寧　寶丹樓　守田寶丹
仝 重　寶水軒　新井七三郎
大觀　梅竹居　柳下知之
端平　甘泉堂　堀見馬之助
大元
至正　（岩代）尚文窟　森惣兵衛
大中　養眞亭　馬島杏雨
洪武　聽泉亭　小川孫三郎

天啓
咸豐　靜修軒　野崎鏃造
同鐵　長壽堂　高橋圭介
長命　貞松堂　守田登女
透シ　寶源樓　小林源藏
元豐　磨墨齋　岡本直三郎
紹豐　友泉堂　友野長祥

咸紹　風山軒　今井貞吉
熈元　醇生園　五十川源吉
天聖　寶丹樓　守田寶丹
聖元　共古齋　山中　笑
漢元　（備後）養老軒　古志卓三
安法　蘭　谷　中澤彥吉
天慶　寶分樓　守田重次郎
順天　（備後）花咲庵　前橋榮五郎
紹平　■眼居　石井四郎三郎
大和　共古齋　山中　笑
光順　蘭　谷　中澤彥吉

洪德　同
景■　風山軒　今井貞吉
洪順　蘭　谷　中澤彥吉
太平　共古齋　山中　笑
明德　（羽後）幾久迺家　越島幾久太郎
永壽　蘭　谷　中澤彥吉
景興　同
昭統　風山軒　今井貞吉
泰德　同
光中
景盛　（越後）古愚堂　鷲田土三郎

嘉隆　蘭　谷　中澤彥吉
同 七分　青貨堂　貫井銀次郎
明命　寶丹樓　守田寶丹
紹治　淑愼堂　岡本庫之祐
正隆　風山軒　今井貞吉
光順　聽泉亭　小川孫三郎
明宋　靜嘉堂　岩崎彌之助
玄聰　鐵竹齋
天禧　富泉堂　小倉　吉
政和　蘭　谷　中澤彥吉
乹元

開元　（羽前）榮壽堂　樋越儀平
紹符　靜嘉堂　岩崎彌之助
景德　蘭　谷　中澤彥吉
元豐　松旭園　今村　篤
元祐
紹聖
元符
永利　寶丹樓　守田寶丹
永昌　蘭　谷　中澤彥吉
泰昌　養眞亭　馬島杏雨
宣德　寶丹樓　守田寶丹

天啓　養眞亭　馬島杏雨
隆慶　長壽堂　高橋圭介
永樂　同
寬永　（備後）芝蘭軒　吉田茂左衛門
康熈　養眞亭　馬島杏雨
太平　蘭　谷　中澤彥吉
至道　風山軒　今井貞吉
元豐　蘭　谷　中澤彥吉
開元　同
熈寧　同
皇宋　風山軒　今井貞吉

紹聖　蘭　谷　中澤彥吉
同

三韓　風山軒　今井貞吉常平
東國　同　　同　折二　蘭谷　中澤彦吉
朝鮮　青貨堂　貫井銀次郎

以上貳百七十品中川近禮氏ト討議シテ其原品ヲ採集シ體裁ヲ定メタリ又舊譜ノ擧グル處ニ對シテ訂正取捨シタル諸錢ノ理由ハ別ニ備考一卷ヲ編シテ之ヲ詳ニス可シ

蘭谷　又識

○別集諸錢所藏家氏名　七

例　言

一斯譜ニ載スルモノハ本集ノ定ル如ク世ニ存スル多カサル諸錢ナリ其楷級モ前例ヲ踏ミ初編ノ第一第二ハ本編ノ第八第九ニ相當スルモノト知ル可シ

一寶六化寶四化ノ二品ハ本集ニ周錢ト註ス近時種種ノ說有リテ面文寶字ニ非ラズトナスニ至ル其當否未ダ決セサルヲ以テ姑ク舊名ヲ存シ春秋列國ノ交支那ノ東北ニ於テ出テタルモノトナス

一一化ハ本集一刀ト稱ス其制作六化四化ト同時ニ出テタルコト疑無シ又寶貨ノ小錢ハ形勢半兩ノ窳薄ナルモノニ似タリ恐クハ秦漢以降民間ノ私鑄ニ係ルカ到底六化四化同時ノモノニ非ス

一秦半兩ハ厚薄ノ二樣アリ其斤量相均シ本編ニハ厚肉ニシテ小字ナルヲ擧ク

一明化ハ亦嘗テ明刀ト讀メリ其時代ハ秦末漢初ニ當リ西北地方ニ出タルモノヽ如シ

一半兩錢八銖ハ本集ニ撰ヒシモノ秦錢ニシテ八銖錢ニ非ラズ故ニ之ヲ改メ此編ニハ其傳形ノモノヲ出ダス

一貨布ハ外郭ヲ鑢セルモノト然ラサルモノヽ二種有リ此編ニハ其鑢セサルモノヽ中製作大布横千

ニ類スルモノヲ載ス

一後漢五銖ハ製作大泉五十ニ類スト云フ然レ𪜈建武紀年五銖ノ泉笵ニ依レバ稍ヤ異ナルヲ覺フ故ニ今之ヲ改ム

一星文横文竪文ノ五銖今見ル所甚多シ數品ヲ本編ニ錄シ其餘之ヲ省ク其半ハハ後漢ニ出テヽ鑄爐ノ標識ナルガ如シ

一公式女錢ハ松菊莊ノ撰ヒシモノ其何ニ據リシヲ知ラス梁人顧烜既ニ說アリ背ニ孔郭無キモノヲ女錢ト言ヒ背ニ孔郭有ルモノヲ公式女錢ト言フト今之ニ從フ

一北魏五銖ハ本集ニ交股直筆ノモノヲ撰ヘリ然レ𪜈其錢質正シカラス支那ヨリモ一モ舶送セス本集ノ公式女錢トナセシモノ其製作梁錢ニ非ラズ却テ北魏ノ風アリ故ニ今之ヲ改ム

一蕃字錢ハ李佐賢ノ說ニ依テ本集西夏錢ニ揭ケタリ此錢質西夏ニ似ス天贊以下ノ遼錢ト異ナラズ遼史ニ撒刺的土產ノ銅ヲ以テ錢幣ヲ造ルヿヲ載ス思フニ此時鑄ルモノナラン其文字モ契丹ノ書タル疑無シ

一安南ノ乾符天符大定治平ハ亞細亞協會雜誌ニ依テ李氏ノ錢トナス

一天感元寳ハ本集ノ第三集ニ舉ルモノ背文明晰ナラズ且其鑄造ノ年代誤リアルヲ以テ再錄ス陳新公寳モ嘗テ陳公新寳ト讀ミ其時代モ大ニ誤レバ是亦再錄ス

一舊譜ニ載セタル安南手類錢ハ皆安南不知品ノ内ニ列ス其鑄造年代ノ稍ヤ推定シ得可キモノハ各錢ノ上ニ註ス

一紹祐手ハ偽造頗ル多シ今マ識者ノ正確ト定ルモノヲ載ス

一祥宋手ト名クル砂鑞錢ノ一種ハ李太宗ノ頃ヨリ多ク用ヒタルモノト言フ支那ノ古書ニ徵スルモ

其時代大ニ符合セリ

一咸平祥符景祐ノ若キ一種潤縁ニシテ文字異様ナルモノハ舊譜往々宋錢ニ混ズト雖𪜈亦自ツカラ安南ノ氣風有リ想フニ是等ハ李氏陳氏ノ前後ニ出タルモノニシテ其中ニハ支那ノ商賈ガ福建地方ニ於テ安南貿易ノ為メニ鑄造シタルモノアラン宛カモ我邦ノ九州別爐錢ノ如シ其事跡稍ヤ據ル可キアリ淳熈咸平政和ノ類亦然リ

一開國通寳ハ南唐ノ開元錢ヲ摸セリ李氏ノ時反徒開國王アリ疑クハ其人ノ鑄ル所カ

一寧民通寳ハ未ダ詳カナラサレド協會雜誌ハ廣南ノ地方ニ出ルモノナラント云ヘリ其時代ハ黎氏以後僭王ノ鑄タルモノナルベシ

一周元通寳ノ背文ハ未タ知ル能ハス此錢及明道稱法祥符政和宣和ノ諸品ハ皆黎末莫氏ノ起ルニ際シテ出テタルモノナリ獨リ宣和ハ其僭王ノ一ナル陳恭ノ鑄タルモノナラント思ハル

一正元開建崇明ハ莫氏ノ永定錢ト少シモ異ナルナシ正隆手ハ同シク黎莫二氏ノ交ニ出テタリト思ハル安南ノ錢文ハ支那ノ錢文ヲ摸スルモノ多キニ正隆手ニ限リテハ洪德大和光順等安南ノ錢文ヲ其儘ニ摸セリ大越史記ニ莫登庸明德二年舊年

號錢ヲ鑄ルト記ス恐クハ是等ノ類ナシ

一明宗手以下乾元手紹符手及大康永平宗元元通ノ諸品ハ皆莫氏以後阮氏ノ起ル迄ニ出テシモノニシテ其種類頗ル繁シ概略ヲ此編ニ擧グ

一元隆手ト名ケシハ西山ノ亂以後ニ出テタル安南最終ノ手類ニシテ皆薄小ナル眞鍮ヲ以テ造リ其種類夥シ紹承手ハ鉛錢ニシテ最近ニ於テ見出セシモノナリ

明治三十二年一月　蘭谷　中澤彦吉識

明治新撰泉譜別集 貳編

蘭谷　中澤彦吉編

皇國錢

六　和同開珎　中字銀錢
元明天皇
和銅元年
俗曰古和同

五　和同開珎　狹穿
同上
同　銀錢

六　和同開珎　廣穿
同上
同　銅錢

五　和同開珎　同
同上
同　銅錢

萬年通寶　大字
淳仁天皇
天平寶字四年

神功開寶　直功
稱德天皇
天平神護元年

隆平永寶　二水大字
桓武天皇
延曆十四年

富壽神寶　示神
嵯峨天皇
弘仁九年

寬平大寶　延尾
宇多天皇
寬平二年

乾元大寶　接郭長寶
村上天皇
天德二年

天正通寶　細字
後陽成天皇
天正年間

寬永通寶　三大點
明正天皇
寬永十三年

附錄

仙臺通寶　大樣
光格天皇
天明四年

箱館通寶　大字
孝明天皇
安政四年
背有安字

大世通寶　瘦全體
我邦長祿年間
琉球尚泰久鑄

金圓世寶　大字
我邦文明年間
同金丸尚圓鑄

皇國別爐錢

洪武通寶
土洪武
背治
天正元祿之間大隅國加治木村所鑄

洪武通寶
背木
同上

元祐通寶　背左
同上

元祐
背文　或以爲島古批元祐一

天聖元寶　俯寶
萬治元祿之間
長崎及加治木所鑄

景祐元寶　斜寶
同上

皇宋通寶　同上　䟽書



元豐通寶　同上　長寶



治平元寶　同上　貫平



祥符通寶　同上別爐　背有天下字





皇國
繪錢

和同開珍　俗曰珍開駒　寛永座祝鑄





寛永通寶　同上　背猿引駒





駒引　同上　大瓢駒



駒引　同上　手綱駒



駒引　同上　鞍馬駒



駒引　同上　永字駒



駒引　同上　見顧駒



駒引　同上



玉獄　同上



大黒　背大字





蛭子　同上　立戎



紋章　同上　紋盡



念佛　同上　元光念佛



大黒　同上　大黒



屋形　同上



紋章　同上　藤丸九曜



同上　同上　光明念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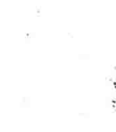
念佛　同上　蓮如念佛　傳曰蓮如上人書



同上　同上　亂念佛



駒引　同上　片手駒



同上　同上　堅念佛



題目　同上　瀾縁題目



農鶴　同上



皇國穴一錢

橋辨慶　或曰寛永錢座所造



駒引　俵卸駒　同上



駒引　分銅駒　同上



兎犬　同上



駒引　同上

支那國錢

寶六化　方冠　周景王鑄未詳　益列國時代東北之地所行



一化　大字　同上



寶四化　連輪　同上



寶化　小樣　疑秦漢之交所出



秦半兩　厚肉　秦始皇二十六年

八銖半兩　傳形　漢高后二年

四銖半兩　同兩山　漢文帝五年

五銖　三銖手　漢武帝元狩五年

明化　肥字　疑秦漢之交所出

四銖半兩　傳形　漢文帝五年

四銖半兩　同十字　漢文帝五年

五銖　下橫文　漢武帝元狩以後所鑄

五銖　五中上一星　漢武帝元狩以後所鑄　又下一星及有傍一星

布泉　上半星　新王莽居攝二年

大布橫千　貫壂文　王莽　同上

貨泉　左右決文　王莽　同上

五銖　銖下一星　同上　又有銖上一星

小泉直一　廣穿　王莽　始建國元年

貨布　大布手　王莽　天鳳元年

貨泉　左右傍星　同上　又有上下半星

上段	下段
後漢五銖　建武范 後漢光武帝 建武十六年	後漢四道五銖　白文 同靈帝 中平三年
五銖　小字 後漢	五銖　平字 同上
五銖　王金 同上	五銖　上半星 同上
五銖　上三竪文 同上 又有一竪文二竪文	五銖　五星 同上 又有種々

上段	下段
直百五銖　背為字 蜀漢昭烈帝 鑄於犍為郡	大泉五百　長字 呉大帝孫權 嘉禾五年
太平百錢 呉主孫亮 太平三年	豐貨　大字 後趙主石勒
孝建四銖　小様 宗孝武帝 孝建元年	五銖　公式女銭 梁武帝
太和五銖 北魏孝文帝 太和十九年	五銖　上横文 北魏宣武帝 永平三年

上段	下段
開元通寶　両排 唐高祖 武德四年	乾元重寶　接郭 唐肅宗 乾元二年
天福元寶　小字 後晉高祖 天福三年	蕃字錢 遼開國之初 撒剌的所鑄
重熙通寶　平熙通 遼興宗 重熙年間	清寧通寶　濶字 遼道宗 清寧年間
宋元通寶　廣穿大字 北宋太祖 開寶元年	太平通寶 同太宗 太平興國年間

上段	下段
明道元寶　遼勁 宋仁宗 明道元年	熙寧元寶　濶元 宋神宗 熙寧年間
聖宋元寶　木宋 宋徽宗 建中靖國元年	大觀通寶　捺り 宋徽宗 大觀年間
政和通寶　文政獨和 同 政和年間	宣和元寶　篆寶 同 宣和元年
宣和通寶　楷通 同上	靖康通寶　大字 宋欽宗 靖康二年

天盛元寶　濶緣
西夏仁宗李仁孝
天盛十年

光定元寶　同上
同神宗李遵頊
光定年間

龍鳳通寶　大字
宋韓林兒
龍鳳年間

宣德通寶　細字
明宣宗
宣德九年

皇建元寶　同上
同襄宗李安全
皇建年間

大定通寶
金世宗
大定十八年

大中通寶　背京
明太祖即位前
鑄於南京

弘治通寶　隷書
明孝宗
弘治十六年

萬曆通寶　跋曆
明神宗
萬曆四年

永曆通寶　大字
明桂王
永曆年間

永昌通寶
順李自成
永昌元年

興朝通寶
東平孫可望

隆武通寶　短畫長點
明紹宗
隆武元年

大明通寶　長字
明魯王以海
弘光乙酉鑄
於浙江背有工字

大順通寶
大西張獻忠
大順年間
背有戶字

利用通寶　小字
周吳三桂
僭立以前所鑄

天命皇寶　大樣
清太祖
天命初年

順治通寶　無背瘦字
清世祖
順治年間

嘉慶通寶
清仁宗
嘉慶年間
背有阿克蘇

咸豐通寶　鐵錢異寶
清文宗
咸豐年間

天命通寶
太祖
天命年

乾隆通寶
清高宗
乾隆三年
背有滿文阿克蘇

道光通寶
清宣宗
道光年間
背有阿克蘇

太平天國聖寶
清咸豐年間
洪秀全鑄

支那　折二錢

聖宋元寶　小字
宋徽宗

宣和通寶　小字
同上

乾道元寶　大字
同孝宗

政和通寶
同上

紹興通寶
南宋高宗

淳熙元寶　小字
同上
背無文

至正通寶　小字
元順帝

洪武通寶
明太祖

大中通寶　大字
明太祖

弘光通寶　小字
明安宗

至正通寶　當十
元順帝
背有蒙古書十及一兩重

洪武通寶　當三
同上
背有三錢

大中通寶　當十
明太祖
背有京十

利用通寶　當十
周吳三桂
背有一分

支那壓勝錢

合家清吉

日有萬陪

長命富貴

龍鳳

大上呪文

驅邪辟惡

五男二女

星官十二支

加官進祿

三魚 透〻錢 面背相同

連龍 透〻錢

双獅 同上

祥開百祿 黃銅錢 此類品尤多 皆出于明以後 背有福曜千春

梅花 同上

金玉滿堂 同上 背有長命富貴

支那打馬格錢

飛兎 圓穿

綠耳 圓穿

的顱 蜀照烈之名馬

綠耳 圓穿 古駿馬之名見于史記

追風 秦始皇七馬之一

華留 周穆王之名馬

- 魚目　漢代四駿之一
- 晉騎
- 馳出　背童子
- 龍馬　背四道
- 金喙
- 赤曾
- 龍馬
- 馳出騎

安南國錢

- 天感元寶　李太宗　通瑞二年
- 天符元寶　大樣　李仁宗　天符睿武年間
- 治平元寶　大樣　李高宗　治平龍應年間
- 乾符元寶　李太宗　乾符有道年間
- 大定通寶　李英宗　大定年間
- 元豐通寶　大樣　陳裕宗暭　元豐年間

- 紹豐通寶　小字　陳裕宗暭　紹豐年間　其元年當元至正二年
- 大治元寶　兩挑　陳裕宗暭　大治年間　其元年當至正十九年
- 大治通寶　背大字　同上
- 漢元通寶　大樣　陳末僭王胡漢蒼　漢蒼號漢元　其僭立當明永樂四年
- 大治元寶　篆書　陳裕宗暭　大治年間　其元年當元至正十九年
- 大治元寶　行書　同上
- 熙元通寶　大樣　陳末僭王阮氏　阮氏號熙元　其僭立當明洪武十四年
- 安法元寶　大樣　黎太祖利　即位前所鑄　黎利始起於乂安當明永樂十五年
- 正法元寶　黎太祖利
- 延寧通寶　黎仁宗濬　延寧年間
- 端慶通寶　大字　黎威穆帝濬　端慶年間
- 嘉泰通寶　大字　黎世宗維潭　嘉泰年間　其元年當明萬曆八年
- 大和通寶　中永　黎仁宗濬　大和年間
- 光順通寶　小字　缺　黎聖宗灝　光順年間
- 陳新公寶　黎末僭王陳新　所鑄　其僭立當明正德六年
- 景興通寶　大字　黎獻宗維潭　景興年間

乾隆通寶　背安南
黎末帝維祁之時
安南駐屯清兵鑄
雲南　當清

嘉隆通寶
阮世祖映
嘉隆年間
其元年當清嘉慶

安南不知品

元通通寶
疑安南李氏以降
所出
俗曰紹祐手

泰徳通寶　大様
廣南阮岳
泰徳年間
其元年當清

嗣德通寶
背有文文

元豐通寶
同上

元平聖寶
同上

立元通寶
同上
同上

堅利通寶
同上
同上

治平通寶
同上
同上

永治元寶
疑安南李
氏以降所
出
俗曰祥宋手

嘉祐平寶
同上
同上

天聖元寶
同上
同上

正元通寶
同上
同上

咸平元寶　異書
疑安南黎氏
以前所出
以下十品製作相同

景祐元寶
同上

治平元寶
同上

元祐通寶
同上

祥符元寶
同上
背有月星

皇宋通寶
同上

元豐通寶
同上

政和通寶
同上

開國通寶
疑安南僭王
開國王所鑄
開國王

咸平元寶　接郭
同上

嘉定通寶　背八
同上

周元通寶
疑黎末
僭偽所
作
背文未詳

淳熙元寶　結淳熙
疑陳黎二氏之
間所出

政和通寶　長寶
同上

寧民通寶
疑黎末僭王
所鑄

明道元寶
同上

祥符通寶
同上

稱法元寶
疑黎末僭王陳景所鑄
陳景

宋元通寶
疑陳末黎初僭王所鑄
俗曰熈元手

咸平元寶
疑安南李氏黎氏之間僭王所鑄居多
俗曰安法手

政和通寶
同上

宣和通寶
疑黎末僭王陳恭所鑄
陳恭

宣德通寶
同上

祥符元寶
同上

元祐通寶
同上
同上

元符通寶
同上
同上

永樂通寶
同上
同上

紹祐元寶
同上
同上

紹聖元寶
同上

聖宋元寶
同上

太聖通寶
同上

祥聖通寶
同上

洋元通寶
同上

開建通寶
同上

正隆元寶
疑黎末莫氏所鑄
俗曰正隆手

正元通寶
疑黎末莫氏所鑄
俗曰永定手

崇明通寶
同上

正隆元寶
同上
異元

開元通寶
同上

大定通寶
同上

大和通寶
同上

景元通寶
疑黎莫二氏之交所出
俗曰明宋手或皇恩手

祥符元寶
同上

大寶通寶
同上

洪德通寶
同上

宋元通寶
同上

祥符元寶

大康通寶

宋元通寶

治平通寶

永平通寶

元通通寶

太平通寶

元符通寶　疑莫氏以後所出　俗曰紹符手

祥聖通寶　疑黎莫之交僭王所鑄

治平聖寶　白銅　同

劉印平寶　同上

聖宋元寶　同

紹平聖寶　同上

景元大寶　黄銅　疑阮氏以降所出　俗曰元隆手

紹聖元寶　背正　同上

聖宋元寶　同上

祥元通寶　同上

洪武通寶　同上

嘉祐元寶　廣穿　同上

聖元通寶　同上

萬曆通寶　同上

祥符元寶　肥字　同上

開元通寶　廣穿　同上　俗曰治元手

元豐通寶　廣穿　同上

安法元寶　圓穿　同上

祥符元寶　同上

紹聖元寶　同上

洪化通寶　同　同上

安付元寶　同上

紹平聖寶　同上

治平聖寶　同上

治平通寶

紹承通寶　鉛錢

景興通寶　砂鐵

明命通寶　同上

朝鮮國錢

東國重寶　高麗肅宗　明孝王六年

朝鮮通寶　八分書小異　太祖康獻王　明洪武年間鑄

服部南郭　撰

大東世語

寛延三年（一七五〇）江都刻本

據寛延三年（一七五〇）
江都刻本影印

大東世語序

以余觀臨川氏之業別自千古
一家其於世說亦猶晉人之於
談也其已更臨川耶而已更晉
耶抑何難爲繼也蓋纔稱創
調云夫以晉代之俗風氣所靡
唯談是競靡不殊玉以投琳琅

以穀而絮爛乎相瞑蔑累乎載
跡總一時也爰及臨川氏注抑
爲已實世說之撮以資焉乃後操
觚家視於秦府龐不爭走何啻
有也於乎雖十難哉或使之必
二者集而其業成矣不然何世
不可爲即或繼焉胡竟泯泯累
世不可爲也至明有何氏語林
獨若其博該周悉既已羽翼見
稱而規擬摹倣猶且影響僅獲
請方識者益刪之役即取不當
含此於華亭亦不爲已撼爲果
哉不可爲也必二者集而後可
庶幾矣哉眼先生於

大東世語於是乎成矣余受而東
業則家中古風氣人士雅尚賺態
不翅若晰諸斯何其詞旨婉娩
晉人乎亦可乎叙事婉娩於臨川乎
此何於我
大東耶而距今數百餘載世無臨
川乎何憚不爲故遺於後之人

此事於我先生師其亡亦有造
物徵旨也柰尼我
大東國史策牒文獻足徵僅數
朝爾杞宋麁糲不過十得一甚則
空𦬇邈焉殆不可稽矣夕已則旁
搜野史稗說固陋不愈妄取以第
侏儒之語取諸濟俗則雖有珠玉
碛礫以觀物或璞也或璞也而碛

礫以視數百餘載人知其為璞自
斯撰錄則雖埋圻撰之勤昌若偏
指乎其與沐浴時俗耳目之班
如宋文翁而截之寔自不同夫侏
儒鄙矣其以鄙矣廢之者誰適從
而雅然侏儒鄙欲即文之卒亦遂
迹而行鮮不迷復要必須姑舍此孫
以而後縱橫唯意所之獨為何自
此觀察每見其為疾實安執一鑿
空逆古人之志俾支持拂詔旨耶
如志也唯其矜拂或可議焉耳已
在我乎若曰以謂我不校寬也夫
而彫琢之不可以已也至今其換

然易觀則固父不疑於為實推力
欲尺珠寸玉兼收不遺分品法箕
亦云備矣若夫呈章和歌咕光方
言雖然已璞瑩要鍛刻而惜也終
乎妄地矣且琬琰之似雖多奚為
臨川當有宜不必兼與過求之諸
也於是乎人將謂并其出珠必江之

陽、豈其無玉、必岷之崗、是不已華
國乎、蓋有大造于東也、注即不云
是法、而其所以復倣傚、須改擬
成章自然、則匪啻紬繹會萃之
勞也、抑又難哉、嗟乎是書一出、
世黠者必有不知而妄言、雖然無
亦猥比之語林、而名以相濟也、即韞
匵弗敢傳、將焉用之、或媒之謂何、
遂從史公于世、始俟賞音之士深
悟川者、定使焉耳矣、若乃遂作
之志、先生自敍、余小子何言、寬政
改元十月既冬　鵜孟一序





大東世語自序

我中古時自北藤氏世官阿衡、胄粱華腴、莫非族類肺腑之籍、閥閲之胄、猶尚夤緣、然後得厠其間、諸附離之者、倚其薦擢、或因姻婭、而取膴仕、其它庶姓之疎、無敢企望青雲、一切甘心泥塗中而已、於是一時濟濟焉、跨踐臺閣之上者、冠冕承世、資格異門、而中間三四百歲、俗爲一家矣、豈啻若晉代王謝琳琅芝蘭、別自爲風者哉、而其情協令言中韶音、亦且體氣所移養、

物精所多用、蓋有自然而然者也、地之相去也萬有餘里、世之相後也數百餘歲、何其雅尚標望之相似也、余昔壯也、旁讀家乘所記、有感於此其情言殆近韶令者、乃且隨見摘收、既已刪潤、以屬稿矣、中遭冗劇、棄而不卒、其稿亦從散亡、謂稗官鎖碎奚足愸寘、爾來幾四十年、忙然遺忘、不復爲意、比歲衰病相薄、萬事已矣、若夫修辭居業、邈如隔世、偶見小子曝書、忽得此稿於廢簏中、即取而視之、心目再新、如出它手、反

覆閲玩足消長夏仍重綜理姑假臨川氏標目
選次附之遂令小子繕寫焉亦可以自供笑樂
也本因事而附標不援標而選事故亡者闕焉
竊竊依倣非吾志也序以語小子南郭服元喬

大東世語自序　二

大東世語卷之一

德行

坂奧州當道坂將軍田村之孫。廣野之子。陸奧守。在任有淸理之稱。境內肅如。民夷安之。沒後無資。臨於棺殮。所有布衾一條而已。遺愛在人。至後思之。

藤三守眞作之子也。仕于大同承和之間。自東宮亮累遷至右大臣。早入大學。受習五經。立性溫恭。臨事明決。常延訶客。禮待盡歡。朝參途遇學生。必下馬而接之。當時以此著稱。

山田古嗣幼喪母。古嗣弘仁間人。廉謹寡言。母沒。敬事從母。天性篤孝。後遭父憂。哀毀

過禮。嘗讀書至於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在。流涕不禁。卷帙爲之沾濡。

良亞相安世桓武帝之子。葛原王之弟也。賜姓良峯。官至右大將大納言。贈正二位。生有貴寵。少好鷹犬事。騎射頗涉。諸技亦稱多能。比及成立。始讀孝經。舍書而歎曰。名教之極。其在茲乎。遂專勵志。稱爲名臣。

藤朝台名良繩。字朝台。藤內麿之孫。大津之子也。官至右大臣。官職超遷。同時知名。南年名南淵年名。參議民部卿。江音人阿保王之孫。本主之子。淸和帝侍讀。文章博士。官至參議。號曰江相公。以文名。皆以年長在於其下。朝台乃謂人曰。如南江二子。或碩學老成。或朝家鹽梅。吾以年少才劣。難在其上。每相出入。有慙於顏。良繩丁憂解職。數月之後。以本官起之。是時云云。又曰。左少將基經。少有風骨。才望素高。時論皆推非常器也。先帝已重其雅量。尤加親寵。今共四品。豈可安席。時有四位少將。則中將辭職。先賢所傳也。吾雖無古人之行。竊託懷遠之慕。今久妨賢路。固宜早避。遂稱病篤。屢以取暇。辭退切至。不肯就職。詔以年名爲左大辨。音人爲右大辨。基經爲中將。良繩遷爲左衛門督。良繩後母安氏。性悍。諸子皆被譴責。而良繩純謹孝事。安氏殊愛重之。

群偸夜入安養尼橫川慧心之妹之室。所有都將去。偶遺一衣於路。徒尼拾來納尼公。尼公時臥紙被中。乃曰。

渠已以爲己物。今雖遺落。不容復有於我。汝當速追與之耳。徒尼如其言。偸輩慚伏。并置諸物而去。

吏部郞藤貞高也省中暴死。小野右府藤實資。淸愼公之孫。參議齊敏之子。官至右大臣。稱賢右府。年九十二薨。時爲侍中。命出屍外。吏咨從何方。曰。應從東陳。於是當直諸人。欲觀其屍。都盡聚東。然後侍中俄命舉尸席。更從西陳。乃迎尸者外接而去。竟無一人見其醜狀者。

藤公道隆法興公兼家長子。官至攝政內大臣。號曰中關白。怨藤有國字賢。藤眞夏之裔。輔道之子。官參議。及執相權。乃奪其官祿。至御堂公道長

見後爲政得復官爵。道隆之子伊周（内大臣儀同三司、永延元后之兄）以罪左遷大宰帥。時有國爲府大貳。聞伊周遠流，慨然曰：伊父公之横，我嘗無罪見削奪。爾時自爲大辱。今帥公以相門后族投竄遠裔，想亦自思其辱，比我昔時殆倍。乃使其子迎謂曰：屬有局守，不能候迎。今此遠移，下情宿志奉公之時也。承乏之役，唯公所命。帥公感慚其厚，殊相親善。

永觀律師（源中納言國經之子，住禪林寺）補東大寺別當。爲拜堂向南都，履蹻徒行。沙彌二人，一人負裝從耳。途遇奉迎者自南來，問之曰：觀公爲拜堂南行，汝聞之邪。觀曰：乞丐僧身是也。

賀茂行祭，都輦之俗多車上觀，動乃爭地。平氏盛時，小松平内府（重盛，平相國長子，官内大臣，稱小松公）以車四五兩出觀。觀者偏側，已無可駐地。衆以公至，恐當被驅除。果退數車而進公車。既察其退者，皆空車也。公豫命占觀地，至乃相更耳。咸云公之温仁，不欲以貴勢奪人爾。

平治之亂，池家士宗清（彌平兵衛）爲平氏生獲源義朝之子頼朝（左馬頭源義朝，六條判官爲義之子也。平治中，藤信頼作亂闕下，義朝同謀。詔平氏伐之。義朝敗奔濃州，爲其下所殺。頼朝時年十三，相失於路，被虜減死，配流伊豆。後二十餘年，承保元，上皇密詔，率山東諸源，舉義兵，遂遣諸將討平氏滅之。詔授征夷大將軍、總追捕使，官至右大將、大納言，位正二位。建幕府鎌倉，遥制天下）。憫其年少，悉意保護，乃命所事池太夫人（平清盛適母也）泣請之，遂得宥死而竄豆州。

年後頼朝爲將軍，誅平氏，覇主鎌倉，以書邀池亞相（頼盛，官大納言，清盛異母弟，池夫人所生，別稱池家）暨宗清。亞相乃語宗清欲與俱。宗清曰：今乃執殳爲公前驅，固不敢辭。但此見邀，料爲報舊耳。方今平氏殲亡，宗清雖懦，若挾舊恩而東遊受榮，有何面目見鎌倉公乎。不赴，避去西州。

鎌倉公（頼朝）出途，見一老頭陀，風韻頗高。使人問之，即西行也。公素欽行名，乃大喜，延請行乃至府。行本將家子孫（西行本佐藤氏，名憲清，鎮守府將軍秀郷七世之孫，官武衛。後遁世爲僧，名圓位，又改西行），少壯練習武事。公因請問其略。行曰：自棄以來，家世所傳亦已散亡。今乃風月之外，都無所記。然亦不甚拒，爲公談兵一夕。及旦將出，公苦留不可，乃出銀造猫爲贈。行受而出，門前見兒嬉，便

與之去

波多盛通於鎌倉府俄受將軍命捕人時畠山重忠在側偶亦有助及受賞惡波多者證功非一人將軍召畠山問之止道不識其事如人所稱但聞盛通一人功而已毀者大慚

平泰時（北條遠江守時政之孫陸奥守義時之子武藏守）其父義時卒遺命曰地之肥腴物之攻緻凡百所有固宜在嗣子家但復分其餘賑濟弟妹既而泰時曰我不肖忝承家嗣何患不給弟妹則仰我生活是宜先焉耳乃擇物良者悉分弟妹所餘於家唯窳物而已

平武州泰時當路鎌府清廉率物諸將士贈賄有致奇珍便不悅曰諸君厚情將無以難得見貺耶其價亦應不貲諸君雖富財出有用是既無益於我而諸君有取於人寧可以玩好相共處藏乎盡隨其價出償而止爾後無行賄者

平宣時（北條庶族大佛氏陸奥守）老後謂人曰昔者相州（相模守平時賴）一夕見邀尋使再至曰既夜不必裝束願疾見臨乃著故直垂去至則相州自挈酒出曰偶有此物不可獨酌聊復迎爾恨無下物厨下或有餘食既已中夜人靜煩君唯所自得余乃秉燭入厨徧索無有僅見度上土器豆豉著餘棄在其中試且舉至相州曰亦足矣乃暢然對酌遂至歡醉其時率如是（相州爲政鎌倉儉薄率物）

平貞時（相模守時宗之子代職）隱身爲僧行脚遠地其實伺察政事得失至京城南有茅屋人出汲者雖極貧窶其容不鄙乃入乞投宿終夕語次因問其舊主人悽然曰昔嘗仕朝遭讒除名乃今如是問其曲悉

卽久我源内府通基也（相國通光之孫通忠之子也至右大臣號愛宕）客曰何不訟讒白其無罪乎主人曰白無罪則不得不辨讒慝辨讒慝則不得不顯君過我不忍也不德之身祚衰家亾亦天命已又將誰咎（貞時後還鎌倉上奏朝廷爲訟其冤遂復其官祿先是時賴憂遠方多私爲遍廻諸州貞時亦追其蹟故二子之時申冤抑懲姦邪政多得通）

言語

善相公（三善淸行官參議）與紀納言（發昭字寬侍讀學士至右大辨中納言）以論學事時至相詬罵外史考言曰二龍相鬭宅物

不可得助

藤氏獻策拜博士。自佐世（民部大輔菅雄之子。文章博士。嘗給事昭宣公家。以故公專推轂。）始昭宣公（基經。中納言長良之第三子。爲忠仁公嗣。相國攝政。封越前國公。諡昭宣。）薦令與獻策。時都良香（一名言道。文章博士）爲主司。紀菅諸儒紛論未肯。而以公故遂得獻策。良香嘗曰。藤氏之盛何求不得。若藤氏爲博士。吾曹何處生活

源公忠（光孝帝之孫。大藏卿國紀之子。仕延喜帝。官右大辨。）敏捷。公事無滯。常好放鷹。亦能飼養。日日出獵。或有非毀者。在上前

言安有王之蓋臣。日作飼鷹師乎。上曰。萬事不懈。旁及所好。固無不可。夙夜在公。亦復作得何事。（公忠食分禽味。或試雜調兩處雉肉。啖之進口即云。是某野雉。又進一口。即別云。是某野雉。一無違者。）

天曆時政治和平。稱踰延喜。上曰。世謂朕如何。主左右曰。通儕皆言頗緩也。上曰。然則知非謗言。在上不寬。古之聖誡也

藤朝成（內府高藤之孫。泉大將定國之子。一云。定方之子。中納言中宮大夫。）爲廷尉。行法猛酷。聞將有大赦。前日遣吏斷獄。因海賊三人手足殺之。于時云。賊遇朝成。大赦促刑

黃門藤爲輔（左大將定方之孫。左大辨朝賴之子。官中納言。）曰。人故態。如張設屛風。小有屈曲。亦以此立。而自不失嚴正。若徑欲方正則倒。且不作事。人以爲德言

藤有國以名譜與藤惟成。惟成驚曰。藤賢式大（藤賢有國之字。式大。惟成之字。）往日一雙也。何忽如斯。有國曰。寧入一士之跨。欲超萬人之首

江以言（大隅守仲宣之子。文章博士。式部大輔。）自云。昔在丁年。早登甲科。蓬宮芸閣賜宴。必蒙其召。王公卿相詩席必列其塵。雖慙才望之愚賤。未免風月之荷擔

藤實資自少稱賢者。而有好色之癖。見美婦過門。走出而要之。有側過者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實資曰。色色易賢

或難新月。蓋謂月初。藤公任（相國實賴之孫。賴忠之子。官大納言。）曰。三五夜中新月色。何必初月

伊勢齋宮畔有狐叢土。人神祠焉。延久中。有人射其狐死。州上朝議論其罪否。源經信（左大臣重信之孫。中納言道方之子。官大宰帥大納言。）在列。乃獨誦言曰。白龍魚服見困豫且

新羅國使來曰國王后有病聞日本有良醫丹雅忠。典藥頭忠明之子 願得遠假以託診治。白河帝時 下公卿議其遣不衆議未決源帥。經信 後至乃云外國王妻死於我都無關於是議定謝其國使。時公卿報書以禮辭多闕。輙不奏之旨。合江匡房作文有言雙鯉難達鳳池之浪。扁鵲豈入雞林之雲。

高陽院競馬讃前司明理。春宮亮藤純素之子 爲擊鼓誤槌已向勝者反失其人大怒馬上睨明理馳且罵曰禍哉如許小事猶且誤失宜矣明理行成。謙德公藤伊尹之孫。少將義孝之子。官至大納言。 始稱一雙行成已到亞相于今腐死舊讃司使我負失乃過亞相笑曰明理誤事被罵乃並口吾名連及邪。

菅廟祭用菅公忌日。菅公名道眞。字三。參議是善之子。自貞觀中。以文章博士對策及第。累進大將右大臣。延喜中。左降太宰帥。尋薨。正曆帝贈官相國。建祠京城北野。朝廷以時遣使祭焉。 源亞相經信曰彼廟祀不宜用樂公文不云乎。

仲秋翫月之遊避家忌以長廢。公九月三十日菊邊命飲小序文

源納言顯基 西宮左大臣高明之孫。大納言俊賢之子。官中納言。 常云願無罪乃自得看配所月。

白河帝謂左右曰吾文王也晳古文才不必躬自獨擢用江匡房。式部太輔匡衡曽孫。大學頭成衡之子。官大宰帥中納言。 豈非尚文耶。

藤成通 堀川右府賴宗曽孫。右大臣俊家之孫。大納言宗通之子。官大納言。號曰侍從大納言。 言詩用千里意已蕭條至云萬里更自遙遙

藤匠作 俊綱始隨毋爲橘氏子。本宇治公庶孽。後復藤姓。官修理大夫。不與公諸子齒。 在伏見莊雪後之晨宇治公 賴通。御堂相國道長長子。官至關白大政大臣。晩居宇治。號曰宇治公。 俄至匠作接待備盡精辦亦且不失山野幽賞之趣公歡焉遂爲勝會陪座之客戲曰主人今日之儲定是昨夢不爾何急給如是邪匠作曰已是棲託此境佳賞之儲邪可一日忘之。俊綱伏見莊山水皆勝。卅木園亭盡自然趣。有客時或使人旅裝過山。以爲遙觀。既自稱名園踰宅。宇治公値雪後清朝。欲有所遊觀。謂左右曰。俊綱常以莊誇言。今俄乘輿。驚其不意。亦是佳謔。遂乃命駕。至則莊門鎖閉。寂無人影。徑庭之際。雪色皓漫而已。皆怪其無賞雪待客之備。從者叩門頻呼。告公至。久之。應門者徐自旁徑出開門。從者呵曰。公至。何不速應。門者曰。主公命禁跡雪上。乃迂迴山路。失迎至今。衆皆佳賞曰。殊勝。狼藉遽開。公入賞雪移時。陪客責主人曰。相公故至矣。君何不設盛饌。公笑乃令客益責。主人曰。厨傳尋到矣。且山林之供。器物亦賤常耳。設有一二杯盤。都在山倉。遙隔無路。公曰。賤器何害。但須饌耳。主人乃起命取具。俄見家士十人。婢子十人。皆束裝鮮麗。導者一人提倉鑰先焉。後者一行。魚貫乜山。先者已跡。後皆踐其痕而行。既乃杯盤銀器人擎一物而返。返則最後

者爲先。亦皆以次依前叛而至。坐客遥看爲歡。遂具盛饌。佳賞終日。公大極酣樂。

禪林僧正（名深覺。九條右府師實之子。東寺長者法務大僧正。東大寺別當。長久中。壽八十九寂。）使人請時相曰（時相宇治公也）法藏壞矣。願得檀越修理之力。相公素敬僧正。即日令家吏率衆工至便請命。僧正色不怡謂其人曰。歸語爾相公。如此小事。即不解。何以爲天下事。衆反命。相公思其旨。未得。頃側有老女侍曰。僧正必是以腹爲法藏。公乃調美食饋之。僧正果悦。謝答曰。得見施材。法藏已修矣。

源師頼（左府師房之孫。中院右府顯房之子。官大納言。）中廢年餘。後起拜納言。屬主釋奠事。乃典禮曲悉。一一審問藤參議成通。在座謂曰。公練習故事。舊矣。獨以久廢。故理亦當少有失忘耳。師頼不答。但道入大廟。每事問。成通自悔失言。

江都督（江帥）自鎮西歸京。所得雜賄。密識其貨。當受與不分。載二艘。渡海覆沒一艘。非理貨船。無事而到。江歎曰。世已澆季。神亦無靈。

競馬人左將曹尾張兼時。右將曹敦行。爲耦馳逐。兼時。纏鞚數脱而不墮。然亦終以此後。乃問敦行曰。未審不勝者宜向何方。（兼時競馬未嘗有後）衆悦其言。更多纏頭。

藤基俊（大納言宗俊之弟。左衛門佐。）源俊頼（亞相經信之子。左京大夫。）並是和歌名家。恒心相競。基俊短俊頼以無學。俊頼聞之曰。文時朝綱無秀歌。（菅文時。江朝綱。二人並以學材稱。）躬恒貫之無佳詩。（凡躬恒。紀貫之。二人並以和歌稱。）何必才學。

平相國是刑部忠盛之子。（清盛祖正盛。讚岐守。父忠盛。刑部卿。清盛後至大相國。）少時以父任寵進。華族貴遊。賤其門地。多侮下之。天仁帝曰。若李門地。故應無若清盛華族爾。（初白河帝寵祇園夫人。後出賜忠盛。夫人時已有娠。上曰。生兒女即還朕。若男汝子之。既生清盛。當時人無識者。天仁帝密知之。故云爾。）

妙音公（師長。宇治左府頼長之子。保元初。父頼長起亂。事敗死。時師長以中納言除名。配流土州。後歸復官。至大政大臣。號曰妙音公。）少坐父事竄土州。後赦歸。源按察資賢（宮内卿有賢之子。官按察使大納言。）詣候之次。問土州事。公不答。乃慘然詠云。韓康獨往之棲。（江澄明辨山水對冊曰。韓康獨往之棲。花藥如舊。）按察不覺墮淚。

或問法然上人曰。弟子欲專念佛。唯時爲睡所障。何

以除之上人曰方窮乃念可也時稱德音

大原諸講師相與往河内投宿一家主人接待頗謹皆已解裝日猶未暝一師出書靜看主人問何書文講師曰止觀也又恐其野遇聽更道是止觀云者爾非云四卷（四卷止觀方言相亂）主人無言退且微誦曰此之止觀天台智者說已心中所行（止觀文）諸法師赧然大慚

平氏既自沒海宗盛父子俱被囚入京（宗盛平相國淸盛之次子。長子重盛薨後嗣宗官至内大臣壽永中平氏舉族皆死西海宗盛及子淸宗被虜受刑）觀者

喧擾有厲數人立看一人曰所謂厲憐王一人曰何也曰伊平宗第一人位高望重而不克治家既陷反逆一家自殺而不能同死苟生就囚如是乎不知醜甚固不若吾輩也傍人聞其言有理驚嘆曰心智誠不由形醜乎厲曰病業耳釋尊入滅猶爾現病戒賢智者不免病厲病那可耻

鎌倉幕士正旦會列三浦義村先至（義村祖平義明父義澄共爲鎌倉創業功臣族稱三浦義村至駿河守。）已居上頭有項千葉胤綱至（下總人千葉平忠常之子。亦爲鎌倉功臣千葉族名。）徑進踰義村坐即其上義村慍色自語曰下總犬不知圈胤綱卒應曰三浦狗齧其友（三浦與輪田同族輪田之亂義村得賣親之毀。）

藤亞相爲家（五條三品俊成之孫黄門定家之子。官大納言）曰作歌之心如過獨木橋方其撰思專慎不墜左右

貞應宮内（後堀川帝）省郎内侍内外相更之際時方秋候一内侍看直廬前楓樹曰向來此樹纔有一枝催紅已覺秋色之至今日早辭不可復認一郎舉首問何方之枝藤郎永綱在側曰定是西方

或人患羅褾褫易壞頓阿（小野宮能實之裔爲僧）曰羅褾者邊

絲粗斷鈿軸者嵌螺間剥然後可愛爾

隱者某世累既盡曾望月歎曰吾死去於世都無所戀戀但與天上辭可惜一別耳

僧圓爾（東福寺開祖諡聖一）與菅諫議爲長（長守之子）會丞相座菅世儒家常欲折圓爾丞相曰兩雄相遇可無一戰爾乃曰久聞菅公家世儒術是不菅色莊曰然爾曰我法授受自世尊五十五世達磨以來二十七世雖強弩窮矣爾等尚以系受系稱釋氏即以釋例儒恐亦當然不知公於孔子幾世菅不得應退

謂人曰。我擬以道義相角。而既陷伊重圍中。有病癩者。川上見氷忽復發。已不覺墮尸浮下流里餘。偶止一洲。乃蘇。自駭。且獨言曰。死乃得生。若生必死。幸哉吾死。一道人聞此事曰。怠乃得存。若存必怠。幸哉吾怠。萬事盡然。

晉法顯在西域。見晉扇。不覺淚下。法顯佛國記曰。法顯去漢積年。所與交接。悉異域人。山川艸木。舉目無舊。又同行分披。或留或亡。顧影唯己。心常懷悲。忽於此土佛邊。見商人以晉地一白絹扇供養。不覺悽然淚下滿目。或曰。在於異域。寧復作此柔態。邪弘融僧都曰。三藏可謂今情矣。

有爭田者。訟既不直。地入仇家。乃怒。驅惡少年。使行刈其禾。而所過遵路。行且刈之。其主出啐曰。我地非爭分。遷怒妄刈。無理太甚。刈者曰。爭田不勝。而刈勝者禾。固亦無理。既行非理。何禾不可刈。

衆人會談。及一秘事。或人曰。其許道人知此秘。登蓮法師在座。即起求雨具。座人問何之。蓮曰。欲詣某許聞秘事。爾皆曰。方雨。何乃太急。蓮曰。命理奄忽。那復爲人且待雨霽。

文和中。傳國璽劍在南朝。元弘帝出居南山。建武與京師分爭。北帝後光嚴帝於京。將即位。百官多疑無傳國璽。恐難行即位禮。衆議不決。時二條公藤良基。二條關白左大臣道平之子。繼爲關白大政大臣。爲相。足利公源尊氏。足利讚岐守貞氏之子。奉光明帝。至征夷大將軍大納言。後贈大相國。爲將。相公獨奮曰。方今國家以尊氏爲寶劍。臣願當神璽。以奉天朝。於是定策臨阼。

玄慧曰。酒有三遲。名人擬我行杯。而我左右相視。不輒受。一遲也。既受而不輒飲。待人目之。始下。一遲也。既飲而欲復行它。而他亦不輒受。一遲也。菅家文艸云。春物春情更問誰。紅樓一樹酒三遲。

政事

橘良基。治部太輔安吉之子。歷任五州。每罷歸。不載資財。常教子孫以潔己。其子在公良基子男十一人。在公其第六子也。問治政之要。良基曰。雖有百術。不如一清。良基。仁和三年卒。清貧無資。沒時。在黃門行平賻以絹布。乃得殯葬。

一條源公源雅信。寛平帝之孫。吏部王之子。官至左大臣。號曰一條。以王孫任官。朝事克治。不減老吏。人問其故。公曰。我以不才。尸素宗籍。世事人情。未嘗歷試。乃自散列。時每班朝位。必先人入。後人退。默而習者多年。乃亦得知一

二。

平惟仲（中納言時望之孫美濃守珍材之子官至大納言）為肥州時有請狀。於列投上卿源右府（雅信）為上卿右府素已保護惟仲爾日乃披狀難詰惟仲不滿見色右府曰若此狀在列固自應駁退於里第或亦應允是朝政爾何怨哉惟仲慚服

長曆帝見庶官衣袖漸廣不悅密命侍中（藤資房右府任孫）洛小野右府藤公（實資）。公曰誠如聖意請臣先受罪以懲其餘人必謂臣乃以老臣亦猶如是上從其

謀命公停朝杜門數日朝衣無敢踰制者（或云延喜時藤時平有此事）

源亞相俊明（大納言俊賢之孫宇治隆國之子官大納言）値公事時或遺攜令篇乃取臆裁行後校故事都無不中者。

藤為隆（參議為房之子官左大辨）於承保帝前讀諸奏事其日題目殊多帝有倦色為隆欲畢聞佯為不悟猶讀數事既餘五六帝不堪將起為隆猶為不見取一疏云伊勢祭主臣玄言申請天裁事高讀一發帝為宗廟事故復坐遂得盡奏

承保帝嘗夢藤顯賴（顯賴祖為房參議父顯隆中納言。顯賴官中納言。）引手進行故寵遇特重而為郎時奏進除目帝覽忽怒裂便却擲顯賴懼退既而其父顯隆入見上云外史諸遠未勘攝州公文者。顯賴何由錄進上自勵政事如此

北條泰時聽政日有訟獄。甲既極口申陳已理及乙者乃執要而對絕有辭甲者憮然不覺大息曰吁吾屈矣聞者嗤笑泰時獨感賞曰不然知過憚改遁辭不已多是訟者情已吾聽獄久矣未曾見若

此人眞率不吝矣遂喻乙者中分其理

青砥藤綱夜涉水從者誤失墜錢十文以告藤綱綱乃命別出錢五十文雇夫炬照水底而搜索焉訖得而歸或笑其得不償失綱曰不爾雇錢五十布在民間沒水十錢永失世寶是當患爾（藤綱為北條氏治地產。愛民施貧。事多仁蹟。其家不甚乏而奉躬甚儉。衣無縑帛。下飯唯用鹽少許而已。）

大東世語卷之一終

大東世語卷之二

文學

弘仁帝時。白氏文集一部。獨藏秘府。世未有睹者。帝幸河陽館。賦詩云。閑閣唯聞朝暮鼓。登樓遙望往來船。本白氏一聯也。試視野篁。野篁。參議岑守之子也。初幼隨父客遊。歸京。頗好弓馬。不事學業。後慚悔志學。十三試文章及第。官至參議。篁曰。聖製改遙作空更妙。帝驚曰。此樂天句也。本已作空。聊試卿爾。乃卿詩情。已至與白氏同邪。

弘仁承和之間。傳聞唐國有白居易工詩。而其集未

至。又有人傳云。在彼白傳。亦欽日本有野篁。其望樓詩。蓋爲野作。後遣使唐國。詔野篁充副。而與大使有違言。遂罷不發。人以爲憾。後長慶諸集始至。其內與野詩句暗同者三。承和元年。野篁爲聘唐副使。及五年。與四使俱泛海。將發。大使參議藤常嗣所駕第一船水沃穿鈇。有詔與副使第二船換易。篁固執。且抗論曰。初已選定。配最牢者爲第一船。今以損鈇。乃復改易。專以利己。與他危害。大使而如是。何以率下。篁家貧親老。但亦當退躬薪水。致匹夫之孝。乃因稱病不發。且作西道謠。以刺遣唐之役。其詞多犯忌諱。帝覽大怒。於是朝議。以爲造船之初。私自占次。已非例也。篁含命使外國。而佯病不行。罪當死。遂減一等。配流隱州。

嵯峨隱君子。源清。或云是弘仁帝子。少長不冠婚。不與人接。閑居耽學。無所不究。世傳。隱君子愛吟元稹詩。不是花中偏愛菊。此花開後更無花。忽見元形。示之曰。此花開盡爲是。傳作後字誤也。橘廣相神祇伯岑範之子。參議。左大辨。式部太輔。贈中納言。爲博士。斟亦遇不通。卽時策焉。必造西山質問焉。無不明了。廣相讀書敏速。横看便通。字行無滯。

宗岡秋津。秋津參議。左大辨。天長時人。老後應試。登第。上恤其頽齡。特詔褒之。秋津拜恩舞蹈。猶不任感戴。退自殿前徑乘得意。行且狂歌。不覺到建禮門。忽復得句。揚聲高誦曰。今宵奉詔歡無極。建禮門前舞蹈人。

發狂。不輟。衛士咥之。應曰。新進士某。衛士呵之曰。癡老學。乃敢作狂。此是禁門也。秋津初悟。回走。上聞。愈憐之。

延喜省試。江音人詩。有兩音字。作平聲用者。諸博士難駁。殆將不第。江乃徵誦菅公詩。雀飛千里未離地。上聞其事。詔曰。諸儒雖才。孰與菅公。於是登第。

都良香向菅公自讚其氣霽氷消一聯。氣霽風梳新柳髮。氷消浪洗舊苔鬚。公曰。下句鬼詞爾。

橘直幹。長門守長盛之子。官大學頭。文章博士。東宮學士。民部太輔。自作申文。倩

野道風（參議峯守之孫。大貳葛絃之子。官內藏頭。）書而進之。上（天曆帝）覧。以多陳沈滯之意。當時不悅。後禁省火。上避幸中院。侍臣出寶器移至行宮。上不問他。直云。直幹申文無恙耶。（直幹文。道風書。稱爲二絕。帝深重之。）

菅三品（文時。菅公道真之孫。大學頭高規之子。位三品。稱曰菅三品。）詩云。岸風論力。柳猶強。其兄雅規嘲曰。強字誠強。三品更思不得。良久乃咨曰。正當改何字。兄曰。吾亦不得。

天曆帝常召文臣菅文時等。論文。帝以詩自負。勝於文時。曾題宮鶯囀曉光。君臣同賦。帝作先成云。露

濃緩語園花底。月落高歌御柳陰。以爲壓卷。及文時作云。西樓月落花間曲。中殿燈殘竹裡音。帝悵然謂不可及。因命文時評御製。文時曰。聖作神妙。臣等誠不可企。但題已賦宮。而圍不特宮中。則不知上句以何見宮字意。帝笑曰。圍即朕宮內耳。文時曰。然。固已上林園也。然亦未必。帝又問朕作與卿優劣何如。不直則道不見。勿有所隱。文時曰。聖製固優。帝曰。不應爾。猶將何如。因顧侍中曰。若所不盡言者。異日所奏。都停勿受。蓋爲恐赫欲其吐實。文時曰。實可稱。持帝強命。詛誓。文時曰。臣詩實犯帝坐升一等。乃逃。帝愈感賞。

天曆時。任用源侍中延光（枇杷大納言。初爲藏人頭。）。有魚水之遇。侍中忽覺上有疎待之色。數日未得其謂。懼不朝。俄而召見。上曰。一學生藤雅材者（信濃守惟範之孫。致道之子。）甚有文章。何以至今不奏爲郎。任卿何物。侍中惶懼。遽奏雅材爲郎。

橘正通（少納言實利之子。一云逸勢之子。官宮內少輔。）不遇。每有浮海之歎。中書王（後中書王具平也。天曆帝子。親王中務卿。先是延喜帝子兼明拜中務卿。並有文才。

世稱曰前後中書王。）宅作序。有云。齡亞顏駟。過三世而猶沈。恨同伯鸞。歌五噫而將去。（橘正通初冬同賦紅葉高聰雨序結句也。）源爲憲（筑前守忠幹之子。文章生。伊賀守。爲憲與正通同從源順學。）在座怪尤。謂王曰。此生有所思。橘亦悽然墮淚。明日果赴高麗不歸。

一條帝內宴。中書王籍屬叔父。且以文學特詔侍宴。王率多居家。不喜朝儀。裝其日黽勉。內苦。既而名流亦皆盛列。（四條大納言公任。源大納言俊賢。侍從大納言行成。及諸博士與坐。）至詠江以言所作序曰。周文王載車右。（江以言陪宴同賦。所貴是

（賢才序語）王心已樂而後驩欣終宴後語人曰當爾時
但覺通暢不知冠裳束身
蒼波路遠雲千里白霧山深鳥一聲檣直幹石山作
僧脩然西渡雲爲霞鳥爲蟲以爲已作示人彼中
人云若作雲鳥乃佳

中原師任（師任曾祖春宗爲博士祖有家父致時相承世爲博士）作太史所掌
紀錄漸次悉已別寫藏家備副後朝錄多爲工匠
所盜失事發普購乃得之其子家（師任子師平師平子師遠師遠兼達諸道爲天文密奏博士）以復全備時謂世家太史忠不失

守若微師任簡策幾亡

藤吏部敦光（敦光官吏部侍郎世爲大儒）謂源顯季（六條修理大夫）曰君
當陞參議其途有五何以未調顯季曰然我嘗伺
上間從容聊有敢請上不許曰固亦須有文才而
後正自可由五途耳（永承帝好學時要官多以學才授之）

藤黄門顯隆永承時用事有寵人稱夜關白上曾言
乃欲令作侍中然我正須堪作四韻詩者耳黄門
乃初學詩

江成衡（匡衡之孫匡房之父）世有家學藏書甚多乃設一藏室
四面紙窗躬自在其中校補繕緝晒日刷風無所
不至擇謹厚生四人在側令一人披繙一人補寫
一人作糊一人裝綴日以爲常卒歲終身嘗曰吾
無異能可以修前貽後唯爲江家秘書監守不損
失吾事畢矣

宇治公建平等院與六條源右府（顯房中書王具平之孫左大臣師房之子官右大臣號曰六條一云所與大納言公任也）共行謀其地構門唯北
出爲可公問右府寺門復有北出者邪右府曰不
記爾車後偶有江冠者（匡房小時稱江冠者）渠雖年少既且

博洽乃呼問之江對曰天竺那蘭陀寺戒賢論師
所住（晉法顯佛國記曰祇洹精舍有二門一門東向一門北向江師所引或誤記此耳）震
旦西明寺圓測法師道場我六波羅密寺空也上
人所建皆是北出既有舊蹤唯公所依

釋能因（橘永愷父元愷肥後太守永愷繼知肥州初補文章生有學才人稱曰肥後進後棄官爲僧更名能因以和歌見賞於世）初見角夜節信（帶刀長）情太相得
乃從錦囊中出小木栫曰太古長柄造橋是其鉋
杮久已寶重願以當束帛之贈節信大悅乃亦探
囊出乾蟲示之曰是井堤乾蛙余先愛養死後著

身至今。請比編帶稱苔盛意。欣然相受而去。長柄古橋井堤蛙鳴。詠歌者流並所奇賞。

能因作白河秋風之詠。自謂絕佳。恨其不實。乃令流聞達遊東奧。潛匿半載。每出後園。面受風日。假作旅瘁之狀。而後出示人云。過白河關所詠。聞者更生興象。

承保帝幸西河。詩歌管絃分載三舟。陪遊諸臣各隨能分載。源帥經信獨未至。上頗不悅。比乃至。則皆已泛中流。源帥跪汀。招呼舟人曰。三舟不敢擇。乞因便迴棹。見載。人歎其兼達。（源帥乘管絃舟。兼獻詩歌。一云圓融帝時。公任乘三舟。事同此。）

或人篤學。而至老官不達。將隱。謂藤公賴長（大政大臣忠實次子。法性公忠通異母弟。官至左大臣。保元中作亂。死削官爵。）曰。下官今且遁世。於己一無所惜。但恨世人常言學令人窮。恐以予為口實。愈趣絕學。唯公家世台鼎。必當到三公。願究學達才。亦且為下官洗世口舌。

藤俊憲作內宴序。以稿視其父侍郎。（通憲。文章博士。實兼之子。官少納言。博學無不兼達。保元帝乳母夫也。帝即位用事。政尚名法。後亦以苛刻敗。其子俊賢。至東宮學士。參議。）咨問焉。侍郎粗看一過。便云。期已促矣。宜速繕寫上。俊憲猶自留意。徐閱一再。而後起。侍郎目送曰。是乃渠勝我處。侍郎時亦作序稿。懷之及覲。此作較而不出。

諸人夜集少納言通憲家。題夜深催管絃。同賦詩。皆已成。敦周苦思獨未得興。將索然。主人使有安朗詠。乃唱曰。第一第二絃索索。（白氏句也）敦周聞已。忽復得句。龍吟水霽兩三曲。鶴唳霜寒第四聲。詩遂成矣。殊至佳興。

方正

和參議直綱（一云真綱。大納言和氣清麿之子。官參議。）方議。人罪見法有不平者。爭不可得。乃歎曰。塵起之路。行人掩目。枉判之場。孤直何益。去職閉門。無病而卒。（時法隆寺僧善愷告少納言登美直名所犯罪。有司欲聽斷。而伴善男方熾用事。枉護直名。反誣傍官受非理之告。先令明法博士斷曲容之罪。諸博士畏避。不敢正言。直綱疾之。）

北野菅廟前。時貴過者多下車。源經信一日以公事過。不下。云。朝典四品不拜二品。神不享非禮。若下恐復非禮。

源亞相俊明營造佛像。奧藤清衡奧押領使鎮守府將軍使遣黃金託言聊獻塑金之用。亞相不受。語人曰。清衡爲東夷。恐有不軌。朝廷若遣追討使。身亦將與其議。

源相公雅實六條右府顯房之子。官至大政大臣。有大體。醍醐僧正名覺深。寬和帝孼子。醍醐座主。以地產事內奏白河帝。帝欲裁其事。問相公。公曰。臣以朝恩亦有邑入。竊惟此且草隷賤吏所守。由來都任庶下。未嘗遍知其事。帝有愧色。

奧家衡武衡。擴形漸露。源奧州義家義家祖賴信。父賴義。相繼以名將。爲陸奧守鎮守府將軍。數立戰功。義家亦紹其美。受陸奧守鎮守府任。寬治中。征武衡家衡平之。作刺史。已爲攻謀。有兵季方者。在刺史弟義光許。二衡將貨誘之。故敬延請。乃將千金曰。願奉以爲壽。季方不受。起將去。乃言今且籍滅卿等家。此貨亦皆我囊中物。爾何遽用之爲。賊皆破膽。

承保帝建法勝寺成。問禪林永觀曰。功德幾何。觀默項。乃對曰。計當非罪耳。帝悵然。後戶部泰賢問觀曰。宇治公建平等院。不知功力許多。觀曰。是餓鬼

道業耳。

寬治時。夜讌奏樂。既且五更。上曰。傳道五常樂急奏至百遍。艸木爲舞。今夕當驗。既而及五十遍。天將旦。樂人豐時元乃開簾。看庭樹動搖。曰。妙哉。艸木已舞矣。郎源顯雅六條右府顯房之子。官大納言。號楊梅。在座。不好樂。直云。非舞。風吹艸木耳。

西行初事德大左府公實定德大左大臣實能之孫。右大臣公能之子。官左大將左大臣。後作僧。浪遊諸國。歷年偶還京。先訪舊府公門。見其寢屋上張繩。問人。人曰。爲使鳶不得集爾。西行曰。鳶居何害。此公俗情未脫。不入而去。

平相國將率兵劫幽上皇。招集諸平子弟。亦皆戎服率兵來滿邸中。小松內府患之。欲諫。後至。故飾衣裳而入。從者如常。相國及諸人遙望自失。既下車。弟宗盛起迎。傍曰。如此大事。公何以不具兵。內府叱曰。國家戎事是爲大。此是私耳。何謂大乎。保元上皇既惡相國跋扈。而近臣謀誅平氏。事覺。相國取殺之。遂疑上皇。欲幽別宮。內府盡理諫之。又以計折相國心。相國懟沮。乃止其事。

平相國既以威脅遷都福原。爾後朝野艸率。人心不

安。相國乃會公卿議兩京臧否。衆畏相國無敢開口者。藤納言長方八條中納言顯長之子。官中納言。獨乃極口毀新京之惡。於是即日定議還舊京。或人謂納言曰。相國狠抗不可觸犯。卿奈何獨盡言暴人之前哉。納言曰。不爾。吾固計此言必合相國心。凡人欲建任已遷衆之事。其初必忌異議。都無問它。既乃後稍復有悔。方始與人謀。相國雖猝悔心已生。故會衆有問。爾何憚而不極口。當時皆服其明決。相國亦由是知納言。加意薦達。一云宰相藤宗房云。

源大將軍上洛。保元上皇深欲命悅。悉出秘府名畫。命中使奉至將軍館看玩。且詔曰。是朕所秘。卿在東國固應未見耳。將軍乃對中使拜奏曰。陛下所寶聖顏咫尺。賤臣賴朝何敢寓目。不敢展開。謹具上。上皇初謂將軍必有拜賞謝恩之言。於是中使歸奏。上皇頗慚。

源廷尉亾京。義經。左馬頭源義朝第九子。既將西伐平氏。克平之。以功爲伊豫守兼廷尉。留衛京都。朝廷依賴。亦有自恃功之意。兄頼朝在鎌倉忌之。密遣人賊。不果。反被殺。於是頼朝奏請朝命。奪其職司。且遣將擊之。義經聞而避之。便去京都。遂間關諸州。將適西海。至渡邊。因源番主人悉意護送。番坐此囚于鎌倉十數年。日自東髮族到。無復爲言者。會天野遠景鎌倉愛將。將兵征高麗有功而還。至渡邊娶番妹。乃携而東。番家咸喜謂我主無憂。遠景亦深許諾。既入鎌倉。輒使人通意於番。番曰。丈夫坐此事死。又何懟焉。於渠不可爲姻。乃出謝使曰。承賜至情。但僕無家妹。無由結姻。遠景怒反譖之。拘囚益嚴。番傲然不爲憂。及伐奥事起。鎌倉公赦番召謂曰。爲此大事故。繫留汝久。汝贖將在此役。多給戎具遣之。有功。終復舊土。

和田之亂。波多忠綱有功。事平。三浦義村爭先功。平

相州義時心黨三浦。乃引忠綱於無人處。軟語諭之曰。將軍既以義村功爲第一。不可爭。已且足下以無伐功而受賞。不亦善乎。忠綱厲色曰。士之執兵赴敵。必死不顧。亦爲身後爾。不賞無恤。安肯爲讓人而自沒功名乎。和田義盛有怨北條氏。俄襲鎌倉府。變起忩卒。忠綱首獨奪擊破之。時頃義村率兵來援。皆有功。既而爭先。忠綱不屈。將軍問金子某。金子曰。赤甲而騎驄者。一先破賊。終以忠綱爲首功。

雅量

寛和帝時。藤道長與二兄道隆道兼也。三子別見。少同爲郎。一

夕雨晴皆在上前譚及怪事移時坐懷畏怖上曰
誰肯此黑闇能詣無人處者耶道長曰臣可詣上
壯之乃命兄弟三人曰道隆宜往豐樂院還道兼
仁壽殿道長大極殿各宜出某某門時已三更二
兄畏縮不得已而起道長曰臣固獨往願假左右
小刀當取證來乃去俄頃二兄各走歸曰途已
見怪不可得前股栗不定面色如土上大拍笑之
良久道長徐還即上小木柹為信曰是所削取大
極殿御牀南面下柱片也上遣命驗果爾二兄大

慚

永延登阼日有司設位忽見大極殿御牀側有血髑
髏大驚不祥走白法興相公（兼家貞信公忠平之孫九條贈相國師輔之子官關白大政大臣號曰法興公亦稱東三條）公方睡不應再言如初
乃跪待之公始乃為驚直問儀設已成否其人忽
悟大儀將成無可更理公故為不聞乃爾遂不言
而罷奴亦不徵

法興公葬公卿會隴之夜衆邊騷擾未得其故自喪
主諸貴莫不惶懼惟御堂公最少初不動徐謂人
曰下官已遣人問知但馬驚佚耳源賴光（六孫王經基之孫多田滿仲長子歷任十五國守至左馬頭）時在會退歎曰此公多帖
已堪為主將

袴垂（盜名）京都大盜夜見藤保昌（民部卿元方之孫左京大夫致忠之子也丹後守至正四位）吹笛獨行欲劫奪之衣躡行里許數欲
發心坐畏難既乃抽刄逼從保昌徐停吹顧問其
名袴垂不覺屈伏自首作劫袴垂者也保昌曰奴
久聞之叱使從後復吹笛徐行到家取一袴與之
曰奴不足殺後之求我勿復作爾

藤實方（左大臣師尹之孫侍從定時之子中將陸奥守）意有怒藤行成共在
省中初都無言忽起手批落行成幘擲之庭上行
成言貌夷然徐召侍史命取幘整戴之乃斂容對
實方曰未知罪由忽見挫辱請審其譴而後應辨
爾實方作逃（時上適窺二人狀乃重行成性度擢侍中疏斥實方命使東奥）

藤公伊周赦還自太宰府為儀同三司當御堂相公
上御嶽時有流言儀同懷讐相公之志相公往反
頗有戒心既還儀同聞流言心慙之強顏來候途
中起居相公悟其色便命左右取雙陸局手自拂

拭相迎曰與卿不對久矣聊可破寂寥儀同意色始安遂共相對賭物競奇歡笑到旦洗然不覩介意

源義家微服夜至人家安宗任一人爲僕從奥平賊魁安貞任死其弟宗任降義家愛其技力絶人乞以爲從兵甚相親暱宗任亦畏服其勇武事之無貳留在中門其夜雨甚闇有劫盜數十人持炬窺門犬吠自中門出宗任試以蟇目小箭射犬犬吠且走復射再中義家於内問誰應曰宗任義家曰注矢之疾何乃輕躁盜聞之相驚曰咄咄八幡公在乃

逃義家常行一從者持刀耳一日詣堀川公府對恭忽見一男子抽刄突入走過南庭乃揚聲曰止義家在斯不聽而過義家急呼從者停從者便追大呼曰八幡公在奚不止於是投刄就縛俄而兵至者四五十人遂拘而去其兵應卒未嘗見其所在人始知其常備變益畏其武威

三條藤内府公教中納言公實之孫三條相國實行之子官内大臣隣家一少將右少將藤公重黃門通季之子有怒内府家人手投巨石迸中格子𥕛聲轟座府公適對客客有驚色公問左右何事左右言隣公忿事如是公微笑謂客請少内之得無近殆邪既而復投公曰果爾與客閑談神色如常

伶人用光西使船上適見海賊舟擬我至乃整衣登舵樓上待之漸近則徐吹篳篥數奏意色蕭條曲音甚苦賊皆墮涙更與所得贓物而解去于時云今世尚有劉王裔

藤範清所撫愛女三四歳病甚危篤値僚友邀射合忍出場相與歡笑不形憂色忽有人來耳語告女死範清獨目所親善源衛尉後慕範清亦爲僧名西住低聲言彼事既已矣餘都不出言終場衆無知者衛尉後謂人曰如是性度不可及已

法印靜賢少納言藤通憲之子法勝寺執行法印許一丈夫稱有膂力與一小冠爭奕以小刀剌小冠臍下已徹小冠不駭便進奪其刀伏大男子騎其上將已剌殺傾披巳創自視乃曰既至如是殺汝亦易耳而吾創既劇不可活也殺汝無益乃免之至師前曲說事由然後斃人莫不惻惜

平内府重盛詣皇后宮典侍迎接偶有巨蛇出座内府獨見之乃慮驚惶女侍以及后便以左右手壓其首尾袖掩之徐捕而起呼人源仲綱三位頼政之子伊豆守

懇來乃受而去宮內終無知者明日內府遣仲綱馬賞其鎭靜仲綱答書曰拜賜謹謝抑明公昨日事何似還城樂哉還城樂舞容作捕蛇勢

廷尉廳行事史章兼車牛自脫入廳上大理牀伏衆驚以爲怪議當送牛陰陽家禳焉德大藤相國實基左大臣公繼之子獨曰牛無意而有蹄足何處不到廷尉官人適會公事輙被奪一牛是可憐恤遂從其議返牛其主竟無凶災

經營龜山宮既已除地見大冢內有蛇無數土人相

傳爲地主神事聞上下其議僉謂神占地久不可妄動德大相國曰蟲在王土若有神亦無邪今建皇居何祟之有徑命發冢捕蛇悉投水流衆疑乃止

識鑒

文德帝聞紀夏井名召見夏井美濃守紀善岑之子也身體雄偉眉目淸朗爲人溫雅又有才思學書野篁既而野歎曰紀三郎可謂眞聖又從伴勝雄習圍碁工已過師文德帝與宮人戲藏鉤命夏井射之夏井曰小女靑衣而簪白花者左手中有之帝乃得之大喜又精醫藥後在土州山澤所在采藥救民人多得效驗夏井衣屨麤弊左右咸嗤之上曰是疲駿也非汝等所知遂有殊寵

藤太秀鄕左大臣藤魚名之裔河內守村雄之子爲武藏守唱義討平將門遂克斬之以功受賞下野州因稱田原聚强族在東聞平將門興將門鎭守府將軍平良將之子承平中據總州相馬城反自立稱王置設百官威震關東藤秀鄕與平貞盛戮力攻之斬將門傳首京師與黨皆平初欲與之詣見將門方梳髮遽喜出迎髮不遑理衣不及更藤太心已小其躁無量既而饌至對食將門下箸飯迸落污袴輙自拂拭藤罷謂人曰將門小豎子耳安足與圖大事遂反代滅之

平將門在京候吏部王敦實宇多帝之子一品式部卿第歸平貞盛鎭守府將軍國香之子將門從兄也後至遇門一眄而過既而謂王曰屬不具兵不克殺豎子恨爲國家遺患爾後將門果作逆

天曆帝命江朝綱江相公音人之孫少納言玉淵之子能登守菅文時各擇白集歷卷詩一首別封上帝啓之則同采送蕭處士遊黔南之作帝歎曰卿等鑒識何乃符合江每語人曰後來必以吾與菅爲一雙

栗田公在衡中納言藤山蔭之孫但馬守有賴之子字藤文以學累進仕天慶時及圓融帝

至左大臣。薨年七十九。號曰栗田。才學不必廣博而前識過人每有帝問應對明詳覈據典故未嘗有窮每朝上車中行且披覽一書及入承顧問必其書事也又恪勤見稱一日風雨甚衛士相謂設是在衞恐不可參言未畢雨衣滲灑衛尉乃至

丹後大守藤保昌還任與佐山中遇白髮武人乘匹馬者狀頗矍鑠見大守來引避樹後傾笠駐立導騎尤其不下乃欲訶之保昌止之曰第往此翁非凡其駐馬之形甚有舊將風既過復遇故衞尉平致經多率徒屬行致經乃迎揖且問曰先有一老當過田舍翁寧復無失禮於大守邪是僕父耳乃別保昌顧從者曰向翁卽平致賴也汝曹殆且失誤源賴信藤保昌平維衡平致賴世稱四雄皆數著武功。

御堂相公出途見小童逐馱馬行且披書乃令近前視之果具奇骨目有重瞳公乃取資給令就江匡衡匡衡見後專學後遂作名士廣才博覽無不兼綜又傳修養方有壽考稱卽江學士時棟也

源左府雅信一條左大臣少時平納言時望惟範之子甞其父吏部王敦實親王見雅信謂王云位官竝極高願以下官子孫託之後果如其言時望已卒左府以其知已言爲其孫惟仲每事保存

平珍材時望之子爲介讚州時納婦生惟仲後惟仲與母俱來京珍材見輒曰見當到亞相但復有以貪損他日宜愼惟仲作太宰帥坐事中廢後復作大納言

承保中詔江匡房搜朗詠集餘句具四韻上至於五月蟬聲送麥秋李嘉祐詩遍索全詩未得或視一詩云是也江看未過曰是手詎可便作此佳句不采後購得其本果假作也人服其鑒

源義家從父將軍賴義左馬頭源賴信之子。陸奥守鎭守府將軍。永承中奥安貞任反。詔賴義以征東大將軍率東諸州兵征討。凡十二年克平。東征十二年平奥而還詣宇治公話征戰事江帥側聞之先退出私自言渠有將才惜未知兵道時義家從者聽得而恚待其主出而告之義家曰此公必有教追及謹請遂執弟子禮受兵書後寬治中拜將征奥武衡方攻金澤城行見鴈正將下忽復亂過去曰是江公

所教必當有伏。命軍避過。果賊數百在其野。孫子曰。鳥起者伏也。

九層塔修或云上層金造。鑄以牛皮換焉。帝白河帝命佛工某登視焉。某乃登半而下。懾懼殊甚。乃流涙謂人曰。躬且不暇。安能盡層。而辨其黑白耶。乃奉公亦但爲身爾。寧復其受不遂命之罪。上憐其癡狀笑不罪其事。亦寢。時人皆言凌雲之懼。故應爾爾。藤顯隆曰。伊故自作此。金監者免罪。其愚不可及也

妙音相國曰。頃來妓舞中。忽有白拍子。世傳。白拍子自天仁中起。初倡者鳥帽佩刀。作丈夫裝。後以其態不艷。不用帽刀。著水干衣舞。又云藤通憲作其曲。教妓令歌舞之。其曲用商音。其舞數數仰首。作愁訴狀。殆是亡國之樂也。世何翫之甚。

天台座主明雲。久我相國源雅實之孫。六條大納言顯通之子。問相者曰。身亦有兵仗之厄乎。相者曰。有之。或問何以知之。曰。公身故應無傷害之畏。而今問如斯。是乃其兆耳。果中流矢而沒。安泰親占明雲曰。以陰陽占視之。明是日月。而下被雲隱。不祥。明雲後問藤通憲。有兵禍之相乎。藤通憲答云云。

松公攝政。基房。相國藤忠實之孫。法性相國忠通之子。攝政關白太政大臣。號松公。取奏兼國補府官闕。番長下毛敦景請兼國。公問其取。敦景曰。兼國家貧。躬自穿井於後圃。公曰。如是適足以信無他可殺也。遂用之

石橋之敗。源公賴朝從七騎逃。既入總。兵復來集。然猶未滿五千。上總平弘常是總豪族。懼向不速應。分兵爲擊不服者。遂統萬餘騎詣幕謁。公未即出見。命土肥誚讓其遲滯曰。姑且在後軍待指麾。從軍。弘常退謂人曰。公敗後兵猶寡。今吾率萬餘騎來

會若凡庸人。必當咄咄喜迎。不追好言。今爾責讓不宥。公誠天授也。他日爲天下大將軍必矣

大東世語卷之二終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三輯

雜史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084
SS号=14664084